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09/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52.6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八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原缺卷三十一)(二)

〔明〕蔡復賞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金陵書坊葉貴刻本

仲志四卷

〔明〕劉天和撰 周鼎重訂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刻清康熙增修本

閔子世譜十二卷

〔明〕張雲漢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四年任柔節刻本

夷齊志六卷

〔明〕白瑜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刻本

..... 一

..... 五二

..... 六四八

..... 七四三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原缺）

卷三十一（二）

〔明〕蔡復賞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金陵

書坊葉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聖全書

三十五卷》提要

孔聖全書孔叢子中卷卷之十八

嘉言

夫子適周見其弘言終退其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子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顴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其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續組紉織紵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魀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

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
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
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他害當用之乎衆坐
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天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
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
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
稱其良也且以恭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夫子適齊晏子
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錡轄之車以臨于似
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
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豈夫政令者人君
孔聖全書 卷十八 二

則可矣矣至懼之哉○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
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曉也唯知者不失理
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
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
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
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
曰虞舜何謂也叢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
孔聖全書 卷十八 三

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
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
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
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
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
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
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與秦誓
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
義舉矣○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瀾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怨辭順而不誦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災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而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乘之而已未覩其衷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羨乎○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銀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備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繫祀之也理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禘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

也幽素所以祭星也燔黍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書曰茲于大享予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知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而桓子曰其位次何如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後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尺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德前行或作前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膺膚祗祗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與未之有也○子張問書云孟萬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礼何如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天地之間陰陽和金

而惡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右
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
人也月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驕里之害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
人加親是非得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也吾得
自吾得師也而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言
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三言
曰何遯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曰孔子
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
子聖全書 卷十八 六

書稱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
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
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變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
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變乎孔子曰夫樂所以
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
曰吾聞變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
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
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
也公曰善
記義
孔聖全書 卷十八 七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
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
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
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
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
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
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魏叔闕太叔容宜生南宮
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魏叔死四者為之服朋友之
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
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

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
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而賢于路
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悲也何善
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內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
此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位無大小一一
自視然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
既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矣則慮不
精以不精之意察雖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也
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
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
孔聖全書 卷八 卷八 卷八
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
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
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室諸戚而晉大夫二十人或
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
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
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戶利傷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
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子使宰予使
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召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
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
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虛

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
退無吝心妻不厭形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首行
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驕靡
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
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
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
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
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
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
之賢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含實何稱予是
孔聖全書 卷八 卷八 卷八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寺
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賜寡人寡人以為榮也
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
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
若我何○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
路請以金積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
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
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宰而辭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
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者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則百
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而以盛也於桓桓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礼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麗鳴見君臣之有礼也於鴈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燕燕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恩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孔聖全書 卷十八 卷十

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曰於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志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礼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礼以教而齊之以刑刑

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齊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則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繮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繮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繮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繮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鞭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繮如組兩騖如孔聖全書 卷十八 卷十

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而能遠者止其源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平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爲雋吳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我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肯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悻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述幸過以小罪謂之一作或猶傷也夫過則宜有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殺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

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春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

夫子問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添祖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彼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彼每孔聖全書爾孔叢子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辭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如任賢之逸也而不能任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子曰彼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思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能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于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

則故不周其所察聖人難諸○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
及河聞鳴鶴與寶華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思鄭遂焉操曰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
鳳鳥不識珎寶集鷗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
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鄉傷予道窮哀彼無辜
刑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
迎夫子而卒不能賞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哀彼丘陵之施
其政也丘陵謂王室阪指諸侯仁道至通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見言
然迴慮題彼泰山題傾也泰山謂魯也鬱確其高梁甫迴連和穆路陟
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潸潸潸潸山之下
孔聖全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十五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
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
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
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
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鉅商
燕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
夫子曰腐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
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
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
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

主孰為求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
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
心憂
雜訓
子上難所習請於子思子思字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
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辨也故夫子
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
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所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籍焉吾嘗企有望
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
矣○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項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
孔聖全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十五
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
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
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
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
女舍珠瑱巷哭三月半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
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
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愛賜也善矣莫識其
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
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
甚索子上不願也寄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

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論政問子思曰然
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
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
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魯人
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
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
甚也昔者季孫氏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
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
所以崇愛也是以繼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
道然也○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
孔聖全書 卷之八 十六
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
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
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
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子思適齊
齊君之嬖臣美鬬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
易寡人不惜此之鬬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
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幣於君之境內從繼負之列其庸
多矣若無此鬬眉非假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貴聖
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
或折臂望視或禿背僕不亦聖不仁眉美鬬爲稱也人之賢

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祖無鬬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
由是言之假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異之不茂也○曾子
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
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
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
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
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
秋也假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
湯武用師非故相訕乃各時也○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
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王費
孔聖全書 卷之八 十七
効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儼今
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
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蓋復
深奧訓詁成義古人之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季康公亦有似君之
者假春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
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
賢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
王困於靡里作周易祖君困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
子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言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矣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以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之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抗志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思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且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正道行天下之正路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滅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公孫龍

且王以不敢闕為辱必以敢闕為榮是王之所貴史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當謂是非相與曲諛雖十黃帝固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敗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之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有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吳之應又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

孔聖金書

卷八

卷八

卷八

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白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 儒服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平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極駕而去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千古者大鑒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平阿谷之言也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平原君與子高飲

強子高酒曰昔有遠謬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噍噍尚飲千
楹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子七何辭焉子高曰以衆所聞賢聖
以道德蕪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
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
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士義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
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
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
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

孔聖全書

卷十八

卷十八

子

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莖間
鄒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
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
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
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閻子文生於滯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
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
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
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紮而
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宮他見子順曰他困貧
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富貴

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义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
所欲托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恭
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
弟甥舅各濟其私死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
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

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頭告所
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居居郕成子者也昔郕成子
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不作送以寶璧反
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
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

孔聖全書

卷十八

卷十八

子

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乱乎背衛三十里聞竊喜
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
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
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郕成子之謂乎今子
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
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
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樂職者不悅
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而有成孰與喪之而
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
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

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七人謗曰麋裘而帶投之無戾帶之麋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夫

執節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

孔聖全書

孔叢子

十八卷

三

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凡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

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

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屢賤而踊實於其君其君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間所宜亦答以其事也○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王承其緒作二師從古及今戰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答曰若先祖父並尊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李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顧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孔聖全書

孔叢子

十八卷

三

詰墨墨翟著書誣稱孔要之事故孔叢子辯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对又問三皆不对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為賢人今問子而不对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父史二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

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倍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感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卒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礼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礼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常非食粥居於倚廬遂喪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孔聖金書

孔叢子

十八卷

五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鴟夷子皮於國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即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視其終不樹于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馬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救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麋羹不粒之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于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

詰之曰即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違口而子矣一虎於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有理大國之三

孔聖金書

孔叢子

十八卷

五

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魯君若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孫則必強諷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若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救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而上下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恃可也否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衛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約望其之人則疑之

語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嬰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殺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風孔聖全書 卷十八 卷 三六

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眾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於生事之也

罪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止於意安者卒自行之墨用晏子為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凡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魚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

盡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豈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勅情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待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矣不疑矣

孔聖全書 卷十八 卷 三七
獨治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惧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陳王曰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若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醜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

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夷種也吾謂一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矣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焉茲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

孔聖全書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致也請悉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諸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言一之行賞尤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證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至二十七年荀悅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言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無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日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膠大子而不而之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人之

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不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泣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懸有猶然死國君子乎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

孔聖全書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博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慶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國歸必事焉

連叢子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宰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陪賜酒飲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脩先聖嗣世名學

蒙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
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
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幸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
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遺道今陛下尊聖也貴
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昔人顧
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隆福此乃陛下愛屋及鳥惠下之所
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卿子
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
遂還京師遂校書一觀其年十二月為館督令其友崔駰以其
家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乃駰之祖故曰來
孔聖全書 卷一 八卷
子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經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遷后土登
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職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
遂而九月既望寢疾不廖○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聖
乃季也哉吾聞孔氏自三父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柱叔祖
公觀運叢所記信所聞然則作季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
也先君所以為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
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
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
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

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祖且武非族兵不專故也
○長孫尚書問季子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
齊客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
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為
季子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
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正視將
何觀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為聖人聖人大
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者也
孔聖全書 卷一 八卷
中卷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
江都王問仲舒曰魯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蠶謀伐吳遂滅之
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魯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齊
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舒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
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敢詐以
伐吳乎由此言之魯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

問也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子曰固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固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穝伊寡婦之利○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安

中卷子華子

子華子名木反自郊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舉手以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胥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

孔聖全書

卷之

十八卷

三十二

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見孔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虞也夫子亦勤且病矣衰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四然仲尼天也其可遺物而虞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駭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

而轍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見虎

子華子曰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郊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曰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許而弗肯以濟慢矣而為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詞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也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

孔聖全書

卷之

十八卷

三十三

孔聖全書孔叢子卷之

孔聖全書莊子南華經中卷卷之十九

內篇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已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孔聖全書莊子南華經中卷卷之十九

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矣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楊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樂一作人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新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回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斷乎而人善之斷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權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天為徒其言雖教謫則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淵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朝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朝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嗇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使有回

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者也
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
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
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
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
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姓沈名也甚重齊

之待使者蓋將甚嚴而不怠夫猶木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
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謹成事若

孔聖全書

莊子

卷一

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
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魯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
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
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
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
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
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九變近則必

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而善兩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善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

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

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

也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念設無由

巧言偏辭厭死不擇者氣息弗然於是金生心厲剋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就知其

孔聖全書

莊子

卷一

四

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

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秉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焉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

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魯有兀屋者主駢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駢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
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王
與其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
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既而不
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
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孔聖全書 莊子 卷十九 五
我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
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
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
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
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
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
足今吾來也猶有尋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

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夫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
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誦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死全德之人乎無趾
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所賓賓也爾以學子爲
彼且斲以淑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也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
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
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
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當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
孔聖全書 莊子 卷十九 六
位以齊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
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而
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
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也去寡人而
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
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一一作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一作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
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反所資
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瓜剪不穿

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節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孔聖全書 卷十九 莊子 一
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大宗師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枕挑音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其而我猶爲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遂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

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化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尤以死爲決疣反胡憤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存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及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皇乎塵埃之外郭象注云塵埃之外非徒於山林而已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孰先一作孰不知孰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

為鳥而屬乎天，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象注云：安於推移而與化俱，故入於寂漠而與天唯一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憮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心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外篇
天地

孔聖全書

莊子

卷十九

九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
曰：離堅白，若縣寓。字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
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後，狙狙之便，自山林來，丘
子告若而所不能開，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
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
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
已，忘已之人，是之謂人於天。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
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
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

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沚湯，
其名爲槩，鑿爲圓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
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
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
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
貢卑陬失色，頊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
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
孔聖全書

莊子

卷十九

十

吾以夫子爲天下一人耳。謂孔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
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
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此謂之葆，乎淳備哉！巧利機巧必忘，夫人之
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
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
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
孔子曰：彼假脩渾沌，純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
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象曰：此宋榮子

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炭
於此人師若列子之心解於季咸也

天道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也藏史有老聃者
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
聃不許於是繙音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繙謾聞其
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
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
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悅報愛無私此仁義之情
也老聃曰意一作幾乎復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
夫子若要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孔子聖金書莊子 卷十九 卷十一

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顏頤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
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篋衍中以文繡尸視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
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臥
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音眴音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
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

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昧
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

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
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
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音槔音者乎
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
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反加反梨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
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不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
之服彼必訖音齧音齧音裂盡去而後慊音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
孔子聖金書莊子 卷十九 卷十二

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
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
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弟兄使道而可以

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
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精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
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
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
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
慄舍之則悲而亦無所鑒以關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
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
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弗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聖全書

莊子

卷十九

十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矣蚊虻噬膚則通霄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其金
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
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
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
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
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
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

孔聖全書

莊子

卷十九

十四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將而往矣
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於
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予何
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
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
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
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
不哭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
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
使民心變人有小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
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
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甚知智憊七惑於屬
音屬又驚之尾長尾為蠅通俗文云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驚楚然立
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孔子謂
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
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鈞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
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

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鴝五雁反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立得之矣鳥鵲濡如喻反一鳥鳴鵲魚傳附音有弟而兄啼夫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秋水

孔子遊於匡乃衛邑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又作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孔子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

孔子全書 卷十九

十五

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國之令非也請辭而退

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猶許褚反小者不可以懷大綆反短者不可以汲諸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

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堯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韻以為樂具太宰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怀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鱉音餘隨行列而止委蛇音移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音為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聖人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孔子全書 卷十九

十九卷

十六

達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者居其僕音者承蜩音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猨株狗音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僕丈人之謂乎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音乎人之所取畏者莊音席之上飲食之間不知

之戒者過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音流沫水四十里音流沫水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過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同水如磨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列子黃帝篇相同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觶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

孔聖金書

卷十九

十九卷

十七

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列子作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政問何謂也仲尼曰音能能遊者可教輕水也善遊者數能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却萬方陳平前而不得入其舍惡騎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與權同殫也列子三注字皆作掘字掘日侯反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內以上與列子同

山水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人往弟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患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

人乎

曰意其爲鳥也音猗猗猗猗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列人卒不相害是以免於患宜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而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孔聖金書

卷十九

十九卷

十八

孔子問于桑雝音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于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名之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音提無所於前其愛益加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必遇氏之風其有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
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旋音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
而造大也愛已而造也適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雖無
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曰散問無受
天損易仲尼曰幾渴寒暑窮桂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世也
吾一作與偕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
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辭祿
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
盜賢賢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智於鵲音鵲音目

孔聖全書 卷十九 莊子 十九

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聖人
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
禪之者焉知其終焉知其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
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
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果木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
覩蹇蹇躍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
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
休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指彈而反走虞人逐而前之

虞人以周為盜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庭中且從而問之夫
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
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孔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俗吾遊
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觸吾穎遊於果木而忘其真栗林虞人
以吾為戮為戮以見問吾所以不庭也

田子方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
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子齊
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新見我今也又斷
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歎

孔聖全書 卷十九 莊子 十九

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
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
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
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
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
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若瞠乎後者夫子
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陷一作乎前而不知所以

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生焉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焉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間而不知其所終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者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矣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非馬也吾服女也其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乾音然似人非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拙孔聖全書卷十九卷十九

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汙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聖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中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頤秉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廖乎諸大夫咸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者毀吏胥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吏胥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音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味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

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禁何孫
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
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
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
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
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一作劫伏戲黃帝不
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
孔聖全書 莊子 十九卷 三

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流澣
而心潔雪而精神搖搖擊而和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
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
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處
向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櫟之不必

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
置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
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音暗隨音隨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
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
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遇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
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郛一
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萬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
而生又化而已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改勅引反墮其天
孔聖全書 莊子 十九卷 四

衆陳等紛乎宛然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
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
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
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
夫問而退明日復見曰若者吾聞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
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
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有未對仲尼曰已矣
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死待邪皆有所一體

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亦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氏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釐子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孔聖全書莊子十九卷五

雜篇

徐無鬼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節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去解叔孫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三尺言長也彼子二之謂不道之道此謂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一作相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者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實死無諱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莫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磨一作大人之誠

則陽

彭陽曰仲尼之畫慮為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物之自然也

孔聖全書莊子十九卷六

莊子

十九卷

六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山名之漿漿與同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屋棟也云平者子路曰是稷稷稷與同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如是無水而沈也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名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倭人也夫若人者其於倭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音刀反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聘盟會之事其所

以為靈公者何邪大毀曰是因是也言是靈公也伯常騫曰夫
靈公有妻三人同濫器浴而浴史鰌春秋奉御而進所博幣而扶翼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
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
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一作
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下趨
音促下末僂而後耳末上謂頭前也言視若營四海之隅然似
管他人之事者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其自然而欲竟有龍
之喻舜有卷懷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不惑然
孔聖全書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我不知其誰世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
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智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
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鰲萬世之患抑
固屢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鰲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
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音躊以興事以每成功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阿門音阿自宰路音路所居也
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音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
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且曰有君曰令余且會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
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
吉乃刳音口龜七十二鑽左端而無遺筴初革仲尼曰神龜能
見音現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能筴
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音智有所困一作智神有所不及
也雖有至知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
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一作石師而能言與能言
者處也

寓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孔聖全書 卷十九 卷十九 卷十九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
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
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敗音悞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被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
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玄其罪
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係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金三千鍾如
鶴音作雀岐音岐文音文相過乎前也

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寒之需；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七了反又音秋。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兄者，不以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非丘前之友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精顏色甚飢，皮并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毀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

孔聖全書

莊子

十九卷

莊子

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吾是以知其幸乎？孔子削音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圯音乙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首丘。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即柳下惠也。姓展，名獲，字季，魯人。傳公時人至孔子生時以八十餘歲，若至子路之死時，柳下季則有一百五十歲矣。不得爲友，是莊子之寓言也。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反石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完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祖

先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王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王羞之。丘請爲先王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父兄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

孔聖全書

莊子

十九卷

莊子

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音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技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安作孝弟而徵幸于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吾餚。」孔子復通曰：「丘

得幸於季願望履幕音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音之此上德也知音維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也音明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

孔聖金書 莊子 十九卷 廿一

收養昆弟共祭祖先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音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多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紂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音杜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于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美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統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辟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音文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竹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

孔聖金書 莊子 十九卷 廿二

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癯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受命者皆非通達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

孔聖全書

莊子

十九卷

世三

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疾振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耶耶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詎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尾一作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今謂滅聚或獲或失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公

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苟大道者為諸侯諸侯之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獨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滿苟得又曰比干剖心子胥抉腹夫眼忠之禍也丘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康之害也孔子不見母莊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滿苟得之言皆對子張言若孔子不見母李氏云未詳

漁父

孔聖全書

莊子

十九卷

世四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衿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曰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上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子之所治也又問曰有上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鳴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

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挾音饒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鄉一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來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得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音經子之所以音理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孔聖金書公莊子十九卷廿五

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固枝不巧貢職一作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音勸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疾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音也莫顧而進之謂之倖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音譽詐偽以敗惡音也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頹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音掛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音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圖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音去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哀容曰甚矣子之難悞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也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高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音也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臣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患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_音港_{丁南}反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
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
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
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
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_音韋_音間_音頗
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望_音後_音收_音乘_音子
路旁_音浪_音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還人如此其
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
俗_音傲_音五_音之容今漁父杖_音挈_音逆_音丘而夫子曲_音要_音同_音聲_音折_音言_音拜
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
孔聖金書

莊子

十九卷

廿二

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_音其_音於禮義有間矣而樸_音鄙_音之
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
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
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
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
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禦寇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真幹國其有瘳_音乎曰殆哉
汲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文為旨忍性以視民而
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子順與

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_音不齒雖以事齒之神
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_音非行_音正
之人_音之離外刑者金木說_音問_音也之離內刑者陰陽失之夫
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
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_音又
而達者有堅而縵_音有緩而鉅_音有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
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
觀其能卒_音然問焉而觀其志_音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
事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_音醉之以酒而觀其側_音之以
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莊子

十九卷

廿八

孔聖全書列子冲虛真經中卷卷之

天瑞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成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音信之予貢請行

孔聖全書

列子

卷十九

天瑞

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音去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性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生者生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生而求生哉音非亦又安知吾今之生也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然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壤音大畢音畢如也宰如也音如如也音如兩音音如又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應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黃帝篇

范氏有子曰子華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作揚於地飢飢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涯音涯隈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

孔聖全書

列子

卷十九

四十

冰之既出果得珠焉衆音始同疑子華助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也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也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無不遂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音無同逆同者如斯而已今叅知

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夷弱也恒然內勢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人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幸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類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所六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謾音衣與謾同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遊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即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歸往而不暇以瓦握者巧反極也以鉤握者憚以黃金握者惜巧一也而有

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內孔子觀於呂梁在彭城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極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

髮行歌吾以子爲見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始乎無道而進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俱入與汨方忽反而出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長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下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陵中見病癯者承蜩音猶撥拾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音丸言累九而不墜則夫者錙銖音錙銖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音九吾處也若鑿枿音枿而斷之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荷

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癯之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同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勸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入此循事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擊者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其行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之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卿大夫士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蓋對曰孔墨是已孔立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待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

周穆王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與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孔聖全書

列子

十九卷

四十四

非所謂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有廖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客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適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遂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問顏回紀之此理亦屬之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國相曰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無黃帝孔子孰能辯之哉覺夢不與聖人之辯覺夢其知其不與耳況本無覺夢乎

仲尼

仲尼問音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愛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然有問曰有是言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

孔聖全書

列子

十九卷

四十四

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其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樂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一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諭之乃及丘門弦歌誦詩終身不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

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子名楚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惟矣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倉子之言不妄仲尼以不

孔聖全書 卷十九 十九卷 四十五

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與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有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哉託言於絕遠耳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知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

實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湯問

孔子東一作晨遊見兩小兒爭辯而闕問其政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去人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曰爾何以知一兒曰日初出大車如輪一作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微涼也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故不決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縶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

仲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李氏富於侯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比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且而進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列子此篇明萬物皆有命智力無所施蓋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此可見

說符

孔子自謂及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

孔聖全書

列子

九卷

四七

並音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微言密謀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其父為鄭人所殺及魯太

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遂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音知

言之所謂遂作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攻鮮勝之取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

人謁告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

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

風暴雨不中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

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

孔聖全書

列子

九卷

四八

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自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不

肯以力聞墨子為首攻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音知墨子設

守能却之為般所服不不故善持勝者以疆為弱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

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直其牛又復

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

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近復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

聞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去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一作焚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楊朱
老子弟子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天下之惡歸之桀，然而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圖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遘遽者也。凡彼四聖，舜禹孔子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彼二凶者，桀紂生有孔聖，孔子死有美惡，同歸於終，欲之歎死，被愚暴之名，然毀之不知，斥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此篇言人有美惡，同歸於終，故曰與株塊無以異矣。

孔聖全書荀子中卷卷之

非相篇

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即仲弓也。又曰：「仲尼之狀，面如蒙，顴如斷，又云：顴目為方，相兩目為顴，俱見之者皆走。周公之狀，身如斷，施天下之至倏也，未以皮供則見之者皆走。魯陶之狀，色如削，爪如削，同編木立。臯陶之狀，色如削，爪如削，如削去爪。閼天之狀，面無見，言多髯鬚。傅說之狀，身如植，鱗如魚，植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眉，禹跳，不相過。湯偏，半體枯。堯舜參牟子，言牟子二瞳之相，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辯美惡，而相欺惡邪。

孔聖全書荀子

荀子

九卷

五

非十二子篇

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即五。常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又曰：「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史記作子弓，漢書作子弓。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音子言羞稱半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

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知襲晉并國三十五行事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鍊必賢

王制篇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無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儒效篇

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孔子全書

前子

十九卷

五

踰境而從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像質定為高賈也必蚤正以待之者也言仲尼先正其身以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言物故從化如此必分有親者取多有父母者則多取也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孔子全書

前子

十九卷

五

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守少謂狂也能無察乎守多謂察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適人往人也慎其與人之道也慎其與人也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正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咨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矸也里之以曾青青銅也犀象以為樹樹也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實人猶之相胡骨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大畧篇

子謂孔子子謂孔子子家駒名然補君之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矣願息事君望其墳臯如也墳臯也如也如也焉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

息焉小人休焉詳見家語

有坐篇

有坐篇

孔子觀於魯文公之廟有敬器焉至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

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敬孔子喟然而歎曰吁

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至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見家語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大少正卯魯

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吾語汝其

故人有惡者五至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

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

諧至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

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
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是也欺予之尊語語子曰為國必
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
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
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
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恭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
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
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恭之若不
可廢不能以單彈之基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
孔聖全書 荀子 十九卷 五三

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
維天子是彛讀為卑民不迷至不其有來乎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
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言水能徧而無為也似
德其流也埤下裾方曲也必循其理義其洗音洗音乎不溺音
盡似道若有决行之其應佚逸若聲響一作響言决之使行其
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經坑决水之處也然
後過似法度盈不求概似正衡平斗斛之木也言水之滿盈不
之均平也渾約微達似察渾約微達似察渾約微達似察
自洽而渾約微達似察渾約微達似察
以入就鮮潔似善化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其萬折也必

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勿不能強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
去其故鄉事君而進卒故人曾原籍言吾鄙之與小人處
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堙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肫
賢則其然欲為人師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糗糗同未
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
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安行之日久矣矣君之
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智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
孔聖全書 荀子 十九卷 五四

見剖心乎汝以忘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諫者為
必用邪伍子胥不嘯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
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
矣何獨丘也哉夫芝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
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
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
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
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
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
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失者志不廣女庸安知

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北當作蓋皆繼謂材木斷絕相繼彼有說邪言近人過誤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訛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所以貴文飾

子道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至臣從君命至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

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至子孝臣從君至臣貞至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同家語者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至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至何為而無孝之名也見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沐一作禮邪至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居復小祥也期而小祥居室又期而大祥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涇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

諫汝矣由下流水多故人畏之而不敢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君子蓋猶猶如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不能能行之至也言

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士者備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

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

而貴之哉夫王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
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玉之適玉
也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輒然辭也故雖有瑕
之彫彫不若王之彰彰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至則可以端身矣則可以端身矣見家語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
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
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與家語大

哀公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
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綢繆紳而櫛笏者此其
賢乎孔子對曰必不然夫端衣玄裳繞見而乘路者志不在於
食葷斬衰菅履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
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
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
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
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已憂勤行
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
知所歸五藝五為正心從而壞如死則可謂庸人矣哀公

孔聖全書 卷十九 哀公篇

五七

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
術以有率也雖不能偏美者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
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
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
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
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仁義在身而色不伐言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
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
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不怨為財布施天下而不
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
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
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
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變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
繆繆當作膠和之貌言百姓淺見如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曾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問曰寡人聞
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言雖冠衣也而拘
領者矣句領統其政好生而惡殺焉言雖冠衣也是以鳳
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

孔聖全書

卷十九

哀公篇

五八

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公國之虛則必有數焉焉有數焉則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焉且丘聞之君者舟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但家語合五儀為一章而此別為一章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紳大帶也委與冠也章甫殷冠也委者表明也所也委者安也殷冠安正容貌也以表明大夫也也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發色也曰君號謂為也然也也資衰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也長者不為市竊其言云與無益君其知之矣市肆之貨財所耗也

孔聖全書揚子法言中卷卷之

學行篇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回習孔子者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蹴爾曰旨哉問鑄金得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又矣

吾子篇

或問景差庖勤宋王校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孔聖全書揚子

揚子

十九卷

六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此見孔門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入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故問質曰幸質而虎皮

見革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華也言虎與豹與狸與虎變則

豹豹變則虎三者皆有文虎領其質不同耳若虎之質與豹之質與狸之質與虎變則虎虎變則虎

徒矣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外曰在夷貉則進之倚門牆則退之惜乎未成而轉為索也

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欲聖人之正

修身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司馬光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已任則其憂多矣然於不見用則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

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言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

問神篇

孔聖全書

楊子

十九卷

六十一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潛地而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手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於問耳神在所潛而已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卦其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問明篇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

勞也天病乎哉易曰天行健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天樂夫行不窮聖樂聖所以

寡見篇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五篇

或謂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後生湯上距禹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諸天地而參諸身乎夏后氏有

孔聖全書

楊子

十九卷

六十一

或問聖人有諸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其身雖天下不可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數衆人曰於祿殖數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身與道為二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疆其所劣捐其所能衡衡如也非天

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通之不用也則戰而惡乎
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買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
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
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儉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飲曰
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即已何爲去而之他國
子曰愛日愛及時愛日而去何也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王
同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庸謂無爲也無爲飽食安坐而應
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之益者倉廩也取之故如單有時
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
孔聖金書卷十九

重黎篇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也曰無土言無上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
乎舜禹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君子篇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使牛補用之如牛鼠也雖大無施
曰仲尼之道猶四廣也經營中國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河
之流也綱紀夷絡或入於沱或洽於水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
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書

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問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故
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天多變然後有成聖人多變
萬事錯綜無可無不可聖人之多變亦如天也仲尼多愛愛
義也伯玉稱管仲爲仁史魚爲直子長多愛愛奇也司馬子長
其短其長不與

或曰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
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葬於魯城北子愛其死乎
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惠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
吳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

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此章見聖人不學而不務長
孔子之道較且易溫公曰說亦覺
附註解

楊子曰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宋咸注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
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
之巧變若形響人罕識

孔聖全書王通中說中卷卷之

王道篇

子通謂薛收曰昔聖人也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
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
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
離也故聖人分焉戰言戰言明得夫皆史職也職同微與故
子遊孔子之廟孔子以後即國出而歌曰大哉乎君若臣臣父子
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
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其少是乎子曰諦子未三復曰圭
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
孔聖全書王通十九卷六五
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言孔子生民之
我者疑人必於其倫孝逸再拜謝之師大於生我鞠

天地篇

子燕居常寶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
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言堯舜湯武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
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言道一以而
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持衷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
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

事君篇

文中子曰銅川府君之喪文中子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

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周公篇

子曰王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
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

禮樂篇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揚素問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金家
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
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阮逸曰
為一世若孔子自魯父何至
仲尼凡三百年而不遇明時

孔聖全書

王通

十九卷

六五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隱而靜
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
仲尼隱於野

述史篇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歷聘列國子曰有之矣
其勞也敢違天平天行健君子自強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
視昔也

魏相篇

子通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孔以王道極是也
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言孔子

說代小子
歌辭舍哉

立命篇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

問諸夫子通王夫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

後及也德至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制以易以窮理知命而

後及也理至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

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

意者蒙之具邪言孔子不以四經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或

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

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

孔聖全書上子十九卷六十七

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

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

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

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

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

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其深乎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

得之矣此章言孔庭先詩禮而後次以四經之意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

然則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文中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

焉知後之不能用也逸詩云是麓是萊則有豐年

焉知後之不能用也逸詩云是麓是萊則有豐年

文中子曰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

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注云三傳

曰無仲尼則西山之猷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明星皓皓

華藻之力歟謂著天而後天下見之

十九卷終

孔聖全書文中子十九卷六十八

孔聖金書劉向說苑中卷卷之二十

君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也
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三乘哀公曰有三乘則
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吾
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
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
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
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虞人與誇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
孔聖金書 說苑 卷之二十
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
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
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
讓其所爭以爲開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
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誇自平故書曰惟文王
之敬忌此之謂也○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
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
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
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
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

誠至矣○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
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
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戚
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
不二門故曰脰大於股者難以步盛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
大不能相使也

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
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
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
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
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簡子有臣尹綽赦簡子曰
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
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
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豎不譽也○子貢問孔子曰賜爲
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種之則五穀生焉播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
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其猶土乎○子路爲蒲令備水
災與民春脩溝瀆爲人煩苦故子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
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

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置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隋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天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行身有六

孔聖全書

國分說苑

國子卷

三

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豈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裁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諫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

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

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曾子芸瓜而詬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一作曾子嘗有爲不中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

孔聖全書

國分說苑

國子卷

四

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曾更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簪則待大簪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稼穡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士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學述

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備不備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餘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實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間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桡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豐牆墜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環必先矣樹本淺根培不深未必概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你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

子曰不愆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嘷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立館

卑賤爲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

孔聖全書

說苑

子卷

六

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楚伐陳陳西門燭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曾子衣弊衣以耕景公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

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表二句而凡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低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一作不敢受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維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其

孔聖全書

說苑

卷之七

崇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其崇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其崇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安萬物古聖之道教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惻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靡露死傷係屬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國而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塗首庶安立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暗

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流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志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掃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脩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冀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曾國之愛夫子矣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若不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

孔聖全書

說苑

卷之八

聖人之賜可無祭乎○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蟹蟹巨虛也食得其草必齧以遺蟹蟹巨虛蟹蟹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蟹蟹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為其得其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行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孔聖金書

說苑

羊卷

九

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子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

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政理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慎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肯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牛生子而太賁之而賁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慕如是吏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

孔聖金書

說苑

羊卷

一

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囚之讎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母殺不辜母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

魯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距諸侯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宮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實實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子曰子貢問夫子時哀公未先當依家語作魯君齊君○孔子謂子貢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二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者之肯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夫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葉學焉得習

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晝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敬可以親上，○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
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取人善以自爲，已，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

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進，則善無由入矣。」○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適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
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尊賢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寧戚擊牛角而高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嗟，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夕，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新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

適我願方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母
踰關小德出入可也○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
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
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
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
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子路問
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
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
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
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
得乎

孔聖金書

說苑

手卷

七

正諫

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
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
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
三曰忠諫四曰慤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
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
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
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
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二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

曹羈合禮○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
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衡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
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
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
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
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安馬十里引轡而止
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
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
諫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
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
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
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隨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
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
今寵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
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
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
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
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友得之兄失之弟
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時父兄子
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孔聖金書

說苑

手卷

十八

敬慎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夫子曰否夫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者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重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蹙是非損益之微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口中則臭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歌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

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說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廢之遺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

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禍深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然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實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禍哉。○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孔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者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慨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效，則尊也是以僕殺，則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曰：黃口衆大

孔聖全書

卷之九

子卷

三

善說

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害。○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我。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散，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鋤而築於稅傳之城，武丁夕夢，且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虞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有景公之坐，而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息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息，亦獨能如之何乎。○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壞也，以一累壞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趙簡子問

孔聖全書

卷之九

子卷

三

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嘗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渴者之飲，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子曰：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者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適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是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一作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中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

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秦使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及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黶佐焉。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渙其群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孔聖全書 說苑 卷之二十四

推謀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趙簡子曰：晉有澤鳴，憤擊，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憤擊、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憤擊，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剝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燬，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

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可
其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
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平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
後知所以斷微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
不獨有也○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
外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實
者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
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若之治
臣也則側法公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欲央罪
孔聖金書 說苑 卷之二十七

指武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
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子路曰願得曰
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
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夫二子爲我從焉孔
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荊洋之

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按戰構兵賜願著綈衣白冠
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
孔子曰辯哉上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
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
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叔牙止不同僎而藏堯舜
結紱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
之使成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
國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
哉德乎姊姊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
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魯哀公問於仲
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
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若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
之衆皆君之讐也若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
以爲民惠也○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
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
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五帝三王教以仁
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
有綏免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
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
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孔子爲魯司寇七日

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蠅沐太公誅潘吐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鄒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實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孔聖金書

說苑

卷

二十九

云愛心悄悄溫于群小此之謂矣

談叢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雜言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頃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立之道幾於廢也○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魯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侯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鄆武王處錫鄆錫之問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

而有魯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譎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鹽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完韋汧汧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鼈鼈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鼈鼈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父而身親之况於人乎○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至聖人所與之難言信也不見家語

孔聖金書

說苑

卷

二十九

以夫知者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
聽邪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
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
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而
焚死故大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
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
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湄
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環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
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
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於朝歌
孔聖全書 卷之三十一
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於目居檻車
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寶戰五羊皮
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
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
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其驥狀
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之蘭生
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
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亦
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
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闔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

是時豈闔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
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
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闕孔子止
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
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歌
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
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覩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
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子夏問仲尼曰
顏淵之為人如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
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
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
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
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
四子者丘不為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凡進退之利屈伸之用
者也○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櫜櫜者何也昔者江
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泮也不方舟不避
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
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由
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奢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
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

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一湯降不遲。聖教日躋。此之謂也。○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癯。祗五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孔聖全書 說苑 卷之十 三言

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持身。○仲尼曰。史。鮑。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曰。益。賜也。曰。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遠其短者。故能長久矣。○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不可行。

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臨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及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賢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樹之可謂知。

時矣。○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斂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跡斬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人君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若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滿，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瀆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吏知

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曾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虎窟，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苟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曾邦是瞻。樂山之謂矣。○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平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

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
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傍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吳伐越陳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孔
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
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
皆屬焉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
者也其神為罔象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
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
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仲尼在陳有
孔子全書 卷之五 三

名浮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復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
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
子曰此名南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
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豈時小兒謠
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矣如蜜此楚之
應也見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南羊起舞今
齊獲之亦其應矣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
守道而已也諸物記也耶得其應矣○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
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首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
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
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
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
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
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子貢問孔子
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
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
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
有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鏞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延陵季子通齊於其友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具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窬不至泉其飲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視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賞曰以使子貢往故重錄之○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夏子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騫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騫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勞者之所勉○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夫樂之於人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孔子曰可也也易也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

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閔子騫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孔聖全書○說苑二十卷 四十
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滯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氣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儉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

焉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而而入於斯，且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曾有儉者，瓦器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銅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甒，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

此惡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甯有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

也者，人自取之，夫幾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行失之，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犯衆，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謂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此段雜言

孔聖全書劉向新序中卷卷之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蓋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甃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比後梁搜陶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吹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孔聖全書 新序 卷之四十一 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但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氏奢後驕佚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殖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妹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

鮑思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鮑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是足矣史鮑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且以父言對靈公蹠然易容稽然失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哀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從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鮑字子魚孔子所謂直哉史魚者也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焉景之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鍾解矣范昭伴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寡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且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屈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善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其德也。

鄒陽獄中上書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也。

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

孔聖金書 新序 卷之十 四十五

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道吾聞而樂之也。然明曰：蔑也，吾不信也。見家語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自左，升階，仰見榑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

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

孔聖金書 新序 卷之十 四十六

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許由，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箕子，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尊卑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陋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

妻憤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
闕黨關黨之子第罔咎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
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
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
是以哀也孔子曰噫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
吾是以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
苛乃甚於虎復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
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
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情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
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

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過宣王曰家有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
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者顓頊行年十二而治
天下秦項索七歲爲聖人孔子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
矣宣王曰未有怨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
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驂駒騶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釜竈之間其疾
未必能過狸鼯也黃鶴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

庶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
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鏷使之與管彙決目出昧其便未必
能過管彙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
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謹噉嗷即奪鐘鼓之音
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
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轲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
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

家工人也爲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輓已食三世矣
今徙是宋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
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
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
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
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
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從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
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
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

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節士

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靈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饋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噫，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宛潔之，正也。

孔聖金書

新序

卷

四十九

善謀

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爲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以

飾說也。王慎勿予。

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

孔聖金書

新序

卷

五十

孔聖全書墨子

韓愈讀墨 篇曰儒議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殘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議祭如不祭子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賞觀昌黎氏讀墨篇謂其道與聖人相爲用誠所謂鑰石亂孔聖全書 墨子 卷五十一

金碓硯混璧也夫自孟子闢楊墨之後崇正道者莫若昌黎尚儔墨於孔如此他何責哉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判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傷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

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爲之亂非仁義之也迹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脫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專衆孔丘盛容脩飾以娛人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案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尊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具以教高國鮑晏使母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具三年之內齊具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爲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闢決植孔丘窮於陳蔡之間黎羹不堪十日子路爲草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藜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

孔聖全書

墨子

卷五十一

五十一

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
來吾語汝曩與女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安取以汚身靡飽僞
行以自餽汗邪詐僞孰大於此孔丘與其弟子閒坐曰夫舜
見堯吏然就此時天下坡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家
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
貢路輔孔惶乎衛陽門子孫佛肸以中牟叛求驅刑殘莫大
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
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孔聖全書 墨子 二卷 五十三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
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

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
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
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
所以對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
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
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天知者必尊天事鬼
愛人用節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
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當

孔聖全書漢劉安淮南子中卷

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曰樂感於和郁忘一微而威王終夕
悲感於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
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孔子之通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賁足蹕於郊免力招城闢能
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以旌酬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
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
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徹臨
死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而爲魯
司寇聽訟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
孔聖全書 淮南子 二卷 五十四

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
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紂爲象箸而箕子嘆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其所始則知所終
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
其所歸矣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
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官壁左右欲塗之
平公曰金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
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

夫平公之不霸也

夫結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又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齊子治豈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郎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莊，曰：「不負哉。」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昔年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當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

大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

孔聖全書 卷之五十五

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掘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南西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者不為川；谷越行，蹄馳不歸者不為谷。君子故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

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

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孔子觀桓桓之廟，有器焉，謂之有厄。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

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予子責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則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彊毅，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不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

孔聖全書 卷之五十六

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瘞地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荆人見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瘞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誅，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羣臣，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殺弑大臣，親近諛諛，明年出遊，匠驪氏竊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下，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

之諸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天再寶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碑魏之地而擒於晉陽車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二十卷終

淮南子

淮南子

淮南子

孔聖全書漢王充論衡上卷卷之三十一

逢遇篇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父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父矣孔子曰惡其父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遇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命祿篇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可以才能成

幸偶篇

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騶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智必有開心塞意之變故至言集

骨相篇

傳言黃帝龍顏頤頤戴午帝譽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
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偃皋陶馬口孔子
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
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又曰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
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
在外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
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
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儼儼若
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
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二 二
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
也

偶會篇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
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
數並放適相應也此言顏子子路之死適當孔子又曰公伯寮
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滅倉譏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
道未當行與譏相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
伯寮孟子言天不允滅倉

率性篇

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
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
門時戴雞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屑吻之音
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牖進猛
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
明效也

本性篇

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告子
之以湍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二 三
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
善有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
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
言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昏
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為聖則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
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又曰孔子
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皇皆祖黃
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為帝王此段言聖人
自有種世族

物勢篇

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
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
擊鳩雀鵠之啄鵠鴈未必鷹鵠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
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

書虛篇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其閭門外有
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
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
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
孔聖金書 論衡 卷一 四
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
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
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
矣非惟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
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雖婁之明不能察
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
薄之內百里之外也今顏淵用目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
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
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
精望望倉卒安能致此

傳書言孔子嘗泗水之葵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
水却不滿其渠儒者之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
證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符慎道應天死操行
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
生時推排不容故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
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
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
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知
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
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
孔聖金書 論衡 卷一 五
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

福虛篇

楚惠王食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
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
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謹而行誅乎則庖宰監
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
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
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疾皆
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不忍謹蛭世謂之
賢者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

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更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疾，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理。蛭出安得祐乎？此段見孔子雖聖亦有疾病，非天之不祐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

孔聖全書

論衡

王士卷

六

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枵骸而炊之。此獨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脩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脩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護盲人矣。使宋楚之軍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夫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閒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宋人父子。

前偶自以風寒廢食，自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脩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鬼神之祐矣。

龍虛篇

孔子曰：「龍食於濁，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孔子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孔聖全書

論衡

王士卷

七

語增篇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聖人膏腹大，小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之言，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教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

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醺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醺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又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備增篇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孔聖全書

論衡

主一卷

半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夫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殆必有之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

問孔篇

問曰宰子晝寢之惡小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

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太甚過也春秋之義米毫末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末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子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遠人如何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對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

孔聖全書

論衡

主一卷

九

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自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嘗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雷擊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嘗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又云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所疑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共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天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

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昔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言禹裸身而入裸國則衣中國之衣也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謂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發動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夫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其陋苟欲自遂以應或人則孔子佞人也

孔子中饋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為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一

十一

為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為士後為大夫哉如前為士士乘二馬如為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為槨乘其一乎為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於親子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信最重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飢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飢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天父子之恩信矣飢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欲不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冉子先富而後教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為國意何定哉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一

十一

佛肸召子欲往夫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可謂浮雲者非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禮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

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程材篇

孔子見麟而自知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外國有鳳麟中國亦有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此段見禍患之

論衡

主上卷

十二

孔聖金書

論衡

主上卷

十三

宅中之曲折賓客暫至雖孔翟之材不能分別

效力篇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曰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少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

報章植穀農夫之力也猛勇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

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方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或果或劣孔子能舉世門之關不以力自重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為榮也

別通篇

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此段見孔門講習五經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志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條蓋不虛矣

孔聖金書

論衡

主上卷

十三

超奇篇

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跡跡思自出於胃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誦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

狀留篇

夫鳳凰麒麟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聖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途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麒麟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凰集於陽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聖物猶言命

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

明雲篇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子路所請離陰故雨也出南則旱孔子所謂離陽故不雨也又曰按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為雲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雲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

孔聖全書

論衡

王卷

十四

春秋魯大雩雩者旱久不雨求雨之祭也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必欲求之者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猶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而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怛慙慙冀有驗也豈忍安坐以待絕乎

遭虎篇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不

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

講瑞篇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乃能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

孔聖全書

論衡

王卷

十五

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之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

按儒者之論以鸞戴角者則謂之麒麟與鳳皇象合者則謂之鳳皇故王充辯之曰鳳皇為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聖為獸之法象不同猶十二聖之骨體不均孔子父子之相貌不相似也

自然篇

宋人或刻木為楮一作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為生也

自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逗留若宋人刻楮葉矣
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
問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
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也鴻筆之書蓋斯時也或說尚書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
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
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絃歌之聲懼復封塗
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
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
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
爲符也

論死篇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
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患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
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

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死而能却泗水孔子好
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死而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
不能授教於泗水之側乎此段見孔子好教人

言毒篇

美味腐腸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
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
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
國潰亂詩曰說言同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
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薄葬篇

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
魯人將以璵璠欽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
也孔子爲救忘也愚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實物也魯人用
欲姦人聞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
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愚直諫夫不明死人無
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
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若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
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置
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也曰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
而其意不分別者蓋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

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忘先倍死忘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

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賄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

識日篇

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理之目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孔子意密春秋義微如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

又曰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一

十八

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報如實論之下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蘊菁藁葉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耆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辨崇篇

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日時誠有禍崇孔子聖人知府也何惜不言何畏不說

詰術篇

以名生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義若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姓也則以本所生其立名也則以信以義以像以類其立字也則展名取同義字取同義如名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孔子將死遺誡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王蕪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

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
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
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
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識記所
表曾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
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
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
子禮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知殷後子氏亦當然而知之無
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則其見始皇睹仲
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

孔聖金書

論衡

子卷

三

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
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
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
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况聖人君子才高智
明者乎

孔子之見獸名之曰往往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
孔子未嘗見往往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
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往往聞昭人之
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圖像也陰見默識用思探秘衆
人澗畧寡所意識見聖賢之名則謂之神爾

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
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
問謂若項託之類也又曰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

知實篇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
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
一芥於人未有不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
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覽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

孔聖金書

論衡

子卷

三

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
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
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
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
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
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以人言
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子炊飯塵落甑中
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撥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
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

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匡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為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觀也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一

三

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為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外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兩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此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已知故問為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聖人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為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為人法孔子知五經有門人從之

問為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為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為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為周流應聘以取削迹之辱空說非王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周流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往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難為道不為己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一

三

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璧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網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一也又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

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立不跪晏子跪門人恠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辭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前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也

正說篇

說尚書者或以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有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晁錯不意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一

五

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孝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餘未燔夫詩書五經之名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

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面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麻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好是古非今惑亂黔首乃令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是五經諸家之書皆燔非獨詩書也

賞曰此段見孔子之五經秦燔之時猶藏於博士之府特不許藏於民間耳可見五經皆存後世謂五經多非孔子時所刪定者非也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一

五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之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篇書有有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故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而有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乎

或說孔子春秋記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四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夫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安得有取法之說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決王道備夫據三世之說為是則決備之說非言決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且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猶尚書之有章也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案周禮有六典今禮經不見六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一

三

典或時殷禮未絕而不典之禮不傳也

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有數十百篇漢興亡失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

案書篇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讀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穀梁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

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案仲舒之書不達儒家而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闕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作書在漢終其末者也

對作篇

俗傳惑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自紀篇

孔聖全書

論衡

卷一

三

可放效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為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

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孔失馬于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

雅歌于鄭為人悲禮舞於趙為不好弄舜之道五伯不肯觀孔子墨之籍季孟不肯讀

母驪犢駭無害犧牲祖濁齋清不勝勵奇人鯨惡禹聖更頑舜神伯牛有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

賞曰此段見孔子雖不出於族孤門然其祖先亦有愚

孔聖全書詩外傳中卷卷之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穀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始觸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濯濯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泥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魚然而棄之既流而挹之魚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絃絃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有絃絃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垂久分其資財棄之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按洪邁隨筆云觀此章謂孔子見其謬矣甚矣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上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

力者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李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且宮女繅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

孔聖全書

韓詩

卷一

三

良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蒞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衆

驍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曾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觀夫子之文寔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

出見羽蓋龍旂衆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蕘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高墻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莖淺未必拔也飄風與雨暴墜則拔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不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嘆焦然仰天而嘆庶幾乎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

孔聖全書

韓詩

卷一

十一

日之駟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駟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駟來駟來女不駟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欲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駟如舞此之謂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于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于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太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路與巫馬期新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饒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忘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關然投鏹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新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

孔聖全書

韓詩

卷一

世

乘饒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忘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關然投鏹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虐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

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闢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
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
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
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燦燦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
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
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
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
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與藏之
孔聖全書 卷三 三

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
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
聖王之祭不過望雖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
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
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
謂也

劬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啗不知
其味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
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

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
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
月將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衆盛延及君地以憂
政使臣弔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脩使民不時天
加以災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
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
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
弔死問疾戮力守內三歲年豐政平鄉閭使宋人不聞孔子之
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孔聖全書 卷三 三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
為不義又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
訟康子曰教民以孝殺一不義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
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
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服行不從然後俟之
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
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
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
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
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

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滕言顧之潛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繼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以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請曰父事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孔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按孔子為政時李桓子在位即李孫斯也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矣

孔子觀於周廟有歌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蓋有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跡

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一作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汶其始出也大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夫慎於言者不謹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知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知要則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為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貴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鄒賈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事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

仙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詎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褐裸裎於我側彼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徒無取佞無取口讒捷驕也佞諂也

孔聖全書

卷一

詩

世

諛諛也故子訓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譽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功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王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王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孔子見客客去頽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今其心頽今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頽淵變然變色曰良王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揜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揜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

孔聖全書

卷一

詩

世

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于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與仁義嚴勢利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立政彊劫弱衆暴寡有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孔子學鼓瑟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問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

人矣未得其類一也一作志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

必作此樂也默然思幾然一作威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

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慤勉之

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

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孔聖金書

韓詩

卷一

四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

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皇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

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棘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寤告宰通曰今以往君

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

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

木其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

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

晉及溺

韓詩

卷一

四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

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學之謂

也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愾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

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汝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圖罷詩曰

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為也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有餓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請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

聖人全書

卷一

聖人

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剄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爨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

聖人全書

卷一

聖人

管夷吾東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察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蕙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為人莫見之故不芬芳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感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

子天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善有南夷當是之時居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火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

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隔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一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管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玉居人上也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卑木植焉爲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孔聖金書

卷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有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于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使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

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未寧喧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暘濊濊見睟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有殆貪狼之志邪解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之難狀釋色而待之

孔聖金書

卷一

四十二

四十二

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徑見屬屋循梁微行造焉便擊厭目曲逆色獲而不得丘以瑟爲其音參以丘爲貪邪爲解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越王勾踐使庶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庶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庶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龜鱉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剪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

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子賤治單父附其民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
發倉廩賑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
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
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邪蔽
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
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懼憐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
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魯司寇孔

子弗甫

教及厥辟

將不堪公問不妄

三卷

子弗甫教及厥辟將不堪公問不妄

孫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
也豈直賢哉景公噱然而笑曰共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
怍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賜終身戴
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
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
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一作子得無子貢曰臣賜何敢直
言尚慮不及耳臣嘗聞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
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
其然善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一本作賜何敢言
尚慮不及耳一本

景公曰善哉宜
其然乎與此小異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聲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
右下欲鞭之聲者曰君取道豈不遠矣不知逝而行伯宗喜問
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
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
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
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
對於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
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設意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無其後
振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城我克立王畏天之威于是保之

孔聖金書

韓詩

手一卷

史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
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
曰微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顧舞
太師對曰君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
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
曰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
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
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弇也吾試其君晏子
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
問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馬休乎曰賜欲休於事者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時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時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閭棺兮乃止棺耳不知與時至易遠分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閭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學者也

韓詩

王卷

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知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至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車魚也被褐擁劍哭者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孔子之門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與家語有孔子曰水之精爲土老蒲爲葦願無怪之

孔聖全書

韓詩

王卷

孔聖全書呂覽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不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夫水深淵成而魚龜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淫矣○孔子見魯

孔聖全書

呂覽

卷一

聖

哀公哀公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筭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穀詐偽之道

雖今偷可後將無使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及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般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

孔聖全書 呂覽 卷一 聖 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放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焉六軍則不可易比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

孔聖全書

呂覽

卷一

聖

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
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又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者。而
其於色也，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與。」女
正而弗與，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說甘脆而甘脆，亦必愛
也。又王嗜菽蒲，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莊子攻翟勝，老人中人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
食，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
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
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
其利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禍及後世。齊荆
吳越皆嘗勝矣，而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
子之勁，舉固門之閑，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宰，攻公輸般服，而
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疆弱。」
魯國之法，魯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
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
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
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
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食畫，寢顏回索米

得而饗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甕中飯而食之。選間食熟，
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
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甕中，一作泉煤棄食不
祥，回攬而食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
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註云：泉煤，塵也。故知
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
水，其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
涖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
以言。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
去言，至為無為，賤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于法
室也。法室，司寇之室。曰：潔浴之室。
季孫氏劫公室，孔子欲諭，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
季氏之魯國以警，皆毀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
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
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邈。
則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及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
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不
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

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賈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孫
其越皆嘗勝矣而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
子之勁舉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開墨子為守文公輸般服而
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強弱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
賈賈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
後魯人不賈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
於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
者矣孔子見之以細也化遠也

季孫氏劫公室孔子曰調術則已於是受養而使說孔子受
孔子金書

孔子之會國以管孔子曰龍食之清而游乎清蟬食乎清而
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公一不及龍一不及魚丘其

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乎繩哉救溺者逐逐也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逐逐及步至於山流有兩蛟夾繞
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吾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

之見也次非攘臂柱舟援寶劍曰此甲之腐也朽骨也棄劍
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蛟刺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

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大非之謂也
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

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民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

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
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大非之謂乎

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
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民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

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
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

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
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

一月六月而後及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
弗察也今遽相王為相史默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

孔子金書

其聽易曰與其羣元吉與其羣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漢
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

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
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

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孔子曰鸞爵爭善處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
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鸞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

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鸞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
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

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鸞爵之智

不畏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世也無有安身此之謂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璆璠飲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飲

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階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雖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子大行不為不為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

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

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野人不聽者見子貢雖是事不○一作孔子行道而息馬適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雖適時也貢請往說之畢辟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于東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辨也

如魯之金書孔子金書如魯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教人而不必見教愛人而不必見愛教愛人者已也見教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

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

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開

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莖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鄭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

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

也皆死矣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

之有愛子弟者從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

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

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

人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二氏謂孔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畏猶曾點

曰彼雖畏我存大安敢畏孔子畏於匪類淵後孔子曰昔以汝

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

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專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則不

為之愛道也故曰孔子金書人呂覽卷下

子張嘗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

國之大駟也駟庸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

鄉曲學於子墨子索廬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禽滑釐

子一作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

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

於學也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

乎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

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

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
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
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
不若無信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
乃紂也其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
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
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
紂唯金書
呂覽
卷五
法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
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
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而士皆慕之至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
也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
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
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
顯名矣名聖賢
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
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

母辟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水大則有蛟龍龜
鱉
五者皆數名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
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
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
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糝宰子備矣備
也
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
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

孔子者不樂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
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貢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
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有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
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
栢之茂也昔桓公得之管文公得之曹起王得之會稽陳蔡之
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
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亦
樂所樂非窮達也達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故許由虞乎頽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虞樂也共國伯顓也棄國也共首山不知出何者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為乘之主得一

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有聖德不見大用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益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彼曰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頌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和其實於孔墨也遠矣呂苑卷八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賢誦之曰麟表而鞭投之無尺鞭而廢衰投之無字與尤同投棄也罪尤用三年男子行手塗右女子行手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喻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統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簡哀當民之誦誡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誦誡也仲尼子產也時二

君固不使用則二國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無能為也雖此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

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閔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駘貴齊齊陳駘齊人也作道書一十五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若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今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聖人書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已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搗其肘吏書云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其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搗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裘髮

而往觀化於夏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開行若有獲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夏父也

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勅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

孔聖金書 卷一 手一卷 六十一

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初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涉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豪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客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歸三舉而歸暗哭也哭畢息於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問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賁色不能故孔子惡之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太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

孔聖金書 卷一 手一卷 六十二

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糟丘酒池肉圃為格雖柱而精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壞截洧者脛而視其髓教游伯而遺文王其醜不適也文王親受以告諸侯作為琬室瑤為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殺過則比干不死矣聖人通達性理

終制不仁心不通安於為惡故比干故
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此干不見殺也夏商之所以亡也

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

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故子胥見說於閭閻而惡乎夫差比

干生而惡於商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

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

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

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下乘者

孔墨窮成皆布衣之士也應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

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

聞孔丘墨翟直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

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

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道於天下然而

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

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涉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

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

觀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

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不衣錦今衣孔子道一作彌子瑕見

釐夫人因也釐夫人未聞說三南子孔子道一作彌子瑕見

孔聖全書呂覽中卷卷三十一終

孔聖全書漢文選中卷卷之三十一

文選序以下所錄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典張純曰言周

日月深如鬼神也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去聲以芟夷加之剪

戮剪也哉

遂齊聞覽曰年世既遠真偽難辨如此者多繫辭歐公尚疑非

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

此以其餘哉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

量也

君子行

孔聖全書

撥落賊天道拾塵惑孔顏吉甫後妻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

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伯奇視而殺之伯奇見神

夢頭面得米而焚之伯奇因相廬廬飯中樓而食之孔子望見疑其竊食

曹大家東征賦

遂進道而少前今得平丘之北邊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

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

聖人言衰亂之代使長容與而久駐今忘日夕而將昏至長垣

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危

慮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於今而稱云

子路遠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長垣縣有健野

王也唯令德為不朽今身既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今其
道德與賢仁吳札稱多君子今其言信而有徵

匡城蒲城遠鄉皆在長垣縣可見孔子過蒲等事史非虛語
也

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存樹風猷沒著微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刊削而藏
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
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泗水南漢高祖廟前有
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未言者皆藏名山則恐
山谷後易置諸書府則使編簡殘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

歐陽堅石詩

孔聖金書文選孔子欲居蠻貊蠻貊通苟懷四方志
伯陽適西戎孔子見周無道

所在可游盤

劉越石勸廬諸欲共輔晉室詩五言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銑曰誰言
知命無憂若孔丘亦抱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
結而泣宣乃孔子也

去乎若雲浮事而能建業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
濟物之意也曰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
夏護其短也言孔子非不知商有蓋

劉歆字子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送禮古文尚書四經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
肯置對歆因移書讓太常博士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
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
經國應受聘經歷列國而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微言
謂言外之意也仲尼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謬微言絕
戰國策遂立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孫
吳起三十三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

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
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
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夫終灌
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
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
連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
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武帝之問人欲思受詩於房丘自漢
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

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子足必惠

神明而不能彌也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曰召
歷天下應聘七十國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曰召
不見用也運不合也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曰召
于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其不過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
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
門雖造門猶不得賓者焉張氏曰子思運未至孔子而時君反
命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
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呂向曰子夏道
乃信之蓋運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
區區於一主歎思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
過乎又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
孔聖全書 文選 卷六
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
莽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劉孝標辨命論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秦陵天之世焦金流石充水
湯早七年九年文公九年趙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蔬蘭九年
再耕歌其芳首九年再耕歌其芳首九年再耕歌其芳首九年

應於首陽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與困於此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又曰或者觀湯武之龍圖
聖賢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唐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
勢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
而趨乎張氏曰或有人不達運命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抵生
者非也又曰非聖人子思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
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
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附文選注
李善曰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
遯之辱呂向曰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微孔丘德冠上人倫
不能免已之辱○劉良曰鄭子產卒國人皆泣之歎曰
子產古之遺愛已孔子但歎之不泣也云云

明之百王續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武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初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此文見孔子有功於天地人物有功於五帝三王不特賢於堯舜也故錄之

參父生論文書 陸龜蒙

經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非聖人之書則孔聖全書 卷末粹 幸二卷

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此篇見六經經字孔子當時未嘗名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元事子產於齊兄事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爵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足下

監幼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愚乃陷於此此篇見孔子之

注孫子序 杜牧

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燕該文武並用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通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亂暴異人入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其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

孔聖全書 卷末粹 幸二卷

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此篇見孔子知兵文武並用也

帝王所尚問 李翱

其略曰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仲尼不歷聘解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袁周道沮

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詩經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奇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詩經在於士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詩經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賡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中卷宋文鑑

洛陽懷古賦

邵雍

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為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孔聖金書文粹卷

觀五伯詩

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劬戟林中活公道實財心裏歸雖曰餽爭能愛禮奈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內歎息惟聞一仲尼

孔子騷

鮮于侁

曲阜今遺墟先師今闕里神髮髯今如在滄海濶今不已窮天地今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象之位今三千之徒心服而四來嗟愚陋之不明今乃商賈之為疑羗紛紛其妄作兮悖道遺義而自矜顧六義之折衷兮取捨縱橫而協於道後世苟輕肆於胃臆今必遽貽於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今實治世之

宏矩履厚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乏其時祀合仁義以為冠兮結忠信而為佩集道德以為裳兮服文章而為帶列遺豆為左右兮擯藻牲牢而潔肥酌玉醴以為酒兮錯瓊瑤而為案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瞻瞻兮烟精神其來分

詩國序

歐陽脩

周召召南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稱周樂次第也周召召南鄭衛王鄭齊魏檜秦陳檜曹幽此今詩之次第也乃孔子所刪定者

續詩法

劉敞

孔聖金書

文鑑

卷

十三

神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擊老期稱道曰聃續詩有五十此言其畧也

君子能補過說

蘇軾

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鄭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濶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儒子之賢傷子之病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舍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督之亂無罪而絕于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齊人而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始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

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冠乎天下者自僖子始僖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

答吳允秀才書

歐陽脩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又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中卷皇明文衡

萬言書

葉居升

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

孔聖全書

文鑑

主卷

十四

過樂聞而改之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

孔子墮三都論

王藤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為大司寇與之並立於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為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為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

為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蓋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也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已而墮之也苟為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為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為三家謀為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為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為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為三家挾公而圖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者受女樂怠於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為已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為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為輕也當時三家為相孔子不過攝公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

公者三家以公義師師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圖師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圖之耳圖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為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

崔寔論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以億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為學未為適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為惑矣孔子不貴於言若是邪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觀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若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孔聖全書 文術 王三卷 十六 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

文訓

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通性情書以經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屬虛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秉真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微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樞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馬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馬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為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

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之與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

溧陽縣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後之繼繼最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聖人之心也縣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況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嚮慕興起為何如哉

謚法 誄辭

孔聖全書 文術 王三卷 十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乳紉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耳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

元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孔克

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况德充天地功施萬物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祖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遠澤被其孫子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

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若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為封居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

國子博士羅先生墓誌銘

羅恢

羅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子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子者亦四皆見貴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遂伯王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

石經賦

并序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爛之

孔聖公書

文術

王三卷

十八

之餘書禮樂以殘缺十九惟易以卜筮存詩以弦歌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傳會穿鑿使五經大義不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棠溪楊賜馬日彈張馴端說單音颺等求定六經文字詔許之邕乃書冊於石命工刻之立於太學門外時四方慕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也特以邕之書耳洎唐文宗時高重為國子祭酒與鄭覃波判定九經於石嗚呼漢唐石經已風摧雨剝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莽已因推衍其凡以為之賦云

際作聖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遑遑兮威歛喑而

不嗚呼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余莫恤兮閱萬

世其果果贏既暴而不德兮舉六籍而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

尚法律而為治悲祖龍之鮑腥兮阮亦湮而無烟亦幸存於卜

筮兮詩亦肄於堯絃春秋闕而不出兮禮樂佚而不全科斗蝨

於壁中兮光白虹之射天贏遂償而劉王兮家六合而寧謚乃

偃革而為軒兮撥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遷武兮炳大明之當

中照百家之有亂兮一道術而異同易科斗而為隸兮復家畜

而人誦道固不可泯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時既降而道晦

兮經緯滅而莫收割中勦之或外兮衆咸失於校讐屬熹平之

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寧正俗儒之穿鑿兮儒中即之博古辨魯

孔聖公書

文術

王三卷

十九

魚與玄象兮刻南山之堅珉魏乎四十有六兮樹翼翼之成均鈞鍤畫之屈強兮妙骨氣之洞達非餓隸之羸形兮非寒岩之枯枿非醉草之欹斜兮非鈞舞之渾脫初崩雲之恍恍兮繁列宿之離離鸞振翼以大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鸞鳥搜以乍飛今群鷺遊而戲海彼鶴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為態捷奔泉之渴驥兮縱入草之驚蛇勢或埒於墜石兮體已悟於畫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連其日至豈八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陋石鼓之苔剝兮鄙漆書之土瘞觀奇陽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無感堯湯之揮放兮求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乎兮悲雅喪而逮胡儀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分謹

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兮善既勸而奸戢正夷夏之內外兮亦網常之攸克夫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時式痛費官而列肆兮盛後宮之傾國奄堅黨以盤錯兮又孰恤乎杜稷九州裂而鳴時兮黎庶化而為豺經雖錫而何補兮政與道而相乖逮有唐之文宗兮乃繼漢而有作磐巨石之斬斷兮刻廣庭之落落叶四首其幾何兮悉風摧而雨剝文斷缺而莫辨兮委荆棘之漠漠吾恐為沉犀於蜀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慶雲與松風兮託艮岳而効奇又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岷嶺之禹碑許曰已焉哉石經泐兮刻藤出書連車兮布萬國撫遺墨兮相得失道之存兮昭白日

孔聖全書

文衡

王三卷

干

金定孔子泣麟圖說

聖人之情性備中和之極發之宜無不中節竊怪顏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不知謂其親之至也則天倫之親莫如父子未聞哭鯉如此之過也蓋通在天地而任之在聖人仲尼後文武周公五百有餘歲而生又不得位以行其道思欲明其道傳之以詔後世而高第弟子未進一聞者又先我而死如之何其弗慟也其曰天喪予天喪予非以傷回也傷其道之無傳也厥後魯人西狩而至仁之靈物忽踣於叔孫氏之車焉方是時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彼是物者胡為乎來哉

若以其為吾夫子而出以斃於鉏商之手不猶吾夫子之幾不免於匡宋乎是尤可悲也舉世無識之者獨吾夫子識之反袂拭面泣涕霑襟哀其出不逢時所以嘆吾道之窮耳於是乎假魯災以修經撥亂世反之正以明百王之大法而絕筆於獲麟之一語左氏所謂因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者是矣而後世之論咸謂麟出為聖經之應比之馬出河龜出洛而圖書顯簫韶作而鳳凰儀是蓋欲以神道設教耳若果以為瑞應則當去網罟絕墮穽從容在園游泳在郊使吾夫子見之將欣欣然有喜色又何以泣為由是觀之則知吾夫子之泣麟蓋與慟顏回同一哀痛之機也是皆發乎性情之正而豈有過哉會稽管君雍

孔聖全書

文衡

王三卷

二乙

說

宋濂膏露

洪武二年十月十三日甲戌帝

傳有之受命不於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為可徵者乎

趙訪垂書問對

問曰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

及建元龜泰筮以爲生民立命而窳窳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
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

問刑 蘓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共
工放驩兇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
爲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
本嘗以之專造天下也又曰孔子相魯所誅少正卯而已不聞
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
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曰不尚刑保
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武王誅紂 方希古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
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
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
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
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
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
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復
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慮所以
智窮而事必以實者與其拘執而失失以爲後世害不若其

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
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
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
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
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
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
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
爲紂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時使
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
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
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痛而哭之則尙
商之君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
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
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降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
王之事遷取而信之繆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
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
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與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
使後世強臣凌上者類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以其禍君臣之
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東坡祖黃生說 胡廣

中卷元文類

釋奠樂章

降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

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初獻盥洗 姑洗宮 同安之曲 神既寧上有孚顯若 臨洗

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其維則

酌獻升階 同 南呂宮 同安之曲 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

隆光聖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珮莫不肅離洋洋如在

肅帝 南呂宮 明安之曲 圭衮尊崇佩衿列侑邇豆有楚

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睠斯文繫神之佑

文宣王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 惟神監格享于克誠

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若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充國公位酌獻 消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

文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

方國公位酌獻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

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亞終獻 始洗宮 文安之曲 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

人是饗是宜於昭經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儀

送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

不懈益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宜佑我皇家億載萬年 國子學

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胤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

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

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于治可樹

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遠古之初

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

齊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為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充

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為廟學基二四年備

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

哈刺哈孫卷刺罕大惧無以祇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林鳩眾工

孔聖全書 卷之五 文類 五

貴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

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為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

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八加

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廡庖庫為楹四百七十

有八學在廟西地遷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

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為開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

之號祠以太牢釐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

期必命大臣攝事 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

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 祀庶弟子員三百進庶

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

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峻陛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而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二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達辟雍復科崇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爲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胃子弗典于學易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餼之日就月

孔聖全書

元文類

卷一

七

襄陽廟學碑 畧云

姚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為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

貢有若子貢有若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為賢堯舜遠猶未晚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湯湯乎民無能名焉則賢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典孝靈元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裡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民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為者也故惟著其始喻而終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為險易昔馬畫寺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曰介胃以杆大刑遑事俎豆皇興既邈壇南海涯顧為土中襟帶安施猶為名城于漢之域惟廟聲軋不稱瞻式帝奮爰教誕詩優優于學頃才如獲仰稷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義義成繡桓桓新宮實教所基漢哉襄士挑達何為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間闕里耶居行見接武資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君之力刻詩麗牲用

無極

孔聖全書

元文類

卷一

七

真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學侯恒山之唐自
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大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
之圻真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翊伏羲以本無言
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乎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
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繼隆隆天人之道至矣迺曰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
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護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五安
石皆通述經家君誤國京仰仰靈燄燄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
弟承先聖之緒探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炎朱氏師則兩程

孔聖全書

卷一

九

聖輿遺言貫通漸衷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
會因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照
朗今神聖繼興世日趨治頤股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朝廷之
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士知所鄉往下學上達尊經慎
藝何德不進何業不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經
紳之報君父於是乎在通賦詩以慰鎮人士曰太行之山渾沁
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渾沁之游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
之上恒山嶙嶙渾水云云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渾水湯湯恒山
宮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
時雨能德出潛萬方既騰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

林變視彼侯以鎮之先大舜周廟先聖之宗久未今觀
予俾有廟有庭有戶有廟肅肅其凝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
恒徽惟士也確順我先覺求門於墻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
不盲惟聖之玄惟王之素園冠方履天地之度侃侃聞聞天
申申如目之駒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明德以賓皇國方州
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人曰止其誰敢爾願望神京稽首
奉揚配天無疆天子之光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間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
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
孔聖全書

卷一

主卷

四

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
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
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與祭焉以祀事告
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
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
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
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
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
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人斯
人之力也孔子立人直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子臣臣父父

子而不論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其
世方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感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等曰
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許經廟學記

姚燧

自魯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
漢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子司馬
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与夫言行出處之跡為世家又為第
子傳載其居里間對与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
是書中凡弟子与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也哉然
猶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
孔聖不書 卷之五 三 聖人 七
通六書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其身通者七十
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
教之至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登為所通何
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修叙藝倫
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
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淆雜而與先類同曾參而後無繇
固已矣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于我為字子又曰孔子
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与魯公
縵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言

今存其為道術尚黃帝老子為聖人所手者不經見于大廟
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礼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礼已不知道德
仁義礼根於人心之固有而跡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
孔子况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求能為不悖於聖學故与
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
賢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選之言足以暴其人賤貧之罪何也夫
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
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蓋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
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倂倂自順不可為
孔聖不書 卷之五 三 聖人 七
下崇張遂衣破產厚坐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
繁榮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移齊而先
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力焉夫善交久
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
質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而何為亦見墨子之書逸辭之不
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礼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漢儒素定
於胃中不易者也還嘗過魯徒視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
眩於規矩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
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

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哉未盡法于今者耶孔子卒
哀公諫之子貢以為非礼至漢平帝始封諸侯成侯宣尼公
王莽假善以收舉將迷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
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
謚尚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論猶不足
萬分一處之形容斯雖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
傳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
胡也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竟舜三
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示
孔聖全書 卷之五 王莽 世
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
也斯雖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其享配諸位善乎仰宗元厚
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
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格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
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堪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
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
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
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雖知四子
已齊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失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
咸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舉

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進之地如此豈以為
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問誅則
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
而為之郡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
拙是爾就使畫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其非神而明之無聲無
臭之道也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
其為西之圖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
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
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
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
孔聖全書 卷之五 王莽 世
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
夫議礼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追於稽古之事學
礼之臣必有能集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
成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
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大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
都汴國日盛威大城小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
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命
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
書宗諱公來董括舟後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
故同知宣慰使表裕特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

其南勢始半壁淪汴注之候。其水之。月
滋。又風雨。雲。屋。困。於。撐。柱。自。終。管。提。刑。乘。捐。金。割。其。前。之。總
管。則。權。輿。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其。治。中。蓋
祖。判。官。完。顏。其。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關。關。都。高。基。副。使。王。忱。食
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
就。功。者。又。多。此。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
移。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貴。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
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
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姚燧

孔聖全書

卷之五

五

然。嘗。思。夫。子。之。道。之。三。兩。間。血。閭。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
婦。之。思。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防
隆。國。家。必。聚。者。英。俊。老。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
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
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
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
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還
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
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為。黔。中。秦。欲。以。武。關
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

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人
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郭。諸。州。之。縣。半
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曰。民
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澧
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
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
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
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
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
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
知。倪。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
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已。亥。冬。十。有。一。月。日
知。縣。官。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三。其。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昔。三。聖。授。受
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故。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
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顏。子。顏。子。不。以。為。萬。世。不。可
改。欽。一。變。而。而。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說。者。曰。一
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且。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
欽。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予者天之春故周以為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惟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傷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口為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幽人固有二改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孔聖金書

元文類

卷三

七

中卷宋喜經濟文衡

論易有太極之義

林曰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

論與太極之義

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物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於此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

再答先天後天之疑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是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

孔聖金書

宋子文衡

卷三

七

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意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川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

論至理與妙道之說不同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水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只毫髮之間

一以貫之說

孔聖金書

卷一

主卷

此

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

論春秋書正之義

周家紀年必有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夫救時及物之

意皇皇不念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調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

論心體本靜之說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舍則亡亡則不存者有動而出入無時莫不其鄉在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時只此四句說得存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係千人之操舍如何耳

孔聖金書

卷一

三卷

此

論孟子言性之異

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下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又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

論操舍存亡之義

孔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的須是操守不要放舍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

心

朱子文衛

卷三

四

聖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夫子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過即東節謂五霸者功之苞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行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

論仲尼焉學之義

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許朱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言未墜於地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

立言矣又曰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聞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頌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雅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

論聖人道體之義

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平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異體故也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朱子文衛

卷三

四

聖門入道之功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答曰不然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

論孔孟相傳之道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所傳者何事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

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實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者，合符節，由是而出，宰持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經世，周孟子說諸侯，以行其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

論孔孟言仁之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闕

孔聖金書 卷之三

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又曰：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

論釋氏異端之非

孔子言：茂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已學也。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于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終

孔聖金書唐韓愈文集中卷卷之二十三

琴操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鼓鳴犢作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

注云：案水經曰：河水至東阿，在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又案

臨濟故城，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滎還之下

潛流至此，四瀆津以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

此臨濟而為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即過東分

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郛之間，史記以為孔

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姑俟深於地理者

正焉。

正焉。

荷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荷荷，揚揚其香，不探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局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歲暮來之，茂之月，陰氣之，生始子如不傷，我不以觀，春來之茂，春來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課不從，聖龜山而作

龜之氣，氣指今，不能雲雨，龜之枿，一作學五，切李今，不中梁

柱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聚兮，哀其余伍。周公有悲兮，嗟予

鄉輔在泰山博縣

為士略曰：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古意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常應物以為

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

鳳翔縣，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

亡其二，皇祐四年，向仲師求於民間，得之十，盡乃足，其交可

觀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無委蛇，一作孔子西行不到秦，摘

孔子書，韓文，主卷，二

燕星宿道義娥義和日御也婦城月御也詩意謂石鼓文二雅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燕星宿而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子漢佛子，晉魏染隋之間，其

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

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日主異

端肯必以聖人之道為奴，明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

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

離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今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勝其一，今之教者，處之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蠱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

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

賙其需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思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憂鬱，

為之政以率其怠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者，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

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

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商而冬表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聖也今其言曰易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易不為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易不為飲食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殘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夏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政者何也恃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易之全書

韓文

下卷

四

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倫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光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傳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來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師說

聖人無常師袁弘師袁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謝枋得曰孔子問學于袁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鄭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以孔子之事觀之可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

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亦師之不以為耻况衆人乎文韋正宗注云孔子見鄉子在適周見長弘老聃之前

爭臣論

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采田矣亦不敢瞞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傘遂而已矣父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門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無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進士策問

問古稱汝則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韓文策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辯之問夫子序帝王之書而繫以泰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泰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辯之之說

問夫子言堯舜書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

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備群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乾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若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孔聖全書

韓文

平公策

七

重啓策籍書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昔者夫子猶有所賦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焚漆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勝於九父然且云問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

送王秀才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
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
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行如之舊語聖人
必曰孔子子方子方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
字曰野蠻臂子方子方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
出曾子自孔子沒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吾少而樂觀焉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
而社稷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
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
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
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
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
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
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
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
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于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

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
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博士
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射率更
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
尚友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
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痺下神不以宇主師所處亦
審察者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誓有
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同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碑
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與少室李拾遺書

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爲
之時自藏深山牢閔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

答劉秀才論史書

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
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
子聖人作春秋厚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
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
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字彥威
符堅陷襄陽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字彥威
所稱異族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

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

答侯生問論語書

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

注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釋晝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首浴手沂以浴作公問何敢死以死作先雖曰鄙淺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孔聖全書

卷之六

子罕篇

中卷唐柳子厚文集

佩韋賦

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七然於伐國魯欲伐齊問柳下惠此言何為尼父戮齊而誅卯少正今本柔仁以作極

吟語辯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于周靈王二十年曾子老而死是書此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或曰孔子弟子皆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魯氏之徒也

道州文宣王廟碑

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簡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禮爰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濶僻陋咸用斯時致其展誠宿燎設懸懸也鐔旗章綴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痺痺也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充壯厥居水潦仍至咸加蕩沃公處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壙壙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謂官之制

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飭勸也功後逾年而充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息謂利母謂本義且不自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靜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者生祀十人以爲誓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遯豆既嘉筮錡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議合以燕饗萬民翼翼孔聖全書 國朝文 卷十三 十二

聖祀備於海邦服見陳醫州邑攸同感忻以款音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均二音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繫茲鼎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升服是纓公躬講論慶默以聽平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永肌洽休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主厥道無涯世有頌聲益歆音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求加公齊于王休舍是荷音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酌飲酒食已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類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孔聖全書 國朝文 卷十三 十三

說車贈楊誨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楊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者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騖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螭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駭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音也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

辨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
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食草飲水一也
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魯氏女
婦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騑曰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
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之類然也
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
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
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
聖人出矣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孔聖全書

卷之四

主事卷

十四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
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曰孔子之門不道管晏

與韓愈論史官書

不有人禍必有天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孔子之
困于魯衛陳不蔡齊楚者其時昧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
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其
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
范曄悖亂雖不為史為後漢書其族亦赤司馬遷作史記觸天子史記
班固不檢下獄死漢書崔浩作魏史沾其直以開暴虐皆非也

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
與楊誨之第二書

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
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又曰堯舜之讓禹湯高
宗之戒文王之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
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媿於心乎

與太學諸生喜請開留陽城司業書唐貞元十四年九月

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
駘讖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
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而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
孔聖全書

卷之四

主事卷

十四

十五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附扁鵲古之良醫繩墨之側不拒
枉材師儒之席不拒士理固然也

報袁君陳秀才書

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
句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黃穀者下病
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
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

續筆韓誨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
誣聖人失史之記地圻大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豫無終開大

子皆
骨節專車枯矢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
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磬以為異其知
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

孔聖公書

柳文

卷之六

十六

中卷宋歐陽脩文集

正統序論

仲尼嘗脩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
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
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月一有則
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
朔之意蓋非商周之為云

正統論

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
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
孔聖公書 歐文 卷之六 七

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偽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
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
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
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或者
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
子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
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統之
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

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

魏梁解

予論正統不黜魏而辯梁魏梁皆負篡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及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愚應之曰是春秋之志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季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若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易或問

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為

孔聖全書

歐文

卷之三

文

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專為筮占一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論於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

春秋論

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

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

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

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公盟於蔑其卒也

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

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魯靈公之事孔子書曰

趙盾弒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

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啻藥

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啻藥其捨經而

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

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

泰誓論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

能服事於商乎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

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又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

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

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或曰然則武王畢喪

伐紂而泰誓為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慮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為後世法今有卓然之士一

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後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劉子

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後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

孔聖金書

歐文

卷三

三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下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訛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專以承象文言等參解卦爻一作爻

書類

書原於謠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訖一作歷序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未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於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老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焉以漢世文字謬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賾一作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於世

詩類

孔聖金書

歐文

卷三

世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古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眾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於末世欲推明王

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春
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
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
高穀梁亦左立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
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
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

論語類

論語有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稱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群弟
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
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

孔聖全書

歐文

卷三

廿三

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楚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
不之次郎所謂魯論者也

論年類

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
則不足成年所以上等天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為漢紀始復
論年之休學徒稱之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則則即
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
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

喪札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
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

薛府夫墓誌銘

不娶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矣命未及有子
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自古賢聖人君子未
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
伊尹周公孔子頗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
下之所傳也

石鼓文

孔聖全書

歐文

卷三

廿三

岐陽石鼓幸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
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于廟而
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博師求於民間得之廼足其文可見者四
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
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
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祀器無常人
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
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

祠河南尹給牛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

石漢朝韓明府脩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作歲一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涪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涪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右漢魯相上尚書董其畧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津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除觸期稽虔為赤制識諱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扶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為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廿五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為修孔子廟人也

唐孔子廟堂碑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

孔聖金書

歐文

手卷

廿五

唐吳承吳季子墓銘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榻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為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真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應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
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為德裕為之有不足
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為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
耶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答李詡書

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
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
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
孔聖金書

歐文

子集

三六

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
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
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
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
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
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
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
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

南省試進士策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

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
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
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首者聖
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象設陰
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而有乎若曰河圖之
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
爾何憂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
數而兩儀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
也故一說奇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
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
孔聖金書

歐文

子集

七

問進士策

問子不語怪者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
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
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鳴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
功德于後妃麟趾郊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
不仁以謂開端于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
端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唐怪誕無所不有於厥所自抑有
濫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害
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

也惟辨明兼者詳之

代魯參終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
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
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口時乎春能生
物而不罷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歛也
歛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
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治
之周公相繼之繼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治之者夏也祖述之
者秋也天恩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
孔聖金書 歐文 平卷 天
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
上規神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
萬公百萬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
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
漢以渾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共所識
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躬吾
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
與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
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
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歛衣而立負牆而請

當是時有子能無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明而
不能有所辨而不能斷諱然而往雖然而來鏗然而叩宜然
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
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夫
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
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
其爲人孰與子淵 夫子之道而 夫子之 孰與子淵是數
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
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太似
則當以陽虎爲先矣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
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
也本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
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
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
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
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
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
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
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也
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

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慶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倣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究曰有亦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石鷁論

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韓愈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十六鷁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碩然視之則石祭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究於乎

孔聖全書

卷之三

三

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豈聖人之肯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着以所隕者是星則當云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雷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鷁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何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時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

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鷁鷁來巢不書幾鷁鷁豈獨謹記于石鷁而忽於麟鷁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者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大抵國風之次以所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祭孔聖全書 卷之三 三 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滅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其矣曷謂予紂之不滅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盛

湯之德微薄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何所謂有一領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傳易圖序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之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皆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乃繫自易之大體維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

與張秀才書

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六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

答李秀才啓

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德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水難以賞音珍髭鬚於九疋誰其識寶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

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問王爲閨凡乃西昆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辭言而博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蟬而辨靈

孔聖全書

歐文

卷

中卷宋三蘇文集

春秋論 老泉蘇洵著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
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德
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天子而道在
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
人之族絕人之國賤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
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
曰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
諸侯大夫階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貴
孔聖金書 卷之四 春秋 三十五

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
而道之權不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
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非道
者位之賊也曰夫子其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權在夫子
我非若也非吏也執掌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也繼
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爲善者乎夫子
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
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
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
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

孝謂之孝經皆自明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
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
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
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
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以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
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
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位當在平王而平王昏
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
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
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
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
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
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
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
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
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
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
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魯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
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曰
常統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

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嘗言天大
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蓋私
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
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
之世天子作春秋者吾意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
秋不備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
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
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
耶散耶

史論

孔聖全書

蘇文

主卷

三九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愛也何愛乎愛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
知之楚之史曰檇杭檇杭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
貶而懲然則史之所勸懲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
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
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
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贊之辭以章之道
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經史以道法勝
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意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
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公而用實相資
焉

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
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
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
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
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無則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無則
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機智勇辨
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
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

孔聖全書

蘇文

主卷

毛

孔子從先進論

東坡蘇軾著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
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又曰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
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有難舍之故而
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坐陵遲而大壞也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
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
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
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

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子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
者與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人
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
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
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
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
蓋亦有東道行義之君者是齊楚亦未至于純為夷狄也齊晉
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
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
得為君子秦晉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
孔聖全書 蘇文 三卷
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
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
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
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要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
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狄秋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
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
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若不治夷
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
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知有所
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

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
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
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
者也
中庸論曰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親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
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
武王論
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
數致意焉口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
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孔聖全書 蘇文 三卷
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
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
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
魯隱公論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
為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
桓弑者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
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
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問之
曰問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

夫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李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共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孔聖全書 蘇文 主卷 四十

伊尹論

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可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伍子胥論

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信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孔聖全書 蘇文 主卷 四十一

忍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剋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蓋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衆不足以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孔子論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矣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情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晏能知之而莫能爲之晏非不賢也其濟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立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却邑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施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

孔聖全書

卷文

三

三

孟軻論

昔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貢一以貫之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聖人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然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

孔聖全書

卷文

三

三

冠雖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魯為異說而不諱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聖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一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持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紂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孔聖金書

蘇文

辛未

四

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卿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莊子祠堂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

以為莊子盡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盡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韓魏公醉白堂記

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滅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孔聖金書

蘇文

辛未

四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

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牛書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直不疑買金償亡

以德報怨行之義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象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

三槐堂序

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盜驪之毒孔頴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

孔聖全書

卷之三

三

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王者不治夷狄 頴濱孫轍著

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欲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

論夏曰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天子歎曰嗟夫使魯之不使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

論衛曰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郚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廟贖耳

論梁武帝曰老子體道而不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

唐太宗

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

孔聖全書

卷之三

三

三

三

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論燕趙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

論王衍曰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

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

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

老子

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不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夫老子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慎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及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道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孔聖金書

蘇文

卷三

四

老子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於示人以器而海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

聖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

葉公

昔孔子去衛盤桓祭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維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夫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孔子聖金書

蘇文

卷三

四

上兩制諸公書

聖人之道譬如山海數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于邾異孔忠公西與公西微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

附錄聖記

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為而不傷乎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而況餘人乎此篇見孔子之教人亦必讀書

孔聖全書

附錄

卷之二十四

孔聖全書漢文選中卷卷之二十四

孔聖全書卷之二十四

賈誼新書

後學蔡復實

編述

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於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縷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縷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著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子貢由其家求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陪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偻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子路見孔子之皆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

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撥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弛威之與德交若繆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後漢徐幹中論

治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未習道也若有似乎畫素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禮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

孔聖金書

新命

卷十四

二

修本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女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美久惡惡之甚也

貴驗

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証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

孔子曰言而得友福之次也

貴言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嚴辨

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為辨絞急以為智不通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

魯祿

聖人以無勢位為窮百工以無龜用為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

魯大臣

孔聖金書

中論

廿四卷

三

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謹曰素韞蓋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韞求之無戾

慎所從

孔子曰知不可曰斯知所由矣

漢班固白虎通

謚法

魯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使大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諫長賤不諫貴諸侯相諫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既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如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禮樂

子曰樂在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孔聖全書

白虎通

卷四

中

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教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齊焉觀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者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缺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諫諍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創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封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泰山旁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之以自放效也八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也若高者加厚者加厚矣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效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

聖人

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

白虎通

卷四

五

肝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與歲元通流聖人所以獨見前觀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辟雍

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傳焉論語識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口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禹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叔孔子師老聃

漢桓寬論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三子之服而不能章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音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一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友若畫音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音施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曰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刀學所以盡其才

大曰君子節奢刺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音秣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魯子不入勝母之間名且惡音惡而况為不臣不子乎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音去天下之士哉

御史曰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機于魯丘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

御史曰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音惡在其擇

事而退也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音去貧不妨行音去顏淵處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

文學曰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衷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

孔聖全書 鹽鐵論 卷十四 七

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惇熾音熾訓音訓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音豫賈田漁皆讓長音長斑白不負戴

文學曰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絕聖主之德音教澤乎

大夫曰鉏音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

御史曰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適首陽而民不可化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敵國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驪音灰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音歸鄆音龜陰之田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大夫曰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音衣欲以短鍼音針而攻疽孔丘以禮說音說拓音拓質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

孔聖全書

車轍論

廿四卷

八

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因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均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如孰合有媒是以媒母音模飾姿而辱矜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音桓桓嬖害之適楚子西謗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

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為客苟合不論行音去聲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

孔聖全書

車轍論

廿四

九

尸子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
之不義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
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期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開國無
盜賊道無饑人孔子曰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孔子至於勝母慕矣而不宿過於榮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按陸士衡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飲惡木陰管子云
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况與惡人同
處

子路東魯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

孔子聖人書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合已者四人

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徒而一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

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使其君樂須更之樂而

忘終身之憂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

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日在井中不能竭遠自在足下不可以觀君之有國猶天之有

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孔子曰拙寸而信尺小枉而太直吾為之也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
不辯宰我侍忘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
子自厲也

孔子

諸子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燭飲食不遺飲酒不勸醫曰是良醫也

孫卿子曰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是也

孫綽子曰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

牟子曰珠玉少而貴凡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萬億言

恐煩而無當也

夏侯子曰一螳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魯城北孔塋中不生刺人草木

孔聖全書 卷十二

孫卿子曰子路問孔子曰有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無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則篤行出則有賢何患無孝名也

伊洛淵源錄

考正朱熹輯

周濂溪遺事

程氏門人記明道伊川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

馬仲中嘗曰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

以此仰奉明詔

胡安國字康嘗曰春秋聖人行事之實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

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譚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

謝鐸續伊洛淵源錄

李侗字愿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

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

融釋而腔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呂祖謙字伯陳全甫祭文云於乎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

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

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

孔聖全書 卷十四

近思錄集解 朱子著 葉采註

仁孔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朱子曰博施濟衆

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

之本體而告之

伊川曰性即理也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

川說得盡

心橫渠曰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葉氏曰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智慮猶木死灰而後可豈理

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畏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

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聖賢學力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一作三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伊川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

經學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猶積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也

孔聖全書

近思錄

十四

十四

文學 曰古者學為文否伊川曰今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曾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辭章也且如觀乎天文日月星辰以察時變觀人

文為人

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解經 伊川曰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穿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順與政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葉氏曰其遠者雖子貢猶水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

謹獨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欲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矣

正家 伊川曰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著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本其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

孔聖全書

近思錄

十四

十五

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其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故時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其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亂之間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救彼之進抑小人之道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辨義利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伊川曰不獨財利之利見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獻納

伊川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義意

之成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
兩得進講未嘗不宿齋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嘗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煩舌感
人不亦淺乎○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
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耳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葉氏曰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

氣量識量限量德量 伊川曰今人有斗筲之量有盆斛之量
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
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
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洎有限如鄧艾位三公

孔聖金書

近思錄

卷十四

十六

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開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惟知道者量自
然宏大不勉強而成葉氏曰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
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
極則亦聖人之無涯也

聖教 伊川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苦於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息
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奉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
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
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仙術 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
言崑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
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
師仙術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
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人有語導
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
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葉氏曰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
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

孔子 橫渠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之心始必有待也期望於終成日有待固不化也已性我
有方也已成於私

孔聖金書

近思錄

卷十四

一

故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葉氏曰橫渠解絕無皆為
禁止之詞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
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孔顏孟 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
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溫恭孟子息邪說詎彼行
放淫辭故極其雄辯

國朝文獻公集

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賈逵諸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後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孔聖全書 濂溪集 卷四 十八

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必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二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詞則造為調人之詔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戊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也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

文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謹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嘗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嘗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不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孔聖全書 濂溪集 卷四 十九

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之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九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

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齊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三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巳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

孔聖全書 卷四 二十四 二十

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巳與乙文亦相近故罷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巳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巳酉孔子之年乃七十有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整徂徠之松以爲

畫刻溪之藤以為楮未能
子辯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
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閔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欽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欽
子思子七卷魯人孔伋撰子思伋字也避孔子不敢稱姓故曰子思子然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

孔聖全書 卷四 二十四 二十一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培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子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為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云奢則不遜儉則困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孔子辭而闕之何也曰本二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印韓書
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焉
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非慘急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
任以法其視仁義茂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為寡恩
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不知孝弟忠信之道謂賈誼舜湯武乃
天下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君威術
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意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是亦足以
殺其身矣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

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欤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
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為之註雖然此
偽書也偽之者其宋咸欤王士元偽作充桑子而又自為之註
抑此類欤近世之為偽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
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
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
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
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

楊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撰孔子之學不絕如綫雄獨起而任之
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孟荀好詩

實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楊文簡而
惟其簡而與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為擬論語而作
論語出於群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為哉雄擬之惜矣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楊楊
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正讀者未可輕訾之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子惇順之所著也自孟
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
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
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

文原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

禹敷土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
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
然後筆之為禮儀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
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
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
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
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
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知數

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机應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涵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

孔聖全集

卷八

卷八

二十四

朱蔡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燁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易嘗求其文哉

於中華觸於外而行平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石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

太白夫人傳

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創述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夫人放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夫人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不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魯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孔聖全集

卷八

卷八

二十五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况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氏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封為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

默齋銘

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也多言棄弗之取其尚可知也

贈孔君序

余來江寧之四月與楊君某會于郡庠楊君謂余曰曲阜孔君克欽宜聖五十五代孫也通儒家言習唐人古今詩往往婉麗如晴葩開春態有餘妍得言外含蓄之意然猶惠學之未克也將負笈游大江之南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寧遂與之偕來居無何南北道絕遂莫能歸故鄉青燈照影孤坐寥閨中思尼山之蕙清懷泗水之大淵未嘗不潸然隕涕吾黨之士憐馬子宜為文以宣其沉鬱庶幾有以底夫道也余謝曰克敬未余識也余何以文為楊君曰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者唯文章之士則然子幸終為之母以不識其重辭也余曰人生霄壤間坎止流行曷嘗有一定哉磨之西風木葉飄實於川孔聖金書 卷四 二十六

肅於教士不翅足矣他尚何憂哉克敬之所憂者則宜曰我孔氏之子孫也孔氏之道大如天道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夫人之所當學也况吾為其後者乎是則可憂也克敬能若是則雖闕里之遠人孰得而愧之脫有不然雖衣博衣而立魯東門日號諸人曰我孔氏之子孫亦君子之所不與也克敬慎之哉抑余聞九苞之鵬決生於岐山之鳳千里之駒必產於滌注之馬周世之才多出於神明之曹克敬之賢余知其不特通儒家言及能詩而已負履之志蓋未艾也他日道益凝鬱開將日昭江寧之有孔氏其盛與信安江夏諸族等又當自克敬始也余之有望於克敬者不亦遠乎楊君曰子言美矣其理亦至孔聖金書 卷四 卷 二十七

本朝方正學文集

三墳書

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為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邪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按三墳後序不著其姓名自言天機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夫天機爾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為哉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劉向謂其書即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孔聖全書 正學集 廿四卷 二十八

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累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紂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若曰戰麗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二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用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夫以詐術臨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為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其他若甚眾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按晉太康中出於汲冢魏安釐王末故曰汲冢以者故其書雖偽而真文也古

辨孔子用齊景公伯夷叔孫對說之由

王公曰夫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問國之富數焉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視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間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則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孔聖全書 正學集 廿四卷 二十九

周官可援

人見有用周官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若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墻屨寧有過乎竊屨者可誅耳

子學子為偽書

孔子周流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漢息而不已子學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其意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如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刪談之而不置八卦以

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垂錯者其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

周洪謨文集

春秋

孔子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爲正月而時則仍爲仲冬十二月爲二月而時則仍爲季冬正月爲三月而時則仍爲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爲正月而繫之仲冬

孔聖全書

洪謨集

卷四

三十

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爲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爲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爲首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爲不同耳曰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享此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

孔聖全書

洪謨集

卷四

三十

賞按程子胡安定以孔子嘗欲行夏之時故作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於乎孔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及其身者也如以夏時而冠周月則是孔子以匹夫之賤而改當代之正朔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居下而倍上生今而反古又何以謂之從周哉且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其何服亂臣賊子之心使也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讓鄰之

難而無其為盜責人之盛謂而自毀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愚謂隱公即位之元年其月適皆正月其時適當孟春故孔子書之曰元年春王正月耳未嘗以夏正冠周月也近時王陽明亦有周正改月與改時之說謂周以夏正建子之月而系之為正月以夏正屬冬之時而系之為春時者吾據孔子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文耳惟文安公謂周改正朔不改正月與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的有指歸此乃千古不決之疑而今始決之故述列於左○按周洪讓云或問南阜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孔聖全書 卷四 三十三

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王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王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長子之為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維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朔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

此乃改正朔不改正月之辨
大明程敏政文集 卷四 賦類 賦

淫風非孔子定本

詩之名始見于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雖有辭變象之別而皆主於占也古者胥子之教過庭之訓皆於詩乎得之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狎和淫蕩之詞褻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齒頰書之機簡牘師何以校之於徒父何以詔之於子而况聖賢傳之旨本以為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孔聖全書 卷四 三十三

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刪而定之放其鄭聲以為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刪者為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聲哉又曰大序小序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朱子辭而闕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為主凡鄭風之中小序以為懼誤思賢刺廢學而閔無臣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於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證佐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為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為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為刺詩者矣說詩淫亵可棄其已然之疑信皆而以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刪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為者也

奏考正孔廟祀典

為考正祀典事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立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俯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哉必得文與行無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苟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欲將使與模範者具知所教為弟子者具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

孔聖全書

敬啟集

卷四

三十一

本朝楊慎文集

別號昇庵

納於大麓

孔叢子率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不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非也

文王演易不在羗里

安公周洪謨曰史記西伯囚羗里蓋八卦以為六十四卦臣以為不然周禮言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四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蓋之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諸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囚之羗里西伯既在縲紲之中豈敢泰然自適著為卦辭以盜犯紂之怒哉本義取其說謂文王演易於羗里視岐周為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國外百里為郊羗里岐周相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易於里豈得遠瞻岐周以為西郊哉蓋文王既出羗里而演易於岐周故云然也繫辭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孔子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出羗里而著為卦辭也觀下文洪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運而脩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羗里明矣

孔聖全書

楊慎集

卷四

三十五

國朝王守仁陽明文集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

立志說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植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孔聖全書

陽明集

卷四

三十一

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乎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如五經四書皆聖賢教人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以易而視哉

與魏師孟書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重脩山陰縣學記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

孔聖全書

陽明集

卷四

未離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凡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餮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忠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直古而面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愛使認為

於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此屋頃說
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
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决裂歲歲
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
有覺其絀絀而畧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開然指為禪學而辯告
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其求盡其
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
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
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
孔聖全書 陽明集 廿四卷 三十八
一家飽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
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
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
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
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
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
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
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
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
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

所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
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
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陸象山文集序畧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
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
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
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
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

孔聖全書

陽明集

廿四

三十九

答聶文蔚書

其畧曰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
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者有嫉而沮之者
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
不可為而為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
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
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
夫子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吾人
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癢癢切
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遜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傳習錄曰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藉藉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

孔聖全書

陽明集

廿四卷

四十

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祇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又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書言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非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書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餘冬錄

何孟春

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直躬證父孔子不見毋前傳所稱大抵戰國時好事者為之也堯舜孔子大聖人也而冒不報之言無稽之事不見正於孟子可勝歎哉直躬語見論語而諸子載楚人有名直躬者證父之攘羊其誣如此固可以付一笑也

舜可以孔子而不得為孔子者六上有堯也孔子可以舜而不得為舜者非堯之世也聖人不免側陋或明揚於一時或光輝於萬世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引仲虺之言曰五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三百三千商周之刑有簡煩已

孔聖全書

餘冬錄

廿四卷

四十

洪武元年有司請製太廟祭器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近世混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祭器魯男子不納娶婦謂柳下惠姬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宋晦菴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不學處却只學此此是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聖賢立長厚之言而後世多為藉口之說今一等人於不可間每調停焉不曰事人於當相仍即云人衆情不獨異遂伯燕

獨君子而孔孟亦有交以道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述而心非也名近矣實悖也伯玉願人同歸於善孔孟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

君子曰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雖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

莊周謂天下道術孔子不與而蘓東坡善之以墨翟為滑釐彭蒙與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非孔子比也韓退之論文章必及子比也莊韓之書自常人觀之孰不謂莊為詆孔子韓之為尊信孟子而蘓朱之言如此此君子之所以貴微言也

孔聖金書

餘冬錄

廿四卷

四十二

呂氏春秋曰荆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王五帝之德也嗚呼微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

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其語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嶽或山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焉六行王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徒注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和

為教也

釋道經呪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當日退避誦經呪而解邪惡者非經呪之力人心內定之力也今術家有有用乾元亨利貞入呪語者聖人之言豈為巫覡用哉而彼乃竊之以神其術推此可知也蘇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怔之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是禦鬼之書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然則孝經豈亦釋道所祿之典乎此孔聖金書

餘冬錄

廿四卷

四十三

日月蝕曆家定數然古人固不以日蝕為懼春秋於日蝕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云謫見於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異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其不有定數歟而聖賢未嘗敢端之數孔子生於周末豈不知明王不與天下莫宗而為是栖栖不遑安慶者不敢一日而忘斯世也氣運繫於天不可移聖賢教人亦盡其在我而已今日月蝕自朝廷而及天下皆用護日護月雖知非益不可不行此禮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事之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隱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析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以為何如宰析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後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析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妙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居也不西益者恐搖動之耳番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

孔聖全書

卷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太平御覽

孔子家語曰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太一為元氣也

阮籍孔子誄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使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孔子曰日出於地萬物蕃息

續漢書禮儀志曰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盛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五星循軌四時和睦否則太陽不光天地洞濁時氣錯違霍霧蔽

孔聖全書

卷四

四十五

四十五

杜公瞻云蜡者息民之祭故孔子云百日之勞一日之懌其所祭八神者皆報其成功則于十月農隙是也○又曰孔子所以預於蜡賞一歲之中盛于此節

荀悅申鑒曰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足羞也杜夷幽求曰以舜禹之登庸孔氏之窮屈不似鼓鑿之與晨驥乎

說苑曰一室之中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平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佞所以然者生而見孝教也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者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自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與壇源流清暢共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鋪道醇飲道宗

淮南子曰孔子至孝不過勝母之

師覺微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仁孝蒸蒸著斑斕之衣為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為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為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

孔聖全書

御覽

廿四卷

四十六

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殷康明慎曰韋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慎也

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絀其辭

張集敞答朱登書曰登為東海相遺敝蟹醬敝答曰遠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敝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

享之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列匡郭外孔子貌似陽虎以為今復來至乃相率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

國語曰仲尼謂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性愛魍魎魍魎山精好學迷惑人也

郊持牲曰鄉人揚也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神衣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喪無弟子為師服之制今禮弟子為師衰

臣虞謹按自古無服師之禮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

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出則經居則否所謂事加麻民

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故師之義誠重而服制之若此

孔子曰民有五死聖人能去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

凍寒死者可去也雖五兵共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

癰疽死者不可去也三者可去二不可去

孔聖全書

御覽

廿四卷

四十七

莊子曰老聃死秦夫子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聖曰然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何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斬言而言不斬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

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昔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凌空之効若各令遂志並不失其能又曰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問於剡子文王學於號叔聖人猶且如此何況於凡人乎

新論曰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

皆為妄作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靈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

言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漢書藝文志曰尚書藏於中師右注曰家語云孔二字子衰畏

秦法峻急五尚書論語孝經於夫子堂壁中而王之曰孔鮒所

藏二記不同未知孰是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家微藏史有老

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當試焉孔子至老聃之門而老

聃不許也

孔聖金書

御覽

卷四十八

四十八

劉勰物理論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

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

道學傳曰吳王闔閭得真文不鮮封以黃金之檢印以玉皇之

章以問魯大夫孔子○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

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

信也古者尊卑共之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一曰子路勇三

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

吾聞南方有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

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二八三頭遞起以伺瓊

軒鳳焉文載聖賢仁右智左賢

韓詩曰魯哀公使人宰并三月不得泉得玉一半焉公以為玉

半使祝鮀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為玉

土之精為羊願無悔之此羊牝土也使公殺之視肝即土矣○

孔子曰視大之字如蠶狗也又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郭璞尺蠖讀曰責有可賤賤有不殊嗟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

龍蛇見嘆聖人

先聖本記孔子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面雙闕紫頭亦

得矣余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回鶻之榮

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取榮哉帝美曰師之

孔聖金書

御覽

卷四十九

四十九

論衡實知篇曰使聖人望坐獨思則不知百世後有馬生牛牛

生驢桃生李李生梅也○孔子曰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柚碧

樹而冬青實王而味酸度淮北而化為枳焉○子曰日月欲明

浮雲蓋之蒙蘭欲脩秋風敗之

周易參同契曰治葛巴豆一兩八喉雖周文兆著孔丘占相扁

鵲操鍼巫成呪詛安能蘇之

杜恕篤論曰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菱植萍隨波晃是以堯舜

惡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漢興服志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作金根

之章漢承秦制為乘輿即孔子所謂乘殷之輅

外國圖曰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蓋從啖水南曰焦

僥氏入長尺六寸一日適風則偃背風則伏不衣而野宿

淮南子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

猶泊然曰孤卿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

也

朱子語錄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

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

欲窮究其說恐不得已身出來

孔聖全書 卷一 仲覽

王應麟著

程迥譔重校三罷圖義叙曰虞舜垂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

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用撥叙於萬類含是則何以哉

劉敞曰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孔安為隸古定書不知丘字誤為

共遂肆臆說云孔子述戰方以除九丘按職方氏之書一官所

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丘乎

仲尼燕居注云父子孫為三族漢書如淳注云父族母族妻族

也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曰四無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

絕此四者何用禁止

孔聖全書 卷一 王應麟著 卷四 五十一

韓文公爭臣論曰二聖一賢謂禹也孔也墨也

橫渠八翁吟○樂處翁○釣溪翁○卜年翁○感麟翁○孔子○

伯陽翁○漆園翁○竺乾翁○卧龍翁

梁元帝圖宣尼像為贊而書之人謂之三絕

張氏曰三都皆毀而公室疆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

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天子之功也○又曰或問孔

子周流列國孟子轍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亦義不入秦何歟

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後

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其

者不足與有為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扇其淵源

儀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關是急是以魯仲連寧蹈東海不為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矧孔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為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之郊乎孔子順謂秦為不道義所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世守之家法也

或問高帝不修文學何以過魯祠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坑焚不能晦其明也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嘗一日無天理剝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孔聖全書 王 海 廿四卷 五十二

樂之國哉然則帝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股肱孔子以為知大道宋景公災感之變不移於相與氏子韋以為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又見或問武帝表章六經憲章六學而博士唯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為一僅見于小戴記而十二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寥寥無聞斯可歎已

史記三王世家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注鄭元曰孔子受周之

文從旅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

紹興二年十二月五日上曰孔子作經經之祖左氏作傳史之祖也

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者皆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

論語釋文曰未嘗無誨魯讀為悔○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為誠○晁衣裳者鄭本作升魯孔聖全書 王 海 廿四卷

讀升為絕今從古○瓜於魯讀瓜為必○賜生魯讀為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為歸○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

聘禮疏曰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茅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其簡之字數

古者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孔門弟子樊遲為右冉有用矛有若與攻吳之卒皆儒者之事士游於藝未有不習射御者夫子亦曰我戰則克自文武殲

服儒不冠以武事為耻而介冑之夫不知義亂是用長黎民亦曰殆哉

祭遵傳博士范升稱遵曰遵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史記正義何休云孔子集百二十國書

宣王石鼓或曰獵碣延陵墓表俗目為夫子十字碑其事皆不經見始皇刻石頌德亦無勒碑之說古之為碑以識日景節賞揖讓祭牲

唐孔子廟碑文選注云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會要大中五年十一月祭酒馮審奏孔子廟堂碑太宗建立書孔聖全書 王海 廿四卷 五十四

額

益州記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於壁間

宋祁文翁祠碑云公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

韋弘機傳顯慶中為檀州刺史脩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象自為贊勸生徒

史記樂書仲尼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索隱曰孔子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是五章之刺見家語

裴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為介司馬置所

組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氏注因享宴之會賓主之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尊禮而謂之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宋開禧二年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魯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帝此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

孔聖全書

王海

廿四卷

五十五

唐文粹賈曾表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立分至王肅曰孔子云兆園立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罪經見

漢明帝紀永平十五年三月還幸孔子宅祠仲尼注云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漢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群臣中庭北面再拜而進爵而後坐

梅福傳注曰闕里孔子舊里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祭彤傳永平中從東萊符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

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樂侮也

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子廟于故宅閔千餘載未嘗出闕里漢高
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為誰自戴之外外無開追魏齊
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訪見簡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
始詔立周公孔子廟於曾監貞觀定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姓
牢賜幣日增月益

古者惟功臣與祭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
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祀太
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
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從祀矣

孔聖全書

王

卷四

九十六

孔子墓側有石壇○唐朝封禪回謁孔子之壇○宋乾道五年

八月重飾宣聖十哲及兩廡神像

孔林靈芝祥符元年五月乙亥王欽若言祭文宣王廟尼丘山

上有紫氣得芝五本六月乙卯孔林再得靈芝四本○漢宣紀

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地節二年四月集魯郡群

鳥從之大赦

柳宗元傳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
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於武王曰有道曾孫惟茲
德實受命之符後之好怙之徒乃始三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
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受命不於天于其人休符不干祥于

其仁商之王以昌以雉鳴火宋之王以敬星壽鄭以龍衣
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

國朝千家姓宋時百家姓皆謂孔乃角音屬木丘仲俱宮音皆
屬土升官氏之升乃徵音屬火

大明官職 官品門○在外衙門官貴品級云宣聖襲封衍聖

公孔氏子孫正二品司樂管勾曲籍俱未入流○孔顏孟三世

教授從九品學錄未入流○翰林院五經博士正八品○文職

品第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贈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文官服色云一二仙鶴與錦雞三四孔雀與鸞鳳

八九品官并雜職鶴鸞練鵲與黃鵬○正二品月支米六十一

孔聖全書

王

卷四

五十七

石計歲支米七百三十二石該穀一千八百三十二石

支米六石五斗歲共七十八石從九品月支米三石

六十石未入流月支米三石計歲支米三十一石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

御製性理大全序

後學蔡復貴 編述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

孔聖全書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五

乙

世道之責在已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繼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兢兢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

論議格旨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

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三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鐫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觀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孔聖全書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五

二

中卷太極圖附錄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謝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為數往自巽而坤為知來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天地鬼神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為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

取喻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夫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者太極一圖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孔聖金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畫而元有易

中卷周敦頤通書朱子註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又曰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不可以一事言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於顏子

身發見也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性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黃巖孫曰周子邵州即今湖南新遷學

舍釋菜祝詞曰惟孔子道德高厚四句全與此章同文公曰釋菜之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饗不列饌不作樂不授罷賈

公諺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

孔聖金書周敦頤通書卷二十五

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

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陳祥道云釋其日用上下者丁

陰火也火象文文教宣明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通書後錄

楊龜山上程子書曰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子之

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然亦無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

也非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不知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

以起從學之弊也

中卷正蒙張載

天道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
物之不體也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顏子所以
克己持守工夫研幾省察工夫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
其進求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止也極即中道也未得聖道
思行猶勉不可謂之止○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
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間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
孔聖全書 正蒙 二五卷 五

國而會建其德故又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建於禮樂者也
備而後至於禮一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
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
不願乎其外也○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
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佛肸南子苟不以是心至何教
之有是聖人無離畔於此而攀援於彼也○子欲居九夷不遇
於中國度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
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如若顏
子馬牛之問仁子夏子游之問孝各因其
材之高下與其失而告之蓋可見矣○顏子之徒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仲由樂善故車
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
故令內外而成其仁○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
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替見之不同修業如喪禮經界之已
不得不出而修之以敬諸人傳諸後顏
回已有孔子在上所以與孟子不同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不
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弑逆諸侯當
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
賜缺缺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
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

致一也集解曰飛龍在天以德言言其德合於天猶龍之飛於天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勉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輟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蓄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人道其俗達之天下

孔聖全書邵堯夫皇極經世

邵伯溫系述曰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衰者人之事

孔聖全書

皇極經世

王五卷

七

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衰而後有皇帝王霸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遭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興之則為治廢之則為亂用之則為中國舍之則為夷狄五霸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狄乎當時之諸侯去霸

也遠矣繫於狄也不亦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後世之人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觀物內篇

道為天地之本道生一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人能異乎萬民

孔聖全書

皇極經世

王五卷

八

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道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府雖曰萬之又萬其於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府雖曰萬之又

裁

孔聖全書

皇極

全五卷

九

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天時迭聖經更為汚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意言象徵言其言其先後快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皆其優劣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

聖人之
心者也

孔聖金書

皇極

全五卷

十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霸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皇帝王二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至經相為表裏皆相二而成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

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
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仲尼傳堯舜禹者也，人謂仲尼惜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仲尼之道，通萬世而元，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土，非猶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世，書終於魯文侯周之東遷，晉悼公之始，有列於詩，列為王國風。周室之微，四郊之外，有與一小於春秋之詩。春秋始於魯隱公，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於魯。至春秋之所以始隱也，又易盡於未濟卦，易終於未濟者，一治當周平王之時也。上易盡於未濟卦，一亂未始有窮也。

孔聖全書 卷五 皇極 十五卷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乎？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作長，社稷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而降，漢唐為盛，秦漢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皇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四夷。

於岐山，徙於咸陽，兵潰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而天下今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永不，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秦穆公能改過自新，霸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在猶乎也。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功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

孔聖全書 卷五 皇極 十五卷

哉！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畧，謂畧盡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始可以謂之无過者也。身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礼勿視，聽言動心，過之地也。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温如也，如夏煥如也，如秋悽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者，是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時聖經，其道一也。天有常時，聖有常行。

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觀物外篇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也權者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於書郊牛之口傷敗

孔聖全書

卷五

主五卷

主

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僭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如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代鄭書天工符於河陽之類皆所以扶君抑臣而正名分也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

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門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故四國功之首

罪之魁也○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使能絕去是

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孔子之言本

於公傳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堯齊又與湯

武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劉恕曰易

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

又誰怨二者意殊志及蓋稱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

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

不移故也○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補註曰孔子大聖豈

特為魯國一儒而已哉實萬世之大聖也○盜跖言事之無可

奈何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

不可強此言有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無為無所

朱子易學啟蒙

孔子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一十有五地數三十九

鬼神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
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於無不管於是焉故
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
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
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
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
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
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
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
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
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
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
十有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
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
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
表裏者可見矣○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
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
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

孔聖全書

卷之五

主五卷

七

孔聖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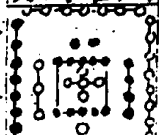
卷之五

主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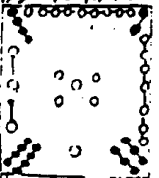
六

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
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
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
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
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
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
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
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
可以為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
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河圖象數



天地二五之數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天數十地數十
積數三十凡五十有五



初曰五行次曰收用蓋天之
數有四曰陽五陰五五陰
則星次之曰角三陰次之曰明用
積數六八合用無誤次九陽陽
積數六八

朱子家禮注

司馬溫公曰世人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殮歸葬
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飲以戒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
况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人於荒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

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會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
子死葬於麻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
可也豈不猶愈於楚之哉○司馬溫公曰古有大勲德名之鐘
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
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
賢邪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
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
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
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今既不能免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
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
孔聖全書 卷之五 家札註 五十五卷 九

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盡底士不知道
民罔恒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異或又曰夫子所不語也季
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貫條
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蒸
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
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

朱子曰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此是
也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勿謂
鬼嘯鬼火之屬則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如家語云山
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音墳又羊豈是
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但非理之常故謂之怪
異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湏理會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朱子曰子孫遺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
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天子統攝天
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聖賢道在
孔聖全書 卷之五 家札註 五十五卷 十

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
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孔子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義不成
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
考之心相通故於四時而設祭

性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
統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
賦予更無他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
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

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朱子曰。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

氣質之性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謂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朱子曰。問顏淵不幸短命。伯平

孔聖全書

性理

卷五

廿

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而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高底固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

心

北溪陳氏曰。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

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頂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直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班爵法制之未詳。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欠缺未盡處。

道

五峯胡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仁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北

孔聖全書

性理

卷五

廿

溪陳氏曰。龜山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孔孟皆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以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言惻隱之心。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

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無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之，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孔聖金書

性理

卷五

忠恕

北溪陳氏曰：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

道統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名庚嘗於一郵亭，傳述文書，梁間見此語，笑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周子，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現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

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之得統於堯也。禹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之得統於堯也。禹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之得統於堯也。

孔聖金書

性理

卷五

忠恕

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冊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

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傳統於
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
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
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弟子得於大
學之義故其親授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
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
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
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序者
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

孔聖全書

性理

三才卷

五

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
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朱子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以大學
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
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
此又朱子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
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
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
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聖賢總論

程子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

志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又曰元
氣會則生聖賢又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
猶巧工也剪綵以為花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者自能則
無之也

朱子曰聖人憂世覺民之心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
中休沐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
人處心相與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
二者氣象又為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
心則有感而後見爾

孔子

孔聖全書

性理

三才卷

六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
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
義若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
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
矢隨印轉將遂得行○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
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
吾不復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
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垣說其若孔子
諱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有為也○問聖人汲汲皇

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
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
不仕○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
又自不同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
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孟子

程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又云景星孟子泰山巖

孔聖全書

性理

孟子

卷

巖之氣象也觀其言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
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第孟子儘是雄辯○或
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
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
無不可為者也○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
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孔子自言好古敏
求又言不如丘之好學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非妄言以欺
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
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
旋而不舍我知其父於仁矣○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
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思不倦
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
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
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朱子曰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
平實

孔聖全書

性理

孟子

卷

總論為學之方

張子曰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亨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
如孔子問於老聃其弘恕子貢罕賈聚天下眾人之善者聖人
也豈有得於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龜山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如子貢問政疑所可去
孔子答之以去兵矣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
不立之說若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蓋嘗謂古
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勉齋黃氏曰孔子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

勉也。蟹不如螭，鵠可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類乎大賢也，而好學，克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

存養附特教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曰日躋，曰篤恭，而三下平。○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開聚，如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如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孔聖金書。○性理 十五卷 元

無見，全不省事之謂曰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放縱，便是敬。上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二及夫子答子路之間，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伊路大儒，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階梯，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

致知力行

臨川吳氏曰：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

而後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憚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勿憚改之意也。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生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第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

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談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致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頃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僭已自私則一

孔聖金書

金性理

金十五卷

三

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之類是也又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教人

藍田呂氏曰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即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子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折其盛衰小大

之不齊皆澤豈私於物哉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略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人論

集賢曰家語後序云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母出妻故稱孔氏三也出妻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頗關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以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天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養而已效之便是

孔聖金書

金性理

金十五卷

三

師也故有得其一章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而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已門人築室於場三年然後歸則亦終三年之喪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絕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

讀書法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示爾

楊龜山曰史固不可不審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不留意六經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
魯齊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

科舉之學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譏遠見之士據吾所見而為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論文

孔聖全書

性理

王孟卷

三

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繁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

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繆用其心陷溺其害甚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也

老子

程子曰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朱子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則齊見不賢則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

孔聖全書

性理

王孟卷

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武子十三篇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死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真有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武子十三篇

不惟武入之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
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格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叛王
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

荀楊王韓

王通中說一書却是要學孔子他死時只三十餘歲做許多書
詩如錄書錄詩元方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
王通未二十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

管仲

凍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不勉之
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
孔聖全書 性理 卷五 五

勉齊桓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
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
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
為天下莫已若也朱絃而鑲簞炭坵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
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屈原

朱子曰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過
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
過於中者故論其大節而其他細行之不能皆合於中庸者尚

何說哉

武帝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
至於亂亡者有四事高帝寬大文景重養得民也深未能養民
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
禮文之事二也輪臺之詔蓋真知悔者三也能審於付託昭帝
之初元光當政惠澤復流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
其祚然其能卒知悔者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
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漸一不審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
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孔聖全書

性理

卷五

三六

諸葛亮

程子曰孫寬曰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諸侯
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
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弑一人邪
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

聖學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
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
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治道

朱子曰禮時為大古禮變碎繁元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王霸

和靖尹氏曰孔子謂九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彼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於仁也孔孟之意則同

孔聖全書

性理

二十五卷

三七

禎異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平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論刑

象山陸氏曰夫五刑五刑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

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世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便匿之地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惡惟輕使其無疑則天討豈可失哉

詩

鄧子容人書意曰仲尼言正性子與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側而莫之凌○朱子感興詩曰淫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陪反袂空漣湔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矣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述先幾

孔聖全書

性理

二十五卷

三八

晉陽唐肅昨王明紹集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膏夫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武后鑄銅柱高一百五尺復崇崇淫毒穢宸極雷煥燔蒼穹何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東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此篇唐室君臣之失刺史筆太史受筆程子之門其作唐鑑於中宗廢建之後每歲必書范帝在房州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文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衍數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繁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明寒水魯叟子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程子誠明吟曰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朱子述古贊曰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類超群倫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流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闡微如日之中爻暨末流淪於術數便句成欺黃裳亦誤出地方胡氏藏會本有傳上之心曰僕句成欺者會欲欺人借主以成其欺也南齊將叛得黃裳之占以為大吉後大敗著廟孔聖全書
之舉事正反乎黃之中大哉孔子晚好是書彖編既絕八索以往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降降飛潛曰是曰蹇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上古伏羲中古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之言解易此放肆於文詞者也如焦贛京房以災異分卦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淺有日以推易此拘泥於象數者也維用存疑敢曰垂後夏輔曰定古易十二篇分伏義卦畫文王卦辭周公文辭為上經第一下經第二孔子十翼傳分為十篇系上傳第一系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系下傳第四繫詞上傳第五繫詞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各篇自為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從之補註云彖皮也古者竹簡以皮穿之孔子玩易之又竹簡所穿之皮三次斷絕也又按孔安國曰八卦之說

謂之八索也求其義也先君子生於周末辨易道以黜八索是以垂世立教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

孔聖全書

性理

二十五卷

四

中卷曰孔六帖

天○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
明天文○子貢多言尼父未賢其屢中得龜或信子產猶謂其
焉知

雷○敬怒孔子必變納麗盧舜不迷

霜○春秋符曰王者政令苛則夏降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

津渡○忘子產之誠既聞狎而玩之子產曰水懦弱人狎而玩之棄仲尼之

言果見蹈而死者見蹈而死者

象環○孔子土魯佩象環五寸象牙有文理言似已有文章也

孔聖金書

六帖

二十五卷

四

五寸法五行環者取其循環似已德之無窮

仲尼壁○後漢鍾離意為魯相省視孔子受經堂男子張伯刻

章得壁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曰甕中素書子壁有七張

伯取其一意召問伯伯叩頭出之

布○義皇造布孔子作緇布冠

閭里○後漢張湛縣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下步主簿

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如也

堂○老子見孔子偃堂而應

衣服○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大也大掖之衣君子

有道者所服也○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怪與

席○孔子曰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

造酒○後漢末年饑饉操製酒禁孔融頻爭之多慢之辭

融難操書曰堯非千鍾無以達太平孔非百以灌上聖而

是觀之酒何負於理者哉

食○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餐以待已

名子○孔子子生三月有贈鯉魚者乃名子曰鯉

兄弟○子曰兄弟之喪存乎書策矣言其有常禮也

女○後漢孔融被誅女年七歲男年九歲寄他舍主人有遺肉

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顏知肉味乎

醜丈夫○子張難能稱未仁於言愷高柴甚惡推至孝於孔門

人篤孝知各於孔子門荀晝美之可嘉雖孔醜之何害

長大人○孔子長九尺伍子胥長一丈

富○子曰小人富斯驕驕斯亂故聖人之制使人富不足以驕

也○無德而貪子罕謂之喪寶不義而富仲尼喻於浮雲

貧賤○子曰小人窮斯約約斯盜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貧不

至於約○所取者廣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孫樵與賈

生書六經作孔子述述不滿矣孟子述子思坎軻於齊魯馬遷

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潘谿公

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餘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隱逸○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

姓氏○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冒氏族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麟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笑○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山遂名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人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

孔聖全書

六帖

卷五

四

子生與父同日名曰同

喜○史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

孝○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

命○竇威仲尼棲遲不偶高竇贊曰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雖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荀悅哀王商論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仕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蜚螻皆得保其生

謙讓○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容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德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

恭敬○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野勇○子曰平莊子之勇可謂成人矣謂刺兩虎

言語○文子之賢則聞訥訥而仲尼之聖且貴便使

析穰○帝問析穰之數李藩對曰孔子病止子路之穰漢文帝每祭枋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

孔聖全書

六帖

卷五

四

好客○四鄰之賓客入者悅出者譽延譽於言光名滿天下入者不悅出者不譽汗名滿天下名之為貴財安可有財不足也仲尼曰君之明也

圖書○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祖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會孫稽揆典籍信哉唯茲德實受命之符

封禪○蘇頌東封朝覲頌序曰國鄒魯宋泗乘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車聖人之清蹕大禋旅之數重褒成之祿增作四而籍言七也

月唐文粹

登遐○大戴禮云孔子曰黃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自氏云天
七月之禮異
百年之神

對問○許康左為侍講帝讀春秋至閔殺公子餘祭問閔何人
耶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喜笑解後觀書遂萊殿召李訓
問之對曰古閔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道孔子書
之以為戒帝曰朕適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
遂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矣

諫諍○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孔子曰
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君子馳其親
之過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無怨可謂孝乎

孔聖金書 六帖 卷二十五

教化○章弘機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僻不知文儒
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敦勸生徒
跡是大化

舉選○以貌以言宣父尚云有失則惠則哲帝免亦曰其難

刑濫○正經三百孔父創其威儀大法三千蕭何設其條貫非
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賊賄○交趾太守坐贓伏法資財簿入司農顯宗班賜群臣鍾
離意字子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帝怪之對曰孔子忍渴於盜

泉曾參迴車於勝毋惡其名也此賊穢之物誠不敢拜帝曰清
平尚書之言更以庫錢三十萬意

寃獄○治長非罪始因尼父而知叔何無辜終俟祁奚而免
寃死事○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附附死者也先
亡者則民可以託託言不偷於死者

獻捷○漢陳湯斬郅支者上疏宜懸賞街街即間若今鴻臚
館丞相匡衡大夫繁延壽以月令春當掩骼埋櫓勿宜懸將軍
王商以夾谷會孔子諫優施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
詔將軍議者是也

琴○伏羲作以防心孔子聽而得意韓詩孔子學琴於師襄子
曰丘得其意文曰得其人矣洋洋乎翼翼乎其惟文王乎
死○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神宗元

孔聖金書 六帖 卷二十五

過禮○孔子曰先王制禮惠其過於制也

冠禮○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宋其祖也

宴○孔子曰敬則用祭器祭器饗餼之屬有好事於賓客則用
之謂饗食也

制樂○欲依反音而定克振六代之音將使在齊或聞必忘三
月之味○元植樂府古題序或曰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

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操齊竽作維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
不於魏漢而後始亦明矣

葬○子曰傷財過禮傷生過數漢光武薄葬詔曰曾子事親竭
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其令天下薄葬

齋。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齋者止樂。

集賢學士。○鄭覃遷安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帝釋談議，頤陛下不取也。

田制。○張或、桑洪、羊評、李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此言孔子書

祈禱。○黎幹復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澤雨。

敬遠。○子曰：夏道，周人皆事鬼，敬神而遠之。

知亡日。○夫子早作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是孔子自知亡日也。

寇賊。○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契券。○聖人執左契，左契心也，左者不用之地，以喻無為，又云左陽也，心藏陽也。

功課。○孟子曰：魯桓公獵，獸而祭，孔子亦獵，不違衆也，較事多。

也。

文教。○李庚西都賦，闢孔子之學堂，以二代之風雅，以王者之文教也。孔子學堂見搜神記與此說

儒教。○文粹儒而開大教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遵其元命，可以致于清寧，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于雍熙，遵其禮讓，昭其夷曠，可以致于和平。

師。○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問張胤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

詩。○若過庭之訓，不學風雅之言，則入國之人，焉知敦厚之教。

書。○文之將喪，焚棄於秦坑，道之既行，啓於魯壁。

易。○九聖之微言，自伏羲又曰：仲尼讚易道以黜八索，○六爻之變三絕之勤，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建陰陽天地之情，位以為易，雖有明智之心，進必斷其志焉。

春秋。○經者夫子之文章，傳者丘明之善志，子夏不能措辭，元凱猶其成辭，仲尼明周之志，傳序曰：蓋周公之丘明授夫子之經，序曰：左丘明漢藝文志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畏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左氏公羊穀梁鄒氏齊氏，○韓文論史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常仲儒文宣王廟記曰：非聖人之作

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

九流○子曰使乎使乎言常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而棄信也

惡○贊皇一品集曰孔子其徒三千不可謂之朋黨

愚○禹崇見非於孔門王陵獲稱於漢氏子曰崇也愚漢高祖曰王陵少意

鳳○孔子從鳳○孔子欲居九夷從鳳鳳遇亂則居夷狄

鵲○左傳曰有鵲來巢書所無也童謠曰鵲之鵲之公出辱之鵲鵲之巢遠哉遙遙鵲鵲株株公在乾侯鵲鵲鵲鵲往歌來哭

雀○公冶長解雀語得免罪

孔聖全書

木帖

王五卷

四

麟○孔演圖云麟仁獸木之精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

內共一主也○孫樵曰麟出豈妖孔子云亡○書表微麟臺碑

銘曰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於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

季孟季孟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自隤

於淺夫○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

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

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待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

已多不可偏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

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

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 魚○孔子生子三因以名子

中卷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之

選舉考 任子

孔子孫孔光子男放為侍郎

學校考 祠祭褒贈先聖先師

朱子曰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後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

奠却乃陳簞簋豆於地是甚義理其幾番要頌宣聖於地

上如設席檟楹祭時却自席地每說與人却道差異其記在南

康後說與交代者云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

可也

高宗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國子司業請幸學從之詔曰

孔聖全書

通考

王五卷

辛

偃革息民恢儒建學聲名不聞輪奐一新爾等擴望幸之忱述

諸儒之志遠繼橋門之盛願觀雲輿之臨請既方堅理宜從欲

將欽謁於先聖仍備舉於橋章

職官考 縣令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

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魯衛謂之宰孔子曰尹曰公楚謂之曰大夫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

矣

郊社考 祀五帝

楊氏曰愚按家語五帝章注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

後世識緯皆為之名字如靈威仰而下是也但此章所謂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恐非夫子之言何也以易論之神為父母震巽坎離艮兌為六子卦畫固有此象矣然序卦言出平震齊乎巽自震巽而下皆天帝之為也謂在天有五行政生物則可謂五行佐天生物則天與五行為二公是以程子曰不知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時名曰五帝鄭東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為祀五帝且

孔聖金書

通考

二十五卷

五

據緯書為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威南曰赤煙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為如毛公所謂元氣皇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元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自謂謂若以為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王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則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美今因疑緯書靈威仰

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耶亦過矣如日月星伯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為各有名稱其者為之姓字其去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宗廟考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禘殆知其數而遺之不亦失之遠乎

孔聖金書

通考

二十五卷

五

樂考 絲之屬 雅部

琴操陳氏樂書曰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為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為典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孔子之將歸衛蘭曾子之歸耕殘形而作殘形之類大抵因時而作豈為憂憤耶

夫子琴

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十八樣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子靈和琴五等而已餘皆求意新快奇終古制君子不貴也○孔子長三尺六寸四分與周尺合

樂歌

徹樂 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非為不應作而應懸也

王禮考 國恤

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然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夫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之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

刑考 刑制

孔聖全書

通考

二十五卷

五二

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峰以為舜典所謂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朴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蓋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亦以示戒愚以為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奉奉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為聚歛征求設也審矣獨欲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子取之乎

經籍攷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已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

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荒誕故無取焉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云○長樂劉氏曰此經言衰周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金華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讀繁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

孔聖全書

通考

二十五卷

五四

不能也觀其教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闢而不明鬱而不發之憂而此段議論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

夾祭鄭氏曰肅何入咸陽必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

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此不因秦火

按秦焚滅經籍坑戮儒生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又曰詩書有案之語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釋氏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豈知秦焚七廟而其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曰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宅

孔聖全書

通考

二十五卷

五

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

春秋經解十五卷

朱子語錄曰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春秋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胡文定春秋傳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切怛

物異考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固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已意而証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為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舊作春秋傳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貶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祥畧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又曰宋之五石六鵠可以為異矣而內史叔與以為比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女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啣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闢兒入竈者宋無忌之妖蛇啣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闢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為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患觀叔與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與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可以為通論○按古今言災異者始於五行傳而歷代史氏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君某災證合某應如醫師之脉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太牽強而拘泥老泉之論足以正

孔聖全書

通考

二十五卷

六

史 78-213

其鞏強之失夾漈之論足以破此。泥之見然鄭論二歸之妖妄而以爲本無其事應則矯枉。至於過正矣是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如蘇論之正大云。

芝草

宋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遣官祭文宣於孔林得芝五株色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幘之象詔遣內侍祭謝復得芝四本輕黃如雲氣之狀又州民所得二十六本。

羊甌

史記魯定公時李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龜若羊在魯之屬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之言而聽

孔聖金書

通考

十五卷

七

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公失其所而拘於季氏亦特拘於家臣也是歲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出亡。

鼠妖

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自辛惡如彼親見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又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哀公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不悟身奔於越孔聖金書中卷卷之二十五終

孔聖金書中卷卷之二十六

中卷聖集楚檮杌

後學蔡復常編述

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楚焚檮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伐原

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孔聖金書

通考

十五卷

七

晉伐楚

平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公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

祭不踰望

王履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望望離潭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廖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可其霜不亦宜乎

七書

晉書

卷六

二

中卷漢司馬遷史記

三代世表

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凡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后稷生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魏為姬氏為有文王也

十二諸侯年表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若莫能用故論史記舊聞與于魯而次

孔聖金書

司馬史記

卷六

三

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麒麟○按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謂定哀多微辭也○又按太史公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如于周敬王二十一年肯定三十三年蔡成十二年鄭聲二十二年宋景三十八年俱書孔子卒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闕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公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子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故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八書

夫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合不傳傳其人

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封禪書曰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如而王封泰山禪于梁王者七十餘王矣其祖豆之祀不重益難言之

三十系家 齊家

景公四十八年由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請合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

魯世家

定公十年公與景公會于夾谷孔子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太史公曰

孔聖全書

司馬史記

十六卷

四

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晉世家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符河陽者春秋誦之也

鄭世家

子產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闢子產死孔子為之泣

孔子世家

孔子非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何也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進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世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故亦稱系家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于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壬圩為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楚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戲時嘗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寢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鄆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于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與往陽虎請曰季氏享上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按釐子死在昭公二十二年此文誤也誠其詞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諱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

命茲蓋恭故賜銘曰考父廟而勤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釐子是弼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湯之後而弗父何殷

也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懿子皆孟釐子之孫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一

季氏之史也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

魯斥乎齊遂平宋衛困于陳蔡之間于是反魯孔子長九尺六

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

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

孔子世家

司馬史記

十六卷

五

問禮益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
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
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無以有已孔子
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渴六卿擅權東伐
諸侯楚靈王兵強陵轅中國齊大而近于魯魯小弱附于楚則
晉怒附于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
孔子益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
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
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壘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
孔聖全書司馬史記三六卷 六
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
邾昭伯以闕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
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于齊齊處昭公乾候其後
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
語樂聞昭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于孔子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于孔子孔
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嬰嬰進曰夫儒
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
矣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

禮樂缺有間案禮樂自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禮樂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
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
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五
年夏季平子卒桓公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常昭曰
也故謂之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半也丘聞之木石之
怪變音罔聞音罔聞一足獸狀如人也越人謂之山魃是水之
怪龍罔象龍罔象不常見故曰土之怪墳羊雌雄未吳伐越墮會
孔聖全書司馬史記三六卷 七
稽三魯哀得骨節專此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
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重
此為大矣吳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
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氏
何守也仲尼曰汪罔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殳音姓
在虞夏商為汪罔氏于周為長翟今謂大人客曰人長之幾何
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也之數之極也于
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
逐懷公山不狃止之不狃為季氏宰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
于怒陽虎囚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亦幣于

公室階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孔子
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
八年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仲孫氏孫孫孫故曰三桓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
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其
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按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今費小僭庶
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
其為周東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
方皆則之家語作四方言魯國近東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
為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與齊平成也齊大夫黎錞言
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
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
司馬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上階三等以會
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酌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
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旌旄羽葆音弗美矛戟劍撥音伐大鼓
譟而王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
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此請命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
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

中之樂景公曰諾僂僂佻僂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
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非當誅誅當而請命有司有
司加弔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
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
罪于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賢小人有
過則謝以文右悼之則謝以實子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
陽龜陰龜山名山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
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三堵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都于是叔孫氏先墮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
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
克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姑蔑魯國下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成城也公飲處父成
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
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城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
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以賤下人
則心有不樂以貴下人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
月弭弭豚者不飾賣男女行者別于塗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至皆予之以歸齊人聞
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有在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

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膚遲乎？于是墨子
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衣衣而舞康康。文馬三十，馬遺
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
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行因出觀之，久也。息于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桓子
大夫孔子遂宿乎屯。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
吾歌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無敗。孟優戲
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友。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
嘆曰：夫子罪我以辟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
孔聖全書 司馬史記 卷十一 十

長地，有月餘，反乎衛，主蘧王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察欲與寡者，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
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
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音為
弗見，見之禮客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
次，乘招搖也。朝市道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
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公十三年，孔子
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
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
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
謂子貢曰：子卿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
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若喪家之狗，王肅曰：主
狗不見，飲食故棄，然則不得意孔子生，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
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于司
城，具子家歲餘，吳王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
祭，矢長尺有咫，名聲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陳湣公使人以
車如仲尼之館問之，元年立，定四年卒，湣公六年與十三
年，孔子在陳則此，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

王充商通道千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萌來貢而使無忘職業
于是肅慎氏貢柁矢石弩其長有咫先生欲昭其令德之致遠
也以示後人使求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
上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
之一節使無忘服也服從于王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君若使有
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
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子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
孔聖金書司馬史記二十六卷 十一
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
可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
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
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
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死之而不達也人有保西河之志河在衛地非吾所伐者不
過四五人靈公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
胎為中牟宰晉大夫趙簡之邑趙簡子政中行伐中牟佛胎
使人招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事者
君子不入也今佛胎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異言

也不曰堅平磨而不礪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繁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簣而過門者有心哉擊磬乎硯硯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
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也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聞曰已
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聞曰已習其志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
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
眼如望羊也視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
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
于河而聞竇鳴犢或作鳴犢作鳴犢或作鳴犢犢華一作犢華一作犢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
孔聖金書司馬史記二十六卷 十五
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嘗鳴犢犢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
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剗胎殺
矢則犢犢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
凰不翔何則君子歸陽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
而況乎丘哉乃遂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曲而反衛又主
十伯王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狙且之事則嘗聞之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在魯哀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
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

哭而入遂屠焉。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瞶故也。夏魯桓魋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于桓魋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頃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君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孔聖金書 司馬史記 卷十六 十曰

諷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迥他日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孔子問之曰爾何不對曰其為人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之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

入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櫟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東公七年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入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幾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于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甬不修甬道，而來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計何為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後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甬多財，吾為甬宰。則者也為汝主于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孔子至，居歲餘，將去，楚昭王曰：寡人聞孔子之說，自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邑？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既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繒微百牢。此哀公七年時也。周禮上索今吳微百牢不識禮故。子貢以同視而吳止是微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

孔聖金書

司馬史記

卷六

六

在外蒞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子衛，衛有欲得孔子為政于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哉！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帥，與齊戰于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東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即魯不見有在陳之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政太叔，名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在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以鳥喻已，以木喻國。文子問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平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序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矣。

孔聖金書

史記

卷六

十七

戶視申迷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祚席故曰關雎之亂必
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
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書編
三絕曰加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
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
以道為度哉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無可無
不可變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
時有所慎齋戰疾子罕言利命與仁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其于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
廟朝廷辨辨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與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入躬門鞠鞠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
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瘠瘠者雖童子必
變三人行必有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
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
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
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度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

孔聖金書

史記

中卷

十八

生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抗御乎執射乎我
執御矣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賦
春秋之叔孫氏車子鉏商或曰子為性非是以為不祥仲尼視
之曰都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二吾已矣夫類子死孔子
曰天喪予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十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
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知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故曰唯天知已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小達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
弗乎君子疾役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
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掩
魯親周魯隱公曰天子修春秋以魯為上故云掩魯時故殷運之
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具楚之君自稱而春秋貶之曰子踐
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
以經當時貶抑之義後有王者舉而問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
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所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也至
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實一辭弟子受春秋
孔子曰後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于
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秋道適于門曰賜汝來何苦
也孔子因歎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孔聖金書

史記

三卷

十九

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兩柱門，昨暮，子夏坐黃兩柱之間，子殆放人也。後七月卒，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哀公諱之曰：「昊天不弔，不勅遺一耆。」謂孔子也。仲屏余一人以在位，我余在茲，嗚呼哀哉！尼父之曰：「夫自往也，言元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明夫則微，失志為昏，失所為微，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明也。謂一人非諫侯也。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必喪畢，相訣別也。而去，則哭冬，其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家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家者，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孔聖金書。史記。卷二。王卷。廿一。

准太守、參卒、安國生、中、生驥。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七十列傳 老子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仲尼弟子

仲由字子路，子之野人。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犢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因門人請為弟子。後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而果死。

宰我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因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罷木賜衛人字子貢，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園，

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其詳見家語此未盡錄

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有若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並立為師以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者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文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

孔聖全書

司馬史記

二十六卷

廿三

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避之此非子之產也遂避師位

洪邁曰史記謂有若無以應弟子請其避座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事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皆如是哉檀公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食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致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

人所傳者道豈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圖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畧等此又可笑也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游藝合志同方將帥官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龜策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陽泉漁者預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寢于宋元王元王趣駕送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又曰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霆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

孔聖全書

司馬史記

二十六卷

廿三

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元主於是擇日刺龜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蟇蝓于鵲騰蛇屬之神而殆於即旦蛇之蟠黃金有疵白王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除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固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其貴亦有所不如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漢書曰孝景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好狗馬音樂口乞難言王初治室壞孔子舊室以廣官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漢書五行志曰魯昭公十九年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又曰哀公三年地震仲葉而季氏強

漢書曰董仲舒說武帝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粟麥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粟麥無令後時

晉書曰趙王倫既還誦事實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孔聖全書

漢書晉書 卷六 姑

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雠武庫火華頠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放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塵而飛莫知所向

晉書曰裴頠為國子祭酒六經喪亂禮教陵遲環上疏求立學徒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講堂東門闕刻石寫五經

晉書曰謝尚字祖仁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鯢嘗攜之或曰此兒一座顏面也尚應聲曰席無尼父焉別顏面一席之氣莫不敬異

晉書禮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大聖終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號褒成侯

本孔子後魏黃初三年以義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後魏高祖孝文帝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從征齊軍帝令勰為露布勰曰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羣臣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煩帝文人咸謂御筆帝曰非兄即弟誰能辦之勰對曰子夏彼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今來

隋書曰蘇威嘗謂煬帝曰先臣謂臣唯讀孝經一卷可以立身何用多為帝亦然之何安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斯言威不從命是其不孝若無斯言而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豈孔聖全書

隋書唐書 卷六 姑

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旨乎

唐書曰仲尼曰寬濟猛濟寬仁義之道猶不行徧何況於不仁乎

唐書曰長慶中問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何如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之要真可謂聖人至言

唐書曰太宗幸國子學視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問俱稱大孝而今獨為魯說不為問說何耶答曰魯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曰朕聞家語云昔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根曾怒投大杖以擊其背參手

仆地絕而後蘇孔子聞之語門人曰來勿內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篋則受大杖則走參欲于父委身以待暴怒臨父于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志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乎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為教勞而非法可謂孝之道邪○唐書曰開元十三年兗州奏白雀見景戌上謂宰臣曰往者史官惟記災異持令王者快而修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天下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孔聖全書

唐書

卷二十六

七

唐書曰高宗時突厥犯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鳴鵲群飛入塞相繼蔽野遠人相驚曰此鳥一名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及是春還復北飛至靈夏悉墮地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香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于萬類故吉凶兆于彼禍福應于此聖王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全也故漢高祖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已之將死夷羊在收股紂以滅鵲鵲來巢皆昭出泰象舞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貶是故君子處恭寅畏必異義雖在幽獨如承大憲知神明之照臨慎患難之及已也雉升鼎耳殷宗側身修德鵬止生隅賈生作賦以無患者德

勝祥也

宋書曰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人崇敬之莫犯也江夏王義恭悉遣人取之父老皆歎息宋書禮志曰晉清河人李遼表曰公父先臣臣緩集邦邑歸本朝以太元十年遣奉表路經闕里過觀孔廟庭宇傾頽執式頽圯萬世宗匠勿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華未與復聖祀修建講堂至十四年奉被明詔採臣鄙議勅充府卿郡准舊營飾

孔聖全書

越絕書

卷二十六

七

中卷東漢袁康越絕書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皆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今未亡宰嚭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聞之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禮樂往奏於越句踐乃身被賜一青鳥夷之甲步光之劍伏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問下孔子有頃

稽一作到越。王曰：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思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一作越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不答，因辭而去。弟子莫能從。吳越春秋同

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犛犛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陳操以求之，文種非孔聖金書。吳越春秋二十六卷 尤

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承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于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強秦，後其世，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遠，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綴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

懷聖承敝，無尺土所有，一民所予，睹離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豈功掩過也。

傳曰：孔子去魯，膾俎無肉，曾子去裏，蒸羔不熟，微子去比，于死孔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可奈何。

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崔駰曰：問娶之孕，既麗且閑，紫唇皓齒，雪白玉暉，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于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而浴集，王喬忽而墮雲。

孔聖金書 吳越春秋 二十六卷 尤

吳越春秋

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大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且懷九於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恰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道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起於後，條曳腰鋒，距而殺其形，失其螳螂之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其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螳螂之危，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墮其旁，聞忽陷中，陷於深井，臣故拾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

豈過于期但貪前利不

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

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袍聽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變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事蓋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官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

中卷氏族大全

孔魯國子姓之後微子修封宋弟微仲衍六世至考父主孔父嘉子孫以王父字為氏鄭有孔張出于子孔衛有孔悝有孔達出於姬姓三同而族異也

孔聖全書

氏族

卷十六

三十

先聖世系

孔父嘉四世孫為叔梁紇主夫子三鯉過庭聞詩鯉之訓孫伋受道于曾子作中庸一書先聖之後世為曲阜今襲封文宣公至宋仁宗朝改襲封衍聖公

又云孔子黃帝之後三十世至帝乙微子啓封於宋八世至孔嘉父又五世至叔梁紇生孔丘年七十三葬魯曲阜城北泗上廟在兗州仙源縣西今闕里之舊宅也魯哀公諱尼父漢平帝諡褒成宣尼父後魏文帝諡文聖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高宗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玄宗諡文皇帝宋真宗諡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北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周靈

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孔子生於魯國兗州鄒邑縣平

晉昌里實陽公後第九代襲公二十一年也沙股本紀孔子叔梁紇為鄒邑縣宰先娶施氏女生子孟皮不才後娶顏氏女名徵在夫婦購尼丘山神而生孔子生而有髭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垂手過膝河胥汙口龍顏鳳顙鳳顙燕領虬姿虎視有中和之德水粧而素色溫而厲有四十二表自易姓孔氏父曰丘是先殷之後裔諱考叔弗何祖焉至紇移居于魯易姓叔梁後孔子追姓先王姓字以子配一更姓孔氏是不忘本仁也學無常師自然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大宣文教矣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及魯修文教於洙泗之濱祖述堯舜憲章文

孔聖全書

氏族

卷十六

廿一

武之風約魯史而修春秋明王室衰諸侯霸乘逆得失絕筆于獲麟之句也而傳有五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邢氏剛詩三百而詠國風雅頌正變之道也而傳者分為四詩毛韓魯齊詩以關雎首之鳴有夫婦斯有父子君臣之道三綱逆順辯其國政定尚書凡百篇始于二帝以及三王典謨誓誥之文備悉明也秦火之後漢儒伏生口授二十餘篇正禮樂有禮記四十九篇而以曲禮首之終於喪服之制俾夫孝弟施行安上治民廣大悉備而傳者徐生首焉周禮有六官之屬明宗廟社稷王侯等差朝聘典儀大全其式矣贊易道始于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萬物生焉作十翼書以明之謂上繫下繫上系下系上

下象文言說卦、繫辭、雜卦、而傳者古今衆矣。資學三千、達者七十、又二十四科十哲、子鯉、伯魚、孫伋、子思皆預其數。七十三歲而薨。佛先三百九十九年矣。

中卷本朝薛應旂四書人物考

魯定公

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惧乃止。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以晉受陽虎也。十二年使仲由毀三都。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三日。孔子行。

薛應旂曰：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孔子則自謂不能。以季

孔聖全書

人物考

卷二十六

廿二

氏待之，卒受女樂而怠政，又奚足論邪？

哀公

十二年公以幣如衛，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侍坐于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啜桃。十四年六月，齊田常弑其君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公不聽。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哀公誄之。

哀公，魯之庸君也。受制季孫，不能專用孔子，卒致奔播以死。何足論哉！然于孔子之誄，則知哀而稱尼父，于康子之弔，則知惡而為之降禮，一念之明固自有不可泯沒者在也。

靈公

公，魯公子，其父原叔之後也。孔子至衛，靈公聞而喜，郊迎。

孔子主於顏濁鄒家。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

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居頃之，或謂孔子于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居十月，去衛月餘，反乎衛。主選伯玉。

家。靈公夫人南子請見孔子。見之。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於是醜之去衛，既而復反乎衛。主伯玉家。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遂行。太子蒯聵與其戲陽欲殺南子。夫人黨之，俱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

靈公游于郊，令少子郢僕謂郢曰：太子出奔，我將立若為後。郢

孔聖全書 人物考 卷二十六 三

不足，以時社稷君更圖之。是時孔子自楚反乎衛。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公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不得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反魯。

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孔子顧反覆于衛者，豈直接遇以禮哉？嘗觀魯哀公問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曰：抑有衛靈公乎？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又有士林國者，又有士曰慶足者，靈公皆愛而任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衛靈公郊合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以此取之。雖次

之賢不亦可乎先是獻公三年子產適衛見蘧瑗史狗史鰌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然則孔
子之所以不與衛絕者豈亦以是乎至論孝公春秋史記皆
無之而朱子疑其為出公者則恐其未必然也蓋靈公既卒
衛人欲立公子郢再三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為而
上則南夷叔齊之風者也時孔子在衛而聞有公養之禮
此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為也若輒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
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哉而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為哉
衛人雖無知拒父者又得以孝謚哉

陳侯周

孔子傳

人物考

卷十六

子

陳侯周之後嬀姓嬀為庶人時居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周武
王封嬀滿于陳以奉嬀祀陳至懷公卒立周是為湣公湣公六
年孔子適陳是時魯昭公卒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然之吳
王大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告急于楚
昭王來救軍于城父吳師去時孔子在陳思歸

孔子傳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二十一
日庚子生孔子其年歲皆同孔庭

余觀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謂孔子微子之後孫其於聖人之
世豈不亦頗詳盡哉但夫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蓋當其時已傷文獻之無憑矣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三不窮而盛德大業於是焉
出孔子固太極也雖謂神明有自而其贊世之詳畧畧輕重
焉朱子嘗節史記之畧亦于疑者不入蓋傳言也焉遷以夫
子素王列于世家而鄭玄滌所編通志畧則收入列傳云

孔子門人傳

顏淵

顏回曰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
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
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
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
而已

孔子傳

人物考

卷十六

世

孔子農山之遊顏子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及觀魯論問
為邦是豈不欲仕哉而道大不容則其所見于當時之君者
已灼知其不能用矣所以簞瓢陋巷終身不改其樂也夫子
獨稱其好學而無所不悅不遠如愚其默契傳心之妙固七
十子之所難預聞者矣所謂用行舍藏唯我與爾有是者豈
虛也哉

閔子騫

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為費宰而問政于孔子及觀孔

子六轡六官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天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辨矣

冉伯牛

冉耕以德行著稱有癰疾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億曰吾以子自厲也

宰我

宰予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其詳具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深警之云

史遷謂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攻宰予子庭即簡公于朝可見其

孔聖全書

人物考

卷三

世六

相憎而不相為謀也豈得助之為亂哉嗚呼予雖不仁弑父

與君亦不從也

子貢

端木賜善為說辭孔子常黜其辯嘗相魯衛家有千金卒終于齊

史遷于一子貢也孔子弟子傳既有子貢貨殖傳又有子貢

夫孔門高弟自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誠瑚璉之器也使

于四方不辱君命豈不卓然有体有用之士哉矧嘗相魯衛

而肯嚮財于曹魯之間乎此蓋鄙夫所不屑也特其多聞多

見以為學故孔子謂其若貨殖然還不察此又見其結駟

連騎東幣帛以聘享諸侯遂直信其為貨殖以致之誠若是也則固末業之流斗筭之器而黃金百鎰矛劍重器又何辭之有嗚呼曾是以為子貢乎

子路

仲由魯之卞人也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犛服拔劍而舞開孔子何待劔乎之言

詳見家語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將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

津從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

干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為迂絕糧

則有愠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

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夫子

其直諒而不為容悅之態可想見也使宋時程蘇門人而有

一其人焉何致有洛蜀黨之紛邪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

難之為義而不知食糠之食為非義嗟而不精以自貽其禍

也

冉有

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為大都順以

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矛以入齊師誠義矣乃若東伯以弔

伯高而不特夫子之使旌繁以薦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偕與夫

魯論所載為季氏聚斂過與子華之栗栗之皆生于退也向使

其進于中道則發強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鳴也之
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為固夫人之所樂取者多
也

子游

言偃吳人自吳之楚受業于孔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
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邑人皆絃歌稱思至今吳
郡有子游墓云

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然哉
夫以三吳之地連跨百粵其時之人豈不亦庶矣乎而知從
游于夫子之門習聞聖人之道者唯吳公一人此蓋豪傑而

孔聖金書

人物考

卷二十六

世八

聖賢者也孟子與孔子生不同時恨未得為之徒而猶幸私
淑諸人其向慕之誠何如也吾始怪夫吳公子札既聘上國
葬子廙博夫子從而觀禮而札獨不一見焉何邪及考左氏
傳與史遷年表札使魯時孔子年甫八齡而孔氏世譜則謂
札葬子時孔子已三十七歲蓋札避國亂子孫居齊魯之間
札固久留上國者也是時老矣

子夏

商衛人受業于孔子規模狹隘○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
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貞顓頊學乎絳圖帝學乎
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附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咸

伯子文王學乎紂時子斯武王學乎孔叔周公學乎太公焉夫
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此傳與韓詩外傳大同小異孔子沒子
夏居西河教授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又為魏文侯師

余歷同州龍門之界蓋古西河之土也父老諸生猶能追言

子夏教授時事雖石室學堂遺址蕪沒而尚指之謂古先聖
蹟則當時之民之疑于夫子又可想見已夫子夏以有若似
聖人而西河則疑子夏于夫子要必皆有所近似者在也非
曾子誰能辨之噫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近似者斯可
矣奮乎百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子夏至此孰謂其不進于
君子儒乎

孔聖金書

人物考

卷二十六

世九

有子

有若為人彊識好古明習禮樂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
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以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
曰月離于畢夫子何以知其雨否商瞿年長夫子何以知其有
子有若無以應遂避師位

有子之不足以當夫子固也其諸瑣屑之間信有之亦夫子
之餘事而非弟子之所先也其不應也固宜此何足以為有
子重輕乎○按孔子殺諸弟子欲以有若似夫子而師之當
以曾子之不可而寢其議矣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師
之號哉抑宗元乃曰叱避而退焉遷乃曰遂避師位謬矣

南宮

南宮括字子容又名縉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作說也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長弘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今之上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辯周遠而危其身者好察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輪公宮桓僖災抹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

原思

原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而下濕往坐而絃歌夫以原思之貧如此而辨孔子所與為宰之粟殆幾于獨行者矣雖未進于中行而庶頑立懦豈不卓然可尚哉

子羔

高柴齊人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後為衛士師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為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于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警乎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理遂以破愚也狄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澹臺滅明

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談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即其南游遺迹云

顏路

顏無繇孔子始教而受學追回事夫子各異時也

左丘明

姓左丘名明孟居于左丘以地為氏者乃楚左史一相之後也受經于孔子故傳春秋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訖于魯悼智伯

孔聖金書

人物考

中卷

四

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王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常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滲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活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辛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以是為浮活而並疑夫子之所稱過矣嘗觀楚紀湖南廣濟府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蝶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今山東通志亦云左丘明即傳春秋者子張

顧孫師陳人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鄒家也學于孔子為天下
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猶未足憑也及觀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
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弟曾子曰我弟也與哉夫觀齊
衰往弟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為仁
哉

牧豎

牧豎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魯曾為友孔子所謂狂

曾子

曾子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
不反覆詰詰其誠小戴記曾子問篇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
之聖全書人物考中卷四三

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

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唯曾氏
之傳獨得其宗以其唯一貫之傳也是則然矣然觀其以三
省為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為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
徑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
是也變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辯
哉

子思

子思述孔子之學必始于詩書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所作中
庸載于禮記之中餘有子思子七卷

子思作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手一貫
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昉于此與但曾子得之于隨事精
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幾于顏氏之學接孔門之真傳
矣

孟子

孟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仇氏有
賢德聚由氏生子名仲子當孟子時天下務于合從連衡以攻
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
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

孔聖全書

人物考

中卷

四三

琴子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
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言闊大一經造梁惠王郊迎造趙
平原側行微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于弟子其見尊禮
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
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季康子

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秋季康子有疾謂康子曰我死
汝必相魯必召仲尼夫康子奢端固已逆父命而于倫紀矣又
豈能遵命而召孔子哉

孟懿子

名何忌孟子倍子之子也懿子問于孔子曰文王有胥附胥附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四友詩謂得賜得師得由也哀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

懿子以父命學于孔子宜亦有聞美顧乃圖墮墮費伐邾大見前都與州仇同事則其賤夫子也豈特叔孫武叔之罪哉按叔武

叔乃叔孫成子

孟武伯

名疑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

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

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孔子孔子曰子之于臣禮義不至是

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及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

子將何往武伯乃止

蘧伯玉

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于齊則晏嬰

于鄭則子產于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

審武子之愚史愚之直皆君子也而孔子獨以君子歸伯玉

焉蓋伯玉內雖介介外則渾融審之愚史之直皆其所能而

不為也贊以存身非有得于默足以容之道邪是以君子貴

達變也

孔子文仲叔祝鮀鮀字子王孫賈

仲叔圉之奪姑祝鮀之便侯王孫賈之媚寵其人品可知已仲泥論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三子而圉之謚文亦直許之此不

公子荊

又名公南楚衛大夫嘗考公子荊為君驂乘以身衛賊而免君

于難則孔子之所稱者不徒在于居屋而季札謂之君子亦必

更有在矣

晏平仲

晏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晏嬰齊之才大夫也其所以匡弼輔翼而顯其君子天下者

豈不卓然可稱述哉孔子適齊與晏嬰相善有以也豈直太

史公顧為之執鞭哉奈何尼谿之封則不相容夫晏且然况

不嬰若者乎噫此休休有容所以獨歸之古大臣也

子西

楚公子申子西其字楚平王之庶長子也子西辭子常之請而

之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亦可謂判楚之

公子矣乃卒沮孔子書社之封而召白公之亂謂之何哉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余觀葉公知白公之必亂知子西子期之不能

弭亂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母也蓋楚之良大夫也孔子至葉亦以其賢數問孔子于子路而子路不對者豈亦以其知聖而不能暴虎馮河聖人備求易知而道之行必有命存焉也何厚望于葉公也哉

逸民傳

朱張

朱張字子弓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荀卿有言曰彼大儒者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蜮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懷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紂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

人物考

中

四六

按困學紀聞謂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噫使果同焉孔子何以叙朱張于虞仲夷逸之列乎又何不曰唯我與朱張

有是夫而乃曰我則異于是乎意者根本節目之大或有同者困學紀聞遂謂之行與孔子同也若孔子行同朱張是亦

朱張而已矣豈得自以爲異哉

獨行傳

儀封人

姓儀族出晉陽史失其名衛人掌封疆之官也孔子過衛封人謁見事見論語

伎藝傳

師襄

魯定公十三年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去魯襄遂入海島擊于等皆于是年去

嬖倖傳

雍雎

雍姓雎名又曰雍渠衛靈公之嬖臣也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雎爲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爲主雍雎云

按孟子作雍雎字音之訛也劉向說死作雍雎定本也蘇子瞻考正之

齊環

齊姓名環齊之寺人也爲齊景公所近狎戰國時求仕者多藉近侍以進故以此誣孔子而曰聖人亦嘗爲之其諸借聖以齊

孔聖金書

人物考

二十六卷

四七

已私者欺

諛佞傳

公伯寮

公伯寮趙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惡孔子曰寮之想沮吾道也道之與寮命也公伯寮其如何見論語小

叛逆傳

陽貨

一名陽貨定公九年陽貨逃魯奔齊逃齊奔宋遂奔晉適趙簡子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見齊晉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

終非一世可知也

公山弗擾

一名不狙字子汲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弗擾之叛三桓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蓋是時三桓尊魯弗擾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藉以振魯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爲也故卒不往

中興帝王世紀

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天所子故謂之天子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動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稱帝義名曰稱王○陸子曰三皇垂統而五帝肇基唐虞繼繼尚湯馳轅雖使周公御衡仲尼促節固不已也

紀年曰祖乙勝卽位是爲中宗世紀曰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謂之帝乙孔子所謂五世之外天之賜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爲諱蓋殷禮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祖乙祖乙曰野鳥不當升鼎欲爲用也則遠方有來朝者乎三年編髮重詭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孔聖全書

人物考

中卷

四九

之疾

世紀曰僖王自卽位以來變

玄黃華麗之飾宮室

峻而奢侈故孔子譏焉

歷代帝王紀年纂要

堯陶唐氏帝嚳之子姓伊祁初封唐侯甲辰卽帝位都平陽以

火德王建寅爲歲有起甲辰盡癸未凡一百一十年自甲辰至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共三千七百二十六年計六十三甲子

孔子生于靈王庚戌殁于敬王壬戌壽七十三歲自唐戊至洪

武元年戊申一千九百二十年

命曆

晉志命庾序曰孔子至春秋返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于後
春秋宜以殷曆正之今攷之文會不與殷曆相應○漢劉洪曰
甲寅歷于孔子時效公子諸謂商起庚戌終成寅帝王諸謂湯
元年壬寅一行歷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

魯歷

漢志魯歷謂春秋用魯歷周道衰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
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正義曰釋例云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
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張說序開元皇帝十
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作大衍曆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
之序一徹于文王也履春秋交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符
孔聖全書

人物考

中卷

辛

于孔子也又曰自堯帝命羲和理顯帝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
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三年甲子凡三千四十
歲而大衍之歷興○孔子得夏四時書禮運孔子曰欲觀夏道
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注云得夏后氏四時之書也今
其書存者有小正或作有夏小正○朱文公曰夏小正疑出迂儒之筆
非孔子所見夏時本文

即顯傳

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歷改憲注春秋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
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易乾鑿度孔子曰五德之終先立未
二十歲

十六國春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重華譙郡寒子閑豫庭論譚經
義顧問索綯曰孔子婦誰家女老母父字為何四時既友太子
仕乎通山乎綯曰孔子婦姓亓官氏老母父名乾字元泉胎
無耳一月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益壽氏老女野合懷
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為不黑山也○
北涼錄曰沮渠蒙遜十四年起遊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
像九月堂成遂譙群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炳曰仲尼何如
人也炳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長
于匡辱于陳伐樹削迹聖人固若是乎炳不能對遜曰卿知其
孔聖全書

人物考

十六卷

辛

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
二子遊于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
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
群鸞數人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太城典阜訖而齊寇至攻魯
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六終

孔聖全書凡例中卷卷之二十七

一孔子序尚書畧無年月今是書取孔子年譜諸書論次其年月者倣孔子春秋之紀元年正時正月正日之意也

一諸書載孔子之生年多依遷史此書則據

國朝宋景濂孔子生卒辯直以爲七十四歲

一孔子歷年內必書周天子之紀年者所以見聖人惓惓尊周之心也每書在魯歸魯者又以見聖人不忘宗國之心也

一凡諸書年月之失序者則一以春秋爲主而次第之蓋以春秋一經聖人所自脩也

一凡事實之近誤者則采論語孟子而釐正之蓋以論孟二書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二十七

當時弟子所睹記也

一孔子言行事蹟必錄於編年之下若事之無可考或考之而不得其實者惟書其齒歲焉亦史闕文之意也

一言行事蹟已見於別籍者故是書止存其大意不悉錄其詞語所以從省文也

一年譜闕里志孔庭纂要歷聘紀年皆附著於中者所以存疑也

一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於每歲編年之下凡事理有可信可疑者則據一得之愚并父子昆弟之所誦確者而按斷之庶幾有以見聖人之心迹於千百世之後

兩國不遠

詳訂歷年事蹟

周靈王之十九年實魯襄公之二十年戊申也是年孔叔梁紇與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兗州尼丘山山在魯國之東明年乃生孔子

賞謹按新安陳氏云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

名若字是獨言父也家語曰孔子母徵在禱於尼山而生孔子

是獨言母也然婦人無專制無獨遊境外之理則謂父母

俱禱者爲是

孔子一歲係周靈王之二十年實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巳酉冬

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世傳孔子八字庚戌子酉乙亥庚辰甲申也昔人又云周之十月即今之八月今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二十七

也 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陬邑陳音驕邑名孔子父爲聚

邑大夫故孔子生於鄒邑之官邸也先是父母禱於尼山乃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家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

闕里其文曰水精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紫麟

角信宿而去祖庭廣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

庭顏氏之房開鈞天之樂首上圻音頂象尼丘山父叔梁紇因

命名曰孔丘字仲尼或云字乃孔子年長時所取蓋不忘父母

禱生之所自也呼頂言頂上象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

賞按顏氏懷妊十有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與史記諸書俱

以懷妊之月誤爲誕生之月遂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殊不知

知庚戌十一月內無庚子也。

又按孔子之前母爲施氏其生母乃梁紇之繼室也司馬遷曰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注云不合於禮曰野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年而配合不合禮儀故云野合觀此老少之說則孔母爲繼室明矣故世傳孔子有前母有生母有庶母有九姊有一兄信然

又按五老降庭玉書天樂事不經見先儒皆以爲異疑而不載噫傳說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生皆有瑞應而況大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之生異於大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聖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二十七卷

三

二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也孔子在魯闕里志以是年爲一歲在魯生於昌平鄉陬邑孔庭纂要云紇與顏氏禱於尼丘乃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夫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首上圩頂如尼丘因名丘字仲尼傳記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孔子生初叔梁紇娶顏氏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而圩其頂故因名若字年譜相同

賞按史記謂孔子之生在於是年今據本朝宋景濂生卒辯與孔子春秋春秋長曆及公羊穀梁二傳發微曆正等書考正於前

三歲辛亥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三年也孔子在魯闕里志以是年爲二歲自二歲至三十歲常在魯

四歲壬子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聖父叔梁紇卒孔子在魯

年譜以是年爲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五歲癸丑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五年也孔子在魯

賞按左傳是年載齊莊公爲崔杼所弑晏嬰不死不亡枕屍

而哭之事則嬰已在顯位矣其與孔子交也或在中年矣乎

六歲甲寅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二十六年也孔子在魯

五六歲時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與同戲羣兒迥異蓋天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二十七卷

三

植其性不學而能也由是羣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

七歲乙卯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也孔子在魯世

傳孔子七歲入晏平仲學

名嬰

賞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洩慶封討子雅子尾之

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但平仲乃孔子友也謂入平

仲學者豈爲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邪

又按晏嬰在齊景公時治東阿名顯諸侯今東阿地屬兗州

府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則聖人蒙學之時其入平仲學也

或者其可信歟

八歲丙辰周靈王二十七年崩魯襄公二十八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以是年為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九歲丁巳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孔子見吳餘祭使延陵季子來聘于上國即魯請觀周樂

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魯人為之奏舜大韶禹大夏湯大濩

武大武焉通鑑云六代之樂則黃帝雲門唐虞咸元俱奏矣然獨左傳止言四代

賞按此則魯亦有韶也何孔子至齊始聞之而感歎邪蓋季

子觀樂之時孔子甫九齡耳要亦未之聞也且自陳敬仲奔

齊而韶樂之在齊者獨得其傳則其中必有異於魯人之所

奏者矣此歎美之至所以有感於齊歟

十歲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也孔子在魯

十一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也是年夏六月襄

公薨于楚宮○是年孔子在魯

是年鄭國驪音明欲毀鄉校子產不毀孔子聞之以子產為仁

人

闕里志以是年為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淮南子云孔子七

歲入晏平仲學十一歲才過平仲後遷入洙泗設教九國

賞按舊以孔子之聞是事蓋既長而後聞之非十歲時言也

噫孔子天縱之聖也其善為說辭豈可以少長論哉

十二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也孔子在魯

十三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也孔子在魯

十四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也孔子在魯

十五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也孔子在魯古者人生

八歲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

數之文孔子七八歲入蒙學至十五則詩書六藝無不習而通

矣故是年遂志於大學之道

闕里志以是年為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十六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也是年叔孫昭子孟仲

殺賊貳其父之豎牛於塞關之外夫子聞之論昭子不以豎牛

立已為功而賞其私勞

十七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也舊以孔子十七歲適

周訪禮於老子

闕里志以是年為十六歲聖母卒

賞按闕里志以昭公六年為孔子十六歲聖母卒殊不知孔

子之為妾史乘田蓋以家貧親老為祿仕以養其親也若聖

母卒於是年則祿仕在所不為矣

十八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也八年季武子宿卒子

平子嗣即季孫如意也

闕里志孔庭纂要史記俱以是年為十七歲九月公至自楚

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戚於

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後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

命茲益恭又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子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

賞按史記謂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戒其嗣孟懿子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殊不知此年釐子未病未死孟懿子兄弟師事孔子時孔子已三十五歲非十七歲也賈逵謂此文為誤是矣矧孔子雖曰生知然年方十七正博學不教之時也而肯遽為人師乎

十九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也孔子在魯

二十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也孔子在魯當時魯

宋二國相與接壤孔子娶宋地之女開官氏音牽又音堅開者平也乃兩手對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十七卷

古以焉姓

闕里志孔庭纂要俱以是年為十九歲娶宋開官氏

復賞曰世謂孔子出妻噫好事者何其敢於誣聖哉昔孔子

語哀公曰婦有七出三不去嘗考孔子三歲失父史記又謂

十六歲失母則是當時開官氏之舅姑早世又生子伯魚已

無不順絕世之事矣將以何失而出之邪若曰有淫妬之失

德焉則孔子之聖必慎重於大婦之譴致詳於配匹之初矣

豈俟生鯉之後始知其失德而出之邪若曰有惡疾焉則疾

者人之所不幸也以周恭叔之論猶娶病瞽之女聖人人倫

之至也豈忍因疾而遽棄及恭叔之不若邪使七出之中或

有一失則孔子嘗曰吾少也賤又嘗為貧而仕則開官氏既與處乎貧賤矣三不去而有一焉雖犯七出之過猶不可得出也孔子顧志其貧賤而出之邪不可出而出之殘忍薄行者之所為也而孔子為之何以為孔子甚矣好事者之敢於誣聖也

又按哀公問男子三十而有室孔子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蓋言冠者成人任為人父則自二十而至三十皆可裏矣非必俟三十歲而後娶也觀此則孔子二十而娶可知也已

二十一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也孔子在魯是年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十七卷

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為貧而仕始為魯委吏夫為委吏則有榮盛之供祭器祭品之設入而助祭于廟之禮故入太廟

則有榮盛之供祭器祭品之設入而助祭于廟之禮故入太廟

周公每事問蓋簋豆之初禮樂度數之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故問耳或人識之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孔子之父嘗為鄉

鄉人入太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孔氏誌闕里志俱以是年為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

○賞按孟子謂孔子為貧而仕即此時也夫委吏乘田官卑

祿薄而孔子猶屑為之蓋欲祿養其母耳雖然此可以竊祿

之官也孔子為之猶欲料量之必平畜養之蓄息未嘗以為

職之易稱而忽焉其不苟祿又如此故觀此一事而事親之

孝事君之忠齊見之矣

又按史記於爲司機吏而蓄蕃息之後即有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遂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于是反魯等語圖譜以爲三十歲乃孔子遊學之時未嘗求仕豈有遽遭斥逐之理斯言得之矣

是年孔子生子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鯉名其子而字伯魚

歷聘紀年以昭公十年爲孔子二十歲爲乘田委吏是以兩官皆在一年也與年譜孔庭纂要關里志不同

賞曰孔孟圖譜不以爲委吏紀於此年非也孔子若未爲臣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三七卷

八

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昭公何爲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爲委吏也明矣或云孔子聖人也不可以此禮拘不然則魯之爲委吏者多矣胡爲獨賜鯉於孔子愚曰昭公果知其爲聖則將委國而授之以政矣何賜鯉之外無復寵異終於一委吏東田已哉

又按舊云伯魚生於魯昭公九年及按關里志孔子年十九妃開官氏明年始生子觀明年之說則初娶之年未生伯魚可知矣

蔡復寅曰按古者生子則書其名而藏於家之書府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徧告於同宗之諸男又曰禮子生三月而人

名之觀此則孔子生子三月始定名矣

二十二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也孔子在魯舊以孔子先爲委吏後爲乘田

關里志以是年爲二十一歲爲乘田吏蓄蕃息孔庭纂要曰二十一歲爲司職吏蓄蕃息

二十三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也孔子小試行道之端而不得大行于是去魯而之宋杞列國已而反魯蓋親在故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也斯時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是年楚商陽追吳師及之射殺三人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三七卷

九

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曰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義與禮節而並行矣雖然事君之禮不止於是也孔子特取其善於追敗者爾亦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人也

二十四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子產與晉爭盟於平丘欲輕其事大國之貢孔子聞之謂子產是行足以立邦家之基

二十五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也孔子在魯是年聖母顏氏卒聖母初笄時嬪子孔氏育孔子二十五歲而作

則其年亦不過四十餘歲爾孔子少孤不知父墓長始知之云少孤不知其父墓及母卒欲合塋於防然古者墓無墳壠合與非謂不知其塋也塋時猶恐誤觸墓中之柩復問於鄉人曼父甫之母史記作野梅孔子父墓然後合塋於防山焉孔子既奉母喪以合塋謂已周遊四方莫定于是為墳壠四尺之高以為識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其不苟於送終而欲求父母體魄之安如此

賞按 本朝何孟春云史記謂孔子母死在十六時而紀年

又按檀弓篇謂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兩甚而防墓崩或云築棺平地曰基開域除草曰塋積土高起曰墳防墓之崩非基也意者其墓上四尺之墳乎然亦非慎終之道也夫子不為也

之前母也非頰母也是一道也

二十七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孔子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者餘哀未忘也

孔庭纂襲以是年爲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賞按史記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貨紉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家語亦曰季氏饗士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噫孔子既祥之後哀猶未忘豈有服

喪服而與燕饗之事。要經爲陽貨所詘之言。亦近誤矣。
二十八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也。孔子適來適杞。適鄭。是時子產裨諶諸子皆仕於鄭。定公而善於交鄰固國。故孔子稱之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是年秋郊言子來朝於魯孔子見而問官於是有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之言言周官之典章既壞而博學多識之士猶有存於遠方小國之君者

歷聘紀年以是年爲二十七歲適陳

二十九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也是年孔子之郊學禮

孔庭纂要闕里志歷聘紀年皆以是年爲二十八歲見郊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實按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出於左傳乃孔子一時之言闕里志以郊子來朝魯人問官爲二十七歲事以天子失官三言爲二十八歲事分爲兩年誤矣

二十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也是年孔子適晉學琴於師襄

年譜闕里志俱以是年爲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

之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論語擊磬襄學之即此人也

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三七卷

十三

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

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

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君子聖人也盍

文王操焉

賞按年譜自孔子一歲至三十歲書常在魯愚謂三十歲內

在魯之日雖多然未必盡無他國之適也但史記謂二十歲

後即有斥於齊逐於宋等事則謬矣

又按史記以學琴事記於在衛擊磬之後夫在衛擊磬時孔

子年將六十矣未有至老而後學琴者昔子貢嘗曰固天縱

之將聖又多能也若謂年已耄老始習其曲而得其數與志

焉吾恐非所以語孔子矣故歷聘紀年孔庭纂要諸書以適

晉學琴在於是年者爲得其真也雖然琴亦八音中絲屬之

一音也孔子何不遠晉魯之路而學之哉蓋琴者禁也禁邪

歸正以和人心者也德原於天地而氣包乎陰陽雅而能暢

樂而不淫扶正四風而翼贊王化咸有賴焉故善聽者可以

知人事之休咎與國家之存亡善鼓者其大可以動天地而

感鬼神其微可以格鳥獸而平草木是以神曄鼓琴而清風

南來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舜作五絃之琴鼓南風而天下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三七卷

十三

大治伏羲始造離微之琴以通神明之貺而以合天人之和

也聲樂感通之妙如此可以易言乎哉此古之人所以左琴

右書無故則不徹也此孔子之所以學琴於師襄也

三十一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也孔子適周

訪樂於長弘問禮於老聃或曰既適周必適衛按周衛俱在今

河南河南近陝西陝西右秦地也孔子遊周衛時亦嘗至秦之

境界通鑑前編諸氏通紀俱以是年爲三十歲適周

賞按家語問禮訪樂俱在一時蓋弘乃資中人今四川成都

府資縣是也周敬王時爲大夫又據春秋左傳魯定公四年

衛侯使祝鮀問於周大夫長弘欲令蔡先衛歆之事則弘之

仕周無疑矣故孔子通周而問樂問禮俱在一年也家語其可信乎

又按老子楚之苦縣人一作芒今屬亳州或曰老萊子亦楚人

者曰孔子吾聞諸老聃云非者五千言之老聃也二說皆誤

蓋老萊子別是一人五千餘言之老聃即孔子問禮之人也是年孔子至周歷郊社天地之所考明堂朝諸侯之則察宗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周公抱成王負斧袞之圖徘徊望之

是年又入周后稷廟即周太廟也見廟之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

與背上之銘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是年孔子觀周桓公廟中之欽器以水灌之中則正滿則覆於是告弟子以持盈之道

賞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欽器愚謂韓詩外傳劉向說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為是不然何杜預謂周廟欽器至漢京東猶在御座及漢末袁亂器不復存歟

又按孔庭纂要以此事載於孔子四十六歲愚謂孔子魯人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嘗不知侑卮為何器而後問歟故今移於此

是年周史官伯常竊問道

是年秋閏八月齊豹殺衛靈公之兄公孟縶又殺宗魯孔子弟子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以魯食姦受亂止琴張之弔

事見春秋左傳

是年冬鄭子產有疾閱數月而卒仲尼聞其卒悲之出涕言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左傳

賞按魯鄭二國地之相去不為近矣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觀此則孔子年二十七母服既闋之後五十未仕魯之前亦嘗周流列國矣使非周流則子產於是年已卒矣又將何時適鄭而與之友厚邪

是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夫子以秦繆公能霸之故說其所言及齊後遣使來聘遂適齊

賞按孔子適齊嘗主於晏子之家至魯定公十年晏子卒後孔子之至齊者亦罕豈以為主者不皆晏子乎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即是可以觀孔子無苟主之事矣

是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有贊美虞人為志士勇士守道守官之言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霸爵之大夫起縶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主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闕里志以

是年爲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

三十三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也孔子自齊反魯孔子自母喪既除之後周遊列國傳學無方友天下之士論千古之世於是道彌尊矣弟子之信從者衆

孔庭纂要歷聘紀年闕里志皆以此年爲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

闕里志云按序說在三十五歲今作三十一當以序說爲正賞曰據禮記孔子墜母之時門人後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孔子止弟子琴張之弔則是孔子二十四歲已有門人從事矣固不待三十餘歲而後然也又據家語史記謂子路曾替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二十七卷

十六

顏無繇之徒止少孔子數歲則其遊於聖門也意者皆在此年之先但不知的在何年爾

二十三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崩魯昭公二十二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爲三十二歲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立亦甚矣

三十四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也是時孔子連年在魯立教則以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罕言則性與天道自行束脩以上者未嘗無誨凡有鄙夫問於我者必扣其兩

端而竭焉困材而篤隨病而藥故及門受業者各有成就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五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也孔子在魯歷聘紀年闕里志孔庭纂要年譜俱以是年爲三十四歲適周訪樂於莒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二十七卷

十七

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傳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史伯常蹇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展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燭焰不滅災炎若何消消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也拔去將尋也斧何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暴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教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闕里志云按歷聘紀年訪樂事在三十四歲或為三十九非也

是年孟懿子兄弟來師孔子先是昭公七年三月昭公如楚孟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十九

僖子

以不能相禮為病乃請學之至是年二月孟僖

子將卒

誠其詞孟懿子何仲孫南宮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曰

孔丘

聖人之後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先祖弗父

何

為成湯聖人之後乃以其位讓於弟厲公而今孔丘年少好

不繼

世為宋君後世必有通達至道之人出焉今孔丘年少好

其達

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

師孔子而學禮樂

賞曰

君子之居喪也三年不為禮樂釐子卒時二子即來師

孔子而學禮樂焉

孔子亦不非之何哉蓋講習討論謂之學

躬自行之謂之為

孔子之於二子特與講習其禮樂耳未嘗使之自行其禮自作其樂而遽忘乎衰戚也昔劉氏謂孔子

之要經也乃帶經而嗜學古之人亦有居喪而讀禮者其此講學之謂與

又按家語作二子除父僖子之喪至定公即位初年二子告於定公而後學禮於孔子誤矣

是時南容謹於言行孔子以其兄女妻之

三十六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也是年孔子在魯及因魯三家共攻昭公之亂乃復適齊蓋季平子意如與邱

昭伯以鬪鷄故得罪於魯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

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帥師敗奔于齊九月己亥公次于陽

州齊景公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聞之曰其禮與其辭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十九

足觀矣已

是年齊景公取魯之鄆邑以居昭公

歷聘紀年以是年為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

朱子序說闕里志年譜以是年為三十五歲自魯適周見老

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于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

曰未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哉曰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曰子惡乎求之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聃曰然

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君使道而可以進則人莫不

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

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入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他日又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夕不寐矣君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物植固有立矣君子欲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七 二十

之朴不足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虞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曰今日宴問敢問至道老聃曰夫道窅然難言哉將與汝言其涯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明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歟若歸而求之於其身則道不遠矣孔子歸子貢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矯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制至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

見老聃其猶龍乎又何老聃矣
闕里志云按序說通周見老聃在三十五歲或為三十八非也
增修孔庭纂要世譜俱以是年為三十五歲自衛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駟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入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賞曰或云孔子十五而志學三十一而適周問禮夫自十五至三十一是有七年也今觀求度數五年求陰陽十二年之說合之凡一十七年則三十一而適周也益可信矣
三十七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也孔子在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先是二十五年秋七月魯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齊亦大旱是年

乙酉春齊饗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告以賢君自貶以救民之體

是年與齊太師語樂聞舜韶音三月不知肉味

闕里志以是年為三十六歲在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聲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之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廿二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孔子三十六歲季平子與邱昭伯以闕里故得罪魯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如魯慶昭公乾侯頃之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等事俱載於是年

賞按語齊太師樂不見於經傳或亦不外於論語所載語齊太師者爾

又按平子攻公乃昭公二十五年事也如晉次于乾侯乃昭公二十九年事也纂要俱載於二十六年謬矣

三十八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也孔子自齊歸魯是年吳季札使齊其子死焉葬於贏博之間也名其坎不至於泉而得淺深之宜其飲隨死者所衣寒暑之服其祭土為墳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繞至於可隱皆儉制也既封之後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且號者三而曰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命也魂氣散於既死之後無不之也悲傷離坎再言魂之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廿三

無所不之而冀其魂之隨已以歸焉是季子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孔子往觀其葬而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乎孔記註曰不直曰季子之合禮而必加其乎疑詞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爾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

闕里志以是年為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于上國季子之子死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先孟僖子將卒囑南宮敬叔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求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疋及侍御者叔與孔

子俱適周

實按季札與王壽夢幼子也壽夢以魯襄公十二年卒斯時
札年十五六已能讓國矣至襄公二十九年來聘于魯孔子
年甫九歲猶未與之遊也昭公二十七年夏吳因楚平王之
卒欲乘其喪而伐之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於水師故以齊魯晉為
上其子死焉孔子往觀其塋斯時孔子年三十有八而季札
亦六十有餘矣其與之遊也或在此際乎及襄公十年冬楚
子期伐陳季子救之斯時九十有餘歲而後卒孔子時異時
乃為之題曰有具延陵季子之墓夫徐君已死季子則解劍
而懸之於塚季子已卒孔子則題墓而樹之於碑彼一聖一
孔聖金書
歷年事蹟
主七卷
廿四
賢皆不以死而背其初心其善與人交而久要不忘也有如
此夫

又按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之事容或有之若曰是年二子歸
告於昭公以乘寶之則非矣蓋以車馬賜夫子或在先年是
年昭公寄寓於齊二子何為而歸告乎且闕里志三十四歲
曰適周三十五歲曰適周三十七歲又曰適周四十歲又曰適
周夫適周可也何數數然以訪問老聃為言乎

適齊

三十九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也孔子在魯後
是年孔子聞晉魏舒為政舉實事十人以為縣謂之忠義

四十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也是年孔子在齊
○是年顏回生○是年魯昭公如晉次于乾侯
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三十九歲孔子在魯

四十一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之三十年也孔子在齊是
年冬晉趙鞅荀寅賦鐵著鼎而著范宣子所為之刑書孔子以
晉為失度

闕里志以是年為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是時將去周老
聃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云孔子曰
敬奉教自周反魯而道彌尊矣

四十二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也是年十二月
孔聖金書
歷年事蹟
主七卷
廿五

昭公薨于乾侯○是年孔子在齊已留七年弟子高柴青州人
公冶長皆從之游其後孔子以已女妻長○一云是年孔子至
今徐州春秋觀呂梁之水即今呂梁洪也因而至吳又從而遊
越今浙江紹興會稽等府縣皆越地也

四十三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也是年孔子自
齊歸魯景公將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謂孔子之學累世不
能殫孔子之禮當年不能究景公惑之不果封焉異日又請率
臣以待孔子之禮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浙而行自齊歸魯

闕里志以是年為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歷聘紀年以

四十二歲及魯○增脩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四十二歲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仲尼曰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用炳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僬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十六

賞按孔子在齊最久前後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又稱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至是沮尼谿之封者豈亦忌孔聖之見用而軋已之位形已之短歟

又按歷聘紀年載孔子自三十五歲因魯亂而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自周復至齊至四十八歲然後反魯則是在齊有一十四年矣圖譜載孔子三十五歲昭公為季平子所逐孔子以魯為亂邦而不居遂適齊至四十七歲平子死桓子立魯亂既定始自齊反魯是在齊有一十三年矣愚謂齊魯二國相去亦近其往來於父母之邦居止不定以避其亂則或有之若曰在齊一十三四年而後反恐未可必也

四十四歲壬辰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元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定公六月始即位季平子專廢立而陪臣執國政故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有或人異其不為政之疑惟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如衛人端木賜秦人石作師陳人公良孺蔡人漆雕開之類皆來自遠方者也

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四十三歲在陳

闕里志年譜俱以是年為四十三歲在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有飛雉集于陳廷而死梧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雉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音武克商墮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梧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十七

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金橫于時皆稱孔子之聖

李氏西涯曰諱東陽梧矢事史記在五十六歲後六十歲前

今在此不知何據

四十五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也孔子在魯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越於正道故夫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賞曰魯要以陽虎執桓子之事載於孔子四十四歲非也此年平子未卒桓子未立

四十六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也孔子在魯

四十七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也孔子在魯是年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魯仲孫何忌問禮於孔子孔子告以其禮如世子之冠于是有冠頌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

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有坐

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

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四十八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夏六月季平子卒孔子往弔入門而左從者也桓子欲用璫與以歛孔子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歛是猶時於中原也其

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乃止

賞按家語云孔子爲中都宰聞桓子將以璫璣璠歛平子歷階而救焉夫徑庭而趨歷階而上非禮也雖曰救過之急孔子亦不爲也且孔子此時亦未宰中都或曰旣未爲宰何以往弔愚曰孔子嘗爲平子之委吏乘田則其卒也亦宜弔之矣

是年平子卒平子之子季孫斯嗣立即季桓子也平子卒時桓

子嬖臣曰仲梁懷不許陽虎以璫璣歛平子欲改步改玉儀與

陽虎有隙其秋九月陽虎執懷桓子怒虎因囚桓子與盟而後釋之自是以後虎益專恣孔子見陽虎之專桓子之囚有感而

孔聖金書 歷年事蹟 卷七 九

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陪臣執國命三世

布不失矣又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是年季桓子穿井於費獲羊而言狗以試孔子之博物于是孔

子有獲羊土怪之答說者曰羊去野外而拘於土缶象羊

纂要以獲羊事載於四十二歲非也彼時桓子猶未嗣立也

闕里志以是年爲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

則之○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

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蝸水之

怪虺罔衆土之怪獲羊○吳伐越墜會稽得骨節專卓吳使

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群神當主故謂之神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

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云前見

塋脩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舉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三七卷 三十

四十九歲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也孔子在魯是時陽貨欲令孔子來見已孔子不往乃矐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矐亡往拜遇諸塗而不避

闕里志以是年為四十八歲遷司空

闕里志註云按史記為司空在三十歲以前此作四十八朱子序說以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當以序說為正

實按先儒謂陽貨之欲見孔子不過欲助已為亂耳愚謂陽貨豈不知孔子之為大聖而不肯助已為亂哉其所以欲見

聖人而諷使速仕者蓋欲倚重於聖人而曰我之為政能招來乎天下之大聖大賢雖聖人亦不以已之專政為非也庶當時之人無所容其議焉耳是故蔡京用事而召龜山秦檜專恣而薦廉侯小人之借君子以文奸也皆若是而已彼豈知聖人之出處自有權衡尺度而不墮於小人之計哉

又按陽貨較亡小人之行事也君子豈得效之先正謂一往一來其禮相稱愚謂非特欲其相稱也蓋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者禮也孔子不往則違先王之禮固不可也往拜則墮小人之計亦不可也故其應物之權自當如此非有意於相稱也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三七卷 卅一

又按圖譜謂孔子始為乘田委吏在四十九五十歲一二年之間既無明文可據而年譜謂為司空在四十八歲史記謂在三十歲以前皆非確論

五十歲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也孔子在魯

五十一歲己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公八年也孔子在魯是年不狃即弗不得意於季氏與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據費邑以畔季氏非叔魯君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于路不悅孔子遂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之言然亦卒不行以召孔子

子在魯

莊子謂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而問道曰甚矣道之難行

也

闕里志以是年為五十歲遷司寇斷獄必平允註云按歷聘紀年五十二為司空司寇與此稍異覽者詳之

五十二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也孔子在魯○先是定公八年己亥陽虎欲去三桓又劫叔孫武叔以代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而入於陽關至是年夏六月得虎所竊魯之寶玉大弓以歸虎奔于齊齊囚之又逃奔于宋而遂奔晉孔子聞晉趙簡子受亂人知趙氏之家世世有亂自陽虎戰敗入關之後季桓子始執國政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矣

孔聖金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卅二

其年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之節則強弱異任長幼共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亡食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膳飲從游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制為送死之節四寸之棺四寸之槨因丘陵為墳庶人縣封不封不樹一年四方皆則之按中都魯下邑今屬東平州案邑長也在春秋時曰大夫曰公曰長曰尹皆即今之知縣也

闕里志孔庭纂要俱以是年為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

正邪皆無有之此乃人之好雄故不可赦也闕里志註云出家語此比加詳按序說及史記誅少正卯在五十六與此不同當以序說史記為正

大明一統志謂定公九年孔子宰於中都史記謂公山不狃之召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之前是矣若云在為宰之後則孔子既尊用於魯君又見信於季氏乃欲舍魯背季而起不狃之召豈理也哉豈人情也哉

五十三歲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也是年孔子由中都宰遷魯司空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而使物生得宜先是定公元年昭公嘗欲伐季平子不克出奔而死於

孔聖金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卅三

乾侯喪至將祔塋於闕闕乃魯羣公之墓宅所在也平子惡昭公欲隔絕其兆域乃葬昭公於先君墓道之南使不得近先君之墓至孔子為司空時謂平子之子季桓子曰臣無貶君之義于是為溝於昭公之墓外使與先公合墓焉

賞按左傳以合墓為司寇時事家語以此為司空時事蓋周官司空掌邦土君四民時地利則以此為司空時事者是也若司寇則掌邦禁諸忿憲刑暴亂矣恐於治水土營國邑隴墓之事無預也

是年孔子正其祭器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備正以變魯人饗較之習

賞曰昔人以正祭器任為萊田時非也夫以四方之食供
犯者魯之舊制也欲更張其制必立乎人之本朝者而後可
為也萊田一小言耳政更張乎哉故以簿書祭器之正載於
為司空之時者為是

是年孔子由司空又遷曰冠先時定公四五年來侵齊侵鄭而
齊之警報者無寧歲至是孔子用魯先通隣好春三月及齊平
夏乃為好會於夾谷於是齊感魯國之信義來歸鄆謹龜陰之
侵田

闕里志增脩孔庭纂要皆以是年為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
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
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
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諸侯夾谷為壇位
土階三等以會過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
撥鼓噪而至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
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
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官甲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夫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上夫而榮感諸侯者罪當

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
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
狄之通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
有過則謝以貨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者悼之則謝以實於
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謹龜陰之田以謝過闕里志云
歷聘紀年以五十二歲為魯司空司寇

賞按晁氏云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愚謂孔子
十三年未嘗適齊也若果有之必是定公十年孔子為聘於
齊以通隣好故論語執事章有記孔子為聘於鄰國之禮
又按晁氏云來歸者非我求之也齊人感夫子之義而自來
歸田德之悅服人心也久矣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
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脩誠之至崇德
之事感於其人之天譬如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
觀此則夾谷之會與侵田之歸皆出於二國平和禮讓相信
之後所謂欲以兵劫魯侯孔子請命有司加法等語似失之
矣

又按先儒謂田之來歸於君與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者
秋自書其功也
本朝王燕曰不然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其事實齊人來
歸鄆謹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來人以兵劫魯侯雖不可

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却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來
歸鄭謹龜陰田豈可謂不預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此事
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為魯史非自以為功也如其有功雖直
叙其事又何嫌也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是歲齊晏嬰卒自嬰卒後孔子之至齊者亦罕

賞按朱子論語註云孔子為魯司寇時以原思為宰昔人又
謂孔子仕魯時使子華適齊通問於高昭子又云代弔於晏
嬰于是冉子為其母請果據此二說則原思之見用于華之
使齊皆不出於定公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之內也

五十四歲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孔子為魯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廿七

大司寇其初國人謗之曰魯衰而韜技之無矣韜之靡衰投之
無鄙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
人及是不敢飲羊公慎氏妻淫不制及是出其妻慎氏奢侈
踰法及是越境而徙粥六畜者錦偽以備價及是市牛馬者不
豫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耕者避畔行者避路
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於是國人有衰
章甫之誦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為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
之曰魯衰而韜技之無矣韜之靡衰投之無鄙既而政化盛
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

制慎潰氏奢侈踰法粥六畜者錦偽以備價及是則沈猶氏
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越境而徙三月歸牛馬者
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耕者避畔行者
避路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
之曰衰衣章甫實獲我所重甫衰衣惠我無私

賞按孔子為司寇時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控執之三月而
不辯決其子罪季孫斯欲殺之韓詩說苑俱作季康子
子始為大夫夫子曰未可殺也上有道是人無矣其父聞
之而請止其訟夫子赦之噫父子相訟不義之尤也夫子不
歸咎於民而自咎其上之無道卒使訟者感化而請止其訟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廿七

君子之治小人其厚有如此哉失于嘗曰必也使無訟乎此
亦可以觀使民無訟之一端也他日魯子之告陽膚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所謂哀矜者有
反已失道之誠大畏斯民之志非特存恤刑之仁而已魯子
之言其得夫子之意者乎

五十五歲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也是年孔子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之大夫少正卯
於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國大治按魯世家以此是年夏孔子言
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請損三家之過制
乃使仲由為季子宰帥師將墮三郛于是叔孫州仇帥師先墮

也。邾季孫斯仲孫何忌遂帥師墮費叔孫輒以庶子無寵於叔孫氏乃與不狃以費再畔而襲三家孔子以魯公與三家孟孫叔孫三家入於季氏之宮殺武子之堂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敗北而輒與不狃奔齊孟氏將墮邾時公歛處父為邾宰謂邾近於齊無邾則孟氏無保障而齊人必至於北門矣孟氏惑於斯言乃不肯墮十二月定公圍成弗克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邾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三家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堂費人攻孔聖金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廿八

之弗克入及公側執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將墮邾公歛處父

謂孟孫曰墮邾齊人必至於北門且邾孟氏之保障無邾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乎二月公圍邾弗克

關里志北

賞按三家之城三都以為食邑者先時將以自利也及魯昭公十三年南蒯據費以畔定公初年侯范據邾以叛定公九年弗擾又以費叛叛者相繼是豈三家之利哉三家患之以

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遂欲墮之及孔子攝相于是言於定公請損三家之過制乃使仲由為季氏宰帥師取

三都毀其百雉之城省其甲兵之衆即此而觀則知孔子之墮三都亦因三家惡宰吏之數叛乘其機而為之也其云家不當藏甲邑不當有城池之固者亦惟據先王之禮制順天理言之而適有以動乎季氏之心故三家自欲墮三邑也使當時不因其機而遽告定公請損三家之邑則三家必將驚駭而心不服矣事豈能以有濟哉朱子曰孔子之墮都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斯言得之矣或曰費邾固因夫子之言而墮矣何成之不肯墮邾曰欲損三家之過制以強公室者夫子之本心也因其機而導之者夫子之術智也當時夫子見信於季孫季孫

孔聖金書

歷年事蹟

卷七

廿九

悅夫子之言則費邾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歛處父次第喚醒三家故不肯墮成矣朱子語錄曰三家孟氏最弱叔孫季孫為強強者墮之而弱及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斯言得之矣雖然三番逆命而有崇弗降舜文班師而脩德終亦未嘗不格也使聖人得志而終用於魯則必潛消默化將有不俟兵革而自墮者矣惜乎魯受女樂而用之不終圍成之後孔子不踰時而即去故聖人之化不行而公室之威徒衰也噫

是年子路始用於魯為季氏宰是年孔子薦閔子為上卿然未聞魯以卿召之也

知滂聲艷色比之貨利尤足以惑人而為人情之所易溺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此責德者所以必先遠色而為邦者所以欲放鄭聲遠之放之則不為其所溺矣

是年去魯適衛時冉有為之御車孔子有衛民庶矣之嘆衛靈公聞孔子至喜而郊迎孔子至衛主於子路妻兄顏雋由家即也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眾六萬六萬非也致粟亦如其數夫靈公於孔子接過以禮如此于是孔子於衛有際可之仕矣

是年孔子去魯之後太師擊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捕鼓武少師陽擊磬襄皆因孔子之去而散之四方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

孔聖全書

卷之三

三十七卷

四三

師氏蓋子孫也先是孔子為魯司寇時正師擊鞀在官之初孔子因周衰樂廢故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嘒如也繹如也以成由是音樂既正而洋洋盈耳至定公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之饋魯之君臣惑於淫聲而怠於政事雅樂無所用而樂官皆失其職矣乃因孔子之去魯遂散之四方以避亂及後孔子晚年自衛反魯見魯益衰而古樂之不復聞矣乃追憶當時師擊在官之初樂之美盛而嘆之曰師擊之始聞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於是刪詩理樂以垂憲於世焉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實按張子云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

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

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據張子此言則樂官之去在於孔子

自衛反魯之後愚嘗考師擊師襄等傳皆云定公十三年季

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去魯于是擊適齊于適楚

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內武入漢中陽襄入海島據列傳

所云則樂官之去實在孔子去魯適衛之時朱子註論語有

取於張子之歸功孔子故未暇詳其年月耳蓋樂官之所以

散去者以其失職也所以失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

以識樂之正者以吾孔子正樂之功也夫孔子一仕於魯也

語太師以正樂之道而五音六律之克諧者即有洋洋盈耳

之盛孔子一去乎魯也故人心以去亂之機而伶人賤工之

識樂者即有逾河蹈海之明聖人俄頃功化之助如此張子

豈欺我哉

又按師擊即師乙也嘗語子貢以擊歌之所宜見禮記師襄即

孔子所從學琴者嘗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由是而觀二子之所養則二子亦

賢人而隱於下位者也當時孔子為司寇之時羣賢為之類

聚而音樂為之美盛此固聖作物觀之期雲龍風虎之從而

曾亦駸駸乎有一變至道之機矣惜乎女樂一受而聖賢繼

去使大成之樂絕響於魯廷也

或有問於子曰：「何以決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乎？」應之曰：「愚以春秋而決之耳。定公十有三年，春秋書曰：『夏，蔡聲淵圍夫。』盛夏，蔡聲方殷而後民以興苑囿，使孔子為政，安有此非時哉？」（此年平廬陵李氏曰：『蔡聲圍夫，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事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愚故以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也。○或者又曰：『孔子之去魯，朱紫陽以為在十四年矣。』先儒又以定公十三年大蒐于比蒲，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皆以為孔子之事。何休又謂十四年是歲無冬，若乃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故不書冬，以貶之。歷觀數說，皆孔聖金書。
歷年事蹟 三七卷 四四
以孔子之去在於十四年與十五年也。子何以為十二年乎？子曰：「天王不遠千里而賜宜社之內於魯者，蓋因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耳。若孔子以膾肉不至而行亦已久矣。歸脤之時，孔子豈復在魯哉？且大蒐天子之禮五年而一舉者也。以諸侯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又數數而蒐之，非孔子之為政也。至於是年無冬者，乃書時而偶脫冬之一字耳。抑孔子筆削之時，尚有冬字，其後門人以次傳錄者，遂至遺脫，皆未可知也。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書乎？何休牽合之說，昔賢已辯之悉矣。若夫朱紫陽所云則因襲司馬遷之史記耳。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又何疑哉？」

是年或譜孔子於靈公，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適匡。匡人圍之，蓋陽虎曾暴於匡，孔子弟子顏（此作）彫與虎俱，攻缺此地，今彫既為孔子僕御，而孔子之狀貌又類陽虎，匡人簡子以為虎也，率甲士拘圍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路欲下闕，孔子止之，命子路彈琴以歌而自和之。曲三終，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魯之陽虎也，遂解圍圍既解，顏淵在後而至。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時回年已十八矣。去匡即蒲，月餘（此顏淵三十二而卒，卒年在於孔五十七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自蒲及衛主蘧伯玉家。歷年事蹟 三七卷 四五）是年彌子瑕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是年王孫賈有與其媚於奧，媚於竈之說，以諷孔子之阿附於已。孔子以為不然，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也，求見孔子，孔子入門北面稽顙而拜之。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為禮。子路不悅，孔子有天厭之誓辭。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五十六歲，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粟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譜夫子於衛靈公。」

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二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闕里志以是年為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歷聘紀年是年五十六歲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遂適衛去衛適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去

衛過曹適宋司馬魋欲害之去宋適鄭闕里志註云歷聘紀年是大成所載與年譜大同小異

大則郊迎而執轡是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夫禮者理也乃天秩之自然天理之所宜也故南子之欲見孔子

賞按子見南子先儒謂有大享夫人則出見於賓小君至大

雖其慕聖之心然亦理也孔子之見南子雖出於南子之求

見然亦天理之當見也愚嘗有言曰子見南子者聖人之分

量也子路不悅者賢人之分量也蓋聖人一身道全德備渾

是天理理有可見自率理而往見之何計其孰為善孰為惡

孰為男孰為女乎雖彼有不善又安能以悅已乎吾故曰孔

子之見南子聖人之分量也子路之不悅者蓋自大賢以下

道德未全而天理未純使輕於其身以見之言恐其見惡人

也未必能化惡而為善祇反以自汚耳故聖人有可見者孰看

不見猶可以不汚其身也子路以己之力量望聖人而惟恐

聖人之見晚所以不悅耳吾故曰子路之不悅言賢人之分

量也雖然聖人不可以易學吾人當學子路可也後世若魯

男子之不納隣婦顏叔子之令女秉燭關雲長之於劉妃秉

燭以達旦其以子路之不可而學聖人之可者乎

又按南子知賢者不為冥冥情行矣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

其淫佚知孔子之聖而求見矣卒不能使靈公授之以政信

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人非難用人為難也

是年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

過之孔子醜其所為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適曹

曹人不答乃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即向

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微服而去宋去之時弟子欲速其行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去宋適鄭鄭人姑布子卿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為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蓋孔子貌類陽虎虎嘗暴於匡因此圍之五日夫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虎也遂解圍五日以下一云子益急弟子懼使從者為衛武子臣手衛然後得去去即蒲月餘及乎衛主遽伯玉家

歷聘紀年是歲為五十七歲自鄭適陳留三年

賞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主於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過宋適陳之事在去衛之時可證矣年表既曰定公十四年至陳而又曰哀公三年過宋與孟子文異愚謂孟子去孔子時甚近其傳聞必孔聖全書歷年事蹟 二十七卷 四八

真也

是年子貢始用於魯
是年休不惠公名來朝於魯子貢謂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驕也魯公受玉玉其外飾替也驕近亂替近疾皆失朝會之禮二君將有死亡之禍魯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夏五月定公薨於高寢至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二君果如子貢之言孔子怨子貢過於自信而易言欲抑之乃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是年孔子在陳聞定公薨計乃反魯而弔之
是年司敗有魯君知禮之問孔子然之而有君子亦黨之

司敗此段宜移在哀公十二年吳孟子卒與五月吳使太宰嚭請暴盟之後

賞按及魯喪弔之事說見圖譜蓋禮為舊君有服之義也夫孔子之仕於定公也其去魯之日雖無追及之意先於其所往之禮然亦嘗諫行言聽實澤下於民矣攝行相事其恩遇亦可謂隆矣豈有聞舊君之喪而不弔且服者乎且孔子於平子之卒猶往弔之於昭公之墓猶欲合之况定公之與已使事猶有素乎圖譜之說可謂得聖人之心者矣

是年孔子歸魯與門人講學自是顏淵仲弓問仁問為邦宰予問喪子張問行子游子夏問孝問禮與子路從射於矍圃樊遲從遊于舞雩子路顏淵侍而有各言爾志之問由求點赤侍坐孔聖全書歷年事蹟 二十七卷 四九
而有知爾何以之問閔子由賜侍側而有由也不得其死之戒孟武伯師事孔子問由求赤也之仁而孔子有可使治賦為宰與賓客言之答及魯子三省之類皆在此年以後而月日之則無所考徵矣

五十九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吳夫差伐越敗越王勾踐於夫椒以報父讐按春秋魯定公十四年越勾踐敗吳於檣李射殺吳王闔閭子大差立三年而報勾踐殺父之讐勾踐以甲盾五千棲于會稽得骨節專車專禮也骨一節其長極車也吳使使至魯問仲尼仲尼答以為夏禹時防風氏之骨
賞按史記以骨節專車之事載於定公五年夫定公五年夏

止有越王入吳吳未伐越也至定公十四年吳闔閭雖與師伐越然五月內為越所敗即重創而死亦未墮會稽也墮會稽乃在哀公元年吳夫差伐越之時則骨節之得必在此時而遣使來問亦在此時無疑矣

是年遂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詳見論語

按鶴林玉露云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惟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孔子而孔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矣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

六十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也孔子自魯適晉而不果又適衛

一云自衛適晉序說西見趙簡子蓋曾在東越在西也若自衛適晉則當云北見矣序說為是

歷年事蹟

五十一

是年晉趙簡子名鞅攻范中行氏伐中牟趙氏家臣佛肸為中牟

宰以中牟叛此河北之中牟非衛之中牟也至哀公五年夏晉趙鞅與衛之黨范氏中行氏以師師伐衛遂圍衛之衛國之中牟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止其行孔子有磨不磷涅不緇吾豈匏瓜馬能繫而不食之言然亦不果往焉

潘氏通紀亦以佛肸召子欲往載於是年史記亦然

是年衛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老而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闕里志以是年為五十九歲適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寧欲與寡人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

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璦然孔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底集要相同

賞曰南子亦女中之聰慧者也其問聖人之名久矣未見聖若弗克見者恒情也孔子前後至衛已四五年矣豈有至此年而後求見者乎忘與簞要所載吾不能無惑焉

闕里志云公欲伐蒲問孔子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

孔聖金書

歷年事蹟

五十一

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將要殺之援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歷聘紀年以是年為五十九歲是歲自衛適晉良河復反衛如陳聘一年闕里志注云今按志之下文適晉在六十歲而史記在六十歲以前史記為是是年孔子與弟子擊磬于衛荷黃過門而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鄙孔子之不知止

是年靈公問兵陳陳孔子對以未事重族之事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見禮貌衰遂行孟子曰孔子可之仕蓋言接過之間有禮色也論語曰其大辨也正色不在孔子孔子進行之謂

賞接舊以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載於哀公三年非也哀公二年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若謂事在三年則靈公之卒已踰一載孔子因兵陳之間蜚鴈之視而去衛如陳其說皆不得通矣

是年孔子去衛往陳先是陳自哀公元年以來被吳王夫差侵伐取其三邑至是孔子至陳兵戈方息外無上下之交暴露而居於蔡落之下蔡落地名或曰絕糧七日從者餒病其能興起

孔子全書

歷年事蹟

三七卷

五二

孔子愈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同窮小人窮斯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明日免於厄孔子欲之蔡適遇蔡昭公為楚昭王所通遷於州來時哀公二年十月也蔡亂如此亦無上下之交矣蓋孔子之周遊列國也或傳食於諸侯或寄食於公卿大夫或禮食於賢人弟子饑糧之畏未必盡出於已也若上下無所交際則未免於厄矣故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孔子知弟子有愠色乃召子路子貢顏淵而語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久矣回之言也賞按遷史世家謂在陳絕糧在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饑

徒圍孔子于野之時朱子曰當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昭來聘孔子陳蔡安敢圍之遂刪去其事愚謂若果陳人圍之則楚昭王來軍於城父為救陳也人有德於我我顧背其德而距其所聘之賢聖焉其情順邪逆邪吾恐甚愚者所不為也

若果蔡人圍之則前日蔡大大公孫翩懼恐蔡侯之背楚而歸兵也嘗射殺之矣豈肯至此而遷易其初心邪况昭王是時又率重兵而臨境邪觀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而不曰遇陳人蔡人之害焉則其絕糧之由昭然明矣夫孔子之見圍於匡也則曰匡人其如予何見害於宋也則曰桓魋其於予何果見圍於陳蔡也則孔子之自言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三七卷

五三

與門弟子之述論語也何無一言及於陳蔡大夫之謀邪夫論語孟子經傳也遷史之世家史也與其信史孰若信經信傳之為愈乎故絕糧事據論語書於去衛之時又按孔子厄於陳蔡一則曰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一則曰君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一則曰君子脩德立道不為窮困而改節一則曰君子能脩其道而不必其能容及其脫難也又曰與二三子之激憤厲志始於陳蔡之間絕無陳蔡大夫謀危乎丘之一言可見非陳蔡圍之矣是年夏四月衛靈公卒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輒拒之不得入當時皆謂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之而問

孔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以為君子居是邦不可非其為
入而以伯夷叔齊何人為問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賞按圖譜以為衛君之疑載在哀公十一年非也十一年冉
有仕魯不在衛載在此年者為是

又按賸雖得罪於父而靈公無廢之之命則猶為世子而有
社稷之鎮也輒雖當立而靈公亦無立之之命則宜辭爵位
而為避父之舉也顧乃利其位而拒父焉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哉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深罪之也况肯為之乎冉有以嫡
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當立矣故疑夫子助之謂夫
子亦以輒為當立否也非疑其助輒拒父也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一 五十四

孔聖全書詳訂歷年事蹟三大卷之

六十一歲已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也孔子在陳聞
魯廟燬曰災必相釐廟乎已而果然陳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楨之親盡矣又功德
不足以存其廟而曾不毀是以天災加之

按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
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則非禮矣魯事非
禮之廟故孔子聞有天之災而知其加於桓僖也

增脩孔廟纂要以是年為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援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一 五十五

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
人其顚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背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焉者
三寸魯蒙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未
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以上闕里志亦同遂至陳主於司馬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遂圍蔡
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於會稽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楷矢
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
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
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楷矢石弩是又有咫先王欲昭
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

王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年
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其僂
陳陳常披冠於是去陳

賞聞諸晉人云雅欲殺孔子者以孔子死於陳之說謂其爲
生墓時作石擲也故欲殺之斯言恐非大抵向雅惡孔子在
宋聚徒有禮於大樹下耳

是年有雋也集於陳延而死指矢貫之孔子以此矢爲肅慎
氏之矢此作谷滑公之問者爲是

是年秋七月季桓子病輦而見曾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
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

孔聖全書歷年事蹟 卷二
可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

賞按史記謂是年季康子已召冉有歸矣若果召歸及哀
公六年孔子陳蔡之厄史記又謂冉有與難豈有仕魯之
後委棄官政復從孔子而適蔡邪觀此則絕糧之厄在於
是年之前也益可徵矣

是年孔子之孫孔伋生時伯魚亦四十一歲矣或曰周敬王三
十七年戊午伯魚卒時子思始生至子卒時子思方五歲也孔
孟圖譜以爲生於伯魚未卒之前者爲是

按舊以子思嘗逮事仲尼觀此信然
六十二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也孔子在葉是

年春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先是蔡昭公於魯哀公二年已
被楚而遷於州來在今壽州一統志上蔡古蔡國武王封弟叔
日新蔡國朝皆魯河南汝寧府至是蔡大夫公孫翩又恐其
遷於吳乃射殺昭公孔子自陳至蔡適遇其亂於是乃自蔡如

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史記作政在又以子證父
之攘羊爲直躬孔子以父子相隱爲不直之直他日葉公問孔
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以葉公可與有言故在葉獨久

賞曰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蔡間歟噫此豈衆人之
所能測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苟可與焉則弱非

所計也其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心可想見矣若夫危邦
孔聖全書歷年事蹟 卷二

不可入之言乃爲未至於聖者立則耳聖人體道之大權則
不可執是以議之也

歷聘紀年闕里志皆以是年爲六十一歲自陳適蔡
增脩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六十一歲自陳適蒲會公叔氏以
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相從夫子

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聞而死聞甚疾蒲人懼謂
孔子曰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

貢曰盟可召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喜
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

賞曰靈公於哀公二年四月已卒至此甫三年矣孔子伐蒲之答若果有之必不在此年也愚故以纂要諸書不可蓋信

是年子貢爲楚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勸之慎之無奪無伐無暴無盜楚之用子之賢意者葉公薦之於子西子西薦之於昭王而用之也至子西沮孔子書社之封昭王在城公既卒之後子貢亦不久而隨孔子以行矣

北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八

四

六十三歲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也孔子在葉又在衛

闕里志以是年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執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鬲於庭不與已者意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此段會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於河而聞實鳴犢犢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實鳴犢犢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兩人而後從政得志而殺之夫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謹傷其

類也况人乎哉於是回車息鄆鄉作鄆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壞連文武既墜晉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皇不識環寶集鳴者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

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遠軼息陟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孔庭纂要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云其樂只且遂反手衛主蘧伯玉家

歷聘紀年是歲自蔡如葉去葉及蔡

是年去葉及於蔡忘其舊焉濟渡之處見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孔子路問津焉沮溺不告以爲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有子見夫子之問丈人責其不分植五穀而從師遠遊止宿之明日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復往則先去之以滅其跡子路於是遠夫子之意以曉丈人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必在丈人之家或與二子言也

賞按沮溺丈人

大明一統志以為葉人是也朱子以為蔡人吳氏以為楚人蘇

孟當時葉蔡俱服楚故以為楚人亦是

是年又反衛自葉至今衛輝府僅五百里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見

簡子至於河出黃河也水而聞寶鳴犢舜華二大夫之死也乃

臨河而歎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君子惡傷其類也乃弗濟河

回車而息於衛之陬鄉作爲鄒操以哀之又云將命之曰臨河操

鄒操自是適衛又主蘧伯王家

賞按舊以簡子之召孔子入晉載在哀公五年趙簡子乃

殺舜華董哀公二年舜華董尚未殺也孔子胡爲而有臨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六

河之歎哉

先是范中行氏於魯定公十三年伐趙氏之宮其後不克已而

奔朝歌至是年奔齊子路聞之因問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賤

不肖矣其亡何也失位曰亡若二子之于是孔子有尊賢不能

用賤不肖不能去之答

是年蔡成侯嗣立秋九月齊景公卒孔子聞之曰齊景公有馬

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六十四歲壬子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六年也孔子自陳適楚

闕里志以是年爲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

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

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

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敕所執

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

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

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

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

而不祿所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

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

爲夫子也若夫親目之麗靡窮窶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

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七

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之使使問

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臂而跳且

誼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

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

此萍實也其耳如蓬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

之野聞小兒誼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

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聞

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所刺

譏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

徒役圍之於野從者病莫能興有荅子路愠見之語孔子又

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之楚見昭王自城父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聖金書 卷年事蹟 卷 三 天卷 八

者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手衛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前夫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還手蔡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子無以此爲也前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翹而跳齊侯恠之使使問

之夫子曰此鳥名商羊同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嗣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晉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餐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也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

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夫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去胫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夫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愀

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前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乎衛

歷聘紀年云是歲適衛留五年

是年孔子與陳侯有陵陽臺之登

是年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夫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可往否也然則夫子之往荆楚意者子夏諸子謂其可往而後往之耳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夫卷

十

是年宰子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有夫子無用此事之答

是年楚昭王渡江得一物群臣莫能識遣使來問孔子有淳實之答

是年春具王夫差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即來救陳軍於城父地名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孔子適楚時楚狂陸通接輿而有鳳衰之歌孔子下車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孔子至楚昭王將封以書社之地令尹子西不可昭王乃止

賞按史記云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朱子以為恐

無七百里之理小司馬索隱云古者一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七百社而二萬七千五百家也愚謂昭王欲封孔子以一百里之地觀子西曰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非楚之福蓋言孔子得百里之地亦如文武足以朝諸侯而王天下也其為百里無疑矣

又按孔子作春秋惓惓於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大義外夷狄以正華夏之大防乃若吳楚皆夷狄之君也何孔子獨不夷之而身入其國歟噫作春秋者示天下有不可犯之分垂世立教之典也義之盡也入吳楚者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萬物一體之心也仁之至也孔子嘗欲居九夷而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夫卷

十一

又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夫以夷狄猶不忍棄之吾于是而知孔子之聖真天地父母之為量矣

是年冉有為季氏宰先是齊景公追憶父桓子可召仲尼之命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子貢送冉有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求被召歸後遂為季氏宰於是孔子亦不久而歸魯矣

是年秋七月昭王有疾庚寅卒於城父地名中魯國仲尼聞之曰城父地也父與齊通而昭王卒於此昭王死於城父仲尼因昭王卒於城父仲尼因昭王卒於城父仲尼因昭王卒於城父

乃自是反葉自葉如蔡自蔡如陳孔子因道不行於天下在陳
數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往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乃
於是年冬自陳反乎魯

六十五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以是年為六十四歲在衛時蒯賈與子輒爭國子路

有衛君待子為政之問孔子有必也正名乎等語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六十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

數以為讓夫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夫子為政

是年季康子有仲由來賜可使從政也與之問孔子以由也果

求也藝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答之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天卷 十二

是年季子然自多其家得臣由求二子因有可為大臣之問孔

子以為且臣而又許二子之節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是以

後子路薦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是年季康子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賞曰閔子於季桓子費宰之召則欲應之至於季康子之

召則固辭之何哉蓋閔子以聖人為依歸者也孔子於桓

子有見行可之仕故閔子亦欲應費宰之召耳若康子之

不能用聖人聖人之不肯仕於康子則閔子之所親睹也

顧肯違聖人之所為而與之為臣邪

是年子貢仕魯與魯會于鄭徵自年百也 吳太宰嚭召康

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輒與貢對以周禮而吳止百半之徵是時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其後子聞之有君子不名也之說

六十六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也孔子在魯是

年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於孔子孔子以道之

將廢命也答之由是子路亦去魯適衛為孔文子邑宰六十七

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升官

氏夫人卒伯魚母也

闕里志纂要年譜皆以是年為六十六歲夫人升官氏卒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天卷 十三

六十八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也孔子在魯是

年伯魚母死暮年而猶哭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為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暮年而

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意其甚也伯魚

聞之遂除之

賞曰按禮記伯魚母死暮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

聞之遂除之噫斯言也乃記禮者誤於孔氏之三世出妻

而附會其說遂謂伯魚為孔子之後而其母既出故於出

母無服無禭而期可以無哭此孔子所以止其哀泣也然

予觀宰予對楚昭王曰孔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夫敦朴

為先此固孔子刑于寡妻之化而存官氏之賢亦可知矣
且觀其有侍妾焉則其無所妬忌而能逮下也又可知矣
將以何失而出之邪夫伯魚之母既未見出則其卒也有
服有禭而期可以哭矣何以謂之甚也矧父母之喪痛疾
之情人所自致伯魚暮而猶哭正親喪固所以自盡也聖
人教人以孝而顧欲使之除哀邪甚矣記禮者之附會也
是時孔子弟子如子路高柴之類多仕於衛孔文子又薦引之
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於是孔子自曾適衛子路曰衛君待子而
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竟不仕衛而惟就公養
之禮焉故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孔聖全書

卷之十四

天卷

十四

賞按孟子謂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宋子謂考春秋史
記皆無之而疑孝公為出公輒及考四書人物考本朝薛
謂衛人雖無知豈得以拒父者諡之為孝故以孝公為公
子郢而孔子受郢之公養焉則曰當時列國之人如魏
公子無忌孟嘗君田文之類皆好養士則郢之公養疑或
有之但郢之祿食亦出於衛君之所賜也公養於郢亦猶
公養於衛君也雖曰受輒之養亦何嫌耶或者又曰輒之
父子爭立孔子既以為不仁矣食輒之食孔子又知其非
義矣而豈肯受其養哉殊不知公養之果無常數者也君
所以待士之禮也孟子嘗曰言之粟則受之受之何義

也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嗟夫周之亦可受也斯孔子受之
矣

賞曰孔子之所謂正名者豈先儒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
公子郢而立之之說哉夫人既信用乎我我已委質為臣
乃從而廢之更立一君焉於順理邪逆邪殊不知孔子之
所謂正名者意以輒果用我必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諷之
以情使其遜位而迎父以立焉則名正言順而事可成矣
是則孔子正名之意也惟其意在於此故猶受其公養之
禮以俟其可與有為何如耳及觀其終不可與有焉此
仕輒之所以不成也彼立郢之說吾恐非正名之本意矣

孔聖全書

卷之十五

天卷

十五

本朝王陽明曰名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
輒立郢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即
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
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
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
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則輒豈不感動底豫崩潰既還輒
乃致國請教職已見化於子又有孔子至誠調和其間當
亦央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
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而必欲致國於父輒與
群臣百姓亦將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

必欲得輶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輶使之復君衛國輶不得已乃如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賻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是年孔子遇衛舊館人之喪脫駟以贈之

是年孔子道衛過蒲三稱其善先是哀公八年子路去魯適衛為孔文子邑宰至是治蒲已三年矣

六十九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自衛反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為六十八歲在衛母有為季氏將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手卷

十六

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夫子夫子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焉能擇木木豈能擇焉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肩公林以幣迎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新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嶄確其高梁甫四連根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求斲涕洟潸潸終不能用夫

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乃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終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成周之盛

至幽厲之鈇鉅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

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

歷聘紀年六十八歲曾以幣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手八卷

十七

是年齊為郎故帥師伐魯及清季孫便其宰冉求為將帥左師夏五月與齊戰于郎冉求用子入齊軍克之獲齊師國書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康子曰我欲召孔子可乎對曰欲召之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冉求又曰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從之是年冬衛大夫孔文子駢將攻太叔疾以攻之之策問於仲尼仲尼不對命載而行文子固留之孔子將止季康子遂公華公肩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于是作丘陵之歌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命坐以席有儒服儒行之問他日哀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枉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賞按孔子凡對哀公康子問政問禮問舜冠五常大昏五
儀性命郊祀與九經之告皆在歸魯數年之內

是年與齊戰于郎時陳重注跡與公叔禺人皆往闔而死於敵
魯人以跡雖重子而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孔子
善其權禮之當

是年與齊戰時孟孺子洩帥右師先奔齊人洩泗水以逐魯師
孟之反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故孔子論
其不伐功

賞按孔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一

十八

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
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下伐而費又北其自道也則曰我戰
則克而冉有之能將也則曰學之孔子即此而觀豈有未
學未聞者哉特以兵凶戰危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固
非以兵為諱也

是年孔子過臧文仲誓盟之壇而有暑往寒來之歌

是年季康子也此季孫肥使冉有訪問田賦之可否孔子不言

按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公欲別其田
及家財各為一賦故孔子云亦足矣蓋丘十六井也丘
出戎馬一疋牛三頭賦之常法也安可計臣而又賦哉

或曰孔子是年在衛未歸魯之先出遊於吳有延陵季子之墓

之題此事雖未和的否然亦可見孔子之未嘗終三年淹也按

絕斷地陵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去縣七
十里上湖通上州季子冢名延陵墟

賞曰孔子此時已老矣似無遊具之事若果有之豈所謂

老於道塗而不倦與天行健而不息之心與抑豈聞季子

之卒不忘平生之交而往弔之歟且題墓不在此時則哀

公十年以前季子未死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在魯將於

何時而題之邪

七十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也孔子在魯時

已致仕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一

十九

闕里志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是年以後孔子雖已致仕吉月必朝服而朝

是年春魯用田賦孔子有冉求哀飲附益之責其後又有季氏

旅于泰山汝弗能救之責

是年哀公設柩具黍孔子以黍為五穀之長先飯黍而後噉掩

孔子自六十九歲歸魯之後以詩書禮樂為教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由是顏淵有夫子博文約禮之說子貢

有夫子性與天道之問曾參有吾道一貫之唯達巷黨人有大

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之稱孔子既傳道於當時欲垂憲於後

世

是年乃追跡三代之禮而曰敢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成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其序書傳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至秦繆凡五十九篇其論書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之統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而又叙及於湯武之政刪古詩三千餘篇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孔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古詩本多上采契稷下述成周止存三百十一篇無辭故遷史云三百五篇其理樂也追嘆曰師摯之始闢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于是以詩三百十一篇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之勸焉

雅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一 未入卷

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之勸焉

編至於三絕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太過矣章熾皮也編竹爲簡以皮貫之而成集今賈簡之皮三次斷絕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是年夏五月昭公夫人具孟子卒孔子已告老而與弔放經而拜

賞按王氏云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絕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孟子矣噫孟子之卒孔子猶以爲舊君之夫人而弔之昭公之薨孔子友魯而弔也豈不信然哉

哀公十一年冬子路自衛從孔子友魯及冬年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又使門人爲臣以治其喪孔子時已

致仕無家臣治喪之禮及病少瘳子路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是年拜受康子之饋樂曰丘未達不敢嘗

是年孔子子伯魚卒年五十有棺而無槨

是年五月哀公會具于橐臬吳子使太宰嚭請尋鄆之盟哀公不欲使孔子弟子子貢對使者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

王帛以奉之信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

是年孔圍既空諡曰文子貢聞之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是年冬十二月魯季康子聞其休咎孔子以爲火伏在十月而後蟄重盡閉今猶九月是以蠡見乃司歷者失閏之過也

賞按左傳此說竊以爲未然孔子作春秋凡災異必書者蓋以災非無因而致書之於經欲人君之慎所感耳若曰

無微懼之意止爲失閏而書焉則如蠡螻之類一書再書足矣何以屢書而不絕哉設果再失其閏則必春入於夏

夏入於秋秋入於冬而不成四時之令矣當時周魯諸國吾不知何以作人事而興百工也孔子之春秋雖非專爲

治曆明時而作然紀年序事以垂憲萬世豈有以九月蠡

而書之於十二月者哉且康子因蠡災而有此問此正懼
心之萌也孔子答之必將曰蠡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
意者是年魯用田賦賦煩役重而戾氣應之乎不然必將
曰在人者以多寡為患而不均不和於其下則在天者必
陰陽失序而不和不順於其上此所以冬行秋令而有此
蠡也使因其問而歸過於司曆失閏者之所致則將何以
長康子善端之萌而俾之恐懼脩省也哉永嘉呂氏曰明
年九月蠡又十二月蠡恐不專為失閏之故家氏曰十二
月蠡氣燠也左氏所載疑非聖人之言斯說得之矣

七十一歲已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
孔聖金書 卷之二十一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為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昨
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
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後薄賦歛
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
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
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
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
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桶俯察几筵其器
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
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

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晷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
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
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
者州也版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
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是年哀公自昨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孔子
有使民富且壽之對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
惠百姓

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
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因冉子退朝問曰何安也對曰有政孔
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
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賞曰冉子有政之對乃是實言蓋孔門師弟子之間一誠
相與宜有虛僞孔子謂其為私事者但因季氏不以國政
共議於公朝故不然其言耳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
冉有之意深矣非以冉求之對為麗語也

是年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哭之其慟不許顏路請車以為槨
又責門人厚葬之不可他日又嘆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
止也他日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賞按王肅謂淵年數錯誤家語載孔子三十歲蓋淵死時孔子年七十二而伯魚卒時孔子且七十也當作回少孔子四十歲方與孔子七十一歲相合若云少三十歲則回死之年孔子方六十一也而伯魚亦未嘗卒觀論語鯉也死有棺無槨之言則回之死實在於鯉之後先儒謂論語鯉死之言乃孔子假設之詞夫天親至愛莫如父子未死而顧以死言之豈人情也哉

七十二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孔子在魯孔庭纂要年譜皆以是年為七十一歲魯哀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八 二十五

涕泣漣洏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絕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夫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元年春哀公西狩大野即今鉅野縣在魯西故云西狩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折其前左足載以歸魯莫之識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五父之衢使人告孔子冉有曰膚身而食焉曰

之妖乎孔子聞其形狀親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謂者聖人之瑞夫謂子貢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謂子游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為泣麟之歌叔孫聞之然後取麟而歸服虔曰魯人取之他日又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又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實實罰於褒貶以正一王之法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蓋因所感因此為終也是年九月春秋成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八 二十五

家傳云西狩所獲之麟即吐王書於闕里之麟也至是七十餘年角端所繫之繡紱猶存孔子解紱而自傷賞按公羊疏謂孔子受端門之戒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成公羊傳注疏曰周史而言寶書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為戒也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路之屬僅有十六蓋極美可以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孔子則識之餘皆棄而不錄也或曰孔子何不脩周史以備天下之善惡歟愚曰孔子平生志欲行周公之道而魯乃周公之後也脩魯史

則周公之道見於行事矣是存魯史者即所以存周史也
尊周公者即所以尊周室也故脩一魯史而周禮盡在魯
矣舉一魯事而天下之事從可知矣是則孔子脩魯史而
不脩周史之意也

又按穀梁傳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
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胡傳曰肅詔九成鳳儀於庭魯史
成經麟出於野據二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
及按遷史與杜預左傳序云直為感麟而作作起於獲麟
則文止於所起家氏曰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
世今也輟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天卷 二二六

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
道之終不行然後脩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之事
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之意矣故春秋之脩獨後
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林堯叟集解曰孔子先
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
也據四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
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又為之作傳則其脩
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在獲麟之後者為是
又按解綬自傷此事雖若出於附會然麟之為聖人出則
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昔叔孫氏於獲麟時猶知為天告

夫子將亡之證則智出於叔孫之右者又何疑乎
是年六月齊陳恒弑其君舒州孔子時已致仕齊戒沐浴而請
討於魯哀公又尊公命而告於三子

復嘗曰孔子請討陳恒而魯之君臣不行其言似乎無益
殊不知孔子之所以扶天綱振人紀者在此一舉蓋孔子
請討之時豈不知哀公之不得自專而不能伐齊三子之
必沮其謀而不欲伐齊哉是時三子之無君與陳恒等孔
子欲上悟哀公下警三子故為此舉耳使哀公聞此請而
能悟其意必將曰上失其道斯見弑於下矣于是祭三家
之壇國思所以制之而敢於奮然以有為起孔子而付以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天卷 二二七

政則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聞此請而能警
於心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尚欲致討吾三臣或如
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自是二年以後孔子卒又
十一年哀公雖遜於越而三子不敢肆然為陳恒之賊執
者未必非孔子此請之力也是孔子之言雖不得行而其
裨益於魯事者大矣雖然案魯有禪於魯也使天下萬世
皆知君臣之大分不可以或下而天地之常經不可以或
亂者皆吾孔子此請力也豈曰無益之空言哉
是年秋八月孟懿子卒孔子往弔
是年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手與之水訣

是年孔子語曾子著孝經

先聖自衛反魯之後三年而刪詩書定禮樂讀易道脩春秋是時因著作既成乃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先聖跪而受之一云春秋孝經成孔子以此二經告備於天

復賞曰六經告備而虹降或者以為近誣噫蒼頡制六書之字而龍蛇為之泣淵宋藝祖開文學之端而五星為之聚奎是皆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而下召物產之機也况孔子德配天地而道合陰陽六經之文又所以明帝王之道而洩天人之秘闡鬼神之奧者也則其北斗呈祥而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天卷八 二十八

赤虹化王也又何疑哉

七十二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孔庭纂要皆以是年為七十二歲在魯

是年孔子嘆曰甚矣吾衰也又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是年冉有子路見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頤史孔子曰求無乃

爾是過與

論語

是年子路死於衛先是子路仕衛為孔文子邑宰及哀公十一年冬子路從孔子自衛反魯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自是年後復之衛為孔文子之子孔

悝邑宰

按哀公十一年冬孔子歸至是年冬閏十二月崩自

戚來攻出公輒劫孔悝盟子路結纓而死孔悝之難出公輒奔魯孔子聞子路為衛人所醢遂令覆其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

是年衛有崩殯之亂郭門之則者不報季羔則足之怨而使入室以逃難孔子聞之謂子羔公以行法善於為吏

是時子路顏淵仲弓皆死其餘弟子如宰我子貢子游子夏等或仕於列國或散於四方孔子因追憶往事而歎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天卷九 二十九

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

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

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

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誄之曰吳天不弔不愍

遺一老嫗屏余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

自肆于責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

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夫子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置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塚上

闕里志年譜七十三歲孔子病子貢請見至子殆將死也乃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之果有血書云趣作法孔子沒周姬立基東出秦人城胡亥術書既散孔不城子貢以告孔子趣往觀之化為赤鳥飛去蓋獲疾七日而沒魯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三十

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日哀公誅之曰昊天不弔母自徂

前葬魯城北泗上哀公十七年立廟置守廟人一百戶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於是弟子有收藏孔子衣冠書劍屨至漢不絕注云已上出處事蹟此蓋序說微事在魯故用年譜易之然年譜所載雖詳其間亦有可疑者覽者當關其所未信斯可也

是年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陳莫之具知其為將亡之凶徵也明日戊午孔子蚤作及手卻後曳杖而行逍遙於門而有泰山梁木之歌子貢來遂語以昨暮坐奠之夢因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南而生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夫微之夢寐感於世道而知其將死

聖人之知天命也如是果獲疾七日而卒卒於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

實按左傳作己丑日孔子卒然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十一日蓋己與乙文字相近故誤書耳昔昭公八年丁卯經書冬十月壬午楚城陳可謂實錄矣左傳乃謂十一月壬午城陳夫壬午在十月十八日十一月無壬午也觀左氏十一月書置之訛則己丑之出於誤書也可知矣

又按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崇其聖德殊而異之也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三十

孔子沒哀公誅之曰嗚呼哀哉尼父孔子之喪門人公西赤為志焉以孔子聖人也乃兼用三代之禮以尊榮之其飾棺也以素為楮楮外加牆車還置翼恐柩車傾虧又設披繩以維持之此用周制也及其送葬也乘車所建之旌旗則刻繒以崇牙之飾此用殷制也綢明盛旌旗之竿而以素練縛也於扛首則設八之旒此用夏制也以是年六月丁巳日一云初九日丁巳二云二十三日辛未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往從冢之左右而家者百餘室因名曰孔里哀公十七年門人及孫伋始即其故宅作廟祀之

賈曰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古禮也孔子嘗曰大夫四月卒

而六月葬則亦三月矣

孔子之喪門人始疑所服子貢乃舉孔子所以喪淵路者以起其義曰夫子生時以子之喪處吾徒既視吾徒以子矣今夫子沒吾徒烏可不以父視夫子乎乃處之曰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斬衰之服于是門弟子弟莫之時從葬之日其服皆經謂也肝出外而不免之禮也經而出持事於孔子也心喪三年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靡然無以異於何處之間凡筵之下也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唯子貢處於家側凡六年然後去史記云處於家上曲禮云過墓不登龍豈有舍處於家上之理乎凡六年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八
三十三

孔聖全書詳訂歷年事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

事蹟圖譜序

古閩晉江王慎中撰

夫自堯舜以降至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以為師何也闢室作壇設科以來四方之士講習於二水之濱後偕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講以擇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為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為不得位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側微矣禹之未與皋陶之未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傅巖之野固匹夫而有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為至仲尼而始有之也且非獨其門人子弟而後為此學也舉一世之人莫不欲使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八
三十三

之共學故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耦耕荷篠之夫人拏舟之漁父闕黨豆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必能為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人為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二人為而學明於下矣起簪掖引之機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之所顯形光輝充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聲名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所接莫非人也則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徒矣非必三千之群乃為共學之士也其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動五穀不分柄極為倭之誦而興起信從之風默等徧鼓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

之下之有與者天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又明二儀之
義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序含生有翹百嘉萬品
之倫並育無害至於今不廢言曰其微言傳諸其徒大訓垂於
六經之爲功哉史遷之智不足以知此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
至奸七十二君而不用始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
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誣
烏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得
一家一國之政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後返在陳之歎固道不
行而思歸也蓋歸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蓋求士於四方未有過
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泯者不越於吾黨矣仲
孔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三十四

尼所以卓出前世繼作之聖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其
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暇有安暖之席固以是爲易天下之
道也觀此圖者以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心而可得
其與人好惡之端遊世憂樂之術尤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
子者也舍是亦將何以求之邪

此序說孔子之周流在於講明聖學之道以教化天下之人
而非專在於求仕可謂深得聖人之心矣

孔子事蹟圖諸論

浙會稽李本考辯

孔子生年公羊穀梁以爲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以爲生
於二十二年哀公六年卒年七十三宋景濂以其生從公穀
之說而其卒從史記謂孔子當年七十四其辯甚悉夫一年上
下不足深辯雖從史記可也但史記所載孔子出處多與經傳
不合不暇盡信焉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孔子時年四
十七陽虎始以大夫執國命故歸孔子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
孔子往拜相遇於塗而有吾將仕矣之答則其時孔子猶未仕
也仕於季桓子孟子以爲見行可而獵較爲兆蓋當此後矣獵
較疑小官之事其爲委吏乘田時之所兼歟史記以爲委吏乘
田爲司空言於昭公七年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時其年孔子方
十七歲以其有及長二字故潘氏通紀據孔氏誌以爲委吏言
於二十歲時爲乘由言於二十一歲時然平子初年未可言爲
兆且與孔子自言吾少也賤不合矣其後適周訪道如問禮於
老聃訪樂於苴弘宜必有之未必南宮敬叔請於魯君而俱往
也其曰丘乎齊還乎宋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及魯尤不足信夫
宋其先所出之國也齊衛之會亦近孔子必嘗往來焉陳蔡近
楚之國豈宜輕往時方爲文獻之求如在魯而問官於郊子適
衛而學琴於師襄也其年尚皆在三十前未可以立言必非求
仕况聖人以溫良恭儉讓之德遊學之時間然尚綱豈至遽遭

斥逐昭公二十五年孔子時年三十五以季子逐昭公之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居之義也或因以默相昭公於齊歟聞昭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景公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當在此時矣其所交者晏嬰也故稱其善與人交嬰賢臣也觀其告景公遊觀之言則固以先王之道告其君者也孔子非嬰無以通於景公而謂嬰沮尼綏之封夾不然也觀景公欲季孟之間待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其無志於為可知此孔子所以復歸魯歟接漸而行蓋在此時而史記載於平子未卒之前平子逆臣也方其當國可謂亂邦孔子必不遽反而居之也或謂景公此時在位止四十二年未可以言老矣至定公九年始可以言老則其時晏嬰已死齊亂將作其國豈可復往哉獵較為非當在定公七八年何則陽虎囚桓子在定公五年葬平子後而公山不狝虎之黨也其以費曄亦在此時况其召孔子而子路以為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則謂孔子本無所適也然孔子欲往而卒不往豈以其不足有為而意在於仕魯乎陽虎之遇孔子也詰之以懷寶迷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得非為不赴公山之召而發乎史記叙公山之叛於九年則失實矣已而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原思為宰子華使齊蓋在此矣是歲從公會于夾谷而齊歸鄆謹龜陰之田蓋孔子先有以通誠于景公焉定公十二年孔子時年五十

禮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八

三十一

四其夏墮邱費政化大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定公三日不朝乃因膳肉不至而去既去而圍成不克夫受女樂不朝者定公也而論語歸之季桓子正見行道之兆在桓子而自桓子嗣位二年以後皆其用費之日也史記乃謂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齊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受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衛夫孔子之為司寇孟子有是言也其為中都宰為司空則雜記之言不敢謂其必然當時相事屬之三冢而季氏尤專制豈孔子所得攝少正卯既為大夫非季氏惡之亦豈孔子所得誅此前儒所謂後人憤孔子失職而過為誇大之辭史記不察而實以為然

禮聖全書

歷年事蹟

卷八

三十一

能以禮樂爲急樂之一成皆得賢者以司之祇孔子既去太師
逆知魯必日微與其屬同時去國亦可謂見幾而作矣擊磬襄
或以爲卽師襄孔子所嘗學琴者蓋魯人也史記載學琴師襄
於居衛之目是又以爲衛人也適衛之後孔子年幾六十安得
有學琴師襄之事潘氏通紀據歷聘紀年移此於孔子年二十
九時豈師襄其時尚在衛而未仕於魯歟自是孔子適衛矣孔
子既仕而適衛者三此年主蘧伯玉蘧伯玉與孔子同時左傳
於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奔齊時載蘧伯玉拒孫林父之言則已
在顯位至此又六十二年何以又未致仕邪左氏之說或誤傳
歟爲主之說史記以爲主顏淵鄭非也顏淵鄭卽顏離由乃出
孔聖全書 卷之八 歷年事蹟 主卷 三十九

產之賢與其爲命之善至河而將西見趙簡子則必無此事簡
子時已叛君爲惡非可與爲善者豈特聞竇鳴犢犛華之殺而
始迴輪哉惟佛肸以中年叛而召孔子子路欲其不入而告以
堅不磷白不緇之言出於論語中年者趙氏之邑在澤水北趙
界之東鄙趙世家注相州湯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卽其地
非樂陽之中年也其地近衛蓋孔子已反於衛而召之也欲往
而卽不往者豈亦察其不足以爲善乎居衛又之擊磬而希黃
知其有心蓋在於此時靈公方逐世子蒯瞶夫人南子願見孔
子孔子見之人但知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意將
啓其母子親愛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以見南子爲悅然
孔聖全書 卷之八 歷年事蹟 主卷 三十九

公輒時事無與於靈公也是時蘧伯玉之外尚有史魚仲叔圉
祝鮀王孫賈多賢共政民生有賴故孔子入境而語冉有曰庶
矣哉謂其可以富而教也故靈公雖無道而孔子得因蘧伯玉
以通焉有議於靈公者居十月而去衛過匡匡人圍之而顏淵
相失在後則顏淵必亦從焉蓋惡其聚徒而誦學也史記以爲
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拘焉則陽虎去魯卽自齊奔
晉依趙簡子簡子勢方強橫匡人豈敢犯之况陽虎聲勢氣焰
自與孔子不類匡人何至惑於貌而誤其人邪蓋欲解孔子非
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所難免也由是而之宋之
杞因以之鄭皆便道也之宋杞而知文獻之無徵之鄭而知子

靈公卒不可悟乃復歸魯詩書禮樂於此刪定而有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之言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猶憐
憐於衛則復見靈公蓋必在哀公初年矣是時靈公將與齊伐
晉一見卽問陳焉既非孔子所欲答又仰視蜚鴈色不在禮貌
衰矣明日遂行而陳舜後也將觀有虞氏之風焉故往至陳適
陳疑必始於此耳陳人不禮焉至於絕糧不久而卽之蔡史記
謂居陳三年非也蔡人不禮猶夫陳也此孟子所謂厄於陳蔡
無上下之交也已而之葉葉楚邑也楚昭王時方望治而葉公
亦若可親就者故過從焉有葉公問子路不對沮溺耦耕夫人
荷篠相遇等事初在陳蔡從行者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宰我子貢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及其在魯則惟有子路與葉公
沮溺丈人問荅而他人無焉豈諸子有先解歸者邪是時楚昭
王使人聘孔子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昭王欲封書社未知其有無但親接輿之歌孔子固嘗至楚地
矣非昭王聘之必不輕往及考子路問津於沮溺與其夫孔子
而問於丈人又非有使命召聘者論語亦絕無與楚君臣問荅
之語又似可疑其謂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兵圍之故
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
得免信妄說也宋子言是時陳蔡服從於楚若楚昭王來聘孔
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其說是已若謂子貢至楚則未可知家
孔聖金書 卷之四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語又載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使人問孔子孔子知其為吉祥而
子游問之則似子游尚從在楚者但其說甚陋尤不足信意者
孔子止嘗至葉而楚狂之歌其亦在葉中所聞歟居葉久之蓋
自葉反乎陳未見可與共學者故發歸與之嘆而欲裁魯之狂
士此則自陳而歸魯矣史記以為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年六
十三歲而魯哀公六年也則靈公已卒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
以其不喪歸於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而不及蘧伯玉則伯玉必
已先死出公輒代立時子路從孔子在楚求仕衛也孰為之其
意之側而再通衛邪孔子既歸魯與其門弟子講學晚而喜易
書編三絕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而哀公康子相繼問政意雖

倦倦而無有為之志叔孫武叔又惡而毀之雖仲孫何忌頓
學未能離師輔而不反卒為習俗所累故魯卒莫能用孔子而
孔子亦不復仕焉冉有先為季氏宰史記以為哀公三年季桓
子卒康子召冉求理或然也然觀孟懿子之子武伯問由求之
仁當在此後而孔子告以由可治賦求可為宰則似冉有子路
此時猶未仕也豈二子之為季氏宰其皆在孔子歸魯之後歟
冉有居衛日久為季氏聚斂孔子以為非吾徒又季氏旅泰山
冉有不能收孔子以泰山不如林放廟之而季子然稱二子為
大臣則孔子但以具臣許之季氏將伐顓臾二子不能正孔子
皆切責之而責冉有尤備則子路之宰季氏與冉有同時無疑
孔聖金書 卷之四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而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必此時相因之
事為史記謂子路為季氏宰在墮三都時蓋本左傳其說非也
季康子問由賜求可使從政而孔子許之亦當在此子路則尋
因公伯寮之怨而適衛矣宿于石門意此時所經之道也於是
更仕衛為孔文子之邑宰史記子路傳有子路為蒲大夫之說
家語亦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意者蒲即孔
氏之邑歟不然則前此子路無治蒲時也史記謂為孔悝之邑
宰考孔悝之代文子當在哀公十一年世叔齊奔魯之後世叔
齊即大叔疾也觀左傳載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不
對命駕而行則孔子其時在衛也子路蓋當文子時已仕衛矣

意者由蒲幸為孔氏家臣，而因文子以通孔子於出公，故孔子自蒲至衛，彌子欲使主邑子路以告，而孔子辭之。是時則主顏雖由，乃見文子子路問衛君待子為政而孔子告之以正名有由，然也。但謂文子以攻太叔事訪仲尼，則疑非文子所為，而命駕歸魯，亦不當在此時也。時冉有子貢從行，故亦有為衛君之疑而入問，則冉有子貢皆不在魯矣。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魯以後事也。當國書伐魯時，冉有為季氏宰，帥左師以能用矛入齊軍，而孔子稱之曰義也。則適衛果不謂在後歟？孔子既見孔文子，孔文子當亦不久即卒。既謚而子貢有何以為文之問，皆在衛時事也。然魯用田賦在哀公十二年正月，距世叔齊孔聖金書一。歷年事蹟。天卷。四十二。之奔，不滿三月，而左傳載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之說。素臯之會，在是年五月，相距亦不遠。而左傳載魯使子貢辭吳太宰嚭尋盟之說，則二子方從孔子在衛，而孔子則尋與巫馬期在陳，豈二子皆先歸在魯耶？而冉有之訪仲尼，則信誣矣。文子之卒，子路遂事孔悝，至哀公十五年，子路死於孔悝之難，初未嘗歸魯也。而左傳於哀公十四年春，獲麟後載小邾邑以句繹奔魯，曰：「使季氏要我吾無盟。」季康子使冉有謂之：「而子路對以不能，則子路安得在魯邪？」此亦傳聞之失實者也。夫孔子在魯，不見用，在衛無所遭，所謂不悅於魯衛也。反而至宋，遭桓司馬向魋將要而殺之，夫向魋入曹叛宋，在哀公十四年五月，而

此則其在宋專恣之日也。史記序此於定公卒之歲，其時向魋猶未敢肆，肆亦必在疾奔宋之後。蓋疾之奔宋也，臣向魋納美珠焉。宋景公求珠於魋，不與。此魋之所以得罪為亂也。則正當子路仕孔悝之初矣。孔子微服過宋，不得已而適陳，以其有司城貞子在也。以司城貞子為主，臣陳侯周，陳侯周即陳湣公也。是時曾昭公夫人孟子卒，聞於諸侯，故陳可敗，揮巫馬期而進有君娶同姓之譏，而以孔子為黨。陳湣公後為楚所滅，豈不知其不足依哉？特以司城貞子之賢，庶幾有望焉。湣公卒，不可與有為，則姑假其力以反魯耳。自陳至魯，其事宜在哀公十二年冬。孔子年六十九矣。其年孔鯉卒，明年孔子年七十，於禮致仕。孔聖金書一。歷年事蹟。天卷。四十三。之年也。而顏淵死，顏路請車為槨，故孔子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為辭。冉伯牛有疾，蓋亦亡矣。弟子或為家臣，或為邑宰，或離散各處，諸侯之國，往往日從陳蔡，諸賢俱不在矣。故數口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獲麟之年，孔子之七十一歲也。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哀公使告三子，不可。於是春秋成。當哀公十六年，而孔子卒。從史記年七十三之說也。蓋孟子曰：「時中之用，而以仕止久速明之。」則孔子轍環之跡，正學者所宜盡心史遷之智，既不足以知德行，而抹輯傳聞，又復博而不詳，舛錯遺誤，多失其實。學者沿習而不致思，則於跡轍之間，尚為迷謬，又何以考跡觀用，而潛心於聖人哉？此予圖譜所由作，而不能

丁 周景王 魯哀公三十九年 孔子八歲	戊 周景王 魯哀公三十年 孔子九歲	巳 周景王 魯哀公三十二年 孔子十歲	庚 周景王 魯昭公元年 孔子十一歲	辛 周景王 魯昭公二年 孔子十二歲	壬 周景王 魯昭公四年 孔子十四歲 叔孫穆子約卒 子昭子舍嗣	癸 周景王 魯昭公七年 孔子十七歲 季武子宿卒 子平子意如嗣	甲 周景王 魯昭公八年 孔子十八歲
夫卷							
四木							
衛獻公三十三年卒 子襄公立	齊景公四十九年 子靈公弒立	蔡靈公元年	楚夷狄四年 叔靈王立	楚靈王元年	衛襄公九年 子靈公立	衛靈公元年	陳哀公三十三年卒 楚靈王滅陳

巳 周景王 魯昭公十年 孔子二十歲 諸氏通紀據孔氏誌以爲魯史記於此年非也	庚 周景王 魯昭公十一年 孔子二十一歲 諸氏通紀據孔氏誌以爲魯史記於此年非也	辛 周景王 魯昭公十二年 孔子二十二歲	壬 周景王 魯昭公十三年 孔子二十三歲	癸 周景王 魯昭公十四年 孔子二十四歲	甲 周景王 魯昭公十五年 孔子二十五歲	乙 周景王 魯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	丙 周景王 魯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七歲
夫卷							
四木							
晉平公二十六年卒 子昭公立	齊景公四十九年 子靈公弒立	蔡靈公元年	楚夷狄四年 叔靈王立	楚靈王元年	衛襄公九年 子靈公立	衛靈公元年	陳哀公三十三年卒 楚靈王滅陳

周景王二十魯昭公十四年 孔子二十四歲 按家語仲尼生三歲父叔梁紇死母顏氏之死紀年云在二十四歲乃適父會葬於防則孔子之母非梁紇也家語後序謂叔梁紇死於防其說妄矣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既葬孔子先反門人後而甚至孔子問焉曰防墓誰也孔子曰然流涕曰古	孔聖全書	不修墓防墓之說先儒多辯之至於孔子年方二十四歲德猶未立蓋博學不教之時也而即有門人則未有疑及者豈亦記札者之附會耳 ○蘇氏子功曰二十四歲有門人今人亦多有之况於孔子乎難以曲權博學不教謹此大也 周景王二十魯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 晉昭公六年 子頃公立
壬人卷	四八	

周景王二十魯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七歲 是歲鄭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此出左傳或曰適鄭而問非也豈因家語有孔子之鄭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之事誤以為問於此邪	孔聖全書	戊寅 周景王二十魯昭公十九年 孔子二十九歲 濟氏通紀以通衛學琴師表在此年 巴 周景王二十魯昭公二十年 孔子三十歲 濟氏通紀據通鑑前編以孟懿子南宮适見孔子學禮及南宮适言於魯君與孔子俱適周問禮於東門問於於黃弘紀於此年夫孔子三十以前止是訪學之時必非求仕且未宜受徒也孟懿子雖為孔子弟子亦當在昭公二十四年仲孫速未卒之日不
壬人卷	四九	蔡平公八年 第悼公康國立

<p>立 孔子自昭公三十五年通葬以後連年在齊善於學聖通祀於此年載齊景公欲討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成之而孔子及魯非也</p>	<p>壬辰 周敬王十一年</p>	<p>孔子聖全書</p>	<p>乙未 周敬王十四年</p>
<p>魯定公元年 六月始即位 孔子四十三歲 通祀戴陽虎葬</p>		<p>孔子不仕復修詩書禮樂於此年非也孔子是時存齊不在魯</p>	<p>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p>
		<p>陳惠公二十四年卒 子懷公立 蔡昭公十五年 時以吳子闔閭敗莒昭王之師於楡澤蔡昭公死於之仇疾凡能自斃矣</p>	
		<p>五十二</p>	

<p>丙申 周敬王十五年</p>	<p>魯定公五年 孔子四十七歲 六月季平子意如卒 子桓子斯嗣 七月叔孫成子不敢卒子叔孫武叔州仇嗣</p>	<p>孔子自齊返魯 陽虎專執國命季平子既葬虎囚桓子而公山不狃為費宰侯犯為卻室衛虎為庶各以邑叛虎欲見孔子不拒召孔子皆在此時孔子猶未仕也</p>	<p>孔子聖全書</p>	<p>戊戌 周敬王十七年</p>	<p>魯定公七年 孔子四十九歲 孔子先為栗田後為委更得無操較之事蓋為北於季桓子也當在此二三年之間</p>	<p>魯定公八年 孔子五十歲 魯從祀先公此孔子仕魯為北而祀正先公之祀也田虎患之故使盜竊爾王大可引其意此時孔子猶未為司寇也</p>	<p>孔子聖全書</p>	<p>己酉 周敬王十八年</p>
<p>齊景公四十二年 三年</p>			<p>五十三</p>					
						<p>陳懷公四年卒 子濬公立在位二十四年 為楚滅在春秋後三年矣</p>		

甲辰 周敬王二十三年 魯定公十三年	<p>孔子五十五歲</p> <p>太師執火師陽亞 飯子三飯餘四飯缺 鼓方叔攝鼓武擊勢 襄因孔子去魯即晉 避去適齊適楚適 蔡適齊皆適於其 國者也當時齊景公 楚昭王頗強政治而 蔡昭公能復禮自宜 泰惠公能開閭閻守 皆可居之地故往往 焉若入河入海入海 皆長往而不返矣</p>	孔聖全書
齊景公五十一年 魯定公十五年	<p>秋趙鞅子晉 陽以城來歸 晉趙鞅即趙盾 子時簡子死 中行國伐中牟 此佛所以不 服執而解與</p>	講
衛靈公三十二年 魯哀公十四年	<p>孔子至衛主 蒧伯玉世家 蒧伯玉居 非也又稱居 十月去衛將 適陳適陳 蒧伯玉所請子 畏于匡者也 曰適陳亦非 也</p>	八
楚昭王十九年 魯昭公二十年	<p>秦惠公四年</p>	五十六

乙巳 周敬王二十四年 魯定公十四年	<p>孔子五十六歲</p>	孔聖全書
衛靈公三十九年	<p>孔子自匡及衛過蒲蒲衛邑南 尾適衛之道也來路稱子路治 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而 繩之以法則子路方從孔 子周旋列國故不悅於衛見 於陳不對子路問津子路非出 仕之日也而何暇於治蒲三 久耶及考史記子路傳言子路 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以難 治則似子路將至蒲蒲而孔子 蓋當受當司治時也於不用從 而祭子路請行歲月亦不便 矣</p> <p>世家又於孔子自衛至陳去陳 過蒲反衛之時載蒲人嬰盟而 功衛靈公伐蒲之事此大非望</p>	圖譜
五十七	<p>人所為其安能治其要之子路 治蒲之事當在出公轅時也秋 衛世子蒧蒧奔宋孔子見靈公 夫人南子子路不悅或以為南 子即南蒧然南蒧之賢疑在昭 公十二年則孔子年方二十歲 孔子見蒧即見南蒧將妙用而 子路豈應即侍孔子得與焉邪 其說非矣</p> <p>王孫賈始冤之問難在此時</p>	年余

<p>周敬王二十五年 魯定公十五年 孔子五十七歲 夏五月定公卒 子哀公立</p>	<p>孔子自衛反魯定 詩書禮樂所講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 也自與門人誦學 弟子從游者日衆 顏淵仲弓宰我子 貢冉有子路子游 子夏子張樊遲諸 賢問仁問孝問長 問禮問士問政問 問達問爲邦問事 鬼神之類與夫子 路從射于襄陽樊 遲從遊於舞雩等</p>	<p>孔聖全書</p>	<p>事多在此後公亦 無以考其的日矣</p>
<p>魯定公四十年 孔子居衛久之 以靈公無道以 禮也所謂於衛 靈公陰可之往 也然不能用孔 子故困於定公 卒而歸魯爲 諸君有服定公 既卒孔子必無 不歸一躬之理 世宗謂老衛適 曹去曹適宋 適鄭遂至陳 居陳三歲而 復反衛其適 宋適鄭理或 有之皆其所</p>	<p>經之地但不 當較于適匡 後耳若陳不 應此時特往 且非可居之 國必不久處 三年也世家 敘此事繁雜 去真殊可厭 焉</p>	<p>天卷</p>	<p>五十八</p>

<p>周敬王二十六年 魯哀公將元年 孔子五十八歲 冬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何忌自是邾 年梅邾或取其田 或圍其國以至哀 公入邾以其君來 而兵爭不息也則 有言好勝不免與 叔孫武叔比閼矣 安能使武叔不毀 仲尼哉</p>	<p>衛靈公四十二年 楚昭王二十二年 是時楚王使 人於孔子 孔子至衛 靈公問陳 又仲孫何 忌帥師伐 邾丁明日 遂行</p>	<p>孔聖全書</p>	<p>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 孔子五十九歲</p>
<p>晉定公十九年 衛靈公四十二年 楚昭王二十三年 蔡昭王二十六年 孔子自魯之葉 昭王方修政治 而葉公爲縣尹 亦須視昭王將 卒之時蔡族而 不肯移於滕臣 卜葉而不肯惑 於非祀孔子知 其爲大道業 公當惠主之世 遇白公勝殺令 尹司馬且執君 而能以久討賊 則昭公之與葉 公皆一時之良</p>	<p>通鑑載佛吟 召孔子於此 年非也晉靈 公無可紀焉 世宗謂陳之 子孫立夏四 月晉趙鞅納 世子蒯聵歸 拒之不得入</p>	<p>圖譜</p>	<p>五十九</p>

<p>也故孔子過從 魯公初問孔 子於子路子路 不對其後問厥 與直躬與孔子 相與似日父者 世矣謂孔子德 於蔡三歲而以 自蔡如魯為魯 公六年事則蔡 於哀公二年十 月也起所通已 遷州來非漢書 國而孔子直其 從至州來和若 謂定昭王聞孔 子在陳蔡之間</p>		<p>使人聘孔子此 事約果有之蓋 必居蔡時事也</p>	

<p>巳周敬王二十 八年 孔子六十歲 季桓子卒 子康子肥嗣 是年康子召冉求</p>	<p>庚周敬王二十 九年 孔子六十一歲 是歲六月遷往宋 宋公問社於季我 意者因此而能乎</p>	<p>辛周敬王三十 年 孔子六十二歲 魯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二歲</p>	<p>壬周敬王三十 一年 孔子六十三歲 魯哀公六年 孔子六十三歲 孔子自陳及平魯是在 楚昭王卒後事也史 記稱是年自楚及平 魯與所請居陳魯 而陳滿溝竹又各分 前後二事雖亂無倫 失矣甚矣 孔子既歸魯蓋於子 之武伯亦從門下 問學乃而由宋之仁 亦在此時內有為季 氏宰當在此後而子 路與冉有同時為宰 必因冉有而進入當 在冉有之後但不可 知其的於何年爾</p>
	<p>景公五十 八年 孔子立 庶于安孺</p>	<p>齊安孺子元 年 為陳乞所 弒兄悼公 陽生立</p>	
<p>蔡昭公二十八年 為盜所殺 孔子不復至 蔡事無可紀 焉</p>		<p>楚昭王三十七年 陳湣公十三年 秋七月楚昭王 卒 子惠王立 孔子以昭王既 卒楚不可居乃 自蔡至陳有思 魯任士之歎蓋 居陳不久即歸 魯及世家乃以 一嘆分語孟所 載為兩事且不 歸魯而自蔡以 至於楚其年月 又不且詳甚甚 矣</p>	

<p>甲寅 周敬王三十 三年</p>	<p>丑 於周敬王三十 二年</p>	<p>孔聖全書 圖譜</p>
<p>哀公問政問曰 政者何也子曰 季康子之母死 公伯寮愬子路 於季孫子路去 衛以子路治彌 子</p>	<p>哀公問政曰 政者何也子曰 季康子之母死 公伯寮愬子路 於季孫子路去 衛以子路治彌 子</p>	<p>哀公問政問曰 政者何也子曰 季康子之母死 公伯寮愬子路 於季孫子路去 衛以子路治彌 子</p>

<p>丁巳 周敬王三十 六年</p>	<p>孔聖全書 圖譜</p>	<p>年孔子適齊之說推之 則子路仕衛當始此年 宿於石門乃其所適便 道也現齊門同而衛而 子路有自孔氏之答非 有實之辭此其子路初去 魯必至衛而後得官其 先有一實辭之而後能然 史記子路傳載子路為 蒲大夫辭孔子孔子告 以難治則似子路當官 時已有蒲大夫之召夫 始未可信焉</p>
<p>孔子六十八歲 春齊國書師陳代密 般有樂之能用才于 齊師故能入其軍孔 子以為義也之反奔 而致其馬曰非敢 後也馬不進也孔子以 為不伐則與齊師行季 氏宰而子路在魯也 通以此年為自衛反 魯失之矣</p>	<p>周敬王三十 五年 孔子六十七歲</p>	<p>齊悼公四年 卒 子簡公立</p>
<p>衛出公九年 子路治蒲旺 三年因為孔 氏家臣故為 孔子子非子 而孔子去衛孔 子以通於齊 而魯孔子之來 故子路有衛君 侍子為家之臣 而冉有子貢 從行國有大 子為衛君之難</p>	<p>子簡公立</p>	<p>子簡公立</p>

<p>孔子全書 戊辰年三十魯哀公十二年 午 七</p>	
<p>孔子全書 衛出公十年 宋景公三十二年 孔子三十九歲 春用田賦夏會具 養畢時冉有子貢 皆從孔子在衛不在 魯五月孟子卒時 則三子先歸而孔子 亦至馬則在陳矣孔 子亦亦去陳而歸魯 而伯嚭適卒明年 孔子七十矣而顏淵 卒顏路請車馬歸 在陳死之後則孔 子歸魯矣其子未 孔子至年若據公 載生於魯公二十二 年之說則伯嚭卒之</p>	
<p>孔子全書 衛出公十年 宋景公三十二年 孔子三十九歲 孔子既葬 陳大故子貢 有孔子何 以爲文之問 現孔子初助 而好李不耻 下問則夫子 知向上者故 攻木教之事 應其有榮 爲國而人何 新訪於仲尼 孔子未悅於 魯衛乃復之</p>	<p>此年十一月 太叔嚭出奔宋 太叔嚭即世叔 疾左傳謂孔文 子將攻太叔防 於仲尼仲尼不 對命魯國魯公 乃歸此說似未 得真蓋孔子未 歸魯也而文 子卒孔聖嗣之 子路遂事懼 矣 孔子既葬將 查魯人之葬 意當在此</p>

<p>孔子全書 庚辰年三十魯哀公十四年 申 九年</p>	
<p>孔子全書 衛出公十年 宋景公三十二年 孔子三十九歲 春用田賦夏會具 養畢時冉有子貢 皆從孔子在衛不在 魯五月孟子卒時 則三子先歸而孔子 亦至馬則在陳矣孔 子亦亦去陳而歸魯 而伯嚭適卒明年 孔子七十矣而顏淵 卒顏路請車馬歸 在陳死之後則孔 子歸魯矣其子未 孔子至年若據公 載生於魯公二十二 年之說則伯嚭卒之</p>	
<p>孔子全書 衛出公十年 宋景公三十二年 孔子三十九歲 孔子既葬 陳大故子貢 有孔子何 以爲文之問 現孔子初助 而好李不耻 下問則夫子 知向上者故 攻木教之事 應其有榮 爲國而人何 新訪於仲尼 孔子未悅於 魯衛乃復之</p>	<p>年當爲主 宋得無宋景 公於時君中 猶民用爲 乎觀祭守 心而出罪已 之言則在哉 可與有言者 矣會而難作 亂孔子衣服 過宋有桓魋 其如子何之 語云微服而 過宋則不入 國都而問道 以去之辭也 魁弟司馬牛 見子夏而喜 六十五</p>

如卒死於獄公
之手故杜牧子
曰雖出而死者
其將莫感焉不
至河不成國之
當其殆感而而
發乎

其夏四月陳愷
弑閔公孔子沐
浴而即弟子之
公孫明之此書
見身歸地而君
衣衣近矣公使
告三子不可益
被廢之後車有
感焉乃作春秋
吳康子將飲以
句踐齊魯無子

圖譜

路駟豐之事
秋八月孟懿子
弑孫何是卒子
仲伯飛立

孟懿子喪于
孔子又使子武
伯視之亦可謂
信矣然其後又
傳子而相繼爲
相孫叔孫舍子
康子之則益顯
子之侯則數子
魯之老臣也雖
相從孔子微其
伯師而孔子
既去孔子又與
武伯相問禮武
伯不與孔子武
伯所求不

觀向魁以此
時叛則其作
亂當亦不久
也若定公東
年即欲篡殺
孔子則安能
肆行於十五
年之久乎

<p>能使孔子見用與 大事紀於今魯魯水 本左傳則哀公六年飢 用不足問於有若當在 此時</p>	<p>辛酉歷年四十 魯哀公十五年 孔子七十二歲</p>	<p>括美吾教也久不 復夢見周公矣當 在此時蓋既差而乘 無後有行道之望矣 若其於懷忘食之志 則虎焉日有年七死 而後已豈非於周公 之不愛敬</p>	<p>圖譜 壬戌至四十 魯哀公十六年 孔子七十三歲 夏四月孔子卒是 時孔子夢見兩楹 之間登作而獲杖 逍搖焉泰山梁木 之歎疾疾七日而 沒</p>	<p>孔子之孫子思伯 角之子也用於魯 穆公時自此年至 穆公元年相距七 十一年矣</p>
--	-------------------------------------	--	---	---

衛出公十三年
奔
閏十二月衛太子
子伋伋與弟伋
于衛却北懷明
子路死子孔悝
之難出公報答
魯其父嗣頃
駟元是為莊
公元年

孔聖金書中卷卷之二十九

大明一統志

後學蔡復貫 編述

京師在今順天唐虞時為幽都地夏殷時為冀州地我

太宗文皇帝建為北京宣德年間以為京師而永都焉孔子所

謂北至幽陵是也

○按舜之十二州即禹之九州也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城

云十二州

先師孔子文廟在國子監彝倫堂之東正為大成殿東西翼以

兩廡前有戟門外有櫺星門 本朝正統東有

御製新建大學碑文及元時加封孔子碑立於殿前國子學內

孔聖金書

一統志

卷二十九

有石經文碑上刻孔子春秋禮記之文歲久字晦

○謹按我 明凡天下府州縣衛宣慰等處俱建鄉學則俱

有孔廟茲不盡錄惟錄其在 京師者以見天下之同文爾

北直隸禹貢冀州之域風俗則史記所謂俗同梁魯微重而矜

節也 大名府冀寧

順天府并保安州等處春秋時屬燕河間府順德府廣平府大

名府并趙州等處春秋時屬晉保定府其定府春秋時屬鮮虞

永平府春秋時為山戎肥子二國之地滄州春秋時為燕齊二

國之境

孔賢庄在真定府所領冀州衡水縣西北十五里孔子裔孫家

於此地有孔子三十二世孫孔穎達墓穎達衡水人其子志孫

惠俱為司業又三十七世孫孔巢父冀州人與李白等號竹溪

六逸子致官至禮部尚書

封龍書院在真定府元氏縣封龍山唐之李昉元之李治皆講

學於此院有孔子像

○謹按書院在在皆有或為士子講誦或為先儒讀書而設

茲書所錄者惟錄其有孔子主像者耳

匡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之匡邑也孔子

自宋適陳過匡而畏於匡即此地也

○按河南開封府睢州城西三十里有匡城亦即此地蓋春

秋時地皆屬衛且相接壤故志重紀之也

蒲城即長垣縣治子路為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即此地

也今長垣開州清豐三處皆有子路墓文史記載孔子自陳過

蒲會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遇難於蒲亦即此地

南京在今應天府自周末時已有王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於此為京師孔子遊吳嘗至其地 先師孔

子文廟在國子監彝倫堂之東有 本朝勅建四碑

南直隸禹貢揚州之域其風俗則泗川圖冊所謂與洙泗接壤

雍容文雅有士君子之風

中郛今在鳳陽府古塗山氏國夏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我

太祖高皇帝能興於此今府所領之懷遠縣皆孔子之祖宋人所封之地也

應天府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府池州府太平府鳳陽府揚州府寧國府春秋時皆為吳地廬州府春秋時屬舒國安慶府春秋時為舒桐二國之地和州春秋時屬楚徐州春秋時為吳楚之交徐州春秋時為宋地淮安府所領海州春秋時郊子國

尊經閣在應天府學明德堂後 本朝正統中建

○按尊經閣為藏聖賢經書御賜書籍而設子史百家其不藏焉而獨曰經者尊聖經也凡天下學校多有建設茲不盡

孔聖金書

一統志

二十九卷

三

錄惟舉一以見其餘耳

孔子燕居遺址在鳳陽府盱眙縣東第一山舊傳孔安國父子相繼為臨淮守後人因建崇聖書院於此上有孔子燕居遺址又府所領壽州南有孔子弟子宓不齊墓為魯使臣卒於道因葬焉墓號青塚

義學中孔子廟在蘇州府附郭吳縣宋范仲淹運范氏義學延師以教同族及四方來學者中有孔子廟又府之城南有滄臺湖史記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南遊至江家於此又府所領常熟縣有孔子弟子言偃舊宅傍有言公井巷名子游橋名文廟太史公記孔門弟子多東州之士獨子游為吳人

孔宅書院在松江府附郭華亭縣舊有孔子廟在慧日院側宋淳熙間院僧浚渠得寶至璧三環二簪一藏之郡學尚存蓋孔子三十世四代孫孔禎官遊至吳因立家廟葬衣冠於此寶蓋墓中物也元至正間里人章彌建孔宅書院以貯鄉之俊秀求學者

孔子題季札墓在常州府所領江陰縣中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昔孔子遊此為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歲久煙沒宋守 彥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表識又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有嘉賢廟祀季札唐刺史殷仲容刻孔子所書十字於廟碑宋楊傑詩曰戰國相吞孔義微延陵季子救周衰當時若

孔聖金書

一統志

二十九卷

四

嗣諸侯位後世誰傳十字碑

孔望山在淮安府所領海州城東五里昔孔子問官於鄉子嘗登此山以望東海一名古城山上有龍洞又府境有孔子弟子公冶長墓 本朝洪武初有孔子裔孫孔克勤為府所領之清河縣知縣勸農興學吏民悅服

孔墓在廬州府巢縣西蘄阜鎮狀如圓壇可容千人俗傳孔聖與群弟子嘗憩於此橐皋即春秋哀公會吳於橐皋之地也回車巷在巢縣西北一十五里相傳孔子至此回車呂山在寧國府南陵縣南六十里有石室嘗傳孔子嘗遊後人置書堂於此

孔子井在寧國縣南一百一十里相傳孔子遊吳時所鑿

孔觀樓在徐州東南呂梁洪河岸之上係本朝隆慶年間新

建又舊有孔子觀呂梁坊莊子觀孔子觀呂梁之水而見蹈水

之人即此地也此段又徐州城有桓山山下有桓雅墓孔子

見其為石櫛而以喪欲速朽識之即此地也州城北九里山有

孔子弟子曾參井州所領蕭縣有孔子弟子閔子村與墓與廟

蕭縣之岨村坊有弟子子張墓又有孔子裔孫孔道輔宋時嘗

知徐州為州名宦

興都在今湖廣承天府古名郢州今荆州府在春秋時亦為郢地我

世宗肅皇帝生於藩封之地及續承大統以此為興都

孔聖金書一統志 二十九卷 五

御製恭紀

皇考興獻賜修廟學碑在今承天府學孔廟前此段續增

湖廣布政司禹貢荊州之域惟施州衛春秋時巴國之界荆梁二州之域也風俗則關

詠所謂彬彬喜學有鄉魯之遺風

武昌府春秋時楚之夏汭長沙府春秋時楚之黔中荊州府春

秋時楚之郢都禮記孔子將之荊即此地也永川府春秋時之

楚地府所領道州寧遠縣九疑山有帝舜陵即孔子所謂舜陟

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是也承天府襄陽府寶慶府衡州

府辰州府常德府靖州郴州處皆春秋時楚地其漢陽府德

安府在春秋時為鄖子國黃州府在春秋時為黃國地鄖陽府

在春秋時為麇庸二國之地岳州府在春秋時為麇羅二國之

地其實皆楚所屬

潯溪書院在永州府祁陽縣元時縣尉曾主與其子曾光臣所

創中為大殿以奉孔子

孔子山在黃州府城東一百里相傳孔子自衛適楚嘗登此山

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石硯雨下墨水浸出東有顏子巷北有回

車坡元時龍仁夫嘗築書室於其麓又有魯臺山在府之黃陂

縣宋天聖中洛人程珣為黃陂縣尉生二子程顥程頤於官舍

二程因讀書於此嘗登此山眺望東魯故名魯臺山

山東布政司濟南府登萊青禹貢青之域東昌禹貢兗州之域

孔聖金書一統志 二十九卷 六

兗州徐兗二州之域遼東冀青二州之域風俗則漢地理志所

謂孔子修六經以述三代之道是以其人好學尚禮義重廉耻

濟南府東昌府青州府春秋時為齊地兗州府春秋時為魯國

登州府春秋時為弁子國萊州府春秋時為萊子國孔子夾谷

會盟卻萊夷之兵即此地也遼東都指揮使司即箕子所封

之地孔子所謂肅慎氏之矢之地也

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州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南直隸淮

安府賴縣謂之祝其城即春秋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

孔子攝行之所又泰安州境內有汶陽田即齊人歸魯以謝過

者後人因謂之謝過城

州府至戰國時屬楚府所領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宋為仙源縣金元我明仍為曲阜

府之山川

陽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今其墓在山北二十里謂之啓聖王墓○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連泗州鄒縣界一名尼丘山今其麓有宣聖廟西南有觀川亭遺址東有坤靈洞○顏母山與尼山相對上有聖井乃顏母廟遺址○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記孔子昌平鄉謂此○夾山在嶧縣北七十里即夾谷也與淄州縣接壤春秋魯公會齊侯于祝其即此○孔子山在平陰縣南三十里上有孔子孔聖金書一統志 二十九卷 七

教書堂遺址

府之學校

府州縣儒李不計此書上錄孔氏李

孔顏孟三氏學在曲阜縣龔封府南魏黃初間崇聖侯孔羨建本朝洪武元年重建○又府之公署龔封衍聖公府在曲阜縣魯城內本朝洪武十年建

府之書院

洙泗書院在曲阜縣西北八里即孔子講道之所元設山長本朝肖孔子像於內○尼山書院在尼山上宋慶曆間建本朝永樂十五年重建○聖澤書院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一名孔堂世傳孔子宰中都政餘講學於此○思聖書院在費縣西九

十里元至正間建○中庸精舍在鄒縣治東南世傳孔子孫○孔子弟子墓顏子宰我澹臺滅明墓在曲阜縣曾子墓在加祥縣冉伯牛墓在東平州仲弓墓在 縣高柴墓在沂州孟子墓在鄒縣四臺山之右

府之古蹟

魯城在曲阜縣西二里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至春秋時魯國都其城今孔聖廟及龔封府俱在焉○陋巷在曲阜縣顏子廟前孔子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不改其樂即此地也○嬰相圃在魯城內孔聖廟西南即孔子射所○杏壇在魯城內孔聖廟前即孔子講道之所北有子路捨丁石南有孔聖金書一統志 二十九卷 八

孔聖金書

府之人物

宋真宗御寶殿宋乾興間修殿以鉅壁為壇環植杏木因名曰杏壇○五父衢在曲阜縣西南禮記孔子母於五父之衢孔叢子曰大野獲麟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五父之衢皆此地也○魯壁在孔子宅內宋王禹偁有銘○手植桧在孔廟大成門北孔聖手植者也晉永嘉三年枯隋義寧元年復榮唐乾封二年枯宋康定元年復榮金時燬其根亦為人所伐元至元三年復榮

魯定公九年以孔子為中都宰進為司空復為大司寇齊人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齊人思與孟子傳道於此

府之宮室

杏壇樓在曲阜縣西孔子廟前又有孔子講堂在廟北五里○望海樓在郊城縣東南三十五里世傳孔子嘗登此以望海○奎文閣在曲阜縣西孔聖廟前金明昌二年建本朝設典籍一員掌之○思聖堂在汶上縣元楊奐東遊記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卒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今城內坊上有中都古治四字○兩觀臺在曲阜縣魯城內本魯闕孔

孔聖全書

一統志

二十九卷

九

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即此○曝書臺在鄒縣東南世傳孔子之孫子思曝書於此

府之祠廟

其詳見

先師廟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舊宅唐開元初加封孔子為王始宏廟制宋加修理元初重建我朝洪武九年重加修飾永樂十四年又撤而新之弘治十二年孔廟災十七年重建始成又尼山亦有廟

孔裔弟子廟子思廟在鄒縣南城外本朝永樂七年重建顏子廟在孔聖廟東世傳其處即陋巷也孟子廟在鄒縣南門外宋知兗州事孔道輔建本朝永樂十三年宣德三年重修其

府之陵墓

孔聖墓其詳見詠史詩曰馬鬣封來今幾年鬱然喬木尚參天斯文不逐秦灰冷玉振金聲亘古傳按孔子之墓乃馬鬣封也饋女樂而孔子去魯適衛適衛後歷聘列國後歸魯正樂晚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卒後魯追謚尼父漢追謚宣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本朝稱為先師自漢以來皆封其後至本朝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為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

附孔子賢裔

孔子之子孔鯉從祀廟庭○孔子兄之子孔忠從祀廟庭○孔

孔聖全書

一統志

二十九卷

十

鯉之子孔伋為魯繆公師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配享孔子廟庭○孔伋之子孔白傳通群書仕齊威王為相○孔子八世孫孔斌魏王聞其賢聘以為相相魏凡九月務陳大計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居官食祿尸位素餐矣遂辭以疾以上周時人○秦時人孔鮒孔子九世孫傳通經史秦始皇併天下召遷少傅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鮒聞知收其家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于舊壁中以此觀之則魯王壞舊宅時得古文經傳於壁中者乃孔鮒之所藏也○漢時人孔貞孔子十世孫該習古今有高尚志○孔子十世孫孔安國申培公弟子治古文尚書承詔作傳武帝朝為諫議大夫以文章政事名當時○孔子十二世孫

孔霸貽帝時為博士遷尚書典樞機守法度修故事累官至丞相○孔子十六世孫孔均好學有大才○孔子裔孫孔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尚書○孔子二十世孫孔融為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獻帝都許召拜大中大夫融高談清教可玩而誦名重當時值漢室之亂志在靖難曹操已其威望望之卒後葬於楊州府江都縣馬士坊○晉時人孔子二十二世孫孔衍少好學十二能通詩書元帝引為安東參軍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亦以稱職見知○南北朝人孔子二十六世孫孔鮮恢廩有大度好學博覽○孔子二十七世孫孔乘博學有才藝○宋時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孔聖全書 一統志 三十九卷 十一

以為曲阜主簿襲父宣公累遷殿中丞太宗嘗賜詔稱其服勤素業砥礪廉隅宜生孔延世襲封其次子曰孔憲孔坊皆中進士第○孔子四十五世孫孔道輔父孔勗舉進士為寧州推官累遷御史中丞仁宗時伏閣爭廢后事出知秦州徙兗州未幾復為中丞遇事彈劾不避權貴出知鄆州○四十六代孔宗旦為邕州司戶參軍懷智高未叛時州有白氣出庭中且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及智高反州破被執賊欲任以州事宗旦大罵遂被害○孔道輔子孔宗翰氣貌渾厚事親孝登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孔子四十八世孫孔端肅今時明昌初學士克懷著薦

其年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及第除將仕郎○孔子四十九世孫孔璠宋襲封衍聖公孔端友弟孔端操之子金人天眷中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璠卒子孔拯襲授卒弟孔總襲總卒子孔元楷襲後歸元以終焉○元時人孔子五十四世孫孔思晦資質端重而性簡默讀書謹求義理不事辭章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弗懈遠近爭聘為弟子師襲封衍聖公修理廟庭請加封孔子父為裕聖王母為王夫人

附孔門弟子

顏無繇孔子始教而受學○顏回無繇子天資明處聞一知十孔聖全書 一統志 三十九卷 十一

二十九髮畫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 本朝官其後為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之僕銳志尊道○顏高得孔子之微言顏喻學已成罷○顏辛學業有就○冉雍寬洪簡重孔子稱其可任南面○冉求孔子嘗曰求也藝仕為季氏宰○冉儒勤學好問冉季勤於講道○公西箴為魯邦之望公西赤能習禮樂○漆雕徒父嗜學涉道漆雕哆學道專心不倦○商瞿受易於孔子○商澤涉覽六籍○申張孔子謂其為得剛○申黨言動克謹○閔損孔子稱其孝○宰予以言語稱智足以知聖人仕為臨淄大夫○林放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禮之本故大其問○榮旂務學篤實○邾黑志存正大○魯須兩問仁智

從遊舞雩孔子屢因共失而告之○有若孔子卒弟子以若
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鄭國有令德○秦非樂善慕道○
縣成學出群類○施之常其德盛者○公祖句茲有令儀○伯
虔儒行著稱○南宮适孟懿子之兄謹於言行孔子以兄女妻
之○叔仲會進學廣業○密不齊嘗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兄
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稱之曰君子奚啻哉有文采志
氣蓋之○左人郢心孔聖道以上皆魯人

仲山下人有政事才喜於聞過勇於為義仕衛○澹臺滅明武
城人狀貌甚惡持直正大名施諸侯○曾點南武城人天資高
明有童冠偕樂之志○曾參點之子師事孔子踐履篤實天性

孔聖全書

一統志

二十九卷

主

至孝悟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學一篇為教人之法

廩丘城在東昌府范縣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賜孔子即此

青州人物公冶長有賢行孔子以已女妻之墓在諸縣

萊州府維縣人物有晏嬰為齊相孔子至齊嘗以之為主

濼東人物遼時耶律突欲好學博覽太相問侍臣事天敬神

祀孰為先眾以佛對突欲曰孔子萬世之所尊太祖大悅命立

孔子廟突欲此言與兗州府人物元時人樊執敬嘗見帝師不

拜或問之曰吾知尊孔氏而已其意相同

山西布政司禹貢冀州之地風俗則郡志所謂淳而好義質而

好學其同鄒魯之風乎

太原府平陽府潞安府汾州澤州等處春秋時俱晉地大同宣
府春秋時北狄所居

垣古邑名即周召分陝之處春秋時屬晉元為絳州垣縣潞

古邑名即春秋時晉之蒲城也元為隰川縣今皆屬平陽府

括地志云蒲城在滑州匡城北十五里

應泉山在太原府文水縣之西南乃孔子即子卜子夏退老西

河之上之地又平陽府河津縣西五里新豈村有子夏墓蓋子

夏衛人孔子既沒退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故適晉也

西河春秋晉地今太原府汾州是

孔子廟在澤州城南三十里太行山中有孔子廟前有孔子

孔聖全書

一統志

二十九卷

古

車轍跡相傳為孔子迴轍之遺跡也

河南布政司禹貢豫州之域風俗則范祖禹所謂詩書禮樂知

所嚮方而英雄武畧未嘗起奉無人之歎也

開封府春秋時鄭衛陳三國之境府所領歸德州周封微子於

此為宋國乃孔子始封於宋之祖論語云宋不足徵即此地也

杞縣殷周封夏禹之後於此論語孔子曰杞不足徵即此地也

陳州武王封帝舜之後於此論語所謂孔子在陳絕糧之地也

魯巨縣即楚之苦縣老聃生於此乃孔子所問禮之人也又綱

目所實曰老子祠在鳳陽府亳州乃老子所生之地

厄墓在府之陳州南世傳為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

其序曰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仲厄於歷山帝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師夫子厄於陳蔡其道一也○桑落在陳州界即孔子在陳絕糧之處宋劉敞詩曰四海栖栖一旅人絕糧桑落死生隣自是天心勞木鐸豈關陳蔡○愚臣○儀城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與儀封縣接壤即儀封人見孔子之處今縣北有儀封鄉謂之儀封縣者即以封人請見孔子而得名也○五鄉在商水縣或元此即孔子難與言之五鄉也○府之人物孔子弟子如司馬耕原憲則宋人顯孫師則陳人孔子之友如國僑則鄭人今在鄭縣孔聖金書卷之十九十五

縣即鄭卿子產也孔子過鄭因與之厚及卒泣之司城貞子則陳人仕為大夫孔子過陳主於其家孔子裔孫孔璋唐時許昌人即今之許州也孔維宋時雍丘人即今之杞縣也宋乾德中以九經及第為國子博士使高麗王治問禮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孔夫子也累遷國子祭酒校定五經疏義○府之陵墓太康縣有孔子弟子高柴墓子禽墓寧陵縣諸堽村有孔子三十六代孫孔懿墓唐貞觀初嗣襲聖侯卒時塋於此地歸德州州城之南有孔子上世微子墓

鄆德府春秋時為晉之東陽地府所領安陽縣之境内有西河

乃孔子弟子卜子夏與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之地

衛輝府古朝歌之地本紂所都春秋時邯鄲二國并入於衛孔子擊磬于衛即此地也

孔子題殷大師墓在衛輝府城北有石題曰殷比干墓世傳以為孔子所題歲久字有殘缺字見於後○府之人物孔子之友如蘧伯玉孔子弟子如卜商高柴端木賜蘧縶皆衛人也

懷慶府春秋時屬晉府所領孟縣即孟津後屬晉為河陽孔子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是也

宣王陵在府所領武脩縣北十里孔子歆北之趙至河間趙鞅殺大夫竇犢遂不過河後以孔子追王文宣王因名為宣王陵

孔聖金書卷之十九十六

河南府府之附郭即洛陽縣乃周公相成王所營之洛邑謂之王城下都周平王東遷在此孔子適周嘗至其地府所領偃師縣有周靈王賢臣萇弘墓弘乃孔子所學樂者

傳道堂在府之盧氏縣西北有孔子曾子塑像○燕居室在盧氏縣東南世傳孔子周流至此後人建堂

南陽府春秋時屬楚府所領裕州為楚之方城南陽府之南至襄陽府則為楚之漢水

黃城山在葉縣北十里一名萇葉一名長城即葉人長沮桀溺蒧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孔子使子路問津之所後人建問津橋今設問津鋪又葉縣有丈人乃子路所遇而問子見夫子者○

孫孔氏家廟在衢州府治西孔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為家廟賜田奉祀○府之流寓孔子四十八代孫孔端友宋襲封衍聖公靖康之變與子孔玠隨高宗南渡因賜地居衢終宋之世皆襲爵封元初封宣聖後擬所立召孔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元世祖曰寧違禮而不違道真聖人之後也拜國子祭酒我

明朝凡孔氏子孫居衢者悉復其家

按孔子裔孫一支在北直隸真定府衡水縣係孔穎達子孫

一支在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係孔禎子孫一支在河南南

陽府汝州魯山縣係孔叡子孫一支在河南開封府歸德州

孔聖金書 一統志 卷九

寧陵縣與許州乃土世居宋地者之子孫一支在江西臨江

府新喻縣係孔延之子孫一支在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係孔

穉子孫一支在浙江溫州府平陽縣係孔克表子孫一支在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係孔端友子孫此則孔子之宗子也

江西布政司禹貢揚州之域南康九江吉安荆揚二州之域風

俗則張允修所謂北屋絃誦與鄒魯同風

南昌府廣信府南康府九江府春秋時為吳楚地饒州府春秋

時楚之東境撫州府吉安府瑞州府贛州府南安府袁州府臨

江府建昌府春秋時皆屬吳

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墓在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史記

仲尼沒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墓在此處者為的觀此則當時孔子之教化及於吳楚矣

萍鄉縣係袁州府所領以楚昭王渡江得一物遣使問孔子知為萍實故後人以此名縣

觀此則萍實之問疑不在楚昭王來救陳之年蓋萍鄉與陳相去遠也

臨江府名宦孔子裔孫孔端木宋時知臨江軍修庠序之教文

風丕振○臨江府人物孔子四十七世孫孔延之新喻縣人幼

孤貧晝則帶經耕鋤夜燃松讀書慶曆間舉進士九遷至司封

郎中孔文仲延之之子也性狷直宋嘉祐間舉進士再遷台州

孔聖金書 一統志 卷九

府推官哲宗初再遷左諫議大夫熙寧初對策力論王安石新

法之害卒葬南康府餘載拊其柩曰世方嘉歎熟而惡崢嶸求

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有文集五十卷孔文仲文仲弟也

宋嘉祐間舉進士累官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建北郊之議

累遷禮部侍郎坐元祐黨棄職居池州卒有詩書雜文百餘卷

孔平仲武仲弟也宋治平間舉進士為集賢校理累官金部郎

中所著有續世說等書

四川布政司禹貢梁州之域夔州府平茶洞長官司荆梁二州

之域風俗則家詩戶書同於鄒魯

成都府叙州府潼川州眉州春秋時蜀國地保寧府重慶府順

慶府馬湖府瀘州等處春秋時皆巴子國夔州府春秋時為廬國地

石室在成都府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太守修學宮作石室以詩書教人風俗丕變比於齊魯興平初太守高朕又增一石室始作禮殿以祀孔子周公蓋七十二子三皇五帝三代兩漢君臣於殿壁

夫子崖在夔州府梁山縣峽石市之北有書院峽每風雨宜其如聞讀書聲故其中有夫子崖子貢壩又夔州府所領巫山縣有聖泉一名孔子泉泉之傍雖童子皆能書○保慶府名宦孔子裔孫孔思齊宋時知果州號為循吏郡人為立良牧碑

孔聖全書 一統志 二十九卷 廿
福建布政司所屬有福州府邵武府興化府漳州府汀州府泉州府延平府建寧府古閩越地禹貢揚州之域風俗則黃公度所謂習俗好尚有東州齊魯之遺風

夫子堂在州府建陽縣書坊中有孔子塑像書籍為天下所資○屏山書院在建寧府所領崇安縣元時建院於屏山下本朝洪武中重修前祀孔子後祀劉子輩朱熹劉珙

廣東布政司所屬廣州府潮州府肇慶府韶州府南雄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惠州府瓊州府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百粵地風俗則陳堯佐所謂海邊鄒魯是潮陽新志所謂冠婚喪祭乘遵典禮藹然無異於中州

孔林書院在南雄府城東一百里唐憲宗時孔子裔孫孔戣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因家焉後孫孔振玉始建書院又府之人物孔子裔孫孔閏唐時保昌人少聰明嗜學景福初進士官至袁州刺史

廣西布政司所屬桂林府柳州府潯州府梧州府田州府平樂府慶遠府太平府鎮安府思明府思恩軍民府南寧府春秋時為百粵地禹貢荊州之域南寧府揚州之西南境風俗則州志所謂衣冠禮樂並同中州昔柳元唐時為柳州刺史大修孔子廟乃作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畧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尋秦漢

孔聖全書 一統志 二十九卷 廿
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邀孔子之道尊而明

龍溪書堂在慶遠府城西宋嘉定間建中設孔子像旁立黃庭堅祠○南寧名宦孔子裔孫孔宗旦宋時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叛固守城陷罵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子中允邦人立祠祀之

雲南布政司所屬雲南府大理府臨安府楚雄府徵江府蒙化府景東府廣南府廣西府鎮沅府永寧府順寧府孟定府孟良

府姚安軍民府由靖鶴慶武定尋甸麗江元江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南境春秋時楚威王畧地西至滇池因號滇國

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之祀元至正間中慶總管張立道置學倉首建孔子廟由是人習禮讓始知尊事孔子至我

明朝建學立廟道德齊禮然後教化大行民多士類而衣冠禮儀一如乎中土矣

貴州布政司所屬貴陽府思州府鎮遠府石阡府銅黎府黎平府都勻軍民府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而思州府思南府春秋時皆為楚之黔中地

貴州本古西南荒夷之地至我

孔聖金書

上統志

卷二十九

三

明朝儒教興而師道立德化久而漸被深然後嚮意詩書崇尚孔子之教者班班然矣

附外夷

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馮厚齋曰朝鮮東夷之地後漢書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天性柔順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即此地也其風俗則五代史所謂俗知文字喜讀書

日本國古倭奴國風俗則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孔子五經皆得自中國

火州有孔子論語孝經及毛詩歷代子史

安南古南交之地其人淳秀好學孔子告宰我以顯項之德南暨交趾是也

琉球國好中國文字往往遣大臣子弟至

本朝國子監讀書

兀良哈春秋時山戎地

○謹按外夷不止此數茲書所錄惟錄其慕華風通漢書者耳昔董仲舒謂孔子之春秋大一統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自古及今一統之盛無有踰我國家者矣乃孔子之教亦與

孔聖金書

上統志

卷二十九

四

皇猷帝治相為遐邇而內夏外夷咸知所以訓式其道子思子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於戲非孔子之聖其孰能以與於此哉

中卷通志畧總序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漫漶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中卷大明一統志賦

普天之下，群祀尤備。川嶽英靈，陰陽神鬼。藩國賢王，累朝英主。道統真儒，理學賢士。名臣名宦，忠臣孝子。循吏高人，文士列女。等而上則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注云：孔子，魯人。孔子世家：山東曲阜縣人。黃帝之後裔，三十世至微子，始封於宋。微子十五世名叔梁紇，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夫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乙丑日薨。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年七十三，至。

本朝萬曆十一年癸未，凡二千零六十八年。○累代加封，成化十五年，加賜天子禮樂，正所謂祭用生者之祿也。嘉靖十年，

孔聖全書

一統志賦

二十九卷

十五

尊稱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廟在曲阜縣西八里，即闕里故宅也。中為大成殿，殿前有石壇，左泗水侯殿，右沂國公殿。後啓聖王及夫人顏氏，并尼山毓聖侯三殿，前有宋真宗御書孔子讚石刻及。本朝御製廟碑文亭，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不可殫紀。有司春秋上丁祭祀，朝廷每三年一遣使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天下廟祀。凡一千四百八十餘處，外至四夷，莫不追崇。嘉靖間，令天下皆立啓聖祠，以頌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其孔子殿，天下皆稱先師廟，不用大成文廟等字。扁。○墓在闕里，少北，世稱孔林。延袤數十里，夫子居中，伯魚居左，子思居右。林木蒼蔚，殿宇宏麗。子孫千億，世居其旁。○尼山，即橋而生夫。

子者，今封其神為毓聖侯。竊意聖人之生，自開天地之大氣運，豈有禱於山而生不禱則不生邪？此說似尊聖人而不知其反。小聖人矣，恐不足信也。○夫子手植檜三株，在杏壇左右，蟠屈如龍，屋枯屋榮。○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一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一千八百有奇，兔與猪同幣，帛二萬六千六百有奇，以釋氏家言之，殺生者有罪。今吾天子享萬世祭祀，每歲殺牲至於四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愈加榮盛，視梁武臺城之餓而家無噍類，何如哉！

中卷

兗州府舊誌

孔聖全書

一統志賦

二十九卷

共

府所領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神農徙都之地。周武王以封周公旦，是為魯國。隋改為曲阜縣，宋改為仙源縣，金元我朝仍為曲阜。泗水縣春秋時為魯卞邑，魚臺縣為魯棠邑。孔子春秋書曰：隱公觀魚於棠，是也。金鄉縣城武縣春秋時皆宋邑。孔子春秋書曰：取郕大鼎於宋，即城武縣之南，郕北郕城也。滕縣古小邾子國，曹州與曹縣古禹貢豫州之域，周武王封弟振鐸為曹國。孔子去衛適曹，即此地也。嘉祥縣亦鉅野縣之澤地。世傳魯哀公西狩獲麟於此，縣名蓋取獲麟之義。汶上縣春秋為魯中都地，孔子之所宰者鄒縣，孟子所居之地，縣有鄒城，即孔子父叔梁紇所治之邑。沂州有郕城，即孔子所墮叔孫氏之。

私邑費縣即孔子所墮季孫氏之私邑論語使閔子騫為費宰
公山弗擾以費畔皆此地也費縣有顓臾城即冉求見於孔子
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是也費縣有武城城乃孔子弟子子游
所治之邑單縣本魯單父邑縣有琴堂乃孔子弟子宓子賤為
單父宰之處郊城縣古邾子國今有邾子廟乃孔子嘗學官名
之人東阿縣春秋時楚之柯邑縣有穀城為管仲之采邑邑有
三歸臺即孔子所謂管氏有三歸也○又按曲阜縣五里南為
洙水北為泗水二水之間即孔子所居縣之魯內有季桓子
井即桓子穿井得土丘孔子以為類羊之處縣有琴堂論語
從遊於舞雩之下是也縣之南有溫泉泉流入沂水論語浴乎
孔聖金事
今兗州府志卷之九
是
沂是也費縣有蒙山蒙山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子謂孔子登
東山而小魯論語記孔子謂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也
泗水縣高陞山之陰有盜泉即淮南子謂孔子不飲盜泉之水
是也○闕里在魯城內即孔子所居之里今以為孔聖廟漢時
魯共王欲壞孔子闕里故宅為宮至漢中微兵燹之後惟共王
所建靈光殿獨存王延壽作賦曰意者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
室者詠史詩譏之曰春縱當年惟魯共敢聚先聖宅為宮後人
却笑王延壽不見靈光劫火紅○東魯門在府城東世謂孔子
為東丘又謂魯叟皆因孔子生於東魯之地而云然非因東魯
門而稱之也○兗州府名宦孔子弟子巫馬期宰魯單父戴星

出入身親其勞而治孔子之友是嬰齊景公時治東阿後孔子
適齊景公欲封以足穀之田嬰沮之詠史詩曰一裘身著久經
年穠米分炊幾戶煙盡說大夫能養士却於尼叟惜封田漢時
鍾離意為瑕丘令縣之附郭城陽後為魯相出私財修孔子廟
元時汪澤民知兗州建議謂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宜陞
其品秩以示褒崇先聖之意廷議從之
按孔子之宋之曹宋曹近山東兗州孔子之陳之杞之鄭陳
杞鄭近河南開封與衛輝府
山東通志叙
自古哲人迭興光昭簡冊惟孔子之生於是天下萬世宗而
孔聖金事
今山東志卷之九
是
師之遂使山東以誕聖聲宏天下又曰卓哉子行蓋嘗由歷
山至徂徠望嶽涉濟濱汶陽東觀於海於是見少皞之都虞
舜之井周明堂魯靈光秦漢登封駕海之轍延數千百載不
隨公變脉脉可考邀哉邈矣其詩書之遺平又嘗抵琅邪登
孤山過平原蘭陵歷覽諸侯盟會卿士大夫聘問之墟縉紳
學士談經授之窟而采薇之歌遊豫之咏麥丘北郭之驛
風飄乎猶可想見其子史之載乎又嘗閱東蒙龜苑陟澤山
歷洙泗而扣兩觀之基三遷之址凡陋巷牆甕之居浴沂耕
魯述汶之地與夫隱處辟仕彈琴絃誦之邑隨在未論而顯
其存邾魯之流風矣昔太史公徧遊海內適魯觀仲尼廟堂

車服禮器低回留之不能去曰想見其為人可謂至聖矣卓哉予行亦將以采風焉蓋嘗知其可志之大者已

又叙○夫志以稽事載典章往詔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適曠焉弗修者幾百有餘年嗟乎是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文獻繁焉何者海岱天下山川之宗也聖賢天下人物之望也六經天下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而徵諸天下莫備乎山東矣

闕里吾夫子所居按史記正義云夫子生於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與廟謂之闕里者何考之鄭道元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又其東有兩觀闕則闕里之名義其在茲乎闕里之勝環以洙泗泗水源出陪屋山水經所謂泗水出魯下縣北山山海經所謂泗水出魯東北者是也常昭曰泗在魯城北京相璠曰洙水在魯城北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四門各有石閭去洙水百餘步惟郭緣生謂泗水在魯城南則非矣孔聖志書○山東志○二十九卷

史記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命曰孔里後楊奐東遊記謂孔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但在洙北泗南者是已迺若孔壁金石之流響講堂荆棘之自闕素書懸窺之符契千古之下詭為靈異則吾夫子道德神化之妙遠而彌光此又其一驗也自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明帝幸孔子宅親御講堂說經唐玄宗封禪迴幸孔子宅親設奠祭厥後歷代英君誼辟報祀日崇表章封護之典有隆弗替而闕里之名遂與天地並其悠長矣嗟乎士君子幸而生於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既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牆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斯圖庶乎其有考焉

建置沿革

曲阜縣○上古神農氏有陳徙居於魯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少昊自窮桑登帝位窮桑在魯北後徙曲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故名周武王封周公旦於曲阜是為魯國子伯禽就封秦漢晉隋唐宋金元至皇明初屬兗州隸濟寧府十八年陞兗州為府縣仍為屬正德七年流賊殘毀曲阜瀆犯孔廟山東按察司分巡東兗道金華潘珍奏徙闕里以衛聖靈編戶十五里增為十六里

山川

聖母山在鄒平縣西三十里俗傳孔子去齊至此問道有婦人孔聖金書
山東志
三
伴啞以滅迹蓋因夫子去魯之歌曰彼婦之口啞以出走遂附會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山即齊魯會盟之地萌水發源於此○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今其墓與伯皮墓俱在山北二十里乃防地非防山也○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連泗水鄒縣界一名尼丘山孔子應禱所生之地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其山五峰連峙中峰之麓有宣聖廟廟東有中和壑南有觀川亭亭下有智源溪上有坤靈洞大學士李東陽謁尼山廟詩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峰坤靈在其西顏母在其東周原敞宏址

甲有文宣宮年深歲後陝上雨兼有風蒼黃設組豆俯仰思
容周旋入寢殿棟樑半已空丹青剥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
深痛感頽面發紅荒苔卧石柱隱隱變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
本穹窿興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繼黃輦各自傳其宗珠
林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昨逢中臺
感舊傷遺踪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忉忉他時按部後為我迴青
驄○顏母山在尼丘山東南相對上有聖井顏母廟遺址○坤
靈洞在尼山東麓元楊魯東遊記曰昔有人持火曳絙而入及
數丈忽隙間有光觀之乃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
天成元周伯琦詩五峰屬列岡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河潤固
孔聖金書
山東志
三
知流澤遠頂枵猶見肖形同○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
記孔子生魯昌平鄉謂此又二十里有珠山南山又有距越山
皆在縣東北連絡不絕為尼山之翼云○聖公山在泗水縣東
南六十里俗傳山頂上有孔子曬書遺迹○孔子山在平陰縣
南三十里山巔有教書堂遺址○馬陵山在鄒城縣東十五里
北盤沂州南抵宿遷其山高阜狀若馬相傳即古琅邪山也齊
孫臏勝龐涓於此上有由吾洞又有楊家庫寧子厓馬陵東南
高峰又名孔望山相傳孔子問官於鄉子嘗登此山東望滄海
後人構望海樓於上○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水經曰泗水
出魯下縣北山即此其水四源並發循城北八里始合為一西

流至曲阜縣經嶧陽縣城東五里與泗水合同入金口經文
流三十里至濟寧州東城下與汶水合入會通河長洲具寬
四源合一水古河因以名望之渺千頃永日汪然清蕩搖
山映帶兗州城餘波入漕渠資國功匪輕疎濬藉水部來往
經營欲渡免舟楫石堰築且平臨流一縱步魚驚不我驚
窮其源何惜此數程念昔洙泗間講業皆諸生河廣豈水然
澤惟盈盈茲游幸沾溉自慶非徒行浴沂效前哲春服亦既成
○沂水在曲阜縣南一里西流入泗河源發尼山之麓○洙水
在曲阜縣西北五里即泗水之分流也水經注曰泗水西南流
經魯縣分為二流北為洙水春秋莊公九年冬洙杜預云洙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三十九卷 三三
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南即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
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河二水交
於魯城東北七十里關里背洙泗壩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
十步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阿谷水在曹州東南三十
里俗傳即孔子見列女瓊瑤之地○盜泉在泗水縣東北高陘
山之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即此○季桓子井在曲阜縣魯城
內史記桓子穿井得土缶即此○南溪在曲阜縣治東南一里
許靈光殿址南釣魚池東大學主李東陽賦西瀛子寓於南溪
之上公事既竣賓客盡歡清興徐來旭日始旦春服漸成鳥紗
微岸方泉景之駢列忽聯璧之一泮泮而步則蒼鮮繡地丹

輝輝林野食啣鹿園鳴寒食華曜其陽蕙蓀蓀其陰松栢祖
徠之峰石出太湖之澤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乘舟而
泛則泓碧長曳冰痕圓臺虛亭到影下入無朕素穿荷統倏遠
疑近飛羽交翔游鱗作陣俯空盛以窺明激輕濤而拂潤雖非
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雲之真韻登城而眺則面引危峰背負岱
宗左拱尼山之巉巖右瞻文廟之龍從古泗北枕清沂南帶遠
泉出乎其側汶水縈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會復有平疇萬
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幕羣以四布雲飛飛其如
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乾坤渺其無際靈氣宛乎攸
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吾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三十九卷 三三
問曰美哉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
之故池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人勝事
隨代更逮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汗濁澄渟清冷塞者疏而
為通涸者蓄而為盈防危有隄臨深有凭培舊植以為堅綴新
葩以為榮斯溪也乃冠裳之所咸集軒騎之所必經詞林侈以
為盛事海內想聞其風聲矧伯仲之俱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
覽前游燕橋具纒楚忽使軺之東邁彈余節芳鄒魯曾之山芳
嶺崎曾之水芳漣漪匪王事之在躬余何為乎南溪窺聖途之
浩蕩望學者之津涯歎時乎之不再觀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
汪濊配宮牆之崔嵬家與國而咸休名與蹟而俱垂吾固知金

石之足悖託文章以為期於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為我賦之余曰嘻有是哉乃呼墨援筆書於堂壁徘徊日久蓋三宿子後出也○鳴犢河在高唐州南三十里舊靈城縣東北入嶺縣與屯氏河合流入海漢元帝永嘉五年河決靈鳴犢口即此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曰鳴犢字也又通鑑外紀周敬王二十八年趙簡子殺鳴犢今按高唐趙接境河名本此

風俗

家家顏閔人人由求讀先王之書文質彬彬乎過人絃誦洋洋乎盈耳聖人之遺澤也

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九

三五

物產

兗州府○楷杖楷木出曲阜孔林紋如貫錢有直性無橫性製為杖可以戒暴○柘硯出泗水柘溝陶上為之滑潤可愛背記云東魯柘硯

城池

兗州府○曲阜城碑城周圍七里池深一丈門四各建城樓按舊城距關里四十八里許國朝正統間宣聖五十七代孫知縣孔諤建正德七年流賊猖獗驚也孔廟巡撫都御史趙璜奏請徙築於此僉事潘珍知府童旭督成之大興一費宏謂各築關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國家盛事不可使無聞於

後也以書來屬宏為記關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關里尤為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德壬申盜入兗以正月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殺所及不崇朝縣治為墟是夕移營犯關里秣馬于廷汙書於池雖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怒岌岌乎危亦其美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眾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蓋即廟為城而移縣附之旬甫浹遂疏於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為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潘集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信其不可以緩群議既協詔從之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九

三六

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墓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廢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為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後募好義者助之經始於正德癸酉之秋訖功於嘉靖壬午之春視其外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紫迴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仇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兩巷羅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為甚罪故勇夫重閉王公設險槩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志皆譏蓋養民王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

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者故虎牢之城以夷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如閼宮之役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為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矣萬世而下三綱叙正而諸夏又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即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千百年創見之功也宏不佞遂書以為記

橋梁

孔聖金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三

兗州府○洙水橋在曲阜縣北四里孔林前洙源久堙嘉靖五年工部侍郎章拯濬得之其流經孔林西南與沂水合橋舊逼墓道嘉靖十二年巡按御史方遠宜用孔希璫議改建南有餘步水勢繁抱視昔稱勝

公署

衍聖公府在曲阜縣東北○曲阜縣舊距府東四十里在宣聖廟西後因流賊殘毀闕里移城衛之縣亦遷焉在聖廟右

學校

尼山書院在曲阜縣城東南六十里尼山之上宋慶曆間建後毀國朝永樂十五年重建自孔子像元學士虞集記曰尼山

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器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為言乃為

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

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

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

巨華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奎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

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有曰

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址則防山聖人

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

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

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憲

孔聖金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三

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

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有餘年矣○聖澤書院詳見一統志元學

士李謙記畧曰城野之南湖水之側有講堂故基存焉乃吾夫

子與群弟子講道之所後人欣慕聖澤不忘云耳其興廢不勝

悉考又曰或者以為講堂當在堂而不在泮殊不知弟子從聖

人周流四方之時若過宋而習禮於樹下遊舞雩而問崇德辨

惑皆是類也矧吾夫子作宰中都年已五十刪詩書定禮樂贊

周易修春秋而不專在彼又奚疑哉

祠祀

先師廟在曲阜縣治東闕里故宅創始魯哀公十七年歷代興

廟有碑唐開元初封文宣王始宏廟制宋太平興國咸通金天
定元至元間重修 國朝洪武九年增修永樂十四年撤而新
之弘治十二年燬於火 勅建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衍聖公
歲以四仲致享唐開元七年修廟碑李邕撰 夫子之道消
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
者莫如天籍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
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
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
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
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
孔聖金書 山東志 三九

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事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為
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夫人之神座坐
木枅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逢舟者犯我林廟
伐我民家珍林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王
汝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讓官則有餘衆志既協遂
訖茲後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恠之不語
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升官氏宋女
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為大
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援樹於宋削跡於衛絕
粮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
孔聖金書 山東志 四

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郢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
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弗絕者不有則矣
乎○尼山殿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宣聖誕毓之處宋慶曆中
四十六代孫宗愿建後祀 國朝洪武九年五十六代孫希學
修後又祀永樂十五年知縣克中修○毓聖侯殿舊在宣聖廟
西弘治間遷於尼山以尼山毓聖故封其山之神

陵墓

兗州府○魯昭公墓在魯諸公墓道南孔子為魯司寇時溝而
合諸墓其地皆在闕故曰季孫使役如闕按今地理惟汶上縣
西南四十里有地名闕城中有古墓四圍已墮俗傳為昭公

墓審如是則昭公墓與魯諸公墓相去百里何可濶而合之不然則曲阜東所謂魯公墓者未真或者其墓俱在闕城未可知也○啓聖王墓在曲阜舊縣東二十里防山○宣聖墓在曲阜縣北二里許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林廣十餘里樹以千數皆異種以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土所宜木種之今塋中楷木最多相傳子貢所植者王充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墓前有石壇厚三尺許方如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九年魯相顏叔節造東連伯魚墓南連子思墓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封者是也塋中無荆棘無鳥巢昔人謂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與○伯魚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四乙

墓在宣聖墓東○子思墓在宣聖墓南

寺觀

佛老之徒聖門所黜齊魯之區大率無幾曲阜則絕無焉斯亦足以見聖教之所及也

兗州府○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副使李遜學詩一源洙泗接尼丘間氣乾坤浩莫收佛地何緣分半席聖名元自重千秋天花雨落紅香細寶樹風清綠影浮雲蕉雪鴻聊憇此閑吟先為碧紗留

宮室

兗州府○先聖學堂在曲阜縣城北五里洙泗二水間孔子自

術反魯刪述於此○子貢廬墓堂在宣聖墓西嘉靖三年命

蕭公瑞建○杏壇樓在宣聖廟前有金党懷英書杏壇二字石

刻○觀川亭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尼山之麓今廢○駐蹕亭

在宣聖墓前宋真宗幸孔林駐蹕於此○夫子堂在魚臺縣東

南二十里相傳夫子適陳過此所居故名○麟鳳亭在鉅野縣

治北創始無考元至順間縣簿樊遜重修以其地有獲麟落鳳

二臺故名其亭○宣聖燕申堂在東平州東北一上許元至元

間郡守王主敬建三氏教授張翰有記○教書堂在平陰縣南

三十里紫蓋山上相傳孔子嘗教書於此因名孔子山又城西

南二十里石峽封亦有醇德先生教書堂○望海樓在郯城縣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四三

東南三十五里相傳孔子曾登此以望海劉翔詩傍海結高樓乃記聖遊跡扶桑曉日紅瑯琊晚峯碧洪濤吼晴雷孤鴻渺秋色觀此難為言臨風重嘆息○傾蓋亭在郯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即此後人因建亭

東昌府○夫子堂在在平縣

古蹟

代與時更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跡曷因故觀蓋邑城而君臣之義嚴入曲阜里而聖賢之道著過麟塚者嗟周道之衰登琴臺者慕君子之化至於春秋兼并列國戰伐中原破裂而城社之遷徙郡邑之省廢遺墟故址皆可因以考也故載之

濟南府○鄒縣在鄒平縣西北十三里相傳即孔子問津處基
非○聞韶墓在濟陽縣東北三十里相傳孔子在齊聞韶之處
元時建大成殿有肅政廉訪使王士熙記○臞書城在肥城縣
西南三十里相傳孔子臞書於此元承務郎尹程詩去聖今逾
遠臞書城已荒蕪編經草色蜩蟬泛雲香已落祖龍手如存孔
子堂斯文元氣動喬木鬱蒼蒼○汶陽田在泰安州境內即齊
人曾夾谷後歸魯以謝過者後人因名為謝過城

兗州府○曲阜故城在今縣城東十里歷宋元三遷於此○國
朝正德間遷今治舊址尚存○闕里在曲阜縣相傳在魯兩觀
闕右故名後漢郡國志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又稱孔子闕里

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九

四

荆棘自闕從講堂至里門水經註曰北為洙濟南則泗水夫子
設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闕里背
洙泗門有石間去洙水百步餘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在
此或謂闕里為孔子素王之尊稱恐非今立宣聖廟詳見圖考
大學士李東陽詩闕里分明聖域開魯邦遺跡豈蒿萊衣冠夾
道清風引香帛迎門好雨來天外遠山皆拱護眼中新廟已崔
嵬茲行合是平生事況有文章出上台尚書喬宇詩南沂西泗
繞晴霞北岱東萊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千年鄒魯聖人家
蒿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半土花瞻望宮牆空倚樓敢從滄
海問津涯○杏壇即孔子講道處莫詳故址今杏壇樓乃後人

名之金商德裔銘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

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紀世求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

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窮桑在曲阜縣魯城

北史記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於曲阜○魯源村在曲阜

縣尼山南舊傳為叔梁紇所居之地○五父衢在曲阜舊縣西

南禮記孔子殯於五父之衢左傳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喜閭詛

諸五父之衢○嬰相國今為曲阜學基記云孔子射鵪相之圃

觀者如堵塙即此○洙水故道在曲阜東北跨桃落過講堂經

孔林西入泗河址存○兩觀臺在曲阜縣城內即孔子誅少正

卯之處今有兩觀泉石刻○魯壁在曲阜縣孔子宅內秦始皇

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九

四

與李斯議焚書籍孔鮒以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於壁中漢景
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
聲乃不敢壞壁中得古文經書因名魯壁金創建金絲堂於此
國朝弘治間移金絲堂於西建詩禮堂於此○手植檜在曲阜
孔廟中按闕里志夫子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
丈餘圍一大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
圍高五丈餘圍一大三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
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元年又枯死至宋康
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春正月北寇犯闕里焚祖廟延及三
檜無復子遺好事者取其煨燼之餘刻為聖像及十哲像或為

簪笏而有氣襲人是宋時復崇之檜至是又不存矣元至元皇
年復生東廡頽址壁隙間時張頴為三氏學教授乃取復植之
故所漸矯如龍形高一丈圍三尺國朝弘治十五年復煥然
火尚有遺幹在大成門內宛州知府董旭置石欄以護之國朝
學士吳寬詩帝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尤
存所有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矯矯歷霜雪青青出埃塵親承時
雨化生意常欣欣相傳藉文字烈大經藏秦而此特萌蘖挺然
異其群群木繞庭際合抱高入雲尋常豈得似隱起成旋文端
如人索綯微纏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
竟與石大均我來重謁拜欲去步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

孔聖金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四十五

人徂徠與新甫遙瞻失嶙峋○尼山碑在尼山書院元至正二
年虞集撰○孔廟碑後漢建寧二年魯相孔晨奏出王家穀祀
天子碑魏黃初元年制命二十一世孫孔羨為宗聖侯奉家祀
碑曹植撰齊碑一剥落無文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
廟碑汝南仲孝俊撰唐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崔行
功撰開元七年修孔子廟碑李邕撰開元二十八年修文宣王
碑張之宏撰咸通十年修文宣王廟碑賈防撰宋太平興國
八年修夫子廟碑呂蒙正撰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御贊碑并儒
臣王旦等作七十二賢贊景祐四年初建講學堂碑成昂撰金
明昌二年修至聖文宣王廟碑党懷英撰大定三十一年

國夫人殿下党懷英撰杏壇刻党懷英篆元大德十一年加封
大成至聖公宣王誥碑元統元年勅賜曲阜孔廟田宅碑歐陽
玄撰按漢碑皆隸多剥落唐碑二亦隸書元碑頗多龜火殘缺
今舉其大者載之○孔林碑在子思墓前石壇上二龕徑三寸
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
者各數字甚古拙字多剥落○司寇像石刻在孔廟大成殿內
○凭几像石刻又行教小影石刻二像臣奎文閣壁上俱具道
子筆○鄒城在鄒縣境內即叔梁紇所治邑孔子將西適趙至
河而反息鄒作鄒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遲遲從吾所好其樂只
且見前不漢時置南平縣於此後廢○曝書臺在鄒縣城南中
孔聖金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四十六

庸精舍傍世傳子思嘗曝書於此元縣尹司居敬築○曬書臺
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聖公山上相傳孔子曬書於此○落鳳
臺在鉅野縣城北僅百步石高數仞相傳春秋時有鳳集此因
名○麟塚在距野縣東南三十里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因
斃葬於此

聖賢

山東孔子所生為萬世道德之宗顏魯思孟紹其統七十子炙
其化三千之眾服其教然多齊魯宋衛之產焉其後孔孟門人
又以斯道自相授受則固皆聖賢之徒矣關里崇報南齊襲封
世彌遠而道彌光又豈一代之事功一時之人才可並論哉故

志聖賢以別人物云

孔子不聖錄

按孔子既沒魯哀公誅為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議褒成宣尼父後魏文帝太和中改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太象二年追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心師尼父唐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玄宗謚文宣王宋真加謚至聖文宣王父叔梁紇為齊國公元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加齊國公為啓聖王國朝嘉靖十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為啓聖公○孔鯉孔子二十而生鯉實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之九年也年五十哀公十二年卒宋封泗水侯○孔伋鯉之子建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四

事孔子而受業於魯子思子思之學獨得其宗○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璣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唐贈瑕丘伯宋封博平侯

按自十哲而下及門弟子嘉靖十年俱改稱先賢某子餘稱先儒某子皆不用公侯伯封爵云

聖裔封爵附
文信君城文通君鮒字子魚奉嗣君騰閔內侯霸優成侯均褒亭侯損宗聖侯美奉聖侯震崇聖侯鮮崇聖大夫乘鄒國公

渠奉聖侯英慈紹聖侯嗣慈褒聖侯德倫文宣公孫之衍聖公

宗原蒙侯聚一名彦字子產樹之子孔子十代孫以執盾從漢高祖平陽為將軍以左司馬入漢以都尉屬韓侯破項羽垓下高祖即位以功封黎侯謚曰夷傳子臧臧傳子琳琳傳子黃坐事失侯紹嘉侯吉孔子十四代之孫漢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其適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氏為湯後乃封吉為殷紹嘉侯後進爵為公吉傳子何齊何齊傳子安初封殷紹嘉公建十三年改為宋公地方百里後嗣絕○按聚從漢高帝起芒碭後以功得侯而非以奉孔祀吉當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而封為殷紹嘉侯是封吉乃所以後殷而非以奉祀孔子孔聖全書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四

聖裔考程敏政撰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為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生城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鮒奉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般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奉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此

宗也。勝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和中，徙封褒亭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於漢亡，俱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漢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泰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隨，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後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靈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孔聖金書。山東志。二十九卷。四九。

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為崇聖大夫。孝文時，改封其子靈珍為崇聖侯。靈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再世生嗣，愍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為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為小宗。南北兩宗，至於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自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璲之，玄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末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王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佐，無子，以弟宗愿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

聖公。宗愿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弟若虛嗣。後為衍聖公。若虛傳若蒙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代孫璲，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璲三傳生元，指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并元指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指入元而卒，乃召洙俾嗣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指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蓋以制天下之大。孔聖金書。山東志。二十九卷。五九。

倫而絕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為萬世法，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記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於一時之訪求，乃以之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已，則南宗猶為近之。蓋南宗出於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出其疎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為南宗之罪，以守林廟為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於北宗者，實皆逃難四出，流落民間，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効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北宗祖璲始受逆豫之命，而終於胡元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疑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

人物

列國○陳敬仲齊大夫陳厲公庶子桓十四年陳人殺公子御
冠敬仲奔齊桓公使為卿敬仲辭曰羈旅之臣幸君獲宥所獲
多美敢辱高位使為工正飲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
龜未卜其夜不敢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
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及陳之初
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孔子寓齊聞韶其
敬仲來奔有傳焉

兖州府○秦孔鮒字子魚孔子九代孫詳見前卷○漢孔臧孔
子十一代孫文聚為漢都尉以破項羽功封蓼侯臧嗣爵歷位

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二十九

五

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舜曰臣世以經學為家相承作訓法
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以訓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
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後嗣帝從
之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賦二十篇又嘗作書與從弟安國皆
有義○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
安國師事申公嘗為武帝博士魯哀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
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承
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會巫蠱事作不果上仕
至臨淮守子邛傳家學尤善詩禮○三國王弼字輔嗣山陽人
嘗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

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註周易及老子○

唐孔穎達字仲達孔子三十二世孫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
書詩三禮義疏皆屬文隋大業中授河南內郡博士唐貞觀
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盡忠言益見親待累除國子司業
與魏徵撰成隋史又修定五禮書成進爵拜為國子祭酒仍侍
講東宮太宗幸國學命穎達講孝經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又撰
定五經正義卒謚憲圖形凌煙閣○金孔總字元會孔子四十
九代孫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及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世宗召
赴闕下欲留任用總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令嚴繁祭祀敦
睦親族終奉直大夫○元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代孫初
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二十九

五

流寓

兖州府○元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父之純為東
平萬戶府奉議生時夢諱孔廟得嘉果故名既長以文學辟萬

戶府議事官陝西行省聘孔孫不應時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跌落詔孔孫以奉禮部副董樂師練成獻之累官禮部尚書集賢大學士

仙釋

兗州府○漢孔安國魯人嘗行氣服鉛丹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谷入室一年半復出蓋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按安國為漢名儒今據神仙傳所載若此

孝義

兗州府○孔承夏曲阜人九歲孤家貧為傭奉母母卒廬墓三年孔聖全書山東志二十九卷五十三

間旌表

列女

女師興而內教明陰道立而匹儀正巾幗之體不辱章逢之士何加焉山東聖賢之邦非獨士人景行雖女德化之齊姜孟母不可尚矣孝姬烈婦輝映圖史可勝述耶斯固禮教餘波之及亦國家有化之徵也

兗州府○國朝孔塾妻沈氏曲阜人正德四年旌表貞節○孔彥臣妻王氏孔弘憲妻賈氏孔公田妻顧氏孔公雷妻張氏孔公楊妻尋氏孔彥霄妻胡氏孔德澄妻陳氏孔彥琳妻宋氏以

上俱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陳思道妻孔氏曲阜人正德六年為流賊所逐投井而死旌表

藝文

孔子家語十卷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竝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爾雅三卷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註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小爾雅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孔子編年三卷晁氏曰宋孔悝取左氏國語公羊史記及他書所載孔子事以年次之自生至卒○東家雜記二卷晁氏曰亦孔悝撰孔子四十七代孫纂其家舊聞逸事陳氏曰歷代追崇先聖故事及孔林古跡○闕里世系一卷晁氏曰宋孔宗翰修孔子家譜也唐藝文志有孔子系葉傳今亡其家所藏譜雖

曰古本止叙承襲者一人故多疎畧宗翰元豐末知洪州判牘紹興中端朝緒之止於四十九代洪興祖又以史記并孔光孔傳傳及太子賢注鑿宰相世系諸家校正且作年譜列於卷首○孔叢子七卷晁氏曰楚孔鮒撰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

遺文

孔子曰文獻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矣山東聖賢名邦文盛以繁諸志則不盡錄者總類於茲所以繫齊魯之名跡識海岱之勝觀搜帝王神聖之逸聞陳絃歌禮樂之遺化者斯志庶乎其孔聖金書

山東志

卷九

五

足徵也

唐辛申早祠廟詔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其資大成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濟俗弘道佐時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揭鴻業於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祗奉膚圖靈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回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顧為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饗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微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若孔子者也微禹之

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形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非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立免賦役

詩類

周師乙歌家語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沮之孔子遂行師乙作歌送之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唐高適汶陽道中詩聖人久已矣游夏遙相望日出見闕里山平知汶陽○元趙孟頫孔道輔擊蛇笏詩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於中孔聖金書

山東志

卷九

五

偉哉孔公聖人喬豈聽妖邪乳民志耶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絕勝象牙堆滿牀○國朝許彬為衍聖公賦詩禮庭詩共說趣庭處全勝問道菴寸心知景慕萬理事幽探豈但聞三禮還看學二南高山頻仰止隔座挹晴嵐○崇恩堂東魯素王孫青年觀至尊宮袍頒錦繡玉食賜盤飧自是宣尼裔偏承聖主恩河間華扁在在在光彰昭乾坤○尼山高贈孔公伯尼山高嶺嶠千年孕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澤祢雲仍玉樹何振振公伯先生號賢者希布不沾京洛塵生時分植祖庭檜符冊於今六十春蒼然勢欲凌秋昊朔風吹地才一日先生笑坐開芳辰戲綵兒孫行遶身携壺陸續來親賓

松高一紙馳獻壽知有內翰聯佳姻新詩在眼酒入唇先生陶然片烏巾家山喬水色不改百歲頤作無懷民○望闕里尼山東下鬱蒼蒼去路都無百里長何日禮文陳俎豆一宵清夢繞宮牆孔林豈用堪輿說周典應多掌故藏心口自慚還自語進修何日敢升堂○硯瓦溝一派泉聲出砌長千金猶帶墨痕香源流色正分玄武剛述功深仰素王湘水有魚還識字榮河無馬復呈祥稽疑欲借圖書斷港裴迴又夕陽○吳寬謁宣聖廟詩林立旁碑饒古苔廣庭端拜殿門開玉封高竝東山峙聖澤長盈泗水洄已冷阮灰科斗出未行綿蕞太牢來只今老樹成連抱天遣森然愧宋魁○李東陽新廟告成詩巖巖岱嶽新廟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之六

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於前畧○新廟既構其輝孔炤如輻斯轉如樾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於舊○惟天降茲鬱攸是崇惟斯文之惻惟 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伊始 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桑牲冊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饗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亨厥也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曲阜紀事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煙火無廢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何中朝次第論

表類

國朝程敏政代衍聖公謝修闕里表伏以文教誕敷離照普臨於海宇儒宗大慶鼎新復見於宮牆成千載之偉觀臣一家之私幸光單鄒魯遠陋金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禮備中和志肅謨烈乾綱獨運闕四門以廣忠言渙號孔揚奉兩宮以降孝治登延耆俊屏斥異端講籍田之禮以厚民生却貢獻之私而恢邦計加崇釋奠重師表有王之功常御經筵究刪述六經之旨當廟宇落成之日應沿元初紀之期載念 先皇肇斯盛典屢勤大吏督被群工出官帑以佐經營發役人以充輸作禮庭中起視昔有加寢殿相高於文斯稱像設儼衣冠之肅歲時增俎豆之輝文星遠映乎璧奎化雨再沾於洙泗總賴乾坤之力致茲輪奐之休臣爵與上公身叨主祀孔林無恙企聞詩聞禮之風闕里有嚴愧肯禱肯堂之業侍虞庠而觀盛舉已被鴻恩瞻鸞徽以祝蕃釐載申微悃伏願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於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享有道之長於萬世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記類

國朝劉翊撰修孔廟記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不物矣非斯道大明則混沌攸判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非斯道懋昭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偁

明斯道於前孔子申明斯道於後倡明之功大矣申明之功亦
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者苟不濬而引之則堙矣此孔子
所以有功於前數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有功於萬世也故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夫惟不畀以君師之位是以周
易之書詩書之制禮樂之定春秋之修不得不成於自衛反魯
之後也絕學有以繼綱常因以明不止於夾谷之會兩觀之誅
鑽羊辨土木之妖桎矢驗靈夷之貢小試而已使天畀夫子以
位則亦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賢智焉莫知所之萬世何所賴
耶隆周迄漢以來匪直中原之主知尊其教雖夷狄之君無不
是矜是行焉追我祖宗君師宇內益尊其道自京師以達於
孔聖全書 卷二十九 五九
海陽邊衛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則罷數
樂舞有加無已况闕里廟祀非他處可擬也乃成化癸卯六十
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以廟貌弗堪言於朝詔特兄之命
有司作新九殿堂廊廡門庭齋廚費營等三百五十八楹規模
一新其間有不可易者仍舊不敢輕變位於正殿者皆磐石斷
木為龕位於兩廡者亦皆如制以迄周垣層路皆甃以甃石瞻
之者如在天上或時龜山雨霽參岳雲開則重檐疊拱丹青耀
日月之光短欄修楫金碧煥煙霞之色輪奐之制大超前代丁
未春落成太守趙公蘭伴來徵言明惟夫子之道如贊天地之
大賡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於漢魏而後廟貌有隆

有替治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飾事舉咸備雖萬世
無以復加也凡有事於茲後者官銜姓氏具列於碑陰謹系以
詩曰泰山之陽素王宮殿宇巍巍霄漢中古來天闕此勝地木
鐙聲音連九重天佑斯文隆弗替道垂萬世無終窮歷代君人
常北面千秋儒士宗文風四維以張世道美彝倫攸序教化弘
尊尊卑早有定分萬事萬物咸忻懽嚮非斯道明於上今來古
往俱顯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澤均宇內天無功坤厚彰德出獨
異林木不棘胎靈蹤森森楷木高千尺灼灼杏壇花開紅復惟
楷木手所植人得尺寸高無同三千七十真何幸一趨函丈姓
名崇有孫有子愈斯盛有則有儀欣相逢從茲千世與萬世四
孔聖全書 卷二十九 五九
方仰賴魯邦東
序類
元趙孟頫撰闕里諸系序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
諸系求僕為之序且自叙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唐
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
實生麗水縣丞會會生平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
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貴生敬敬生潼孫是為文昇皇考始
家於杭宋德祐末賊教建康實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
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
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眾不能

復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携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溧陽人矣
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
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
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
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
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
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緒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文之
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
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六

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為事
雖自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
君字退之今為浙西廬訪榷云○揭傒斯孔氏譜序孔氏世家
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
已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
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携之至於京師以示
諸學孔子者後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
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
心未有不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
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

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天下至今誦其書
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
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靡眾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
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
矣故龍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
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
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况其子孫
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
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眾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
後者矣子其慎之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六

文類

宋蘇軾告文宣王文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鈞用於一君而
為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
以道而鳴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滅言若丹青久而愈益
聲非雷霆聲者可以使刷目以駭視瞻者可以使挾耳以聳驚
奈何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
瀾於既倒夫大屢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氣之冥冥嗟乎
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噴珠或為雲漢之華
星雖光輝之成形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
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

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
元王德博難名其奉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
載道紛袍在庭有饌適豆有豐桑盛散用昭薦饗於克誠

碑類

漢補衡魯夫子碑受天至精純粹廣崇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
以廣色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
以誠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默周道之迴通悼九疇之乖
悖故發憤忘食歷三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
飛鴻驚於中庭騁騁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彩
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綬三五之紀綱流

孔聖全書

東志

三九卷

六三

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
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
落於憂豫是以風烈瀟衍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
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貌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成性存
存奕奕純嘏稽靈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
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寧蒼日月則陰天地不
光聖猷殂崩大猷不綱○魏曹植撰宗聖侯孔美奉家祀碑維
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
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輶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群
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庶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氏

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有尸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

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有大聖之才

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

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教世於是王公

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

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

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

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

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

嗟乎朕甚憫焉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有尸奉孔子之祀令

孔聖全書

東志

三九卷

六四

魯郡修起舊廟置有尸卒史以守備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
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
設嘉聖靈於髮髯想禋禘之來集乃慨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
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
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
鍾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
暉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
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
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
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

以為高宗傳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勝於千載况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與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降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隆下土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霧乳莫顯其崇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韶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龔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群小遏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還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孔聖金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六五

○按碑梁鵠隸書國朝胡翰孔氏家廟碑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王二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祀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交州以人主之尊仰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

友端眉躡南渡與其從父俱家於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於郡東北菱湖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殿於冠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深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拓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其革並圯壞不治已亥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熟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為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頌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

孔聖金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六六

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贅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固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禮也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况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曾有閼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盛德之美翰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續緒魯邦世載厥美序廟於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

有天常寔受王社，矧茲具瞻，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率來孫子，於公率履，并為裳衣。陟降庭圯，黍稷肅肅，肅肅則有體。亦有昔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旅。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頌類

漢張超，尼父頌。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魏曹植，孔子子廟頌。修復舊廟，豐其簠簋。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小過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城外，被荒遐。晉孫楚，尼父頌。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孔聖，全書。山東志。二十九卷。七

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贊類

晉陸機，孔子贊。孔子，殷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恩。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湛方生，孔子贊。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沐浴。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銘類

唐高表，微撰麟臺碑銘。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

應至靈，既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於岐。洎周德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垂修。故麟見於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已在，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為典憲。譬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衰，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六八

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魁。鼓仁義為舟航，權褒貶為篙楫。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何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與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危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隴於殘天。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危。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

者曰有磨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不楚國浸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關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磨出非其時麋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九

九

論類

梁沈約辯聖論聖人蓋人中之念明德盡照精粹疑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以為聖人也伐樹削迹於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

喪家犬若不高聲鳳鳥稱寡人公案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辯類

元羅泌窮桑辯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蓋指嵎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冢之陂虞夏帝謂已汝在必於空桑而於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寶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既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莘叟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祀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雖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字於小顓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顓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為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耀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時也顓頊繼位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南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嵎夷為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類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

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九

九

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雜著類

唐孔溫裕請修孔廟狀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尊尚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素王舊宅聖儒之地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灾歉都廢修營徒瞻數仞之墻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疊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時

孔聖全書

山東志

二十九卷

三

繼祖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宜宜堙墜臣忝為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需獲遂幽懇免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惓惓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勅鄆曹故鄉祖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溫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飭聖門以弘教牆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李坑生徒擢塵判曲阜縣申孔禮教授生徒仲春欲祭遺門

今生徒顏恭攸飯及有塵落饒中官召先食有塵之飯恭友仲容偕恭於失禮公云不知將祭州科罪省斷雪對曲阜境帶龜蒙地鄉鳥繹奄中禮樂仲尼之盛德不渝闕里詩書洙泗之英規尚在孔禮家承道學業崇詞林黃金滿篋白玷無瑕泮宮刷羽方宣鳳德之儀沂水騰鱗再起龍蹕之教壇花落春設絳帳而橫經市葉抽槐橫緇帷而闡教經來斯講式崇出丈之規龍兒而雩大備嚴禋之禮類恭躬恭胃子跡甚顯門叨承祖豆之閒竊聽絃歌之末受崇尊祭乃肅崇盛方執爨於具僕忽飛塵於苑甌師仍未飯豈可先嘗神且將歆寧宜預食不恭之罰罪合宜於嚴科無禮之刑理或存於宥過州司忽貳頗涉深文臺孔聖全書山東志二十九卷七

苟寬刑寔尊平曲○孔宗翰請增林戶狀夫子墳林今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皆葬其間周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為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着林戶又以減省洙泗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惠澤鄆魯聖師之地衰歇如此臣昔在慶曆中曾記一事梁通知兗州以廂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踰入哲宗遂詔如舊○國朝李傑弔千植舊碑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樹

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
儒重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誌書手植檜
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真東遊記
中云金貞祐兵火焚燬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為石像或為簪笏
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
為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頌為銘以識之今所燬
者即此是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為舜以弔之曰維
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杖符坤兮左幹
象乾膚文隱起兮一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
今凌厲風煙嘉種特異兮材良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
山培塿兮泗水滋源靈聖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
植兮夫豈草木之可比肩哉枯戰戰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
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
而溫精迨靈雨之既零兮萌蘖勃乎其香與惟聖道之光大兮
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弗朽○王鑒獲麟
說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
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
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
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眾云
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筆胡安國亦曰

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
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
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邪且既為瑞矣又見獲於鉏耨何哉然
則春秋易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
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
崩水旱霜雹六鵠退飛鴈鴒來巢多虞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
麟易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
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
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
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二十九 七四
出也為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
口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災祥
春秋書災不書祥瑞志兼之何也蓋春秋示戒也志者紀事
也
定公元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定公即位不能誅季氏
又用其和說游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踴而奢僭一
口門開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京
房易傳曰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五年夏季桓子穿井土正
中得蟲若羊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傷官火按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征南注以為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天示以災公羊傳之說亦然蓋踰禮制而以誦讀事則神亦不享其祭故天降之災非曰桓僖有以獲罪於天而火焚其廟也

漢宣帝地節二年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

齊武帝太康九年冬十有二月戊申青龍黃龍各一見於魯國南北朝宣武帝正始四年夏四月兖州獻白狐

宋太祖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太東史韓熙載傳奎主文章

在魯分時太宗鎮兖海中國太平之符也○真宗大中祥符元

孔聖全

山東志

卷九

七五

年夏五月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獲芝於孔林欽若上言得芝丑抹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冕之狀是後祭謝復得芝四本六月瑕丘縣民宋固於堯祠前得芝九本連理者四是後甘露醴泉之降不勝其書矣○徽宗大觀二年十月乙巳兖州縣丘縣拾

生花如蓮實

國朝永樂十一年五月驕虞見曹縣安陵都主簿應汝濟獲以獻○景泰元年春二月金鄉縣獲芝一莖於文昌祠之東○弘治十有二年夏六月夜曲阜縣大雨雷電有火自宣聖廟東北

起焚毀廡一百二十三間以上皆出
國朝初吳元年冬十月火逐金過齊魯○聖政記命徐俊火

雜志

逐金過齊之分謂宜大展兵威復命徐達進兵益都此係青州府

夫孔不語怪而述商羊萍實之謠孟放淫詞而載齊東野人之語故說有荒唐而行之足以藏往事有詭常而考之足以資博君子弗棄焉矧夫志方與而辨上俗又何嫌於裨官埋雅之弗經齊諧燕語之並錄邪

尼山毓聖○顏氏婚配以上見前○關里王書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王書於關里懷妊十一月生見本○群鵲培城昔魯人

泛海漂汨而失津至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

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有群鵲

孔聖全書

山東志

卷九

七六

數萬啣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冠果至見十六○鯢魚為異見前○異人石跡金明昌元有異人履玄白鳥瞻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其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有旨修廟○雲鵲翔鳴金真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廡廊及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塘泊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鵲翔鳴良久而去由夫野老無不見之○縣廨素書漢鍾離意為會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詵修夫子車入廟拭九席劬廢有男子乘伯除堂下草上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書令主簿安置於前其堂下床前有懸鏡意召所

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冊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意耶召問伯東服焉以上見孔 ○魯城朽門魯城門朽頗欲頽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患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見○魯井玉羊食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手哀公甚懼孔子曰開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乃土耳其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即土也見韓詩外傳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九終

孔聖全書闕里誌三十卷之

闕里誌序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魯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為外史職掌孔子述職方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傳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為誌則無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法畧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况吾孔子以教為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于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孔聖全書闕里誌序 三卷

述久而弗傳
國朝成化末山東布政使張君恭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

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為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開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胡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獨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為主附

顏孟諸弟子之名氏行事而體統尊奉先聖自親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為世表而譜系明敏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及煩劇偽惟其所當凡為卷者十為目者十有四為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

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儀容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羨墳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

孔聖全書

闕里誌序

三十卷

二

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鐫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為序適食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闕里置于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脩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弘治乙丑九月朔日光祿大夫在國少傅燕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長沙李東陽序

姓氏源流

孔子之先黃帝之後也黃帝姓公孫諱軒轅有熊國君之子也故曰黃帝有熊氏帝生子名玄囂姓已以金德王天下故號少昊金天氏玄囂生蟠極蟠極生子名炎姓姬代顓頊高陽氏為天子是為帝嚳音音以其聲基於辛故號帝嚳高辛氏帝嚳生契為唐時帝堯臣始封于商賜姓子氏是為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公長王官出伯諸侯詩所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生子名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華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沃丁沃丁生太康太康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與陽甲皆弟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祖甲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自成湯至此世為天子及周武王克商封帝乙長子微子啓于宋以奉湯祀啓卒立其弟微仲衍衍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湑公共或作閔及煬公熙自啓至此世為宋國公湑公共生弗父何遂讓國於其弟而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其子孫遂以孔為氏自契至湯自湯至正考父凡三十八代皆從子姓嘉生木金父金父避宋華督弑父之難奔於魯國而因家焉金父生祈父或曰

祈父生孔防叔為魯防邑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
鄭大夫紇九女而無子其妾生長子曰孟皮有足疾不任繼嗣
乃求婚於顏氏生孔子鄭邑在魯縣東南也

舊說防叔避華督之難始遷於魯愚謂金父至防叔世更三
代華督已死無至此始避之理故作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避
難者為是

愚謂自孔子而上溯世系則孔子為黃帝四十九代之孫微
啓微仲行是兄弟潘公共場
公熙亦是兄弟故止作二代自孔子而下衍世系則孔子為
孔氏子孫一代之祖謹序列于左

一代至聖先師孔子生子孔鯉

孔聖全書

關里誌

三卷

四

二代鯉生於周景王十二年即魯昭公之九年也是時孔子年
十九妃开官氏明年生子鯉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
年五十卒於魯哀公二十二年時孔子年已七十矣宋咸淳三
年從祀孔子廟庭生子伋

三代伋建事聖祖仲尼而受業於曾子子思於聖道獨得其宗
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唯中庸魯繆公欲以為國相時臣皆
世襲淫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
之耻也遂不受且告繆公曰吾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
乃適衛值癸子問禮焉曾仲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
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如抗志

而貪賤於是在衛緇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
不受省甚自若嘗言苟變可將衛君曰變為吏賦於民食人
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長而棄其
短今君處斯世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
也後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

歲卒史記作
六十二葬先聖墓南生子白

四代白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也孔子有訓焉學必由聖所
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
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子思在魯以書如魏問白

比而再拜受書伏讀遂為復書又比面再拜以受使者其恭
孔聖全書

關里誌

三卷

五

如此齊威王兩召白為相國不幾年四十九卒史記作
四十七生子

五代求楚召不仕年四十五卒葬祖墓東北生子箕

六代箕為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東南生子穿

七代穿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謫言
年五十一卒葬祖墓南生子謙

八代謙史記世家作慎字子順又名斌為魏安釐王相改變寵
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相
魏九月以病致仕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今秦自
吞天下之心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莊襄王乃之

不行後魏景王以斌為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卒
生子三鮒騰樹

按孔叢子云家之族胤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曰
孔鮒孔騰孔樹今此書惟載鮒封者餘不盡錄

九代鮒一字子甲該通六藝秦始皇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
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魏人陳餘謂孔鮒曰
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
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
求至無患矣鮒與弟騰藏其孔子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
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高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為楚王

孔聖全書

卷之四

七

六

聘鮒為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卒於陳下年五十七著書
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已行事名曰孔
叢子生子隨字元路四傳至孔吉吉生孔何齊何齊生孔安
皆紹殷湯之後封為宋公而嗣絕○弟騰字子襄長九尺六
寸漢高帝十二年十一月如魯親祀孔廟封騰為奉祀君主
孔子祀後漢惠帝以為博士遷長沙太傅遂襲封焉年五十
七卒生子忠

十代忠有高尚之志漢文帝徵為博士封褒成侯年五十七卒
生子二孔武孔安國綱目行實以安國為貞之子或云忠即
貞也

十一代武為漢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生子延年

十二代延年博覽群書漢武帝時為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

七十一坐獲祖墓北生子霸○武帝元朔二年以孔子十二
代孫孔臧乃孔鮒子為太常先是上欲以臧為御史大夫辭

曰臣聞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孔安
國綱紀孔訓使承垂永嗣乃命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十三代霸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
皇太子經遷詹事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

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居
于長安為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

孔聖全書

卷之四

三

七

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止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下詔令以
所食邑祀孔子遠子福居於魯年七十二卒於第上素服臨
弔者再賜東園錢帛并策贈列侯諡曰列君生子四福捷喜
光

十四代福漢成帝朝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三卒獲祖墓北生子
房

十五代房承帝朝襲封關內侯生子均

十六代均初名莽避王莽改今名均為好學有文才襲爵邑為
尚書郎言詞清辯奏對成帝元始元年更封魯國侯成
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位均不就三辭疾乃行還

年人十一卒生子志

十七代志後東漢光武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生子損

十八代損字君益漢明帝永平十四年一云十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損助祭焉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完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亡無子以同母弟讚子羨襲封母弟為同母所生之弟也

二十一代羨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襲封崇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後卒塋墓南生子震

二十二代震晉武帝泰始元年拜大常卿黃門侍郎二年改封奉聖侯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生子嶷

二十三代嶷晉時襲封奉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七生子撫

二十四代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侯為豫章太守食食封一千戶生子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時襲封崇聖侯從侍中即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卒塋墓西生子鮮

十六代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書誨後人宋文帝元嘉十

九年襲封奉聖侯敗封崇聖侯生子乘按史元嘉十九年

附乃以爵位換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隱之又失爵二

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孝武帝大明二年因惠雲甫

重疾又以孔道為奉聖侯○愚謂孔氏子孫屢以罪過

失爵而復封其嗣當時人君亦可謂能優禮先聖之裔矣雖

然優禮聖裔者人君之道也無作不典者臣子之道也君臣

上下各盡其道庶幾無愧於聖人矣乎

二十七代乘博學有才後魏孝文延興三年一云四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生子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一云珍後魏時授秘書郎孝文帝泰和十九年仍奉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恭

二十九代文恭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塋墓南生子崇

三十代崇北齊顯祖文宣帝高洋代東魏即位天保元年詔改崇聖侯為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生子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年六十四塋墓西北生子英慈嗣慈

三十二代英慈陳光大元年十二月唐宣封為奉聖侯無子其弟嗣慈繼之嗣慈在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戶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至是仍舊襲封鄒國公隋煬帝大業四年

詔改封為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七十薨祖墓西生子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改封襲聖侯太宗貞

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武氏天授二年十

月初二日賜勅書及賜時服年七十一生子崇基

三十四代崇基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實周武氏則天延載二年也襲封襲聖

侯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子

璵之

三十五代璵之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襲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

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兖州長史

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生子萱

孔聖金書 關里誌 三卷 十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兖州泗水縣令生子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唐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襲封文宣公兼

除兖州工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天子蒙塵時遭叛亂陷

於東平生子惟旺

三十八代惟旺唐憲宗元和四年為兖州參軍十三年東平兵

解歸魯授兖州參軍十五年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葬祖墓

東生子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歷步府監主簿國子監丞唐武宗會昌

五年襲封文宣公還國子尚書博士時兵戈後禮事用虧宣

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白練享祀事年五十七卒

葬祖墓西南生子二振拯

四十代振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

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緡年七

十四葬祖墓北生子昭倫

四十一代昭倫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兖州司馬賜緡除祕

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葬祖墓西生子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即出身唐昭宗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

年四十二葬祖墓西北生子仁玉

四十三代仁玉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為人嚴整臨事有

斷九歲通春秋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尹唐昭宣帝時襲

孔聖金書 關里誌 三卷 十一

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謁祖廟及孔林召對數刻

賜五品服銀器雜綵等復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

部尚書年四十五葬祖墓東北生子四子宜憲冕

四十四代宜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弱冠鍾家禍哀毀聞於鄉

曲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為曲阜主簿調

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具越地扼咽喉贊成時務宣力寔多

追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鎮關市於星子鎮星子實江湖

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宜度其利害請營之為軍朝議以戶口

少且墾為縣命宜宰之政成考績轉運使王明奏宜言忠行

篤不踰聖祖之規守法奉公可稱明王之用乞擢居朝列委

以事權尋入觀因獻所著文賦上覽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上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詔特進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太平興國三年通判高密時帝命大將增脩祖廟工役告成宜上表進方物稱謝太宗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予治定之初特展脩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載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省聞嘉獎不忘于懷時太平興國八年也自高遷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而授詔督軍餉卒於道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延世先以父沒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孔聖金書令闕里誌 三卷 十二

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太宗至道三年真宗初即位閏七月五日宣諭侍臣令皆訪宣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嫡孫孔延世見任許州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上勉之曰汝宜精心典其祖廟祀無少惰也面賜束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九月奉勅許於廳上見知通州轉運使特削趙庭禮貴公爵也年三十八塋祖墓西生子聖佑

四十六代聖佑年九歲後同學究出身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駕幸儒廟詔賜衣綠次京官陪位時方十歲也授太常寺奉禮郎尋授曲阜縣令四年上理評事天禧元年以光祿

寺公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即曲阜縣也遷贊善大夫終於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宗愿字子莊延澤子也宋仁宗天聖中以叔父孔道輔除補太廟齋郎實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濰州卒於官歸塋祖墓西南生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

按至和二年春三月詔改封孔子後為衍聖公用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世之奏也先是集賢殿學士劉敞言據祠部員外郎祖無擇奏伏見至聖又宣王之後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

者衆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晉宋亦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為君或為侯為公為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遂以孔均為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奉聖青送兩制詳議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關內侯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

奔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始更以二千戶封奉
為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
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者爵也褒成宣公猶曰河間獻王
云耳蓋推宣尼以為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為宣尼謚也唐
世不深察此義而以褒成為夫子之謚因疑霸等號封褒
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
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先帝既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文宣
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
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為無擇議是
可用於是下詔改封衍聖公仍令世襲○周禮曰無擇所
言不惟不敢黷先聖而且為先聖行慶澤矣美號一加而
至今作式無擇其有功於聖門多矣

四十七代若蒙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天祐元年改封奉
聖公坐事廢元符元年奉旨下本家衆議選擇近理守分之
人承襲據四十六代孫孔宗壽等保稱四十七代孫歸安孫
主簿孔若虛堪充封襲於是以前若虛承襲爵位○若虛宋
哲宗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若家子端友繼之
熙寧間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大觀間復以奉聖公為衍聖公
按此選擇保舉襲封者之始
四十八代端友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建延初借叔父

避寇隔絕林廟詔以衢州學推為孔氏家廟端友終知郴州
學士璠云璠乃端操第四子端友之姪

四十八代端操金主因端友隨宋南渡乃令操權襲封衍聖公
於魯生子璠璠璠或云生于四瑄璠璠

愚按通鑑續編當高宗南渡之後宋金分為南北孔子之
裔兩地分封故是書自四十八代以後彼此並書

四十九代璠璠齊阜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金天眷二
年金主因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承奉即孔璠遂令
襲封衍聖公于魯贈榮祿大夫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十二

聖金書 闕里誌 三十卷 十五
拯拯

四十九代玠宋高宗時襲封衍聖公千衡見

五十代玠金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省咨文宣四十九代孫孔
璠自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男拯次當襲封自古襲封不限
年齒時年七歲襲封衍聖公于魯管勾祀事卒年二十六襲

祖墓西南無嗣以弟拯繼世○拯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
聖公二十一年十一月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力辭請專

祀事特授曲阜縣令拯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嘗言曰生為聖
人子孫而終當嗣職坐觀隘陋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

之東象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山防山殿堂廟廡五十

餘禮終奉直大夫卒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墓祖墓西南初
世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
後五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
生子元措

五十代措襲封衍聖公於衛見纂

五十一代元措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於魯管勾祀事
令視四品三年特旨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封元太宗
五年因土寇未寧恐絕了聖人之後取還東平府依舊襲封
無子以姪孫洵嗣爵洵亦無子以從兄元孝之弟元用權襲
封焉○元用字俊卿拂子琬孫元孝弟也從元朝太師國王

孔聖全書

關里誌

平卷

十一

木華里於乙酉年征益都丁亥年致城下生子之全

五十一代文遠宋孝宗時襲封衍聖公于衛

五十二代之全元時壬子年權襲封衍聖公于魯降到印信燕

曲阜令主奉祀事生子治

五十二代萬春宋令襲封于衛

五十三代治替父之全闕充曲阜管民長官元世祖中統元年

改為曲阜令權王祀事至元二十三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

禦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見

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生子思誠乃罷封

按元措無子即宜從祀元孝孔聖全書襲封元孝卒宜其

子之厚襲封之厚卒宜其子孔洵襲封洵卒宜其子思晦
襲封蓋元孝一孤乃嫡長而元用一孤則庶子也今自元
孝至洵凡三世而終不取爵位焉亦可謂有讓德矣自孔洵以
後因寓衛者能
封故不並書

五十三代洵宋時襲封衍聖公于衛自端友至洵凡六世至是
正嗣絕乃罷在衛者之封焉初元世祖既平宋於孔子之後
疑所立或言孔氏寓衛者乃其宗子召孔洵赴闕洵遷於居
曲阜者帝曰寧違禁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於至元十九年
遂以宋衍聖公孔洵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至我

明朝弘治六年衛州府知府議得衛州家廟缺官奉祭奉奉

孔聖全書

關里誌

平卷

十一

欽依添設五經博士一員以孔彥繩任前職繩係五十九代正德年間

孔承美傳襲不替

五十四代思晦按宗譜孔宗愿生若愚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

琥生拂拂生元孝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思晦天

資穎秀讀書即識大義受業於導江張頌元大中年間舉孝

廉授范陽寧陽兩縣教諭諸生不忍舍去元仁宗即位訪問

孔子之後儒臣元明善曰思晦嫡長應嗣延祐三年遂授中

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於魯給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四

品印至順三年改鑄為三品印初廟無垣牆角樓而金絲堂

又毀於兵及聖考加封啓聖王皆思晦言於濟寧總管張仲

仁請於朝而脩建加封也先是元季孔姓之徒以偽亂其至是復欲冒聖後思晦合宗族稽故典斥之重刻宗支於石族系益明卒年六十有七其日群鶴翔鳴合上神光自東南降於舍北贈通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生子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性聰學博善詩詞尤精樂府明習禮學元順帝至元元年一云六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印秩從二品十五年用達世帖木兒薦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十九年遷禮部尚書召拜國子祭酒因世亂謝病歸祖庭復起為集賢學士孔聖全書 關里誌 手卷 十八

又起為山東廉使皆不起元末至元二十六年我

大明天兵取中原手詔趣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政郊社必致膳肉慰勞甚至洪武三年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詔驛傳還家錫白金百兩雜綵十端餞物稱是卒於邳之舟中歸葬祖墓西北年五十五生九子長希學

五十六代希學元順帝至正五年已襲封衍聖公洪武元年戊

申我

太祖高皇帝初革元命希學首朝京師 上清問下民即以歷代所以致治理對

上嘉之賜以雜綵六端即命留守祖庭是年十一月十四日早

朝希學父孔克堅於謹身殿內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恁多少年紀也對曰臣五十三歲

上曰爾有福快和人也政不煩爾我看爾的孩兒賢實溫厚是成家之人爾祖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之好法度爾家若不讀書是不守爾祖宗之法爾老也當常常寫書教訓爾子休怠惰了使爾家再出一箇好人與我

朝相為表裏却不好二十日奏曲阜進表者回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戒諭聖旨傳寫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飲酒多讀書十二月授希學資善大夫仍襲封衍聖公歲旦萬國來

朝特命班亞上相又闕里廟與禮器樂器樂舞等式聯然一新皆希學所請也又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之外并世襲

曲阜知縣並如前代舊制洪武二年賜衍聖公屬官三員管勾典籍司樂堂書一名書寫一名知印一名差差一名尼山

沐浴二處書院山長各一員今山長又設孔顏孟二氏教授一員學錄一員學司一名

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上御端門早朝召希學問曰爾年幾何對曰臣三十有九曰今去孔子歷年幾何對曰近二千年矣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

如一日者何也為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為帝者

師為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

所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學樂於師襄之類此謂
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衆皆不知遣使問
於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荅曰昔聞諸童謡云
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興者乎今爾為襲封
爵至上公不為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乎照以爾孔子之
裔不欲於流官內銓注以政事爾正為保全爾也爾若不
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
學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為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
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
友發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學成之後四方之人知爾之能
孔聖金書 關聖誌 辛卷 二

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體
之勤乃德之符步履進退亦必用安詳不可欹斜飛揚久久
習熟遂為端詳正士朕今婉由教爾爾其自擇還蒙亦以此
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辛年四十七 朝廷遣使致祭
生子訥

謹按自昔人君無論孔氏子孫者多矣未聞論以讀書也
讀書之命始見於此因是可見

太祖雖以聰明府知之聖而猶勤於博文好古之學矣
五十七代訥天性仁孝能詩書工篆法洪武癸亥以國表赴
京祭

孝陵既竣事入覲 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
也遂賜膳光祿館於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給庖廩洪
武十七年拜襲封之命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初付詔詞吏部
奏用資善階

聖上諭之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詔以織文王軸為異耳遂為
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臣之首厚其廩餼下
及僕從皆古未有者也卒年四十三葬祖陵西北附考墓也
生子公鑑

五十八代公鑑生而岐嶷長益端謹建文二年後入於洪武入於洪武
封衍聖公之後嗜學尤篤又明年壬午以疾卒

孔聖金書 關聖誌 辛卷 二

太宗文皇帝為成祖臨御初遣使諭祭年二十二生子彥縉
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皇帝所命也蚤孤賴母胡氏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聖
公 上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之裔也館
之太學既歸日讀祖書不懈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賜衍聖
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師皆有公館先聖子孫
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永樂二十
二年禮部尚書呂震奏有旨賜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
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國家大

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

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有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

儒之意洪熙元年

仁宗昭皇帝即位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縉多儀具

著為令彥縉以彥宗之盛真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

扁曰崇恩 魯王殿下親書崇恩堂大字以賜之今雖雲章

昭耀闕里何其盛哉宣德元年正月孔頴孟三氏子孫十人

來朝辭歸

宣宗章皇帝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

孔聖金書 闕里誌 辛亥 三

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頴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

必選端重有學行者且以朕言諭吏部知道景泰二年

景皇帝幸太學特召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

復賜三臺銀印王帶太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卒年

五十五訃聞 上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壙祖墓之次生子

承慶

六十代承慶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長從三

氏學錄族祖孔克晏學所著有禮庭吟藁未襲爵而卒其祖

考墓之次景泰六年因子襲爵贈衍聖公生子弘緒弘泰

六十一代弘緒早失怙奉母孝敬景泰六年十一月襲封衍聖

公上 賜王帶錦衣視一品并賜金圖書鈐篆謹禮崇

四學時年八歲延入官殿受禮之優前所未有也生子開

成化五年以弟弘泰繼兄襲封衍聖公弘泰襲爵聰解問

學克勤好士愛賢人多仰慕生子開詩恩賜翰林洗五經博

七

六十二代開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九月襲封衍聖公特賜勅

曰忠信可行乎鄉里云云生子二貞幹貞寧

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生尚賢

六十四代尚賢字象之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

孔聖金書 闕里誌 中卷 三

歷代御製贊文

唐睿宗宋太祖真宗徽宗高宗御製贊孔子

見首卷

贊顏回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貳樂道以居食飲且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

贊閔損曰天經地義孝誠閔審父母昆弟莫間其言汗君不士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贊冉雍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優之成性存存驛角有用犁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贊冉耕曰德以克性行以澡身二事在躬日隣而新並驅賢科得類與隣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孔聖全書

閔聖志

中卷

二十四

贊冉求曰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于室有乘師門育才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贊言偃曰道義正己文舉擅科爲宰武城聊以弦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感爾博約則多

贊宰予曰辯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釋分朽木糞牆置不足云言語之科輝然有聞

贊仲由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和非秀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縷禮全惡言不耳仲尼類焉

贊端木賜曰謙德知二器實助運動必幾先孰並其辯一使存魯五國有變終相其位譽處悠遠

贊卜商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贊林放曰禮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誣祭莫奮崇茲祀典蓋求令聞

贊樊須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不仁問鮑良喜寓志農圃以睽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是

贊澹臺滅明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體止江漢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贊曾參曰夫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刑

孔聖全書

閔聖志

三卷

二十五

贊公冶長曰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槩

贊公西箴曰倚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聰師明友直友諒列於從祀儒風斯暢

贊原憲曰賦彼窮閭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孰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憚清節照人

贊有若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啓機鋒禮以節和斯可言宗

贊鄭國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以目傳妙則心識倚數偉數後代之則

贊商澤曰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
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

贊秦非曰樂善哲士伯于汧陽傳道克正垂名允誠執德以洪
用心必劉表廣業復式贊素王

贊增點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
雩詠歌至教所故與之和悅宜紹

贊巫馬施曰天清日明密雨曷有師命持蓋子亦善扣惟夫子
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贊公哲哀曰周衰祚降政在群公廉耻道微家臣聿橫不為屈
節隱然自容子於是時凜然清風

孔聖全書 關里志 三卷 二十六
贊漆雕徒父曰遐邇予期挾策聖惟誠道是嗜好爵可縻在德
既賢在名迺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

贊司馬耕曰手足甚親志異出處應將為亂子迺脫去在汚能
繫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贊顏之僕曰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錢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
陶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

贊石作蜀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
市場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贊顏高曰瑯琊之伯其惟子驕微言既彰德音孔昭以觀舞雩
同聽齊韶歷千百悞歧思高操

贊邦異曰彼美邦子先聖是永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王斯家
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騰騰

贊任不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展力
行愛日晁勉孔教崇崇今緒顯

贊顏無繇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
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贊顏孫師曰念昔顏孫商德與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
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

贊高柴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朝之間一出乎正克篤於孝
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卓賢行

孔聖全書 關里志 三卷 二十七
贊榮旂曰伯慈雋事務學實者三千之從七十是預匪善莫行
惟德乃據紀於前書式彰厥譽

贊秦祖曰秦有子南贊聖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
契猶發樂歷世明視少梁褒爵

贊陳亢曰惟禽之問過庭其經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
誠退而喜且知將聖不私其子

贊梁鱣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遂見於信史金奏之俗原本厥初
師言可復以學則力揆之宜篤

贊冉儒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已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
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

韓退環曰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賢使乎以是諫我友則史魚果得進賢彌然簡書

贊公西赤曰學者行道敝縕亦稱使齊子華偶為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嚴理著先經

贊公伯寮曰人有賢否道有廢興子如命何營營震驚季孫雖惑景伯真平師資一言彼此亦懲

贊漆雕開曰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咎誰執斯未能信謙以有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

贊宓不齊曰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射寤君放魚墨令傳郭勿獲遂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聽

孔聖全書 卷三 三十八
贊晏役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政而及

贊秦商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以德是父是子致詰疇克會弁儒林今名無極

贊后 曰溫溫子里入聞至聖博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門域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帛榮盛

贊蕭潔曰兄弟之邦士有蕭蕭潔冰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索洙泗從容作興一時言及其封

贊樂欽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載惟思誠先賢畢集出為時英

贊申黨曰休休申周四科與傳逸駕文圖鼓柁儒流冠佩既燕言動允休邵陵得封可想前脩

贊琴牢曰多能鄙事聖人留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吊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贊步叔乘曰勉勉子車封邑淳淳干親久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贊顏平曰執封于蕭實惟子柳風飭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

贊漆雕哆曰子欽受封爰居武城豐華其開翩翩其英樞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理疏榮

孔聖全書 卷三 三十九
贊申振曰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祝鮀面豈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終則素素王之徒

贊環駟亦曰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贊施之常曰開國秉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管理三綱自德行聞策名甚光在史謁謁歷久彌芳

贊公祖司茲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實翼本儀一日至言廟食不隳一作不遠

贊伯夷曰有懷于折全賢之彥儒行既名聊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我升懿選嘉封世古馨薦

贊南宮适曰先覺既位賢養並馳尚德君子爾乃燕之昇昇可
漸焉穆可師三復此道觀觀曰圭

贊公孫龍曰黃伯著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藏修方
異漸漬其勤史詞不忘播為清芬

贊叔仲會曰瑕丘祚邑子期是為親訓有日廣業於時四教允
隆五常以持比有俊傑聞望斯垂

贊商瞿曰易之為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授受
沈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

贊曹邨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稽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
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孔聖金書 公明里誌 八手卷 三十

贊縣成曰至聖立教子棋安雅擅譽魯邦修祚鉅野燁矣風猷
時哉用捨出類離倫後學是假

贊顏增曰褒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蘊
美材以據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贊孔忠曰維子挺生道傳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亡
所問殊溫君子歸必義不掩恩

贊狄黑曰仰止狄哲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
特教乃隆厥志茂焉祀無窮

贊與季曰東平子產姓者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若問其敏
淵妙以思升降陸廡尚相英安

贊奚容箴曰雍容子皆已望堂堂切則有造成則祖述文米日
化儒効力爾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贊左人郢曰伯彼臨淄左行稱賢稀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
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贊秦冉曰彭衙高士經集是親贊成德藝協於蔡邕底績昭著
期自素臣優哉游哉學以致身已上每製贊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道統十三贊見前卷
紹定三年御製于思贊

贊沂水侯于思曰按沂水侯于思閑居請膺世業充昌司離非道孜
攷立行旅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孔聖金書 關里誌 中卷 三十一

贊孟軻曰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誕生真儒詆訶揚墨
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贊左丘明曰荷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
韻人希未光慶封錫璫廣譽之疆

贊叔梁赤曰仲尼作經獲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出立學名
家道隆聖日列爵疏封式崇儒封

贊公羊高曰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宮所傳齊名左較追趙筆
封策心允屬典彌縫斯文載郁

贊荀况曰道德不明邪說肆肆書蘭陵持挈當世別白是非
縣終義義諸仲尼異乎不異

贊伏勝曰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荊楚藏其文

口口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贊毛萇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毛公興學

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治棋期

贊高堂生曰秦歷古窮災靈啓祚篤生今人允貞王度名教斯

崇禮文有素勒封告成式彰餘裕

贊孔安國曰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

庶彰彰善繼東巡受封是為最異

贊陸賈曰安上治民惟禮為急賴君大儒發揮講習傳授實繁

其學遂立均慶疏封龍晉斯及

孔聖全書 關聖誌 中卷 三十三

贊劉向曰漢室之胃穀梁興學子政大儒煥乎先覺道業光顯

風流遐邇辰教逢辰寵書俊逸

贊楊雄曰篤志好學淵哉若人三世一官強顏劇奉法言大玄

出入聖神德名為幾既久愈新

贊何休曰何侯傳經含章履溫作為墨子具在專門仙門接統

贊見推恩思樂膠序儒風益尊

贊鄭眾曰經禮三百垂世作程仲師為訓其義難明周官先覺

漢世名卿元封班慶茂爵斯榮

贊馬融曰季長博洽為世通儒各立訓傳書誨生徒東觀文

南國化手聖主之聰明我并符

贊盧植曰堂堂子幹學淵今古業紹師聞聘交四方一朝批議

排戈赴主吉禮告成遂繼主組

贊鄭玄曰漢傳六季藝儒一外質生純儒克明大典學復既盛

師道益顯疏封昌夜允彰積善

贊服虔曰子慎清介文采詳練博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

皇明乃睦登岱錫封永昭廟奠

贊賈逵曰猗歟景伯為世通儒登明左氏舊旨不誣禮成大報

澤派中區躬主褒異垂戒生徒

贊莊子春曰一川二室英靈所鍾孝窮周制譽諸經宗杏壇闕

里差可比蹤十命作伯慶我天封

孔聖全書 關聖誌 三十卷 三十三

贊范滂曰豫章篤學通覽墳籍研講清婉況精善擇軼裁群疑

敷陳至賅遠禮慶成疏封儒澤

贊杜預曰博學多通昔稱傳辭釋例既許異論斯一逮我慶成

布昭純錫追寵公台增芳疏秩

贊王肅曰子雍秉彝稟然正色遠學多聞能窮先識益厚增高

崇儒尚德介圭追崇丹書載飾

贊王弼曰易之為教潔淨精微卓哉輔嗣極慮研幾大才逸離

玄理發理慶成疏封用峻等威

贊韓愈曰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騁楊馬并包莊屈富澤孔周

祇排老佛言以道行世行為一 以上并御製

賢淵溪先生周元公曰道衰千載聖遠言渾不有先覺孰開我

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意交輝

贊明道先生程純公曰揚休山立正質氣之會渾然天

成麗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賦斯贊

贊伊川先生程正公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贊橫渠先生張獻公曰整說孫吳晚逃佛老勇撤單比一變至

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贊康節邵先生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

探月窟足躡天根闢中今古靜裏乾坤

孔聖全書 關聖忠 中卷 三

贊涑水先生司馬溫公曰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

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傳夫以上皆

贊晦菴先生朱文公曰義理玄微縹緲牛一心胸間豁海濶天

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臨川其發贊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

意焉而力莫能與此佩先師之格言奉先烈之餘矩惟闡然

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歷代祝文

徽宗崇寧四年頒降先聖祝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姓名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

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粢盛

庶品祗奉稽首式陳明薦以交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交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率遵故章謹脩釋奠于至聖文宣王

惟公好學之樂簞瓢不改絕塵之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

同禹稷具體而微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仲

常典神明云式從祀配神尚享

孔聖全書 關聖忠 中卷 三五

鄒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率遵故章謹脩釋奠于至聖文宣王

惟公後生孔子百有餘歲其於聖人如親見之辭闢揚墨三

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祭配祀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仲

常典秋云從祀配神尚享

徽宗崇寧五年降到中書舍人撰諸州軍先聖祝文

維年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先師至聖文宣王惟王金聲王振集厥大成脩道立教垂憲萬

世茲率舊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交

國公鄒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先師交國公祝文惟公有學術業未達一間賢冠四科實惟亞

聖慈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鄒國公祝文惟公以貴而得以唯而得傳得其宗一貫忠

恕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沂國公祝文惟公中庸一書開示蘊奧先師傳之有功聖

道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鄒國公祝文惟公知言知德亦允克蹈攘斥異端以承三

聖慈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元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遣官御祭

告文 見首卷

交國公祭文惟公省私不愚克已復禮獨冠四科之首不違三

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嚴裡祀尚享

鄒國公祭文惟公生有淑質思濟斯民述堯舜之道遂乃著書

距楊墨之徒非為好辯位尊脩坐祭重推誠尚享 見首卷

元仁宗即位延祐七年庚申祠闕里孔廟祝文 見首卷

交國公惟公德冠諸子具體而微克己為仁萬世作則嗣服伊

治茲祀告虔尚冀格思末昌文治尚享

鄒國公惟公統承先聖以正人心濟世之功不在禹下嗣服伊

始茲祀告虔尚冀格思末昌文治尚享

元順帝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勅中書具香酒

酒合郭孝基奏驛致奠于曲阜先聖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

五百緡

維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戊戌朔越二十二日丁

巳 皇帝謹遣集賢直學士中大夫郭孝基等以香酒太牢

之奠致祭于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

天地仁書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為中國實有賴

於斯文欽惟闕里為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二介之臣香承

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助相禮之錢緡牲牢既設

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以衍國祚聖公鄒國宗聖公

沂水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歷代廟祀祭文

天聖八年 宋仁宗時歲次庚午三月甲寅朔越庚申四十五代孫大

中大夫行尚書司封郎中新授知單州軍兼管內勸農及管勾

開治溝洫河道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勳謀率次代孫朝奉郎

行左司諫文龍圖待制新授知單州軍事兼管勾河隄勸農同

郡牧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道輔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致祭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惟王德繼上聖道尊太古歷帝師資群倫宗
主兩曜麗天四清橫寓愛太叢軀叨承世譜刻意窮齡伏膺遺
矩筮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佑昔雍縣封躬持脩
脯自解銅章遠塵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子孫嗣守邦
上恨遠交徒瞻首頓既陟即臺更直帝土視荷隆構火章丹
符紹慶門閔授之道輔主上續臨官崇遺誦言洛是開德音斯
曾及傳諫垣日親殿廡捧履且嚴發揮有規上哲皇猷下幹父
壘忠孝克孚鄉校不侮內閣進班端闡布武得請天辰試才汶
濤惟勗抗章再臨單父同別縣埽俱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故
北聖金書 闕里誌 三十卷 三八

配尚享

維景祐二年歲次乙亥六月癸丑朔九日辛酉四十五代
孫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右諫議大夫知交州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事及管勾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提舉交郵濮濟州清
平軍兵馬衣甲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道誦謹以清酌庶羞之饗
敢昭告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

道輔早持邦憲典淮城方數月間還守徐
域大君之惠樂諫精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直道不宜於法儒
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克守其孰
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為大夫權任方
面嚴父慈母不能歸養豈聖意乎因西向拜章天從其欲詔守
故魯對敷休命且厚於親者謂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倘其身
者尊其祖明於禮者先乎祀道輔不佞敢不事親守道恭祖致
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日月之運天地之化不言之化也贊日
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
之如親弟子禮固不假後昆辭而尊之然後為貴也今魯授之
孔聖金書 闕里誌 三十卷 三八

尚享

大元仁宗 延祐六年歲次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酉
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謹以清酌之真敬
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爰出乎顓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
月總無礙於履載破未悟以通明為古今師懷帝王器全集大
成之教決開榮進之源帝用報章式陳明薦尚享
國朝成化八年歲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七日己丑

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曷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氾濫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不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為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為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尊之通祀徧於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於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世教而壽國祚也祭自有識莊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甕窺天未能見其萬一然非足以叨清秩而竊祿於朝碌碌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

孔聖金書

闕里志

手卷

四

上命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伍歲事二春是用吉蠲祀事祗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凡使相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尚享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月日五十八代孫婿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胡榮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吾夫子體道設教立言垂範俾後世學者講明力行可以復吾性之固有而盡夫職之所當為也然傳聞之的每出乎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戚故在當時詩禮有聞中庸有作者皆道之真傳而差行可裏復詩謹言者斯擇之為子婿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續承家學以副歷代尊顯之意者

孔聖金書

闕里志

手卷

四

固難悉數迨我

皇明丕崇聖教廣建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文孫公恂與榮同第進士官近侍因復為之妹婿絲羅托好席蔭良多邇者同膺寵擢公恂位輔清官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榮祗奉聖書督學東廣有明道之責是家庭親戚無疆之休顧榮愚昧於道未聞曷克荷

聖天子之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遺教耶謹訪諸闕里特申虔告尚冀協相陰誘于來俾榮小子克舉教事勵學而學政日興造士而士風日厚期無忝於國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薄陳庶幾昭格尚享

維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二月吉日山東提督學校金事畢諭
謹告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曰於乎天地綱常斯文元氣玉質主
之瑜奉 命東來布宣

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邦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王而質
焉竊惟王嘗有意變齊至魯變魯至道惜當時一變之功僅小
試於魯而不用於齊今天下一家誦王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
道以為治為教喻不德無以塞明 詔尚資神化以裁狂簡俾
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辱王過化之鄉謹告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十七日巳卯工部管
孔聖全書 闕里誌 三卷 四三

泉主事徐源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至德不可以名贊大道無待乎揄揚
而獨千載之上不幸不得游吾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
游聖人之鄉雖曰熟仰乎學官之廟貌曷若躬覩乎闕里之門
墻燭燭不足以及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幸學者之輝光也謹
以牲帛醴果之儀式陳明薦尚享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初九日辛未 欽差
刑部署郎中張文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阮勤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業乾坤功參造化由生民以來為獨

感自天子而下為獨尊凡在斯人需既餘潤僻居遐壤者猶不
忘於起敬况親過其門者乎文等祗奉綸音有事東魯竟杏壇
之故跡望闕里而奔趨目擊門墻心切瞻仰敢以非儀用伸薦
告尚享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巳亥八月甲申朔越二十六日巳酉工部
主事洪漢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漢祗承 朝命來治漕河自濟寧望曲阜地
方百里由丁酉歷巳亥歲忽三年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飲深
泗之波如彼其久茲緣瓜期行將申命敢以牲幣庶羞之奠恭
詣庭廟用伸虔告尚享

孔聖全書 闕里誌 三卷 四三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二月辛亥朔越初五日乙卯巡按山
東監察御史張憲謹以牲醴庶羞之奠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肇自生民以來凡為 帝王者孰不
惟王是師凡從事於吾道者又孰非王之徒憲欽承

上命按臨是邦誦王之書惟恐弗逮於躬行復王之鄉奚敢不
先於報本方量脩舉大新教仍官墻期至落成求昭

九重恩典茲當經始謹告 王知尚享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正月丙子朔越十八日癸巳五十八
代孫兗州府鄒縣儒學訓導孔公易敢昭告于

聖祖大成至聖文宣王夫開官氏曰惟王道高德厚遺澤縣長

派分南北千載流芳曩自有宋南渡浙江宗親從僑寓衡邦
去勢已久景仰弗忘慈蒙惠庇分教鄒庠得瞻絲廟易表衷腸
謹備牲醴承簪旨爇
聖祖在上既石洋洋尚享

歷代御製碑文

大唐贈奉天縣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
雕刻為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若其冊語英智則聖非接
臂之端莊寄齊諸禮必因心之範雖孔流爭長耳家競逐而宗
旨所歸典墳取依夫軒義已謝子似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
及流藻起經章服傳誅憲章版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
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尊惟一哲降生聖運理接化先德
克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配園之功且峻利
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需動植自歎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岑琰王
孔聖金書
幾盡蒼山東野桑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
音復聞郊禋之禮還緝跨吳脊之逸軌邁龍馬之遐風瞻白雲
而界分丘巽蒼螭而過沂上而今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
下哀榮方終斯廼命為罕就道不煩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
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如龍蛇之蟄潛契于天壤聖智所遊
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惟孔泰師乎泰師諱立字仲尼魯
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為大司馬弗父何以
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
伯夏叔梁紇紇生泰師若夫天命玄鳥王篚隆其降哲瑞啓曰
狼嗥臺繁其錫類武王履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

林之樂茲恭喻尸臣之昂高謙抱遲吳之風令諸昌源煥乎已
遠至於象緯疑質則傳說巫咸萬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
隨巨跡辭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遙均反宇之慶韞乾坤之精
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圖十河目海口放勛文命有喻於儀形
子產卑陶微許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辯其多能神閭繁
表性與道合時初撰屨已訓魯卿年未衰蒙先窺周室猶且學
期上達業導下問能如藏史或訪禮經碧准其弘言詢易象曲
盡相圖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義舉辭興亡之極罔羅六藝經
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詠至贗陳庭矢集懸驗遠飛季并泉
開冥占幽怪新洋汎日能對於楚省舊骨倫風旋訓於越使藏
孔聖金書 關書 手卷 四七

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筮求不可以筌蹄得及
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隣化諸侯之法冬
官兼職五土別其物宜秋令克宣兩觀長其刑政備疏墓道且
抑李桓田歸汶陽遂凌齊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
惆悵於興周時留連於韶管然而高曼不惠彼日窺微起哀怨
於王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憂問津匪
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鸞鷟之膳晏平推
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
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耆儆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
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輟機道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駭

館掃建關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
載方閱舊文睢鳩在篇過討雅什河漢執說鏗鏘之響復傳宗
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傳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閔勵
物伯夷倭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嘆
微義於征伐信立德立言泰上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
周旋獲譽為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傾以鳴謙茨廟
峒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陟於通莊妙臻數極作倖易簡
是知縫掖乃兼濟之塗華衣非為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格園
如一南楚狂狷舊辯鳳象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輿負杖知命
發於話言多寐真極將萎傷其溫肅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
孔聖金書 關書 手卷 四七

隕石沈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
求錫慈輿之誄及堦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准席
間初聞已舛微言入室且分適華大義秦人蛙沸遺燼翳然漢
代龍驤扶書未剪元封有述殘缺載陳其露嗣蹤搜揚復起春
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誰都應符多招於文學選江馬南度泉鵝
北飛鴉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天喪中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為
茂草六樂五禮皆從毀室欽若 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
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章亂集創丹創浮芹
藻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箭之節旋興 皇上以聖敬而撫衆
圖文明而膺寶曆夏啓挹其光兆樞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

移鯁海金丘展寶璽田薦際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
籍虞庠殷塾廣賓尤叟蓬嶺石渠朋延惇誨垂衣裳而凝想虛
旒續以永懷至於大道寥寥微小康遂往歲識紫色謬踐云阿劉
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
延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顯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群
堦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逾切詔寰中而徵萬王
譚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鵝共羽翠華遠昇結席虛位上
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祗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况榮可嗣三代
之闕典還屬廼使朱鳥詳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鑾鏘風過
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宴若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於荒
乳聖全書 闕里誌 三卷 四八
墳誠攬擅於古遂歎重泉之可作聞聖德而必祀言敷典訓廣
命杼材贈以泰師式旌幽壤改製神宇是光令德于時皇唐之
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之歲勾芒獻節交
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尤徒揆日疏閑雅遠接
泮林之舊壤削靈光之前殿徂來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公
泗濱採恆石而喧浮磬類紫拖絢黹鸞飛文沓拱重櫺春窓秋
悅陰欄積霧復閣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澹然辟容秋
穆至如裏城有訪七里接其駢駢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軛將
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頌素王感召宜一類千侍側似登農
山之談季路承間如與浮海之說西華東帶尚以要賓言偃揚

裴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捨瑟睇其幽情共列升堂齊參觀
與歲時頽漢復雜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
善轉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銘銘造幽贊道業而以周穆之觴王
母尚勒西奔漢帝之展穆丘因書東嶽遂廼思建隆碣上聞天
褒言由國本理會冲情副震官之德聲命芸閣以紉頌玄堂闢
今神靈優揚敬思今而自配梯皇綱今融帝載堯可履今舜爲
佩畫而明今夜而晦吁嗟業兮麗其四代其辭曰赫赫上帝悠
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復性示教率性爲道政若銘金化
碑偃草爰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
尚自新載無聲具隲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啟
乳聖全書 闕里誌 三卷 四九
墟悲麥褒豔紕雅羸何淪贖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
縱成能賓筵恪嗣銘鼎家承躡龍運外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
文載興廣訓三千徧干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杜齊
聞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仁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
尚陳飛郵傳頌管編照書韋上商承詢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
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汎獎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悻遶泣山
隕復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禋宗有具展禮崇基觀宣時邁神
緘孝思絳螭承軛翠鳳翻旗上浮龜家選集鄉魯翹勤貞跡惆
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駭斧綸奔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疊
異林舒雕繡繡捕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析俎豆蠲潔丹

謫如墨檢前蹤在放遺轍於昭返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
沈像設隨四房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 秘書少監通事舍人
內北奉臣崔行功奉勅撰文 奉勅直秘書省書學博士
上臣孫師範書

大宋重脩兗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不能免窮通否
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
哉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
歟昔者大道既隱其風漸漓有爲之跡雖彰禪代之風未替跡
是堯舜禹湯抱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
孔聖金書

卷

辛未

辛未

某微諸侯強盛于戈靡戰黔首時依歸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
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
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遑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
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
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黷羊辯土木
之妖指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
黎庶矣美一中御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
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
德云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以返魯于是刪詩書贊易象因
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威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

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無而穢者焚而夷之奈而亂
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邪郭垂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
知揖讓之儀肯賤親疎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
昭焉湯湯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微幾不測孰能以與
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李
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倣擾寓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爲戰鬪之場
五岳飛塵竟以干戈爲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
之道將墜於地光閭儒風屬在昌運 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
大聖至明肅孝皇帝緒實位也以狗齊之德蕙睿哲之明撫攬

孔聖金書

辛未

辛未

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
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清大熱於域中復浙古之土疆真王匍匐
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克堅倒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
氛氛秦壇再陟展三代之緝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
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備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
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決萬機近甸絕金荒之
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登臺但樂於時時萬靈熙熙不
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躡轡百王謂皇道既以平矣又
以寧適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真如之理則則
披皇墳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

鴻業厥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
通修群祀金田之列制崇矣神仙之靈宇脩矣惟魯之夫子廟
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庫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頽觸目
荒涼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既作大壯
之規但有歸然之勢傾圯窳久民何所觀上乃鼎新規畫舊制
遣使星而藏書募梓匠以備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締垣
雲龍飛簷翬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閣辭其特起綺疏瞰野朱檻
凌虛眈眈之邃宇來風轡轡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惟新
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庭則豆籩簠簋潔其器也
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率醴在庭金石在列先先衆賢以配以侑

孔聖全書

五十二

凛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泰嶽雲欽則重櫨疊拱丹
青晃日月之光龍桐雲楣金碧焜煙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
儔營繕之功于今爲盛繇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
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爲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
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
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爲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
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
以爲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
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僇薄賦興廢繼絕于是瞻我先
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篳

以知篇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
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照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與夫秦
修阿房唯矜於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
耶將勦員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彤庭猥廁於英
翹內署謬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効游揚仰夫子之文章
誠慙任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今諸侯擅權魯道有
蕩今禮樂缺然神降尼丘今德鍾于天挺生夫子今喪亂之年
秀帝堯之姿今類子產之肩苞聖人之德今稟生知之賢刑詩
定禮今糾繆繩愆智冥造化今功被陶甄下學上達今仁命罕
言將聖多能今名事正焉道北四瀆今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

孔聖全書

五十三

鑽之彌堅歷聘諸國今陳蔡之間時不我用今吾道迺遭麟見
非應今反袂連連梁木其壞今歎彼逝川王爵疏封今袞冕聯
翩百世嗣襲今慶及賞延明明我后今化浹無邊崇彼廟貌兮
其功曲全高門有閤兮虛堂八筵吉日釋菜今陳彼豆籩雕甍
畫楹今旦暮含煙海日一昭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
玄千乘萬騎今轟轟闐闐謁我新廟今周覽踰躡肆觀群后兮
岱宗之前太平興國八年歲次癸未十月癸未朔十六日戊
戌建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
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勅撰翰林待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
臣白崇舉奉勅書并篆額

金重脩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平遠舉宋合天下為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太祖暨于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以來留神萬幾革其所當舉與其所當廢官勵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為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為興化致禮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真謁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邇今遺祀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先師之居其所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為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孔聖全書

三千卷 五十四

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後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一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後而期於有制凡為殿堂廊廡門亭齋廚覺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敘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握座欄楯簾櫳梁梲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其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初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群弟子反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素易之明年而衆工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思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為

賜遣使策祝并以崇成之意告之方役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後者采圖以閭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書于石又廟有層閣以備度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率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挈楹計工謹識歲月而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為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孔聖全書

三千卷 五十五

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為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績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為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為柱礎鉅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為鋪首浮漚諸飾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為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葺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

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
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鍊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
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仍睠闕里祠宇
弗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庫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撥材庀工衆役
具舉梓人獻技役大効功隘者以闕庫者以崇崇焉有制闕焉
惟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殖殖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嘆息
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
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舊
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祀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
斯勒揚勵鴻休以詔無極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同
孔聖金書 三十卷 五十六

元重脩至聖文宣王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抵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
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
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越明年元貞政元先聖
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重書錫命會議大夫襲封衍聖公
月奉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
制考壁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
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石

嚴公忠濟保魯實儼禮臺頒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
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 尹山阜主
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膏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
逮也國初封建宗室畫齋充單三以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
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
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
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駭休命
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
輦石於山掄材於野采棟樑楠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
積石數百石望稱是露階鉅砌歲足用焉郡政之暇特爲督視

孔聖金書

三十卷

五十六

甄陶鍛冶丹腹綵漆以至工師廉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
年之春屬歲侵中止歲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臺重
簷亢以層基綵以脩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
位黼座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
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貨用以繕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
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顯千楹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
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博選胄子
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崇盛復戶
二千人以應洒掃事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踟躕既述
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

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
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
達於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崇其
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
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
歸魯哀集奉常禮樂於其墓之脩葺重之誦肇於此矣世祖聖
德神功文武皇帝仁壽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
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首選師儒訓迪作
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續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
風化廟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
孤聖全書 卷五十八
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
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
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待振曜
一時定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寔出於天天何言哉
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
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
周禮在魯恭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
廟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
成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天斯輝
如暉斯飛躋巨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酒掃有尸

案盛有田聖政事新希縱治古念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
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勅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
知制誥詔兼脩國史臣閻復撰 翰林侍講學士中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臣劉廉書
元勅脩曲阜聖廟碑 前段未錄
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倥傯顛蒙三五繼作
大道爲公風氣日開民習日滿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
東魯之上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
與天並焉惟星建極專用其道百王軌範于以稽考三光以全
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迓衡大子垂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
孔聖全書 卷五十九
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
髦士屬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首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
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
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王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
額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文考美德懿聞文宗續緒
聖聖克肖迺開奎府迺飾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勒石新廟
宏貴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統絃絃繼繼本樞樞維宋維金
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贊舍萬里
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道之壺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
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唐虞瞻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淑謨

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至元五年歲次乙卯十一月吉日建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酒臣歐陽玄奉勅撰 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資政大夫知經筵事臣嶮嶮奉勅書政奉大夫侍御史臣張起巖奉勅篆

元順帝勅加封啓聖王碑

前段未錄

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開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形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不平等崇孔子緝典鴻名尼山有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疑曰惟天子聖金書

手卷

六十一

縱王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正五父之殯緩乎其行防墓之崩泣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其親顯親五孝重敦念茲在茲誕聖毓孺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嶺嶺泗水不為尉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 至正十四年夏四月七日襲封衍聖公臣孔思誠同曲阜縣尹孔克欽立石

元勅賜曲阜孔廟田宅記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江西僉憲任忙古台以墨坐入

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間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通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飾事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興學宣化爲職事顧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既廩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產俾孔氏襲封者業之其家奴俾籍於有司服役孔氏爲洒掃戶而輸其租制可翼日臣唐其勢又自帥其同列導意於內侍臣禿滿以啓皇太后於

宮中出諭百官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求屬玄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悉以共其祭祀食其師生繕脩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祭之孔聖金書

手卷

六十一

其爲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郢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豈不一變而至魯哉此於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當於春秋政事參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音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廢難祖過魯之祀天下駸駸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實后故魯豈在是哉漢祚東陽侯之屬有二人者如今臺臣諫豈俟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之諸臣功烈卑矣玄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是議也侍御史臣朵列程治書侍御史臣彝咸欣成之 元統

二年月日中順大夫兼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玄拜手稽首記

元皇太后祠廟宣聖廟碑元統己亥年春正月事

竊惟自漢以來崇奉先聖至我朝而極盛加號大成改封聖考為啓聖王聖妣若聖妻並為王夫人遣使奉送制命于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太皇太后尋亦遣使奉齋幣致祭並刻諸石矧茲盛禮可無紀乎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有聖皇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文教誕揚皇明嗣服繼序不忘恭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冊祝函齋載臨闕里爛其煌煌燭辰藏事惟吉惟良牡牢肥腍黍稷芬芳豐饗樂神人悅康於赫尼父軌範百王允迪允則宗社隆昌或素或背九有以亡穆孔聖全書
闕里
手卷
六十二
穆天子茲率厥常威禮斯舉誠敬是將既飲既教惠澤其滂矢詩頌美億載休光張起巖撰

皇妹太長公主降香碑

皇妹太長公主以宣聖林廟在封內遣承務即位下總管府總管趙昌齡偕承直即建魯花赤不顏帖木兒屬官趙景祐王居敬蔡伯兒奉香酒詣闕里致奠仍頒所刻宣聖像百幅先期濟寧路移文至衍聖公思晦率三氏子孫出迓於道左翼日禮成衍聖公既封章馳謝欲大書深刻欲耀無窮石已罄謂 瀚叨文學之職屬辭比事宜相茲役欽惟聖天子方興脩禮樂敷聞聲教暨主崇尚斯文金帛之賜犧牲之薦頻歲繼至今茲又

是舉誠吾道莫大之幸而曠世希濶之儀也第瑰瀟灑之文不足以揄揚盛美之萬一敢拜手為之詩其詩曰猗歟賢主瑞啓璇源武宗之妹世皇之孫開國東土維屏維翰式彰光寵益大以尊左圖右史儲祥擁祉先聖之祠載標載祀禮出中闈光生闕里刻石學宮永昭盛美 恭定四年三月吉日建曲阜林廟學正張翰撰

皇妹太長公主致金博山碑銘

元天曆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撰 前後未歸

魯王阿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命工造博山一又五十兩造香盒一遣使馳驛敬致曲阜宣聖廟神位前仍祀以太牢禮也猗歟盛哉主之所慕可謂知王教之端風化之本矣又可見天孔聖全書
三十卷
六十三

性之高明洞達禮義矣不然何以閭處深宮能讀詩書觀圖史有好學之名聞於天下肯重吾夫子如是乎噫嘻常情知畏禍而不知避禍之所以然知求福而不知求福之所當然俾世情知孔子咸如主更能用孔子道則君臣敬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人倫庶事無不順理則何禍之不可避何福之不可求哉

自昔帝王崇極於孔子者多矣皇后與公主遣官致祭者則

鮮故錄此三碑以見孔道在人雖女后亦知所重也

國朝 御祭香帛碑

皇帝即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祥臣越十日丙戌大祀天

地于南郊既慶成命有司擇吉遣官行祀天下有司以聞望
庚申聞先期

上御宿齋宮親書祝冊味爽一上服通天冠被絳龍袍文武百
官朝服侍班傳制命官以香帛致綵輿中鼓樂導引出承天
門外上注目送之臣節恭備負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即
日齎香帛升舟中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臣彥
縉世職知縣孔謨三氏教授臣江永清率三氏子孫郊迎
至宿廟次滌牲致齋百執事駿奔益慎益虔又二日丁亥乃
祀將祀之夕天地開明星月朗概牲豐香潔遵豆飭脩薦裸
欣俯咸中禮節宛若神聖在坐群賢陟降在聖左右洋洋濯
孔聖全書 手卷 三四

濯來歆來享祭畢達旦猶聞金石絲竹之音衆咸以爲

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然者翌日衍聖公拜手言國恩
汗渙沾被林廟請刻祝詞以表榮貺臣節聞國之大事以祀
爲先而即位遣祀即有虞徧于群神意也群神如漢唐以來
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徽鎮河海之類蓋古昔帝王嘗主
宰天下孔子爲萬世綱常祖徽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
物禮曰功被生民則祀之此即位遣使之禮所以不容或後
也然我朝自

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初立制度爲萬世子孫法凡建祀所遣
香帛如古昔帝王徽鎮河海其名數皆一獨孔子與諸弟子

其名數凡九儀物稱是非厚於孔子也誠以古昔帝王功止
當時徽鎮河海澤及一方而孔子祖述憲章刪定述作之功
被於無窮與天地並故不得不致崇極之意也傳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良以是歟然孔子之在當時有德無位
特大聖中之以言垂範者耳其所以行孔子之言以建皇極
以收治平之效者則在於後聖焉洪惟

皇上睿智英明超自內藩紹承大統即位之初即去邪黜佞崇
獎忠良拒遏外夷靖安中夏凡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群臣
奏牘語合經典即賜錄用是孔子之道不行於昔者而大行
於今日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後聖之德既不違乎前
孔聖全書 手卷 六五

聖愚想以聖祐聖以神助神假靈弼資協贊洪猷是蓋有不
疾而速不言而喻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知者哉臣節既
忝承行職當秉翰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有典故不容或
缺謹陳香帛之數以見我

朝崇獎先聖之禮逾於前古且驗吾道大行于今不特爲聖哲
子孫榮實爲天下生民福

景泰二年正月初五日賜進士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同脩國
史臣吳節撰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縉石
表崇先聖禮樂記

皇帝嗣登大寶之十有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佾爲八

遵豆十二爰用道官恭行昭告於是太子少師吏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以春祀前一日詣文廟行釋菜禮告
翰林院學士臣王獻唐傳誦闕里行釋菜禮告使命必簡文
學之臣重其事也然禮雖有隆殺之殊一乎誠也祝辭出自
聖製香幣頌之內幣儼乎天顏之俯臨也樂懸之增器數之加
未告弗敢先既告弗敢後肅乎帝心之對越也裸將之夕星
月澄霽纖雲不興昭乎神明之歆格也禮既告成策封衍聖
公臣弘泰率諸族人少長趨列簪首言曰

天子褒崇先聖禮樂等之祀天饗地誠曠古之罕聞斯文之大
慶豈待臣一家之私崇而已哉宜有紀述以垂永世時山東
孔聖全書 闕里志 三十卷 六十六

按察司副使臣陳相臣張珩命事臣畢瑜布政司參議臣杜
鉉都司都指揮僉事臣金榮開命發奔格恭祀事亦懷申前
請不可辭臣獻竊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高無不覆幬如地
之厚無不持載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法具於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所以立生民
之極開太平之運歷代人士賴之咸改尊崇然未有礼明樂
備如今日者也嗚呼盛哉或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祝
饗之禮不得祝郊杜孔子有德無位能用斯禮得無過乎且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特用天子禮樂君子譏之以孔子之
聖豈復有加於周公者哉嗟夫此我

國家其盛之至固非習於闕里者所能測識之也當周之衰王
政陵夷魯倫攸歎使天不生孔子則天下質實為真知所適
孰知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邪夫惟不知故不行不
行則不流不為夷狄禽獸不止所以維持斯道永久而弗墜
者果孰之力歟周公之功人臣之分也孔子之聖萬世帝王
之師也師其教而圖其所以為報雖極天下之尊禮之至也
傳曰夫子之道不啻天地又曰其功及有賢於堯舜者豈不
信哉仰惟

皇上德位隆大克當制作禮樂之任自
祖宗列聖以人文化成天下于茲百年又當率興禮樂之時而
孔聖全書 闕里志 三十卷 六十七

講正脩明自孔子始可謂知所本矣臣獻竊祿于朝於禮樂
大端漫不之省諉庸渙命夙夜祗惕思所以副

皇上隆師重道之盛心尚當傳稽古典八封黼座俾朝廷大制
作前無所遺後無所議以昭一代文明之治顧不偉歟嗚呼
臣愚何足以知之謹記

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丁巳 賜進士第翰林院學
士奉政大夫蕪脩 國史 經筵講官錢塘王獻書

歷代脩建廟祀碑文此以重脩是
隋脩孔子廟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英華遂崩淪於禮樂元主

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斯命世塞厄
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為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
追封東主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
膺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維新偃伯脩文尊儒重學以孔子
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慈封紹聖侯

皇上萬幾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
唯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為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
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脩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
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登文于有虞周
室封陳亦配姬于媯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
孔聖金書 卷六十九

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帝宗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
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
家為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于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
礪身心揣摩道藝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鶴之文章莫不成
誦在心指畫於手金作玉條之刑法桐因木吏之奸情一見仍
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曜時虧滿月之明越劔潛光每動衝
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
臨奸豪屏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
之所感霜雪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繩魚夜放早彰灑金之
篇孔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哩麗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

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上迎賓登臨遊
賞觀泮水而思歌魯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虞聖道敬致明神粉
壁椒塗丹楹刻桶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為振百代之家聲作
千城之稱首敬鑄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
帝實無為時澆俗薄機散淳漓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
禮壞樂虧降生大聖載脩墳史積善於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
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
必必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為令導之以德
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多子鄭好雄寘伏
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

孔聖金書 卷六十九
雲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
求固金石 大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辰朔越二日乙酉
汝南郡主簿仲孝俊撰文孔子三十一世孫孔長名三十四世
孫孔子歎同立石

唐重脩曲阜縣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雄太抵
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者堯元
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與聖首出群龍推
下濟以君人傲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容轉死為
魚蟲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啟

缺周道微宋公用鄭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開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彞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禮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籍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何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博經其禮而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孔聖全書
闕里
千卷
七十

成侯璉之字獻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於緒或餘波明準充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剪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於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方并舊居州嶽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首嚴祀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表充州牧京兆韋君元珪字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有明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私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曹安定皇甫悅東海于光彥王曹榮陽鄭章參軍事博陵崔調扶風竇元訓河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興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廓經史其詩曰元天陰陽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畀在此逢聖吞沙荐虐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述史成礼張崇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主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明震曜廣學天開蒸嘗而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疾

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大
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十月乙酉朔十五日乙亥建宋州刺史
上柱國范陽張廷珪書

元脩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務崇垣四護皆朽以粉塗庇以瓦木與夫
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公明昌役也存經喪亂表裏凋弊中
更灑掃百戶暫停主祀者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堊所成
者不償其所壞朝庭頻年議加修復屢符本路撥度工費以軍
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曩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
節齋以下近及簽同與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為救廢之舉迨夫
孔聖全書 闕里 平卷 三十二

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
謁祠下奠拜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夫州縣長佐之責者績於
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况予為方面之倅祖庭在境而曾未
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文教善風俗以
為政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切於番意輦石伐木等基定礎
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厦宇餘觀而垣圯
剝外連於荒莽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
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規撫舊跡先起垣
於四周庶或可以扞蔽它虞也凡茲所舉有涉公帑之費者予
固不得以擅為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事重其民役而俾之嗟

怨予尤不敢為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蠲減他調而為之不亦

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
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
曲阜縣尹親蒞其役仍以兗州檢校之乃於戶大丁衆之家從
民意而借其力民民皆曰此非公役雖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
焉於是相與執版幹掄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唯均之以
廣衆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不責其緩繹繹繩繩嚶嚶登
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基於季秋之將杪斬板於陽月之既
盈宰牢醢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於來春之首變高墻深夷蕪
易壤益植松檜一千本于時衣冠行路莫不稱嘆以為殿閣崇
孔聖全書 闕里 平卷 三十三

嚴倍增於它日嚴嚴乎可謂夫子之墻也孔氏合辭為予言曰
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
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桓時親觀其事義不當讓乃
撫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間時至元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望日濟
寧路教授楊桓記宣聖五十三代孫曲阜縣尹燕諸軍與魯權
主祀孔治立石

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有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庭廣記載圖經誌
於大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畧無明文可考堂在齋廳之北
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圯僅存遺址宣德甲寅

冬工部亞卿江石言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以斯堂之廢歎然爲缺典遂詔匠計之捐已俸資貨材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尋是尺修之治之水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者蘇州知府况侯鍾通判邵侯謀也材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召役事與工經營圖爲安排布置舉合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廉隅岐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僉議復於靈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間計十有二楹爲祇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嗟予遵軌而修事謂之趾美修孔聖全書

闕里

辛亥

七十四

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趾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閱載籍當漢景帝時魯恭王好治宮室毀孔子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聲遂不敢壞意今之家廟即其舊宅歟斯堂即恭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彰厥威聖人託音樂以著其靈天地變態無常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教天地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矧樂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沒而不沒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爲終始生民爲萬世之所仰賴焉

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時宣德十年歲在乙卯秋八月上潯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清江裴侃記并書家 曲阜知縣孔公堂立石

重修啓聖王寢殿記

予昔長太常凡

天子有事南郊則天地並位于正殿日月分列於東西若太廟之制則前爲殿後爲寢重陰陽行陽之義夫婦人倫之始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莫不皆然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廟祀于魯者非一世而子孫奉祀則惟原其始祖啓孔聖全書

六

辛亥

七十五

聖王夫婦焉王之殿去大成殿四十步許而啓王夫人顏氏則居于後寢穿心有廊以通前後歷歲滋久寢殿圯壞六十一代孫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乃撤而新之殿爲間者五爲楹者七歇山轉角規模壯麗亦倣前殿之制高一丈七尺深視高殺二尺廣袤稱是經始於天順庚辰十月之朔落成於辛巳九月之望是役也財不廢於公帑工不奪於民力經營之勞一役于林廟在官之人皆弘緒所自區畫者也其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至哉予能告成山東按察使黎陽王越世昌過謁於廟觀新構落成棟宇翬飛金碧輝映嘉大宗之誠孝謂不可無文以彰盛美猥以予有從遊之舊禮請爲文記之預以白金一錠屬曲阜知縣

孔公鈔命立舊石紀其歲月惟昔柳子厚作道州文宣王廟碑謂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苟贊其道若舉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况王與夫人毓粹之德啓聖之功不可名言又敢輕易贊之哉時以尊祖敬宗誠大宗之所當爲而崇儒重道好尚斯文又憲長之所用心也憲長提刑一方公務紛紜而能景賢仰聖若此况爲先聖之子孫哉書其事勒諸貞珉以告來者天順五年九月暨望賜進士陝西參知政事前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大學士知制誥兗州府寧陽許彬道中撰文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東吳張穆書丹

孔聖全書

關里

辛卷

七十六

尼山創建書院之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華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華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岸有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即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

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憲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學會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尚崇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理公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板舍山中整竭私橐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荆棘徹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趙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實寶問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太宗子孔克堅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甃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畛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楹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做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

孔聖全書

關里

辛卷

七十七

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
器祭器以次弟成置子弟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
其身役廼以明年之上用大牢致詞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
夫朝廷議定於上部使若有司宣力於下以充有成聖明在上
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綢繆
氣融結流形降神萬生古呼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
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祖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
復前詹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事莫新宇不日而
成豈偶然歟璫也得以學宮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
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
孔聖全書 關墨 三卷 七十八

亭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學之君子也哉大元至正二年
壬午正月上元日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

尼山書院碑銘

有序

周靈王二十年陬人顏氏禱於尼山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五
代周顯德中魯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宣公守愿大建
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廟祀部尚書康里
公巖白于中書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
璫爲山長三年冬十有一月蕭訪僉事楊公文書訥分司至于
兗州以璫言用前濟寧總管張公仁舉使同知滕州事郝君室
寶問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鄒揚公及郝君相役於尼山

滕鄒大夫來致貲購故魯武惠公宅於東平四年春正月
三總管王公主敬致禱於白馬河三月壬子庀工作大成殿大
成門神厨作明倫堂東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廟作觀川
亭秋八月告成宣尉使蒙古公羅括懸政法之聖于門五年春
二月蕭訪僉事趙公天綱懸教法之書于堂夏四月郝君如沛
以湖北蕭訪使任公澤善書命繹曾文于碑其辭曰嗣聖至元
皇帝欽天崇聖左武右文百廢畢舉衍聖公曰惟鄒東六十里
五峰攸峙中惟尼山其神曰毓聖侯顏母之所禱也東嶕曰坤
靈之洞聖人石像在其中東有文德之林蓋曰顏回之墓又東
爲顏母之山有谷焉其棘惟喬顏母之所由陞也有谷焉其棘
孔聖全書 關墨 三卷 七十九

惟膠顏母之所由降也前惟智源之溪後帷中和之壑其在宋
氏我先人文宣公爰作新宮既燬于兵惟今泰寧礼亦宜之康
里公曰惟天啓迪我人大明中德萬世無疆惟休篤生聖人陬
于尼山奈何弗敬崇厥攸居時則有關里之廟莫厥攸宗時則
有泗上之林振本反始曷弗祠于尼山君臣胎於尼山於
念哉左丞公曰俞張公曰我昔尹茲東魯我乃大闢里青廟我
乃新曲阜泮宮我乃飾泗上林聊疆于齊我弗克事茲尼山滕
大夫郝子材公其任之楊公曰俞楊公曰嗟我憲史翟趙士
恒郭敏其道予言曰俾爾滕侯李彦博汝惟長左而之大夫
寶問汝惟戴咸曰汝材作而行之楊公曰嗟爾大夫寶問

窮荆棘除埃壤以底厥舊惟汝功選吏士庀工徒固其宇嚴廟貌惟汝任弗疲民弗淹時弗糜財惟汝能我聞曰材惟舊易於新力於舟易於車惟汝其念之郝君曰郝君曰嗟爾鄒尹張士謙悉乃心以致役事以峙餼糧以集車牛以利器用鄒尹呂克中爾惟克勤其相鳩材鄒士馬章李儼李元彬考制度以底法鄒士王從義其司入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鄒史吳守中胡德秀其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平公曰昔在魯共王壞聖人宅用廣厥宮乃今以魯公宅爰作聖宇於乎休哉予璫暨滕人張顯宗薛榮晁元榮惟茲宇在宋于汴惟鄭思宅在元于鄆惟嚴實宅今茲歲在戊寅予其撤有文在校曰戊年破於乎微哉

孔聖全書

八關墨錄

手本

十

今予致汝材母撓材母黷民敬之哉羅括公曰惟天生聖惟皇崇聖孰敢不欽若官若吏若士敢不有祗厥事國則有常刑敢有朋醕酒致鄭聲博奕笑噉以黷清廟時則有大罰敢有讒使介舍羈旅國則有常罰敢有踰垣墻毀宮廟牧牛羊竊薪芻時則有常刑趙公曰惟天生聖惟聖垂憲惟師典教惟士祗學報本于茲有翼有嚴若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一乃心勅乃身以明天倫以究人治報天遵聖以衍無疆之休或敢不恭則有常憲任公曰粵惟尼山在防鄆之間孔氏自宋厥墓告焉叔梁宰鄆五父爰殯防惟西北東鄆西鄆惟其西南稽諸太史尼丘之禱用名若字於是為信昔在宋氏宏大厥宇以姬闕里

洪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聞託之金石伯敷甫其作銘陳繹曾拜手稽首固辭乃言曰惟天惟地惟載神氣神氣之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昆侖旁薄會于岱宗南融鳧山太昊開天東迄尼山聖集大成支流于繹是生亞聖終始道統咸疆于鄒於乎盛哉粵昔聖人作法一代惟我夫子垂憲萬世亘宇綿宙罔不尊親於乎休哉

典惟有道德祭于

替宗防山出雲雨爰潤萬物時則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毓茲尼山新大厥宮於乎時哉乃作銘詩六章章八句辭曰昔在高辛有娥方將爰禱高禖玄鳥致祥立我商人篤生玄王乃明人倫敷教虞唐降自有周顏字鄒人尼山是祈佳夢維麟篤生

孔聖全書

三卷

八十一

素王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岱宗綿延尼山之蛇坤靈是竅有圩其顛降神毓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崩不蹶乃剔故蹤乃作新宮採材自鄆輦石于東庶士子來不日其功事聳斯輦聿見斯龍新宮既作尼山嶽嶽闕里泗林鴻光昭灼子衿奇青子何其樂于何其樂爾效爾學尼山有杞鄆田有邑胡不祚人樂只君子樂只君子為天子使於萬斯年錫爾純祉至正五年歲在乙卯五月吉日立國子助教陳繹曾撰

衍聖公謝恩表

景泰二年 上幸太學特召三氏子孫觀禮賜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冠帶錦衣越四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

王肅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謝表 伏以

建中立極本治教於六經汭流永源特推恩於宗子天心鑒
悅寒族增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於天下憲章
周孔心猶屋於魯東大學為昭代之賢關既承臨幸太宗為
素王之嫡長特見褒崇範白金而印級三臺琢美玉而腰圍
一帶盛以丹漆之函束以雲章之服賜以拜賜而廷陛光輝
藏以傳家而子孫慶幸賜韓轅而先之以烏紗錫酒牢而加
之以白粲恩施溥博俾同宅俊之賢禮待優隆不鄙草茅之
賤是皆因本而厚末肆獨念祖以及孫符雨露之沾濡同乾

孔聖全書

關里

手卷

八十二

坤之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 臣籍 質本凡庸

忝繼先師之緒學無裨益濫承顯爵之封象賢深愧於前人
崇德欣逢於盛世頌揚莫既感激惟深伏願國有學黨有摩
術有序益隆 聖道於無窮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

聖圖於悠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成化十三年春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上加賜

舞蓮豆謝 恩表 伏以

聖皇御極脩明治世之綱常祀典崇師寵用

天子之禮樂綸音渙發士類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德同堯舜蕩蕩乎難名道配文王穆穆乎歆止緬懷

先聖之垂教實為萬世之所尊顧茲廟祀之儀文詎俾一毫
之未至采之輿論斷自 宸衷既據禮以崇加復申詞而詔
告遠辱 天朝之使大增闕里之光寵賁數似之門墻神靈
如在敬致 九重之香幣 天威若臨犧牲有醴畢奠于兩
楹之間秩秩乎有儀鐘鼓管籥合奏於一堂之上洋洋乎其
威侑舞易六而用八非若成王之享周公斯為過矣適足以
十而加二必如

天子之祀上帝極其尊焉惟崇儒重道之心有加而不已故酬
德報功之典益盛而無窮粵漢而唐非無袞冕之加而儀文

孔聖全書

關里誌

手卷

八十三

或有未周歷宋而元亦有宮懸之奏而音容猶有未盡未有
禮備崇明如今日

聖天子之尊 臣祖孔子者也 臣弘泰等生忝素王之裔愧乏片

長世叨顯爵之封慚無寸補復覩非常之盛舉益彰曠古之

奇逢匪徒侈小臣一家之榮真可謂斯文千載之幸揄揚莫

既期報德於涓埃感激彌深擬刻銘於肺腑伏願天長地久

祝

聖壽於無疆日新月盛仰文風之大振 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孔聖全書關里志三十卷之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三十二

商略素王紀事序

後學蔡復賞 編述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謚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記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群賢從祀年譜優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真所述東遊記終焉宣聖出處大略見於此書蓋門封太守西蜀黃齋公瑾之所輯錄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鈐梓以傳屬予爲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孔聖全書 素王紀事 卷三十二 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爲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爲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爲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爲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爲妄庸之歸也幾希夫子不敏僭序此以爲同志之士勸幸相與勉之

禮器圖

簋



數有一十五

簋



數百一十五

通蓋重一十三斤高七寸
深二寸闊八寸一分腹徑
長一尺一分

通蓋重九斤高六寸七分
深二寸八分闊五寸腹徑
長七寸九分

犧尊



數六

象尊



數十

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
一分徑二寸四分頭去足高
八寸一分耳高二寸一分五
釐闊八分五釐深三寸七分

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
分口徑一寸八分耳闊一
寸二分長一十九分深三寸七分

孔聖全書

禮器圖

中卷

二

大尊



數二

壺尊



數六

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
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
徑二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重四斤十兩二錢高八寸
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
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數二









著尊










數二

重六斤四兩高九寸八分
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
深七寸五分

重四斤 兩高八寸四分
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
六寸二分深八寸三

<p>洗鼎</p>  <p>數二</p> <p>重一十二斤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二分</p>	<p>爵</p>  <p>數一百一十八</p> <p>重斤八兩通柱高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一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壺</p>	<p>龍勺</p>  <p>數一十八</p> <p>重一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p>	<p>登</p>  <p>數二百四十八</p> <p>并蓋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邊</p>
<p>流</p>  <p>數二</p> <p>重八斤八兩通足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口徑八寸九分</p>	<p>玷</p>  <p>數二十八</p> <p>置爵承尊皆用之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措諸地而平正</p>	<p>瓊</p>  <p>數二百四十八</p> <p>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p>	<p>登</p>  <p>數六</p> <p>高一尺四寸</p>

<p>如</p>  <p>數一百三十三</p> <p>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p>	<p>邊中 綌</p>  <p>圓幅玄被纁裏</p>	<p>雲雷罍</p>  <p>盛酒器也範金爲之兩傍有螭首紐畫雲雷於腹冒蓋洗又白雲雷罍用貯初獻酒</p>	<p>祝板</p>  <p>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帛寫祝文祭畢揭而焚之</p>
<p>篚</p>  <p>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p>	<p>幕 布</p>  <p>數一十八</p> <p>縱橫二尺二寸</p>	<p>銅</p>  <p>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蓋施三紐用薦和菱</p>	

禮器說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夏后氏尚明水饗尚醴酒備酌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備味也燕有虞氏之尊山壘夏后氏之尊者殷尊犧象周尊備器也附樽王簋指擊大瑟中瑟小瑟大瑟小琴備樂也說錄如左

壘洗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蓋致肅恭之意壘盛水勺挹水洗受棄水惡穢地也舊圖壘畫雲龍洗畫水文菱花今持古圖壘為饗餐雷文洗飾龜龍

勺夏龍勺股疏勺周蒲勺龍藏淵蒲生水疏有導引意今刻首為龍夏制也

孔聖全書

禮器

三十二卷

五

大尊大記從泰有虞氏之瓦尊貴本尚質也

山壘夏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為山雲形

著尊股制也記注曰地無足博古圖載體制高聳無足腰作變

龍蟠屈之勢腹刻雲雷回旋之狀

犧象周尊也王肅曰犧象並全牛象形而充背為尊

爵明堂位曰夏以棧商以斚周以爵按爾雅鍾小者為棧棧卑而淺故棧象淺爵象雀而卑有耳焉按禮書爵小者名爵火細

者名燂其義取小為貴 看飲戒云共氏曰太常爵制兩柱三

足隻耳侈口今郡縣或以木刻雀置三足皆以承酒殊非也

以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尊與尊是已施於燕

曰諸氏曰諸經承爵器皆易本曲字從豆為豐年之豐

豆豐盛豐備神飲其祀人受其福也後鄭注云豐似豆

豆為之尚質也 豆遵古今皆竹製惟豆製不同夏揭豆殷王豆周敵豆又晉王豆雕懸爾雅說以木禮旌人說以瓦呂氏考古圖說及政和近制以銅郭特牲曰鼎俎豆為陰陽之義也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孔聖全書 禮器 三十二卷 六

有兩足下各別為村其間有橫橫以堂壁橫下二村似堂東西各有房也詩魯頌曰邊豆大房箋云王飾俎也兩端亦漆中

央黑 饌竹為之鄭氏謂如車苓如竹篴古用篴不一以篴詩以承食

膳以置玉幣具載禮記今單以承幣 詩鹿鳴序實幣帛於篴

篴之遺意也

樂器圖詳見首卷止有搏拊不

應鼓 ○以木為身高三尺五寸面闊三尺二寸兩傍四銅環

中以柱穿頂方蓋緣以黃羅銅金鑿花綵雙簪四角為龍首

響九流 下綴絲結刻後視四於跌各向外

鼓鼓 ○面闊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二

環繫以紅絨絲以朱漆架架之

笛 ○紫竹為之長尺有四寸七孔上以一大孔徑三分乃

吹竅也橫而吹之下六孔徑各二分以金飾龍首末垂以絨

絲結

孔聖全書 樂器 卷七

簫 ○紫竹為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

分口開一竅名山口直而吹之垂以紅絨絲結

搏拊

鼓中實糠擊以節樂

祝

○木桶中虛有推柄動而擊其傍深一尺八寸方二尺

四寸

○虎背刻二十七齟齬木裏之成聲虎西左陰獸伏形

所以止樂

編磬 ○磬鍾皆十六枚八章而倍之也植簾橫笛上刻齒曰

崇牙

編鍾

室 ○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眾管在匏有巢

象

排簫 ○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伏如鳳翅其

管鳳聲

琴 ○長五尺六寸六分象轡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初五絃

象五行

瑟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頌瑟長七

尺二寸二十五絃

笙

孔聖全書 樂器 卷八

壎 ○狀如秤錘以土為之大成樂書云壎簫皆六孔以五

取聲其聲相應

管

○六孔十二月之音長尺有二寸併兩而

斂之

舞佾圖卷首

旌有二○列於左右

臣梁橋曰臣伏觀

御製正孔子祀并記有感謹者夫子不受僭王之號辨臣觀
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有治民之責夫
子著書立言又推明斯道於天下有教民之功窮達雖殊而
君道師道皆爲之重也然語聖則無異語事物則有異故宰
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唐宋元之君智識卑陋不知夫子師道之重
足以匹休三皇五帝三王乃妄加王號而示尊崇之典然以
匹夫之賤而享天子之祭則於義有所害

孔聖全書

皇明一覽

卷三

九

皇上隆正祀典去其號而尊爲先師蓋以不爵而榮無位而貴
也蓋帝王之號起於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聖聖相
承代天弘化統四海撫兆民以成一代之治死則葬祭用天
子之禮下及公卿大夫士庶人葬祭之儀各有等級故孔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一或少違則是拂天
理畔王制得罪於名教矣夫子道高德厚刪述六經繼往開
來使萬世之下三綱正五倫明天地位萬物育生民遂養國
家長治久安此皆教化之功也周衰王制日墜淫祠日興漢
明引佛入中國魏晉齊梁之君崇信佛老繪畫雕塑遍耀天
下與吾夫子爲三由是頑質諸儒之祀緣於佛老之像唐宋

元加以大成聖文宣王之謚服天子之服享天子之祭因

襲之弊雖至于今歷代人士莫知其非無有能黜之者恭遇
皇上英明神武見越古今毀淫祠正祀典謂王號非孔聖所安
而繪塑實夷風未改無臣爲有尚深責乎子路之欲天假幻
即真美甘誣不異端之惑世遂定先師之號盡廢雕塑之形
蓋道隆則從而隆惟三聖然後知聖聖前朝之陋制成曠
古之傳觀謂天子大聖人也嘗曰有德者必有言蓋言乃
心之聲行之符也言發於理則知心存於正心存於正則凡
辭受取予一於理而不苟也臣因是而歷引論語所載諷戒
之言以辯之則知夫子生前以禮教天下今雖沒世然英靈

孔聖全書

皇明一覽

卷三

十

在天當時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夫子譏其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又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豈肯自蹈非禮而忍僭王
者之號子封內山川諸侯當祭季氏以大夫而僭祭泰山夫
子譏其神不享非禮之祭豈肯無知妄作而受非禮之祀乎
夫子欲爲政於衛必以正名爲先蓋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也豈肯越禮犯分而受名不正之謚乎魯祀周公以天子
之禮夫子以爲周公之衰身爲匹夫豈肯受王者之號而甘
同周公之衰乎昔吳楚徐越乃秦伯祝融伯益大禹之後也
見周之弱皆僭號稱王夫子之作春秋深加貶黜比諸夷狄
以正君臣之義豈有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哉自前代加以

王號致祭及今人皆以為夫子之榮臣獨以為為陷夫子於不義為辱寢食不安心或有愧不若當時不加之為愈也

皇上以愛人為德其意以為與其以非禮尊夫子為王孰若以儒道尊夫子為師雖不得於帝王之列似平卑之屈之也殊不知

皇上之所尊者道也前代之所尊者爵也尊道優於尊爵先師重於宣王祀典一正伸夫子教化之功黜無君之名脫僭竊之罪而夫子之心始安矣俾萬世帝王法夫子之道以為政者皆以為師上自天子下及庶人莫不北面稽首而拜布衣畢於衾冕之榮釋奠甘於玉食之美岳之正所以伸之卑之孔聖全書

皇明聖

卷三

上

正所以尊之也自安加王謚之後千百餘年無人議破惟我皇上見道分明以洗千古之陋所以扶綱常而闡文教貴中國而賤蠻夷可謂擴前聖之未發其與周公制禮作樂同條共貫誠有功於聖門有功於道統豈曰小補之哉此乃中興撥亂反正之宏綱崇儒重道之盛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視擁虛名以示尊夫子者豈不出於尋常萬萬哉

謹按弘治初先臣少詹事楊守陳尊孔子帝號議曰孔子實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

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

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猶君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况異代之師而

可臣邪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矣于是請尊孔子為廣運帝盡去謚號其衾冕一如天子制又按先

臣何孟春餘冬錄云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稱先師或稱先聖或稱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稱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加於元成宗

孔聖全書

皇明聖

卷三

上

國初未有政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即楊守陳言者所議也所見不一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今然也

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於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至尊徽號雖非聖人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又按元初吳澄作孔子封王辯曰王君之號也夫子非君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貢子路

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不
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
王者之貴易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為隆於稱
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宜在於王與不王
乎又按天順八年建言者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先臣
給事中張璠曰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
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
議遂寢夫楊何吳張四氏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
張氏為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為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為
孔聖金書 皇明覽 三卷 三

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善乎先臣丘濬曰千
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
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我
世宗肅皇帝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張所議丘氏所稱洗
前古之陋正百王之典猗與偉與

中卷四嶽集 蔡復賢著

一正祀典夫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
而扶世教示來學也况先師孔子有功於天下萬世天下萬
世祀之則其廟庭從祀之人豈可苟焉而已邪苟非其人則
不惟先師莫之歆而世教亦胥此壞矣何也國家所以祀其

人者非徒使學者之誦其書亦以識其人而尚友之也非其
人而從祀竊恐學者之効尤而曰先賢亦若此矣不若書于
世教乎我

太祖高皇帝則大正之而不容贅矣但猶有一二可疑者十哲
之數本以相從陳蔡記之程頤謂其為俗論是矣而乃又以
為祀典之定論宰予糞土人也冉求聚斂人也顯孫師難與
為仁人也何可以在十哲之列乎合無置三人於兩廡而升
有若以足八人之數被其先孝弟之務而達禮樂之本言行
氣象宛然孔子而同門之士至欲以事孔子者事之則其人
可知矣豈在由賜數子下耶然此皆就先賢論也我

孔聖金書 皇明覽 三卷 三

祖宗作人之盛若檢討陳獻章之學以自然為宗新建伯王守
仁之學以致良知為聖要亦有得於孔子之的傳者使之從
祀無曰二臣足以當之亦足以昭

祖宗作人之化也此而不祀後來者皆無門而入矣區區漢唐
宋猶有人也而

明獨薛瑄一人焉豈果乏人乎宜下禮官酌處庶乎祀典盡正
而勸懲以明世教可扶而來學之尚友者亦不謬矣若曰有
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則豈所望于今日哉伏乞

聖裁

中卷太音大全

本朝王禕蔡銘曰情性之正以防其湮造化之妙以鈞其源
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周公孔子者微乎斯
音易以得其心○思賢倚闌獲麟將歸龜山杏壇角意商意
東周風遊雲此十操皆孔子所作○群書要語云一日將歸
操孔子之趙聞趙簡子殺實鳴犢有感而作二曰倚闌操孔
子傷不逢時而作三曰龜山操孔子因季桓子受齊文樂諫
不聽望龜山而作操

樂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
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卷三

五

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雅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
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
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
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爲我於天下爲汝悲
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
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按顏淵當○又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車孔子十有
餘年眷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欲歸而重嘆之於是援琴而
歌之○又曰師襄子夫子蔡師也顏淵聽夫子樂知周衰者
也樂啓期對夫子彈琴言三樂之事者也○又曰孔子厄者

孔子之所作也孔應聘於楚待禮於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

能興喟然而嘆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於是援琴而鼓之以自適其志故曰孔子厄

將歸操者孔子之所操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

將往水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實鳴犢喟然而嘆曰夫

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胡丘之往也夫

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歎尚惡傷

類而况君子於於是援琴而鼓之作此曲也

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嘆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視彼舟楫顛

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卷三

六

倚闌操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周流天下歷聘諸侯莫能任
用自衛返魯過隱谷之中見蒨蘭之獨茂也喟然嘆曰夫蘭
當爲王者香今乃零落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
夫爲倫也凭車撫軾援琴而鼓之以成此曲實傷時之言也
古蔡操云孔子作倚闌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于歸遠
遂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迢迢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間蔽不
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龜山操者孔子之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文之管君閉

門不聽政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

逐讓邪滿朝孔子欲諫而不忍退而望魯有龜山其之辭

季氏子龜山托勢位于芥柯猶山之蔽曾也傷政道之不用憫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作此曲也

古琴操云予欲望意兮龜山蔽之手無芥柯奈龜山何

廣琴操并序 此 明朝朱右所作取孔子之意而廣之者也序曰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厄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

將歸操

河之深方誰將屬之河之淺方誰將揭之河水洋洋兮不我濟之竭澤以漁方蛟龍碎之覆巢殆殆方鳳凰去之夫人有知方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卷二

十七

予實類之九州博大方將予遂之

倚蘭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倚蘭之芳輝燁其光不我佩服昊天孔明子如好修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何郵又按祖王譜孔子應聘諸侯七十二國而不一獲其主莫能見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蘭獨茂與眾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又曰是曲也至所作時歷聘諸侯皆莫能任自衛反魯過空谷之中見蘭獨茂止車援琴而鼓之以成此曲實傷時之言後人又增嘆而美之謂靈草之於幽谷挺然異於眾芳嘆嗟其不逢時也

蘭之依依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何古之哲人操而為操意靈草之於幽澗挺然異於眾芳堪嗟已乎此操當時止有數句後人演為十一段詞失渾厚今以其首附載于后

慢宮調 獲麟操

希仙曰是操也孔子所作而後人增益之按祖王譜獲麟者魯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

之界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麇而有角何也孔子往觀之

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也孔子曰麟之至也為明王出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以傷焉故作獲麟操噫吾夫子憂憤不時之嘆此心其何然

乎

一傷時○麟方麟兮合仁抱義出有其時行步而中規折旋而中矩其聲也音中律呂所造那而必擇詳而邪後處處仁趾兮

生草不踐那生蟲而不履居不群行不旅不陷於奔假恢網罟而無所怪麟方一角五蹄時其希氣鍾兩儀今出無期食鐵而產金空其奇

二西狩○西狩大野那魯觀風化大婚大禮好生惡殺賢君也

辭政那魯方商不謀夏夷不那亂華君對而無暇

三獲麟○世事無常子鉏商驚於野獲麟方以為不祥折其足而傷夫我其將詳物而推其祥那魯而何其昌胡為而未遭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卷二

十六

此不長剛其勝拭面也而汪洋反袂沾裳麟之至時非其當也出也知爲明王

四長嘆○心戚戚禮樂廢縹緲常也壞極僭雍微歌詠於三家有君夷狄瑞麟兮誰其遭不測仁而有德不爲明王獲麟之不榮蒼蒼滅色那時無明王叔孫氏心何惑爲虞人所得空自呈文郭邦魯國四獸之靈伊誰爲識

五幽憤○慨嘆成幽憤吁嗟乎麒麟獸之尊焉蹄牛尾那而磨身懷治化仁王趾而振振行不侶止不群今遭喪於叔水精也依誰論依誰論嗟乎不仁之人

六絕筆○周道不興感嘉禎之無應麟瑞兮郊數而空呈筆絕

孔聖全書 太音大全 三十三卷 二十九
兮岫歎雅樂將焉正吾道天衰盛賢魯衛之聘知我罪我筆絕那春秋之秉道之那將行道之那將喪從天命

思賢操 即顏回操又云亞聖操 又云商音魯操也臞仙

曰是曲者孔子所作也顏回沒孔子思其賢遂作是曲嗟悼而泣之故曰泣顏回今易其名曰思賢操按紫霞洞譜云亞

聖操者乃魯人顏回字子淵孔子之門人聞一知十在四科

德行之首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而死孔子哭之慟又曰噫

天喪子天喪子蓋悼惜之深也如此後人於蔡調中加七句

天地推遷有榮辱四時循環皆反復幾回滄海變桑田幾度

桑田變陵谷哀哉顏回命何促顏回顏回聽我琴一聲聲爲

顏回哭○西峰曰是曲者孔聖門徒三千惟顏子最賢而能

竽瑟樂道不幸天命有歸故聖人悼道學無傳作是詞而哀

附琴聲以寄之其音悲感悠揚非盡意思者真能知其微妙

首一段○大哉顏回噫嘻大哉顏回思憶顏回實我顏回哀苦

也顏回痛傷情也顏回痛傷情也悼道無傳惜乎顏回天喪予

惜乎斂而好學痛傷情也顏回顏回也顏回堅道何存今也則

亡天喪斯文壽不長

二段○一簞食顏回一瓢飲也顏回在陋巷那不改其樂賢哉

顏回憶昔當初在陳在陳絕糧惜乎顏回天喪予惜乎斂而好

學痛傷情也顏回顏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亡天喪斯文

壽不長

三段○行夏之時時之正也秉殷之輅質之中也服周之冕蓋

亦以爲文而酌其中也樂則韶舞以其盡善盡美思憶顏回

四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歸仁焉也顏回無施勞也顏

回無伐善也顏回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顏回三十二歲死不幸

短命痛傷情也顏回天喪予惜乎斂而好學痛傷情也顏回顏

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亡天喪斯文壽不長

五段○哀哉顏回命何天苦哉顏回命何促顏回顏回聽吾琴

琴聲爲汝顏回哭

六段○一日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天下歸仁焉也顏回不遇

也顏回不貳過也顏回吾將歸去魯之邦絕絃筆作春秋視予
猶父今也不幸短命死也顏回有德行也顏回顏路請子之車
為之櫛吾不使行惜乎顏回

七段○惜乎顏回洞洞屬屬聞一知十敏而好學惜乎顏回三
千徒弟惟爾寔寔痛傷情也顏回吾見其進未見其退謂之而
不惜者惜乎顏回

結尾○天地推遷有榮辱世事循環多反覆幾迴滄海變桑田
幾度桑田變陵谷堪嘆人生能幾何

樂操辨儀示如顏回一操有五段有七段有九段者有以論
語所載顏子平昔言行為辭者有以夫子痛悼顏子之情隱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三

括為語者

杏壇吟 是曲孔聖所作也時週遊列國返魯作春秋仍慨

古傷今作是曲吟嘗於杏壇授琴撫之門賢侍聽而稱音律
淡高清和最佳曰杏壇吟也○野塘清致予云是調也嘗聞

先生之言乃季康子感歌孔子以其悼道此言非也

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茲壇乃魯

藏文仲誓盟之壇也觀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

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賦馬今何在野草開花滿地愁後世

因名之曰杏壇吟

太音紀原

伏義制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法期之數也太史公曰琴長八尺

一寸風俗通云琴長四尺五寸今宜以義制與孔子琴制為準

蔡邕曰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氣得其人

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

琴面諸稱攷○一額二承露三絃眼四岳山五肩六鳳翅七腰

八冠角九焦尾龍齧下有韻

琴背諸稱攷○一居穴俗云龍舌二護軫三軫池四龍池五鳳足六

鳳沼七托尾八腹柱上曰天柱下曰地柱

○伏義見鳳集于桐乃象其形立高三尺增六寸六分製以為

琴法六律六呂之會取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數索神南為絃脩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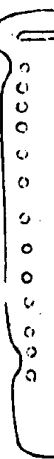
三

身理性反其天貞與孔子琴制相似韓詩外傳曰伏義琴長七

尺二寸應七十二候即二十絃也七十二候即正月春風解凍

至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軒轅記曰伏義置琴其妹女媧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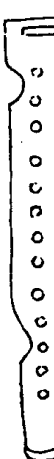
伏義琴



仲尼琴長三尺六寸四分用周尺也同宣聲三尺六寸四分

乃龍唇之數

仲尼琴



師襄琴作有項直而深端有亂紋如絲漆之不入以顯名琴
綴七十二調去聲作八百九十曲為孔子琴師

師襄琴

閔子作琴以孔子樣於兩肩有掩容之意孔子薦之為上卿
後作離洞雲朝天鶴曲名以獻孔子孔子知其有退意辭局

掩容琴

群書要語曰黃門士之鼓大雅聖德之頌儒士之士厚撫清
孔聖全書之太音大全之三十二卷

和治世之音隱士操流水高山之調羽士學道之士如呂洞
操御風飛仙之曲德士彈枯虛清虛之吟有德之士如此五

者雅稱聖人之樂故宜於琴○五士操圖云儒士操始於孔

夫子養性以致治道士操始於軒轅運神以樂道德士操始
於伏羲制琴以養德隱士操始於許由樂志以自娛黃門操

始於東方朔家寵以頌君德

商意 希仙曰是意也孔子所作當春秋之時通遊六國俛

仰順適乃慨古感今而有嘆息之意故作是意以述其懷

○一作秋風秋風生鴻鴈來也今朝廷是落一葉嘆人生
能有也幾許光陰誰料想古往今來興亡事今已成春夢

嘆人生能幾何

秋風秋風生鴻鴈來也 金井梧

也 落葉 少年紅顏能得也幾何許追

思 古往今來多少興亡事俱已

把成 如春夢 恍然如對西風

長嘆息 芭蕉 正

角意 臞仙曰是調也非孔子所作春秋之世未嘗有之此

必晉人之所作也或作秋風曲

秋風秋風清白雲飛草木黃落

芭蕉 芭蕉 芭蕉 芭蕉 芭蕉 芭蕉 芭蕉 芭蕉 芭蕉 芭蕉

芳懷 佳 人 芳 那 不 能 忘 慨 古 慨 古 嘆

人生古往今來會少離多奈老

人生古往今來會少離多奈老

人生古往今來會少離多奈老

人生古往今來會少離多奈老

人生古往今來會少離多奈老

人生古往今來會少離多奈老

人生古往今來會少離多奈老

人生古往今來會少離多奈老

易句句五六易筮筮句

何嘆人生能幾何

將歸操即繫操也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

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醫我足乘其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易句句五六易筮筮句

何嘆人生能幾何

將歸操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

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醫我足乘其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六筮筮危六筮筮危六筮筮危

指勾五絃○今○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退下十徽○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長○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

一段

一○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草○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也○左名指按十徽又以左大指按微即掘起一聲○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一○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瓢○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飲○右中指挑六絃○也○左大指按微即掘起一聲○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在○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應○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巷○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即交互浮點○那○浮點起○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改○右中指勾七絃○其○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樂○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賢○左右指交互浮點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三十二卷

三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三十二卷

三

○其○浮點起○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憶○右食指挑入七絃○昔○右食指挑七絃細退而下○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初○右食指挑六絃細退而下○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陳○右中指勾六絃○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陳○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絕○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纒○右中指勾五絃○惜○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交互浮點○乎○浮點起○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中中指勾四絃○回○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思○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憶○細別而山

九徽方中指勾四絃○痛○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急
綽而止○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左右指
交互浮點○也○浮點起○悼○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
絃○道○右中指勾七絃○無○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
絃急綽而上○傳○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左
右指交互浮起○乎○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右食指挑六絃○予○左大指挑七
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予○左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三十一卷

三十九

太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惜乎○左右指交互浮點起○
斂○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
中指踢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踢二絃○好○左
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踢三絃○痛○左
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三絃○情也○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
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也
○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左指不按

徽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
○左指不按徽右食指挑四絃○道○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
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指勾五絃○今○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
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
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
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二絃
○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長○左指不按絃右
食指挑六絃

孔聖金書

太音大全

三十一卷

三十九

行○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夏○右中指勾六絃○
之○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時○右中指勾六絃○
時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正○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乘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殷○右中指勾五絃○之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輅○右中指勾五絃○質
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中○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服○
右中指勾七絃○周○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之○

右中指勾七絃○晃○右中指勾六絃○盪亦○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以○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爲○右中指勾七絃○文○右食指挑七絃○而○右中指勾六絃○酌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中○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樂○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則○右中指勾五絃○韶○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舞○右中指勾五絃○取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盪○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善○右中指勾六絃○盪○右食指挑六絃○美○右中指勾五絃○思憶○左名指按十徽左

孔聖全書

太古大全

三十二卷

三十一

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

四段

用○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之○右食指挑七絃○則○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行○右中指踢六絃○舍○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五絃○之○右中指踢五絃○則○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藏○右中指踢四絃○尺○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婦○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仁○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馬○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

孔聖全書

太古大全

三十二卷

三十一

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無○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勞也○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無○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伐○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善○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即指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禮○右食指挑七絃○勿○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視○左食指挑七絃○聽○右食指挑七絃○言○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動○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即指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三○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十二○右食指挑七絃引上六徽半即下七徽○藏○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死○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不幸○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手交互浮點起○短○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痛○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即指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予○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情乎○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敏○左右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踢三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情也○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中中指勾二絃○也○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

孔聖金書 大音大全 三十二卷 三

○賢○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道○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指勾五絃○今○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一絃○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長○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

五段

左指浮點起○衰○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哉○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命○左名指按十徽右食指挑六絃○何○右中指勾五絃○天○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苦○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挑四絃○哉○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促○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顏○左食指挑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顏○右食指挑六絃○回○右食指挑五絃○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藥○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聲○右中指勾五絃○聲○右中指勾六絃○爲○右中指勾七絃○汝○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回○右中指勾五絃○哭○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

六段

一○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日○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已○右

孔聖金書 大音大全 三十二卷 三

食指挑七絃○復○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禮○右
食指挑七絃○爲仁○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
由○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已○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四絃○天○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歸○右
食指挑七絃○仁○右中指勾六絃○馬也○左名指按十徽
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不○左

○遷○

○怒○

○也○左大指按徽即指起一聲○

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
孔聖金書 大音大全 三十二卷 三十五

○貳○

○過○

○也○左大指按徽指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
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
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將○右食指挑七絃○歸○左大
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去○右食指挑七絃○魯○左名
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之○右中指勾六絃○那○左大
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絕○右中指勾六絃○筆○右中
指勾七絃○作○右食指挑七絃○春○右中指勾六絃○秋
○右中指踢六絃○視○右中指勾六絃○予○右中指勾七

絃○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父○右中指勾六
絃○今○右中指踢六絃○也○右中指勾六絃○不幸○左
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短○左名指按十徽右中
指勾六絃○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死也○左
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
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有○左指不
按徽右食指挑七絃○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
行○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指起一聲○顏○
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四絃○顏○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路○左大指按
孔聖金書 大音大全 三十二卷 三十五

七段

指勾四絃○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乎○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洞○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洞○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屬○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屬○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聞一○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知○左名指按十徽右食指勾六絃○十○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敏○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而○右中指勾七絃○好○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賢○學○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頰○孔聖金書
太古大全 三十二卷 三
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三○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千○右食指挑七絃○徒○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弟○右中指勾六絃○惟○右中指勾六絃○爾○右中指勾七絃○最○右食指挑七絃○賢○右中指勾六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傷○右中指勾六絃○情也○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見○右食指挑七絃○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勾六絃○進○右中指勾六絃○未○左指不按絃右中指

勾五絃○見○右中指勾五絃○其○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退○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語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不○右中指勾五絃○情○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者○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頰○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
結尾
左指浮點起○天○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還○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有○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榮○右中指勾五絃○辱○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世○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循○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多○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反○右中指勾四絃○履○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迴○右中指勾五絃○滄○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海○右食指連挑六絃○變○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桑○右中指勾四絃○田○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

指挑六絃○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二絃○度○右中指勾三絃○桑○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連挑五絃○田○右食指連挑四絃○變○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陵○右中指勾二絃○谷○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堪○左名指按七徽右中指勾四絃○嘆○右中指勾五絃○人○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生○右食指挑六絃○能○右食指挑五絃○幾○左中指按七徽右中指勾一絃○何○左大指按七徽右大指劈出六絃

杏壇吟

魯哀公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茲壇乃魯

孔聖金甯

太音大全

卷三十三

五

藏文仲誓盟之壇也親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左指浮點起○暑○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往○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寒○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來○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春○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復○右中指勾五絃○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陽○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西○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下○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挑六絃○水○左名

指挑十徽右中指勾五絃○東○右中指勾五絃○流○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將○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軍○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馬○右食指挑六絃○今○右食指挑五絃○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在○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野○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二絃○草○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閑○左食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五絃○花○右食指挑四絃○滿○右食指挑三絃○地○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愁○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

孔聖金甯

太音大全

卷三十三

四

右杏壇操有於顏回操七段之後將此操為結尾者止於末句愁字下添堪嘆人生能幾何一句殊不知將軍二字與顏回有礙以為嘆文仲者為是

琴譜錄于左

暑 往寒來的春復秋 夕陽 下
的 東的流將 軍的戰馬 今 的
野 草 花 地的愁 的那
句 四下九 琶 荷 荷 荷

中卷字跡

孔子題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為孔子書學古篇以為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二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其謬歐陽公金石錄又以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埋滅唐玄宗命殷仲容模榻以傳是開元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孔聖金書

孔子字跡 三十二卷 四

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為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但陶集無此讚載藝文集今非全集也

殷比十

右比于墓字

比于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于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見舊欄本體勢與周楊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書無疑泰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好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諒升卷不謬博物志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于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緝比于錄讀之又缺此隸字不識錄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謬記也一統志云衛輝府城北干里有石刻曰殷太師比于之墓後魏孝帝太和十八年南巡弟祭刻文墓上

孔聖金書

孔子字跡

三十二卷

四

銘盤銅錄古集堂嘯

後	萬	茲	右
林	岡	世	左
前	道	寧	泉

馬 是 寶

汝帖銅盤銘釋同前

篆書釋文：汝帖銅盤銘釋同前

孔聖全書

孔子字跡

卷三

三

先聖所篆比于墓銅盤銘開元中已為耕者所得不傳矣且銅盤銘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因摹三傳於右以獻博雅君子

中卷楚辭

楚詞七諫曰路釋女之方乘路堂客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

中卷鵲冠子

鵲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甲卷靈異錄

孔子木主靈異

國朝梁億傳信錄曰南京國學之址在覆舟山今名龍舟山之陽背抵後湖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又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鬼於昏夜又飛磚擊瓦而不能止僧人怖恐

大皇后馬后也聞之告於

太祖皇帝曰妾聞邪不勝正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為祟後因建國子監學廟焉

景定建康志曰晉時建平陵武陵興平陵安平陵四陵並

孔聖全書

靈異錄

卷三

四

在鷄籠山之陽即鷄山皆不起墳宋瑞平三年制置使陳韓於覆舟山龍光寺側凡將士之戰死於虜者悉收骸骨而葬之相傳監廟基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洪武初移神僧誌公靈塔於鷄鳴山因建鷄鳴寺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乃建監廟於此鬼遂不復為祟

謹按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也彼死無所歸之鬼有聖人以為斯民主誰敢侮子而為厲哉我

孔子坐基靈異

孔子葬曲阜城北泗水上泗水為之却流築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太學孔廟靈異

元時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子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鐺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續綱目發明云謂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仁宗既不能親奠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則庶幾可也今以邦寧閭閻而俾孔聖全書

靈異錄

卷三

四十五

之祇謁先聖之廟乎既而大風滅燭弗克成禮此蓋夫子之靈不欲享此非禮之祭也仁宗知敬孔子而不知所以敬之之禮是則欲敬孔子而反為所以褻孔子耳曾謂孔子不知林放乎綱目據事直書所以發千古之一笑爾

廣義云或曰分注載風起滅燭之事果有是乎曰有曰何以知其有也曰理焉而已吾夫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其形而下者與天雖異其形而上者與天則同故曰形雖是人其實則是一圓天理天即理也理之所在氣亦隨之理氣有二乎哉蓋吾夫子與天合德豈刑餘奴隸之賤惡者可得而莫乎邪此理必然無足怪者不然宋光宗紹熙二年合祭天地是

何風雨大作而黃壇燭盡滅邪綱目備書于冊者所以甚元人之惡夫何惑

天下儒學孔廟靈異

前輩相傳云昔有郡守於丁祭之先命卜者占孔子欠晨米饗何學卜者曰享松香童子之祭後尋問之有謂牧牛童子聞此日天下祭孔子乃於山中採松花香呼群兒祭拜之始信然焉

尼山靈異

金泰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於誕之辰前期一日衍聖公率闔族敬詣尼山廟祭畢日方之則俄聆空中有樂振作

孔聖全書

靈異錄

卷三

四十六

皆金石絲竹之音眾為之駭然

闕里孔廟火中靈異

金真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以廟學正燔泊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去仙人謁廟靈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鳥瞻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在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金主有旨修闕里廟

孔子學堂靈異

春秋孝經既成先聖齋戒於學堂下面向北斗而拜告備於天

於是紫微星乃降此堂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有刻文先

聖疏而讀之其辭曰孔提命作應法此六字乃玉上刻文之辭也

孔子手植楸樹靈異

闕里廟中御輦殿在儀門內殿前有先聖手植楸三株一株在

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贊德殿前即御輦殿也二株

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其枝蟠屈

如龍晉懷帝永嘉三年枯死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

二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故世謂之再生楸金真祐甲

戌春正月杜冠犯曲阜縣焚聖廟及延三楸至元朝至元四

年甲午春二月楸之子根萌芽於東廡隙間教授張頤植

復于故處迄今葱色龍形

中卷江西白鹿田書完志

唐李渤與同涉俱香童子之後為江州刺史即洞創臺榭咸平

五年又枯死宋板元年二坐宣聖十哲之像

中卷幼庶目三書完

開寶九年潭州守朱洞始創宇獄麓山咸平一年潭守李允則

益生唐其規模三年潭守之為記開講堂揭以書完聖先師

孔子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滿湘為洙泗荆蠻為難音

中卷祖庭廣記

聖殿靈異

先聖殿前有壇即先聖教授之遺址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財

三萬脩夫子廟及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遺畏于張伯除堂下

草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安置几前堂下

東首有懸壺背有冊書乃夫子遺甕人莫敢發意發之得素書

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璧

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服焉

鄆國夫人殿昔為先聖燕居之室按魯衛及魯人相傳云孔子

將亡遺秘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躍我牀顛倒我

衣裝至沙丘而亡始皇至魯觀孔子宅後果至沙丘而崩

和廟東南三里有關門廢址後立於檣城因名曰闕里後果至

憲神將屯兵於魯地侵害百姓虜掠式財明帝乃拜鮑永為魯

郡太守未到即大破之惟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從孔子講

堂至於闕里門無故荆棘自除永異之即為府丞及魯令曰方

今危急如此而闕里荆棘自除得非夫子欲令太守行禮請吾

誅無道邪乃命會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覲欲因此擯之豐

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犒享而潛伏兵器永覺即手格殺豐

孔林遺蹟

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子車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先聖視

之曰謫也胡為乎來哉拭面泣涕叔孫聞之曰然見而天告夫
之兆也其後夫子果病卒夫子病子貢持見曰賜米何
晚因嘆曰泰山頽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後七日卒
按孔子未生也而麟預見於闕里未卒也而麟預傷於大野
叔孫以為夫子之徵豈不然哉

孔子墳西有廬墓三間皆石為之世傳孔子沒戒門弟子為廬
墓後果遭秦始皇發塚有自免出於墓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
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免溝

先師塚塋百餘畝塋中樹以千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
樹者相傳孔子弟子皆遠方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故所

孔聖全書

祖庭廣記 卷三十三

四九

植草木皆異種而難識也有古木似槐紋理縱橫也處所無名
曰楷木縉紳之家多取以為簡墓前又有古栢蒼然如虬龍形
世代相傳乃孔子所植其餘若皇覽所載作粉雄離音黎女貞
不作安貞音五味音覺檀等木迄今古木蒼鬱高插雲霄延
袤數十里

中卷廣雅曰三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
五典鎮也制作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其等有五也八索著素王
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丘區也別九州士
氣教化所宜施者也

中卷水經

尼丘山○沂水出武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
孔丘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防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
謂防墓祠者也

注曰孔子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門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
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餘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
舍十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池池方四十二步池中有臺
方十步池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尚整

注曰夫子故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廟屋三間夫子
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子平生時物也魏黃初二年
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漢魏

孔聖全書

水經

卷三十三

五

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

注曰魯縣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
子之故宅也

注云壯為洙濱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
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
七里闕里背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
石闕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荆棘自闕從講堂至九
里鮑未為相因修饗祠以誅彭蠡等邦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
也按國語韋昭云泗在魯城北

中卷山海經

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曰竊疑耕犁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亦耕亦字伯牛

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子貢下席問曰小子回東之齊夫子有憂也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管子有言丘其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是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也

中卷郡國志

苦萊山○苦萊山即黃城山北自萊至泚陽南北相毗連亘百亦曰長城山即長沮滸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之

孔聖全書

郡國志

卷三十三

五

所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地即此山也春秋曰方城以為城是也

志云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石室臨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義○草頭山記曰學堂洛陽南陽南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志

志云兗州兩觀城即仲尼為魯司寇誅少正卯之處

中卷輿地志

贊皇縣有孔子墳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拒若偃柱有石人像

執卷之狀

中卷漢書地理志

泗水○泗水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及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志曰玄菟樂浪武帝時初置皆朝鮮穢弱勾驪蠻夷殷道其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儀田桑織作設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無門戶之閉婦人真信不淫辟其民飲食以遵豆又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君子悼道之不行秉桴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中卷荊州記

孔聖全書

輿地志

卷三十三

五

盛弘之曰城東止三百步有孔子泉其水甘馨雖蒸漿無以過也

中卷皇覽塚墓記

記曰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塚傳曰防墳于攻地微高○又曰孔子塚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塚塋方百畝塚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塚為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塚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名民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待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墓在孔子塚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塚在孔子塚南大小相望

聖賢塚墓記

記曰孔子墓有檀樹○後漢記曰鮑永為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師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與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其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魯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其黨與帝畧封為闕內侯又曰孔子墓上有五味樹典寶曰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

晉地道記曰長垣古衛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

十道志曰兗州魯郡置在瑕丘縣

後漢郡國志魯國志云鍾離意為魯相見仲尼廟頽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況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得古文策書曰治吾室鍾離意

孔聖全書國朝釋其孔廟儀注中卷卷之三十三

後學慈復實 編述

祭期

祭先師孔子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祭之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取陰火文明之象也

獻官

皇帝遣南京國子監祭酒

分獻官北監南監屬官四員

監禮官

南京師監祭御史二員 監宰官南京禮部祠祭司官一員

引班官

南京鴻臚寺官二員 贊禮官南京太常寺等官

府州縣則以所在長官行三獻禮有故則用佐貳官一員代

孔聖全書

儀注

乙

之其分獻十哲兩廡之官以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行分獻禮如不足方用佐貳官為之餘官止陪祭分獻官之位並在陪祭官之前

祭服

一品至九品青羅衣白紗中單俱用皂領緣赤羅裳皂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其冠帶佩綬等第並同朝服其雜職未入流品人員若遇陪班行禮止用公服

按祭服舊給於官用方心曲領故今南監神庫內有木笏及玳瑁五十八袋則舊給於官可證矣嘉靖中始去之惟易朝以玄

齋戒三日

正祭前三日獻官分獻官陪祭官執事人等不飲酒不茹葷菜
之禁謂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不判署刑不與妻
妾同處不預穢惡事散齋二日沐浴更衣宿於別室仍理致齋
一日宿於祭所惟理祭祀

視樂

祭之前三日太常寺官演樂祭酒司業禮部堂上官親往視
之演樂畢如養牲所視牲肥瘠府州縣備亦然

迎牲

正祭前一日太常寺掌印官送祝及牲用鼓樂前導由廟正門
孔聖金書儀注 李素

入

省牲

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燭案於宰牲房前引贊引獻官分獻
官監禮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之肥碩純潔與其牲數省畢遂
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盆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正祭畢埋
之蓋取毛所以告純也取血所以告殺也

計省牲數 牛一舊羊二今增五舊豕六今增十四皆景

泰六年增也鹿一兔十香案一燭二俱在省內

陳設

前期執事者掃除廟廡階陛正祭日丑時以前執事者休後園

式陳設

祭器

祝板一以木為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粘貼板
上祭畢揭而焚 爵一百五十七 磁登五

磁銅二十

磁簋四十一

磁簋四十一

磁簋一百八十四

磁豆一百八十四

簋九

磁酒尊同五

磁獻尊三

罍巾三用以覆盞酒

尊也每尊用蓋布巾一各綴金銀銅錢四文

酌酒酌酌三用以酌出尊內之酒也 酒尊卓三卓面上刺

三孔仍用木板一片橫裝於刺孔之下以盛酒尊

孔聖金書

儀注

三卷

三

牲匣十九以木為之殊漆底蓋蓋之兩頭用銅環二箇底之兩

旁用銅環四箇各高六寸長三尺三寸闊二尺二寸

燭臺九十

供卓四十三

香爐四十五

瘞毛血盆十九

盥洗盆三

毛血盆十九

悅巾三用以淨手者

滌牲桶十九

盥洗盆架三

粗盆四

庭燎隨用

鐵鍋八

○正壇所用祭器

白磁盤二百二十

白磁毛血盤二十三

篚七

大饌盤十八

和羹白磁碗二十一

磁酒尊三

錫香盒三	錫酒壺一	錫酒盃一
黑三	龍頭勺二	紅絹掉帷一
銅爵三十三	盥洗錫盆一	
○東廡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四十	白磁毛血盤三	籠一
大小饌盤四十七	磁酒尊一	大銅香爐一有架
小銅香爐十二	木香爐座十四	銅香盒一
銅酒壺一	錫酒盃一	龍頭勺一
銅爵四十七	三獸用三爵該五十七爵	盥洗錫盆一
木燭臺四十七	今考東廡四十七位饌	
盤燭臺皆宜作四十七		
孔聖全書	儀注	二十元
○西廡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四十	白磁毛血盤三	籠一
大小饌盤四十五	磁酒尊一	大銅香爐一有架
小銅香爐十二	木香爐座十二同上	銅香盒一
錫酒壺一	錫酒盃一	龍頭勺一
銅爵四十五	三獸用三爵該四十八爵	木燭臺四十五
四十五位饌盤	今考西廡	
臺該宜作四十五		

謹按古禮以木為豆以竹為簋與簠簠今以磁器代之有以竹木為之者制亦不禁嘗觀湖廣岳州府儒學庫房內所藏我朝祭先師之禮器有銅犧尊一銅象尊一金壺二暴

鼎行囊而不用磁尊則知用金銅者亦制之所不禁也又按禮器圖說曰古今相遠事物日殊古之禮器有不可盡考者洪武四年更定孔子釋奠祭品禮物各置高案邊豆簠簋登銅悉用磁器乃

聖祖因時立制耳

祭品

牛羊豕豕牲匣實也惟太學用牛府州縣衛止用羊豕酒此專與爵實也太羹乃煮猪肉汁不用鹽醬此登實也和羹以猪腰羊棗肉造之其汁用菜料和者此銅實也黍稷簠實也稻粱簋實也帛乃白色絹長一丈八尺篚實也形鹽

孔聖全書

儀注

二十元

蒙魚棗栗榛菱角芡卽雞頭蓮鹿脯白餅乃白麵所造黑餅乃蕎粉夾麪粉所造以上皆邊實也韭菹以韭切去末末用中四寸青菹并菹笋菹醢醢乃猪肉鮮用鹽酒料物調過鹿醢兔醢魚醢脾肝用牛羊百葉切細湯熟鹽酒造過豚胎乃猪肩土或云猪脊上肉飽食用糯米飯羊脂蜜熬棗食用牛羊豕肉細切粳米飯同焚以上皆豆實也

洪武中溧水縣以牛醢代鹿於是有所司坐罪

上令禮部諭有司謹祭祀勅曰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

曰國所以動止者以祀戎為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
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於
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寬俗者居官亦
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為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
官必訪于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急則事業昌矣若
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滅者鮮矣近者溧水縣
官為祭祀缺鹿醢以牛醢代之彼人所言禮部奏云凡祭
品缺者曾許以他物代之今溧水有鹿可求而在官者不
能用心御史按實各當其罪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
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
孔聖金書 儀注 卷七

也今令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若在典故境內所產
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許有缺若境內不產及商人
無販賣者從缺無代爾禮部通告諸司如勅
正壇先師位陳設祭品
設祭物於案另設一小案於前置香爐設祝文案於壇西設
酒尊案於壇前之東其酒尊三先師一四配一十哲一共設
三獻爵惟帛案于壇東西向臨時行禮盛酒于爵三次獻上
奠帛于神位前設盥洗一盥盆二于露臺下東西 饋一
羊一 豕一 體用牲匣三盛之置於前與高案並牛居中
而半左豕右也 登一實以太羹 鉶二實以和羹 簠二

實以黍稷 簋二實以稻粱 邊十居左實以形蔬菜魚羹
栗棗羹茨鹿脯白餅黑餅 豆十居右實以菁菹芹菹鹿醢
韭菹醢醢兔醢筍菹魚醢脾折豚胎 爵三獻 饌盤一
香爐一大燭一小燭四簋一實以帛一 豆以下既云實以其
物則如饋實以帛不
當又書帛一為二項

正壇四配位陳設祭品○每一位為一壇四位為四壇

每位設祭物于案另設一小几于前置香燭奠帛于上每位

羊一 豕一 體一 每位爵三帛一 每位鉶二盛和羹

每位盛二盛黍稷 每位盛二盛稻粱 每位饌盤一 每

位盛十盛形蔬菜魚羹栗棗羹茨鹿脯白餅黑餅 每位豆

孔聖金書 儀注 卷七

十盛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折豚胎

每位香爐一 每位燭一對 四配酒尊共一 又

東配二壇共設案爐一燭二西配二壇亦止設案爐一燭二

不每位設香燭也

正壇十哲位陳設祭品○東哲五位總為一壇 西哲五位總

為一壇

東五位設祭物于前另于中總設一小几置奠帛香燭于上

共豕一 豕分五體每位一體用方木盤盛置于案 共

饌帛一 共獻爵三 共饌盤一 共香爐一 共燭二 爵五每

位各用一爵 共鉶一盛和羹共簋一盛黍共簠一盛稷

共遷四盛形盥棗栗鹿脯 共豆四盛菁菹鹿醢芹菹兔醢

西五位制同東皆 東西哲酒尊共上見

東撫陳設祭品○東廡十二壇

東廡一十二壇末卓止有三位中間總設一小几置奠帛香燭于上

共豕三舊時國初止一豕景泰六年增為三今解為四十

七分每分用方木盤盛置于前頭四分蹄四分共籠帛

一其獻爵三其酒尊一其盥洗一其盥盆一其饌盤一其

案上香燭一其燭二

孔聖全書

儀注

卷八

八

每四位為一壇 簋一盛黍簋一盛稷遷四盛形盥棗栗

鹿脯豆四盛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爵四每位用爵一

西廡一十一壇制同東廡亦三解作四十五分

右祭器祭品先期一月國子監移文北京有司預備

脩整合用儀物及在庫祭器若府州則移文于縣

謹按 國初舊制先師神位遷豆各八至成化十二年國

子祭酒周洪謨奏准遷豆各用十二及嘉靖九年從太學

士張璁之議遂減遷豆為各十于是遷實之稹餅粉簋豆

實之饌食糝食俱不復用者何哉蓋遷豆十二者事天享

地之禮也度孔子之心必不忍于僭天之祭故損益以就

中爾又按 國初四配神位惟羊一豕一年分四小

一分豕分四分每位一分及景泰時四配則四羊四豕

國初登一而遷豆各六及嘉靖時四配則去太羹之登而增

遷豆為各十者何哉蓋以顏曾思孟既曰配享則飲食之

豐儉宜均矣使先師之飲食如此其豐弟子乃太簡而坐

視其所食焉推先師之心亦不安也於乎以一籩豆也損

於先師者所以體聖心奉天之義益於四配者所以體聖

心待下之仁我

列聖之議禮也可謂深知聖人之心而緣人情以為之節文矣

或曰果若此則太牢獨不可均乎曰太牢者天子之專敬

孔聖全書

儀注

卷九

九

也非門人弟子之可得而同也或曰然則十哲兩廡之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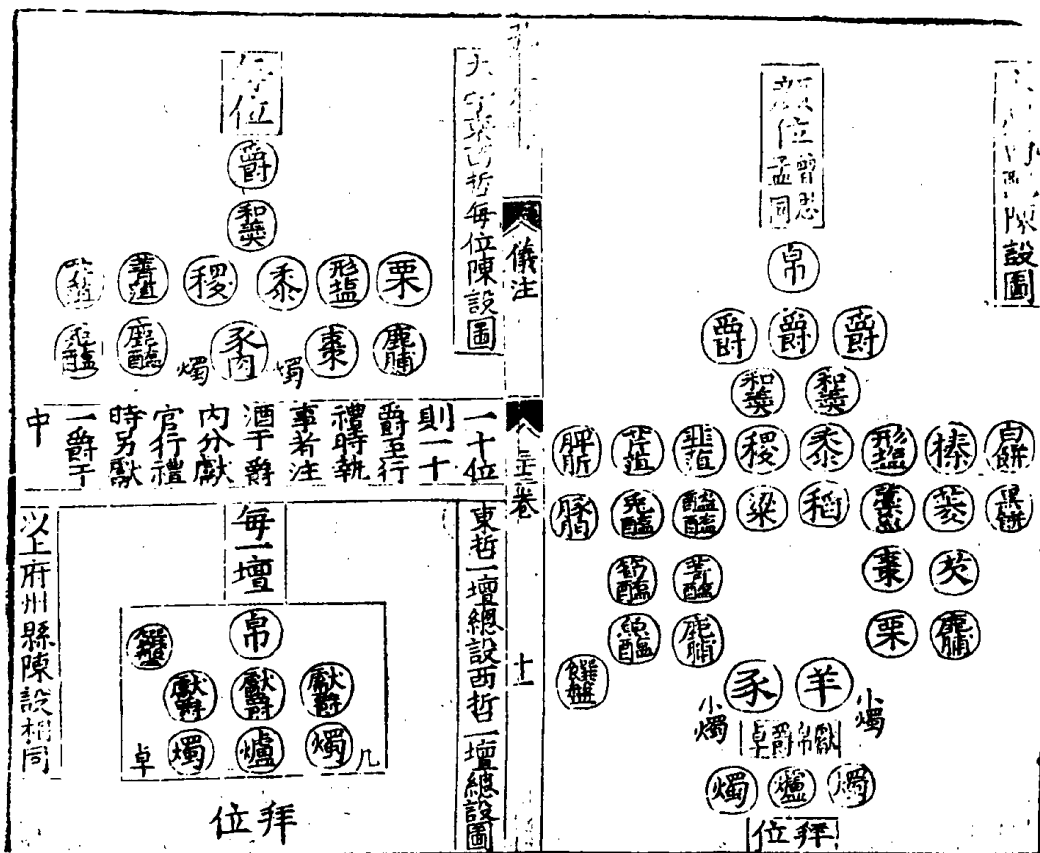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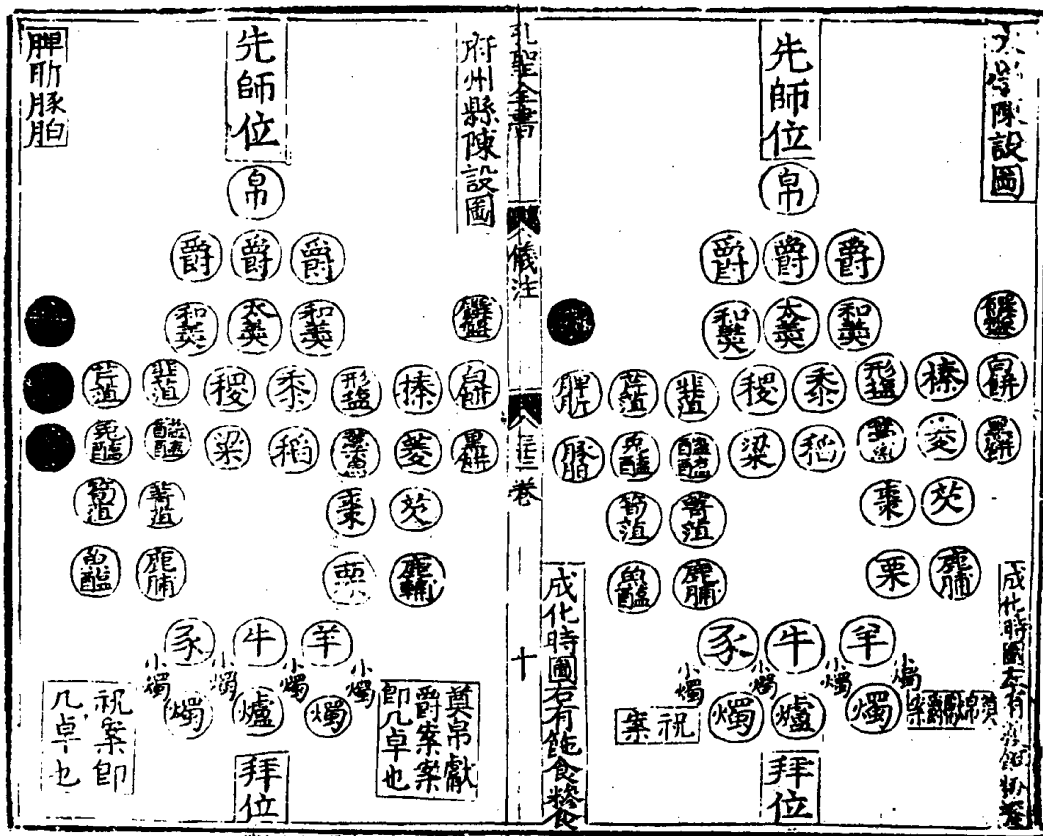
豆獨不可均乎曰彼皆從祀者也非配享也各食于堂廡

之間焉得每人而均之也况祭祀之禮一因乎聖賢大小

之分爾彼顏曾思孟親得聖人之正傳善發聖人之心蘊

以教萬世于無窮豈諸弟子之可得而及哉是以遷豆之

數不可得而崇益也



贊引唱○出笏 獻官出笏 贊引唱○俯伏與平身復位
 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訖 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 各官以下俱拜訖 通贊唱○徹饌 麾生舉麾唱○
 徹饌 樂奏咸和之曲 擊祝作樂執事各于神位前將進
 豆稍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籥與翟同司爵在東者
 進立于東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進立于西一班舞生之首
 舉節朝上分引舞生于丹陛東西序立相向樂盡麾生偃麾
 擦敵樂止 通贊唱○送神 麾生舉麾唱○送神樂奏咸
 和之曲 擊祝作樂 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與
 平身 各官以下俱拜訖樂盡麾生偃麾擦敵樂止 通贊
 引聖全書 儀注 卷十八
 唱○讀祝者捧祝 進帛者捧帛 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待
 讀祝者先跪取祝文捧帛者跪取帛齊轉身向外立 通贊
 唱○各詣瘞所 正廟由中門出四配十哲由左右門出兩
 廡執事者取帛隨班出 通贊唱○望瘞 麾生舉麾唱○
 望瘞樂奏咸和之曲 擊祝作樂捧祝帛者過訖 贊引唱
 ○詣望瘞位 各贊引引獻官分獻官陪祭官至瘞所 贊
 引唱○祝板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盡麾生偃麾擦
 歌樂止 贊引通贊同唱○禮畢
 祝文
 年歲次 二月 朔越 日丁

皇帝謹遣 南京國子監祭酒某致祭于某布政司府州縣衙門
 至聖先師孔子之神曰惟 師舊云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
 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
 明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祭祀榜文式
 南京國子監 為祭祀事照得本年二月某日上丁致祭
 至聖先師孔子其供事并執事官員人等合行預先脩榜曉諭
 俱于本月某日為始依例齋戒至日各備新潔衣服隨班行
 孔聖全書 儀注 卷十九
 禮毋得知而故違臨期失悞不便須至榜者
 計開
 一陳設樂器并樂舞生位 典儀某
 一省牲 引贊某 某
 一監宰煮并造羹醢官員 助教某 掌饌某
 監名二名 某 某
 一監饌幕官二員 學正某 學錄某
 監生二名 某 某
 一提調瘞坎 監生二名 某 某
 一正壇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生四名 某 某 某 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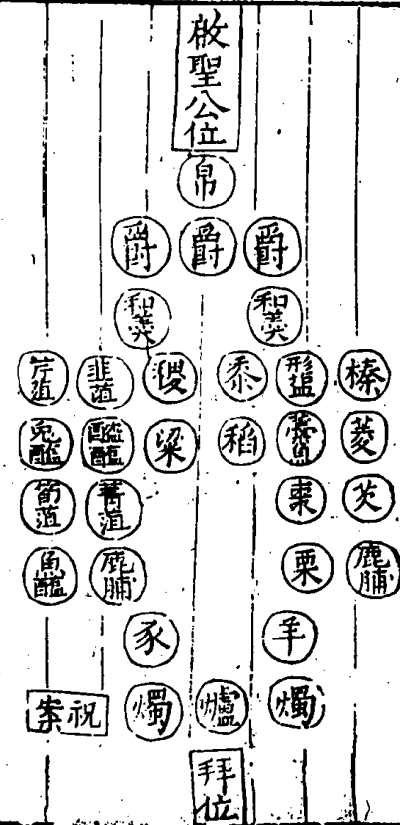
一東廡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 <small>中</small> 三名某某	一西廡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 <small>中</small> 三名某某	一監禮官二員 其道監察御史某 其道監察御史某	一班班官二員 鴻臚寺序班某某	一通贊 某 某	一引贊 某 某	正獻官 <small>北</small> 京國子監祭酒某	一司執燈籠 監生二名某某	一司尊 監生一名某	一盥洗 監生一名某	至聖先師孔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一讀祝捧祝詣瘞坎 某	復聖顏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宗聖曾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	--------------------------------------	------------------------	----------------	---------	---------	------------------------------	--------------	-----------	-----------	--------	-------------	-----------------	------------	------	-------------	-----------------	------	-------------	-----------------

述聖子思子	一進爵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亞聖孟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東哲	一引贊 某	分獻官 <small>北</small> 京國子監監丞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孔聖全書 <small>儀注</small> 卷 主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西哲	一引贊 某	分獻官 <small>北</small> 京國子監博士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東廡	一引贊 某	一司尊盥洗 某	分獻官 <small>北</small> 京國子監助教 某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西廡	
一引贊	
一司尊壘洗	
分獻官 <small>北京國子監學正</small>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一進酢受酢	某
一進爵受爵	某
孔聖全書 <small>儀注</small> <small>幸卷</small> 廿二	
一司樂器祭器洗滌并收官一員 助教某	
監生四名 某某某	
一博士廳執事官二員 博士某 學正某	
一典簿廳執事官一員 典簿某	
啓聖祠	
正獻官 <small>北京國子監司業</small> 某	
分獻官二員 助教某 助教某	
右榜諭衆通知	
年 月 日	
右舊榜式也嘉靖三十二年南京國子監司業王材以	

啓聖附於榜末於義未安乃別為榜仍備列獻官引贊典禮各執事官及監生名張于太學門內東入祠路之南	
祭啓聖公儀	
春秋二仲月上丁日與 先師廟同時行禮	
正壇陳設	
羊一 豕一 釧二實以和羹 遵八實以形鹽羹魚棗栗饔菱芡鹿脯 豆八實以菁菹鹿醢韭菹醢醢兔醢荀菹魚醢片菹 簋二實以黍稷 簋二實以稻粱 饌一實以帛 爵三于壇東南西向 設盥洗一 盥盆一 案爐一 燭二	
東西配位陳設	
孔聖全書 <small>儀注</small> <small>幸卷</small> 廿三	
豕首一 豕肉四塊 籩豆各四 <small>每位</small> 簋簋各一 <small>每位</small>	
帛二 爵三 東配二壇案爐一 案爐一 西配二壇案爐一 燭二	
東西從祀陳設	
豕首一 豕肉四塊 籩豆各四 <small>每位</small> 簋簋各一	
帛二 爵各三 東從祀案燭一 燭二 西從祀案燭一 燭二 已上共設酒三尊	

陳設圖



孔聖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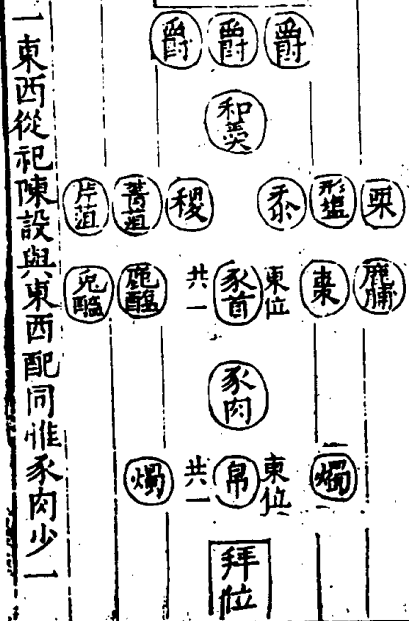
儀注

手三卷

廿四

東西配四壇○每位簋各一盞豆各四銅簠帛束共一西
亦然豕首東西各一豕肉東西各一

先賢顏氏位



一東西從祀陳設與東西配同惟豕肉少一

儀注 此圖守監注府州縣衛不用皇帝遣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就位 導引引獻官
盥洗所 贊引贊○詣盥洗所 贊○搢笏 盥手訖 贊
○出笏 引至拜位 贊○就位 典儀唱○迎神 贊○
四拜 分獻官同四拜 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 執事
官各捧帛爵進立于神位前 贊引贊○陞壇 贊○詣
啟聖公孔氏之位前 贊引贊○搢笏 執事官以爵跪進於
獻官 贊○奠帛 執事官以爵跪進于獻官 贊○獻爵
贊○出笏 贊○詣讀祝位 讀祝官取祝跪于獻官左
贊○跪 贊○贊○讀祝 讀訖 贊○俯伏興平身 讀祝
官捧祝進于神位前 贊○詣
先賢顏氏之位前 贊○搢笏 執事官以帛跪于獻官 贊
○奠帛 執事官以爵跪進于獻官 贊○獻爵出笏詣
先賢曾氏之位前 贊○詣
先賢孔氏之位前 贊○詣
先賢孟孫氏之位前 贊○復位 典儀唱○亞獻禮 執
事官各捧爵自獻于神位前訖 典儀唱○終獻禮 執
典儀唱○徹饌 執事官詣神位前徹饌訖 典儀唱○送
神 贊引贊○四拜 分獻官同四拜 典儀唱○讀祝官
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 典儀唱○望瘞 執事各

捧祝帛饌由中門出至望瘞所 贊引贊○諸望瘞位禮畢

祝文

維 年歲次 月 朔 日丁

皇帝遣前京國子監司業某致祭於

啓聖公孔氏之神曰惟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師功德顯著

茲因仲秋特用祭告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配同尚

饗

祭器

祝版一 爵七 登三 銅五 簋八 簋八 籩二十四

禮聖金書 一儀注 圭卷 其

二十四 酒尊三 簋二 獻尊三 牲匣三

大小木盤三十 香案五 香爐三 燭臺六 供卓五

毛血盤二 瘞毛血盆二 盥洗盆架一 幘巾 酌酒杓一

一見用祭器

正壇 白磁盤四十四 磁碗十 毛血盤四 餘器同前

東西配位 白磁盤二十四 磁碗四 毛血盤四 餘器同前

東西從祀 白磁盤二十四 磁碗四 毛血盤四 餘器同前

洪武五年八月

欽頒樂章

迎神

樂奏咸和之曲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崇典祀有常精純並隆
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樂奏宣和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神明度越前聖來帛具陳禮容斯稱
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樂奏景和之曲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
薦修神明庶幾來格數叶音葉

禮聖金書

圭卷

亞獻終獻

樂奏景和之曲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
登獻惟三於嚶成禮

徹饌

樂奏咸和之曲

犧象在前耳遠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
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樂奏咸和之曲

有殷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雖離歌茲惟馨神馭還復
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右樂章舞圖舊本云初獻起自生民來止惟神之聽八句

嘉靖十年五月奉

欽依侍洪武時舊樂章宣聖改曰孔聖聖王改曰聖師惟王改曰進師欽此

樂器

一〇五彩垂頭雲版二架杆銅龍頭

金鑪
鑪上有架彩鳳後倪龍直鈎繞鐘大絛流蘇絛絛絲結

石音 鞞六〇有架彩鸞浮翥鳳首紅大綵經磬大綵流蘇綵絨絲結

絲部 琴六〇瑟六〇六 瑟二〇有翼架四

孔聖全書

竹部 簫 笛六 箏六 鳳簫二〇以上竹部俱有囊

匏部 笙六○有囊

土部 填二〇有囊

革部 應鼓一〇有架龍鳳後貌鼓罩流蘇絳絨絲結

搏拊鼓二○紅絛二架二

木部 祝一 敵一 ○ 跌座 已上共用樂生四十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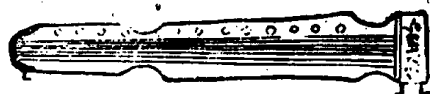
舞器

引鐸旌節二○銅雲寶蓋紅絳絨絲結銅龍頭并杆犏牛紅纓

架二

翟六寸四 簪六十四 已上共用舞生六十四人

琴



琴長三尺六寸首濶六寸通足中高二十七
分傍各高二寸腰廣四寸尾濶四寸一分通
足中高二寸傍各高一寸五分七絃十三徽
惟用六絃宮絃為合商絃為四角絃兼二律
為上為一除一不用而用上徽絃為尺羽絃
為工少宮絃為六餘少商絃無譜然去一則
留七去七則留一旋相為宮俱可用也中聲
於七徽至七徽半取之張鶴曰按徽則聲短
而殺不比於瑟莫若散彈則聲洪而長方諧
群樂侯君子定焉

孔叢書

儀注

个
子
卷

廿九

通神

大太四哉工南尺孔林
聖仲上道四太德仲上尊尺林崇仲上維工南持林尺

勻 匹 勻 勻 匹 匹 匹 匹

王仲化太斯民是合宗太典黃祀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南

[illegible]

純林
尺三
四六
隆仲
上神
六其
五南
來
尺林
格仲
上於
尺林
昭仲
上聖
合黃
容太
四

四 勻 勻 迄 匹 四 勻 匹 匹 勻 勻

自太四生上仲民民來來上誰四底合其上盛四惟工南自師天材

二
三
二
陰
陽
二
陽
四
三

所太度合越四前上聖四案上帛四具上成天
黃仲昂太使林禮黃

二陽陰陽二陽二陽二三陰

容太斯林稱仲泰太後南非黃馨林惟南神林之仲聽太

陽三二陽四五三四三二陽

初獻太哉仲聖黃師太賓南天林生仲德太作仲樂太

陽二陽陽四三二陽二陽

以上仲崇林時仲祀太無林歎仲清黃酌南惟林馨仲嘉林

二陽四二五四三二三

牲上孔黃碩太薦南羞神明林庶南幾林昭仲格太

二陰陽陽四五三四三二陽

亞獻終獻百仲王宗林師仲生林民仲物太軌黃瞻太

二四三二二陽陽陽五

乳聖全書儀注卷三

之南洋林洋仲神林其仲寧太止黃酌太彼黃金林盥仲

四三二三二陽陽陽陰陰三二

惟南清林且太旨仲登仲獻太惟林三仲於黃嚶南成林

四三陽陽二一陽三二五四三

禮上仲

徹饌儀象太在仲前林豆太遷仲在黃列太以太亨南

一陽二三陽二陰陽陽陽四

以林薦仲上仲芬林既太潔仲禮黃成太樂仲備太入南

三二二二陽二陽陽二陽四

和林神仲悅太祭黃則太受仲福林率黃遵南無林越仲

四三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

送神有太嚴南學林官仲四黃方太來仲崇太恪黃恭南

一勻四四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勻

祀林事仲威南儀林雖仲雖太歎仲茲林佳南馨林神仲

四四勻四四四勻四勻四勻四勻四勻四

馭太還太復仲明黃禮南斯林畢仲咸南齊林百仲福太

可四四四勻四四四勻四四四勻四四四勻四

乳聖全書儀注卷三

瑟長七尺首濶一尺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傍各高三寸尾濶一尺一寸七分通足五寸傍各高三寸五分底首對岳山有一圓竅徑三寸橫四寸尾底後一方竅徑四寸長五寸面上兩頭各有小眼二十五孔疏通以繫絃絃長一丈內外各十二俱以未絃中一絃黃色曰君絃二十五絃各設一柱游移不定上下以笙和其音除君絃居中不動內十二絃二絃各一音共六音外十二絃亦如內音和法或一手搗作或兩手並作俱可一手搗作則去外一至六并內七至十二絃兩手並作則內外二十四絃俱用若全取聲則盡以八音調之

迎神	大 <small>太南</small> 哉 <small>工</small> 孔 <small>林</small> 聖 <small>仲</small> 道 <small>太</small> 德 <small>仲</small> 尊 <small>林</small> 崇 <small>仲</small> 維 <small>南</small> 持 <small>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九 <small>南</small> 七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九 <small>南</small> 七 <small>南</small>	王 <small>仲</small> 化 <small>太</small> 斯 <small>林</small> 民 <small>仲</small> 是 <small>仲</small> 黃 <small>太</small> 宗 <small>仲</small> 典 <small>太</small> 典 <small>仲</small> 合 <small>太</small> 祀 <small>仲</small> 四 <small>太</small> 有 <small>仲</small> 常 <small>林</small> 精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純 <small>林</small> 並 <small>太</small> 隆 <small>仲</small> 神 <small>仲</small> 黃 <small>太</small> 其 <small>仲</small> 南 <small>林</small> 來 <small>仲</small> 格 <small>仲</small> 上 <small>仲</small> 於 <small>仲</small> 昭 <small>仲</small> 聖 <small>仲</small> 黃 <small>太</small> 容 <small>太</small>	七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奠帛	自 <small>太</small> 生 <small>仲</small> 民 <small>林</small> 來 <small>仲</small> 誰 <small>太</small> 底 <small>仲</small> 合 <small>太</small> 其 <small>仲</small> 盛 <small>太</small> 惟 <small>南</small> 師 <small>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神 <small>仲</small> 明 <small>太</small> 度 <small>仲</small> 越 <small>太</small> 前 <small>仲</small> 聖 <small>太</small> 染 <small>仲</small> 帛 <small>太</small> 具 <small>仲</small> 成 <small>林</small> 禮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孔聖全書	容 <small>太</small> 斯 <small>林</small> 稱 <small>仲</small> 泰 <small>太</small> 稷 <small>仲</small> 非 <small>仲</small> 聲 <small>太</small> 惟 <small>南</small> 神 <small>林</small> 之 <small>仲</small> 上 <small>仲</small> 聽 <small>太</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九 <small>南</small> 七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初獻	大 <small>太</small> 哉 <small>仲</small> 聖 <small>太</small> 師 <small>仲</small> 四 <small>太</small> 實 <small>仲</small> 天 <small>林</small> 生 <small>仲</small> 德 <small>太</small> 作 <small>仲</small> 樂 <small>太</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九 <small>南</small> 七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以上 <small>仲</small> 崇 <small>林</small> 時 <small>仲</small> 祀 <small>太</small> 無 <small>林</small> 數 <small>仲</small> 清 <small>太</small> 黃 <small>仲</small> 酤 <small>南</small> 惟 <small>林</small> 馨 <small>仲</small> 嘉 <small>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牲 <small>仲</small> 孔 <small>太</small> 黃 <small>仲</small> 碩 <small>太</small> 薦 <small>仲</small> 太 <small>南</small> 羞 <small>仲</small> 神 <small>太</small> 明 <small>仲</small> 廣 <small>南</small> 幾 <small>林</small> 昭 <small>仲</small> 格 <small>太</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亞獻終獻	百 <small>仲</small> 王 <small>太</small> 宗 <small>仲</small> 師 <small>仲</small> 生 <small>林</small> 民 <small>仲</small> 物 <small>太</small> 乾 <small>仲</small> 饋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 <small>黃</small> 洋 <small>林</small> 仲 <small>仲</small> 神 <small>林</small> 其 <small>仲</small> 寧 <small>太</small> 止 <small>仲</small> 黃 <small>太</small> 酌 <small>太</small> 彼 <small>仲</small> 金 <small>林</small> 盤 <small>仲</small>	九 <small>南</small> 七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惟 <small>仲</small> 且 <small>太</small> 登 <small>仲</small> 上 <small>仲</small> 獻 <small>太</small> 惟 <small>林</small> 三 <small>仲</small> 於 <small>仲</small> 黃 <small>南</small> 成 <small>林</small>	九 <small>南</small> 七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禮 <small>仲</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微饌	犧 <small>仲</small> 象 <small>太</small> 在 <small>仲</small> 前 <small>林</small> 豆 <small>太</small> 邊 <small>仲</small> 在 <small>仲</small> 黃 <small>太</small> 列 <small>太</small> 以 <small>太</small> 享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以 <small>仲</small> 薦 <small>太</small> 既 <small>仲</small> 芬 <small>林</small> 既 <small>太</small> 案 <small>仲</small> 禮 <small>太</small> 成 <small>仲</small> 樂 <small>太</small> 備 <small>仲</small> 人 <small>南</small>	七 <small>南</small> 八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孔聖全書	和 <small>林</small> 神 <small>仲</small> 悅 <small>太</small> 祭 <small>仲</small> 則 <small>太</small> 受 <small>仲</small> 福 <small>林</small> 率 <small>仲</small> 黃 <small>太</small> 遵 <small>仲</small> 無 <small>仲</small> 越 <small>仲</small>	七 <small>南</small> 八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送神	有 <small>太</small> 嚴 <small>仲</small> 南 <small>林</small> 學 <small>仲</small> 宮 <small>仲</small> 四 <small>太</small> 黃 <small>仲</small> 方 <small>太</small> 來 <small>仲</small> 崇 <small>太</small> 恪 <small>仲</small> 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九 <small>南</small> 七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祀 <small>林</small> 事 <small>仲</small> 威 <small>太</small> 儀 <small>仲</small> 維 <small>仲</small> 上 <small>仲</small> 離 <small>太</small> 飲 <small>仲</small> 茲 <small>林</small> 惟 <small>南</small> 馨 <small>仲</small> 神 <small>仲</small>	九 <small>南</small> 七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取 <small>太</small> 還 <small>仲</small> 林 <small>仲</small> 復 <small>仲</small> 明 <small>太</small> 禮 <small>仲</small> 南 <small>林</small> 畢 <small>仲</small> 咸 <small>仲</small> 南 <small>林</small> 百 <small>仲</small> 禮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三 <small>南</small> 五 <small>南</small> 六 <small>南</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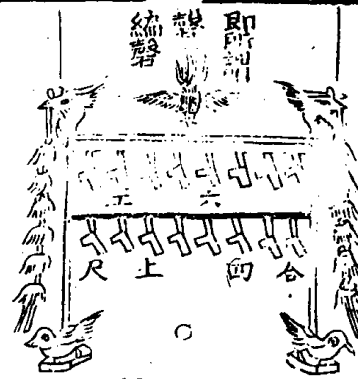


孔聖全書

卷五

黃鐘之鐘重十二斤中高七寸八分旁高八寸四分口徑五寸口橫七寸上徑四寸一分上橫五寸二分梁高二寸四分黃鐘清聲鐘重十一斤八兩高七寸口徑四寸六分口橫五寸八分上徑四寸二分粟高一寸七分依生法按損數餘做此上八鐘夾鐘大簇大呂黃鐘四清聲及應鐘無射南呂夷則是也下八鐘黃鐘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是也止用六鐘按字擊之則自合聲律矣

上層第十三鐘為六黃鐘清也第十鐘為工南呂也下層第一鐘為合黃鐘也第三鐘為四太簇也第六鐘為上仲呂也第八鐘為尺林鐘也自下而上次第數之但古制計自倍半與此不同



孔聖全書

卷五

黃鐘之磬前長九寸闊四寸九分中闊五寸九分後長一尺三寸闊三寸六分厚九分黃鐘清聲磬前長九寸一分闊四寸六分中闊六寸一分後長一尺三寸五分闊三寸三分厚一寸九分其餘皆倣此其長短相近惟論厚薄愈薄則聲愈濁愈厚則聲愈清擊法與鐘同按古制黃鐘之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與此迥異

迎神 大太哉南孔林聖仲道太德上尊林崇上維南持林

王仲化太斯林民仲是合黃宗太典合黃祀大有仲常休精工

六 三 八 六 一 三 二 三 六 八 十

純林並太隆上仲神黃其南來尺格仲於尺昭仲聖合黃容四

八 三 六 三 十 八 六 八 六 一 三

奠帛 自太生上仲民尺來上仲誰太底合黃其仲盛太惟南師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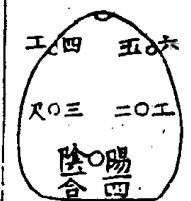
神仲明太度合黃越太前仲聖太染仲帛太具上仲成林禮合

六 三 一 三 六 三 六 三 六 八 一

<p>太四斯天稱仲泰四授南非黃林惟南仲林之仲聽太</p> <p>三八六六一十士八十八六三</p>	<p>太四哉仲聖合師太實南天林生仲德太作仲樂太</p> <p>三六一三十八六三六三</p>	<p>以上崇林時仲祀太無仲敷林清黃南工惟林聲仲嘉林</p> <p>六八六三三八六士十八六八</p>	<p>牲仲孔合碩太薦四羞工南神黃明尺庶工南幾尺昭仲格太</p> <p>六一三二士八十八六三</p>	<p>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南宗林師仲生尺民仲物太軌合瞻黃</p> <p>六十八六八六三三二士</p>	<p>之南洋林仲神林其仲寧太止黃酌太彼合黃金尺林是仲</p> <p>十八六八六三三三三六</p>	<p>惟工南清林且太旨上登仲獻太惟林三仲於黃嚳南成尺林</p> <p>十八三六六三八六三十八</p>	<p>禮上仲</p> <p>六</p>	<p>微饌 犧上仲象太在前尺林且太邊仲在合列太以四享工</p> <p>六三六八三六六一三三三</p>	<p>以尺林薦上仲既上芬尺既太潔上禮合黃成大樂上仲備太人南</p> <p>八六六八三六六一二六三</p>
--	---	---	---	---	--	--	---------------------	--	--

孔聖全書 合儀注 卷七

頃



頃以白綿花和槐黃土為之其形如秤錘高三寸四分圍七寸五分厚四分土竅徑四分前二孔後二孔皆徑一十五分自上一孔吹之極難取音急不鳴緩不洪仰口縮唇徐嚳有力方得其聲前下一孔獨得二音按之則音放之則陽俱放之則四俱按之則合

和尺林神上悅太四祭合則太受仲福林率黃南無尺越

八六三一十二八

送神 有太嚴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黃方太來仲崇太恪黃恭工

三十一八六一三六三三

祀尺林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雖上仲雖太飲仲茲尺惟工南聲尺神上

八六十八六三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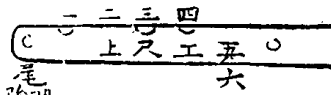
馭太還尺復仲明黃禮南工斯尺畢仲咸工南膺尺百上仲福太

三八六十七十八六三

迎神	大哉南孔林聖仲道太德仲尊林崇仲維南持林	陽四三二陽二二二四三
王仲化太斯林民仲是合黃宗太典黃祀太有仲常林精南	二陽三三二陰陽陰陽二二三四	
純尺並太隆仲申黃其南來林格仲於林昭仲聖合黃容太	三陽二二五四三二二三二陰陽	
奠帛	自太生仲民尺來仲誰四底合其仲盛太惟南師尺	陽一三二二陽陰二陽四三
神仲明太度合越太前仲聖太染仲帛四具仲成尺禮合	一陽陰陽二二二一陽二二三陰	
孔聖全書	儀注	卷
容太斯尺稱仲泰太稷南非黃聲尺惟南神林之仲聽太	陽三二二陽四四五三三三二陽	
初獻	大哉仲聖合師太實南天尺生仲德太作仲樂太	陽一三二陰陽一四三二陽一三陽
以上仲崇尺時仲祀太無林敏仲清黃酌南惟林聲仲嘉林	二四二二陽三二二五四三三二四	
牲上孔台碩太薦四羞南神黃明尺底有幾林昭仲格太	一陰陽陽陽四五三三四三二陽	
亞獻終獻	百仲王南宗尺師上王仲民尺物太軌合黃膳太	二四三三三二二陽一陰一五

之南洋林尺洋仲神林其仲寧太止合黃酌太彼黃金林疊仲	四三三二二二陽陰陽一陰一三二	
惟南清尺且太旨仲登仲獻太惟林三仲於六噀南成林	四三陽一三二陽三二五四三	
禮上仲	二	
徹饌	儀上象太在仲前尺豆太籩仲在合列太以四享南	二陽一三二陽一三陰一陽一陽一四
以尺薦仲既上芬林尺既太案仲禮合黃成太樂仲備太人南	三二二二三陽二陰陽二二三四	
孔聖全書	儀注	卷
和尺神上悅太祭合則太受仲福林率黃遵南無林越仲	三二二陽陰陽二二三五四二二	
送神	有太嚴南學尺林宮上四合黃方四來仲崇太格黃恭南	陽一四三二陰陽一陽一五四
祀尺事上仲威南儀尺雖仲離大飲仲茲林惟南聲林神上	三一四三二陽一三三三三	
馭太還尺復仲明合裡南斯尺畢仲成南膚林百仲福太	陽一三二二五四三二四三二陽	

簾



簾用竹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面上一吹竅
徑五分橫四分前後有五孔橫底一孔共六孔
吹竅至後一孔離二寸五分後一孔至前一孔
離一寸一分餘三孔皆然皆徑二分五釐正
面開二小穿繩眼相併前第六孔至繩眼離九
分凡吹時用左手無名指挽其繩左而吹之其
簾人而內關亦難取聲惟按譜徐吹之自與
壎合曰大則按前後五孔而放尾一孔也曰哉
則放尾二孔與前四孔也曰孔則放尾一孔與前下
三孔也曰聖則放尾一孔與前下二孔也餘倣此

孔聖全書

儀注

卷之

四十一

迎神

大哉

四尺林仲聖上道四德上尊尺崇仲維南持林

陽尾

四三二

王仲

化四尺林仲是合宗太典黃祀四有仲常尺精南

二陽尾

三二陰尾陽尾陰尾陽尾二三四

純尺

並四尺仲神黃其南來尺格仲於尺胎上聖合容四

三陽尾

二五四三二二二陽尾陰尾

自

四生仲尺林仲來尺離四底合其仲盛四惟南師尺

陽尾

二二三陰尾陽尾二陽尾四三

神仲

明四尺仲黃越太前上聖四案仲帛四尺上成尺禮合

二陽尾

陰尾陽尾二陽尾二陽尾二三陰尾

終大尺仲稱上泰太稷工非黃馨尺惟南神尺之仲聽大

陽尾

三二陽尾四五三三二二陽

初獻

大哉仲聖令師太實南天尺生仲德四作仲樂四

陽尾

二陰尾陽尾四三二陽尾二陽

以上

仲崇尺時上祀太無尺敦上清黃酤工惟尺馨仲嘉尺

二

二陽尾四二五四三二二

牲

上仲孔黃碩四薦四羞工南神尺明尺庶工幾尺昭上格四

二

陰尾陽尾陽尾四五三三二二陽

三獻終獻

百上仲王南宗尺師上生尺民上物四軌合瞻六

二

四三二二二陽尾陰尾五

孔聖全書

儀注

卷之

四十一

之

上南洋尺洋上仲神尺其仲寧四止合黃酌太彼合金尺疊上

四

三二二二二陽尾陰尾陽尾陰尾三二

惟

工南清尺且太旨上登仲獻太惟尺三上於黃嚳南成尺

四

三陽尾二一陽尾三二二五四三

禮

上仲

儀

上仲象太在上前尺豆太籩仲在合列太以四享上

一

陽尾二二二陽尾二二陽尾陽尾四

以

尺薦上仲芬尺既大潔上禮合太樂上仲備八上

三

二二二一陽尾二陰尾陽尾二陽尾四

和神上悅太祭合則太受仲福林率黃遵工無林越上
 三二陽陰陽陽二二三五四三二
 送神 有太嚴工學林官一四黃方四來上崇太格恭恭南
 陽尾四三二陰陽陽二陽尾五四
 祀林事仲威南儀林離上離四散仲茲林惟南馨林神仲
 三二四三二陽陽二三四三二
 馭太選林復仲明黃禮工斯林畢仲咸南禱林百仲福太
 陽尾三二五四三二四三二二陽

孔聖全書 儀注 卷一 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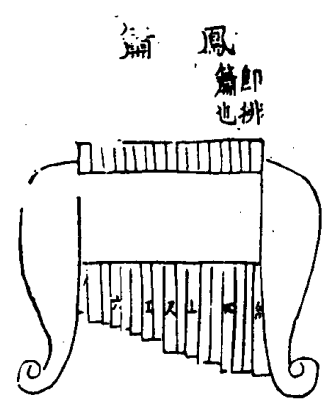
第一曰管竹長一尺九寸五分圖三
 寸除吹竅前五孔後一孔吹竅至後
 孔離六寸六分後孔與前五孔皆離
 一寸一分六孔俱經二分八釐下有穿
 繩眼離二寸二分其上開竅名曰山口
 徑二分深五釐吹法氣粗則聲大而
 滯氣緩則聲啞而散竅唇嚙之則聲
 雅而淡空下孔則為四為六後一孔
 則為工為哉按上二孔則為尺為宣上
 孔空下三孔則為上為聖餘按此

笛竹長一尺六寸圖二十二分上開
 一大竅名吹竅竅徑三分五釐吹竅
 至第一孔離三寸三分餘孔皆離五
 分下有穿繩對開二小眼第六孔至
 穿繩眼離一寸二分吹竅至末六寸
 笛面六孔按譜吹之自與簫合按上
 五孔得四空下五孔得工按上二孔
 得上按上三孔得六上下俱按得合
 餘按此

孔聖全書 儀注 卷一 四十二

神 大哉工南孔尺林聖上道太德仲尊林崇上維南持尺林
 陽五五四三陽三三四三五四
 王上化太斯尺民仲是合宗太典黃祀太四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
 三陽一四三陽陽一陰陽一三三四五
 純尺林並四隆上仲神六黃其南來尺格上仲尺躬上仲聖黃容太
 四陽一三六五四三三四三陰
 自太生仲民尺來上仲誰太底黃其仲盛太惟南師尺林
 陽一三三四三陽一陰一三陽一五四
 神仲明太度合越太前上仲聖上仲桑上仲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黃
 三陽一陰陽一三陽一三陽一三陽一四陰

口太主仲民仲來仲誰太底合其仲盛太惟南師仲神仲
 四尺上尺上尺上尺上尺上尺上尺上尺上尺上尺上尺上
 尺二尺二尺二尺二尺二尺二尺二尺二尺二尺二尺二尺二
 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
 明太度合越太前上仲聖太采仲帛太具仲成仲禮合容太
 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
 尺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
 斯尺稱上仲泰太稷南非黃馨尺惟南神尺之仲聽太
 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
 尺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
 初獻
 孔聖全書
 大太哉上仲聖合師太實工天尺生上仲德太作上仲樂太以仲
 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
 尺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
 崇林時上祀太無尺林尺數太清六酤工惟人馨上仲嘉尺林牲仲
 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
 尺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
 孔合碩太薦尺大差工南神黃明尺林廣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太
 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
 尺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
 亞獻終獻



鳳 即排

有太嚴工學仲宮仲四合黃方太來仲崇太格黃恭南祀仲
 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
 尺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
 事上威工儀仲維仲維仲維仲維仲維仲維仲維仲維仲維仲
 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
 尺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
 還尺復上仲明太禮工南斯尺畢上仲咸工南膺尺百仲福太
 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尺四
 尺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土十
 鳳簫以木為橫橫高一尺
 闊一尺二寸兩面朱質飾
 以金鳳雲彩中虛竹管一
 十有六協鐘磬之數一管
 長九寸二管三管俱八寸
 二分四管五管俱七寸二
 分六管六寸七分七管八
 管俱五寸九分九管十管
 俱五寸一分十一管四寸
 五分十二管四寸四分十

三管四寸十四管十五管															
俱三寸二分十六管三寸															
皆徑三分有奇圓九分張															
鶉改作十五管左八音右															
八音中黃鐘也其管獨長															
吹之為合左右比者為四															
為一為上為尺為工為六															
為五皆兩二相應與太常															
所肄者不同															
孔聖金書															
太哉工孔尺林聖上															
道六德上尊尺仲崇上															
維工持尺林															
王化上仲林民仲是															
合黃宗太典合祀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南															
六三八六一三一三六八															
純上仲林並上仲神黃其南來尺仲格上仲林昭上仲聖合黃容太															
八三六六三十八六八六一三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太底合黃其上仲盛太惟南工師尺仲															
二六八六六三一六三十八															
神上仲明太度合黃越太前上仲聖太案上仲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															
六三一三六三六二六八															

容四太斯尺稱上仲黍太稷南工非六黃磬尺仲惟南神尺仲之仲聽太		三六八六一十三八十八六三		物獻		太四哉上仲聖合黃師太實工南天尺仲生上仲德太作上仲樂太		以仲崇尺仲時上仲祀太無尺仲數上仲清六黃古南惟尺仲磬上仲嘉尺仲		六八六三三八六三十八六		姓上仲孔合黃碩太薦上仲蓋工南仲黃明尺仲庶工南幾尺仲昭上仲格太		六三三二五十八六三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仲林師上仲生太民上仲物太軌合黃瞻太		六十八六八六三二五		孔聖金書		之工南洋尺仲洋上仲神尺仲其上仲寧太止合黃酌太彼合黃金尺仲鼎上		十十八六六三三八六三十八		惟工南清尺仲且太肯上仲登上仲獻太惟尺仲三上仲於六噶工南成尺仲		六		衛饌		儀上仲象太在尺仲前尺仲豆太運上仲在合黃列太以四享太		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仲既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太樂上仲備太人上		八六六八三六六一二六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神仲悅太祭合則四受上福林率六邊工無林越上仲

八六三一六八三十八六

送神 有太嚴工學材官仲四合方太來上崇太恪恭南

三十八六一三六三十三十

祀林事上威南儀林難仲難太散上茲人林惟工警林神上

八六十八六三六八十八六

馭太還林復仲明黃禮南斯林畢上成工磨林百上福太

三八六三十八六十八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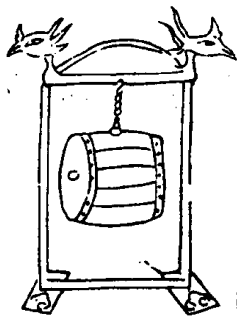
孔聖全書

儀注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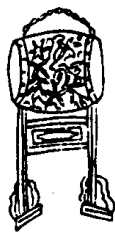
五

鼓 即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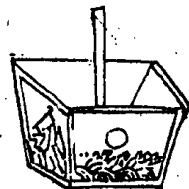
鼓以木為腔以革為面縣以朱身高三尺五寸面闊二尺二寸

拊 即建鼓



拊以木為身以革為面身高一尺三寸面闊四寸四分繪花卉面繪雲彩腹用二銅環繫以黃絨鞞用則挂于頸以手拊之

祝



祝以木為之其柄上闊二尺四十下闊一尺九寸深一尺八寸中虛有底三面繪以山藻一面有竅如日繪以海水竅徑四寸五分槌柄長二尺四寸

孔聖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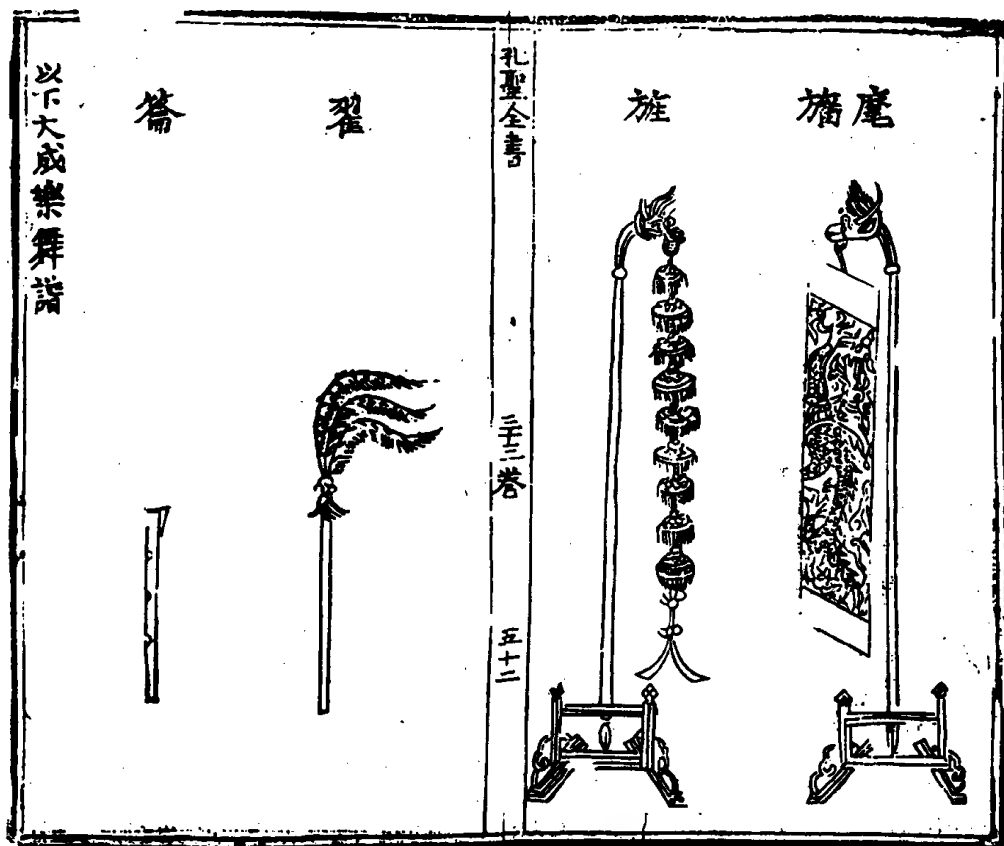
卷五

五

敔



敔以木為之狀如伏虎身長三尺首高一尺二寸五分尾高一尺一寸背刻二十七齣齒繪黃龜黑文戴以方跌朱髹外有一龍以竹為之長二尺四寸中破一尺二寸為十莖上破一尺二寸用篋籠之以分陰陽















<p>明朝釋菜儀注</p> <p>釋菜禮每月初一日日本監祭酒率監丞暨合屬教官監生行禮于</p> <p>先師廟前埵內前期一日輪遣屬官一員總率該班生二員赴太常寺開領祭品午後省牲</p> <p>祭品</p> <p>活兔三〇為醢用椒鹽油造 東四斤 栗四斤 菁菜八兩 酒三瓶 燭〇大四枝小二十八枝存一半十五日用 降香八兩〇存一半十五日用 省牲 用活兔三</p>			
<p>孔聖全書 儀注 卷七</p> <p>前一日獻官監丞總率官同省牲宰畢隨將牲切成醢用盤盛貯毛血埋瘞退齋宿於廂房</p> <p>正壇陳設 兔一東 栗 菁菹 蓮二 豆二 爵三 酒尊連枋 盥洗連杓一 盥盆一 幕巾一 忱巾一 香爐一 燭臺二</p> <p>東配陳設 兔一東 栗 菁菹 蓮二 豆二 爵三 香爐一 燭臺二</p> <p>西配制同東配俱二位共一壇</p> <p>東哲陳設 栗 菁菹 蓮二 豆二 爵三 香爐一 燭臺二</p> <p>西哲制同東哲俱五位共一壇</p> <p>東廡五个七位共一壇制同西哲 酒一罇連杓一 盥洗一 盥盆一</p> <p>西廡五十五位共一壇制同東廡</p>			

接爵某名五 一陳設某 司香燭某 一關戶名三

東哲 一引贊某某 一執爵某某 一接爵某某

西哲 一引贊某某 一執爵某 一接爵某

東廡
一引贊某某
一司尊某某
一執爵某某
一接爵某某

一司香燭某
一關戶某

西廡
一引贊某某
一司尊某某
一執爵某某
一接爵某某

一司香燭某
一關戶某

今月某日示

以上釋菜禮係南北兩京國子監每月朔日所行禮也若

孔聖全書
卷三
七

在外附府之縣如遇春秋二丁亦行此禮但國子監朔月

無祝文附縣二丁則有祝文○在外府州縣衛遇朔日上

香燭四拜不行釋菜禮○在京順天府應天府春秋二祭

俱赴國子監二府儒學不行釋奠禮

望日謁廟儀注
此日止用香燭不用祭品惟行四拜禮下天

相郡同縣

每月十五日侵晨監丞暨合屬教官監生分列於紅門左右

俟祭酒司業至赴先師廟前墀內通贊唱排班班齊開戶鞠躬

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闔戶禮畢退就本廊下點名畢

彞倫堂公座陞堂師生作揖點名如常儀

齒月儀文據唐札參定見
通考等書

前期五日

皇太子散齋三日于別殿致齋二日于正殿前致齋一口設御

幄于太學堂後設御座于太學堂正中設
 皇太子幄于廟

門東上南向設皇太子座于御座東南西向前朝一日有

司且太牢制帛齋宿陳設一如丁祭之義惟祝文曰維某年月

日朔甲子 皇太子某敢昭告于

先師孔子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間易文敦餘

列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

是紙奉舊章式陳明薦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向饗至

孔聖金書
儀注
三卷
七十一

日太監率諸生迎

駕及皇太子駕于路左
駕及皇太子駕至太學官及諸

生俯伏稽首興
駕入太學門升堂內侍衛從行上引上

入御幄文武大臣及侍從官以序立於太學堂前外東西向

皇太子駕入櫺星門止於廟門外預擇諸生齒長者四人前導

引皇太子入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齒次請行禮一如春秋

釋奠之儀禮畢有司奏聞
上出嚮陛御座
皇太子立於

太學堂門外之東西向諸生齒長者四人前尊齒幼者四人後

從其餘皆以齒序立引禮官引皇太子就位立東南西向正

上文武大臣及侍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諸生各立于堂下

贊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
賜諸官坐講一如視學之儀 上命 皇太子及大臣侍從官
坐皆稽首就坐諸生圍立以聽祭酒以下以次講畢 皇太子
執經問難祭酒以下坐論 上宣王音裁定賜學官及諸生帛
禮官奏禮畢 上及 皇太子興俱就 駕還 宮太學官率
諸生奉辭於路左明日祭酒率學官及諸生詣闕上表謝

按開元七年太子齒賈子學詔侍讀褚無量升座講勸百官
親禮厚賞賜而玄宗不往此與開元禮不同 晉書褚先生傳太
子齒賈子學詔侍讀褚無量升座講勸百官親禮厚賞賜而玄宗不往此與開元禮不同

贊封衍聖公謁廟儀

孔聖全書

儀注

三三卷

七十三

洪武十七年正月故衍聖公孔希學嫡長子孔訥朝 京師三
月二日拜襲封之命受詰大廷百僚班列仍勅孔官以鼓樂導
至太學拜謁 孔廟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觀者
莫不贊嘆明日入 謝 賜襲衣宴于禮部○前期陳設酒果
祠祔通贊二人引贊工人執爵者九人行聖公至廟祭酒以下
官皆陪位關戶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贊引衍聖公唱詣盥洗所進中衍聖公盥手訖唱詣酒樽所司
贊者奉盃酌酒訖執爵者九人先至各神位前引贊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洪武時稱大成 贊跪初獻酒亞獻酒終
獻酒用執爵三人餘四人詣 四配神位前又二人詣 十哲

神位前俟初獻畢四配十哲皆奠于神位亞獻終獻畢引贊唱
復位衍聖公復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通贊唱禮畢引贊引衍聖公至彝倫堂衍聖公西面立祭酒以
下東面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堂坐小譙畢引贊引衍聖公出通贊唱賓不顧矣

新官上任儀

祭酒司業上任常服至二門改公服進月臺謝 思行五拜三
叩頭禮詣東堂易紅服謁 先師孔子廟行四拜禮詣啟聖祠
行四拜禮詣土地祠行兩拜禮禮畢稟升堂舉畫公座 錄未
○ 府司郡縣官上任則第三日侵晨拜謁孔廟禮畢升明倫
堂行禮講書

堂行禮講書

儀注

三三卷

七十三

儀注 禮部禮典定見文獻
通考禮書茲未錄

前期一日有司具牲帛祭品祭 先師孔子 上遣官行禮齊
宿省牲陳設饗餼一如丁祭之儀惟祝文曰維某年月日朔甲
子 皇帝謹遣其官某致祭于

先師孔子是月某日養三老五更群老于太學用幣敬伸處告
以頌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尚饗

視學儀

洪武十五年定未樂四年同 成化初幸
監始用樂
前開一日有司灑掃殿堂設

御帳于大成門東上南向設 御座于彝倫堂至日學官率諸
生迎 駕于成賢街左 駕至學官及諸生俯伏叩頭與 駕
入櫺星門止于大成門外 上入御帳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
次請行禮導引官導 上出御帳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
導 上詣盥洗位揖圭盥帨出圭詣酒尊所酌酒詣 先師神
位前再拜揖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奠于神位
前出圭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導引官
導 上入御帳易常服升與諸學官率諸生先列于堂下
東西 上至彝倫堂升 御座贊唱學官諸生行禮五拜叩頭
東西序立於堂下三品以上及侍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贊
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贊
舉經案于
御前禮部官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受 賜講官坐乃以經
至講案叩頭就西南隅設几榻坐講 賜大臣及翰林儒臣坐
皆叩頭序立于東西諸生圍立以聽講畢祭酒叩頭退就本位
司業博士助教各以次進講畢出堂門復位贊唱有 制學官
諸生列班俱北面跪聽
宣諭五拜叩頭禮畢學官率諸生出成賢街跪候
駕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

孔聖全書七緯下卷卷之三十四
緯書題辭
說者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
故別立緯及識以遺來世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
文王所受本文別為三十篇自初起至孔子九聖之所增衍別
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合之凡八十一篇又有雜識等書並云孔
子所作以上出 夫識緯皆言將來之驗也謂之識者識之為言
織也言其義纖微也出徐廣 謂之緯者以為有經必有緯也出許
然其文辭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疑世人造為之識書乃西漢哀
後妄世取資者所為緯書也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 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自王莽
好符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隋高祖時禁之踰切故其
書存者亦罕夫禁之是矣此復述之何哉蓋緯雖曲說非正經
之通宜然所言亦有近道者如差以毫釐終以千里易之緯也
而記禮者引之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之緯也而公羊傳序
大學衍義補皆引之片言之善聖賢亦何嘗以盡廢耶昔魏徵
錄其見存者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亦愚述緯意也蔡復

鶴山師次雅言曰：凡緯書皆三字名，如乾鑿度、帝同契等，皆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書緯書盡讀也。

孔聖全書七緯三十四卷

鄭康成注三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說、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微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神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

孔聖全書

緯書

卷一

圖漢含章、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已說題辭也。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識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侯尚書中候也。識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符自累，爲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徒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賈逵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識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

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同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附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全漢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合其書皆亡，惟易緯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其亡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篇之中，又有偽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識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其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致堂胡氏曰：緯書原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神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孔聖全書

緯書

卷二

蘇竟傳注曰：秘經者，謂幽秘之經，即緯書之類也。方術傳序曰：自王莽矯用符命，光武信讖言，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注云：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文。心雕龍正緯曰：按經驗緯其僞有四，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通儒謂爲起哀平至光武篤信斯術，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識以之。

禮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

蘇竟善圖緯孔丘秘經為漢赤制

趙興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純術靡不貫綜

宋志孔子告偁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

備又云握河括地錄文赤字之書孔廟銘曰刪定六藝象與天

譚鈞河槌雖却撥未然

隋志緯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

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

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行前合為

孔聖全書

八十一篇漢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

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漢代有郝氏袁氏說宋時鄭玄

並為識緯之注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旨

易緯

乾鑿度

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備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

歲用事歲越也越數限也春秋元命苞曰歲之

孔子云天之將降嘉應河水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變為黑黑

變為黃各三日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

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

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故為

上篇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

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終成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

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生故為下篇始而貴之

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子曰易者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籀○子曰易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

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

物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

無形畔易變而為一也太初一變而為七也七變而為九也九

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

天濁重者下為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始坤始

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子曰上古之時人氏無別群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規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子曰文王因陰陽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生人而應八卦之休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孔聖全書

○緯書

卷八

五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

庖羲氏先文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鳴咷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

易述

孔子曰述述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書目

易龍圖一卷陳搏撰序曰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以陳其未合之數耶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且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九全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

孔聖全書

○緯書

卷八

六

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為六形坤之象焉六分而為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今述其梗槩焉

書緯

考靈曜

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云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

璇璣錄

孔子曰五帝山受錄圖

詩緯

含神霧

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王板藏之金府

禮緯

孔聖全書

緯書

卷四

七

稽命微

孔子謂子夏曰鸛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樂緯

動聲儀

孔子曰蕭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入雷動獸禽風雨動龍魚二儀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春秋緯

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遊太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有類尼丘山故以為名孔子之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黑帝治生五角之禽以觸民陽數五也

孔子論經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為黃王

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亦雀集

孔子作法五經建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孔子曰立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王刻一版曰璇璣一低

孔聖全書

緯書

卷四

八

一昂昇七期驗敗毀滅之微也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得陽豫之卦宋均注曰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為占三占各占一易三占從二

驅除名政吾衣裳坐吾曲牀滯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

舜之將興黃雲升於上于堂升湯將興命於湯白雲入房金精

入湯

其人曰角龍顏姓卵金乃含仁義

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符羽之宮

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感精符

孔子按錄書含觀五帝英人知姬昌為蒼帝精

握誠圖

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元命包

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河以道乾治天苞浴以沅坤吐地符河龍圖洛龜書感

說燧辟

孔子以所受黃王契魯城北

孝經緯

緯書

辛酉卷

九

鈞命决

仲尼舌理七重陳機授度○仲尼牛唇吐教陳機

受度○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雉是謂儀古○仲尼龜脊○

夫子駢齒

○曾子撰斯問曰孝文手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

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生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昔仲尼

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彌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

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援神契

舜大以孔子海曰言若含擇又見鈞命决

中契

曰丘學孝經文成遺立齊以白天則玄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
元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蒙孔丘知元命使
陽衡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即
服書骨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其餘
飛為赤鳥翔靡肯雲

右契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

緯書

辛酉卷

十

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朝見兒撫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
覆之孔子曰兒汝來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字時喬孔子曰
汝豈有所見乎曰吾有所見一禽如鷹隼頭上有角其末有肉
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見麟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
書孔子精而讀之又見流緯宋書

論語

摘輔象

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孔子曾應矩是謂儀古

鳳有六象：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鳳

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曰口苞命，二曰眼合度，三

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鉤

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上鳴曰提扶，夜鳴曰善

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即都，知我者，惟黃扶竹實來，故子欲居

九夷，從鳳嬉

孔聖全書

緯書

幸曲卷

十一

逸論語

孔子曰：美哉瓊瑤，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

勝，一則膚勝。蘇東坡詩曰：弄才作六龍，誰知貴瓊瑤。注云：與瓊瑤會國之寶上也，蓋出于此。

論語隱義注

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履去，盜者置履於受

盜家。孔子履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履異。

論語識

崇爵識

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北考識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崑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

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

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

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成曰：知我者，重童

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昂，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

常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

中，四海圖窮，天祿永終，乃以禮舜。

任脩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河，一老人曰：河圖將

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鰲荷聖

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昂，寰宇記

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

五老人為流星，上入昂，今河西縣西十七里老仙人祠也。

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

焉。○子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撰考識

水名盜泉，孔子不漱，里名勝母，曾子欲祿，又注曰：夫子教於洙

泗之間，今魯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

孔聖全書王肅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鄉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為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為孔子問曰寧設窆衣乎哀公曰窆衣起苑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恐魂神之寒故作窆衣吾父生服錦綉死於衣被何窆衣為

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荅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

孔聖全書

喪服要記

羊山卷

十三

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焉孔子問曰寧設五谷乎哀公曰五谷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首陽之山恐鬼之飢故作五谷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宋錢世昭私誌

宋元章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黃魯直笑謂元章云公贊合點之既不見題又且落韻也

孔聖全書漢黃憲天祿閣外史

出處

魯大夫韓輅謂微君曰且子何莫為仲尼之遊乎畏于匡阨於蔡微服於宋擊磬於衛接淅于齊絕祿於陳故在陳嘆曰歸歟歸歟犬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於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動歸歟之嘆非仲尼志也微君曰不然聖人達權賢者執經子徒淹子之顯勉子之遊而不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

待想

微君曰仲尼聖矣不能為夷吾之霸蘇孟軻賢矣不能為子產之興鄭何則遇與不遇耳

孔聖全書

天祿外史

羊山卷

十四

貽書

陸績貽書微君曰仲尼栖栖於宋衛子與濡遲於齊梁觀此則

去就

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為顯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為戮及絕糧而削迹行不稅冕則戮矣此陳思王說十二諸侯

耻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慶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若對曰昔者

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避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據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撓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仲尼攝相于魯魯人與其從者聞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遂捕從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焉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魯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室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於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為辱禹不以誅鯀為辱孔聖全書

天祿外史

卷五

十五

文王不以拘羑為辱周公不以流言為辱仲尼不以裂竿為辱聖人之心盡于天祐奚迹之焉楚王曰善

下卷鶴林玉露

邵雍數學

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故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

此篇見孔子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儼禮於相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天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怪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

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蓋古人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

齊人婦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婦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惑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孔聖全書

王肅

卷五

十六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身凡凡孔子既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檀弓脫句

檀弓孔子歌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依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

下有則吾將安從五字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周之必為秦也。前筆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衛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驍驍始太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孔聖金書。玉露。手四卷。十七。數也。勢也。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新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燦然在目。中矣。執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下卷邵氏後錄。

孔子廟庭有二楹。東者枝左旋。西者枝右旋。俗傳孔子手植。今謂之孔廟樹。又載於竹木類。

下卷七修類稿

天地類

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為酒。即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美酒是也。黍是小米之穉者。稷者。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過。以長者該之。

禮理類

忠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植撰。忠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曰。周禮。祭人。凡祭於墓為尸。則墓祭之禮。周公以立之矣。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曾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昔者宗子法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又曰。漢之時。乃有墓祭。蓋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馬廟馬。孰有而孰無也。故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

孔聖金書

七修

辛酉春

九

相反皆善

孔子不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水。李廣不擊刀斗。而程不識擊刀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乎。蓋伯夷非其君。不仕伊尹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辯證類

曹操疑塚

夫曹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疑塚在津河上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為疑塚者，孔林。

兩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為兩具，史記弟子列傳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兩具，兩具二字，其來尚矣。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於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雞虎亦如蒙，雞故也。續書以為非貌似陽虎，陽虎家臣顏高後為孔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

夫子禱卜

孔聖全書

七修

辛酉卷

十九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矣。矣。觀此二條，則論語之答何其渾而簡。莊子之答遂馳驟矣。此或南華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實有是言，則聖人之所謂卜者如此，而論語之所謂禱者可知矣。

朋友麻

○魯齊王文憲公栢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

正服，乃以義起為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因攷證諸書，定為白布深衣加絲之經帶，冠加絲武，謂擬之於衰也。予以孔子嘗

答孟武伯曰：同寮有朋友之義，昔者號叔開天太顛散宜生，南

宮造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為之服，朋友之

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朱晦庵

吾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又非魯齊議之證乎？

奇蹟類

聖汗

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賊至盡擄前朝所賜，豈非吾大聖先知其死，是亦淚也乎？

王沂公生

文昌化書，載梓童神降筆，勸敬字紙文云：王祐夢孔聖，令曾參來汝家受生，後果生王沂公，狀元及第，以為敬重字紙之報，誠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親抱送者，非欺我耶？

道號

子思孟子稱孔子止曰仲尼，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謠諛卑佞之習尤勝，鯁生小吏亦各以道號標致，况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此段見孔子無別號，舊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

道號

道號却紛然，子規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嘲今日。

義理類

遇不遇

二程與康節最相知也，不能傳卻先天之學，此非既遇而不遇。

耶惟孔子聖不自聖特問禮於老子老子得聖言而名益傳可謂相遇之美也

人各有長此段見孔子之道學功業文章皆能兼人之所長

嘗論道學之士不克建功業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專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職聖人之門高第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惟聖人兼之

事物類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予舊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間之果然予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孔聖全書卷之七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魚固夫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為葬聖人而後異則闔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之多哉

國事類 廟祀夫子像

漢以前樂祖經師習其道者祀其人東漢雖以聖師禮周公孔子亦未有廟也廟祀自唐始歷代加稱尊號而有像焉嘉靖中閣老張羅客名奏去其像止用木牌稱曰先師

下卷王燭寶典

杏不同有冬杏有文杏有金杏今濟南郡杏大如梨黃如橘謂之漢帝杏即金杏也孔壇之杏亦金杏

下卷西樵野記

孔子祠堂 吳郡侯何撰

孔子祠堂實在長洲縣東倉橋之東地名孔聖里祠後有池水深黑名墨池而侍郎孔鏞世家其地本朝正統間祠廢不治南有頽圯坊子路巷又南為孟氏祠皆為蒙古所毀而遺址不存惜哉史不言孔子適吳固不可考然必適吳之時史失傳也可見孔子適吳其國又按孔鏞乃孔子五十八代孫世居吳郡

下卷明中今古錄 四明黃溥著

予嘗讀檀弓至子思之母死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於他室註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以予論之伯魚先孔卒時年五十其妻之年必與之相似且上有聖人為之翁下有賢為之子况年已及艾矣何得再嫁庶氏按此見孔子無改嫁子姁之事

下卷古今事實

仲尼困於陳蔡從者莫能興夜絃歌於堂上有異人貌甚偉被甲持戈立於庭下子路與之問久不勝仲尼諦視之語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探其脅即時而落乃巨魚也剖而食之明日遂行

下卷漢魏伯陽參同契

周文探著孔子占象

周文探著孔子占象

下卷聽雨紀談

都穆著

釋氏稱北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字此說殆必有據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為權沽之沽朱文公曰沽市皆賈也蓋從鄭注爾詩云無酒酤我毛氏注云一宿酒曰沽蓋三代時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權沽則沽酒不食者孔子不食一宿之酒也

下卷中洲野錄

鄱陽程文憲著

府學基古報恩寺即今天寧寺也元時寺僧游湘蜀間抄化巨木創治之緇宇雄偉但未設佛像耳

大明兵至凡文廟不毀僧借宣聖牌位置殿中得免後生徒孔聖金書

應南紀談

卷八

二五

遂以為郡庠既而奏取者三而充戎者三此可見聖祖崇儒重道之盛事也宣德中有僧書對於方丈云萬間廣廈歸寒士一枕閒雲卧老僧有士人以文字易寒字云

下卷可齋雜記

江南彭時著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凡十間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櫃藏三朝寶錄宣德初年

聖駕至此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倘顧問無正坐禮天順間李賢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後欲設公座踰數日

上遣太監傳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像并四配像一龕來遂置於

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裝當送聖賢畫像一幅來懸於龕後壁上李乃不設座

下卷訓蒙

孔子立三學堂以訓九國之人於九國之中教化三千弟子與七十二士也其三學堂一曰西河一曰洙泗一曰鄒魯其九國吳衛蔡宋齊魯晉鄭陳是也一云三堂俱在魯國一云西河堂在河東去雍州二十里

孔子斗覆一鼠而問曰此斗所覆者是生物是死物內有幾箇衆無對者諸弟子中惟顏羽年少近前對曰此斗下是生物除耳外有九子也揭開視之果見鼠生九子并十箇孔子顧謂

孔聖金書

訓蒙

卷八

二五

弟子而嘆曰問一知十吾與汝俱不如也此蓋因論語顏回問者

下卷衝波論

孔子嘗使子貢往外而父未返謂弟子兆之一作占之遇鼎皆言無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且子貢果乘舟朝至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鵠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鵠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背衣文衣

而舜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
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
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謂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
路失魄口禁顏淵乃納屐拔劔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為蛇遂
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
有仁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此為何鳥子路曰
榮榮之鳥後曰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

孔聖全書

衛波傳

辛四卷

三

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
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煮之則為帛染之則為皂不亦宜
乎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
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
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患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
欲殺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
殺人使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
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弃之於
是心服

秦世有語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槌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食

吾飯以為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焚書坑
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遂見此語文刊在冢壁始皇
甚惡之反東遊乃遠沙丘而循別路忽見群小兒攢沙為阜問
之何為答曰此為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此遺書
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
至沙丘而亡

下卷魯葛洪抱朴子

箕子觀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未嘆尋微以知著原始以
見終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

孔聖全書

衛波傳

辛四卷

三

文盈車仲舒舍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鋤路生截蒲以寫
書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於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
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盡法措法蓋不獲已也

吳王伐石治宮室於合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

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聞君有赤雀嘑書以置殿上不知其

義故遠咨呈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

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

今乃赤雀嘑之殆天授也

下卷錦繡萬花谷

世稱孔子為泣麟翁，又稱為魯叟，又稱為廣桑真官。

孔子馬鬣封，孔子之封若斧，其云馬鬣封，俗間名也。封者築土為壘也，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為刃上難登，故又易為功，故從若斧者。

下卷孔子出遊逢小兒論

孔子一日領徒衆出遊，逢諸兒一獨不戲，乃駐車而問之曰：汝獨不戲乎？小兒答曰：凡戲無益，衣破裏空，上辱父母，下及門中，必有鬭爭，勞而無功，虧體辱親，豈為美事？故乃不戲。遂低頭以瓦石作城，孔子責其何不避車。小兒答曰：自古至今，城當避車，車當避城。孔子乃勒馬偏道而下，而問曰：小子，汝年尚幼，孔聖全書 小兒論 辛酉卷 二

何多詐乎？小兒答曰：人生三日，別於父母，獸生三日，走地三軌。魚生三日，遊於江湖，天生自然，豈為詐乎？孔子嘆曰：善哉！善哉！汝居何鄉？何里？何姓？何名？何字？小兒答曰：居在貴鄉賤里，姓項名託，未有字也。孔子曰：我欲與遊，汝意若何？小兒答曰：家有嚴父，當須事之；家有慈母，當須養之；家有兄長，當須順之；家有幼弟，當須教之；家有明師，當須學之。焉得同遊戲也？孔子曰：吾軍中有十二棋字，欲與汝博戲，未知可乎？小兒答曰：天子好博，其國不理諸侯，侯侯不利於已；君子好博，學問荒廢；小人好博，輸却家計；奴婢好博，必被鞭笞。農夫好博，耕種失時，是以不博也。孔子曰：吾欲平却天下，汝意如何？小兒答曰：天下不可平也。或

有高山，或有江湖，或有王侯，或有奴婢，平却高山，鳥獸無依，填却江湖，魚鼈無歸，除却王侯，民多是非，舍却奴婢，君子使誰？天下蕩蕩，豈可平乎？孔子曰：汝知天下何火無煙，何水無魚，何山無石，何樹無枝，何人無婦，何女無夫，何牛無犢，何馬無駒，何雄無雌，何為君子，何為小人，何為不足，何為有餘，何城無使，何人無字？小兒答曰：螢火無煙，井水無魚，土山無石，枯樹無枝，仙人無婦，王女無夫，土牛無犢，木馬無駒，孤雄無雌，賢為君子，愚為小人。冬日不足，夏日有餘，空城無使，小兒無字。孔子曰：汝知天地之綱紀，陰陽之終始，何左何右，何表何裏，何父何母，何夫何婦，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雲從何出，霧從何至，天地相去幾千萬里？小兒答曰：九九八十一，是天地之綱紀，八九七十二，是陰陽之終始，天為父地為母，日為夫月為婦，東為左西為右，南為表北為裏，風發於梧，雨生於郊，市雲出四方，霧從地起，天地相去萬千餘里，東西南北皆有等，爾雅曰：汝言父母夫婦何為至親？小兒答曰：父母至親，夫婦不親。孔子曰：夫婦生則同衾枕死則共棺槨，何得不親？小兒答曰：人無父母，如樹無根，根蒂一死，枝葉更枯，一日纔無父母，諸子悉皆孤薄，以婦比母，不亦遠乎？人生無婦，如車無輪，輪破更造，必得其新，婦死更索，必得其親，三

窓六牖，不如一戶之光，衆星朗朗，不如孤月獨明，父母之恩大矣，奚可悉論也？孔子嘆曰：善哉！善哉！小兒問曰：適來問託，一一

答之託欲請問數事幸勿見棄假如鵲鳴何以能浮鴻鴈何以能鳴松栢何以冬夏常青孔子答曰鵲鳴能浮為鵲脚足方鴻鴈能鳴為鵲項長松栢冬夏常青為心中剛小兒曰不然魚龍能浮豈為脚足方蝦蟆能鳴豈為咽項長竹亦冬夏常青豈為心中堅剛小兒又問曰天上零零夫子知有幾星孔子曰適來問地何得談天小兒曰地下碌碌知有幾屋孔子曰只論眼前何得談天說地小兒曰若論眼前之事眉毛眼睫共有幾莖孔子不能答領弟子俛面而去歎曰後生可畏不可輕幼年未學者為無知也後人長者辯少者不過如此論

聖人不輕未學以此論之則是孔子輕未學欺小年而為無知者孔聖全書 小兒論 辛酉卷 三十

詒謀錄

詒謀錄

先聖後嗣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謚號非子孫所可襲

宋齊華酒譜

詩云有酒醕我無酒醕我而孔子不食醕酒者蓋孔子當亂世惡姦偽之害已故疑而不食也

趙清獻善誘文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處得為君子小人枉為小人

下卷事林廣記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實一言以為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為上子張曰何以為忍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夫婦忍之終其世兄弟忍之家必富朋友忍之全其義自身忍之無患累子張曰何為不忍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夫妻不忍令孤身兄弟不忍必分居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禍難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子曰非人不忍不忍非人下卷文林廣記

地輿門

孔聖全書

文林廣記

辛酉卷

三十

河南河南府潁谷書院在登封縣西南宋崇寧間建并立廟以祀宣聖

人紀門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歲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歲及宋朝恭帝德祐二年丙子歲實一千七百五十八年○至聖文宣王廟在曲阜縣西二里西接魯城二百餘步闕里之舊宅魯共王聞金石絲竹之地也○子墨子孔子之弟子也

學校門

幼學須知說書之法云小兒止可說句語義理又須分明直說

不可言語多如說仲尼居則言仲尼者孔子字也字是表德也居坐也曾子侍者曾子是孔子弟子也侍謂侍奉也父手立於其側也子曰者子是孔子乃弟子稱師曰子也曰說也此言孔子坐曾子侍奉而孔子說也如此則分明而稚子易曉也又須先說易者易者了然後及難說者如此則其進有漸而亦不苦其難矣此記禮所謂循序後進夫子所以循循善誘者皆此理也

琴學門

五士操云宮黃鐘土伏義養德商金相許由樂志以自隱角木相軒轅運神以樂道徵相火孔子養性以致治羽水相東方朔孔聖金書

以頌君德

藝識門

投壺格範司馬溫公曰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

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底民心於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謹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憚既得之亦不驕小人之為也俯身引正在巧取勝而行而無

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况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

慎修門

入玄關鍵云言者心之聲多言非惟損德甚損神氣所以慎言語為養德養身之切務也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亦不過謹言之故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財多則害已却有分定貪求徒勞致天性命有何益哉故孔子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循觴門

雅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

孔聖金書

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魏文侯飲酒使公乘為觴政其酒令之漸歟

用論語二句上有君子下要頂字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君子有三樂樂節禮樂○用論語二句顛倒相同有君子小人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用論語二句四字相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用四書二句反覆念頭尾字相同○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上取乎下下取乎上○用論語一句首尾字相同仁者安仁子見南子

之小孰能爲之大夫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故君子以人治人

愚謂此雖近於俳戲然引愚夫俗子知誦聖言之一機也

揭巧燈謎云老氏談虛空更空函關路出半塗中黃庭法術親
教嘉遊不知其所終無道則隨千兵容易攻良將列士難回餓石
心論語二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聖金書

武林廣記

辛酉卷

三

僧道門

修行節要云元城先生曰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量壽者其言若出一人其心亦一揆爾世人動輒詆毀佛法殊不知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佛法亦教人為善之一端豈不如芻蕘之言哉

愚按韓子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噫稅而同之可乎是猶以荀子與孟子同道者也知韓子所言之非則知元城之非矣

雜談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孔聖金書文林廣記三十七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眉山史繩祖學齋佔碑

宣聖之誅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勅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號號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誅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勅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誅尚紛紛異同如此况其下者乎

下卷祝穆古今事文類聚

天遣部

朱元晦答陸子靜書曰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是如此空踈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謂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踈杜撰也

陳子昂感遇詩曰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竊冥西方金仙子崇謙乃無明空色皆寂寞業緣定何成名教信紛緒死生俱未停

或問王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年月餘盡不收今子咄咄孔聖金書華文類聚三十七

詞頗合孔意不王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食不見收

孔子書無水襄二十八年春無水注云時天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

秦末無燠年

孔子書木水成十六年兩木水劉向以爲木少陽也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水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

地道部

學記曰泰山五岳之東岳也五經通義曰一名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群岳之長孟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

天下

風濤之險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孔子不飲盜泉吳隱之飲貪泉廣州界上一水名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為廣州刺史至則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飲此水一啣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愚觀隱之事則知孔子之不飲盜泉者信如尸子所謂惡其名也雖或飲之亦豈能移上智之心哉

帝系部

程晏設毛延壽書解曰帝見王嬙即王昭君美召毛延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昔閼大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

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遷其惡者遺之善者留之也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

乎

人道部

不稱官閼汝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

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閼

劭有慙色○輕東家丘祁原欲遠游學詣長安縣孫松松辭曰

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答曰然松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蹕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

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

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

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松辭謝焉○師

門議昏孔子以女妻公冶長漢馬融從京兆摯恂遊學博通經

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為師服喪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

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陳瑩中責沈曰集

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

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

者亦可觀焉則於其問也何不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

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孔

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

而稽古者可不鑒哉○論交友孔子家語曰初相識至白頭不

相知注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

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

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

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以兄事友李翱書曰夫子於鄭兄

事子產於齊凡事晏平仲

技藝部

韓愈雜說曰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

若鳥者有貌若蒙俱者孔子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

人耶即有平魯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為不失也○皮日休相解曰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狼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孔子知命論語曰子罕言命○傳神胡邦衡贈寫真劉琮序曰曹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孔聖金書 事文類聚 卷四 四乙

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世俗所謂骨肉之至惡者宜莫如虎狼蒙魑鵠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實將軍鵠肩駱賓王亦為鵠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領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抗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比定遠之勲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

辭粟列子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燈火部

火焚故實晉書曰張華為司空武庫火華懼趙王倫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王莽頭又云智惟見漢高斬蛇劍穿屋而飛

樂生部

記室新書曰孔鯉生有人饋金鯉○杜甫徐卿二子歌曰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孔子為兒戲陳俎豆可謂幼悟孔子十七歲孟釐子謂之年少知禮孔子年四十二退而脩詩書禮樂○二十歲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孔聖金書 事文類聚 卷四 四二

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神鬼部

神羅隱謁文宣王廟詩曰晚來乘興謁先師松栢凄凄人不知九仍蕭牆堆瓦礫三間茅屋走狐狸雨霖狀似嗟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倘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尚棲遲○鬼爆杖驚鬼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孔子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殭羊怪曰能同象山木之怪曰罔兩土之怪為罔兩是皆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朵花宜

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

喪事部

朱閱歸解書彭陽公碑陰云予不識彭陽公而云知予豈誣也哉知之在道之相望爾若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于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辨哭則不歌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莫肆改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

孔聖全書

事文類聚

辛酉卷

四三

則不哭也○賻白虎通曰賻助也賻起也荀子曰賻賻所以佐生賻賻所以送死檀弓曰孔子脫輿而賻○賻孔子令弟子為虛墓傳末附堊祖墓○末字修明嘗登北邱山於平丘處志戈躍數畝遺子叔偉姚勛自署其穴姚崇文集曰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墳曰便真堂中到○論薄姚崇文集曰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備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焚○晏子類要曰孔子當泗水而焚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

人倫部

孔子以尼丘名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喜以為瑞故以鯉名○以同物名左傳曰申繻對晉成公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

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孟季生而有文在手遂命名為友

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取於物

為假若伯魚有人饋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不以國不以官不

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

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

祀以器幣則廢禮○論字可為氏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体

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

稱仲尼○朱子語錄論古不諱字云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

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伊川

亦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

孔聖全書

事文類聚

辛酉卷

四四

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陳君舉贈梅生說曰古者士相號曰子若生子若生非所以賤薄人之稱也能以其姓配焉而著者鮮矣商而上惟箕子以子著周衰著莫如孔子孔子之徒則顏子曾子有子以子著餘無聞焉春秋之所貴者子之如季子高子是已詩之所美者亦子之若彼姝者子是也太史公列傳得子稱者老子孟子荀子孺里子數人而已○避諱甚難顏之推家訓曰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於魏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蟻虱長卿名太子王修名狗子正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禁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駒豚子者使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忌哉○論朱子語錄云問妾

母之稱曰他無可稱在孔子六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慰人妾母之死稱之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公羊傳曰母以子貴注云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孔子為父教子學詩學禮○無子無憂家語曰商瞿年老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自晚生孔子家語曰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子有子○老而無子孔子家語曰楚靈王問群公子之死自接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爾雅曰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聖聖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注云輕遠如浮雲也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其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祝穆曰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發明祖道○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檀弓曰姪兄弟之子猶子也朱子語錄曰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如夫子謂回也視子猶父若以姪謂之猶子則亦以先生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孔子曰敬其兄則弟悅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孔庭傳授孔子之子伯魚過庭學詩禮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謂之世授○記曰孔子有姊之喪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

孔聖全書

事類類聚

卷四

四

為姊○後漢順帝紀曰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儀禮曰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祝穆曰師友婚姻孔子妻以已子妻以兄子○論以妻讓兄孔子家語曰蒼吾繞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論顏父善擇婿云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氏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虞翻與弟書論不必擇婦曰長子客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法又生癡子○同門婦子路在孔子弟子中號為好男而彌子瑕至以色悅人乃為友婿○婿為翁婿唐宋遺史云張延賞選婿非孔聖全書

事類類聚

卷四

四

不獲其妻以蒸熟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熟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

肖貌部

孔子異相索隱曰孔子頂上中低而四傍高也○孔子身長九尺二寸六分六寸圍子胥長一丈肩間一尺東坡集曰十圍便腹

孔子貌似陽虎○孔子各有所類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肩十二彩○孔子目異常人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孝經援

孔聖金書

四七

神契曰伏義大目荀子曰堯舜三眸子頽鄉記曰老子大目孔叢子曰孔子河目而隆額○孔子鼻異於人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牛首虎鼻孔子隆鼻高祖隆準○孔子口異於人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孔子海口頽鄉記曰老子方口○孔子家語曰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荀子諫兵曰下之於上如手臂之捍頭目而腰脅腹也○錢宋王招魂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疾反于骸形於是闕牖長呻靡皆曰其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災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晉絕神北霽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

擲以玄塵覆以編巾爰將藏彼路濱壅以丹土騎以綠縹夫存亡之異勢乃宜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古今占夢客齊隨筆曰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文王夢帝與

夢部

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孔子夢周公又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王維疑夢詩曰其驚龍等非夢言其計思僻淡苦辛黃帝孔丘何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列子夢蕉覆鹿章有曰欲辨慶覺惟黃帝孔丘

夢部

米孔子教原思得粟與鄰○葉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夢部

孔聖金書

四八

○葉梁周拾占對辯捷嘗與葉子野語乃嗜好子野云從來未嘗食薑拾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啻一座皆訖又曰孔子豈不多食

竹部

楊廷秀此君軒賦一客有問於清虛子曰昔者子猷愛竹字之曰君謂此若一日之不可無古之知竹者未有若子猷之勤者歟清虛子曰子猷可謂愛竹矣知竹則未也古之知竹者其惟晉夫子乎蓋嘗聞之夫子適衛公孫青僕子在淇園有風動竹聞簫瑟團圞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謂青曰人不肉則瘠不竹則俗汝知之乎其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簣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吾是知竹之所以清武公之所以盛也蓋君子於竹比
德焉汝視其節凜然而孤也所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者哉
汝視其駢然而覆也所謂伯夷叔齊餓於山陽之下民到于
今稱之者歟汝視其中洞然而虛也所謂四也其庶乎屋空有
若無歟故古之知竹者其惟夫子乎子猷蓋非知竹者也客曰
甚哉清虛子之言似夫子也敢賀此君從陳蔡者皆不及門君
何修何飾乃得與四子而同席願堅晚節於歲寒以無忘夫子
之德

葉實部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桃符
孔聖全書 事文類聚 手四卷 四九

門以厭邪此仙木也禮記注曰桃多毛拭治去脂不聞以黍
雪桃宜孔子不然之也

花卉部

本莊子曰孔子休于杏壇之上讀詩絃歌鼓琴○并金樓子曰
武城北孔子生中不生刺人草木

鱗蟲部

天暑鎮魚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云云

毛蟲部

家語曰鉏商於大野獲麟折其左足孔子觀之 一平 證父攘
羊孔子不以爲直○ 狗史曰子路佩猊豚 殷玉平 二平 有諸

羽蟲部

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
子○後狗當禁東坡云孔子曰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死猶不忍
食其肉况可殺乎○ 果 孔子家語曰齊景公問晏子曰爲人何
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淮之恐壞墻黨之恐燒木今
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効利入則託君以避害此社鼠之患也

鳳瑞應圖曰鳳凰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論語夫子歎鳳楚
狂歌鳳凰地節二年鳳凰集魯群鳥從之○鷄常禽也曉晦而
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昔仲尼仕魯以季桓
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
孔聖全書 事文類聚 手四卷 五

魯○ 鶴墨客揮筆曰淵材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
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
鶴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吾乃爲劉禹錫嘉
話所誤自今除孔子佛老之語餘皆勘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
耳○ 雀 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曰大雀善驚
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 雞 春秋題辭曰鷄爲積陽火德之
精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春秋昭公六年季平子郈伯二家相
近故雞聞季氏芥其難 或曰以膠沙橋其羽爲 卽氏爲之金距
季子怒其不下已且讓之卽伯亦怒平子及後攻昭公孔子之
齊○ 鴈 孔子家語曰更盈侍魏主見一鴈過曰 臣能搖弓而落

乃學去焉即落

露夢部

漢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開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肉深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

居處部

關孔子與聞國政三月市弗飾價○里春秋傳曰里柱鳴此里有聖人孟子言魯為孔子父母國漢晉春秋曰魯有闕里即孔子所居之故宅也○齊劉繪為南康相都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子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第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漢書曰有甲乙孔聖全書

事文類聚

卷五

五

五

五

次第故曰第史曰魯共王升孔宅聞絲竹乃不壞也○龜孔子無黔突所講孔子無煖席○倚竈讀書蘇子曰仲尼讀書老聃何竈觚也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釋名曰竈創也創造食物也○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絡也在裏之稱也說文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史曰孔子締帷見衛夫人在婦帷中各拜○席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說文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坐三經之席

燕飲部

蘇孔融辯禁私釀書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雷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

上聖○飲陶潛飲酒古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營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

冠履部

釋名曰冠貴也所以貫輪髮也巾謹也帽冒也儒行篇曰孔子冠章甫冠○關中大袖治家編曰程明道伊川兄弟被服異人衫則大袖巾則闊幅伊川常服寬袍趙景平其門下士也張文潛贈趙詩云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舊猶帶林宗折角巾蓋謂此也○魯國指孔子

樂器部

琴瑟樂篇曰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避席而對曰君聖人孔聖全書

事文類聚

卷五

五

五

也其傳曰文王操○孔子杏壇鼓琴○孔子鼓琴感猶見孔子取瑟而歌○見○若禹貢注曰泗水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論語孔子有心擊磬○鼓孔子鳴鼓而攻見○鐘釋名曰鐘空也內受氣多故聲大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見尸

歌舞部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如草木有柯葉也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艷淫歌曰哇○原曲熊攷齊謾錄曰詩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詞也其言止乎禮義聖人刪取以為經周衰鄭衛之音作詩之聲律廢矣

器用部

車孔子遇雨不假蓋於商以商之為人甚慘於財○狀漢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居四輔年耆有疾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食賜靈壽杖令為太師省置凡○抱杖之別呂覽春秋曰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陳瑩中杖銘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論語何儒學部

得真儒無敵孔子用於魯齊人章車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寡君安得削○傳張衡傳曰仲尼耻一物之不知

孔聖金書

事文類聚

卷五

五三

○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識專車骨識肅慎矢○呂與叔送劉戶曹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惟輸顏氏得心齋○著劉器之曰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蓋為此也○評穰子由古史宋子語錄曰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陳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如伯夷傳孔子正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都是然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非馬遷為不是○舊楊子曰在則人亡則書

文章部

王荆公詩曰韓莊百家焚天起孔子大道寒於灰○北齊書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賃价曰教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求不忘諸王爭効為巾箱五經○張伯玉六經閣記曰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此十五字起○書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鐵摘三折漆書三滅○黃魯直讀書呈幾復詩曰身入群經作蠹魚斷編殘簡伴閒居不讀當世師章句頗識揚雄善讀書又曰得君真似指南車杖策方圖問燕居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是不完書

文章部

事文類聚

卷五

五四

楊子曰虞夏之書渾渾南商書瀨瀨爾周書噩噩爾又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言李德裕論文曰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魏文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致簡六經作孔子刪述不粒矣孟子述子與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以窮者皆以文也○文體有三朱子語錄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豈易及也○孫

朴瑞儀曰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
莫極於龍夏德將亡曷降雌雄參殺生朝商道復昌麟出豈妖
孔子云亡○謁文始於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

書法部

蘇軾飛白記曰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孔子
不若傳此書○篆書隸文尚書序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傷之
前字也小篆音秦丞相李斯所作也隸字之始於秦郡人程邈

性行部

孔聖全書 事文類聚 卷五
司馬君實訓儉文曰昔正考父饁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
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
仲鏤簋朱紱山案藻枕孔子譏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甯公史
鮑知其及禍果以富得罪而出亡近世寇萊公侈冠一時然以
公業大人真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修自
敗者多矣○晉書
從庾亮獵亮問曰君亦來耶放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
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仲尼生知
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以論語戲答顏錄
云隋侯機辨敏捷路旁有槐樹顏頰欲死楊素曰侯秀才理通

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以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登曰論
語云子在田青何敢死○鼻孔陷後山叢說曰世以癩疾鼻陷
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蘇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
嘗出煩仲二子行而過市卒遇其師于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
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
市人以賢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解
書為戲志林曰王介甫多思而善鑒時出一說已而悟其非也
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食輟飯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
也貢父曰本草云生薑多食損智道辨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
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父之乃
孔聖全書 事文類聚 卷五
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好秦士
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畚踵門而告
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慙以
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
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公避狄杖策去邠時
所操之筥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
傾家貲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進曰席與杖皆周時物
固未為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
我秦士愈以為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
用盡去致無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衰公之

席持太公之杖執斧所作之枕行乞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
九府錢乞一文○作賦正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
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曹非孔子襲其
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頭磨高桶
帽謂之子瞻樣故云○謗語蓋舉作傲敬云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氏驅為奴
後彼王拱辰諷劉元瑜等劾奏遂作謗訕周孔之罪

仕進部

仲尼愛世楊子學行曰仲尼皇皇韓文曰轅環天下卒老于

行班固傳曰孔席不暇煖

孔聖金書

事文類聚

卷四

七

人事部

孔子贈子路以言老子贈送孔子以言○富孔子曰周公其
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冥數有報論李德裕曰宣尼
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本奉五常之教
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也又
曰周孔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契將決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
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

御史臺部

御史石介上孔中丞書曰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
以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馬安國

為穎達馬止於發揚其言而已自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
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蟄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
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
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
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
年閣下乃得之又曰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
攝相事則齊終不敢規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
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
諸院部

元微之行獨孤明制曰宸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
職業也

諸監部

國子古今事實曰孔穎達子志終志終子惠言孔氏三世司業
時人美之○孔氏博孔子之後孔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
年生霸安國與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霸以治尚書昭
帝末年為博士霸生光經學尤明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歷官
至丞相

下卷說郭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異次，及優倡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以升堂，稱三教論衡。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教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後見坐也。」上為之咤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曰：「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在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為？」上笑，極歡，賜予頗厚。

聖文類聚

辛酉卷

五九

署吏為聖人。○自廣南降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即署二書吏為文宣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各夾若干。」

愚按：優者戲孔子為婦人，海南署書吏為文宣，可謂不道之甚矣。然當時在上者不聞有齊君夷教之愆，在下者不聞有夾谷侏儒之斬，世道至此，可不為之歎歎哉！

孔聖金書下卷卷之三十四

孔聖金書下卷卷之三十五

羅氏路史餘論

後學蔡復貴 編述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為之亭蝕，陰陽為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為而與之分魯而抗衡邪？今夫我進賢，曳珥王亨，太牢而踞廬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奈何棄高緒，道廟闕，則楞然不之顧，視蓬豆什瀆，墳則熱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於糜捐踴躍，日度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和惟其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目老桑門，舞肘而過，執而紡之曰：「吾由佛刹，未始不肅。」何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皎之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具污澆，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為聚訟之宮，庭廡為博塞之閭，何由興起守聞而忸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舍，實為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先

進之徒方多占寄以爲他日罹憲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
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
輦累世奉事至推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舉室慟哭流
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
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服之徒亦豈以斯而較
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
子初度之辰略爲之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予曩釋齊
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
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珞珞子
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
孔聖全書 卷之五 二十五卷 二
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
二十二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
六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
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
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
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
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
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
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
七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

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
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孔丘卒杜預謂因
魯史而劉炫以爲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
卿三命大夫再命孔子爲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矣故傳曰
子爲國老是夫之尊者再命則宜書矣林開不知何據以
爲四月戊戌孔子卒故祖庭廣記直以四月乙丑

○去凶

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其驩苗民
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堯六十四年流共工
孔聖全書 卷之五 二十五卷 三
六十六年胤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
六十載後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
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堯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
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

西王母 王環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爲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
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
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
地圖及玉璫集仙錄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
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後獻白

王之瑄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瑄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王瑄蓋皆以王作瑄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

瞽叟

直躬訟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吻而死而孔子曰父爲子隱直在中矣孰有瞽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棄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之父于悅棄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不臣哉

孔聖全書

卷五

五卷

四

下卷琴操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楊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楊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按顏淵當作顏淵

下卷高士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太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侯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荒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著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

孔聖全書

卷五

五卷

五

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穉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屢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疾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云見列子云不重錄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至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

樂也見列子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子遂識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時人賢焉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

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進其

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至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

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道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

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

生少而為義豈老遠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

動若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

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甕妻戴紕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

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

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

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鼓宮商之

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

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為

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徒杜陵

號曰杜田生以易授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同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商瞿授易

橋野周孫

子莊嫡繼

孔脉繩繩

一移客土

四嗣俱興

親芳萬乘

造拜執經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傳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為

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

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

尼稱臣太守虎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

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太守憫然不敢復言

續高士傳

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壤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

食之子貢以回為竊食入問孔子曰仁人燕士窮則改節乎子

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噉昔余

責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墜飯中欲食之不潔欲棄之

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止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

信者自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

不易矣孔叢子

下卷歷代要畧

按朱子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吾儒正宜人其
人火其書也焉為存是編哉蓋林子因當時之人溺於佛祠
黷祭長生不死之說苟遽斥其非則將拂人之意而終無反
正之機矣故為是編使天下知佛老之教亦無所謂長生原
與儒教相近庶幾有以逃楊墨而歸於儒也故愚於是編之
可采者存之其餘混儒佛為一塗不合於理者皆黜之

○商太丁

仲尼所編比者老彭按老彭商賢大夫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
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故曰老彭夫老者尊稱之詞若曰七百
孔聖金書

餘歲而謂之老既已怪矣又曰母聞左右脇而產者六子其三
曰老彭則其怪尤矣

周昭王

列子書載孔子答太宰嚭曰西方有大聖人即列子書而觀之
則是孔子尊釋迦矣按釋迦牟尼佛字悉達多生於周昭王二
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其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右
脇誕生

周定王

仲尼所嚴師者老聃按周定王三年丁巳九月十四日一云二
月十五日老聃生於楚國陳郡苦縣瀕鄉一云曲仁里志下

故以李為姓名耳一名重耳字伯陽聃其謚也老者尊稱之詞
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
其旨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聃在母胎八十一年迨遂李樹
下剖左腋而始生即皓然故謂之老子不亦妄乎
宣按仲尼所編比者老彭論語有是言矣其云所嚴師者老
聃所尊稱者釋迦則異端之徒假吾聖人之言以為彼道尊
爾不然亦聖人取人之善謙己之心也

○周靈王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林子曰釋迦生於右脇老子生於
左腋同一語怪也至於孔子之生也二龍繞孔氏之室內神女
孔聖金書

擊香霧於空中亦果足信乎否則或者後世見吾孔子之神聖
而遂奇其迹云

孔子娶丹 官氏生子孔鯉自二代宗子孔鯉起至

本朝萬曆年間已經六十四代按釋迦娶耶輸氏多羅長子羅
睺羅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于宮宮玄孫
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
觀此則老釋之有妻子也明矣美食三種肉釋氏之不如素也審
矣孰謂父子夫婦之倫日用飲食之節不同於吾儒哉後世道
釋之流不知二氏皆有人倫常道乃以避兄離母出妻屏子枕
髮出家斷葷蔬食謂之釋道殊不知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

家也心雖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甚矣後世異端之徒失其二教之宗旨也

周敬王

敬王三年丁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林子曰此言禮乃復禮之禮若忠信之薄是禮後之禮也嘗竊論之孔子所謂仁者即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而條而實燦然華美咸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具於渾然之中也故曰復禮為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世之儒者既已惑矣而孔聖全書

孔子以老子猶龍贊之又如是其至世之儒者豈能釋然不疑貳於心哉蓋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為不足信也
朱子曰老子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又曰夫子問禮於老子者時老子為周柱下史故問之非問所謂虛無杳冥昏默之道也按周簡王四年已卯老子為柱下史方二十三歲周靈王時老子為守藏室史猶未四十也及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老子則五十有四矣至周敬王三年甲申孔子適周問禮之時老子則八十有八歲矣敬王五年丙戌老子乘青牛車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見之曰子將隱矣強為著

書依道德經上下二卷五十餘言之時老子則九十歲矣林子曰釋氏者流以老子出關訪道於西域則曰老子者釋迦之弟子也道家者流又以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曰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若儒家者流則又以世之和尚而病釋迦以世之道士而病老子各自標門互相訾毀豈能明其師教之本原哉蓋克已復禮為仁者孔子之教也玄牝之門為天地根者老子之教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釋子之教也其邪正雖異而其論心則同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教之本原所由以晦也

孔聖全書

要略

卷五

上

周敬王四年乙酉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其後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林子曰子貢云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晌之間可以立躋聖道耶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按周穆王五十二年辛未有白虹十二道貫日經天太史公多奏曰此西方聖人入滅之象是釋迦七十八歲既已卒矣又按老聃與令尹喜西遊流沙死於扶風郡葬於槐里是老子亦已卒矣乃知長生久視之說謂元神炯炯萬古不滅也後世道釋之流乃欲以假合之軀長存不

死亦甚惑矣

孔子之叙書曰舜攝位二十八年堯乃殂落夫吾儒之所謂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吾儒之所謂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此心之神乃吾儒之所謂天君天翁即道家之所謂神僊真人佛家之所謂如來舍利子也藏神之室乃吾儒之所謂靈臺靈府即道家之所謂海外蓬萊島佛家之所謂西方極樂國也世豈真有蓬萊不死之藥長生不死之人哉

儒曰聖釋曰佛道曰僊皆指心之神言之故心靜則神清而方

孔聖金書

要略

卷五

十一

寸之內便有僊人在焉秦皇武帝不知方寸為蓬萊而求之海外不知此心之神為神仙而求之方士是自妖自妄故方士得以售其奸耳

又曰能發慈悲即是佛子但能逍遙即是和僊清心寡慾身其康強即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即是長生

孔子之孫孔伋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而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任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任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蓋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

雅也若魯季衰亦有似君之言者彼謂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自宋歸於魯曰文王因於姜里作周易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蓋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下文即曰時中者以其內有太中之極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若曰隨時而取中則必擬議安排豈感而遂通之機哉

周顯王

孔聖金書

要略

卷五

十一

鄭人列禦寇嘗者列子書載孔子觀於呂梁問蹈水之人而得與齊俱入與出俱出之說又曰趙襄子率徒十萬得於中山藉苐燔林扇赫石里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道徐行而出若無所謂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問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闕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割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爲者也林子曰與齊俱入與汨俱出所謂入水不溺也隨
爐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焚也然不溺不焚之旨豈非以
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

魏人莊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號曰南華仙人梁惠王時
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
萬言林子曰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正
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顯王三十三年已酉鄒人孟軻適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
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
女無媒不行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

孔聖金書

要畧

三五卷

十四

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邊程本於奎傾蓋而語傾蓋駐終

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

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林子曰聖人

之盡心知性則知天矣其次則存心養性以事天也又曰儒門

者流知盡心知性以達天道門者流知脩心煉性以悟天釋門

者流知淨心了性以寂天則身心性命之理以明而無異端似

是之非之惑矣

按文中子曰厯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脩而梁

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林子曰文宣謚而祿山佐亂戎服譁而

素衣出降犧牲麵而侯景逆謀豈聖教之非耶由是道之非
其道也又曰學儒者或爲短喪之不幸或爲聚斂之不忠是

豈吾孔子之過哉學釋或者異言異服游手游食或燃指而
焚香或書符而呪禁或閉息而孤坐或存神而入妄外荒則
燒鉛汞內荒則淫陰冊以至風角張成之變以門蓋吾之謀
靡所不爲者是豈釋老教之哉學釋迦老子者之罪也

下卷辯正論

辯正論云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

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各普也

下卷破邪論

孔聖金書

要畧

三五卷

十五

破邪論云佛道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普

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三歸宛爾同三畏五戒不殺

不淫和不醉酒何曾異五常不盜

謹按學老者欲尊其道則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學佛者亦

曰孔子吾佛所遣之弟子也吁可笑矣夫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

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

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

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

子勤答有問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景德傳燈錄同

下卷唐張志和玄貞子

德者得也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子孔德之而元戎老氏德之而未
移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冲虛德
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德之無終始已矣
下卷項喬風水辯

此篇見孔子合葬父母無意於求蔭子孫喬曰謂其地時乘氣
而以安親之體魄則可謀其地能乘生氣活既朽之白骨以蔭
子孫則不可或曰程子大儒也謂培其根而枝自茂朱子因儒
也垂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子以程朱為不足法乎曰

九聖全書

風水辯

卷五

十七

程朱信然儒也然以其事其言論之則亦何能無疑其曰地之
善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其根而枝葉自茂不知所謂根
者果有生氣者乎抑既朽者乎若曰既朽之根而培之以求枝
葉之茂不可得矣垂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
孝之心惟恐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則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
非聖賢明道正誼之本心也况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
未之有改也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於百里之睽離而不抱長
夜之恨乎其所以屢遷者或亦藉以求蔭焉耳豈若孔子合葬
於防崇封四尺未嘗有意於蔭應之求而至令子孫世世為衍
聖公邪噫事親如孔子足以立人極矣不師孔子而必師程朱

乎雖然程朱實善學孔子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言祖宗
有正蔭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求言配命自求多福言自
脩當獲正蔭也此乃聖賢之正傳古今之定理不假葬地而響
應者也

附劉氏論斷 此篇見子思葬乃祖仲尼亦無異術

何子孫之克昌若此乎永新劉氏曰葬術有五音姓氏八方卦
生九星形勢等紛紛不一無非虛誕儒者之所不道而其所道
者猶有若朱熹所言主勢強弱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偏正
力量全否之五者夫土厚水深者其處燥土薄水淺者其處濕
燥處難腐濕處易腐水土淺深誠所宜擇矣外山環抱者風無

九聖全書

風水辯

卷五

十七

所入而內氣聚外山虧疎者風有所入而內氣散氣聚者暖而
難枯氣散者冷而易枯風氣聚散亦所宜擇矣擇此二者為體
魄計也葬處為穴而又觀其穴之所從來以見其主勢觀其穴
之所總統以見其力量穴正而主勢強力量全者有安之象穴
偏而主勢弱力量否者有危之象苟體魄未枯腐則神魂亦宜
未泯滅而享其安之象者豈不樂且安其危之象者豈不戚
且危擇此三者為神魄計也然則葬誠不可以無術而術不外
此五者惟求夫死者體魄難枯腐神魂享安樂云爾然喜於宋
孝宗山陵之議又云宗廟血食久遠之圖繫於此者特以為其
君謀之故欲納之於萬全之域耳豈不以為死者猶根本生者

猶枝葉根本固者其枝葉茂根本摧者其枝葉瘁乎噫是固然也而所以致此有由然也未必專曰葬地也得葬地又未必專由術也苟地惟由於術之所擇通於擇術者輒得其吉惜於擇術者輒得其凶則地何足以爲后祗而毋萬類和天惟聽於地之所役葬得吉地者不復能因其惡而降殃葬得凶地者不復能因其善而降祥則天何足以爲上帝而父群倫哉葬術莫精於郭璞豈不自求多福而命盡今日日中無能免於王敦之毒手於其書所謂改神工奪天命者茫無徵焉仲尼之後襲封爵爵焉英萬世與天地相爲無窮未必魯城北泗上之塚能萃秀鍾神若是遠大也乎思之葬乃祖初不聞其有得於此異術也

孔聖全書

卷之四

五

六

下卷文昌忠孝化書

古史曰枯骨不知年數尚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以衛魯國猶存孔子之謨今天下多遺骸暴露甚至有父母而不知葬略無惻隱之心者何哉

梓潼帝君降筆勸敬字紙文

士之嫌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棄必擗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指其背曰汝何敬字紙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公魯魯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證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或以字紙

而泥糊或以背屏或以爨穽或以泥認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蓋覆計矣是豈知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生苦學鷄窓一日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屈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靈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其此報恬然不覺甚至於子孫之知識字舉家因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且如溫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賈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喜亦百行之裔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林葬字紙而一身顯官既能顧惜陰報豈無昨因三君降生之辰王帝御太極之殿修文即顏公葛真人等三上表

孔聖全書

卷之四

五

六

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相告諭相率均重者即消災而降之福若知而不敬者即奪其福而降之殃王帝旨降專委吾儒行飛鸞申明此事諸生若見而知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從此即吾之願望也此即諸主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貴望之門路矣

按此事雖若涉於荒唐然幽明異塗理致則一神道設教易於感人使人觸目而興起其敬字紙之心則是書亦與有力矣茲故表而出之

下卷稽記室 明潘垣著

老而彌淫

夫人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此年如言孔子春秋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

著女論語

唐宋廷芳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性潔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裔為姻對若華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常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釋之

按三從四德婦事舅姑之禮境外無預之志孔子之所以為

孔聖金書

文島稽記室

五卷

十

女訓者詳矣常氏雖賢何敢擬代於孔子乎但其推明婦道亦知孔子之聖之尊則猶可取也

○始作牛耕

山海經云叔均始作牛耕周禮疏云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周益公曰疑耕犁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弟子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州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買讀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觀此何待趙過上特教人耦犁共一牛費省而功倍爾

下卷野語

孝經問題

有錢唐葉生為太學官無學識有監生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常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伶人優語

宋丞相史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閭太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子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者出曰吾字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政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回語子曰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予非不鑽而鑽彌堅耳子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按此二事離折文義可謂侮聖言矣而亦錄之者蓋欲以規儒生之淺識謂大臣之擅權使讀者竦然而惶汗也

○周震變體

山西平陽府學軍生周震初進庠自大無似語及孔孟亦不在目甫試秋闈語父曰我等貴子恐非爾父能生也後震遭一疾雙目並盲念作驢鳴數聲而卒有隣人夢見震冥王王令吏籍之作驢震喧辨曰夫何罪獲此重譴王曰爾恃逆父母藐視聖賢非畜而何震表語曰既爾應重畜產願王矜憫求為逸地

王又曰爾眼界自大更復矇目其處行磨震語塞始蒙皮謝去

三教圖贊

果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
翳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
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
曰釋氏跌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亦可
謂微而婉矣

下卷野史

宿坐不容立

孔某者元皇慶癸丑間為江浙省掾吏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

孔聖全書

野史記

五卷

其

案相等凡呈置牘文必用低聲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
子孫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謫從祀天子廟
庾許之子泰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
祖父尚容得泰政之父親坐泰政反不容一箇子孫立耶許大
慚

下卷雜詠類編

伊川曰為學直須抖擞精神莫要昏鈍了如救火治病豈可悠
悠歲月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孔子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是什麼精神是什麼筋骨

秋逢慶心醫篇曰魯論記孔子所患在疾慎之無他亦唯在心

方劑且存但人未克體驗耳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固其冊也飲

不及亂不為酒因醉毒湯也蔬食飲水肉不勝氣平胃骨也忿

必思難見得思義洗心散也夏衿絺綌冬居狐貉順氣丸也歌

善與和較儼與同流氣飲子也克已復禮過無憚改盡滌之功

知人承氣湯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中和之用即四君子湯視思

明聰思聰其聾聵之砭乎絕糧鼓絃伐木習禮其警悸之劑乎

不言寢不語申申天天曲肱而枕其調息導引之理乎是皆

心腎之秘訣通聖之冊粒也是故饋藥不嘗遇疾不禱太和元

氣流行四時命脈真神傳衍千古夫子之壽與天齊矣

寡慾篇曰人之一身天下國家祖宗鄉黨咸係焉善保歸全克

雜錄

五卷

其

稱仁孝孔子立好色之戒恐傷血氣孟氏言妻妾之奉必喪良

心從古逮今以丈夫而辱死於婦人之手者可勝計乎隕身墮

行亡國敗家醜聲穢德污峨青簡皆職此耳始於一時之故心

不至流蕩而不返因循暮景百病來侵縱知憚惜亦既晚矣辟

如履精白之米於萬斛之舟乃惜圭勺餘糲於罌釜之間所資

能幾何哉

微機篇曰夫嵩嶽降申尼山孕孔風水之說其來尚矣但名山

善地造化所惜豈肯輕洩其靈氣脉拱向玄機鬼神呵護留待

福人必須時數之至然後呈祥發瑞未可以歲月期淺近窺也

下卷曆法通書大全

遂日吉凶云乙丑神在日是日孔子死戊申神在日孔子賀顏回之日○古賢死葬凶日云丙寅日倉頡死辛未堯舜朝天日葬孔子又云丁巳日葬

下卷五星書 何公忌其七殺宣父畏其元辰

下卷陳邕五寶故事

五員因楚平王殺其父兄投各國求仕借兵復讎魯定公立為司馬齊人歸女樂於魯定公受之不聽伍員孔子之諫遂納為妃定公自是不復聽政殿上數日一升員奏曰本國兵少不堪伐楚今拜辭前往他國望君勿罪孔子亦奏乞恩放歸田里定

五寶故事 主集 廿四

公恐二人在朝不免再諫乃並許之二人歸至仲弓之舍仲弓備酒贈之以路費遂至十里長亭伍員遂投入宋國

孔子出遊周流天下時夏景立道傍垂楊下歇息口渴令仲弓往河邊取水飲之由至遇一虎咆水喝聲響奮一手擦衣向前而擊其虎急走將虎尾扯其半截虎奔而去伍員逃難自梁陵督在塗見之駐馬問曰打虎君子是誰答曰姓仲名弓字子路是也因師渴取水見虎先飲故怒而責之邂逅相識接見孔子子告之曰吾門弟仲弓字子路可以主之後孔子與員同仕魯他日孔子言暴虎馮河吾不與者蓋據此而言也

閔損字子騫幼年喪母父娶後妻潑嫉之損孝心不怠繼母以

已所生二子衣絨綿絮以應花為絮衣損冬月父出令損御車體寒失朝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欲出其妻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聞乃止母遂成慈三子均侍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子伍員仕魯齊公子姜鐸兵至其國求進奉求賢物 鐸與員戰不勝而還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上大夫田乞奏曰魯用此二人者若不早除之本國亡矣今有夾谷春景可受設一酒將魯公誅之擒孔子伍員而國定矣及請果至景公暗喜中計奏宮中之樂以酒上壽侏儒請舞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榮侮

五寶故事 主集 廿五

諸侯者罪應誅請左司馬伍員速加刑焉伍員曰臣請對舞景公不語於是伍員斬侏儒請魯定公行田乞子田恒伏兵暗勒伍員以銅鞭擊傷始退姜鐸兵復至遇子路集朋衆接師一戰劉死姜鐸齊兵敗轉景公歸責田乞與衆臣曰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用計不中又傷朕弟候若魯以伍員領兵伐齊加之柰何乞曰臣有一計名曰脂粉可使不來國內選有美女文馬以遺魯君季桓子勸受女樂魯君三日不聽國政却又不致膳孔子伍員遂行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三月不與分別其是非其父請止其訟子曰處父子且不能況他人乎囚者於

而已遂救之

伍子胥後魯冉仲弓力薦少正卯沮之定公不用退而弘奔仲弓迫至休間遇柳盜驪張雄捉入去衣柳樹以凉水泊胸博撲熱氣欲取心肝為食陳亢在後走脫見孔子白於孔子入黨以書言誘之張雄怒曰爾雖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吾亦有之切實不切實謂之仁聚眾不聚散謂之義排陣能有序謂之禮打家必有法謂之智一約群至謂之信何必多言喚仲人亦將縛之如仲引然孔子嘆曰虎豹不可以相食忽聞子路持戟救師赴敵數合未分勝負華子胥回探定公事實聞故入山認有舊好得釋員年十九雄年十八雄與員數戰不勝信為兄象故有舊好

五字故事

五字

其

畢魚周流列國及歸父母無存晝夜啼泣孔子問之曰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停思念日久後果自刎

齊有一足之鳥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鍾鳴則

鳴鼓響則舞其鳥食火主有水災其未錄者已見家語等書

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

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着來問我採桑婦夫子不

聽而去既至陳國大夫發兵圍之果將九曲明珠與之穿焉言能

穿乃釋其厄夫子不能却將採桑女所言使門人返至採桑之

處不見二女但見桑枝上一塊地遺陳三簇田謂賜曰木邊加

土必姓杜陳三簇必名康三姐姊妹問諸其家其母謬言女出

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夫子在內想令愛必在象其母乃喚出見師之曰絲將繫城上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燭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下卷伏生尚書

散宜生南適闕天太公望見西伯於美里西伯得此四臣而免

虎口孔子曰西伯得四臣立亦得四友四賜師由也

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字後先

異說云瞽瞍夫婦因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微在失行也加

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耶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賞聞之先進云野合者謂梁紇微在禱於尼丘之日去尼丘

孔聖金書

伏生尚書

五字卷

廿七

五里即宿於山野之室夫婦交合而孕先聖故曰野合謂合

不在家而在山野中也至今後人立廟於顏母山即野合之

地異說乃謂微在與梁紇有淫行而野合不亦異乎至於遷

史之注亦謂梁紇老而微在少婚配不合於禮故謂之野合

是亦異乎吾之所聞矣

果陳隨隱隱錄

夫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唐明皇始封文宣王真宗欲

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聖元皇帝而李清臣者獨曰周室稱王

陪臣不當為帝於是僅加玄聖二字異代尊崇何預於周果如

所言則公亦不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虛名而清臣之

罪所當筆誅敢執筆以俟

墨娥漫錄西征記

孔子石祠刻像○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像皆石刻紀之

宋景文筆記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國曰突栗謂精曰鯽令謂孔子曰鯽龍此孔子乃金木土石等物之孔非孔夫子也

宋都官員外郎李石續博物志

孔聖全書

事物志

圭卷

大

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字順相魏大梁自孔叔梁紇至子順九世○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宋臨川人陳郁藏一語腴郁號藏一

米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為佛顏子為菩薩余謂元章以字書

名世 痒而書胡語已不能無罪况以夷狄比擬聖賢乎

唐李義山雜纂

不相稱謂之夫子逃學又謂之先師不甚識字

讀子簡識

極登見大烟而生虞舜修記見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

日而生殷湯太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氣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也

宋莊李裕雞肋編名錄

陳州城外有尼菴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畫與王字而釋氏附會之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回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韓嬰詩外傳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

孔聖全書

韓詩外傳

圭卷

九

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孔子與子貢于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聞於天下擊於地使由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戴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回何言哉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

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
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使使汝何使願得之冠焉
子路幸

宋景文公曰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饅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

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肖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傑觀周
禮疏着邈之實稷餌粉餐鄭箋今之饅饅安謂六經中無此字
耶又觀楊雄方言亦有此字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
酒之語

宋高似孫緯畧

孔聖全書

明道雜志

王五卷

卅

虞世南書夫子廟碑太宗賜以黃銀幣程氏繁露以黃銀為餼
石之屬若以餼為幣而賜近臣何足貴也當是瑞北史辛公義
為牟州刺史有山澤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為異物

宋陳善州羅源人捫虱新話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吾書中頗有贅說虞便是禪家公案但
今人未能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不
知所隱者何事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
孟子曰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
口耳所能證哉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
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

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
而易簣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
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考究以六經為治世語言
至欲求道則以為盡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之所
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

用事謬誤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虛
而壇豈如孔子巍然常坐用王者禮若以為壇祭之禮不如屋
則何必社稷天地壓丘方澤初不虛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
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為土偶乃

孔聖全書

明道雜志

王五卷

卅

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
宋大惟簡廟庭事實釋奠○距燕山東北一千里曰中京大定
府本奚蠻舊地其府中亦有宣聖廟春秋三仲月行釋奠之禮
契丹 哥相公者因此日就廟中張進有胡婦數人麗服盛飾
登於殿上徘徊瞻顧有一人曰此翁者是何神道答曰便是宣
我夷狄之有君者衆皆發笑而去

宋俞文豹吹劍錄

太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為王蓋是時周
室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孔子作春秋於
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

之于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鳳歌笑孔丘煬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丘阿荆公云臨風想聖丘馬子才云何不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詩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名呼而儔之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

馬鑑續事始梓州射洪縣令
孔子廟○會要云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貞觀二年停祭周公高宗總章二年勅天下州縣置孔子廟

孔聖金書

續事始

五卷

世

三教論議朝譚○按會要論議始於武德七年高祖幸國學引道士沙門博士雜相駁難久之又嘉會德宗降誕日令三教講論朝譚其後累朝以為常制

虞達志林

東海之魚塋一鱗萬畝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宋賈似道悅生隨抄

卷半開老人

隨抄起自國史附以稗官小說而六經諸史不及也蓋六經既就於誦說正史又廣於流傳獨金匱石室之藏世不多見故抄之

唐李復言續幽怪錄

魯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終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宰予必不行心喪三年間何以驗之答曰予親喪以期為久况師乎其弟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予已先亡矣

師曠會經

晉太傅張華註

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蜚則霜露翳則露○風禽為類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陽一名兩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辯之於齊廷也鸛鵲鳥飛則預霜鶴千歲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孔聖金書

續幽怪錄

五卷

世

宋杜季揚雲林石譜

名維山陰人

臨江軍新淦縣數十里地名白羊羊角凌雲嶺頂上平如掌皆古時寨基地中往往獲古箭簇鋒而兩脊其廉可刺其質則石長三四寸許間有短者此孔子所謂括矢石矟肅慎氏之物也按禹貢荊州貢砥礪矟矟惟箇格柸梁州貢青鏐銀矟矟則格矢石矟自禹以來貢之矣

希通錄

荀子云仲尼之狀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楊倞註其蒙茸按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俱為二物俱音

狀韻畢無此字有懸字類楊倞之說非也

宋葉夢曰齊襄秋

陳瑩中諫議答陸伯思書有云來書以先生二字見與欲因循不言意終不安今試為左右言之孔子答子夏之問有先生弟子之語先生指父兄也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亦百世學者之兄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又曰古者父子不責善而教謂所教為弟子謂教之者為先生先生父兄如也此名豈可以假人哉輕以假人而使當之者無以自容非所以處人也

宋顧文薦負暄雜錄崑山人

李太白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為王齊宣王問

孔聖人書

皇朝詩

手五卷

世四

湯放桀武王伐紂臣試其君可乎孟子對以殘仁賊義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試君也若孟子只當以應天順人對之豈可如此言哉使人為不道矣故前輩謂孟子非賢人宜乎軒江之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無一語及武王末後方云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其罪武王如刀鋸斧鉞之加凜然可畏而不露鋒芒真得孔子筆削之體者也

辟時疾○孔平仲云邪氣氤氳未嘗無所以故宣聖軫念世人重不忍之心設此術以濟濟生靈避凶趨吉孔子經今七十餘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法每於臘月二十四日五更取井華水平旦第一汲者盛淨甕中置人口多少浸乳香至歲五更煖令

溫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燕下則一年不生時疾矣

宋王灼碧雞漫志

樂工非庸人○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太師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又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是也

宋沈括亡懷錄字存中

姓名○舜姓姚二妃姓嫫夏姓姁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尚書釐降二女於嫫汭因地得姓因姓為婦人之稱左傳有戴嫫有息嫫詩有太姁有必宋之子王姬嫫姬文嬴穆嬴之類是也漢孔聖金書

碧雞漫志

五卷

世五

以後婦人如呂后名雉蔡文姬之女名琰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母名徵在專以名言礼有所謂問名傳有婦人許嫁字而笄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之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姬姜為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婦之姁却不因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嫄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孝經序語○孝經序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趙永吉嘗與予言聞之長者二語出孝經通緯

陸詠字伯田家志

入學忌孔子倉頡死葬日

无周密浩然齋意抄

魏言視聽思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也思一其

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

漢葛洪西京雜記字一川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

仲孝友之數後人所足耳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

將夏之傳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宋鄭震讀書愚見

孔孟與法。伊尹之後孔子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箇字孟

子十二箇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兵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抵

是暗昧

唐劉餗隋唐嘉話

三聖人。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處對羣渠牟以

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軍延對道士郊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

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

人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聖人

楊文公談苑宋黃鑑纂

優戲。至道二年重陽日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

為戲者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夫子為戲文

宗遽令止之答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

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曰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程格三柳軒雜識

平園記客言論語九稱或者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如或

謂孔子曰或問櫛之說或曰孰謂鄰人之子或曰管仲儉乎或

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枨之類

尉遲南楚新聞

天德中趙滔尹平陸有馬逸入孔子廟觸倒十哲塑像一座鎮

將孫憚走報曰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箇

孔聖金書

陶儀說邪

孔子述土精粹實於童謠孟子證贅膠朝舜之語於齊東野人

則紅裙語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棄也又曰楊子謂天地萬

物邪也五經衆說邪也是五經邪衆說也說不要諸聖經徒旁

摻汎采朝記千事纂博千物其於仲尼之道何如也會稽楊

斥先聖名。學者犯不題斥先聖名自唐人始雖韓文公亦然

我朝諸公亦未有知其非者莊子云仲尼語之以為慄東坡盜

墨堂記特改作孔丘語之以為博子由和婦去來辭曰或以法

而疑丘文豹前集嘗論之曰近見柳文其前後所稱不曰夫

孔子則曰仲尼尼父則知子厚有識見

史記平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字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恒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為蘭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調之惑也近令兒子適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師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

孔聖金書

陶儀說郭

手卷

廿

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象其惡名豈不哀哉

孔子癰疽○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瘠環姓名也癰疽趙岐以為癰疽之豎按說苑備述此章凡百八十言而曰孔子於衛主雍雍雍姓名也○瘠聲相近至趙岐時傳之誤也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為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為郭亡蓋齊威有郭何故亡之問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豈有豈謂昔無而今有也至僉之一字僉又宣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它說以此為例恐郭公亦止是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章布教一條公豈此物耶

西方聖人○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倭佛者以為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預至王通直指佛為西三月三日機板○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上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機板機板終明義理○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孔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江南錄

孔聖金書

江南錄

手卷

廿九

相法形之術近世或有精之者然致遠恐泥君子不為愚嘗攷聖賢亦自有觀人之法人特不察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聖賢觀人如此而已若夫死生禍福又豈顏貌間所能盡耶許負之書吾未之學乃所願則學孔子至於祿命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死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論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愚嘗謂聖賢知人之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果戰歿於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其軀之理雖當時之幸獲免聖賢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何足為哉佛氏○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豈不有助於世而何謂之深則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河東先生龍城錄

王漸作孝經義○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閑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謫然余時過

孔聖全書

龍城錄

辛丑卷

四十

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此段見誦經一也

李之彥東谷所見

異端○士君子莫不知崇尚王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間遇旱澇凶荒非黃冠設醮則浮屠禮懺平日排斥異端至此則倚仗異端豈吾儒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顏師古隋遺錄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孔子之于陽貨也瞰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仕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身遠害而直墮惡人

之計則何以為孔子

羅虬比紅兒詩

顏回望其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後人號馬為一匹

張商英護法論

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說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生大悅○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降于華易曰豕負塗載鬼一車非神怪而何孟子

孔聖全書

護法論

辛丑卷

四十一

不言利而曰善政得民財於宋受蕪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豈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而議聖人也

蘇軾志林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貳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田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夫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脩其刑政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

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其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必有不信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仕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甚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雄也孔子孔聖全書 蘇軾志林 三十五卷 四十二

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舉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事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曰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三諫而去爲人臣義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整隔子歎歎頌微論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整隔子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藏之又何所止哉○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父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

宋羅璧識遺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舉之後來漢儒輯札記承其言曰閑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虛高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札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棄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生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割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有禮之可問耶太

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遂皆垢面喪酒吊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最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一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為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蓋推夫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魯思之傳甚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曾思何不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之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為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為周藏史藏度書所或者聃孔聖全書 羅璧識遺 王五卷 四十四

所職多書孔子因作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曾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理何不傳其徒而其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與曰譬如耳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朱鉅禽滑釐尹文蒙田駢慎到閔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經卿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鄭玄注曰雉城晉語亦曰由生雉于新城廟孔子釋雉性耿介被獲必曲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文義有取於雉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徒然哉

三教各植門庭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回懺悔之非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薩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遺尹真人喜乘日精白象下天生於淨飯夫人口中托生為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軋以求勝之論也至于二氏於流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龍童菩薩下生號孔子目明儒童下生為顏回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易梁水縣南孔子祠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為儒童寺意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訂其繆矣又從而溯焉豈不甚哉

孔聖全書 識遺 王五卷 四十五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為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之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人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

瑞桂亭暇錄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德則又辭為周公所作無疑孔子作十翼班固亦云十翼作於孔子義疑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作書曰此左氏之謬或曰古

有是語孔子用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筆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王之得失豈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為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為天之大數是矣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以桓公以不義得國經於四年七年闕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並不書王以著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為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天字以示貶其餘書求金求車之孔聖全書

瑞華堂藏

孟卷

四十六

類直書而不加深誠時王之失此非天之事而何

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之會四盟洮盟杜丘會淮此則兵車之會也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鄆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會榿盟貴會陽穀首止甯毋葵丘衣裳之會十有一孔子只說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也蓋北杏始圖霸初會鄆霸未成惟莊十五年再會鄆左傳曰復會焉齊始霸也夫子所謂九合諸侯乃自再會鄆為始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風亡楚莊霸而諸國之風皆亡

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之必秦矣

下卷臨川單字菊坡叢話

唐明皇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詩曰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此祭孔子必於其廟所謂宅即魯王宮也魯共王壞孔子宅為宮後所謂靈光殿者雖然獨存豈非以孔子之故哉予過兗州東望洙泗而識孔子之所在惜不及一往拜奠張子厚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極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諡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

孔聖全書

菊坡叢話

孟卷

四十七

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諡之不問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上蔡云呂晉伯初理會過仁字不透予曰世人說仁字只管着愛上怎見得仁如孔子說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近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棹一般一人作詩諷曾點事曰亟夫從容問且西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程子曰

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理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論語謂不撤薑食荆公問其義於劉貢父貢父善譚對曰按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孔子以道教人故勸人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鑒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朱晦庵詠子薑詩有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夫穢功神明有朗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食去穢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予因悟孔子不撤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於一話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父之戲近於侮聖言烏知其非哉

前坡叢話

五卷

四八

誠齋翻案法○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倅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之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此翻案法也

下卷釋常談

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也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曰鳳兮鳳兮亦只一鳳耳人壯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壯大以教授爲業嘗晝眠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詩書但晝眠思經義夢與周公同言寢與孔子同意弟子嘲師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下卷馬大年類真子錄

天下之事有一可羨者今輟記之子路在孔子弟子中號爲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衛之彌子瑕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爲友婿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亦聽其言而告於夫子夷考其時正在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婿相謂曰亞注云今江東呼同門婿爲僚婿嚴助傳呼爲友婿江北人呼爲連袂又呼連襟○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歛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右非若今人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

同話錄

五卷

四九

下卷宋曾三異因話錄

師○人之五倫朋友預焉而不言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於朋友中矣然有曰君師曰父師是君父皆有師道也人之常尊曰君曰父曰師三者而已記曰師當無五服五服弗得師不親以此推之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力有所不及處賴師教之是師之德配君父

下卷宋陳郁藏一語臆

稱名○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又曰若由也師之稱弟子以名也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又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是朋友稱其字而不稱其名也

至於師之前雖朋皆稱其名曰賜也何敢望回師與商也孰賢
子游曰澹臺滅明者是也

下卷宋葉夢曰齋裏抄

古人貴字○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
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顏氏家訓云名
以體正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
事者皆稱仲尼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子思孫也孟子又子
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稱之而人不以為怪蓋以古人
稱字者最不輕也又曰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
名者僅十有二人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
孔聖全書 南語錄 五卷 五十一

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魯門蓋又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孔
門之訓字與子皆得燕稱如門人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退而
稱仲尼是也就二者而論字為至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
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
仲尼而各言偃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為戈身毒為浮屠化被三千國有
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為元宮仙佛為
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牌額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辭訪
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

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為犬所噬秦中天
陰有時有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鷄過也白澤圖謂之蒼鷄
帝鵠書謂之逆鷄者其異不可聞也夫子子夏所見寶曆中因
子四門助教史迴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鷄廉鵠是九
頭鳥也

孔聖全書

南語錄

五卷

五十一

下卷類聚古今韻府續編

唐格除延康殿學士時方崇尚道家言格從容言曰孔子之所
以爲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爲道者曰去甚
去奢去泰今方士之言汗漫亡稽宜無聽用且皆市井之庸流
耳豈足與語聖人之至道哉

柳子曰著述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比興出於
虞夏之諫歌殷周之風雅

杜詩註曰孔子有友人見訪問先生何之役搖溪上孤舟曰有
此足以養老病復何愁爲

魏崔洪傳曰崔洪不喜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非
孔聖全書

續編

主卷

五十二

老子所作老聃習禮孔子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
表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鍾離意爲魯相出已之私財修孔子廟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
人多富焉

顏回望見吳門馬曰是一疋練前有生蓋孔子曰此白馬廬易
也是馬之光景如練之長也今人謂馬爲疋者殆此

孔子琴合韶雅史記世家云孔子息乎陬鄉作爲陳操三百五
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

漢三輔黃圖序云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今哀
秦漢以來宮室樓觀池苑在闕輔者著于篇

下卷晁氏客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著禮

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下卷朝野僉載唐張鷟著

魯孔丘爲拾遺有武力人目爲魯人鳳池

下卷孔子三朝記

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

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
足以辨言矣

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物哉首基爲始何是
以知周公所造也

孔聖全書

續編

主卷

五十三

下卷九朝野記

弘治己酉歲闕里孔廟災物火發於樹杪俄及殿廡室宇不甚
燬焚蕩古木甚多惟先代碑刻咸付煨燼

正德

年劉六劉七反至山東兗州宴飲於孔廟射矢於梁

忽聞天上無雲而雷遂驚駭而散去

下卷夢珍集

程仁川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鬼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觀程朱此言則夢之可以驗操存也實其然矣

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徵在夜夢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因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之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王書於闕里人家書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質明

孔聖全書

夢珍集

五十五

五十四

知爲神異乃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湯水德而素王致敬王之末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將百年矣此說考龍神女等事作夜夢似得其實且與說郭所載因夢而生夫子相同

隨筆錄夢占曰高宗稟傳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文中子曰至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夫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觸物而應無因遷也偶焉神靈啓之也故無夢者無衆人因想之夢日所擾之者也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半夢

夫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私自喜曰夢兆如此可不悟乎因躬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陷車駕既入有司請從至方鳴鞘而進因取別巷轉數曲偶過夫子廟帝意豁然謂近侍曰寡人昨夢殆夢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因駐蹕升廟瞻禮聖像一如夢中所見高祖大喜因叩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安得不拜因幸闕里祠復再拜及省所奠銀酒器銀爐等於廟後幸孔林又再拜知章少學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及悟遂開徹倫明

孔子六經

夢珍集

五十五

五十五

後漢書曰建安五年春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其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纍經赴會千餘人齊劉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識合之蓋謂此也

按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各脩藝文但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者徒勞而少功後學多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玄之有功於孔書如此則歲在辰巳之夢豈亦精神之所感通邪五寶故事曰陳器設教吳塘一夕夢孔子領群弟子至其舍器相見禮畢孔子袖中出書一大卷與之徐言曰此無價之寶可

以供萬世之用得聞子賢而將與之自是文字日益

道家文昌經載梓潼帝君勸士文曰宋朝王沂公其父敬重字

紙一夕夢孔聖拊其背曰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

元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王曾後及狀元第焉宋名相

按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

故夢帝賚之良弼唐明皇志求神仙戴方士之言自以老子

其祖也感而見於夢是雖用心邪正之不同皆其誠之形也

然則王祐之夢孔聖賚以賢子陳蕃之夢孔聖與以經書其

皆出於精誠之所格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禹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珍

孔聖全書 夢錄 卷五十六

虜護軍表紹紹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

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

克蜀殆不遠乎艾慨然不樂

續晉陽春秋曰符堅之遣慕容暉侍中權翼諫不聽于是翼乃

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暉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其傍

墓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

孔子名丘入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番遂

別路而逃翼伏兵遂爾擒之

三國典畧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

學註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體夜夢孔子念其廣為疏例擊

而播之既寤之後其疏例焚毒而病愈

齊春秋曰劉昶字彥和自齊入梁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

文體其序畧云子齒在逾望夢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宿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

未有如夫子者也

九江綸人集曰嘗於隆慶六年壬申六月初十日夢出後堂遇

笄年一女持琴而拊余問之答曰此思孔操也余顧學焉女指

案上之琴譜示之曰汝可學伏羲操遂以琴授余置于右旁書

室余出書室門見子貢立於東堂亦携長琴頃之孔聖適至余

見其面方色黑腹太髯多而間有白者其長僅六尺首戴方巾

孔聖全書 夢錄 卷五十七

身著深衣足穿雲履余揖讓揖畢孔聖取子貢之琴而語曰首

絃猶鬆乃以青絲相續絃端再緊束之鼓琴數聲手如凝脂前

笄女復過於側余曰此女嘗作思孔操孔聖曰予既已知之矣

置子貢之琴於案而去

下卷國朝吳興弼康齋日記

乙巳年夢孔子文王二聖人在南京崇禮街舊居官舍之東廂

二聖人在中間與弼在西間見孔聖容貌為詳欲問二聖人生

知安行之心何如又彷彿將文王書一冊在案披讀似文王繼

丙子年五月廿五夜夢孔子之孫相訪云承孔子命來兩相感

泣而覺至今猶記其形容又前二月初一夜夢三友同訪朱子

不勝勸歎而覺有詩云曠百千秋相感深依依不識是何心金
鷄忽報春窓曙惆悵殘蕙帶病吟

文心雕龍曰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卅漆之樽器隨仲尼而南
行且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
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下卷歷代名畫記曰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內有相堂僧繇畫
原會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恠問釋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
願此可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
毀拆○范曄後漢書曰先和元年置酒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之像

孔聖全書

康蔡月記

手奏

五十八

下卷日記故事

劉恕字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
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郭子曰梁國楊楊修字德祖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孔融字詣
其父父不在乃呼兒修出修為設菓菓有楊梅孔指示曰此君
家菓耶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夫子家禽也

下卷類聚綱目故事

○孔子敬天 每遇迅雷疾風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
而坐敬天之威也○孔子感虹 作春秋孝經既成告偁于天
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三尺○仲尼撥霧 子曰縮性撥

開紫霧便觀青天若力陶盡泥沙便見清泉又云批雲霧而觀

青天蓋勉學者之意○孔子登山 登東山太山○東家鄭立

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又云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曰彼東家丘
者吾知之○孔子與邦 一言可以興邦○孔子嘆川 子在

川上○夫子絕塵 奔逸絕塵而回也視若是乎其後矣

○仲尼浮海 乘桴浮於海○仲尼書肆 好書而不要諸仲

尼書肆也○孔子記墓 孔聖人能知歿後識數當作記偁於
墓中既歿之後秦始皇焚經坑儒毀孔子墓見塚內有碑記云
再歿之來將二百餘年當有一後生人冒稱秦始皇燔吾書焚

孔聖全書

綱目故事

手奏

五十九

吾輩毀吾宅射吾牆開吾墓坐吾床顛倒吾衣裳行至沙丘而
亡又云王有七被周叔文偷其一始皇心驚懼之而去其後遊
天下果至沙丘卒暴而死○祭孔子墓 開元十二年祭孔子

墓○孔子傷時 見王道不明嘆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孔子事君 嘗曰我事君盡禮○夫子素王 為魯司寇大
夫本無王爵之位沒後追封為王世號曰素王○孔子從師

歸魯曰夫子雖聖人亦嘗從師而學○孔子百世師 東坡曰

臣夫而為百世師○孔子嘗為季夷矣○孔子頌堯 大哉堯
之為君也○孔子居夷○仲尼仕魯○仲尼譏管 管仲之器
小哉○鄭人誚孔○莊周誚孔 周老君之徒若書侮孔子而

誦諸弟子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乃妄誕之言也○瑩中
賈沈 姓陳名瑩中宋朝人為禮部點官與范淳夫同舍住淳
夫因論頗子不遷怒不貳過今伯淳似之矣瑩中問伯淳誰也
淳夫曰公豈不識伯淳耶程明道先生字也瑩中謝曰實未識
也常自惶愧遂引葉公不識孔子之事以作賈沈文葉公姓沈
瑩中以已比葉公不識孔子為何人也問於子路子路不對瑩
中責已之愚不識賢人之名○夫子誘人○孔氏三世出妻
○禱丘祈男 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女死父 孔
融被誅女年十四操收之曰若死有知得見父母豈非志願遂
延頸就死○夢鯉生子 記室新書孔鯉生有人饋金鯉
孔鯉本書 綱目故事 手集 六十一
○夫子敬神 曰敬鬼神而遠之○孔子行仁 孟子曰孔子
生而知之其得天地之全性仁義禮智根於其心故所行莫不
盡善盡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夫子嘗為仁猶曰行仁
○夫子雅言○夫子固窮 仲尼設教 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作春秋教化萬民○仲尼為政○仲尼知命 得之不得有
命○謹無為善 有人教子謹無為善子曰將為不善邪曰善
猶不為况不善乎○仲尼觀射 家語觀鄉射○仲尼務本
○孔子忘憂○夫子從權 夫子執中之道不偏不倚○仲尼
認過 子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見瓜 子曰吾於木瓜
見苟直之禮以行○夫子喻芝 家語云與善人同居如入芝

蘭之室○孔子操蘭 蘭乃瑞草也當為王者之香○孔子羨
蔡 蔡葵不稼○夫子食薑○孔子思棠 誦詩至於棠棣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堂是遠而○孔子廟柏 孔子廟柏二
十四株歷漢晉莫敢犯宋江夏王義康悉伐之○仲尼耻穀
奇食其穀則耻也○西狩獲麟○孔子泣麟 夫子作春秋有
樵夫獲麟傷其左足夫子見而泣之嘆曰麟者仁獸也本為聖
人出今無聖人而妄出夫子不知已之為聖人也遂絕筆於獲
麟之句恨時人不識麒麟之瑞絕筆不作春秋按古文獲麟解
曰魯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家鉏商於山中採薪獲
麟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往見之曰此麒麟也取而養之○顏
氏繫麟 孔子之母孔子初生時感麒麟至其家孔母以五絲
絲線係於麟角而去及孔子之歿麟復至孔子知天命將終抱
麟解其係而哀之未幾孔子卒○仲尼喻龜 仲尼曰龜能夢
于元君不能避預且之網○夫子贊鸞 詩云綿蠻黃鳥止於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仲尼射鳥
少之時居魯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弋不射宿○孔子聞鳥
聞婦人哭聲曰此非強哀有離別聲昔桓山有鳥生四子將
分飛類此○仲尼嘆雉 山梁雌雉○琴聲在臯 見猶方取
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孔子觀染○仲尼失位 大使夫
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仲尼入廟 子入太廟○孔子學

蔡○發夫子寃 鍾離意○孔光賜几 平帝詔太師孔光曰
聖人之后先師之子德行純美居宰輔年長有疾令太師每朝
十日一設宴賜太師靈壽杖令爲太師省中置几○仲尼傾蓋
遇程子於道傾蓋駐車與語終日而別○仲尼博奕 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不有博者乎爲之猶賢乎已○仲尼擊磬○孔子
授斧 孔子習周公者也班班持斧而習諸子孰曰非也○仲
尼韞匱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孔子敬身 孔
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夫子曲肱○孔嘉餬口 孔
子之遠祖本姓子與殷家同姓其後有考父者名嘉仕於宋終
其祿曰饁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後被宋督所殺其子奔魯改
孔字全書 綱目故事 卷十二 六十二
姓孔氏今人活計之微者曰餬口而已矣○夫子龍顏○仲尼
指掌 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仲尼長喙 仲尼曰丘有喙
三尺○孔子反袂○孔子穿珠 夫子適陳中途絕糧行見二
女採於桑間皆有容色夫子之徒流言曰東邊裏裏北邊平女
耶答曰夫子絕糧今在陳九曲連珠穿不付回來問我採桑人
夫子被女說破絕糧事悅首而去既至陳時外國進九曲珠於
陳王王召人穿之並皆不能連珠之勢若之字形樣王使人請
孔子穿之孔子亦不能乃使子路問於桑間之女女教之用蜜
置孔中以火炙之以絲繫蟻足置之孔口內蜜香蟻尋蜜而往
即便穿之子路依其言果然夫子得重於陳使子路謝桑間之

女通求之則失其處矣子路曰此亦莫非常女也事見三才廣
記并東京雜記○仲尼懷寶 懷其寶而迷其邦○夫子探湯
見不善如探湯○仲尼淅米○仲尼覆醢○孔子作經 孔
子自衛及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甲乃退序經書五經皆夫子所
作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孔子二經 春秋孝經○孔子
坐三經 在陳蔡○夫子聽歌 孺子之歌又與人歌○仲尼
聽訟○仲尼問禮○孔子愛禮○仲尼惡紫○夫子一言
言以蔽之○財母苟得 孔子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苟
得苟免之事君子不爲也○孔子晚學 夫子晚年喜學易朝
暮讀之不輟又曰孔子五十學易曾子七十有鄉五十乃學公
孔聖全書 綱目故事 卷十二 六十二
孫弘四十方學春秋皇甫言二十始受孝經論語
下卷文官故事
劉貢父滑稽辯捷世推無對末年雖得風疾乘機決發亦不能
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諸東坡曰吾之鄉人有一子稍長請
從領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散遣之既別且囑之
曰吾老矣持子以爲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遊學倘或僥倖改
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曾
和須仔細着莫康和子不聽却賦詩很很而歸蓋譏東坡前待
詔欲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東
坡即曰其聞昔夫子自衛及魯曾有召夫子食者群弟子相與

語曰魯君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
向夫子之出當其訪親舊因閱市肆衆所然許之始過閭閻
未及縱觀而獨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俱相告由夏之徒
奔彈越逸無一丁者獨顧子拘謹不爲濶步顧市中石塔似可
隱蔽而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群弟子因目之爲孔子塔蓋
譏劉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喜說

昔衛君朝于吳吳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
止魯君聞之徹鐘鼓之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
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
君朝于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于海孰謂衛君之仁義而遭
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
魯君請子貢授以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于解患在所由
之道欲躬而行至于吳見太宰嚭太宰嚭悅之欲荐之于王子
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
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君之半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
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手以受命今
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賞言朝于晉也而罰言朝
于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着龜兆也今朝于吳而不
利皆移心于晉矣子欲成王霸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于

王王報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
謂知所說矣

辭說得中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擊之子貢往說之
卑辭而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
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閑
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于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
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
有所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
聽之不若此迂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
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幸也

名能利人

野人晝見鷦子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以爲有爵位之象
然見鷦者未必有喜夢鷦者未必有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
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飲也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魯子
選輒亭名柏人漢后夜夢其名害義也以喜雀之微無益于
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
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瘦不可割

相溪公子一日得鯉魚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言之其

夕鯉見夢曰子自以爲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爲非得釣之也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以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知之孫吳以兵革釣申韓以刑名釣陳平以陰謀釣莽操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也今我與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欲破其肩膊碎其尻膈齧脂膏而飽焉殘忍日甚而術孽滋豐天其終釋誅乎相溪公子寤而大惧出鯉而淨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

陰德陽報

孔聖全書

綱目

辛丑卷

六六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順教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至今下絕者有陰行也

天地之極聖亦有所不知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嘆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

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吉凶禍福順於天

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于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棄哉

二子四聖之異

孔聖全書

感應集

辛丑卷

六十七

或曰子產之惠人知之矣而神禹后稷之惠人弗知也管仲之仁人知之矣而周公仲尼之仁人弗知也豈管仲子產之及人也近而深禹稷周孔之及人也大而淺抑禹稷周孔以名勝而二子者以實勝者乎石濱子曰何然哉有有惠之惠有無惠之惠有用仁之仁有忘仁之仁有惠之惠與用仁之仁易知也無惠之惠與忘仁之仁難知也子產何人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理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禹稷周孔之謂乎夫民饑而食焉寒而衣焉居而相養焉出而相事焉不及而教焉弗率而令焉暴而刑焉乱而兵焉以爲是故然矣孰知禹稷周孔爲之耶故田疇龜折人知桔槔之

功而忘江河之爲潤也震風暴雨人知膠木之庇而忘大厦之
幘幘也唐政賊民人知救時之功而忘聖人之郭廓也斯二子
四聖之謂乎

自聖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窮天地之旨一也乃
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周公制禮作樂百代當行三
也乃屈三指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
後無足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

禁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
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
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
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
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
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尊上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精對曰博者
貴衆將勝者必殺衆殺衆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貴義故不
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王
傷君也儒者以爲貴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

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
貴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民上

爲士不可以擅愛爲侯

季孫相魯子路爲卽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
以其私秩粟爲水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
怫然怒攘袂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于夫子者
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
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汝徒未及
也汝故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

孔子聖人書

搜神記

卷五

六十九

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
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
誡曰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今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
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
人主之術專祭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况
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無畏致端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壞虎見之而走謂虎爲已也返而矜有
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脫之怒其不走也叱
之爲虎所食和晏子泛于河中流而溺水滿煦而出之得壺以

濟畔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文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
齊勿救孔子曰無長者揭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要
集聖人實有之猶內有而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
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七出惟五爲當

或問于柳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
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
盜也五者天二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
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
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逐棄之豈天理

孔聖金書

搜神記

七

七

哉而以是爲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悞人
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

字言之誤

魯哀公問諸孔子曰吾聞古者有發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
子對曰不也變非一足也變者念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
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變非一
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如是固足矣

物理

蛇化雉雉化蜃蜃化蛟蛟化駒駒化龍龍化魚鼠化鴛鴦化鼠
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蠹化蝶鳩化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

也絮化萍萍化龜精化枳梅化杏其化豎樹化牛稻化黍蔬化
蝶腐腐化蜂腐草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
狐化男雌化雄雞化龍星化肉隸化胡青化人雨化血地化毛
此以災異化者也扶化龍鳥化鳧人化羊星化豕井化酒凡化
鹿化化大米化丹墨花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災
異也天爲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有天
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二或曰聖人何以不化曰詩書禮
樂典章刑政莫非化也聖人之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
也

孔聖金書

搜神記

七

七

下卷聖子窮搜神記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
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缶聞之木石之怪蛇蛟蜃蛭
水中之怪是龍也土中之怪曰黃羊夏鼎志曰黃象如三歲兒
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五子曰木精焉遊光
金精焉清明也

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錯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蒼髮衣高冠太
叱聲動左右子貢建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始出與
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
何不祿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什於地乃是大鯢魚

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者則群精依之因養而至此其來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為妖怪故為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謂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予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甚病者與明日遂行

下卷孔子繅筆

孝經授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磨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繅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下卷搜神廣記

儒氏源流

先聖魯大父曰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徙居于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字伯尼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先聖是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有大聖之德學極天人道躬秘與龜龍黿負之書七政五緯之事庖犧皇帝之能堯舜周公之美曰去魯十四年魯哀公十一年先聖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為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教弟子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傳徒六萬達者七十二人取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鉤商獲獸先聖視之曰麟

也泣涕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而繫角之絃尚存先聖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而作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教

孔子脩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于天忽有赤虹見自天而下化為黃玉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一云化為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讀之

下卷神仙傳

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可也汝曷為復讀之

下卷神仙感遇集

孔子死作神為廣桑山真官昔唐韓滉廉問浙西嘗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得書受之出門因問贊者曰此為何處恐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為真官理于此韓公即仲由性強夫子恐其擬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授書韓公發視之九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為妖妄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麗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科斗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

自懷克保終始

下卷述異記

洞天勝景論云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周回三千一作里名朝真太虛之天孔子為太極上真公所理何候真人會大舜分金液

上昇處在道州延康縣

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又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

列仙傳曰李耳陳人也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神轉為守藏史積年乃知其真人也仲尼師之去入大秦過關令尹喜待迎之強使著書作道德經

北朝書

北朝書

十一

萬曆甲申孟夏吉日

金陵書坊葉貴繡梓

刻孔聖全書跋

楊子法言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我父師傳極群籍而尤篤信聖學自夏及冬不廢不爐至忘寢食而輯成孔聖全書一字一句咸出手筆誠所謂好書而要諸仲尼者也不肖受而讀之恍若脫舊習之凡近窺大道之門戶迺與諸生請綴諸梓以求其傳父曰是書之集欲以廣惠於寒簷裨益於童蒙則綴梓者固吾志也但述而未成成而未全何以刻為不肖曰孔聖之書家藏雖少而闕里之典籍猶存

秘閣難窺而天下之文獻或備倘傳其見成者以嘉惠後學則四方同道之士必有欣慕愛樂而續全其書者奚為不可刻哉於是以其業而授之於書林葉氏

長男都拜手書於侯家之書雨堂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

衍聖公孔昭
煥家藏本

明蔡復賞編復賞巴陵人卷端自題恩貢出身南京戶部修職郎不知其為何官也前有自序稱是書始成就正於兵部侍郎姜廷頤廷頤迺次爲六卷上卷曰經書中卷曰子史下卷曰雜說首卷曰帝王崇重盛典尾卷曰經術經理世務六卷內復條分爲四十卷云云案序稱上中下卷首尾卷祇有五卷不應稱六卷又書三十五卷與四十卷之數亦不合其間鄙俚荒唐龐雜割裂鬼神怪誕之語優伶褻譚之詞無不載入謂之侮聖人可也

仲志四卷

〔明〕劉天和撰 周鼎重訂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刻清康熙增
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仲志五卷》
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復避亂南陽後元世祖詔
求其後乃還居橫水村今
名仲家淺卽延就亭故里
也仲子有祠二一在此一
在泗水之東關此環祠而

居者皆大宗泗水者朔自
神廟朝析十七代小宗之
支主祀焉舟車往來濟上
人知有仲家淺而不知淺
以子重余自操公車以迄
於今問水者數矣而瞻拜
祠下則自丙子督儲始頃
銜命載來仲氏諸生于陛
等以祖誌之序見屬予辭
曰仲子道行卓然表表傳

記何另誌爲諸生群而偃
僂進曰先子仕遊不一封
謚屢膺塋祀異方子姓遷
處不敢敦也余領之漕程
奄迫弗遑及竣役回始得
仲志序
倚舷炙硯九頓而序曰夫
道之在人也猶水之在地
孔子大海也及門諸賢百
川也仲子則百川中之河
濟湍悍勁疾百折必東不

至於海不休者也孔門師
弟水乳合而針芥投者莫
顏子若後世群然尊之至
夫子於仲子不以爲野則
以爲嘖問答之見於載記
者徃徃深裁而痛抑於是
龍門氏之傳仲子曰闇於
道也蘇右丞之論仲子曰
志厲而識闇也嗚呼是烏
足與論仲子哉百世以下

聞大聖之風者莫不興起
親炙其議論風采何啻日
月之照臨雷霆之震悚一
時群弟子於其衣服飲食
言語舉動一一目擊心識
是訓是行罔敢有所異同
春秋列侯驕蹇成習立談
之頃莫不虛懷折節以國
事就正何者其氣已爲所
奪也仲子以冠雄佩貳之

夫一旦與大聖人上下其議論見南子則不悅之公山則不悅往佛肸則不悅其論不爲少挫而其氣不爲少屈此必非徒然者矣心所謂然雖塗之人告以有過則喜心所謂否雖舉動出於大聖而不敢依違隱忍於其間蓋從心之誠然者以求聖決不彷彿其

近似者以爲聖也愚謂聖門能無所不悅者惟顏子能有所不悅者惟仲子夫子之注望之也獨深故鑪錘之也獨至其餘二三子亦步亦趨而瞠乎其後則諉之曰非不悅子之道而已矣噫是豈真能悅子者耶以言詞見聖者沿而爲訓詁以威儀見聖者襲而

爲鄉愿仲子剛心勁氣迄
今數千餘歲浩然獨行於
宇宙之間無畦逕可沿無
肖貌可襲後世聞風而起
者皆足以爭光日月不隨
天壤俱敝故孔門善學自
顏子而下惟仲子爲無弊
曾子之弘毅孟氏之剛大
皆仲子有以起之也予讀
其書而服侃侃之論謁其

廟而仰行行之容入其里
而歷河涉濟恍然見浩浩
之氣因序生平之仰止者
若此至姓源爵謚丘廟饗
田以及讀書問津游歷之
處記讚祭誄歌咏諸篇有
倫有脊犁然一家言已不
啻明備矣予復何言

皆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孟冬

吉旦

賜進士出身

欽差專管漕務督理糧儲

兼巡視河道山東布政

使司右叅政後學張有

仲志序

譽拜手謹撰



仲志序

夫志者志也所謂千古不
泐者其在斯乎余觀仲子
之在聖門當其語志則曰
車裘與共是與老安少懷
同一局量不卽可以志仲
氏乎然而匪直此也彼夫
始見孔子雄冠假服拔劍
而舞者其初志也及聞聖
言卽攝齊而受教焉因使

仲志序

忠以爲質仁以爲衛禱禱者而幾幾習之其卽就南山之竹而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者乎故於仲氏成一大勇而於聖門竟成一

仲志序

大儒於稽從孔子遊者轍迹遍域中然而見南子則不悅往公山佛肸則不悅其防衛聖道何嚴因知跡之削也本之伐也非得簡

然歌訖然舞者護持之則聖道亦岌岌矣說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仲子衛道之功不在四子下至末後治蒲而吏懾其威民服其化亦具見有功於聖道惟結纓一事後世惜之余以爲不結纓不足見仲子之忠并不足以成仲子之勇則仲氏所爲千

仲志序

古不泐者其在斯乎今天
下亦多故矣室中之寇戶
外之戈舉無寧日誰能使
有勇知方之士一起而彈
壓之倘令今之習司馬者
觀射於瞿相之圃俾仲子
其人者執弓矢出延曰奔
軍之將辱國之大夫與爲
人後者不得入吾恐咋舌
去者半天下寧復有好學

仲志序

四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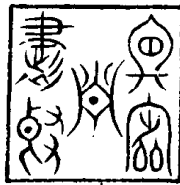
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
而不亂者相與揚觶而語
乎噫嘻銅鞮伯華不可再
見無有仲氏子者若而人
安見王道之易易也余因
有感於世特表而出之以
序仲氏志

仲志序

五

七

泉聞承德郎工部都水清
吏司員外郎宛陵後學張
獻廷頓首拜撰



仲志序

仲志序

聖門得顏子而門人則日
益親得仲子而使惡言不
入于耳嗟乎惡言與聖門
何病聖門而得惡言且未
必皆惡言之過也子夏居
西河使西河之人并疑夫
子然則仲子能使惡言不
入于耳也則豈徒果而已
乎語云未之能行惟恐有

仲志序

聞仲子之果固不獨可使
治其賦也今之遊于聖門
者能使門人日益親而不
能使惡言不入于耳則何
顏子之多而仲子之少也

仲志序

試取吾仲子之圖若贊而
仰止之則仲子之爲仲子
當不在顏子下矣因讀仲
子志書于任城之屋漏處
時

崇禎壬申季夏日也

欽差管河水利督理京邊
糧儲兼濟寧等處兵巡道
右叅政太丘後學王三德
題

仲志序



仲志跋

今人尚論子孫者其
一生望品乃力於勇余
不信其乃於勇但於勇
之托脈厚初未嘗指出
以名人也人謂名不虛
然者一平者乃信博而
身者信乃名和而中
二弊中人膏育隆高
身格末也其離欺人

仲志跋

耳乃其勉強意盡利

今即休不失之知不

昂公櫻博就一之激昂

意集敗程不及於名多

今之試想其能能之記

仲志跋

之身有次之有之則其

神情尚懷有之能信然

今之相繫其半乎此大

身者名之氣何不其能

乃別離離別佩振然

解任令國羅孔惺之
 難也趙仲子之聖瞻仲
 子之五讀仲子之書
 先從儲德名松河村
 出願此步從此入是乃
 仲子跋
 三
 以之之有身提挽而無
 法歸也同志者以而從
 石仲志刻其真哲名同
 志生名手陸未之賢者
 此以名之

山宗積慶居山年華年
 之老
 安是李松伯此南書



仲志序

善觀聖賢者不干跡也而未始不干跡也以跡或尋外貌而遺中局不以跡則中藏淵渥又茫乎不得其畔我孔子之聖極矣而其及門弟子若

仲志序

子淵若子路皆爲杏壇高足則其學業恐未易以形跡盡也濟之仲家淺仲氏則子路後裔也其子孫緣避兵而世家于斯仲子因子孫而廟食于斯已閱幾十世矣先今治

水諸公曾繼闕里而志之畧而未詳也其裔孫九卿者與族人聚而謀曰吾祖爲聖門高第今斯志荒蕪實跡不少概見亦缺事也遂增刻圖像補其未備將復壽之梓而請

仲志序

余跋之余因思其比肩事孔子善模擬子路者日行行其所取正在乎此蓋吾人生平最忌有回互陰伏之氣子路秉天德之剛以進道其力量最爲切實故孔子曰由也升

堂矣又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至于燔臺結纓之際終不失行行本色千古而下凜凜生氣此子路終身英標卓絕萬世者也世人以管窺之識拘而泥之曰勇則勇豈易言哉吾人忍濡之氣足以挫銳懦却之衷足以銷剛試以仲子所爲勇反而質我隱衷則其行行恐未易符也蓋行行者不濡不懦見利能脫見害不避卻千金而若屣甘

仲志序

三

及

九死以不廻此等貞心勁節無論流俗人不足語此卽薦紳大夫自古來亦難數數屈指也夫五尺童子稍知伊吾者率輕言行行謂行行似徒勇嗚呼總未窺仲子之深者也窺其深而所以爲仲子者一展卷而神遇之已

仲志序

四

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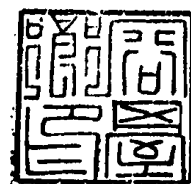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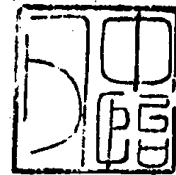
皆

崇禎改元秋八月吉

賜進士出身太常寺卿前太僕寺少卿刑科給事中河南

陝西副使叅政濟上中怡陳

伯友撰



仲志序

五

庚

舊序

去任城南四十里漕渠爲仲家淺蓋有仲子祠云仲子故卞人其後自漢避難至此至今土無他姓故以名其里祠則所爲聚族而歌哭焉者也余以行水至謁祠下索譜牒觀之而嗣孫蒿輩因出令各志若干卷語多藜雜不足觀余喟然歎曰仲尼之徒三千今衣冠俎豆相望寓內者厪厪四舊序

家余幸以職事得備論其世若仲子路語志則顏之所共語學則曾之所畏語勇則思孟之所亟稱而志固闕如是待余而五矣他日之泗水泗爲古卞邑有祠歸然余復入謁詢所繇建則今上十九年泗令譚君好善新建以祀仲子者也余爲之慨然仲子產于卞其後人遷于任今二千余年復建祠于卞又得儒其爲于泗是無卞

固無任無任又安得有泗二處祀典并隆
洵乎盛德之後必有百世祀余徘徊者久
之既而復語其曾孫蒿曰若故魯人余與
若言魯姬文公不之魯而魯稱宗國母亦
神無常依子孫是依乎若第守蒸嘗之田
歲時盡享祀禮記曰聿脩厥德勿忝爾祖
斯之謂世家斯之謂大孝因易其名曰泗
源志本始也遂捐貲十餘金付羅倅一夔

舊序

二

胡

鐫之木并識前言于首簡

皆

萬曆二十有五年丁酉秋八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

欽差提督山東兗州等處泉關後學皖人

胡瓚頓首拜撰

舊序

嗟乎孔門之士一時蔚起者半產之我魯
今何其苗裔不可概見也或者世事通改
文獻無徵故子孫流落莫辨耳仰而論之
顏之仁曾之一仲之勇端木之辯均爲杏
壇高士迄今襲官博士者惟顏與曾享有
專祀者惟仲冉閔三家而已凡讀孔氏書
者均有悲焉予以治河托濟幸睹仲子廟

舊序

一

胡

貌弔其遺像惜其湫隘不稱報享爲之恢
復其殿宇而優恤其宗人平生景仰之懷
已足稍慰乃叩其志曰尚未有專製者復
爲之慨然贊如仲子最爲有功于孔子其
行事不全載論語散之諸子百家令景仰
者安所論其世代愬其源流與夫賢君哲
相之所表揚端人正士之所崇重也哉遂
爲之遍搜羣集採其家乘集爲全帙歷歷

可考而知至于宗系相傳係于一脉之真者昭明以衍于萬世此最其喫緊處也書成僭題其名曰令名志盖以賢人令名千古不朽也未必于希聖希賢無小補云爰付諸剗劂氏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吉

賜進士出身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劉天和撰

舊序

二

刻

宗祀像



伊志

卷之一

圖像

二

宋真宗皇帝御製讚

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勅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宋高宗皇帝御製讚

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贖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陳道亨

總督河道陞南京兵部尚書

孔門諸賢仲子爲盛學造升堂德侔宜聖忠孝克全顏曾畏敬名著遺編萬代景行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

師門四闢穆穆皇皇謨弼洊洊躋躋躋躋奔走禦
侮仲也升堂封公於衛崇祀於魯子孫保之祚有
世士俎豆輝煌永受千古

楊鳳振 文縣知縣郡人

教興闕里道在陬鄉強禦就列學優升堂治賦折
獄何用不臧祀哲封衛俎豆琳瑯夫子之德山高
水長

臧法舜 濟寧庠廩

仲志 卷之一 崇祀 又二
臧叙委質大勇斯在過則喜聞善則恐懈不易片
言實亦吾愛果毅而嚴懲侮依賴奕奕宗風千古
所載

仲志子小豫



仲志

卷之二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

特劍好勇是其質投劍請學願乃畢知所裁之身
為律得正而終未為失篤於孝與曾閔同稱喜聞
過與舜禹並軼浩然正氣配時中充塞天壤無窮
極

趙堯天 昆陽知州郡人

余何其弱而居洪範之六極夫子何其剛而為諸
弟子之強有力夫子若見余乎應為之熱喝而
打余若得見夫子乎願為之執鞭而秣馬焉

載 沈 兗州府廩生

夫去何人斯敢浪贊一章哉夫子之成績具在指而數之奚啻指岳說高指海說蒼茫夫子之嗣繩欲采唐虞之言著之標湘義不容以無言則爲之擬片語于卷末以億一彷彿其景光曰仲尼一大世尊而夫子之氣之力之神爲一壇護法之韋馱金剛

黃道濟 曲阜廩生

強禦不畏矜寡不侮端木之言仲子之譜敷奏其

武哉強乎夫子之詩仲子之墓

委質圖



仲志

卷之一

圖像

四

陳伯友 太常寺卿前太僕寺卿濟寧人

戎服舞劍慷慨丰標一朝委質猛烈頓消升堂入室德音孔昭聖門所畏勇胡可料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心渴而傾志猛而伸遽依皈也見其果無回護也見其真將仲子之善用其勇抑夫子之潛攝其神斯日也爲之師者必喜得所師者必馴喜者喜得載道之器馴者馴致章故而鼎新吾於是有感於賢人之能自拔置而更有感於師友相成之有因



米圖

卷之一

圖像

五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

有米無負有負無米嗟嗟仲子惟民之底

張堪 兗州府知府

負米百里鄉人是稱得仁之本植性之恒孝哉仲子大舜齊名

趙時雍 濟寧州儒學訓導

生事盡力力可勉也死事盡思思所同也千萬載而下成其身爲仲子成其親爲仲子之親是難能也此之謂至孝

崔如岱 濟寧儒學訓導

前負米厥色喜後累綈厥衷啼薄養充豐祭非對鼎烹懷菽水欲求臣先求子孝之極忠之止

宋光輔 濟寧儒學學正

粵瞻仲子克孝其人間關負米爲奉雙親親今可養子意津津百年易假一日難真顏摧堂冷廣憶傷神思行百里孰爲萱椿第云欲殞師聽亦聾生我父母恩等蒼旻瞻依無處空有我身賢矣仲子孺慕成仁天經地義曾閔齊珍我思維惻我口莫什奉

卷之一 頁六 圖像

陳披圖仰止濟水之濱

南遊於楚圖

作志

卷之一

圖像

六

朱光祚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

南遊楚國累茵列鼎養不逮親感懷對景抱集非榮米負何幸卓哉哲賢孝思惟永

張應完

丁酉浙江解元任濟寧學正鄆縣人

南遊懷痛北向興悲事生事死二子垂儀曾裔世時仲胤奉祠國典未備誰叩丹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湖水津津湘駟麟身坐于車神依吾親味甘一藿淚灑千春罔極之樹雲夢難淫



緼袍不恥圖

作志

卷之一

圖像

七

王道明

郡人天啟丁卯舉人

大道既闢獨請升堂炎冷世局一瞬相忘耻彼狐貉稊粟太倉緼袍咏詩金石琳琅豈徒終誦進道于滅

田嶠

鉅野人貢士

敝裘無憾緼袍不耻升堂入室師門倚比

張光裕

濟寧訓導

奚伎與求總根不耻終誦恐忘用滅卽是見義必爲聞過則喜共敝有懷孔顏可擬

趙時雍濟寧儒學訓導臨

不耻緼袍入境匪遽厥識入微厥學近庶可推一
介而不輕可有天下而不與嗚呼仲子伊尹之流
與舜禹之亞與

王三德濟寧道參政太丘

不減之耻惟求與忤縣來斯人未可與議三復緼
袍捫心自愧

伊志

卷之八

八七

曾射於
雙柏園

伊志

卷之二

四錄

項慶原提督山東學政參
議兼僉事

賁將亡臣危不授命勇哉仲子劍舞維勁與爲人
後利不思義廉哉仲子共敵爲志夫惟斯人而有
斯言司馬延射大畏式奔吾觀於鄉王道易易厥
佐其誰諸賢遜避

趙時雍濟寧儒學訓導臨
清人

鄉射聿修禮相之圃司馬伊誰繫推仲甫仲也登
壇克勝厥任純請足前瑕疵默禁三代之英夫子
有志今觀於鄉王道易易



李恪 兗州府推官安邑人

端氣致柔觀德千蓬矢既正且直有似乎君子

伊志

卷之一

八

侍側
晨山



伊志

卷之一

圖便

九

董則喻 天中人濟寧知州
陞北京戶部員外

侍側農山各言其志勇哉仲子強禦不愾雄韻猶
存遺風攸企烽燧縱橫千城倚寄

陳義錫 姑蘆廩生

今日治賦亦云孔棘無勇誰作無義誰則抗志農
巖浩氣充塞如可作兮虜黷寇炮

張應鴻 寧波府庠生

赤羽日白羽月厥志雄伊人功二曜明孤峯崩
英靈佐捷代猶令死者之可生寧慮虜訐與寇突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陟彼農山煙塵四見回腸崇文仲也欲戰樂演駭
眩意則治標肇造區夏憤憤為起

聖賢之生奉天持世緯武經文乘願互劑仙仙姚
姚仲也憤憤偉畧英標農山共躋

仲志

卷之一

農山

人



仲志

卷之一

援威圖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十則圍之彼匡肆開仲也奮戰寡能敵衆子曰否
爾歌援琴而歌歌音繞梁琴韻歌聲嫋嫋一堂起
而視之圍解矣致辭乃退知音哉

劉禎慶

崇禎甲戌進士濟寧人

孔子絃歌仲子舞戚絃歌自愉舞戚不擊備武於
文寓德於力旋免厄於厥明實屈人於無敵

韓洪愈

濟寧廩生

龔平鼓之軒平舞之舜禹載作四凶去之

李恪 兗州府推官安邑人

援戚而舞官牆之側襜褕憤憤義形于色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絕糧之厄先召仲子道之不行何爲于此仲非疑

聖不無疑天服膺聖訓窮且彌堅

其於予何聖有微意不憂惟仁不惑惟智無驕無

懾解疑罷壘援戚而舞目紫四海

仲志

宋之一

援戚

卷一

鼓瑟圖



仲志

卷之一

門餘

朱紘 萬曆壬子舉人工部主事濟寧人

仲尼之堂緊誰克升斯行惟恐買勇先登仲尼之
堂緊誰堪入劑剛於和盱衡企及將入於室先升
於堂庶幾具體斐然成章與進於堂豈麾於門寓
裁鼓瑟陶鑄微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心手違調偶再具致矢志更弦憂思交萃侍我師
門鴻鈞不啻適此以往中和府至

韓洪愈

曾之瑟聲聶仲之瑟不饒聶聖賢禮樂不雷同聶
寧不知依聲和聲胡弗為人唯亦唯之情耳

仲志

卷之一

九

問津圖

仲志

卷之一

圖像

十二

任大仰

兗州府運河同知
關中人



儀我仲夫子外剛而內方圖我仲夫子與世違而
不與世忘知滔滔之莫易猶問津而靡遑共周流
以啟萬古之興王濟世覺民道至今而地久天長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清人

援此陸沉亟須我輩遇有心人正堪引海渡彼迷
津用我津梁普濟羣隱綱紀四方

陳之芬

四海且無家斯人豈堪與惟有問津人相造利濟

西不渡秦南欲渡楚欲渡不渡與野人語天曠水
深瞻周望魯

韓洪愈 濟寧庠廩

什志 卷之一 月計 又二



宿子石門

卷之一

卷之一

四伏

十三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天生我輩豈繁逸之將以勞之業以任之寧克釋
之不可爲而爲之石門儀封夫子知已仲子也知已也應

張元微 杭州府選貢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間關石門與易有幾不可爲
而爲是爲夫子險阻艱難從惟仲子

劉爲霖 天啟丁卯舉人郡人

純孝事親宏慈撫子病勢彌留藥劑靡止宜尼有
心晨門知已從我其由厥衷猶是

楊鳳振 文縣知縣郡人

明明上天維星之晨日月欲旦弘於何人率彼曠野石門愴神滔滔皆是孰識鳳麟唯知不可為而為斯為千古之解人

仲志

卷之一

石門圖

太王

拱立圖

仲志

卷之一

胡瓚

工部泉關主事



嗟世滔滔誰肯與易惟我仲子不忍避世從師遠遊同心共濟孔子轍環寶式賴之不知其功試瞻拱立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從子傲遊惟禮是履怪爾丈人倨誕乃爾端拱致恭輯彼傲鄙以化寰中亦復如是

侯執蒲 監察御史

我江河在地聽彼自沉湮誰持舟揖者賴有拱立

楊蘇林 濟寧原生

月已夕兮予心憂迫月已馳兮不宿何爲一堂維
 黍牛楊軒義言念夫子何處稅軺義在君臣憂在
 蒼黎恭正以靜所遇恒奇仰止高賢千古是儀

仲志

卷之一

世五回

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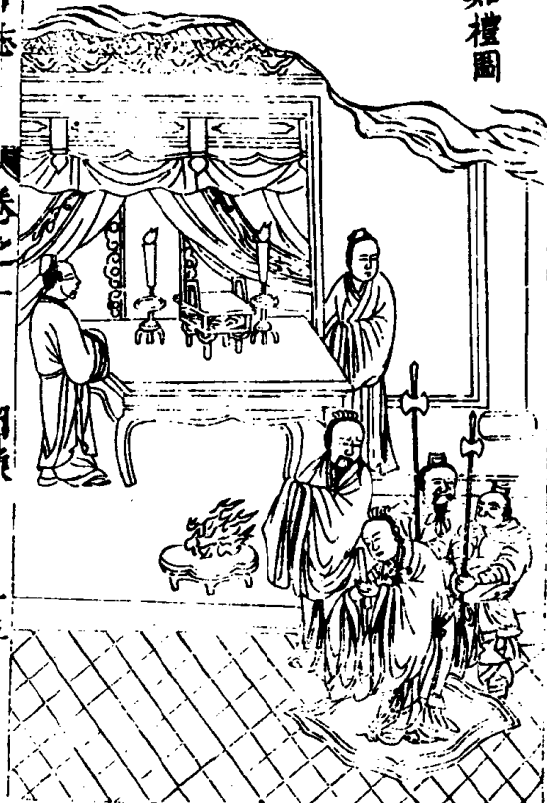
知禮圖

仲志

卷之一

圖

牛可行 濟寧訓導海豐人



三家僭棄禮幾不振子曰無違胡不再問臨事跛
 倚吾何以觀卓哉高賢起而維焉質明而與晏朝
 而徹祭之以禮允哉明矣故曰仲子是知禮者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誠敬之至通于神明不數不瀆禮乃可行仲子典
 禮煩簡互劑夫子許之以規百世

張元徵 杭州貢士

祭不以時跛倚以立質明曰中禮儀是習誰謂升
 堂不入于室

望三都圖



仲志

卷之一

圖像

十六

文震孟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歸然三都俯囑公室孔子過之愁焉隱惻使仲仕季收其甲士果哉仲子鋤強有力

晏春鳴 巡鹽御史

夫子宜震令仲子振炎威強公弱私門誰言仕季非

趙時雍 清人 濟寧儒學訓導

遣仕季孫乃障其費今始恍然聖有深意忠於所事蹇蹇匪躬引之於道助在周公

不盟小邾圖



仲志

卷之一

圖像

十七

董其昌 禮部尚書

信何其重國君不如不盟小邾愛鼎自璆

趙時雍 清人 濟寧儒學訓導

納敵之叛古今之惑邾射要盟康子之惑士愛其鼎執志不替仲也嚴嚴雄峙百世

楊佩 天啓丁卯舉人 濟寧人

盟以信成信以義貞盟不以信雖盟不成信不以義雖信不貞邾重仲子之信不信魯而信仲吾信仲子之義不盟邾而自盟

山梁雌雉圖



仲志

卷之一

圖像

十八

張耀采

霸州道參政濟寧人

兩間正氣取義舍生惟天爲健而以時行行行先
賢慕雉之勇分剛死節是心所拱聖人之道知雄
守雌時哉時哉穆然深思相時知機則大而化臨
難不避亦聖之亞斷纓結纓大節孔彰不得其死
雖死不亡凜凜此義乃克升堂千載誰識請問山
梁

陳義錫

處亂世貴知機山梁雉與聖希欽哉心靜中依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地橐籥以息相吹靈蠢並育各囿于斯山梁之
嘆亦平亦奇仲子之共不識不知將同適廣漠之
鄉而豈止登揖讓之廷入杏壇之室已哉

仲志

卷之一

山梁

又十八

極溺不圖
報圖

仲志

卷之一

圖像

一凡



來斯行
福建布政使蕭山人

賢哉仲子天地爲心拯人之溺不以爲恩人自溺
報我詎自諄高厚頌德好生稱仁正大高明生色
孔門焉得仲子拯我萬民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仲子服膺持論甚正好生希
天拯民希禹老安少懷同符尼父

王元龍

見溺則拯報牛則絕仲子之德禹湯爭烈

讀孝圖

仲志

卷之一

圖像

三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離也孝親贊非其累恩固不居嫌何足避或人見
金仲子見義詩云可贖人百其身哀彼孝子慕此
仁人熱腸契聖千古如新

崔如岱
濟寧儒學訓導

力既思碑永言不置亦越顏離離羅縈累醜金贖
之瞻依權萃君子曰親以及親孝以成孝此之謂
永錫爾類

三善圖

仲志

卷之一

圖便

李

志都察院右都御史



蒲稱難治三善誰揚入境地闢入邑民良入庭清
閑美政彰彰敬信明察牧政垂芳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太丘人

田疇荒蕪草萊未闢樹木蒙茸墻垣不飭庭涓政
煩下玩而易仰我仲子徒憐今昔

任大仰

兗州府管軍運河同知關中人

問蒲之民若忘問蒲之治日彰姑大刁以小試抑
隨地而傳芳豈日塗民以飾治自難繁德而比長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寧人

良吏製錦化如神不知其政視其民入境三見三
改觀夫子觀風神彌歡君不見仲子治蒲蒲大治
吏畏民安庭無事問仲何術致如此不外清慎勤
而已安得海內長吏如仲政澤有歸鴻荏苒增誰
云催科敲朴黎民苦吾蒲乳哺有慈父

仲志

卷之一三善圖便



蒲城舊址長垣新治三善褒嘉古今卓異溝洫亟
營聿防水渰民亦勞止簞壺周賈孔曰已旃盍請
君賜仲曰繫爾索枯於賜聖謨尚矣賢政其次王
道久湮各行厥意

王孫蕃

濟寧知州雄縣人

治蒲賢宰三善津津備水則智賑匱則仁樂只父
母懿燉嶙峋如燬孔通寒谷生春際商周之末造
聊附誼於美人

水隄一潰猶見厥底心隄一潰莫窮其止所稱明
德為民盡力

李

恪

兗州府推官安邑人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良吏摩頂墨吏吸髓煦煦壺殮慈母育子夫子經
也仲哀其窮安得循牧集我驚鴻

片言折獄圖

仲志

卷之一



禁以蕃事

王三

人情蕃覆有如雲霓盈庭之訟片言折之惟無宿諾大畏黔黎忠信明決政事在茲

王三德

濟寧道
余政

江河滔滔無情藉藉兩造三又而不可摘片言折之令人嘆惜

陳義錫

康生

折獄以明不如以信信能化情無訟之遊千載而下士師攸印仰我仲子令名垂今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化國舒繁結慶民多故元氣縮片言折獄庭斯爾誰其推心而置腹免令吾民向隅哭嗚呼公生明政自平安得天下有完氓

湯來召

吳縣廣南府同知
建階奉議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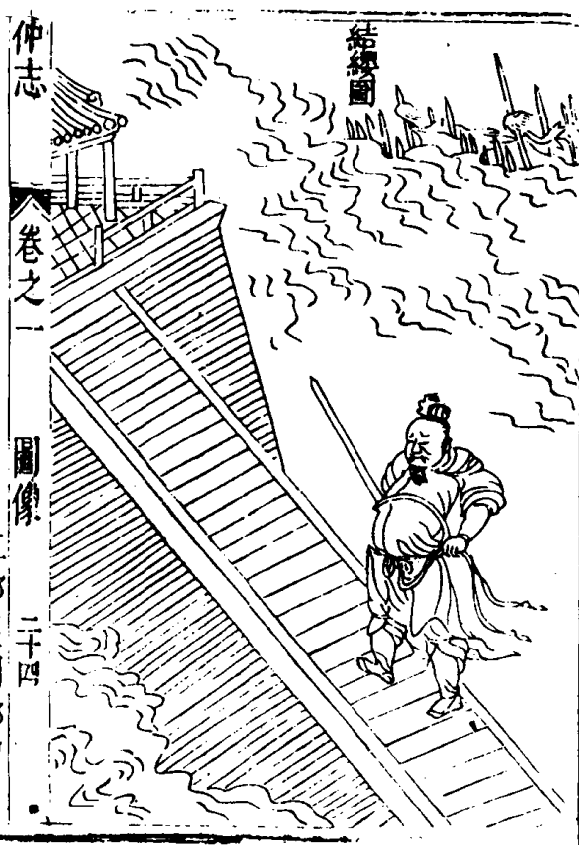
庶微慎咸中慶惟仁遇勝噬乾肺得金矢大綱而已職思其則沈潛則克高明柔克不爾斷斯傷遲斯威猗維難不晉如火慎如山能剛猛獸烹小鮮烏乎仲子寧止折獄片言

仲志

卷之一 折獄

王三

結纓圖



仲志

卷之一

圖像

二十四

張醇儒 工部泉岡郎中

生固正氣生死亦正氣死自今度昔日春秋至于
此凜凜貞烈氣沛乎塞天地殺身以成仁千古仰
仲子

譚好善 泗水知縣下邳人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國家有難烏可偷生烈哉仲
子取義舍生浩然正氣常留結纓

田 嶠 貢士巨野人

禮樂改佩義氣結纓廣桑不死俎豆如生

趙時雍

生死亦大矣是非爭線易簣惟常結纓曰變變不
失常得力乃見龍逢比干較啓手啓足者異乎不
異乎賢者不眩嗚呼此仲子之所以爲仲子也歟

仲志
卷之一
圖像
二十四

仲志卷之二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鼎重訂

濟寧儒學訓導趙時雍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陞較梓

仲子之父名鳧娶宋氏三十無子祓于天娠居側

室夢異物入懷匪兇匪虎黃質黑文寤以告鳧鳧

曰熊與熊與汝產必子我終賴焉遂誕子路名曰

由時魯襄公三十一年周景王之三年也及長身

長九尺有兼人之資貌偉聲雄赳赳行行年十九

仲志 卷之二 年表

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有忠以為質仁以為衛等語

遂受教為弟子庚辰二十二歲娶顏氏生子崔啟

從孔子遊才名日著當世欽其言然而天將喪之

王故篤生此子人為之輔也卒于魯哀公十五年

辛酉三月初三日即周敬王之四十年也

年表

一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九月初

七日生

一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

二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

四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

五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

六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

七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

八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

九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與鄉見戲

即英強異常鄉人奇之

十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

仲志 卷之二 年表

十一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

十二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

十三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

十四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

十五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

十六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

十七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

十八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知共

書達禮見義勇為

十九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委質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二十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

二十一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

從孔子之郕

二十二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

年娶顏氏乃顏濁鄒之妹與彌子之妻兄弟也

二十三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

年從孔子適齊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仲志

卷之二

年表

三

二十四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從

孔子在齊

二十五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從

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

二十六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從

孔子訪樂於莒弘

二十七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從

孔子在齊聞韶樂

二十八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魯

亂從孔子適齊

二十九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從

孔子自齊歸魯

三十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家貧

親老嘗負米百里養親鄉人稱孝

三十一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父鳧

卒哀痛絕食不寢者數日鄉人哀之

三十二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迎

母養于魯

仲志

卷之一

年表

四

三十三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母

宋氏卒哀毀幾不起顏色憔悴是歲歸寧魯卞

城南與父合葬昭公薨于乾侯定公立

三十四歲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從孔

子在陳

三十五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因陽

虎亂政從孔子退修詩書

三十六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

三十七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

三十八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從孔子觀魯桓公廟欹器有問持盈等語

三十九歲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是年爲中都宰從之

四十歲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孔子爲魯司空從之

四十一歲己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生子子雥

四十二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孔子

爲大司寇誅少正卯

四十三歲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是年

公山召孔子欲往有何必公山氏之語

四十四歲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

四十五歲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

從孔子去魯適衛主於妻兄顏譽由家

四十六歲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

是年爲季氏宰墮三都

四十七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

從孔子自宋適陳過匡人圍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

四十八歲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四十九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

五十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從孔子適衛有不悅見南子等語

五十一歲己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生子啟

仲尼

五十二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從孔子自宋適鄭遂至陳

孔子自宋適鄭遂至陳

五十三歲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從孔子自陳適蔡有問津拱立等事

子自陳適蔡有問津拱立等事

五十四歲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從孔子在衛佛肸召孔子欲往有不善不入等語

孔子在衛佛肸召孔子欲往有不善不入等語

五十五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從孔子自衛之陳復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有不對

葉公之問是歲吳伐陳楚救陳使人來聘厄於

陳

五十六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

五十七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

五十八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

五十九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

六十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治

蒲將行見孔子有願受教等語

六十一歲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

爲蒲宰有水備等政孔子過蒲稱三善

仲志 卷之二 年表 七

六十二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

蒲大治是年不與小邾盟

六十三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三

月初三日卒于衛難葬于澶淵卽今之大名府

開州有墓在

姓譜

仲子其先姬姓帝嚳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才子
八人其仲曰堪子孫遂以王父字爲氏傳至夏商
有奚仲居薛爲車王奚仲之子廼爲湯左相其後
不可考逮周中世有曰咨者子路七世祖爲卞邑大夫
遂家于卞咨生奭奭生式式生虔虔生肇肇生拱
北拱北生鳧卽仲子之父也

史記列傳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志

仲志 卷之二 史記 八

伉直冠雄雞佩犍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

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

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

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

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孔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孟武伯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篠
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
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
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
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蒧賁得遇南子懼誅出
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
子之子輒在于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
十二年其父蒧賁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
仲志 卷之二 史記 九
惺之邑宰蒧賁乃與孔惺作亂謀入孔惺家遂與
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蒧賁入立是爲莊公
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
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
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
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蒧賁蒧賁與
孔惺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蒧賁
弗聽于是子路欲燔臺蒧賁懼乃下石乞壺壓攻
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薛應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
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優遊陳蔡其樂夫子之道
而推尊信服也可謂至矣然與夫子見南子則不
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爲迂絕糧則有愠色
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
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
隱于夫子其直諫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矣使
仲志 卷之二 史記 十
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黨蜀黨之紛
紛耶

林墓

仲子墓在開州北七里西南爲戚城東北爲蒯賸臺各距二三里墓前有石羊虎有石門石表饗堂一東西廂二歷代修築不一至嘉靖中知州丘東昌置守墳人戶十餘家春秋特祭有記

一在清豐縣東南三十里趙讓村嘉靖三十七年知縣李汝寬封土植樹建祠立石以表之有饗堂廂房外有門春秋特祭有記

一在長垣縣東北三里墓前有饗堂西廂房一東

仲志

卷之二

林廟 十一

筒樓一有瞻廟地

按仲子墳墓傳聞不同考之一統等志賁之仲氏家乘其子孫祭墓歲一起開則在開者其遺骸矣蓋開州古爲澶淵魯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徙于帝丘帝丘爲今濮陽之墟在開州治西南則開州固衛之都會地今考開州地里墓在州北七里西南二里許爲戚城蒯賸所由以入衛者東北三里許爲蒯賸臺其卽蒯賸劫孔悝而登者乎然則臺下正其死所而長垣固古蒲

邑三善之惠在人結纓之後衣冠在焉人不忍見封土志思世傳爲衣冠之塋清豐卽古頓丘地于澶爲近當日亦蒲境先賢德化所及結纓之後人不忍忘招其魂魄而藏之情則然耳世傳爲招魂之塋

仲子父母墓在下橋仲村二代祖自澶淵歸塋返卜家于墓側故地以仲村名焉

中興祖墓在橫坊村西相距二里許自漢十七代避兵卽塋此地相傳至今周園濶有三百畝亦有

卷之二

林廟

二

離祖塋半里許分塋者五十九代還泗後又相繼遷塋于泗

廟宇

仲子廟在泗水縣城東關泗故古下邑仲子所產之地下橋仲村遺址在焉自十七代避莽亂遷居于任至唐返下遇五季之亂故廬丘墟斷碑猶存縣教白煌祀于鄉賢祠內譚公好善來守是邑喟然嘆曰顏子配享先聖復祀之况孟子配享先聖復祀之鄒皆特舉也仲子不特祀故里久安流寓

仲子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安遂卜地濟濱東接龜
蒙西瞻闕里南望尼山北拱泰岱創建新廟移檄
濟寧悉令仲氏歸復泗水列於儒籍捐置祭田春
秋特祀舊曆四十六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公
懋康巡歷過泗入謁嫌其廟貌窄隘不足以稱報
享捐贖銀一千兩倣顏廟制度修建又奏
請發帑金大修

舊廟在濟寧城南四十里橫坊村即今之仲家淺

開漢世遷徙之地創始於唐任城令賀公知章五

仲志

卷之二

林廟 十一

季之亂毀於兵火金元之間代有修葺

國初永樂嘉隆間總河各重修天啓二年遭妖之

變賊自鄆來向仲家淺渡河奔鄒仲氏子孫恐其

踐踏祖廟禦之於西十里小黃河岸統領廣兵陳

都司敗績我兵亦潰賊乘勢追逐被殺傷者官民

兵三百餘人縱火焚燒廬舍蕩然後督撫以賢裔

盡忠禦賊事上

聞特加優恤後州侯王公孫蕃目覩殘毀遂申請

上臺捐發水石大修緣王公丁內艱未竟厥工

一在東平州西四十里力梁山地方父老相傳爲
先賢遊歷之處俗傳當日先賢拔虎尾於此山前
固未有廟也天啓年間北河工部項公希憲治水
經過此地採訪名山大川詢及父老即述以告項
公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賢勝跡可任
其泯沒乎遂捐俸銀一百兩命工創建廟宇一座
以垂不朽置贈廟地三項每歲逢春秋祭期聽宗
子遣族矜一人往祀焉收納其租備辦祭品盤費
之用

仲志

卷之二

林廟 十四

仲氏書堂在魯橋洲上仲氏自建初名社學更名

仲氏學嘉靖中知府程公尚寧又名仲氏書堂有

記

欽定章服

宋神宗熙寧八年詔定文宣王冕服九旒九章弟

子各照本朝封爵品河內公合冕服七旒七章

徽宗崇寧五年考正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

依五禮新儀衛公合用九旒九章

禮儀

通贊二引贊二執事者八子孫公服以齒爲序贊
唱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主祭官就位座
毛血迎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帛行
初獻禮詣盥洗所搯笏勺水盥洗詣酒尊所司尊
者舉爵酌酒詣神位前跪搯笏獻帛獻爵出笏俯
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陪祭皆跪讀祝俯伏興平
身復位行亞獻禮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詣
神位前跪搯笏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行終
獻禮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詣神位前跪搯
仲志 卷之二 禮儀 一五

笏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飲福受胙詣飲福
位跪搯笏受酒飲福酒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
位伏興伏興平身撤饌送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望座執帛者捧帛讀祝者捧祝詣望座
所焚祝帛揖平身復位禮畢

元武宗頒降十哲樂章

奏姑洗成安之曲

於昭哲人賢德之淳儒風光揚輔世安仁椒漿斯
旨蘭般既陳于酌于獻福祉皆臻

歷代謚號

唐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衛侯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內公

度宗咸淳二年進封衛公

國朝

太祖洪武二年詔封爵仍舊

世宗嘉靖九年追稱先賢仲子

仲志

卷之二

禮儀

一六

歷代誥勅

唐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

大衆美實超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

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

其秩追贈子淵充公子路贈衛侯

宋

仁宗慶曆八年累賜三聖御製九經三史而無諸

般書籍乞賜全鑑書并從之仍命弟子以下禮

數未備併依禮圖改正以稱崇儒之意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詔曰朕封禪禪社昭列聖之
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彛制泊言宣于闕里
遂躬謁于魯堂瞻河海之姿眸容穆若出洙泗
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
繇是推恩世胃併錫其寵章祇是祠庭廣增其
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玄聖之名與
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于四科鉅
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仲子特進封
仲志

卷之二

詰勅 一

河内公

歷代祀典

後漢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
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之樂親御講堂命皇太
子諸王說經此仲子享祀之始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
里

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賢

像

晉

武帝太始二年詔四時以三牲祀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

北齊

文宣帝天保二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先聖先賢廟
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釋奠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遣尚書左丞陳堯叟祭河内

仲志

卷之二

祀典 一八

公仲子墓

仁宗初卽位首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謁先聖退
闕七十二賢觀東序及禮器

元

太宗九年詔免聖賢子孫差撥

國朝

宣德元年命太常寺寺丞孔克堅詣闕呈祭告孔
子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景泰二年皇帝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者

悉蠲差徭

崇禎十六年欽奉

聖旨授仲子嫡孫奉祀世廩生員仲于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恭奉先賢廟祀從太子太傅

衍聖公孔胤植之請也衍聖公奏

先聖先賢輔衛行道隆前及後歷朝俱有明例

仲子衛道功大宜優其嫡長子孫與孔顏曾

孟子孫一體襲廕疏下吏部該本部尚書李

遇知等覆議仲于陞仲子嫡派世廩食報在

仲志

卷之二

詰勅

九

昔崇隆有道不知幾經酌議今孔胤植代乞

五經博士自當允從合無將仲于陞照顏子

曾子等例准世襲五經博士以昭

皇上重道崇儒之德意臣又有說焉

先聖先賢道高德厚如日中天不以世襲博士

為泰不以食餼諸生為損此又私淑者所常

知也詳議覆

請

皇上准其奏

子孫流寓

周

二代祖啟自澶淵奉母合葬畢還汴至八代美

墻

秦

始皇肆坑焚之禍九代隆惧以賢裔不免遂潛

隱嶧山之下踰年還汴

漢

更始元年赤眉擾亂山東劫殺良民十七代世

仲志

卷之二

沉寤

德率妻孥悉避難于延就亭後改名橫坊材

在任城南四十里即今之仲家淺仲氏遷任之始

三國 晉 南北朝 隋

寓橫坊材

唐

玄宗皇帝崇尚文學造封 孔子文宣公 仲

子衛侯三十六代祖文應制達于上建廟于

橫坊村奉祀 此仲子特祀之始

五季

寓橫坊村

宋附遼金

寓橫坊村至度宗淳熙二年奉詔追封衛公改

為衛公廟

元

北兵初入宋皇南渡人心驚怖又不忍遠離祖

廟悉舟居避難于南陽湖及世祖有詔求聖

賢子孫悉復故廬因環居皆仲氏遂改為仲

家浚

仲氏

卷之二

元

三

明

洪武初濬河更名仲家浚關至

神宗萬曆十九年泗水令譚好善謂泗水為

先賢發祥之區於東關創建廟宇闔族悉隸儒

籍于泗宗子及族人仍家于濟焉至

崇禎十六年宗子襲官定禮之後祭田悉歸大

宗掌管大祭入賀公用之費皆于祭田取辦

祀田

唐任城令賀知章撥邢家灘地三頃以供祭祀

元至元十九年濟寧路總管劉用撥祭田五頃以

供祭祀撥佃戶六戶耕種

明嘉靖十二年總河都御史劉存義撥附近中等

人戶五戶充仲廟灑掃

開州知州丘東昌本州縉紳共置祭田三頃供

先賢墓祀燭基側十戶以供灑掃

長垣縣官紳捐置墓祀田五頃

仲氏

卷之二

祀田

三

萬曆四十二年總河都御史王佐捐置黑土店柳

溝官地二頃收穀以供祭祀

萬曆四十三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懋康請撥

祭田三十頃佃戶十戶佃種祭田供奉祀典

濟寧知州唐世柱捐置祭田三十五畝

天啟二年兗東道曹文衡將泗水縣院司道續捐

祭田十六頃五十畝租稅盡行除豁

崇禎十五年總河兵工侍郎張國維學道錢啟忠

濟寧道葉重華合捐祭田十頃撥佃戶五戶

清豐縣墓祀田五頃二十畝

濟寧州管河判官蘓芳申請

總河兵工部院黃公希憲撥給魯橋等處河灘地二頃除免蘇租供奉祭祀

仲志

卷之二

二二三

祭期

春秋上丁日州官主祭委學博代之萬曆前祭品出于祭田歲有凶歉二丁冬至生辰之祀間有不足

欽差濟寧道副使王公國楨詢及祀典六十代嫡孫九卿以爲言王公慨然申詳

總河都御史劉公批行本州每歲動支本州銀六兩以助祀辦著爲定規祭品等項俱官差委置辦酒筵等項辦之祭田祭完胙呈送院司道府州

仲志

卷之二

祭期

二二三

衙門餘者頒之族人

免役

萬曆二十年蒙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東兗道左叅政劉劄付蒙

總撫按三院并各道劄行濟寧州將仲氏族人比照孔顏事例闔族悉除丁役差徭歸復身家有他族仲姓混冒賢派希圖優免者有司查治

古蹟

子路讀書臺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關公山下關子祠旁嘉靖十一年知縣李汝節以關子祠并祀仲子改名二賢祠

子路問津處在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卽葉人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後人因建問津橋今設問津舖

蒲城在大名府長垣縣今爲縣治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卽此地也

仲志

卷之二

古蹟

二十三

傾蓋亭在兗州府鄒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後人因建亭焉學堂岡在長垣北十里昔夫子往返魯衛講道之地也後人因建廟馬題曰四子言志處孔子南向配享子路第一餘則曾皙冉有公西華也

直隸河間府任丘縣南三十里爲石門橋道右壁立石碣題稱先賢子路止宿處基址荒蕪瓦礫堆積詢之父老相傳此卽先賢止宿與晨門問答之地舊有廟宇年久傾圮止石碣與基址猶存于陞每歲入京

朝賀經過目擊心惻古昔名儒于先聖先賢遺迹心竊向慕况余祖先芳跡湮沒乎順治十五年

仲志

卷之二

二十四

至任遂以告之任令翁公年爽公慨然曰先賢芳址在吾邑廢而不脩有司之責也毅然以脩復爲己任與本鎮貢生王典諸生曾暉邢萬鑑等數人合力捐貲重脩廟宇塑先賢像以祀又請之督學熊公伯龍循舊例設奉祀人員以供祀典其門牆等工尚缺而未舉任丘新令吳公琮仰止先聖先賢有素到任未旬肅謁銳意脩補千百年廢典一旦更新雖二公景仰先賢本源之盛心二公之德政將與先賢之廟並垂不朽矣

實蹟

濟寧州儒學訓導趙時雍彙補

子路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初見孔子冠
雄雞冠佩假服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
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
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
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
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
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一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
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
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人君
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
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及於祭木受繩則直人
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
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
竹弟採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
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

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從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貢淵侍請言志
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
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
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
我從焉孔子曰勇哉憤憤者乎

子路將西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
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彊不遠不勞
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從不恭失禮慎此五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二

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子路行辭於孔子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
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新
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
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子曰由是禴禴者何也昔
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
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惟下
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

下誰肯加若者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責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有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

子路持劔孔子問曰安用此乎子路曰古者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

仲志
卷之二
賈賈
三
以仁圖何必劔乎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嬖嬖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

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修其身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歎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其爲人也何若子曰其幼也敏

仲志
卷之二
賈賈
四

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之君子哉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

而強氣則刑戮沬臻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圃之圃蓋觀者如堵矍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厥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山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

愁不感于心暴厲不動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曾不爾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兼此三者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由居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于此披褐而懷玉如何
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
玉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夫子見之而不言子路
曰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邪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
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七

雖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
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
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
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
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
具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子曰昔日月
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子路問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
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尊賢賤
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
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
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
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
外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曾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
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八

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善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歿無以爲禮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
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祠則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九

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謂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

顏辭事親子路義之後辭以非罪執於衛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

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賄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之鄉遭程本子於塗領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居然對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十

曰由聞之也士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

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猶以挺撞乎

子路問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及論乎人之域矣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仲志

卷之二

賈賁

十一

子路問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

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遇與取仁未足多也

子路見於孔子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

仲志

卷之二

賈賁

一二

士君子矣

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貍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

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齊田嘗欲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

陽虎以葱靈奔晉見趙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十三

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母已樹而擇之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

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

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乎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十四

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言之子貢曰諾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庭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返。」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圍孔子。」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一五

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知弟子有愠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

之議也。居吾語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修門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十六

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自蔡如葉，沈諸梁沈尹成之子也，是爲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

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夏問曰：「固之爲人奚若？」子曰：「固之信賢於丘。」

賜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由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師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女夫四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宰予從孔子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

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孔子先行子路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一七

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矣

楚昭王將以書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

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帥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

也昭王乃止於是子路從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至衛靈公喜而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靈公嬖臣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欲致孔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終不主彌子

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

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一八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人田甲不肯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

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
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圍之不克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
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
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
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
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路曰夫子
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齊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一九

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齊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
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
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
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
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
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

季氏將墮費弗擾帥費人以襲魯公人季氏之

宮坐武子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
命申句須樂須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諸姑蔑弗擾奔齊既而自齊復奔吳初弗擾
之叛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未之
也已何必公山氏之往也孔子曰夫召我者
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是
時三桓專魯弗擾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
藉以振魯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爲也故卒不
往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二十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子乘
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
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歛其城下可也彼
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
爲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
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魯以待時不亦
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我第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欽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二十一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莫終日不足繼之以燭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當於階廡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衛將軍文子問弟子孰爲賢子貢曰不知文子

曰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敬聞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仲由之行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禍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歟事盡思者也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二十二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

之而私以爾食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疆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二二三

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成問學於子路三年則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何也回對曰回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羅網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孔留文子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慍文子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慍母太子在宿因慍母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慍母爲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慍之外圍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審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奉出公輒奔魯而噴入立是爲莊公

方孔慍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爲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慍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慍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

仲志

卷之二

實蹟

二二四

下石乞壺歷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
君子死不免冠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於是哭
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
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司訓氏曰吾考世本仲子蓋帝高辛氏之苗裔
云余論次其行事自委質迄於結纓采之羣
籍不啻詳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文或不
雅馴難言之故不載好勇其天性也且七十

仲子

卷之二

實蹟

三五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仲子喜聞過豈復行
者哉並袂入室矣論者不察往往執曩者鑄
仲之言榮仲子豈知仲子者與先儒曰爲百
世師又曰當學子路窺其深哉固難爲世俗
淺見道也假令弗遇蹇難其優入豈可勝道
哉庶幾哉與虞舜夏禹爭烈矣

孔子卒五代孫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臣孔胤植謹
奏爲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昭例襲蔭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據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奉祀世廩

生員仲子陞呈前事內稱竊惟忠以致

君義以盡節此萬古之綱常陞祖仲子同諸先賢

隨從

先聖孔子周遊列國翼贊聖道其功甚宏如顏

曾思孟後裔節蒙我

仲子

卷之二

一

國朝加恩俱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陞祖才

優治賦學造升堂百里負米殺身成仁與

先聖患難流離輔衛行道而後裔獨不能沾

朝廷一視之榮以奉禋祀又如先儒程朱周三子

相去

先聖數千年傳述聖道其後裔亦得援例引

請蒙

恩俱授世襲博士陞以仲子嫡裔獨抱向隅之悲

殊非

聖朝隆儒重道之特典也除具呈河道總督外伏

乞文宗代爲

奏

請等因具呈到臣該臣察看得

先聖先賢一時行道隆前及後

歷朝俱有明例而世襲博士惟專奉本廟祭祀不

支

朝廷之祿不費

公家之帑無非隆其體統以奉祖廟鈴束子弟

仰

卷之二

以明禮義實亦重賢育教之意也况邇者

土殘二東流猖中土雖仗義矢節者固多

其偏生媚賊者亦復不少則斯時懷忠恤

義激礪世道人心關係實非眇小臣考諸

里誌自弘治景泰年間該禮部題

請節奉

聖旨顏子曾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

襲五經博士欽此又正德元年禮部題

請以孔彥繩與做五經博士恭奉述聖廟祀又正

德六七等年以朱程周三齋程克仁等與

做五經博士今世襲生員仲于陞比例呈

請代

奏該臣歷察相符謹不避煩瀆冒昧

上聞伏乞

聖恩勅部議覆俯將仲于陞炤例准其世襲五經

博士以奉祀然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必也臣臨

仰

卷之二

奏爲勝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

奏

聞于崇禎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具

奏于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太子少保加授吏部尚書臣李道知等謹

題爲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昭例襲陰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

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吏科抄出

孔子六十五代孫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

植奏內稱據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奉祀世廩

生員仲子陞呈前事內稱竊惟忠以致

君義以盡節此萬古之綱常陞祖仲子同諸先賢

附志

卷之二

四

隨從

先聖孔子周遊列國翼贊聖道其功甚宏如顏

曾思孟後裔節蒙我

國朝加恩俱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陞祖才

優洽賦學造升堂百里負米殺身成仁與

先聖患難流離輔衛行道而後裔獨不能沾

朝廷一視之榮以奉禋祀又如先儒程朱周三子

相去

先聖數千年傳述聖道其後裔亦得援例引

請蒙

恩俱授世襲博士陞以仲子嫡裔獨抱向隅之悲

殊非

聖朝隆儒重道之

特典也除具呈河道總督外伏乞文宗代爲

奏

請等因具呈到臣該臣察看得

先聖先賢一時行道隆前及後

歷朝俱有明例而世襲博士惟專奉本廟祭祀不

附志

卷之二

五

支

朝廷之祿不費

公家之帑無非隆其體統以奉祖廟鈴束子弟

以明禮義實亦重賢育教之意也况邇者土

殘二東流猖中土雖仗義矢節者固多其偷

生媚賊者亦復不少則斯時舉忠恤義激礪

世道人心關係實非渺小臣考諸里誌自弘

治景泰年間該禮部題

請節奉

聖旨顏子曾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襲五經博士欽此又正德元年禮部題

請以孔彥繩與做五經博士恭奉述聖廟祀又正德六七等年以朱程周三齋程克仁等與做

五經博士今世廩生員仲于陞比例呈請代奏該臣歷察相符謹不避煩瑣冒昧

上聞伏乞

聖恩勅部議覆俯將仲于陞昭例准其世襲五經

博士以奉禮祀等因崇禎十六年六月初六

仰志

卷之二

六

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察得本部職掌內開正德元年該本部覆

准孔彥繩與做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景泰三年

該本部題奉

欽依顏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襲五

經博士以奉祭祀景泰六年奉

聖旨周濂溪有功世教着禮部取他嫡長子孫來

京欽此行取嫡長子孫周冕前來奉

欽依昭例襲五經博士又奉

聖旨程明道伊川有功儒教禮部行文書去查取

他嫡長子孫各一人着有司起送來京欽此

取到伊川嫡孫程克仁前來奉

欽依與做世襲五經博士七年奉

聖旨朱文公有功世道嫡長子孫着做世襲五經

博士欽此欽遵各在案今該前因通察案呈

到部看得仲于陞仲子嫡派世廩食報在昔

崇隆有道不知幾經酌議今孔胤植代乞五

仰志

卷之二

七

經博士自當允從合無將仲于陞昭顏子曾

子等例准世襲五經博士以昭

皇上重道崇儒之德意臣又有說焉

先聖先賢道高德厚如日中天不以世襲博士

為泰不以食餼諸生為損此又私淑者所當

知也緣係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昭例襲廕以昭

中興之文運及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仲子陞准世襲五經博士

仲子

卷之二

八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 爲敬遵

明旨懇祈速覆以隆

聖恩以優先賢事竊炤本府于崇禎十六年六月

間具有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炤例襲蔭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據仲子六十一代嫡長孫奉祀世

廩生員仲子陞呈稱前事該本府奏

請炤顏魯思孟并朱程周三子事例請乞世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專奉廟祀恭閱京報奉

旨

卷之二

九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本府不勝慶幸隨設香

案

關叩頭恭謝

天恩訖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原係虛銜惟主

廟祀無非隆賢及後實謂蒸嘗裸獻起見非

與民社有司干政食祿之職官可比察炤我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該部奏

准設立衍聖公官屬人員宜從襲封衍聖公自行

保舉欽遵已久今該本府將仲子陞乞

恩代

請雖係陳籲實亦有

欽例而可遵非敢突爲創擅既奉有該部酌議具

覆之

旨伏祈

貴部俯念先賢躬隨

聖祖輔衛其道將仲于陞准其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專奉廟祀速賜議覆雖爲

盛朝特昇之曠典亦見

仲志

卷之二

貴部本本水源之德意非本府有所私也合

用移咨

貴部煩爲察照速覆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太子少保加俸二級吏部尚書李

崇禎十六年七月初七日

吏部署尚書事侍郎馬光輝等謹

題爲懇恩移咨以便題授事驗封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咨同前事內稱

據原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仲于陞呈前

事開稱職係崇禎十六年比照顏曾思孟及

程朱周後裔事例

題授今職塞遭寇氛幸逢

清朝開濟特尚禮賢文宗并四博士等官俱經咨

卷之二

奏疏

部題授原職訖緣于陞伊時患病不及具呈

列名咨部未及題授今已病痊理合具呈伏

乞咨部以便題授施行等情到府據此爲照

該本府看得原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仲

于陞係先賢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已經本府

代爲陳訖咨部題授今職據稱患病已痊相

應咨部照例題授爲此合行

貴部煩爲照例速爲題授原職仍與世襲施

行等因案呈到部該本部看得原任世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仲于陞呈訖題授原職一節

比照本部先題顏曾思孟各博士俱奉

欽依等事例既經行聖公孔胤植咨送前來相應

仍照本部先題顏曾思孟各博士事例題授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先賢祀事以彰

清朝開國之初崇儒重道至意

恩典出自

朝廷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奉

聖旨是

卷之二

奏疏

七

仲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仲于陞謹

奏為懇恩照例請給勅合以廣

皇仁以優先賢寧竊惟道統至先聖而大成聖道

賴羣賢而翊贊是以歷代尊崇褒封無已優

禮先賢爰及後裔蓋重斯文之根本也幸際

清朝鼎建維新大興文教臣叨賢裔沐荷

殊恩重道之誠真超軼往代而令臣感激之無地

矣憶臣祖仲子在聖門衛道之功最著臣自

先朝承襲之後惟恐有玷臣祖是用夙夜冰

兢恪守祖訓茲遇

卷之二

奏疏

一三

皇上龍飛普天共慶臣即束裝同博士孔胤鉺隨

衍聖公首來稱

賀瞻拜

天顏得沾

聖澤臣查往例孔顏曾孟博士與臣進京朝賀者

俱照七品官勘合應付回籍今孔博士勘合

已蒙頒發而臣官職相等事例相同未蒙給

與臣是以不得不

皇上以邀一視之仁者也况臣職在奉祀祖廟原無俸祿雖有祭田五十頃歲遭兵荒所收不足供大祭之費故臣馳帶資斧有限若非勅合應付將何式遄其歸臣今

正旦

聖壽貳大

典禮告竣例應回籍守祀伏望

聖明垂念先賢普施一視

俯照博士孔胤鉅之例

卷之二

奏疏

一四

敕部一體頒給勘合則

皇仁益溥優賢益隆而臣祝頌靡涯矣臣曷勝激

切懇祈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奉

聖旨該部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准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部院夏 咨稱順治八

年八月十九日准 禮部咨前事儀制清吏司

案呈到部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等隨

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部相應

具題前往等因本年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領爲

特志

卷之二

別

正

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後開行取衍聖公并五經博士及

各族人照例一體應付馳驛前來至期迎

駕陪祀等因到府准此擬合行取爲此劄付本官

照依 禮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務選老成學行族人二人仍將

花名年貌中報前來屆期聽候本府率領迎

駕行禮陪祀作速起行毋得遲悞須至劄付者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交州府爲懇恩清撥戶人照例優免以光

先賢事奉

布政司劄付

守巡各道案驗俱蒙

欽命督撫山東部院夏

欽命總督直省部院張 案驗准

戶部咨爲懇乞仁恩垂念先賢俯全祀典事山

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東撫部院夏 咨前事內開該本部院會同

仲志

卷之二

府志 七

總督直省部院張 看得顏曾孟復宗亞三聖

仲子先賢乃歷朝以來崇儒重道設有廟戶個

戶優免雜差以供洒掃祀典之用今各後裔翰

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仲子陞相繼具呈赴部請

討優免廟佃二戶稟泛差徭據查既有往例可

循似應准從以示隆重聖賢之德意者也既經

該司呈詳前來擬合咨請爲此合咨 貴部煩

請查照裁酌明白咨示施行等因到部奉批司

查例送司奉此查得仲子陞等具呈請討優免

廟佃等戶稟差本部隨于順治七年四月內移

咨 直省總督 東撫部院確查去後今准咨

覆第四氏廟佃人戶既經督撫確查各據有往

例可循似應准從等因呈堂奉批既有定例准

行照來文行免送司奉此相應咨會案呈到部

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備行到府爲此帖

仰該州縣官吏即便遵照 部文劄帖內事理

將仲廟廟佃人戶優免雜差毋得違錯須至帖

仲志

卷之二

府志

七

者

順治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禮部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內稱照舊例差官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等氏博士及老成族人馳驛赴京迎

駕陪祀等因順治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釋奠大典允宜舉行着擇吉具儀來看

聖廟作速修理該部知道欽此隨行准行人司

仲志

卷之二

禮制 一八

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司案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填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

仲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顏曾孟

仲族人各貳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

祀其吉期儀注臣部會同

內院議擬另疏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二人作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劄付者右劄付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陞准此

順治八年八月初七日

仲志

卷之二

禮制

十九

禮部爲遵

旨舉行臨雍大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該本部具題

天子臨雍釋奠及先經行取衍聖公等赴京陪祀
彼時因有事未暇舉行傳衍聖公暫且歸里另
期行取等因順治玖年柒月初肆日奉

聖旨是其臨雍釋奠着擇吉具奏欽此除行欽天
監擇吉外隨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張九徵職
名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相應題

仲志

卷之二

二十一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填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仲
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孔顏曾孟仲
族人各二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祀其
吉期儀注臣部會同
內院議擬另疏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柒月拾壹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照依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貳人作
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陞准此
順治玖年柒月十二日

仲志

卷之二

二十一

禮部爲臨雍創舉典禮維新懇恩查例送監以
修聖裔事該本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禮
科抄出孔子六十六代孫以兼保太子太保襲封衍
聖公孔興燮奏前事等因順治玖年玖月貳拾
捌日奉

聖旨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查順治捌年該衍聖公孔興燮
奏

請生員未及陪祀入監該臣部先題查得天啟四
仲志

卷之二

二十二

年崇禎二年崇禎十四年生員陪祀俱准入監
讀書今衍聖公援例奏

請應候

聖駕幸學畢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遵在案今該臣看得臨雍盛典凡孔氏
族人生員顏曾孟後裔陪祀者俱准入監此舊
例也惟仲氏入監舊案無載隨經臣部移查據
衍聖公回稱仲氏子孫在幸學之後崇禎十六
年方授博士故無入監舊例今將生員孔尚燮

孔胤洪孔尚瑀孔胤劭孔貞旨孔興義孔尚經
顏伯潤顏光秀曾聞道曾弘任孟聞真孟聞芳
應照舊例送監其中應敏仲應甲既經衍聖公
咨明察相應一併移送同沾

聖恩者也等因本部具題十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依議行

仲志

卷之二

二十三

兗州府爲再給明文嚴行申飭以重 隆恩事
順治十三年五月內蒙

布政司劄付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耿 案驗准

戶部咨前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內
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顏紹緒曾聞達孟
貞仁仲于陸呈前事內稱切職等世叨

皇恩一切雜項差徭樂行蠲免其例已久自我

仲志

卷之二

二十四

朝廷賜綸恩倍渥具呈大部已經咨行督撫准照
例優免在案詎料該州縣書役違憲捺案不行
特請等宗子族人戶人廟內禮生一槩派撥伏
乞准給明文再加申飭庶

皇恩得沐不惟生者啣結即先祖在天之靈亦冥
感于默默矣等情到部奉批移咨東撫查送司
奉此案查顏曾孟仲四氏

先賢後裔一切雜項差徭樂行蠲免業經移咨
督撫轉行在案今據世襲博士顏紹緒等呈該

州縣書役捺案不行仍復派撥等因具呈到部
相應移咨東撫嚴行申飭可也等因呈堂奉批
照行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合咨貴撫
院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院案行到司劄行到
府蒙此合照

部文再行申飭爲此帖仰本州官吏查照先今
咨案劄帖內事理查照嚴飭施行速具遵依報
府查考毋得遲違未便瀆至帖者

順治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仲志

卷之二

二十五

襲封衍聖公府爲知會事切獎

國學鳩工告竣於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恭

遇

皇上臨雍於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有

儀部理事官親傳太常寺博士到部面說

臨雍大典京畿差官敦請衍聖公暨各翰博綠時

日迫切不及耑員其觀禮族人各獎順治八年

間衍聖公帶五人翰博各二人俱用老成儒雅

身家無過者方准觀禮的於次年正月十七日

仲志

卷之二

二六

齊赴公府

賜第毋得遲悞等情到府爲此劄付五經博士仲

于陞遵即遴選儒雅老成身家無過族人二人

於次年正月十七日速赴

賜第取齊以憑咨送禮部毋得遲悞須至劄付者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恩典

順治九年

皇上臨雍欽取觀禮族人仲應敏仲應甲俱准入

監肄業

順治十七年

文廟告成

皇上臨雍欽取觀禮族人仲秉敬仲承謨

仲志

卷之二

二二七

宗子世紀

二代子崔因狐黠詐墮父折股被其傷欲報父仇殺狐黠告于孔子孔子曰行矣遂與狐黠戰而死無嗣

啟子崔第年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莊公憫焉賜骸給資葬于澶淵之北既畢還汴後八年母顏氏卒奉棺詣澶淵開壟合葬復歸汴生子序三代序生子稱乾

四代稱乾生子發志發意

仲志

卷之二

宗系

一

五代發志生子承祖

六代承祖生子繼立

七代繼立生子羨塙

八代羨塙生子隆

九代隆習儒業時秦并天下制作紛紛肆坑焚之禍隆俱遂隱于嶧山下踰年還汴生子勃動續勃動皆無嗣

十代續生子光述

十一代光字公亮仕漢爲右扶風西羌入寇遺光

等擊之子洪禮洪仁

十二代洪禮生子經

十三代經生子伸醴

十四代伸醴生子玄聞

十五代玄生子謀謀母金氏守節朝廷旌表其門

十六代謀生子世德世昌

十七代世德漢更始元年赤眉瑯琊樊崇等亂山東劫殺良民以從弟世昌暨子胥及于難世德

與妻黃氏逃于延就亭後隨家焉生子馳卽今

仲志

卷之二

宗系

二

仲家漢秦時名延就亭後改爲橫坊村至元改

仲家漢此仲氏始遷之祖

十八代馳生子須

十九代須隱居不求聞譽有田二頃修藥圃有瑟

亭養雙鶴自適號雙鶴生子靈臺

二十代靈臺生子時譽時鳴時譽無嗣

二十一代時鳴生子強

二十二代強生子洪泉洪無嗣

二十三代泉仕東晉爲尚書生子慨

二十四代慨生子慶

二十五代慶生子鏗釗

二十六代鏗生子濬

二十七代濬生子晉昭

二十八代晉昭生子浩

二十九代浩生子誨

三十代誨生子遠

三十一代遠生子愚恩愚無嗣

三十二代恩生子孝游孝俊孝游無嗣

仲志

卷之二

宗系

三

三十三代孝俊生子在有

三十四代在生子倬陵倬無嗣

三十五代陵習禮自名其家唐舉賢良擢爲常侍

生子文

三十六代文業儒自守開元七年賀公知章令任

城見文而異之詢其家世之詳文具避兵迂任

之始末以對賀公嘆曰以賢人之後而流落吾

邑下同編氓亦足慨也遂爲建廟于橫坊村裨

奉祀事悉復其家焉此任城廟祀之始後人號

爲中興祖生子闡

三十七代闡奉祀事生子駕

三十八代駕生子俟候

三十九代俟生子贍

四十代贍生子鳧久

四十一代鳧久遇真宗進封仲子爲河內公重修

祖廟生子運

四十二代運生子國使國聘國使無嗣

四十三代國聘生子永宗

仲志

卷之二

宗系

四

四十四代永宗生子簡

四十五代簡生子勵

四十六代勵生子憑

四十七代憑生子爽潔爽無嗣

四十八代潔生子虔

四十九代虔北兵南下人心驚怖虔與家族悉

居避難于南陽湖金主有詔求至聖後虔歸

廟宇生子衍

五十代衍生子惕

五十一代惕生子集鹿

五十二代集生子福

五十三代福生子旺義禮德七兒九兒旺無嗣

五十四代義子永樂二年重修祖廟多所幹濟生

子伯安伯能伯敬伯亨

五十五代伯安生子也聚桂椿

五十六代也生子俊奕孜

五十七代俊生子貫做龍本朋

五十八代貫字微之生子蘭萍蒿莽蘭萍無嗣蒿

仲志

卷之二

宗系

五

奉祀事

五十九代蒿號旭谷于萬曆十九年泗水譚公創

建廟于泗歸復儒籍生子九衢無嗣九卿襲奉

祀事九州九城

六十代九卿字一相號西圃值廟宇傾頽白總河

劉公罷侯唐公新建門坊整復祭典壬戌蓮妖

渡河親率堵禦官兵敗績我族多被殺傷蒙院

道題敘孟裔錦衣子族力微止叨欽賞又遇

三王之簪優禮甚厚平生好施予族中貧乏者

歲有周濟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生于隆

于廷

六十一代于陞字玉鉉崇禎拾六年蒙太子太傅

襲封衍聖公孔公胤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

公遇知縣世廩奉祀奏請

欽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元年隨衍聖公

朝

賀京師奉

旨世襲仍舊

仲志

卷之二

宗系

六

賜宴禮部事竣命回守祖庭照舊例

萬壽躬賀馳驛往返順治三年又奉

聖旨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八

年

皇上幸學遣行人王天眷行取馳驛赴京陪祀生

子秉貞秉敬

仲志卷之三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鼎重訂

濟寧儒學訓導崔如岱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子陞較梓

元

記

皇上御宇之十九年歲在壬申劉用奉簡命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以公務南行河側有廟榜曰衛公廟問諸從者答曰是仲由廟也遂停車入謁展作志

卷之三

碑記

一

拜既畢會其裔人詢所繇建則曰自漢避兵至此創建自唐子孫世守之以奉祭祀者也周覽者久之則見其棟宇傾頽風雨不蔽何以稱觀瞻而要前賢之英靈不覺爲之悚息竊惟子路學道孔門號稱高第孔子許其治賦子貢稱其禦侮子與謂其聞過則喜班諸舜禹當日嘉言懿行表表人耳固宜血食千秋廟享百世不爲過也雖已配食于孔子之庭而專祀在一方者尤當爲人所欽崇奈何一祠在吾邑而聽其摧殘如此是有土者之羞

也卽欲鼎新之而農事方殷未暇爰擇于是歲之九月田工甫竣始議興作乃下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而濟之人莫不惟欣踴躍以赴也不兩越月而功告成此必子路之德有以深入乎人者故濟之人樂祠而祀之如此是役也有涉乎公帑之費者予固不得擅爲以賢人之故妨其農時重其民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爲也惟是夫減他調而庸之材出已俸而置之急公好義之人兼收之斯廟之作固有益于神而予且無勞于民惟願濟之民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二

賄公之廟而想公之行則人心自有一真子路矣甚母以土木興作者視廟而以談論往哲者視子路其有愧于斯廟之建也大矣則子路必有不憚然于爾百姓者

至元十九年冬吉

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用謹記

至正九年濟寧侯呂魯重修廟記

濟于古爲任其地下而近黃累年冬水災民用弗康皇上雖其人呂公魯者才稱三異學崇淵

海固當代之名世也群下交薦之皇上曰可吾濟之民其賴汝以治爾往欽哉勿怠朕命呂公遂不獲辭奉命來濟到濟之日視濟民之溺由已溺視濟民之饑由已饑夙夜祗懼惟以剔弊釐奸興利除害爲已任甫一載而百姓安堵里閭無桴鼓之聲耆又有袴襦之咏矣公樂之恒謂僚佐曰孟子有言百姓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濟之人民沉沒于饑寒者久將無有失教哉然命之師儒設之學宮教之端也未若感發其良心激動其義氣其教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

莫大焉凡境內之忠烈祠宇靡不務興復之以厚其風俗而濟之南有子路廟公曰是最有關於風教者粵自國朝雖屢加崇飾而歷年多頽頽者有公已寓修復之意又會其五十代奉祀孫銜以修理請公遂慨然捐俸金萬緡經始于二月告成于四月享有殿配有廡衛有垣出入有門皆煥然其壯麗矣令瞻拜者無復有淒涼之悲宛然如見行行之象濟之民于是咸知以子路爲法矣是舉也固可以作範一時且可以傳芳萬古想春秋之時

魯有三家齊有陳氏氣勢焜焜何其盛也及其沒也墳土未乾而丘壘已平子孫繼存而蒸嘗悉改子路止於一仕季再仕蒲無尺寸之地一旅之衆生從孔子棲遲于道途死從孔子配食于廟庭至今千有餘年而生氣如在廟貌常存可見人之存亡在德不在力也呂公處而治家出而治民固純以德政爲先其令名將與子路俱不朽也公之事業著于朝廷若廊自有記之者予不必贅特因子路後人之請卽其事而爲之書仲志 卷之三 碑記 四

至正九年

通奉大夫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使胡祖廣撰

河內公祠堂記

在昔春秋時衛于周爲爾屬蒲于衛爲繁縣故衛之君臣庭議以謂非賢且勇長于政事者不能宰是邑以吾先師季路來蒞之不期歲吏懾其威民服其化自公結纓之後蒲之民時而思之父母祠而祀之神明之者有年矣逮秦漢魏晉而下六朝隋唐之間天下不知其幾陵遲而幾版蕩夫蒲固

舊蒲今代何代而民誰民哉蓋祠之廢興亦係乎世之治否而已況壬辰之禍古今無是慘河朔蒲然者蓋五十年于茲矣我國朝開泐以來至聖上甫五業始以文教作治具是以前賢祠塚好事者往往葺而守之從上所好而然也喪亂後獨此祠僅存然上雨旁風丹青繪塑剝落亦無幾比年祠旁之民稍稍全集成市雖有香火巫覡等立以禳祓疾癘祈禱孫息爲市嗚呼禮崩樂壞至此亦極矣良可痛悼邑人有薛君者幼隸軍籍晚慕黃老

仲志

卷之三

碑記五

爲道士能舍己之術樂我之義慨然以興起爲已任于是歲拾月除朝經暮構至于一草一芥一瓦一礫皆手所自撥而又執契券以明公私按圖志以杜浸冒雖尺寸之地不得墜若夫門三其首機棟已陳廡兩其旁階陞隨築駁駁已見落成之漸予適道出于蒲友人太醫侯君仲安以記祝甚懇予辭以不能且不敢也予謂公親受教于孔子其格言其盛德志諸左氏傳與夫家語論語等編載之甚詳使少贊一詞是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

資甚焉祀典有之自天子之都達于郡縣二丁之祭雖萬世不能廢公處十哲之列而配享血食在彼而犹在此也且公之神在天則爲河漢則爲日星在地則爲川瀆則爲喬嶽散之於氣則爲雷霆爲風雨棲之于物爲金爲錫爲器車鍾之于人則爲聖爲賢安往而不在豈獨于蒲若是其專哉或曰子可謂知其一而遺其二者也且獨不見子游之于武城宓子賤之于單父魯恭之于中牟元德秀之于魯山斯皆有惠政遺愛于民美則美矣

仲志

卷之三

碑記六

此特去晉之暫耳未若公仕于衛卒于衛祠于蒲墓于蒲其始終之節灼然見于後世者蓋如是其庸夫孺子亦知公之不屑于去蒲也審矣予聞之不忍歛衽退而言曰予昏不能盡是請書或人之言爲記足矣乃係以詩俾歌以祀公詩曰公乎公無舍而蒲于民而其惠有孚死于衛而其節不渝已乎已乎後之來祀者其無替乎其無替乎

濟南杜仁傑撰

國朝

正德二年巡按御史楊儀重修衛公仲子開州墓祠記

春秋蒲與澶淵皆衛邑仲子以大賢治蒲惠愛旁治而遐驚殆非蒲人所得專也故結纓之日澶淵之人爭奉遺骸葬焉此載諸圖誌而相傳于父老者如此揆事稽史當不誣也

聖天子龍飛之明年爲正德丁卯監察御史永壽楊公承

簡命持節畿輔迺秋之八月將澶淵未至五里而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七

近有古丘旁立道左叢林森翳心異之詢得其故下馬展拜盡恭徘徊瞻眺慨然以爲觀河流則思禹稷見其崇如見邵伯古人于遐踪渺渾恍不能忘情而况丘塚之重骨肉之所藏精爽之所粹乎且式間表墓獨行一節之士猶足持以不朽而况賢如仲子也願委之樵牧而不一引手焉非吾憲度所宜急者耶時郡首滌陽以禮教爲治聞而贊曰盛舉也不可以後敢請成命以屬所司遂進知州譚君綬授以規制譚素練敏踴躍而前甫夾甸

工以成告于是饗有堂衛有垣庖廡門戟突兀壯偉而衛公之神且凜然有生氣矣君子謂是役也可以敦化而觀政不可無紀錦窠以非人謂媿於戲御史自周以來代稱雄俊風聲所加撻之者靡溟復歲遣巡郡國寄荷愈益隆重省風察俗王化攸繫非直用以專繩糾聽訟獄而已後世乃視爲法家之額門屑以刑名之學望之而居之者亦或以爲吾職固然也論甲按乙外漠然無所寓其心焉噫周官漢典固若是乎我公夙抱絕識而濟之以該洽之學充之以剛大之氣故其設施舉措曼逸不群不以世之所望者自處而于古之所謂職者思揭其光而揭其耀焉所至崇名教禮文士摘奸隱平冤滯表節義舉逸賢凡古人網維敦化之盛美固已振而發之無遺矣矧茲舉也延輝于孔門樹勲于吾道行當筆之史氏垂竹帛之光磨貞鏤齋媿與事未稱也雖然 國史

朝廷公萬世之文也詞記郡邑傳信之文也由郡邑以達

朝廷由一時而傳萬世固紀功述德之序也又何
疑乎遂書之以復譚君俾鐫諸麗牲之石爲國
史立券焉公名儀字宗德進士起家再轉而爲今
官正色立

朝豪貴歛手人比之桓君雅包孝肅云

正德二年歲舍丁卯冬十一月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東明縣事海上唐錦撰

嘉靖六年巡按御史吉崇重修衛公仲子開州墓

記

伊志

卷之三

碑記 九

嘉靖丁亥十一月監察御史吉公代

天子巡狩過開而見戚城曰此其衛地也乎吾及
今得創見已鵬瞻路左見子路之遺墓在焉曰其
斯衛人爲之者乎吾今乃知蒞政之得人深矣既
謁而出口嗟乎吾聞故老創造曾幾乃今祠屋壞
塚墓頽乎而何以妥先賢爲也是時崑山張子寰
守開之五月則踵先牧譚子授故事從而用命惟
謹遂以前事請公曰俞哉吾事濟矣未幾移文修
其規廣其地新其臺封其墓費不及民而功告完

焉寶戊子春正月十二日也君子曰善哉梓史知
觀風矣宜有司之遂其良也已而嚮托慶爲記記
曰夫修墓非古也自孔子防墓始也是故墓子路
于戚其諸識遺愛也歟民之良心其未亡歟今夫
物莫大乎道道莫大乎中中莫大乎時由學道于
孔稱高弟焉而竟死衛未化也非夫道之罪也是
故中庭之哭哀道也嗚呼是可以觀聖人之情矣
然則結纓非歟曰忠矣然而過於忠也其斯以爲
未化者乎今天事有時而乖道斯詭焉已矣而謂
伊志

卷之三

碑記 十

由也遽正於斯焉也乎吾乃今知吉公重孔也重
孔重道也黎陽有子貢墓公則以命郡判交城解
子一貫新焉犹夫開也嗚呼豈曰小補之哉若夫
登車攬轡徒吏事之爲而遂已焉視公何如也公
名崇字思召甲戌進士先尹金華今爲御史鎮江
冊陽人練溪其別號云

嘉靖七年

後學王崇慶撰

嘉靖十二年總河都御史劉天和重修先賢仲子

廟記

稽古聖賢厥生在上則爲飛龍之在天而萬國咸寧在下則爲見龍之在田而垂教萬世蓋有不因位而尊不依形而存者如我

先師孔子是已昔在春秋有其德無其位去今千有餘載有士之君莫不北面拜之事之如親弟子嗚呼休哉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但孔子雖聖還需輔佐而成功當日好學則思顏子起予則有商也禦侮則推仲子焉是故堯舜神矣非禹稷天下何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十一

由平孔子聖矣非仲子斯道何由行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稷佐孔子以廣大道之行者仲子其行事載諸論語諸子百家是不待知者而后知也孔子之教天下共尊仲子處十哲之列血食遍天下而濟寧州之南仲家淺舊有仲子廟又與孔廟并極尊崇蓋以崇德報功于鄉猶重也前代隆以虛禮爵以國公我

皇上臨御以來隆其尊崇改稱先賢仲子優禮尤加焉是年春都御史劉公以奉命治水拜謁祠下

徘徊瞻視愀然有感退曰凡忠臣烈士祠宇

皇上尤責成有司矧仲子大賢棲靈之廟乎遂移文于守土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于河道公費內節省銀四百有奇後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樸陋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觀惟其久遠量工軌物鳩役察材子來如雲不半載而工竟公走使長安願言一言紀厥歲月言初謝不敏既而翻然改曰司馬子有言非附青雲無以聲施后世況予職司紀言專掌邦教表揚聖賢是吾責也予小子敢不勉焉乃爰筆爲之紀劉公所以畢力經營以有事于仲子之廟者非遐思仲子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爲功安知治之爲德蓋人睹河流則思大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凡吾人今日得安于衣冠文物之鄉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者又誰不思我先師孔子哉思孔子則常思孔子在日及門之賢多矣孰與絕糧于陳孰與遭伐木于宋孰與被圍

于匡孰與墮三都而救魯孰與聞韶樂而去齊則
惟我仲子是賴故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
于耳方今 明天子在上東南巨浸滔天恃有劉
公疏淪之

皇上可無東顧之憂西北 縱橫數入邊境安
得治賦如仲子者爲之將帥爲迤北之萬里長城
爲師中之三軍奪帥乎公是廟之修非但用以崇
祀先賢且因以鼓中原忠義之氣不至于滅胡虜
不朝食者豈有補于 國家大矣哉公名天和字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一三

養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駐節濟寧奉

璽書總理河道也

嘉靖十二年

賜進士資善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憂言撰

仲氏書堂記

先儒有言今世之士徃徃以游夏爲不足學然游
夏一言一行却總是實至哉言也末學小子豈敢
妄加稱說高山景行秉彜恒性若稽古衛公子路

子與稱聞過則喜班諸舜禹子思載論三德以繼

舜顏升堂之許出自仲尼真古大賢人也奚容喙

贅傳稱家卞城鄉今泗水有遺墟焉西六十里許

仲家淺環居皆仲氏世傳爲公後裔此外中國罕

有仲氏者先此郡河大夫構社學其旁以訓仲氏

族人口者郡泉大夫博泉劉君治河憇其中作曰

此仲氏家學也非有他姓第子學以社名恐于名

號不稱有請易以仲氏學者劉君曰嫌于三氏學

自他日我 上稽古彰賢渙頒可也其扁仲氏書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一四

堂使公之族人咸知公之學知公之學卽所以達

于仲尼之學也乃授簡予小子尚寧紀其事郡庠

生魯申請曰子大夫希賢二十年矣願一言以垂

不鄙族人且先公與子大夫心蓋曠百世而相感

者予小子不佞不敢辭用彰仲生惟則之孝思與

劉君寤寐千古之高懷仲生質美學裕青雲器也

仲氏之子耀祖德而裕後昆者其在斯歟其在斯

歟他日驗之

嘉靖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兗州府知府程尚寧撰

重修先賢仲子開州墓祠記

開治北十里城城其麓有先賢仲夫子塚塚有祠興廢不常往歲秋七月余巡歷天雄道經祠下環視亭宇已就頽矣乃進州守周子道光循舊治命工葺之今春三月告成新守鄭子源彬走學正李子棟請志于余余惟珠藏淵而光浮玉蘊石而色動在物有然者矣矧大賢精爽所歸之地乎夫自春秋至今千有餘年豪傑英雄作於是土者不知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一五

其幾而茲塚獨存抑以不朽者在也若是則雖混於荆棘草萊而見者將自別之又何志之足云噫亦識其所感而已矣孟氏謂聖人百世之師而奮乎百世之下者莫不興起感之者勝也仲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夷考其結纓之義負米之行塞于天地炳如日星百世之下思之凜凜尤有生氣則雖野老猶能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誦法孔氏者論其世不想見其爲人耶開古衛地實吾夫子輒跡所及之區當年庶富富教之嘆有遺感焉至若忠

信恭敬明察之治乃仲子服膺夫子之教而肆于

蒲者固不俟于入邑入境至庭之時而後知矣惟

茲城郭改觀廟貌猶舊聞風之士入其境至其庭

蹀躞于松楸雨露之下慷慨激烈以求忠信恭敬

明察之治以上繹吾夫子庶富富教之心則茲志

也亦觀風者之所必錄也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初日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廬陵毅齋楊儲撰

移置先賢仲子塋像于求仁書院記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一六

長垣古蒲城其西北隅舊有河內公書院以斯地爲先賢仲子過化之邦孔子嘗以三善稱之以之名爲院者寄思也而塋像則未之置置像以專祀目我侯鍾公始之也邑舊有二賢祠繪內黃侯蘧伯玉河內公仲子之像于其中同坐一堂歲時同一享祀相延既久守爲常典今丙辰秋侯以歲典入謁卽慨然嘆曰是豈可以安先哲之靈乎夫蘧伯玉蒲人也仲子蒲宰也蘧伯玉孔子友也仲子孔子弟子也以公言則蒲民不可與蒲宰並以禮

言則弟子不可以與師之友並使二公有知其心
始必有覺覺爾矣是豈可以安先哲之靈矣乎乃
移仲子之塑像于河內公書院之正堂東後地一
區爲堂三楹飾以金碧繚以墻垣參今時制革去
河內舊扁以求仁書院祠門扁以先賢仲子于是
仲之像巍然以獨尊而仲之神將不帖然以自安
乎禮以義起神以心契侯其達觀乎幽冥之深矣
事竣屬予以記予曰我侯是舉豈止正二公之位
次用安其靈矣乎其有功風教大且遠也何也仲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十七
子之在聖門善勇于必爲學造于升堂其道一孔
子之道也其見于治蒲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
曰明察以斷其治一帝王之治也士之郡于此者
苟能觀遺象而思其學焉則孔門之心法庶幾其
可得矣士之觀于此者苟能觀遺象而思其政焉
則帝王之緒餘庶幾其可得矣入焉求是仁以修
諸已出焉求是仁以治諸人故曰子路百世之師
也其有功于風教不亦大且遠哉雖然仲以正學
惠政垣之士民德之祠而祀之者閱千載如一日

我侯以純正之學公平之政下車未幾而士悅民
服無異于仲又焉知後人之祀我侯不如祠祀仲
子也哉侯諱崇武字季烈南昌人嘉靖庚戌進士
郭溪其別號云
嘉靖辛亥

戶部郎中邑人張愉撰

嘉靖三十七年清豐侯李汝寬重修仲子墓記

聞喜戒庵李侯蒞清豐之既踰年政修事治廼以
其暇務興華崇文教凡奇踪勝蹟廢塚遺祠湮沒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一八
于荒烟斷靄之墟者靡不極力蒐訪勵志表章旬
月之間百廢俱舉先是距邑西南三十里荒僻處
有丘曰仲由之墓墳而不廟有司憚于遠涉秩祀
弗及殆若干年矣侯乃按圖經詢故老又遍訪耆
序之英始得其地乃慨然曰賢如仲子而弗廟食
其何以和洽神人崇勵風化耶于是恭履其地正
疆界于侵蝕之餘加封土于丘壠之上而又繚以
垣墉樹之祠宇定其祭品俾春秋繼孔廟修其嘗
祀仍委僧官仁利守獲之而復以祠旁隙地十五

私付守獲者樹植以爲永利已復請之兩院于均
徃中每年加銀四兩以爲祀辦庶義公而行遠祠
成又自爲文以奠蓋千年曠典一旦更新凡繫籍
孔庭者孰不歡忻鼓舞慶茲嘉會惟侯復慮典禮
無徵久或淪廢廼介邑庠弟子員劉生從一李生
國玉劉生永禎寓書于澶請勒石以垂不朽予考
公在聖門其初見夫子也冠雄雞佩猊豚戎服而
舞此其暴悍决裂之氣發揚蹈勵之風凜然可畏
使其溺故習而不變殆亦糾糾之武夫矣旣而鼓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瑟之刺暴虎之戒取裁之譏所以抑其過而引其
不及者蓋懇懇焉相期于道而要之于中誠不欲
使陷于偏才之陋且亦計公喜聞過其力故足以
進乎此也厥後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則其氣質
蓋以漸而變其學問蓋以漸而充無復向日飛揚
之態吾夫子成德達材之教于是乎亦稍稍著矣
未几稱其三善與其折獄嘉其知禮及武伯之間
又以千乘之才許蓋至是則由非昔之由而吾夫
子之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又大有成效之可觀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不但自慶耳不開惡言已也顧其仕衛也豈欲黨
孔氏以助成父子爭國之亂寃其衷亦不過欲得
時弘道庶幾夫子佛眸之意且當是時宰我仕齊
冉有仕魯子夏任魏聖門高弟跡異而道則同豈
專殉于利祿者乎公之平日雖純粹讓固穎悟遜
賜至其堂堂正氣不少屈于聲利之中卽賜之賢
亦或不逮結纓之禍雖視子羔毀形以逃者爲有
間然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固槩之道而不奸者
校之臨利害僅如毫髮卽舉平生所學而盡棄者
不大相逕庭耶故夫子品列門人旣列仲子于政
事之科而他日升堂入室之論又深嘉而樂與則
公之所造固已介在回賜之間未可以一死而遽
少之也且夫子嘗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觀斯言
也固以諒公之必忠所事而豈以弗及不踐爲公
病耶是故中庭之哭覆醢之嘆雖師生之義不可
解于其心要亦嘉公之烈而悲道之不幸也使公
變節易至隱忍須臾如齊之管仲唐之王魏以爲
異日富貴圖夫豈不可然而禽獸之行公固不爲

也禮曰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仲子有焉故曰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槩之道而不舛者也李侯以名進士蒞清豐直已守道威不能怵利不能移宿弊遺奸剪除殆盡胸中所具蓋已默契夫仲子之素而下車講道在泮右文雍容揖遜其視升堂入室亦何讓焉夫歷百聖而相傳者道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心也道同心契固自有通古今于一息會志氣于一堂者矣則夫旁搜于荒烟斷靄之墟垂情于人跡罕至之地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二二

而特崇重于賢祠者抑非志氣之相孚而理勢之不容已者耶世有夫子則李侯固當首政事之科而與賜回諸賢媲美也侯名汝寬字嚴夫別號戒菴丙辰進士其治行方矚然有聞行將柱石

巖廊幹旋氣運以成昭代禮樂之化表章先哲特其所造端者耳嘉其舉故不辭而爲之記

嘉靖三十七年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邑人晁栗撰

重修先賢仲子廟記

余讀孔子世家載孔子弟子自顏閔而下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皆一時之英也又皆出于齊魯鄭衛之國而得聖人爲之依歸相與考德問藝談說先王文物彬彬然盛矣吾意孔子聖人也其所爲教必有幽深要妙絕人駭世之談諸子賢人也亦必驚奇炫傳出乎人倫物理之外者及觀魯論中稱說孔子之教不過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諸子之學亦惟守其師說精思力行各就其質之所近斐然成章而已吾乃今知聖人之道無甚高遠而其教易行也昔者子路號稱高弟子孔子不稱其仁而稱其可治千乘之賦雖子路之志亦在于使民有勇而知方此皆今之白面書生操觚擗管指爲武人之長材俗吏之能事而不甚難之者乃孔門師弟子方且從容問難謂經世之務不出此譬諸太羹玄酒各爲至味非所以適口而利用養生舍教粟無由也然則政事之學豈可以不講歟今天下日多事矣歲惡民流盜賊蠡起賦役繁重杼軸其空邇者徐沛之間黃河變遷以郡邑爲壑魚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二二

入市鷄大上屋浮骨載道毒直滿目又漕渠阻
北百十餘里此猶隘人咽喉絕其飲食其勢誠急
而不可須臾緩也豈非一大變哉安得子路之才
而治之吾聞子路治蒲孔子過之入其境野無蒿
萊民多疆殺入其郭高城深池外寇不侵登其堂
問其政紀綱秩秩如也孔子曰善哉由也可與治
民矣夫子路治蒲之政即孔子前日與之從容問
難者初非有務奇炫傳絕人駭世之談也然則學
聖人者豈以立異爲哉濟寧南四十里許有仲家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二十三
淺仲氏子孫居之至今五十九世矣舊有仲子祠
乃治水諸都御史大夫與諸工部郎之葺治付其
後人守之以奉蒸嘗者顧繁牲之碑闕焉無文于
是工部主事葉君以蕃謁余爲記余惟春秋之世
若三桓在魯諸田在齊皆以大夫而擅人主之權
奪公家之利氣勢赫然盛矣乃苗裔銷沉譜系放
失卽三尺之墓半畝之官亦蕩爲游塵莫可蹤跡
不知幾何年矣獨子路之賢天篤其祐今其雲孫
若煦若曰可皆補學官弟子員得以衣冠守其故

宇歲時伏臘牲酒馨香歌詩習禮享獻不忒是雖
朝廷崇祀之典已配食于先師之廟其在桑梓之
鄉觀望尤重豈不大有光耀歟余有感于孔門人
才隨試輒效視今之縱談心性漫無實際者何如
也遂書之爲記

嘉靖乙丑秋八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奉

勅總理河道維揚後學陳堯書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二十四

重修河內公書院記

吾邑治西北舊有河內公季路書院左有祠祠前
係居民堵塞兼以歲久傾圮神罔攸庇士罔攸居
積敝相沿莫與整飾歲之丁卯午溪鄭公以戶科
給事謫承吾邑顧瞻書院慨焉興嗟命典史勞君
銘鍾督理仍捐貲易居民地若干間前通大街建
仲子祠門一座與書院并列大都撤舊爲新易地
以整百年之廢一旦遽舉斯役也君子謂其崇儒
造士厥功匪細云或有問于予曰夫子路聖門之

高第子也。爲人之賢不言可知也。然廟祀崇于闕里。配食通于天下。茲邑廼專祀之者。何居曰。吾邑蒲邑也。子路魯大夫蒲邑者也。既云三善治蒲。夫子稱之。蒲人德之矣。今去其人千百載而所謂入其境。敬以信入其邑。忠信以寬至其庭。明察以斷者。固可以想而見也。而民之飲食而尸祝之。歲時而香火之。疾苦而號呼之。亦千百載如一日也。夫祀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蒲豈善忘人功者乎。惡得而不祀也。曰。聖門高第。如顏如閔。如曾如冉。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二十五

者。尚彬彬蔚蔚也。而未聞有專祀之者。何也。曰。祀起于有功。功原于有所試。有所試。故子路之祀至今不廢。無所試。故顏閔之賢而亦未有專祀之者。易所謂潛龍勿用是也。曰。求之藝由之果。夫子均與之從政矣。而求之仕。季氏不免爲聚斂之臣。何也。曰。此則剛與柔之別也。藝近于柔。柔嘗不能自植。果近于剛。剛嘗至于過激而易以立功。故夫子評曰。由也兼人。求也退。卽此繹之二子之優劣自見矣。而今未有專祀聚斂之冉。求者。孰謂人心可

誣也。曰。由之死豈可以無死者耶。曰。子路仕于惲。惲執政于惲。惲之難輒之難也。恆可不死。輒亦可。以不死乎。子路亦自靖自獻焉爾矣。庸恤其他。然其所可惜者。吾不謂其死而在于仕衛也。衛在于春秋。抑何如國乎。父不父子。不子其政。散其民流。當是時也。卽使康叔復出。周召爲輔。尚無所挽其勢。由果何爲而欲自試于危弱。不可救藥之敝國乎。夫既仕其國。則食焉避難。吾知其不爲矣。故一死自表也。夫子路之有功于吾人及吾人之德于

卷之三

碑記 二十六

路雖使至今存可也。而卒死于衛。謂之何哉。此所以鼻酸涕洟而不能自己也。今書院新矣。嗣是學士大夫凡游息于斯者。既知子路之爲可法。又知其所以當惜。則于出處死生之義思過半矣。鄭公修是祠。旣完。卽轉觀縣于其別也。余心諾以爲記。未遑也。越三載。始克成之。公慷慨有氣節。其諫承吾邑也。始終僅一期。爲政多惠愛。民有去思。書院特其一事。公諱欽。字堯卿。號午溪。寧國涇陽縣人。予壬戌同年進士。記之。歲己巳也。

隆慶三年

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邵永春撰

先賢仲子廟記

子路在聖門以勇鳴夫子路之勇豈世之忿于格鬪悻悻自好者哉世之所謂勇血氣之勇也子路之勇乃義理之勇也負米養親是勇于孝結纓于衛是勇于忠周旋夫子雖患難而不忍離是勇于師生之敬唯恐有聞勇于進道使民知方勇于治賦車裘與友共勇于求仁治蒲之善又勇于仁民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二十七

雖曾子傳道尤深所畏則曾子所謂大勇者子路先得之矣然有功于聖門不徒勇之一也諸弟子問于夫子雖有未多子路之問較諸賢爲多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先勞無倦之訓昭于萬世矣微子路政之問胡自發之也中立不倚之訓昭于萬世矣微子路強之問胡自發之也君子義以爲上由有勇之問懼事成誅由三軍之問東周之治魯瓜之繫微子路疑而扣之胡爲發其蘊與若是也雖愠見于陳蔡

亦欲得夫子固窮之訓此猶其迹而非精蘊所在修己以敬因君子而發堯舜兢兢業業禹祇台湯聖敬文敬止武敬勝周待且率是道也夫子道統之傳又自子路發之然則子路顏曾之亞歟如以爲子路之勇者噫世之勇者肯有君子之問哉吾于是而知子路之勇人之不可及也夫子路卒于衛其裔在濟之南廟在運河之右因其後裔之請余故文之

萬曆十六年歲在戊子孟春之吉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涇陽許守恩撰
萬曆十九年泗水侯譚好善創建仲子祠記
聖人之道以尊而明以疑而信世謂孔子爲性生視若天之自高然而聖人未嘗自高也豈惟不自高卽其徒亦不盡高之也豈惟不高之抑且疑之子路之疑聖人屢矣之公山則疑往中牟則疑見南子則疑甚也絕糧愠之正名迂之子路之不信聖人一若此乎吁此其所以爲信也彼其視聖人之道若千金之璧惟恐其有寸瑕若九霄之光惟

虞其有纖障礪之礪之蕩之推之若對嚴敵若履
春冰凜凜乎其不敢以一息安也夫惟其不自安
故卒能成其信蓋至于聖人爲之辨其惑通其蔽
不得已而指上天以爲誓借匏瓜以自解而後聖
人之心若空中樓閣人皆見之若行天日月人皆
仰之故聖人曰自吾有由也而後惡言不入于耳
彼其自爲攻伐者至矣又誰侮之則豈非疑以成
信之力哉嗚呼道至聖人止矣然猶攻擊辨難無
遺力焉彼所自視與聖人之道奚翅不如則所爲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九

砥礪琢磨與所爲從聖人豈翅百倍故吾嘗以爲
七十子之徒皆以真志專功日積月累自成大賢
非直以及門爲幸若所謂附青雲施後世者也後
世之學聖人者多矣未少有得輒自信焉曰吾之
學至矣爲其徒者亦曰吾師之學至矣一以爲尼
父一以爲顏回沉溺不止曰吾疾賢人之固游移
而不定曰吾得聖人之時左覆右蓋惟恐人之攻
之也有攻之者不以爲愚則以爲讐然而信之者
卒不勝其攻之者而後聖人之學始晦故曰吾人

當學子路又曰子路百世之師而世猶以仕衛爲
疑吁聖人固言之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魯之
君臣衛之父子聖人蓋未始一日忘焉惜乎不能
以其身並相兩國也由也從之久信之深殆欲步
趨追之乎然惟聖人則可由也自信而過者耶故
斯之未信聖人悅開吁學聖人之道者斷可識矣
子路蓋卞人今泗水縣地其後人流寓濟寧久之
成聚因各仲家淺泗之仲無聞縣令邳州譚君好
善曰不可以大賢之後久爲寄旅乃捐俸鳩工于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一

縣東爲祠俎豆仲子其間移文濟寧盡族人而還
之卞爲置田百畝俾主祀事是舉也其義正其思
勤其有功于仲子甚大不可無紀余旣嘉譚君之
高誼會其以碑丈請未及爲以迂秩行至鄒而仲
子後黠復申前請乃駐車命筆爲紀其事復爲詞
三闕使歌以祀神其詞曰 君何在乎相羊望汶
泗兮湯湯欲嶽雲兮四起紛紜旗兮遠揚乘文豹
兮駕赤虬亂儲東兮翩來遊望舊丘而戾止聊卒
慶兮夷猶 右迎神 鼓坎坎兮擊鍾笙簫咽兮

隨風靈洋洋兮左右忻捐顧兮從容俄立髮兮嚼
斷振冠纓兮切雲世涓涓其皆是誰與易兮斯人
炳蕭兮設精式歌兮且舞神既醉兮顏酡恍申申
兮笑語 右降神 天門兮四通服兩驂兮戒雙
龍揚旌兮于邁高攬兮故宮居上帝兮左右悼行
義兮未終五風兮十雨時和兮歲豐綿本支兮福
舊國億萬年兮靡終旁 右送神
萬曆二十一年

欽差提督學校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長坦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一

後學李化龍書

濟寧侯唐世柱重修仲子廟記

濟城南四十里漕河之隈有仲子祠乃仲氏裔避
兵而聚族于斯以建之而寄其霜露水木之思者
其傳頗久其遞爲興廢亦不知幾更至是而又就
圯裔雖頗衆而頻年水旱饑窘不堪任築葺唐侯
來守是邦凡學宮祠社百廢俱興一日以公役經
仲子祠愀然曰先賢之所棲靈而胡以湮墜至是
奈何起人欽崇而重蒸嘗大典是吾責也夫乃捐

俸贖若干銀爲復修計則又曰春秋牲牷安所取
給守者曰乃族衆劇金而設之者侯嫌其褻復核
二祭費銀六兩並於州取辦不復科之族衆矣至
甲寅祠告成棟宇垣砌煥然改觀而又于門之外
暨大坊一座書以金額而仲子之祠不復湮隘舊
制矣其六十年代奉祀生員九卿氏與族人德郡守
之功而且慶先靈之有依相與請記于余余惟仲
子之賢孔子稱爲升堂曾子矜爲畏友歷春秋以
迄于今昭昭在人耳目間固不以祠爲重輕而考
之仲氏家乘仲子路之先爲卞大夫世爲卞人則
卞之人祠之宜也仲氏之居濟者不過以兵火倉
擄暫爲流寓安所取于祠而祀之爲是大不然神
不享非類其子孫居于河側已歷幾十世因以仲
名其地則其來遠也孫與祖一氣相通群一氣而
聚于斯焉知仲子之靈不隨之而聚也不獨此也
仲子居卞爲卞人仕衛爲衛人治蒲又爲蒲人其
名跡所至皆令人景慕而不能忘生時固已不拘
于卞矣而烏在其祠之專于卞也且仲子孔門高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二

第而後人推之十哲至今仍之凡學官配享必首
列焉則其祠又紛而多區矣况吾儒之尊聖賢惟
以道尊仲子升堂之學真足爲百世師而誦法孔
子者卽童至五尺罔不知其生平之爲大賢則又
人人有仲子矣茲濟運河之祠所踰設也匪濫也
茲唐侯之祠祀典新廟宇所踰大有造于仲氏也
歟堂以楹計配合以間計基以畝計邊豆諸器以
數計俱別有冊唐侯諱世柱湖廣巴陵人得並記
之昔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三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冬十二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郡人陳伯友撰

重修仲廟記

兗州之域多名祠以余所見于魯則姬公尼父子
淵于鄆則伯牛于武城則子與于任則仲子余鄒
則思孟祠數百里間輝煌映發賢令守之蒞其土
者汲汲修崇惟恐後居者詫聞者慕行役之君子
過其土者迂道緩程以冀一謁登其堂者如見顏
色焉嗚呼盛矣任城之南濱河而建者故爲仲子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四

祠仲子卞人也而祠于此卞產而任居矣今子孫
環祠而處遂以各地余母家世居河上去祠僅數
里得時拜祠下殊傾頽不足稱鉅觀爲之黯然萬
曆壬子楚人唐侯以高材選守任城旣勵精百務
尤加意於興學正俗之事慨然太息曰是不足與
曾孟諸祠並耀乎於是庀工鳩材撤而恢之州端
開君董其事不逾時肇舉祀典與宜廟兩祭並崇
豐麗赫奕望之如霞仲氏子孫感焉其奉祀生員
九卿介表任尚生思恩走邾婁俾予紀其事余聞
之躍然曰懿哉唐侯厥功遠矣夫循良之吏所爲
表揚前哲者豈徒不令湮沒而已將維風作民於
是焉賴故其於識者過廟必咨習於玩者入祠則
肅一節之士足感千秋而况大賢乎且仲子何如
者也魯論之諸弟子畧矣而稱述仲子者居其半
焉嘗合而按之其氣剛毅其學精實其心卓朗而
公溥敬夫子也似君愛夫子也似父守義衛而不
忍少汙也至死不易是以存致禦侮之稱沒來祝
予之泣蓋屬意至矣且夫子之教諸子多勗以行

而於子獨就其知六言是知之誨呼而悟之不俟問也顏子曾子而外有幾人者乎蓋其躬行之純確利欲之斬絕已粹乎無可指摘故獨以悟化耳其承命而仕則功尤可尚何則三都之墮子爲首難伯僚之愬不及冉求他日康子召求而竟舍子非其堅正之節媚奸謀而寒邪黨烏致此乎具臣之鄙爲然折也顯吏之責因求逮也且政莫大於行軍斷獄禮神信民四者非勇弗張非智奚斷非敬無禮非誠何信子皆優之雖古大臣道何加焉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五

可執權語爲定評耶吾國子車尚論往哲孔顏而外子獨見重聞過之喜未同之恥直與禹曾並烈信曾西之言以爲高於管仲豈非方嚴之槩與嚴嚴氣象有宜契者故嘆慕不置歟今世久承平學多門戶言理之士喜頓悟而薄躬修風俗之趨漸以柔靡余謂有意世道者宜表章仲子之學使與顏曾並著以篤其行而振其氣斯祠在漕之濱行旅之經過賢士大夫之往來舟無停撓陸不輟跡逆望而慕生入謁而敬溢低回瞻視因祠而思其

人因人而思其學所關其渺小哉或謂仲生在卜而廟在任何也余曰姬文公不之魯而魯稱宗國亦因其子孫所寓而已仲子雖下產而子孫世居任土矣欲尊崇仲子者非斯祠不可唐侯所爲汲汲尊崇而惟恐後者其有古循良吏之心也夫萬曆癸丑孟冬之吉

鄉貢進士古鄆後學周希孔頓首拜撰

總河都御史王佐置祭田記

歲萬曆丁巳湖東 大中丞王公視河濟上甫下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六

車卽釐散舉墜罔不悉飭至先聖賢遺跡尤惓惓加意一日駐舟仲家漢展謁仲子祠顧瞻徘徊而言曰廟貌新矣仲子可妥靈矣春秋裡祀不可缺也犧牲黍盛安所從出仲氏之裔有衣冠數人趨踰而前曰是予祖也族人剝金而辦之固其分也夫安敢妄覲公曰否否是臨茲土者之責也乃捐俸金買地永爲祭田其裔奉祀生員九卿等德之俾余勒文以記余竊公之爲若舉也非令仲氏德也亦非令仲子德也夫固與仲子之神兩相映發

而不容自己者且仲子當年未遇則食藜藿之實
爲親負米百里之外及過於楚則累茵而坐列鼎
而食不言侈也况淵水沿芷可將明信而牲牷肥
膾亦昭普存以仲子之靈千載如在又奚計夫享
祀之豐約哉而獨人有所契慕於仲子精神肝膈
默爲映發則其致虔竭慮而不容自己者乃其根
於秉彝而無所爲也故曰王公之置祭田也非令
仲子德也學士家之推仲子者大槩在見義必爲
凡人之所以有義而不必爲者見未真耳仲子見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七

義一真意不旋踵結縷之死凜凜生氣何者見之
真也想其遺風者頓起憤迅之氣非得於有所映
發而然乎王公負海內重望爲國家名臣縮南
北之咽喉行且調鼎鼐之重任其擔荷大而其運
旋偉則其於仲子必有神契而精感者寧獨一祭
田之爲映發也與哉姑因其裔人之請而爲之記
萬曆己未年季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河南按察司副使前刑科給事中行
人郡人陳伯友撰

謁仲廟記

余以甲戌秋杪自中州來東有開鑿鉅議馳詣治
河撫公征雲北望離濟四十里地各仲家淺時河
議憤中啓閉有節法不敢干亦惟窻紗映月舷夜
聽瀾醉不憚懷就枕而塔焉俄聞人馬喧逐云魏
國見訪急起延欸見旌纛耀晃須臾駕擁一人狀
偉且奇曾識魏國貌今則非且衣纓冠珮威神卓
犖旣與交拜覺其鬚髯拂吾口角坐語余曰我去
長垣濬墟猶公無奈琢堅刺鏗公前已生必死之
骨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八

生今將欲生未死之生明日先生知死之生十年
還來生彼邇北百萬之生而吾與公共證千秋之
生語訖便去問其鄉土曰寄家于此忽焉驚汗而
覺急詢此地有何祠廟聞吏告言有仲子廟余詣
祠瞻禮則陳設牲醴子姓序列笙瑟錚鳴云今晨
我祖孤誕余益駭恠着緋四拜而還詳繹憂云魏
國是宋封仲子衛國憂誤以衛作魏耳長垣濬墟
者今長垣古衛蒲邑墟爲豫州土公嘗宰蒲爲水
備修溝洫與我同治水之職也寄家云者子路卜

人子孫聚居于此且數百年故 國初卽各仲家

溪開第所謂生必死生未死生知死運用三死三
生直用必未知別爲三意神語亦善用巧哉然所
謂生必死者蓋指余築塞徐邳隄九千丈夾口十
三瀨奪千百里之民于魚而生氣逾壯也若云未
死之生仲語與余心正合必生東民我計先決但
當事之移我此官授我此艱責我此功之完使必
副其意中一大建創而敷績無前耳何知葛虓礪
砂膠瘡阜嶺兩地燥剛堅與鐵並匪鑿與鎚裂民
仰志 卷之三 碑記 三十九
踵頂匪鍾與歛斷民首領安能若此之繹騷六郡
象指三公上欺 九重也乎卽捐我有生之生拯
其未死之死所甘心焉又敢望十年還來一證千
秋之生也哉嗟乎莫說有官之貴力持一去留爲
他日之人併置不虞之齒庶慚三更到此枕中之
境仲子知我我契先賢夢友看得真勢徧看得假
以夢還我有勢憑他仲子猶是夢中人況余之在
夢夢者邪書此留之仲祠爲他時一夢覺契券
萬曆甲戌九月七日叅政山東平潮馮敏功撰

仲子廟記

余觀從來作記者不過記年月廟之修建于何時
肇造于何人而已茲廟之興固開先于前令譚公
創二千年之持與豈異人任後雖有作者皆托始
于公也其詳載之屢矣余不復贅獨述子路之義
氣可法可傳者以告吾同志諸述其畧幸勿爲迂
古今稱子路爲百世師而其說則在于喜聞過孟
氏論子路之聞過則喜至比于禹之拜善言律之
樂取善其故可知已蓋惟聞過則可改改過則可
仰志 卷之三 碑記 四
賢而惟聞過則喜然後人方樂告之以過夫南山
有竹弗採自直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爲入于
犀革益甚此子路所受教于夫子之第一義也人
非大聖人孰能自免于過而惟其有喜聞過之心
則其過當可寡微獨禹舜卽以夫子大聖亦曰自
吾得由而惡言不至于耳豈非以過惡常聞則拒
而遠之拒之益深遠之益熟所謂惡不仁者不使
加乎其身也不加于身卽不至于耳之說也由此
觀之聞過之益可知已自非心誠喜之而又焉所

稱聞過者乎夫子路之過亦多聞矣雄冠假服則過舉兵據地則過鼓瑟則過爲國不讓則過在陳之愠焉而過浮海之喜焉而過畏匡之怒焉而過正名之迂焉而過南子公山矜佛之不悅焉而過吁亦何其過之多也乎蓋惟人有所畏忌也則直言遠於千里而讒譎面諛日與爲徒方自以爲聖智莫若而烏見有所謂過惟其喜之是以聞之惟其聞多是以其過亦多人徒見子路聞過之多而不知其喜過之心來之也人徒見子路之喜聞其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聖

過而不知其聞過之後卽幡然改而又恐其過之聞也記稱子路聞過而悔靜思忘食至於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嗚呼此子路之所以爲子路也喜之一言是孟氏闡明子路聞過之心以示後也入聖真訣在當時鮮有能識之者則徒以子路爲一好勇之夫而率爾妄作無所取裁雖有夫子日爲攻擊而默焉以退將以爲詞遁將以爲面從則又何以能學至升堂畏於聖門而躋美於禹舜也與哉自余東髮授書讀其行事而想見其

爲人未嘗不願爲執轡也乃今得身遊下里謁遺像於廟中而親挹其行行之容備聞治蒲三善之政吁亦有餘幸矣夫其恭敬而信忠信而寬明察而斷雖云出於性哉而要亦自學問中來余也學師子路萬之乎不能彷彿願惟一念聞過之心競競朝夕以自期寡過於今日此則所謂願學而未

萬曆丙申仲春望日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聖

能耳因述子路之所以師百世者以質正同志然乎哉然乎哉

泗水縣知縣晉江尤應魯撰

仲子廟碑記

記有之禮爲其可傳也其可繼也則久近廢興之故有慈孝亢宗所不能得諸祖考而秉懿好德者公其報而弗忍忘此非一守令私心也尼山孤衍而下於都哉濟濟賢哲享祀無遺泗上固仲子路生托之鄉其間蒸嘗俎豆興而廢廢而復興不啻數數余自通籍來仕蜀越走四方遭聖蹟賢區停車吊問低回不能去來今斯邑釋奠而幸

遊先賢之里聊爲數語以志生平願學之懷云爾
泗水縣知縣安陸何 文輝

欽賜仲子祭田碑記

嘗謂祭之云者世祝明禋崇德報功匪細事也田
之名者助耕輸粟犧牲粢盛皆賴此也否則一或
無田蒸嘗奚出何以報

聖賢矧孔門語王佐之才者首顏子稱一貫之傳
者曰曾子殊知車裘農山之封與善勞明聖相頤
願負米結纓之心與養志易簣相伯仲一貧一富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聖

人情最難處者仲子車裘共敝狐貉不恥浮雲富
貴甘飴貧賤見何卓也一民一社衆心難以一者
仲子千乘自負夫子千乘致稱理煩治劇遺六投
銀才何鉅也誠哉四科之婉允矣百世師也是故
之曲而孔之克而顏之祥而曾之騶而孟之皆享
祀豐潔食土之毛春秋血食俎豆輝煌獨泗之仲
疏附

宜聖術衍道脉才優政事學造升堂可無祭田乎

余奉

簡命巡歷過泗瞻謁廟貌規模卑陋不足以稱報
享余已捐發贖銀一千兩仍

請發帑銀以竟厥工矣問其祭田則惟有譚令好
善及各院司捐俸置買不滿五頃余爲之戚然顏
孟之家各有田五十餘頃何獨仲子祭田寥寥胡
以供享祀而妥先賢之靈乎遂行文本縣查出官
地二十五頃並前地五頃足三十頃之額其租稅
盡于蠲免永爲俎豆之奉有司不許起征奏聞于
朝我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聖

皇上崇德重道遂可余之議信乎明德之祠百世
彌彰政水不忘源木不忘本其于
國家文教不大有光歟後之來歷東土者豈止以
三十頃爲定額哉將子陋巷三遷並隆矣謹述其
始末以爲記
萬曆己未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懋康頓首拜撰

仲子祭田諮租碑記

余讀太史公記至楚大夫孫叔敖斬其後寢丘之

封至假優孟衣冠以感悟人主未嘗不訝其術之奇而用情之摯也夫以伯國之臣有功於楚而舉國懷愴恐其後之弗傳况聖賢道德之裔乎丈夫慷慨好修儼個逞往當使遺芳妙濁食報千秋而後賢者之菁靈與我輩之意緒奕世托以不朽國朝興崇文教如日中天騶魯之區輝煌俎豆食邑於魯則孔廟盛焉於騶則孟廟嗣焉下此則顏曾冉皆得祠故土置田立後以世其祀獨季路仕衛蒲城之役結纓就刃身殉衛難故軒口燭臺之仲志

卷之三

碑記

聖主

烈凜凜不磨而長垣清豐特隆墓祀考其故里則魯卞邑今泗水也泗爲先賢敬止之墟舊闕祀典及典存矣而廟貌不歸廟新矣而俎豆無供置如中丞李公所稱孤裔遶隔不無故宮永黍之思者萬曆辛卯始創祠事置祭田偵取任城仲裔令回卞奉祀代錫廩餼代巡畢公請益祭田三十頃余濫竽保障丁蓮妖之變卑騎入山嶺危蹈虎盡瘁騶泗者再閱月始消彌載定因從戎馬之暇仰瞻廟貌如親百世師儀刑詢及祀事仲氏復以續

祭田豁租請余可之舉一十六頃五十八畝五分賦稅盡與曲處豁除爰勒石紀其事夫季路配饗春秋血食今古其靈爽寧以泗上一祠增重然在天之神樛流無不發越而人心之神鼎往固有獨鍾也祠泗上者康人心之神以康在天之神祇見祠可建後可立田可置而租更不可不豁神固靈於人乎人固靈於神乎冥明嘿嬪自鬱勃不容已乎仲嗣其勉旃先賢有德則馨後人繫德是崇食土之毛而克修饋祀惟在象賢一念季路浩氣懿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聖主

行詳載簡編不具述卽治蒲三善特其一班獨聞過而悔靜思忘食至於骨立豈今人所可髣髴故曰自有季路而惡言不入孔子悲之此余所警策於高山瞻懷于景行也仲嗣其勉旃統之不墜者文耳文之在茲者心耳傳心竅妙人人具足勇往力行則千百載常存之緒已豈建祠立後置田豁租所能存哉

天啓乙丑中秋日

山東東兗道右叅政唐縣曹文衡撰

桂王祀仲廟記

皇上御宇之七年歲在丁卯

詔命 桂王之國凡道經各山大川與古昔聖賢廟宇率以牲帛祭告夏四月過濟次於仲家關乃停龍舟展謁仲夫子廟邊豆有賓犧牲惟潔享獻有度肅用告成復召會仲氏子孫衣冠者數人優禮倍加命近侍取白璧四十金爲修葺之資又賜十二金于仲氏族人仲氏俱稽首稱謝從心以奉命總治河道護駕南行得與此舉目擊而嘆曰懿仲志

卷之三

碑記

四十七

哉賢人之勳人欽崇也如此雖王公見之亦忘其貴也既而先賢六十代嫡孫奉祀生員仲九卿趨予而言曰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治天下二祖列宗聖聖相承凡嗣大寶之初必親行釋奠先聖先賢仍詔諭優恤其子孫其崇儒重道可謂至矣今親王撫藩南土鑒御攸經必盡恭致祀其敬禮先賢爲何如也是固千古盛典宜有所記以垂不朽不佞方樂爲之書而行期告迫未盡所云抵歸仲生復山前請予遂援筆而述厥始末

夫仲子自委質聖門去今三千餘載歷秦火五季之變宋末金元之禍世事不知幾陵遲而幾版蕩其間君王將相身死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仲子處十哲之班血食遍天下而專祠在濟域者蓋嘗猶歷世無改焉使賢王見其廟如見其人虔誠拜謁低回留之不忍去者是雖秉彝好德心有同然良繇仲子負米之孝結纓之忠禦烈存于萬古三善之政升堂之學昭然炳如星日生爲禦侮之功臣死爲倫物之軌則凡誦法孔子者誰不仰其氣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四十八

之剛方而慕其節義之卓絕哉况吾王好賢樂道重文學而輕勢焰惡座澆而尚清淨經過之區專以施與爲美者其正大之志量必有與仲子相感寧直過廟則謁而已乎蓋王之盛德與仲之功業皇上自有親親之殊典崇賢之異格在予不必悉特因其事而爲之記

天啓七年丁卯七月既望

賜飛魚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奉

命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

學李從心頓首書

謁仲子廟碑記

吾儒未有言死生之說夫子贊易始言原始反終故可以知死生之說而當時聖門弟子能究心此事者唯仲子一人夫子以一言道破全在知生二字它日又曰由海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蓋知有真妄知之則吾之照心吾人之昭昭靈靈逐事應物者是也不知則吾之寂心聖人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是也知極於是則

仲志

卷之三

碑記

四十九

生死之理至矣盡矣當時如顏之卓爾曾之一貫實未必有加于是而夫子亦曰乘桴浮海從我其由異日患難周旋若晨門荷篠傑溺長沮矢死不移非有得于真知者而能若是故知視予之嘆非偶然而已也去濟寧四十里有間名仲家爲漕河孔道間傍有仲子廟行入而拜瞻見其英風行行宛然侍側時氣象傍立豐碑多稱其勇行喜過諸事而未有及其深得聖門死生之說故特表而出爲立石貽文以告同志者使知聖門宗旨所自

云時

崇禎三年三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正治尹資善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兵刑工三部主事奉

命典粵西試事天津監軍以平妖功加陞三級後學蕭山來斯行撰

仲志卷之四

總督河道二部尚書宜興周鼎重訂

濟寧儒學學政王家楨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陞較梓

祭文

宋宣和七年後學陳誼敢昭告于

河內公曰惟公政事之才列于四科進道之勇

累代瞻仰誼素仰高風幸過梓里敬陳薄奠

以伸衷腸伏惟昭格尚饗

仲志

卷之四

祭文

維開禧二年丙寅月日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畢再遇敢昭告于

河內公曰惟公聖門高第舜禹其徒曰忠曰孝

志與衆殊天隆厥報享祀勿替子孫振振先

民是式具茲微禮享祀攸宜伏惟尚饗

元泰定元年月日山東燕訪使許思敬謹以牲

帛之儀致祭于

衛公仲子曰惟公委質孔門號稱高弟功德表

著于詩書學業垂範于萬世凡讀其書而學

其道者誰不勤高山之仰止尚饗

維

至正九年濟寧路總管呂魯謹以羊豕庶品

之儀敢昭告于

河內公仲子曰惟公見義必爲聞過則喜才能

治千乘之國學已造升堂之地可繼可傳令

名既垂于無窮報德報功血食當隆于勿替

魯也不敏忝守是土鼎新夫子之廟貌以寄

景仰之幽思神其有知必來格予謹告

仲志

卷之四

祭文

國朝洪武七年月日濟寧府知府方克勤謹以

牲帛之儀敢昭告于

衛公仲子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

吾不知其高也吾不知其厚有聖人無賢人

可乎無賢人則聖人誰與行其道而垂其教

也嗟乎仲子非師孔子固無以成其賢我孔

子非得仲子又何能使惡言不入于耳歟勤

守茲邦得仰廟宇敢忘禋將之誠用竭本源

之思仲子有靈其不以予言爲妄矣尚饗

洪武十七年甲子月日鄒縣知縣朱敬取昭告于

先賢衛公曰夫子之在聖門其猶父之諍子君之諍臣也哉父有諍子則闢艱肅君有諍臣則理道明自孔門而有夫子則精義妙道因疑難發明而無遺故嘗謂顏曾善發聖人之蘊是士之良者夫子直言無隱委曲以闡其與是士之忠者忠良一道孰謂夫子不與顏曾同功耶而廟傾百年不振凡孔氏之徒均

仙志

卷之四

祭文

三

有悲焉敬不肖令茲鄒邑得過梓里見其子孫輒興仰止之思陳牲爲文卽其家祭之用見惻誠謹告

維

成化八年歲次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六日甲子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謹以清酌之儀敬昭告于

衛公仲子曰嗟乎仲子其聖門之功臣百世之師表也乎負米之孝常存結纓之志不泯故

聞仲子之風者不獨使頑夫廉而懦夫立且令逆子愧死奸臣伏地矣榮奉

簡書按部過此瞻拜廟貌感慕夫子之高誼予小子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謹告

祭開州墓文一章

正德丁卯五月丙午朔越十有五日丙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率開州知州劉東及僚屬師生人等謹以剛鬣柔毛酌清辨香庶品之儀致祭于

仙志

卷之四

祭文

四

先賢仲子之墓曰昔孔門言志惟公以千乘之國而自爲不知者訝其揚已之或過而知之者則謂其才與治而相宜乃若出宰于蒲試三善以輒效而仲尼亟許之固不待入其境而後知也蓋公之爲學已具高明正大之體而發于政事必有忠信明察之施卽人得其一亦足以稱賢于天下而况公之克備乎誠哉百世之師表儀瞻茲名邦實公過化之地而廟貌儼若寧不繫我人之遐思沂流澤方

日遠悵繼踵焉為誰伸仰止于一奠颯靈風
以懷其尚 饗

維

嘉靖乙酉三月朔越四日

先賢衛公之廟告成知濟寧州事張允清以牲
醴之儀往奠之曰惟公貴必思親家之孝子
也食不避難國之忠臣也聞善斯行聖門之
高第也茲在百世之上將尚友焉矧厥子孫
係籍敝郡孰敢數之敬奠二觴用伸五內神

仲志

卷之四

祭文

五

其鑒焉尚 饗

欽差工部主事張克文致告于

先賢仲子曰余自少時從塾師讀論語即耳仲

夫子之名想見其人毅乎人傑哉已而提南

宮廡

簡命視河濟上得借其子孫入其廟宇瞻拜遺容
與所想像若合符節使人英氣頓發視天下
事皆若其力量所能為者而生平之向慕不
覺其慙一半矣可不謂幸歟但其廟貌狹陋

不稱報享志欲擴而大焉未逮也爰其牲醴
奠之更以俸金八兩付厥後人俟他日掄材
鳩工以助一磚一瓦之費聊伸悃誠用見雅
素謹告

監察御史田子堅謹以清酌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曰嗚呼賢哉仲子其聖門之傑出者
乎秉性剛強有敢為不屈之操守已端確有
百折不回之志胸襟闊大有物與人同之量
外若任性而行行內實養素而彰彰庶幾乎

仲志

卷之四

祭文

六

入室之望而不能脫乎惺之劍鋒夫豈不知
危不入邦然天下滔滔舉無可往與其貶晦
終身豈若隨世以扶綱又豈不知冒難有傷
然身既許國志定不偃與其營營苟生孰若
舍命不渝之為滅况結縷一念尚不忽于顛
沛之忙則委質捐軀未必無所裁而不落乎
商重其慷慨之節益信夫生平志氣之軒
昂正大自靖光明不爽誕登聖人之堂益信
夫食焉而避難者之敗常謹告

長垣縣分祀先賢伯玉仲子文 一章

維

嘉靖辛亥二月十有二日知長垣縣事鍾崇

武敢昭告于

內黃侯伯玉

河內公子路曰於惟二公樂行憂違道合聖人
升堂入室學超諸子冥冥正行知非于未暮
之齡三善治蒲折獄于片言之決一則吾夫
子之執友一則吾夫子之高第垣爲桑梓之

卷之四

祭文

七

里過化之鄉永世祝之宜也但于位次之間
不無左右之議其以爲彼君子者吾師之友
也則左遠爲是其以爲業旣治蒲蒲遽產也
則右仲爲非其以爲二公生同其時其精神
意氣宜歡聚于一堂則二公合祀之辨又在
于是非之間崇武揆之祀典順以人情仲子
少吾夫子六歲則于遽公未必有先後之輩
君子居是邦不宜以齒先其邑之大夫則遽
公豈有安于仲之心而二公之神在宇宙間

猶水行地中無往不至若以爲必合于一堂

而後爲宜則二公于吾夫子賓主師友之簡

最聯屬無間者將必得夫子以主其祀而後

歡聚也是皆不能無泥焉崇武卽以舊祠特

祀遽公而垣故有河內公書院卽以東之靜

室高其垣墻聚其院宇醴酒一觴陳樂滿堂

迎各就位以各全其尊意二公之靈必妥而

志亦必安也武司邑篆神人是主其必不以

武爲妄且不經也尚 饗

祭文

卷之四

祭文

八

清豐縣文 一章

嘉靖三十七年月日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知
縣李汝寬率官屬人等謹以剛鬣柔毛庶師
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墓曰於戲夫子聖門之高第也竊効

誦孔氏之書竊聞夫子升堂可敬浮海可隨

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師旅饑饉雖小國可

治詭遇羞管晏之功烈樂善同舜禹之襟期

片言折獄千乘不疑三善鳴治一敬之推道

楚而厚享乎饗奉思負米有餘悲也仕衛而自信其堅白甘結纓以酬知也於戲市道多矣誰秉夫子之信義小康可矣誰抱夫子之經濟寬也無識嘗謂自古賢人君子身所經歷之地皆足以繫人愛慕之情況茲高賢精爽之所麗而可任彼樵夫牧豎之縱橫特爲封土繼以寢成修常祀于春秋儼先賢之儀刑走村翁于伏臘庶禮俗之可興或疑夫子之墓在澶州星垣此恐未真也殊不知魂氣無所不之掘井可以得泉况茲遺趾尚在而又考之一統等志頂以故老相傳既三處皆有何獨于彼則崇于此則不然必如是斯無遺憾茲後學之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謹告維

萬曆十九年八月初五日沂水縣知縣譚好文謹以牲帛醴粢致奠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惟賢毓生泗鄉蚤遊孔墻才優從政學造升堂賢列四科師隆百世崇祀

有儀守土無替今茲仲秋用伸報祭尚 饗萬曆甲寅春二月朔越四日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崑山後學李同芳謹以羊豕酌清之具致祭于

先賢仲子曰芳讀孔子世家太史公適舉縱觀尼父廟貌低回留之不忍去嗟嗟躡聖賢故墟而慨慕神留獨太史公然乎哉芳不佞少負四方之志素懷鄒魯風教通籍以來跋履兩浙三楚粵嶺貴竹之地盡屬南方于先聖賢遺蹟猶寄憂懷乙巳叨轉東藩轄左有七年壬子四月

皇上以芳久于東卽 命撫其地夙夜蒿目以靳報稱無何而含沙者及矣隨趣僑托濟州疏請歸田凡七上得

旨以候代暫留仲家闢得謁夫子之專祠瞻拜夫子之遺容凜凜生氣千古如存固足以慰生平之志願然而景仰之懷不能自己聊具一

賜爲文以奠夫子有靈其默鑒焉謹告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八月辛亥初七日丁巳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唐世柱謹以羊豕香帛
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吾道主盟聖門高第學造升
堂義高振世朋友情真車裘共敝使民知方
經國至計千古貞心九死不替道以節高勇
以埋制仰瞻宮墻虔修鑰祭用昭歸依敢不
祗礪尚饗

仲志
卷之四
祭文
一一

維
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十六日

欽差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王佐謹以羊豕香燭昭告于

先賢仲子曰嗚呼夫子從遊聖門親炙道統垂
範百世令名無旁自古及今日月同明載陳
薄奠瞻拜于庭用伸寸忱格此幽明謹告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二月己卯初九日丁巳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胡休謹以羊豕香帛庶

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嗚呼嶧山嶽業泗水清蓮鍾
英毓粹仲子生焉學宗至聖名列先賢顏曾
伯仲冉閔比肩升堂入室杏塾疇先春秋俎
豆十哲在前繫惟梓里河曲一厓本支蕃衍
堂構綿延景行仰止共切寅虔建廟特祀萬
世不迂陳牲設醴明信以蠲孔時孔惠匪忒
匪愆休臨茲土崇奉有緣羹墻寤寐寸衷炯
然捕詞摠惻莫罄敷宣伏乞昭格降此几筵
崇禎五年壬申二月己巳朔越初九日丁丑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王孫蕃謹以羊豕香帛
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仲志
卷之四
祭文
一二

先賢仲子之神曰果哉先師欽聖好善惟聞惟
行孜孜黽勉從政優爲千乘克展堂奧爰登
造詣詎淺卽裘馬之可共豈蘊袍之足視浮
海是喜今傷懷何演南遊泮然今鼎食奚哉
蓂爾蒲城兮匪躬其蹇欣欣夫子兮諦稱治
辨迺竟致身于結纓兮而終吾邑于實踐封

樹在衛廟貌在兗惟不愧兮聖門斯千秋兮
愈顯禮申春中牲牷精洗拜瞻肅雍敬共祀
典果哉先師德輝難闡

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十月戊申朔越十三
日庚申濟寧州知州王孫蕃謹以羊豕之供
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於維仲夫子允矣是吾師
毓靈古卞邑爰神今于茲面對東山翠門環
濟水奇發興幾千載湫溢不堪居我來爲任

仲志

卷之四

祭文

三

中恰焉欲新之奈逢多事日兼值告匱時蕭
條靡所厝目擊空縈思樵宜庀材木敬作大
厦支廟基拓五盈宇階殿且宏宮墻巋然望
榑桶參雲橫期人尚義室可煥政事庭升堂
動仰止敢不切景行今筮小春吉始開經之
營羣工子來趨賢胄騰惟聲我師神有在寧
無聞喜情願借靈我佑樂觀不日成尚饗
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辛丑朔初七日丁未
兗州府濟寧州州判今陞青州高苑縣知縣

蘇芳謹以香帛羊豕之儀致祭於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惟茲

先賢聖門所欽學造升堂道妙兼人負米承歡
孝行著聞公以忘物忠以致身治賦才高果
敢性成有勇知方爰及後昆值茲時艱愈顯
精英歸然廟貌長峙河濱來蒞此土仰止更
親道脉不磨祭典常新尚饗

崇禎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仲志

卷之四

祭文

古

欽差管河水利督理京邊糧儲濟寧等處兵巡道
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楊毓楫謹以羊豕香
帛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夫子神位前曰吾仲夫子萬世之師平
居衾影內省不欺善遷過改終日孜孜爲親
負米百里如飴迨乎親歿日涕漣漉車馬可
共何等襟期縉袍不耻曾臆匪夷從祀
孔庭一席見知卽當初謁便已不羈橫腰神劍
衛道有思三都之墮忠勇白眉南子不說與
之四維公山費佛畔勢繁棋欲用吾道已卜

書脂問之

尼父恐磷恐淄丁今之俗世道莫支金九是逐

玉饌用追風鶴遍震卻萊其誰

夫子可起赤白旌旗仁聲義問五色之綦小子

居此敢言保釐乾樞坤軸龍戰有疑遑遑盡

夜前席匡時報

國頂踵祇恃親遺肝衡濟水

夫子之祠虛來實往人人尸留題姓字爭光

鼎彝於是小子摠衣披帷何以備物溪澗採

伊

卷之四

終文

五

芝何以致祝瑞世叱詞森森俎豆濟上一絲

我

明帶礪萬世綢繆

夫子不昧鑒茲歆茲

大清順治七年歲次庚寅二月二十有二日

欽差分巡濟寧等處整飭兵備督理糧餉鹽法河

道水利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談天祐謹以

羊豕香帛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

噫嗽少習魯論載稽列傳夫子言行大畧獲

見義勇出于天篤忠孝繇于性善振古爲章

奕世景美過梓里而恭謁遺型修沼芷而恪

申微薦洋洋如在來格來鑒

順治九年歲次壬辰正月二十有二日

欽差巡按直隸督理漕儲饒運嵇察兼管河道巡

歷各省漕運衛所等處監察御史朱 紱謹

以羊豕香帛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讀負米之傳千秋之孝義

伊

卷之四

終文

末

如生誦結纓之章萬古之忠貞不死大德克

敦餘節奚訾衛道之功既高永世之烈何已

罔有人而不恪抑胡代而弗祀緊余小子夙

切仰止廟貌獲瞻載欽載喜陳牲束以告虔

淮夫子其鑒只謹告

讚

崇禎元年十又一月上浣過

仲子祠偶與友人說惟恐有聞句識數語

荆溪後學周鼎拜書時督漕儲

嘻卓哉仲子不勇於氣而勇于道也有所不耻有所甚耻矣耻惡在其惟聞而有弗行乎轉所甚喜爲所甚恐矣是故行所聞者特仲子之迹而恐有聞者乃仲子之神當年之仲子多其能行而千秋之仲子留于能恐嘻卓哉其勇于道也夫

仙志

卷之四

詩

潘季馴工部尚書

悼我仲子委賁尼宣學造升堂政稱三善才雄大

國負米百里洪各有赫作師百世

朱國禎大學士

昔周之衰厥生仲尼道之不行去魯適齊從者三十七十達士好學者顏一貫曾子誰爲禦侮壯哉仲子鮮圍于匡執轡爲使較其大功誰堪比擬先子所畏言自曾西聞過則喜見推子與聖人之門一人而已

昔

唐世柱濟寧知州

先師之莫容率曠野如虎兇賴有顏而門人日益以親更得仲而惡言不入於耳孔以仲爲干城仲以孔而自砥秉一念以常伸無懼齟或繞指已有聞斯必行人告過則心喜思體全爲成人願敬修如君子細萬物而不矜遺寵辱而弗耻雖小用於當時寔克效乎治理亦既知其末之猶避人而莫已無處榮而意移無歸難而節毀其氣令堅強遇之而摧其風悍懦弱聞之而起遐矣孤標巍然仰止柱幸以荆楚之裔得游賢者之里謁廟貌於河干披芳踪於圖史儼陟降以羨牆潔粉藻以簞簋嘗聞學山有丘學海有水豈先子之所畏竟絕塵於後晚敬書以貞之期來茲其濟美

胡林濟寧知州

涖泗之秀鍾于魯堂學徒三千七十稱揚惟我仲子忠孝流芳名列十哲道尊帝王奕世褒增永代生光

黃克績 山東巡撫

猶與夫子升堂是造千乘治賦負米稱孝朋友與共志在組袍三善成治庶幾先勞惡言不耳捍禦聖道瞻茲宮墻是則是効私心仰止德音孔昭

董則喻 濟寧知州

先賢仲子孝以承親忠不避難食不計貧先子所畏顏曾其倫廟貌歸然濟河之瀕魯國真儒天下能臣知方有勇默護斯民天篤忠孝子孫振振升堂入室以祀以禋喻忝守茲土仰止更真表陳

作志

卷之四

讀三

藻萬世常新

汪邦柱 工部郎中

魯仲子鍾靈祉為熊羆非虎兕骨不凡性特駛挾剛腸斷柔指得歸依自孔氏勸之學奮然起劍何舞近俚服先王佩義理敦詩書親圖史言雍容行透邇遊澤宮問泰時射徐升飲緩跣坐春風待蔬水一堂席四方耻世滔滔俗靡靡拯者誰吾師是講智餘轍環始躬執輿問津使沮溺耕荷篠知隱者招非相皆晨門譏伯寮毀力猶能肆諸市有

命焉其如彼絕陳糧飛臣矢調宮商應角徵彈琴

歌釋輓弔為栖栖無暇替久道途困行李浮海從公山止中牟叛南子否禱有請對曰詠所不知闕未俟種種疑報欲泚頂門鍼當下捶磨不磷涅豈滓抱經綸摠底裏各盡言毋吾以為國忙遂率爾救饑饉壯甲輶勇知方氣非鄙問成人戒偏倚忠為胎信作壘集諸長祗剩技文禮樂洵糠粃邇義皇暨姚姒說夏商慨宋杞莠亂苗朱惡紫意肫肫言纚纚一蔽存全體瘡玉石磋骨角削啖潛銷野

作志

卷之四

讀四

奚累羽既括鐵盆砥去未學相倍徒舍雄雞其雌雉猥無衣鳳有枳和不流中不倚而強與升堂矣權門張公室圯畏行行寢不軌小邪奔挾要侈千乘盟無是恃獄訟繁多利嘴折片言噬乾肺彌子瑕人中傀儡是狐柔則婢食珍羞衣絛綺竊君靈弄國璽方之吳幾伯語進媵桃嬌上軹寵一衰終朝祇欲攀援甘言訑正士妻佞婦姊托菰葭依蒿藟清濁分界淇洧却衛卿遠貳痔聖後先道一夢周公見凡几攝魯相權不軌亂政誅盜賊救拒

萊兵懾奸宄文馬驕女樂姦起東裝如脫屣重友
朋樂襖被敝馬裘益裕泉無枝求何憾耻賦白華
思修遘事二親少脯醢不擇地爲祿仕蒲三年民
樂只治田疇廣備序樂蠶桑絕庚祭風還淳俗化
詭庭無人戶有死淪肌膚洽骨髓迨其去喪考妣
數稱善庸盡美渺湘江度鄂渚印峨峨綬紫擁
旌旄乘駟騶哀劬勞嘆帖昔者貧不我俾突無
煙釜未庀今食前列鼎簋難下咽爲甘肯安得長
承歡跪負升斗展肩頰壽千齡日百里仰白雲頻

和志

卷之四

詩

五

顧諟藜藿悲痛沒齒孝竭力忠忘已無貳心質既
委通鬼神了生死臨大難整冠履中庭哭惡客已
謂惡言不入耳傷聖心不在此性命交存亡視道
脉孤擔荷弛何人斯忍舉七樂生平難備紀善速
遷義急徙聞斯行告則喜豁賜知聆曾唯左冉牛
右孔鯉辯魯魚別亥豕三千徒七十士及門者何
比比若而賢誰堪擬大聖庶亞聖第儼步趨相拱
峙惟其有所以似岱蒼蒼酒瀟瀟星軺停錦纜
望郊原問桑梓下有沱濟有汜來無垠去莫抵走

賢愚驅遐邇採汀蘭摘沼芷潔滌蘋薦筐筥拜遺
像瞻故址百世師千秋祀云誰思衆仲子

恭讚

黃道潛

關里
縣生

先賢子路子五言古風十有四韻并叙

蓋聞子路子者魯國名賢孔門高弟祥鍾於卞近
分洙泗之靈諱取乎由遠合丈夫之志享後世者
八座特叅十喆之班少先師者九年僅亞一日之
長冠雄鷄而進見伉直可徵共雌雉以觀時豪傑

和志

卷之四

詩

六

欲奮瑟聲入室行將悔過於終劍氣升堂方且雄
心伊始好勇過我誠哉見義必爲斯行兼人允矣
當仁不讓尚義始能尚勇好學乃可好剛徵養怡
怡全頌切切惇惇之訓動容行行半映閭閻侃侃
之輝既而禮樂之文竟進成人之列所以政事之
選致興從我之思化滿蒲城三善稱之而未盡禮
行季廟一朝舉焉而不煩乃若才所特優可使治
賦舍其畧之風諱誰與行軍勝於辯才願自當乎
一隊攝乎大國酬爾知於三年於厥繇來從政止

一果推茲以往折獄何待片言無倦乃上政之
純先勞足以盡矣以敬爲聖學之要修安豈有他
哉知死知生摠是期於知命事人事鬼無非所以
事天車裘共於友朋敝而無憾枝求化于與立何
用不臧迨至東西南北之交殊多左右後先之力
還津欲問豈同鳥獸之群岐路相遭誰來鷄黍之
食石門止宿知其不可爲而爲去魯趨行明乎可
以速則速援戚而舞在陳披仁智之風彈琴以歌
于匡發詩書之韻乃若在三之節尤爲不再之奇

仲志

卷之四

詩

七

忠篤結縵用作貳心之愧孝純負米敢辭百里之
勞却小邾之要盟春秋義重謝魯人之報德天地
恩深凡此稱述不過萬分之一惟彼師範實則百
世有餘唐贈衛公宋封河內以吾徒之後學又安
測乎先賢然而一念之誠不容自已遂取千秋之
案妄與爲評敬效古風勉從爾雅賦五言以見志
重七韻而成聲

維我仲夫子春秋至於此自今度昔且將何所
指千載誰相知知弟莫如師宣尼言已詳無能贊

辭多述亦覺贅繁惟居要貴惡言不入耳此語
真堪繪乃若旁觀人思欲傳其神有聞未之行形
容刻且深迨及身往矣九原不可起猶有子與氏
謂其間過喜况復係清評隔世有餘馨先子推畏
友曾西以爲稱品留空谷響今古原無兩遺蹟題
難盡伊人殊可想

施于政

清寧
州判

荷與先賢疇儼仲子感雷精以生冠雄雞以選抑
而強與適種北鄙繫委質于人鑄爰禮礪而樂砥

仲志

卷之四

詩

八

剛而好學勇則如此故夫升泗堂聞其瑟寧異撰
於鏗爾入蒲郊問其政信乎由也果豈曰末之難
矣噫嘻雞豚逮親猶志悲于不在與易從師惟與
易子皆是蓋一代素王爰有奔走禦侮之臣群蒙
木鐸尤須東西南北之徒知津而問水所以滔滔
罔溺長夜其旦教萬世而無已然則結縵之際誰
謂由彥而柴愚乃喪予祝予猶之乎子在而回死
且死政其未死故讀封魯經嶧高淇止於萬斯年
伊於胡底耶

恭贊

石麟齋

先賢子路千七百言詩

竊維仲氏夫子賢師範千秋仰卓越小子何能贊
一辭謬賦俚言見愧缺歷攷生平不可指約畧榆
楊聊譜綴下邑近分尼山靈篤生英英才藝絕進
見劍佩冠雄雞武哉疆乎徵伉烈委質聖門除戎
服從此魯國著名傑少先師者有九年好勇過我
豈容說學高七十與三千升堂詣已癸十哲未之

仲志

卷之四

讀

六

能行恐有聞斯行兼人無作輟允矣當仁不讓師
洵哉見義爲必決不畏疆禦侮矜寡其言循性剛
果子請君試看侍側時率爾行行動容別車袁公
友愧世情世情薄劣不堪閱縕袍端不耻與立詎
詩惟欲使東城續奏三年耐大國願當一隊赤自
設才優治賦期行軍重諾片言獄已折芝政致興
泛我思禮樂竟進成人列無俸足以益先勞以敬
允爲脩安訣季廟與祭知禮稱宰蒲化洽二善悅
疆公弱私隋三都不入不善恐爲涅于衛不悅見

南子公山欲往非所屑御侮却非從子遊兕虎興
歌伴車轍萍逢曾下石門楊問津沮溺翻吟拙岐
路相遭有丈人君臣大義一爲樹援戚起舞陳蔡
間彈琴歌和匡闢犁負米百里不憚勞累祠列昂
思尤切臨難瀕然誓結纓惟餘忠盡一腔熱後有
于輿稱知已謂聞過事雪依倫曾憶曾西言先
子畏友莫敢埒唐贈衛公景高風宋封河內昭大
節凡此形容萬分一聊著微誠一念結一念默達
在天靈仰企情深寤寐接

仲志

卷之四

讀

十

謝知已

勇哉仲子生感雷精孝哉仲子立愛胞誠負米百
里竭力子情爲親而仕蒲政攸成德稱三善鄰震
威名時艱勢危自任益宏知方有勇才優治兵必
信必果片言獄平千金一諾宿夜不更義高公物
表馬爲輕強哉矯矯貧富不撓縕袍孤貉曷耻曷
榮心懷君子脩已念貞告過則喜聞善卽行孜孜
黽黽百世師程賢有仲子耳無惡聲允升堂矣入
室樞衡依依爾弟轍跡長征思哉仲子臨難結纓

以身殉節烈烈琤琤公也侯也顯被褒旌位尊十哲血食無窮巍巍廟貌凜凜如生仁者昌後慶衍羣英衣冠濟濟禮樂從橫天地同紀日月同明邇流洙泗濟水同清

濟上陳表銘

禮科左給事中

於乎精靈懋鍾英哲允先聖門材藪

仲子稱賢四配踵美十哲比肩聊爲較擬何一未

全聞過則喜不貳如淵孝哉閔氏負米齊奸曾得

一貫所畏攸傳雍優南面蒲績亦宜與求同科予

伯志

卷之四

讀

十一

豈能前明決類賜忠信更專文學游夏彼浮我堅

羽翼聖道禦侮有年結纓殉節非關意偏去茲千

載義烈猶鮮封塋在衛家世則遷河濱立廟瞻拜

依然陳詞抒衷不勝派連

其二

五言古詩

卓哉

仲氏子徽烈何轟轟儲材都以富誕毓感雷精聞
迺恐居後宮墻奉法程懿行揚屹盡安從贊品評

感懷勤仰止追述有餘榮聖門稱禦侮吾黨賴于城學堪師百世興起非虛聲任俗饒禮教遺風誰所成廟祠遷自卜草木亦含英闕里隔衣帶琴瑟應相慶生孔復生仲在幽猶在明錄唐迄趙宋封號頻來旌道德本崇高寧需爵位亨

聖朝崇典秩十哲仍前名三姓得專祀且與閔冉

京血食徧疊序家乘倍繁盛濟水淵淵遠流澤若

同清史書不勝烈贊嘆在輿情歌咏幾充棟鼓吹

效簫笙幸託粉榆末何容無一鳴濡毫得數言

伯志

卷之四

讀

十二

酒表微誠

管子論

後學賀逢吉

古今語孔門高第孰不曰顏子曾子至於顏曾而下惟管子一人則未必知也自今觀之車裘農山之對與善勞明聖相爲顏顏負米結纓之心與養志易簣相爲伯仲一貧一富人情最難處者仲子車裘共敝狐貉不耻浮雲富貴甘餽貧賤見何卓也一民一社人才所難當者仲子子乘自負夫子千乘致稱理須治劇遺大投艱方何鉅也片言折獄夫子與之宿諾不啻門人稱之要我無盟隣國信之師友定評家邦公議百世之下有令名焉侍側行行夫子樂之由也升堂夫子許之惡言不入夫子壯之志隘乾坤氣凌今古千載之後有遺思焉他如六言六蔽發聖人之精蘊是天德也三善治蒲爲生民之幷幪是王道也開過則喜商王之改過不吝也開言卽行夏后之善言則拜也修己以敬與安人安百姓通爲一理唐虞之事業也勿欺而已與面從後言合爲一義舜禹之忠悃也諸

知此類不可枚舉然其心其行仰不愧天俯不作人皆足以適遇時流而聲施後世故朱子曰子路百世師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管子曰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余謂顏曾而下惟仲子一人不爲過也或曰如子所云仲子聖矣乎然夫子之聖七十子心悅而誠服者仲子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脰公山之往則不悅烏在其心悅而誠服哉不知夫子所行聖人體道之太權子路所言君子守身之節法魯男子云子在柳下惠則可在吾人則不可故朱子論楊氏推轂蔡京而曰龜山自處地位太高吾人當學子路真確論也或者又曰是固然矣然管子有命喪祭以禮仲子於絕糧則愠見且曰君子有窮於疾病則請禱且使門人爲臣無乃於知命守禮者戾與不知元聖如周公且有愛兄之過聖聖如孔子且有愛君之過然則仲子之愠見也請禱也使爲臣也其亦愛師之過也觀過知仁烏足病仲子哉或者又曰是亦然矣然季氏無君出公無父仲子仕之子雖百喙烏能爲辭

曰斯正有得於夫子之教也蓋魯之君臣衛之父子夫子所深痛心者女樂受而燔肉行次乘招而問陳去夫子之道既不行矣而果斷如仲子政事如仲子又不使之匡正維持於其間則魯衛之事自去而夫子之心益悲矣使仲子而仕季氏匡正於君臣之際庶公室以張私門以杜而東周其可與平故季氏旅泰山而曰求女弗能與季氏伐顓臾而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均仕季氏也夫子獨責求而不責由者必泰山之旅季氏雖不聽而仲

仲志 卷之四 三

子曾救正也顓臾之不伐仲子曾力諫而季氏遂中止也仲子而仕衛維持於父子之間庶禍其父不禍其祖而各分其可正乎至誠以感動之知天下無無父之人委曲以幹旋之知天下無無父之國或如宋儒所言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是一道也或如陽明所論衛輒爲公蒯聵爲太公如後世太上皇例又一道也惜乎天不祚魯而伯寮之愆行天不祚衛而孔悝之難作周公之聖康叔之賢曰以傾頽陵夷不可救藥而夫子

之志窮矣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歟矣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於仲子乎何尤

仲子廟頌

監察御史歙縣畢懋康撰

粵自玄黃肇啟睢肝漸剖五勝適于神馭三英纂以天衡然靈鏡成握而前耀更著瑤軫迭適而昌略靡統於是帝眷尼丘縱我素王中運以時成集必大天闔地垠總隨于步輦堯尊舜絃畢繞于行

仲志 卷之四 四

麾維時素臣顏曾騫七十于高蹤商賜軼三千于茂軌人演緒乎教四家奏助乎籍六若夫惟果毅哀然政事之良媿臣隣壯哉禦侮之選則仲子其人弗可及矣嘗按蹟邇之鷄冠猥佩之確括竹箭于南山赤羽白羽之士滙江流于下瀨以故贖鏃可結義以昵成溺謝猶麾愛緣公普射延嬰圖幾玉道之易成瑟領虞彈曷中聲之尚遠不耻緼而用臧孰憾裘而莫共爾邇邇射要盟陳璫受命曲終甲解何簡子之足畏庭下鼎燔同田單之不與

治蒲而政驟著于先勞墮費而謀好成于臨事大
且蔡津可問楚條亦拱彼避世子胡從我斯人其
同與此其聞志已在安懷固將修已必同循病也
悲哉事起登臺難貽下石既異回何敢歎之時竟
孤柴也其來之望蓋想結縵而知生氣之猶存觀
覆醢而徵處死之非過矣生爲百世之師歿享千
秋之祀專祠翼翼梓里洋洋熙朝之文教於焉特
隆仲子之天靈茲其逾赫耳作仲子廟頌

仲志 卷之四 頌 五
頌曰有仲曰堪黃帝之裔商嗣廼傳卜宗咨系仲

子挺生周德將替雷精兆異陪尾鍾靈負志憤憤
劬挾青冥攝齊委質宣父之庭不忤不求從吾所
好聞恐未行過喜人告富美宮墻堂皇頓造辟彼
率曠栖栖者誰慨慷援戚不遇胡爲廢歟命也我
心傷悲曾氏畏焉疇堪軒輕宣父賴焉惡言不至
英爽在天儼然瞻視顧瞻祠宇泗水悠悠相望森
林孔克孟鄒高山景行虎拜如流余奉

簡書望廬必式因彼雲仍還拜以特頌媿穆如
咽寒渾

仲子三善頌

太僕少卿鹽官呂濬撰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而三稱其善孔子方不
利于口不覺轉帙見此呀然嘆曰居今卽有生子
路之真政治亦必有活夫子之真讚歎或可尙爲
政規模寬其一欸罪過姑令處中下列平常云爾
然所稱居卓異擢銓曹躡臺省者從天而墜邪不
知彼之政事不必子路自有別路彼之薦奏不必
孔子自有孔方遂生出百千萬善壓到三善一日
仲志 卷之四 頌 六

州縣勝蒲三年豈不孤負聖門師弟畱下此一段
真實光景乎余故憤人不能已已輒爲作頌
昔者仲子爲蒲大夫以治得各作後楷模四科定
出信手操觚今也飛鳥及至疑狐人誰不路天下
皆蒲何必三善乃爲貴乎比來臨民益大詭詐
枯作腴養棘儲刺開鑿徑實人未曾至安用如蒲
田疇盡易草萊甚闊溝洫深治始得謂恭敬以信
其民盡力也乎外拓門屏如市之闢內深城府如
家之奧桃李成路尤食其妙安用如蒲豐塢用繚

室居甚固樹木甚茂始得謂忠信以寬裕民不偷也乎清曉排衙一呼百應筆點成金字如律令未必此官專爲百姓安用如蒲公堂澄靜庭甚清閒諸下用命始得謂明察以斷其政不擾也乎其政不擾實擾里間以成其巧其民不偷實偷匱箱以副其求其民盡力盡其精隨以快其衙仲子有靈願請拔劍挾其擾民之心眼斷其偷民之手段判其盡民力之胸次善劍莫善于公只在三尺宵練既續其三遺稱四善可不稱千古之大快乎

仲志

卷之四

頌

七

負米頌

鹽官呂逢時撰

子路孔門高弟三十猶貧百里負米孝養其親仲之家世實爲卜人卜亦壯士生殖茂殷得米胡逞或貸與質誰居困廩分斗也石仲子生勇稟有異力斗固怒慙石豈見劇爲多爲少雖不可知云百且負焉其孝思親命所寄力爲神馳以此思勇勇亦何辭先聖及門二論可數閱義匪慈赤不道父

人不問半與之釜若仲兩堂粒米當舞况復此

承芽家到今凡有父母推仲子心普天百里欲負皆任恤全純膝相

餐

仲志

卷之四

歌

八

賦

崇禎七年九月

先賢仲夫子廟敬賦

山東左布政使吳郡張魯唯書

仲子秉剛德雄名四海聞一朝自得師步趨良已
勤如彼渥注婆頭就天開群鬼神生死間參悟亦
復久結纓同易簪二子真畏友不逐蕭艾榮肯隨
草木我來拜遺像興感及今時勤北方籌虜淮
南又苦饑安得率爾人奮袂報所知嘆息一灑淚
仲志 卷之四 賦 濟水空瀾瀾

詩

題仲子像

李謙翰林院學士

伯俞畫像悟焦通仲子莊嚴應有功行行手姿激
士氣軒軒節範勵臣忠源流江漢分中風垂譽星
河高麗空土木詎能全物色直須像外想餘風

適仲家開謁廟

于化庠生郡人

南遊別易非為遇陳蔡甘藜豈是貧天倚名賢風
世教萬年廟貌自常新

楊桓教授

仲志

卷之四

詩

先賢廟貌幾何年此日經過得拜瞻東向濟水映
綠柳北來泗水識淵源千年俎豆盈寰宇百年衣
冠至故園老我無閒徒誦法徘徊庭下復何言

王國楨 濟寧道副使

孔門禦侮只此人行行靈氣至今存吾儕願學誰
無志好向青編細討論

楊洞 揚州二府

琳宮在在飮馨香仲子祠中野草芳惟有見孫思
祖德歲時鸚鵡忝自稱觴

孟時雍 序生郡人

盛世崇賢詰片善悉褒揚况乃兼人資優升聖道
堂風猷足勵鈍信義豈尋常子姓殊編緝春秋頌
薦羊遺客自凜烈古宇尚荒涼結辭封斜徑歸鴻
樂短牆學士揮毫吊行客擊筇傷何年逢有力疏
事請

嚴廊

王用霖 舉人郡人

仲子祠堂枕濟河樓船貴介日相過瞻容若起公
仲志 卷之四 詩 二
物想三善澤流在此波

曹 曙 工部郎中郡人

匹夫百代作人師廟貌千秋配魯尼當日焔焔季
子輩只今誰與論雄雌

馬一龍 司業

丁巳年九月過仲家開謁

仲子祠逢王近山年兄一首

仲子祠前秋祠新相逢俱是客中身古來此地多
君子今在他鄉少故人紅日有天三引領白雲無

一傷神虛舟任自乘流去莫遣迷途再問津

陳公賡

少年好長劍欲伐南山竹豈愛藜藿不辭
祿楚車累百乘猶爲負米哭行善俱弗聞許人不
諧宿壯志行三軍片言惟折獄道海淵聖門升堂
孔譽馳國難命既臨結纓志非促忠孝巍諸賢千
秋廟貌肅

趙應賢

風雨扁舟渡東林仲賢祠古得登臨綠槐翠栢無
仲志 卷之四 詩 三

冬寒孤嶼瀟瀟流自古今諸子那如從善勇一忠誰
及結纓心莫怜生不逢堯日振懦千秋起陸沉

鄭 直 大名知府

敵組儒林永揭旌孤裘人謝漸無聲將來鼎破情
塵障榮利場頭掉臂行

謁開州墓 四首

翁慶鍾

曠野孤城起白楊夾墓悲古人久不見遺跡樞在
茲意昔負道氣好勇過仲尼胡能希鼓瑟浮海樂

從之車馬公朋輩繯袍敝誦詩相規心則喜聞誼
一朝爲鄙哉公山徒焉肯試磷緇四科值政理三
善見敷施孝追別昇食信重小邾期功應羞管氏
賢孰與曾西揮戈忠所奉結縷死生齊升堂并十
哲遺廟蒲人思余尋北燕路颯颯寒風吹顧瞻崩
塚色精爽儼來斯爵酒當夕陽永懷百世師

楊儀
儀按直隸御史

衛北雲烟合城荒草木深女牆不可見山鳥自吟

音滿政居人訟高臺古栢陰結縷當日事悲愴一

仲志

卷之四

詩

四

沾襟

丘東昌
開州知州

小徑迷沙際悲風更莫多春祠開俎豆血淚洒烟

蘿壁落龍蛇去林深烏雀過高山空仰止無禁發

長歌

劉東
開州知州

歷世歲千祀雲陰暗未開衛風酌桂酒帶雨上高

臺古木依殘壁長松露綠苔對時且登降感慨有

餘哀

謁長垣縣墓 五首

胡儼

結縷不負升堂日厚祿何如負米時自古人生皆
有死一坯黃壤令名垂

呂端

寸草春暉遊楚日千尋浩氣結縷時我來莫罷情
何極旋拂塵埃讀斷碑

劉超遠
知縣

作邑于斯遺政在黎民難忘縷結時一坏疑是衣

仲志

卷之四

詩

五

冠蓋千古獨曾節義悲疎雨淡煙穿狡兔落花啼

鳥臥殘碑嗟予承乏渾無似薄薦蘋蘩慰所思

胡有知
知縣

棠陰由來歌蔽芾于今蒲隴更芊綿頻聞故里傳

三善長見遺黎戴二天北望孔壇紅杏日南瞻綠

里綠雲烟欲迢芳闕無由覓回首東風一惘然

周儼

古木寒鴉咽夕陽先賢祠廟委榛荒蒲城不改千

年舊衛國空餘一水長洙泗鬱鬱原委變乾坤英

氣自行行哲人已去遺風在仰止思升三善堂

謝清豐縣墓十一首

史褒善大理寺卿開人

結纓明信義英魂轉堪哀
落一抔土涼千乘才賢祠陳俎
豆麟塚臥蒿萊周道豐碑在寒烟籠夜臺

呂時中山東布政使

觸目結纓地傷心微醺年
昔賢已如此吾道重潛然野曠低秋
日林空澹野烟村翁高伏臘人代益
仲志

卷之四

詩

六

晁璣翰林院檢討

層峯連曠野高塚枕寒沙
詎意乘桴勇翻令覆醢嗟荒祠疑斷
霽古樹影殘霞回首結纓地北風起暮笳

程萬殊原武知縣

結纓誰不仰高風生死從容道義中
想是治蒲曾餉葛故收遺骨在清豐
春秋吉日懷椒楮祠墓寒烟鎖屋封
覆醢師生無限意至今流報滿蒼苔

李朝綱知縣

聞道北州遣使來當年覆醢不勝哀
九原未淪結纓志千古空憐治賦才
高塚著名何日展長州紫恨幾時開
參乎一簣同歸土一自升堂善取材

侯鎮邦知縣

重義輕生實可嗟先賢遺塚恨無涯
秋來蕪草寒烟地時有空林噪晚鴉

李汝寬清豐知縣

不見負米人空傳結纓墓聲光千載
新烟雲一丘

卷之四

詩

故豈伊爭國食而足升堂污道恨宜
尼翁正名與覺悟

王志顯清豐教諭

昔賢就義從容地宰木蕭條斷霽中
今日賢侯開景運千年血食應無窮

李儒清豐訓導

慷慨結纓事徘徊幾痛酸逆兵何酷
烈野塚至今寒

周令清豐訓導

昔人不可作封樹自千年便是成仁者寧非得死
然夕陽偏有色野草更含烟好鳥春林外哀鳴亦
可憐

李奇萼 序生

北州遣信偶然來臨難結縷信可哀方奮兩端無
倦志獨憐千乘有爲才蒼合孤墓情何厚舉鎮寒
林怨未開渺渺暗香浮境上花封塵掄杏壇材

余懋孳 禮科給事中

仲家開謁

仲志

卷之四

詩

八

仲子祠一首

知津當日誰爲鄰廟貌清閑此一新執轡豈綠沮
湖廢剛腸還向結縷真至今蒲邑長留蔭何處宮
牆不薦蘋知憐道上迷生者未解因君問鬼神

樊良樞 知府

大聖門墻仲子賢燕居言志得真詮同人足訪義
皇世公物可遊堯舜天印證一堂經濟繼披陳數
語仔肩全當時未遂車裘願圖史堪風千萬年

浙江嘉興府管糧催科通判祝 釐道元曹

縣王士龍時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官以 漕院糧道

委赴漕運至濟上偶過仲家淺瞻拜

先賢仲夫子廟讀碑文有總河王公捐俸置祭田
二十六畝私心甚嘉之奈薄官空囊量出微俸四
兩祝其后裔續置祭田容日再盡微誠非親至則
遣書資資以至書院退堂可舉者多即祭田亦未
止此也韓陵一片姑快異日耳

小絕一首

仲志

卷之四

詩

九

停舟瞻拜仲子祠洙泗干城萬竭思長嘯一聲歸
去也同心留贈七言詩

古人心不二天言不二志大都以忠孝爲本隨其
展布必有成効蓋其根培枝茂源遠流長自然之
理也仲子之心豈有分毫翳蔽有勇知方固其所
必至之才力也頻年戎馬縱橫疆場破損百萬生
靈千員將佐悉就屠戮假使制臺都府有一人如
公者何至于此余感嘆悲傷勢欲泣下草草賦二
十八字以見志云

當湖馮伯禮

潦倒北行舟過仲子廟下忽見先太僕手墨

涕淚染毫爲賦十韻

舟維水市寒遠見任城暮兩岸積人煙一笑欣余
步無門不仲家有祠祀子路前闕垂丹青後篋開
鉛素驚看父手題悲使兒覓什錚錚言可聞款款
淚如汪力定心先儲感極夢來副只今蒲綠深何
似淮黃怒事嗟往境馳政覺留神顧憐吾負笈趨
此去將誰遇

仲志

卷之四

詩

十

廣川徐九章

濟寧道
副使

甲戌初夏謁

仲子廟一首

裘馬翩翩志友生千年意氣恍班荆拜瞻遺像趨
其藻仰止高山肅見羨遠浦蒼茫雲樹合晴波欸
乃櫓帆輕應知治賦才何限神運輓輪速

帝京

古吳汪邦柱

工部泉
關郎中

余于甲戌春奉

命來治水適仲家漢始得謁

天子之專祠又會先賢六十年代嫡孫九卿率其子
手陞問業于余雅有前人風度蓋代不乏人能世
其家者也時與接談如見先賢焉勉爲製贊附諸
世史之末已恐見笑大方然而景仰之懷不能自
已復爲俚語以識所感

橫坊村頭濟水邊林木蒼蒼尚巋然衣冠傳家六
十代藻蘋薦祀幾千年遶漢家家皆宗孫琴書自
韻蒲野田今日丹青重繪畫南北爭頌後昆賢

仲志

卷之四

詩

十

宋元明

浩渺春流送脉長廟門丹彩漾波光明湮何必燒
沉水仲子從來姓字香

繡水吳永光

謁

仲夫子廟一首

余覽魯論所記仲夫子車馬緼袍折獄諸篇未嘗
不景仰其識之高而養之素也及讀史記家語檀
弓諸書則於負米知孝於姊服弗除知弟於拯溺

知仁於治蒲知化於與魯祭知禮於小邾子取重
一言知信於焚臺赴難結纓而死知節聞過輒喜
見善必行心有未愜不難與師印証絕無回互因
循態說者謂其同符舜禹媲美顏子不虛耳此尼
父有祝予之戚曾氏切畏友之思也余偃蹇於世
來游茲土睹先哲遺風深有愧焉敬附俚言以志
生平忻慕之願云

誰創千秋祀巍然時水濱地連洙泗勝脉接孔顏
真瓜戩垂休遠松楸貌宇新令名光簡冊畏聖有同親

鼓瑟

楊蘇霖濟寧廩生

蓬萊海水怒拍天非指非絃悟自然何況聖門有
至教瑟兮瑟兮音自玄劑調剛柔歸中蘇片語抑
揚堂室遷他日用臧亦復爾道機何妨作禪觀

劉潁清寧庠生

濟寧王州尊申請魯橋廢驛重建 仲廟敬頌

五馬南臨丰露溥誼高崇德薄雲端移來柱礎
新址架就宮牆柳偉觀追邇隆基千嶺轉恢弘
萬齡盤象賢遠裔懷明賜衮繡榮旋壯 國齡

題泗水新廟詩

黃朝選泗水縣教諭

挺哲原從古丘計埋芳蹟二千秋爰興祠宇崇
先像蚤毓英精妥舊整百世衣冠陳俎豆一門子
姓籍儒流譚侯不作天荒事盛典誰人肯特修

管應鳳

萬古孔門論俊英共稱仲子有高行承歡負米心
偏末登對批麟目自明千乘才猷真實事百年師
範豈虛名神君此日多三善喜見蒲城轉泗城

仲志

卷之四

詩

主

譚好善泗水知縣

洙泗淵源漱衆英從陳浮海壯哉行梗桃百里井
萊久玉照片言觀火明爲佇先勞蒲魯化雅懷忠
信斗山名我來守土一尋古願藉餘波潤此城

賀逢吉知縣

孔門弟子數群英屈指誰如仲氏行負米常懷百
里恨折辭只用片言明仁民三善流芳譽報主一
心仰盛名漫道昔賢人不及于今明府蓮專城

韓弘化知縣

侯建祠東廓外垣之左聳起似文峯其下
水汪洋象文脉且松檜翠遶公所卜天造地設
景地也有感漫賦

憶昔英賢卜舊基喜逢名宰壯新奇風掀濟水翻
盤浪雲映喬松挺秀枝巖客鵲琰書烏跡名鄉駐
節摘玃詞文峯聳起奎光象處處聲聞動仰思

盧繼科

古卜丘墟莽亂時千年煙沒實堪悲問誰守令敦
先哲俾爾儒宗復舊基燁燁高蹤昭版籍巍巍英
仲志

卷之四

詩 古

範豎峩碑從今不是任城寓海宇咸知百世師

劉性

仲祠矗起泗城東輿誦譚侯建此功歲祀膏田傳
奕世釋行俎豆奏絲塋山川人物清光迥雨露松
杉翠色叢自愧浪遊過卜里忽瞻遺像憶高風

張羽翔 貢生

千載賢廬土一丘喜今桑梓又生秋祠中瞻映當
年檜野外依稀舊日塋登翠岐山連左里漱芳濟
水枕東流口碑爭見相傳久勝有特書國史修

輓

程應魁 郡人

先賢六十代嫡孫仲公西園詩四章

苗裔先賢沐寵榮村前水淺哭蒼英圖書未遂生
前事廟石誰留身後名夜雨一番蝴蝶夢春風三
月杜鵑聲平生交愛情難見欲賦招魂竟不成
愁雲忽掩少微星殢露歌來不忍聽無復沈郎雙
白鬢空思阮籍兩眸青秋風園苑傷鴉鵲暮雨池
塘怨鶉鴒國器思親心最切載書遺德爲永銘

仲志

卷之四

詩

五

神方難解目婆娑蔽月輕雲致輓歌聖裔世家能
有幾先賢人物已無多黃花雨後凋離下紅葉霜
餘老澗阿沱泗空流祠廟在東歸那得有回波
悲風一夕起汀洲隣杵無聲巷不謳雲漫河山傷
未別霧迷祠宇恨重遊星寒月冷蘭樽夜鶴怨猿
驚蕙帳秋我有思君無限淚盡隨濟水向東流

王仲男 魯庠生

祠堂東望仙源近沱泗分來水一灣負米違傳青
史內結纓常在白雲間虛懷樂善通虞夏雅量同

人并孔顏易緼乾坤袍緼易風聞千古振冥頑

談天祐 濟水別使

綠督挑瀋親詣仲茂肅潔祭品趨謁

先賢仰觀道範其蹟宛然隨成俚言二首以誌讚
味

尼父時巡代帝行特教仲路護車旌石門尚想勞
人憇荷篠猶聞穉子迎既有

素王持正印可無英士翼宗盟升堂入室如親見
蘋藻虔將仰止情

仲志

卷之四

詩

去

祠建河干漲碧洄英靈有若問津來治稱三善蒲
人訟獄折片言冠世才別鼎孝思興仰止升堂文
運際重開巡方疏瀆宮墻畔瞻拜洋洋灌玉醅

呂 宮內翰林秘書院

舟行過仲里仰止觀

先賢廟古松杉色庭虛鍾鼓懸英風師百世遺澤
溥千年已見滄桑變猶聞薪火傳功名易銷歇道
德獨長綿裕後多名俊其表信續前

謁

泰州陸 舜內翰林中書

仲夫子廟

夫子祠堂逐水開當年吾道未蒿萊幾家無恙兒
孫在百世聞風後學來湖曲抱山山抱樹稻田通
水水通埃森森松栢晉煙火惆悵官墻數尺頽

清豐李 榆知縣

梓雲深處拜賢丘古栢婆娑不計秋牛馬風塵餘
舊憶堂簾光霽慰新遊逢君渾可忘先子愧我無
仲志 卷之四 詩 一七

能續邁修兩地瞻依千載勝而今得復見弓裘

華亭沈 荃內翰林秘書院

癸巳初冬恭謁

仲夫子祠漫賦

野廟杉松老魏祠丹雘新泗流無日夜岱色自嶙
峋劒珮千秋肅蒸嘗此地親停杖一瞻拜懷古湯
遊巡

癸巳初冬奉訪王鉉仲老先生晉欽而別今
以假滿北上便道來謁遂錄前詩以贈之時

乙未季夏中伏日也

仰止

先賢世澤長多君慷慨擅文章橫經輔座師儒貴
執璫靡宮禴祀光舊族衣冠如太古天家恩寵自
輝煌却憐盃酒愁懃話風雪扁舟意不忘

三韓朱國治 歷升太里寺師

順治壬辰余承乏澶淵五月五日全楊高盟

臺謁

先賢墓見祠宇荒涼滿目凄其有感於懷遂唱和

傳志

卷之四

詩

六

三律以志感

先賢祠宇半凋零兵火曾爲幾度經斷簑常眠荒
店月空梁時墜曉天星雨淋穴塚隱狐兔風過巢
林危鶴鷄道義爭傳千古重陰雲五月落松冷

關西楊果

老樹如龍冷露寒長緲斷處耐霜經蒼天白劍心
揮日野草朱黍血染星自是孔門歌嘯虎誰言衛
國逐飛鵝忠肝千古唯君重拂拭殘碑共淚泠

三秦高光龍

惟栢蒼松風雨零荒烟茂草世類經當年義氣凌
霄漢此日精誠貫斗星夜簾蕭條泣鬼蜮朝雲慘
淡落仙鶴尼山片席皆千古何用潛潛血淚泠

古越朱吳曙

戊戌冬過仲淺憶昔庚寅曝月既吉機舟謁
先賢廟時口占三律不覺風塵數載因述前句

其一

長劍歸來日旋升闕里堂論才稱治賦有勇更知
方高風長先子直心佳素王枌榆崇廟食泗水並

傳志

卷之四

詩

九

流香

其二

聖門排闥讓先登吾道原來貴勇行居已直堪追
舜禹勝情每欲軼翔會迄今俎豆三千載嗣有衣
冠數百朋環水聚塵當不朽賢範祖德兩宜膺

其三

巍然仲廟仲家汾扶病登臨志所欣古貌欽瞻增
壯懷殘碑捫讀辨奇文當年意氣耳從海今日聲
施欲附雲爲問尼山知不遠榜人擊楫戒前驅

燕南後學趙 漁提督湖廣學政

從讀君書向往奢而今始見古人家門環泗水

清澤祠引鳧山供紫霞為識高孫欽彷彿因瞻遺

像肅容嗟當年胡未遂浮海應待相隨小子槎

固安卜兆麟前太僕寺火卿

已亥十有一月赴粵東任拜

仲夫子祠堂

寒沅環仲里過廟欲潛然古屋漁人識荒庭莖草

連依稀尋楊慷慨憶當年誰念孤帆客乘桴瘴

海邊

詩 二十一

始蘓陳 謨泗水縣知縣

古卞城南泗引流廟尊仲子始譚侯拜瞻吾道平

生幸延訪民情經歲憂空美治蒲未有及求懷負

米亮無繇松杉翠映勤仰止于力臣心千載留

雲開張有光提督湖廣工部

千古雄風一仲家從游聖轍老年率衣冠世廟生

青樹裡祠秋嘗起赤霞薄海昇平鳴劍靜長河寂

莫暮笳賒偏來祖豆親賢裔賜昨芬芳早拜嘉

古楚州後學汪 灝

辛丑初秋北旋謁 廟題壁

古廟雲林峙

先賢姓字香棧題瞻仰重俎豈薦煙長流水如絃

響高風引劍光英靈依闕里吾道萬年強

姚江邵洪庚免州府同知

昔仲夫子見頽然一丈夫與之戰不勝孔子曰何

不批其腮刺之乃一大鯢魚也仲夫子曰此物胡

為至哉孔子曰是名五百酉酉者老也凡物老則為

怪殺之則已庚作偶句曰世變堪嗟鱗介易提戈

猶是開纓冠若非賢聖道玄理決戰誰能判惡端

邵人後學袁州佐工部郎中

讀仲志敬賦以寫仰止之懷殊不知其陋也

雷奮自剛氣夫子感其精進道必大勇允矣兼人

英聞過輒心喜束躬何見墨裂色不可犯禦侮斯

見稱升堂竊羨富吾道為崢嶸念祖有令胤前徽

志墻羹盥手玩圖紀音貌凜若生賢蹤非杳邈步

趨在景行

對聯

董朱桂 清寧
庠生

環疎柳以映宮牆對孔里千松之色

取清漚而絮俎豆生禹川一水之香

唐世柱 清寧
知州

入道有階存無宿諸心自風雷日益

治心以漸從忘祖袍始乃濃淡不驚

神依而地爲靈赫赫如隣總棧桶凡遊無可射

族聚而宗有亢繩繩不怠在父兄子弟自堪師

塗其既次構其肯堂式新廟貌妥靈爽以古以今

神志

卷之四

對聯

礪作杏壇帶作泗水爰及苗裔衍人文於家於國

虎林張元徵 遼貢

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敏敏皇皇宛乎如不及猶恐

失之念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錚錚皎皎居然和不流中不

倚之強

董其昌 禮部
尚書

霸氣久湮奕世仍來卑管晏

師模如在一家俎豆對顏曾

施于政 清寧
州判

嶧山連泰峻登而小魯從我看許有兼人聞過聞

言聞行便窺絕頂

濟水邇洙泗清斯濯纓到結時殊非率爾知津知

生知死直了源頭

長洲文葆光

君王萬世師

孫子千秋祀

黃郡王一壁

神志

卷之四

對聯

墮三都收甲卒糾糾雄材豈是儒生章句末

衣縕袍無宿諾彬彬大雅真是尼山一派流

墓誌銘

皇清勅贈徵仕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
西園仲公暨

勅贈孺人趙氏夏氏合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勅贈徵仕郎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西園仲公暨

勅贈孺人趙氏夏氏合葬于仲家淺祖塋之次附

先兆也既卜日矣其子徵仕公于陞持公行狀

來丐銘于余念余與公家蓋姻婭世好也猶憶

傳志

卷之四

墓誌

一

先封君與公爲莫逆旦夕聚首敲枰賦詩無日

不飲無飲不醉予嘗耆齡時每侍公左右見其

瑰琦磊落不與俗侔竊心折之今雖無同不足

爲貞珉光而誼不敢辭謹援筆誌之按狀公諱

九卿字一相別號西園先賢仲子六十代孫也

上世居卞里漢更始間公十七世祖名世德者

因赤眉之亂始遷任之橫坊村即今之仲家淺

也至唐始建仲子廟于河澣春秋俎豆維慶

代相沿未之或易公之先世有隱德皆不仕至

公生而爲子孝友儻有氣節每言及古人忠

孝事輒義形于色識者謂之長娶趙孺人未幾

公父捐館伯叔亦相繼棄世公乳哺子立孝養

太母無不脩至萬曆乙卯歲荒歉流移載道公

與趙孺人竭力供甘旨無少缺焉至諸孤侄靡

依公曲爲撫嫗俾之成立里人化之祖廟圯頽

公捐貲脩葺力未瞻更求直指畢公奏請重修

迄今輪奐棟樑翬然政觀皆公力也至于序家

牒而世次不紊舉祀典而大禮克彰凡可以昭

傳志

卷之四

墓誌

二

祖德貽孫誥者不留餘力其最著者壬戌之歲

妖黨徐洪儒等大肆剽掠假道河干官軍敗績

居民逃散公曰祖廟在此吾何往乃率族衆堵

禦之護衛祖廟賊莫敢犯其英毅有如此者庚

申公宴客中堂適有盜數十人突入執客捷之

公急曰我仲某也惡用擊客爲盜乃釋客公命

盜就坐酌酒飲之更婉諭以善言盜共義之乃

散去昔唐李涉遇盜以詩投之得免今公飲之

以酒何千古一轍也他若賙族黨賑貧乏一凡

仲志

卷之四

墓誌

三

婚葬無力者莫不取給焉公無吝色亦無德色其家適有如此者中年艱于嗣趙孺人曰胤子未立其如宗祧何爰娶夏孺人共主中饋襄理家政夏孺人善事公亦善事趙孺人自戚里及僕婢咸頌賢淑焉未幾舉丈夫子二公怡然曰吾事足矣然遲暮得子或失則驕是猶無子也督責嚴厲暇則述古今得失及前言往行之可法可戒者訓之殷殷以不克繼述爲憂丙子公病目日事靜攝後寢疾且劇遂呼二子囑其勉紹祖業而目遂瞑矣未幾家胤于陞念祖德之未報也關白衍聖公代爲陳乞得邀

恩如顏曾孟例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此皆仰承公訓而事業光昭流於無窮者也公之食報弘矣歲甲申趙孺人避亂於鄒之白土峒及旋卒於正寢時夏孺人亦驚憂成疾順治癸巳治酒與家人訣尋卒辛卯遇

平恩贈公徵仕郎如子官趙母夏母俱贈孺人而公未竟之志乃得含笑于九原矣公生于隆慶

仲志

卷之四

墓誌

四

己巳五月十八日卒于崇禎丙子五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八趙孺人生于隆慶戊辰十二月十七日卒于順治甲申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夏孺人生于萬曆辛卯三月初六日卒于順治癸巳四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男二長于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娶濟諸生高應第女次于廷奉祀生員娶濟諸生李燮女繼娶賴州府推官侯應魁女夏孺人出女一適鄉諸生盛從化易時振趙孺人出孫男三秉貞克庠生應襲娶大理寺寺正前禮科左給事中陳辰銘女秉敬奉祀生員順治庚子

皇上臨雍欽取陪祀娶世襲太常寺博士孔胤鉅女俱于陞出秉恭幼未娶孫女二人長適甲午科舉人男弘功次字霸州兵備道參政張耀彩子諸生世昌男漢祇于廷出曾孫承續分巡臨清兵備道副使楊陞女曾孫女許聘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任孔當子諸生之灝男斌既

其事爰爲之銘銘曰

孰開之先未末者源彌遠而孰繼之後綿綿者
流匪淺而濟河之游默如者坎而合壁而瘞隆
如者陲而千秋萬年景斯行斯有青其簡而
賜進士第

欽授監察御史前邢部山西司主事大理寺布評
事貴州正主考江南安慶府推官黃敬璣撰

仲志五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劉天和撰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
官至兵部尙書提督團營諡莊襄事迹具明史本
傳是編乃天和官總督河道都御史時以濟寧仲
家淺有先賢仲子祠故志其建置之由而并及其
生平行事大畧名之曰令名志崇禎中仲子裔孫
於陞等復增損舊本易以今名又繪像列圖於卷
首殊不雅馴

閔子世譜十二卷

〔明〕張雲漢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四年任柔節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閔子世譜

十二卷》提要

序



世廟時有爲曾子請後者
下其議於庭互相雌黃屬
執政抗聲曰有後所以有
祀也必如若所見忍令曾

熊序一

氏絕祀乎議遂定至今曾
氏得與顏孟同錄况閔載
諸州乘祀典名於山川鄉
社避兵而去省墓而歸
明興二百餘年自縉紳耆

舊以及樵蘇牧豎皆能刺
刺道其事則閔因有後也
亦應有譜也第譜亡於金
元兵燹之難致令春秋以
後建炎以前凡四十八傳

熊序二

漫無考據子姓不無遺恨
然患難之際非昶挈
家南渡則必覆其宗非昌
有傳楨有錄則必昧其本
非思政歸業則必輟其祀

今日衣冠之榮於何而藉
譜史之修於何而憑旣絕
復紹由渙得聚可知而不
可知者天也非人之所能
爲也譚者惜其子姓登華

熊序三

陟膺不少槩見又且不得
與顏孟之胄班似無解於
食報之天庸詎知乃所以
報善人乎大凡世胄不患
不能順處富貴而患不能

逆守貧賤習閭閻氏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烏知耕作之勤苦杼軸之艱難出有亞夫之榮戟入有魏絳之金石謂宜貴倨肢體柔

熊序四

脆一旦貪天禍倥傯狼狽相與裸跣瘡痍保血屬於鋒鏑中是何能脫濃郁熟嘗辛苦哉其在逆旅也上焉者教授代耕次焉者醫

卜餬口下焉者舂傭寄食皆澹泊無求若辭宰之家法使然此其所以爲閔子之後也于今

熊序五

聖明御宇重道崇文安知觀感者無闡幽之義而以顏孟爲比例也哉傳錄中卒無曲希強附夸毗塗飾斤斤紀其姓名歲月歷履萍梗之跡可以告先人卽

可以傳後世如再遷臨川
復業宿州皆有卷案在庫
余刺宿之甲寅爲置備修
田鐫之石閔生復請譜余
不穀不敢有辭於先賢而

熊序六

以屬門人張子倬侯張忻
然請略余曰是譜也春秋
以後建炎以前尚矣拓基
啓聖則以閔子爲始遠害
圖存則以昶爲始述前傳

後則以昌爲始歸宗紹祀
則以思政爲始章服恩榮
則以可傳光先爲始嗚呼
此昉春秋重五始之義也
卽閔子而在當必以爲可

熊序七

遂書之

肯

萬曆歲次甲寅

奉直大夫宿州牧豫章熊

鍾弘題

鍾弘題

閔子世譜序



序曰嗚呼人安可以無學哉雖以閔子之賢孝友篤于天性使非從遊聖人之門與七十二子切磋以成

序

其德則一鄉里善人已耳烏能聲施到今哉甚矣人之不可廢學也予于讀閔氏譜益信歲丁酉予將有淶水之役行李戒矣孫子

序二

介閔生持譜稿登堂請曰惟予世事煩君筆劄焉子生平以與大賢同鄉爲幸每欲搜其軼事表章一二爲後死者勸賢胤有請敢以遠遊辭因謝舟車從事鉛槧披譜稿乃鄉先輩張倬侯筆也閔氏當兵燹播遷之餘故牒淪亡倬侯循例修辭增畧刪繁積成卷

帙歸然足觀可謂良工心
苦矣倬侯又本鄉先正周
蓮池先生志畧蓮池中巍
科于吾鄉號能讀書人其
辨晰情事約而能悉閔氏

序三

諸舍二先生其誰與歸但
士生千載後山川郡國幾
變易矣所憑信者紀載耳
紀載復有雅俗嗚呼魯魚
豕亥郭公夏五非具千百

世曠眼者其孰從而正之
按寰宇記閔子爲兗州人
兗州卽魯也其墓一載入
濟南東五里一載入東昌
范縣南四十里一載入徐

序四

州蕭縣東南八十五里鳳
之宿總不載若然則吾宿
以閔子閔孝名鄉以閔子
名堡及騫山洗絮溝山川
俱在何以稱焉世儒以過

信○生○過○疑○復○以○過○疑○生○過○
信○真○不○識○西○漢○果○有○楊○子○
雲○否○夫○閔○子○自○魯○人○不○必○
辯○其○爲○宿○人○以○宿○之○名○始○
于○唐○在○春○秋○爲○宋○別○邑○

任序五

宋○相○鄰○况○賢○者○不○居○一○國○
宿○境○應○屬○大○賢○過○化○之○地○
其○墓○據○闕○里○志○以○今○在○宿○
境○者○爲○真○蕭○宿○接○壤○墓○北○
十○里○有○閔○子○村○已○在○蕭○境○

矣○後○宿○而○蕭○著○述○者○之○誤○
也○嗚○呼○非○具○千○百○世○曠○眼○
者○其○孰○從○而○正○之○昔○李○守○
素○通○姓○氏○學○當○世○號○爲○肉○
譜○予○愧○非○其○人○兼○之○付○剖○

任序六

刪○急○時○日○無○暇○又○先○輩○成○
言○未○敢○恣○刪○且○鼎○革○來○架○
上○書○亦○復○散○逸○無○多○存○者○
時○予○更○病○目○不○能○廣○羅○博○
採○雖○筆○劄○數○易○實○凜○然○有○

懼心焉懼前無以表章太
賢後無以垂示來茲中未
能就正當世賢豪長者詞
英鉅公使參稽有籍輔佐
有史從容歲月如意斧斤

集

當不止若斯具體而已甚
矣人之不可費學也予于
讀閔氏譜益信

順治丁酉伏日郡後學任

一 乘節撰



目次

閔子世譜 譜閔氏而曰閔子世譜意王子也王閔
子因及閔子之世焉

首姓氏 著姓以人閔之姓以子焉而著雖前無人
焉後無人焉可也況後未必無人乎

次里居 閔子生長斯土全取信于山川地靈人傑
亦互有資焉

次特傳別傳 尊論數則便見大賢本色擇諸書之
雅馴者成傳荒唐者弗敢入也既以言示復以像

閔子世譜

目次

教爲世眼也

次祀典 歷代相沿成規森如于萬斯年從以孫子
次修葺 上臺郡守與名公卿留意者屢矣代修代
圯今委在荒莽豈惟賢子孫之責亦觀風守土者
之責歟

次官生 照閔氏例應得五經博士官奉祀今但落
落數生而已不能無于當尊古文者

次世系 一姓之書例應自得姓迄今茲如繩斷

惜乎故牒亡也次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不敢傳

疑

次遷徙 閔氏海內有數姓其後原守祠者一

遷九華再遷撫州觀其後之亦足徵世守之艱難

矣

次復業 復業者歸官郡守祠墓也其年日猶可考

焉

次烈女 明家教也家教以刑于爲第一

閔子世譜

日次

次藝文 瑣瑣詩古文辭爰錄成帙一家之獻亦千

百世之獻也

次家約 用以訓後人用以招遠裔爲賢者之子孫

恒難問氏其共知勉夫後之人更取而潤之與願

氏家訓並傳可也

任柔節載識



閔子世譜卷之一

姓氏

緣起



閔之著姓莫考其自出歷代以來史牒所載亦無甚

顯者惟子鸞清風純孝聖門大賢自當與天壤俱永

鄙人生幸同里常追乎其芳躅親陪其祀事與其六

十二代孫曰學曰可敬遊輒談建炎間事出其祖遺

別傳實錄披閱久之學可敬乃泫然曰吾祖譜雖亡

是尚可續而傳也竊私心向往願假手於子今年甲

閔子世譜

卷之一

寅五月卒業治東蓮花池可敬介其奉祀兩生持

郡伯熊夫子手札而前曰自吾先世失守子恒歎焉

固知有意於我宗也且先伯祖諱和者嘗請譜於先

達進士蓮池周公越公時年八十餘養高於此曰吾

老矣不遑譜也願爲志以俟後之君子垂八十年來

遍求名碩無能有繼其事者今子適肄業此地毋乃

先賢與周公放靈願假手于子以闢其幽光也歟爰

是請命我大夫而婉致之子子復何辭因却幣受命

即所欲吐復泫然曰我先子廟食蒸嘗荷歷代存卹

恩豈非以其孝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佳既莫述來復不創無乃有後而無後乎 熙朝推恩鄭重祖廟當于午孔道緒綽車蓋絡繹過必謁謁必問問無以應子姓之羞也昔聞聖人以孝治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各得隨分自盡想家史之修未必借越名分苟得為而不為曰吾愚且賤謙讓未遑姑俟諸後人倘後人而更俟後人將終無有譜之期其罪視失譜益甚矣何以永孝思而作則哉鄙人唯唯豈敢妄肆褒益第就其遺編所閱于世譜

卷之一

二

載稍加纂輯蓋文而弗情反欺神明之胄畧而不備有孤付托之心若夫為序為跋為表為銘自有操筆衮者在鄙人何知郡後學張雲漢識

姓考

閔宮音著姓隴西郡其先世居縣有子篤者為縣大夫以孝行聞

氏注

子壽之後有以壽為姓者以字為姓也

歷世

謹按閔子生于周景王十年實是為魯昭公之七年父仲濱為魯委吏孔氏遺書孔子單傳九世閔亦單傳五世子沃盈隱居不仕九代孫滕避秦居豐沛間漢高帝封承祀君以至閔子之祭此封廕之始也漢明帝諸關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則秩祀之始也時閔蘊為常山令靈帝中有閔貢字仲叔以奇節著晉有二十一代孫閔鴻與薛兼輩稱五雋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拜淮陽承佐郎孫閔素刺高郵循良冠一時梁有求官者自言閔子之後試官嘲曰

閔子世譜

卷之一

三

選選華胄唐中宗朝有閔通自言為三十二代孫除諫議大夫玄宗開元五年封閔子汶陽侯以三十四代孫閔璽奉祀勾管真宗祀閔里命吏官分贊十哲進封閔子瑯琊公時有閔衡閔宜相繼為博士至建炎以後閔景作傳有閔琦閔奕 元初大中 有閔本為御史中臺至正有閔細七為典籍閔得真為蘇州刺史 明興永樂末閔彥成自江西撫州來認祖嘉靖四十三年六十一代孫閔儀任四會縣典史具呈請給衣巾未允萬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曹公

會議部院 題請

代孫衣山 名學與

以值年表准其子為生員奉祀即給司可傳同他
先為生員奉祀今子姓斌斌皆有孝友之風

志畧

郡進士蓮池周越志曰閔子宿產也今村名閔子里
俗傳即其初度之地蚤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冬月
衣之以綿絮獨以蘆花絮衣閔子父使御車失鞠責
之終不言徐察知衣單體寒而手僵故失鞠將逐其
妻閔子啓曰毋在一子單毋去三子寒小兒天性孝
聞于世譜 卷之一 四

友故其情辭懇切有足感動親者父感悟妻不得遣
卒亦化為慈母撫愛三子均一其母漂處今洗絮溝
是壽林之麓地名沒綿賢兒乃其兒時嬉遊處後去
兒只稱沒綿賢尊之也及長適魯學道師孔子為聖
門高弟德行並顏淵為四科首孔子嘗曰孝哉閔子
齊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正與小兒孝友事相
表裏季氏使為費宰閔子為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夫費季氏之私邑顯與近費
邑且將伐之閔子辭費宰可容在汶上乎宜其去魯

返宿早見而豫待之也碎地來歸門弟子率從之故

寧抗顏作之師無寧謫身為之宰至於卒老於宿焉

宿北八十里烟村百餘家是即閔子里背負羣山面

隔一水金光素題宿云山勢西來連汴泗河流東下

接徐邳而此地據有其勝矣振古鍾靈毓秀挺生賢

哲非偶然也今為閔子鄉焉其東南為閔孝鄉其東

為孝義鄉而西南為仁義鄉其間有曬書亭及洗硯

池山梁一為閔子橋郵亭一為閔子舖亦為閔子集

宇其山曰壽山山之西隆然一壠閔子正丘首戴衣

閔子世譜

卷之一

五

冠塚也其壘然者閔氏父母兄弟諸塚又其南歲
時伏臘村人奉祀者閔子祠也老木槎牙粉牆竹色
祠則古矣成化丙午提學御史山陰司馬公堊嘗至
閔子里陋其祠宇弗稱乃命萬侯吹作之復置祀田
八百畝租供祠事故其創建祠堂春秋祭享實自此
始至今秩之祀典而祠事益嚴弘治己未宿守泰和
曾侯顯祭閔子祠其文畧曰惟舜聖神惟閔賢哲均
處逆境孝友惟則然閔成既久祠宇將圯日就傾圯
嘉靖丙申會巡按御史薛澤蘇公祐屢蒙恩恤祠

下見而太息遂州之長或芝田應侯照青山余侯
獨撤而新之規制壯麗絕勝于前詳見宿志祠有記
其一都給事南山城公賢撰其一學臺北江聞人公
詮撰記稱閔祠所開教化之重大古畧同名言也然
志述于記作之後非敢異也不得已也越世家宿之
閔孝鄉嘗遊覽閔子勝地見鄉人之指示閔故老之
傳說歷歷皆足徵而宿鄉蕭縣亦有閔子村豈是村
昔本宿地而今爲蕭縣抑閔子僑居於此久而成村
如舜所居三年成都聖賢孝友同而過化亦同也然

閔子世譜

卷之一

六

歷城閔子墓李濮陽作祠蘇頌演作記歷城非魯耶
曰宿有閔子塚及閔氏諸塚魯人則指一孤丘訛爲
閔子墓耳無左驗也宿有閔子古祠魯自趙宋創作
祠堂耳前此未有也宿有閔子古跡特書而足錄則
寂寥無聞耳歷城僅有一墓又其應者李蘇祠記皆
失真也然則家語謂閔子魯人亦非耶曰論語記閔
子辭費宰閔氏門人之筆也家語記其爲費宰孔蓋
子之誤也則閔子魯人之誤可知按宿舊志云閔子
宿人因家語魯人之誤求之不得乃謂宿屬青州青

魯地舊志亦誤宿屬徐州城魯屬兗州城青州齊地
兗州魯地宿皆不與焉閔子宿人何疑且蹇叔宿人
應穆公之聘西事秦耳未聞其爲魯人也閔子宿人
慕孔子之道東遊於魯耳而可以爲魯人乎今跡其
道德孝友之懿足以植綱常而培風化宿人到今受
其賜而世祠之矣至于舉天下世世配享孔子此則
大道爲公不獨一宿也顧宿乃其水木本源之地不
可無志孟子有言子豈好辯子不得已也此固述志
之意也志既成閔子復起當是吾言矣庸非千載一

閔子世譜

卷之一

七

快哉閔子名損子謇其字春秋宿國人蓋宿風姓男
爵之國而閔氏則其上著云閔和諸諸姑志此以待
後之學者

閔子世譜卷之二

里居

按家語閔子魯人卒歷城東五里見於蘇子由齊州廟記後遂以閔子升宿人編詳春秋時宿屬青州爲魯地故家語以爲魯人今宿東北有閔子鄉閔子集閔孝鄉孝義鄉閔子祠後閔子墓墓後東西二小塚是其兩弟墓左有壽山墓右有洗絮溝廳書臺祠東有洗硯池山之側有摸兒衆山之麓有沒綿賢祠西南曰南子山祠東曰姚婆山祠南二里許曰閔閔子世譜 卷之二

子橋天下有其實而後有其名不然寧有假合之迹而可以傳不朽者乎其爲宿人也明矣攷之徐州志閔子墓在蕭縣東南閔子村按宿與蕭南北接界閔子村與閔子鄉僅隔一山而壽山東北爲蕭之黃山僅一里許蓋基本宿而蕭亦志者近故也今將近墓山川次序如左

閔子祠

在州治北八十里閔子鄉壽山右歷代有祠燬于金元之亂子孫南遷洪武四年有閔慎閔緯自江西來

認祖未果募傭斃石封墓而歸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至命知州萬公本重建屋總十間石門一座嘉靖丙申御史蘇公祐按宿謁祠愴然乃命知州應君召卽撤而新之正堂三間東西兩廡各三間前堂三間堂左右耳房各三間東爲宰牲所西爲庖厨所儀門三間脚門各一間門外碑亭三座碑二座正堂前碑三座櫺星門一座對門稍東有井泉井東門一座歲久復圯萬曆十九年巡按御史高公舉命知州陳公係復修巡按御史曹楷萬曆二十一年命知州復脩閔子世譜 卷之二

煥然改觀正堂增其巍巍前堂

修於侍

御王公九敘甲寅建坊於鹽臺謝公正蒙田土祀典俱詳于譜舊無神主儀像宛然誌以詩云萍踪航海避戎誰念諸陵在汴中自是龍舟人不返先生依舊坐春風

閔子墓

由祠堂西廡北便門行數武東轉復數武拾級而升枕門突兀而陵層者閔子墓也墓前占碑蒼翠欲滴大書閔先賢閔子塚者楊侍御也祭畢而必及墓者

示拜掃也墓巔平濶畝許松柏蒼鬱翳天蔽日攀
躋足髮有風濤氣者墓上四時也墓後東西隅兩小
塚相望而從者兩弟墓也墓外砌石爲城城內約十
畝多植蔬果者供遵食也城外荒墳累累不可辨識
墳外岡巒若起若伏若拱若峙者閔氏塋也誌以詩
云萬古泉臺有弟從遐思友愛尚雍雍吾人不負春
縱愧方許臺閣問甃封

寫山

在祠東百餘步石磴巉巖最峻而躋上

三處

閔子世譜

卷之二

三

各畝許遺有瓦礫蓋昔亭臺廢址也傳聞山多松柏
望之蔚然金兀木南侵恐設伏其間削代焚燬山爲
之赤近有典守嚴禁樵牧周迴草樹漸就蒙茸卽閔
子舊廬故得名焉誌以詩云桑田滄海幾紛更惟有
寫山不世情地主從他青白眼可能容易掩聲名

洗硯池

在祠正東有止水一渦深而黑又接所引洗絮溝活
水由祠儀門外正門內甬道中寒洞而流入大溝
世傳閔子於此洗硯故名經今墮棄無復議落澤致

今古蹟浸滅是亦奉祀者之責也誌以詩云洗硯池
承洗絮濱帝湧一浴一番新墨雲賺得蛟龍起散作
甘霖大地春

一曬書臺

由祠西南溪行二里許歸於高壑然茂者日曬書臺
臺平濶可二十餘畝中爲蘭若豐碑古木傑閣幽榭
不知何代所創臺東有井不知何代所鑿比丘不飲
其水臺東洗絮溝自東北而環繞臺西泉水自西北
而抱絡水經臺前石梁下東與溝水匯流入淮浮屠

閔子世譜

卷之二

四

冬夏賴之豈閔子嘗曬書其上歟誌以詩云今年重
到曬書臺聞有人從汶上來寄說諸書俱不曬常將
印板日邊開

洗絮溝

發源於祠西北半里之平原萬泉沸湧久雨彌盛旱
亦不涸故道自祠後引至東爲山之下約百餘步南
折又百餘步至祠東再折而西與洗硯池水匯經祠
內入大溝灣環曲抱至臺東與西泉水合流入淮居
民資其灌既洗絮者洗滌蕭絮恐父之再見而值其

心也誌以詩洗絮當年意若何尚留遺跡在山洞塵
纓不敢臨溝洗怕有神龍爲護呵

摸兒寒山

從祠西南行四里許曰寒山六下平阜處昔傳爲摸
兒村當子壽執朝凍仆臥地其父不知其寒比杖之
而蘆見然後垂涕泣而摸之以手故名誌以詩慈父
摸兒尚有村嚴寒摸罷幾消魂但留母在兒無恙便
著蘆英也是恩

沒綿賢山

閔子世譜

卷之二

五

俗傳閔子兒時嘗偕二弟遊嬉於此二人悉說才
之曰此閔公三子沒綿者當是賢也山在祠南五里
許與兩子相越二百餘步蜿蜒扶輿礪磚而瀚礪鍾
爲靈祕微斯人吾誰與歸誌以詩稱賢豈爲沒綿起
纓說沒綿人亦憐假使三百俱挾纓爭教夫子不稱
賢

兩子山

自祠越曬書臺石橋南行二里許則兩子山也州志
誤作梁當年或率作或析與兩子居於其下故名然

亦無所考訂山亦不甚高亦無佳木卉卉唯是遠望
似踞似踞相對對寒山有拱向之勢誌以詩兩子名山
事若虛謬同草樹悵離居自從底豫相忘後願作南
屏護僑廬

姚婆山

爲閔子後母姚氏而名之也後有居近是山者納繼
室亦姚姓既賢且慧撫前妻二子不異所出比二子
貴顯感其恩而諱其姓更名曰趙婆山古蹟昭然似
得徇私情爲存滅也誌以詩慈母心同日月明片

閔子世譜

卷之二

六

閔子鋪集

雲翳蔽轉頭更山靈不耻留名姓還有蒲麻照例行
是爲閔氏雲仍世守之家丁口田宅最勝於皇宋仁
英神哲之朝建炎多難星散殆盡再經革命田宅或
沒于官或侵于民當閔昌運布已無憑據迨皇明洪
武二十年丁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圖其方圓次
其字號悉書王名各步弓丈量號爲魚鱗冊兩時閔
氏逃遁者未歸赴愬者無狀閔子一集無由規寸土
矣集南至浙豐十里北至祠堂五里誌以詩故園寥

落主人非蹤跡脩然丁令威繞樹月明三匝去新豐
舊市典春衣

沙門寺

在祠東北七里許蕭縣大黃山之谷內山窰山南口
東北行四里之山麓有井又及不涸再轉數十步有
洞洞口可容五六人窺之正黑內石勢東頗投以小
石其響之越激良久至底乃已越山徑北小路不堪
馳車馬轉入轉折幽深間寂西復有山接小黃山之
脈東環而南抱羣峯疊嶂圍繞其外四壁如削不可

閱子世譜

卷之二

七

捫攀谷若城形其中爲岷爲嵯爲巖長松古柏蒙絡
蔽蒂參差披拂約四五十畝古刹存焉附近居民有
眉龍齒蜺未嘗一至者險且荒也建炎初聞變輒往
閱泉凡三避其地而後有九華之役嗣是趨附者日
衆金人南掠無所得望朝火從山谷中索之盡屠其
衆後遂訛傳爲殺人寺寺今丘墟狐兔所嗥有樵蘇
陰霾至其處聞有於邑聲豈山靈有遺憾歟誌以詩
禮樂能全陳蔡日干戈不保宋金時曾孫此後從前
渡雅有歸周抱器思

聖人塲

在祠西北十五里羣峯環秀高削不可攀躋尋幽者
舍騎屣躡周折濛濛二里許至其處草樹凄迷不見
宮室其間皆爲雲窟時吐雲霧接重霄輒雨有止泉
方圓濶丈餘深三尺清冽如鑑巨石覆其上古桐一
株扶疎輪菌約數圍不計年代西北里許又有曬書
曬藥塲其間惟石巉巖奇花異卉山禽野鹿莫能馴
縷前殿三間安置孔子有像不知何代所設四配僅
存其二不知何代所毀後爲古刹曰雲居菴屬徐州

閱子世譜

卷之二

八

蕭縣治按蕭誌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子貢山宿治東
南 十里有子路湖各相距七八十里蓋一時仁賢
挺生于斯亦遨遊于斯耳誌以詩亂雲堆裏聖人塲
踪跡千秋亦渺茫惟有窰山猶北拱可知洙泗觀龍
光

孝義鄉

在州治東北九十里歷代忠臣孝子節婦烈女不絕
其最著者則太學生張體恒張氏姑侄皆十八歲死
節也誌以詩孝義名鄉不計年詒人代起續前賢流

風百世神於使方寸由夾其此天

閔子橋

在州治北八十里閔子集閔子舖北四十步許橋爲古址不甚濶大山水衝突往來病涉北而再修越橋有小山立泰山行宮舊同唐宋時爲閔氏家廟歲時伏臘聚族人于其中蓋閔祠之南屏也迺遷入祠五里誌以詩玉龍倒影入寒潭車馬匆匆等逝湍千載無人題此柱往來只無斷碑看

閔子鄉

閔子世譜

卷之二

九

在州治北三十里

閔孝鄉

在州治東三十里

尊賢集

在祠東南百餘步

花池寺

在城外東南二里許舊爲閔子祠今廢爲寺遷建于東關敵樓外官道北正堂三間東西廡各三間大門一座照壁一座往來使車多有憑而爭之者扁其門

曰閔子故里

評曰

參天貞幹不植旄敦擊木巨鱗不產蹄泮地靈人傑理不誣也余流覽騫山龍脉自西北紆回東南萬峯攢秀或踞或立或仆或欹穴靈谷綿亘幾百里祠之左右堆阜突兀流泉澎湃邇延野綠遠混天碧用是間氣所鍾篤生大賢乃知申呂自嶽降傳說爲列星理不誣也若曰賢才不擇地而生則將相不宜屬山之東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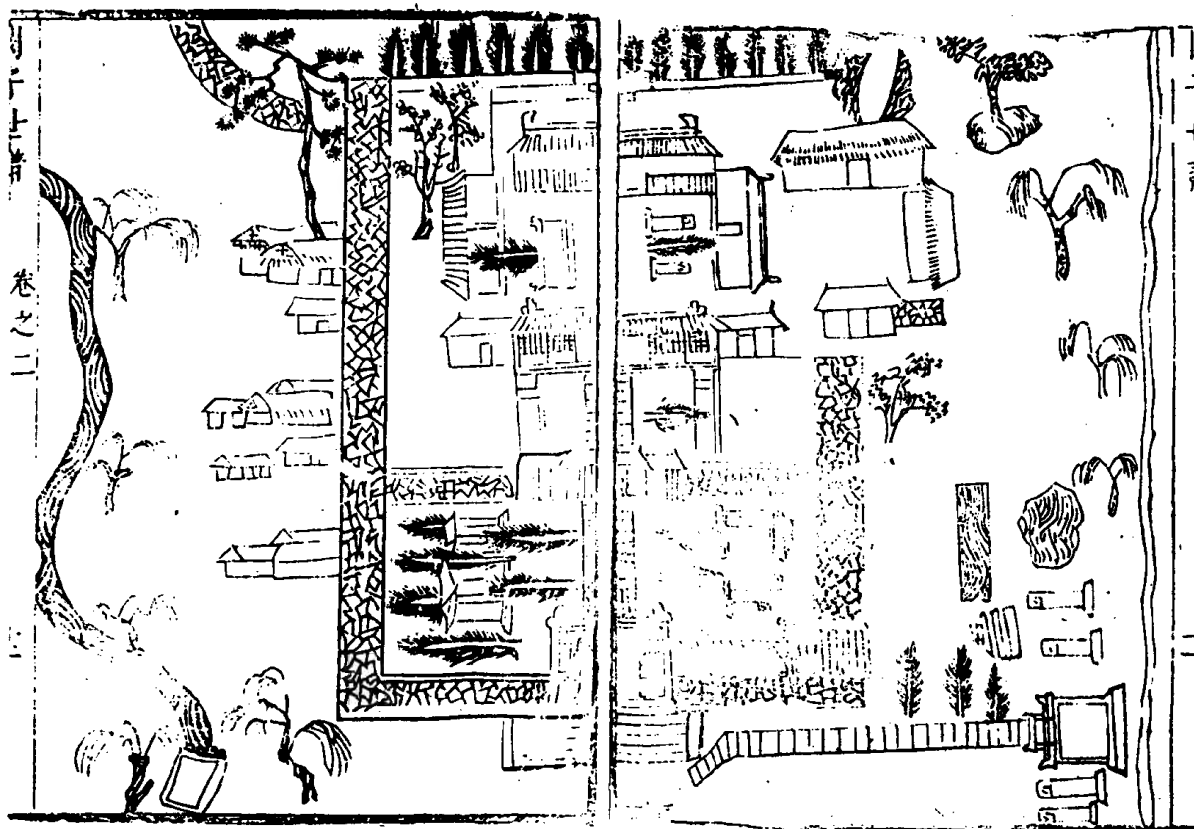
閔子世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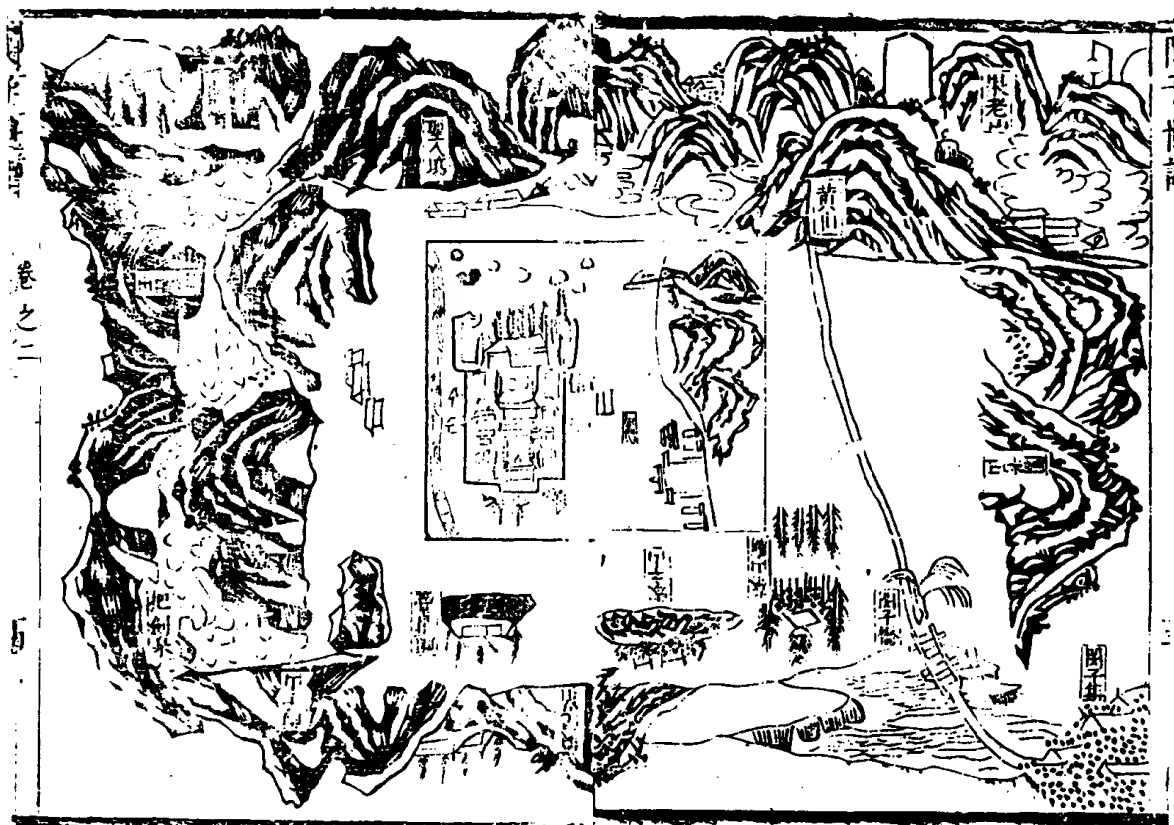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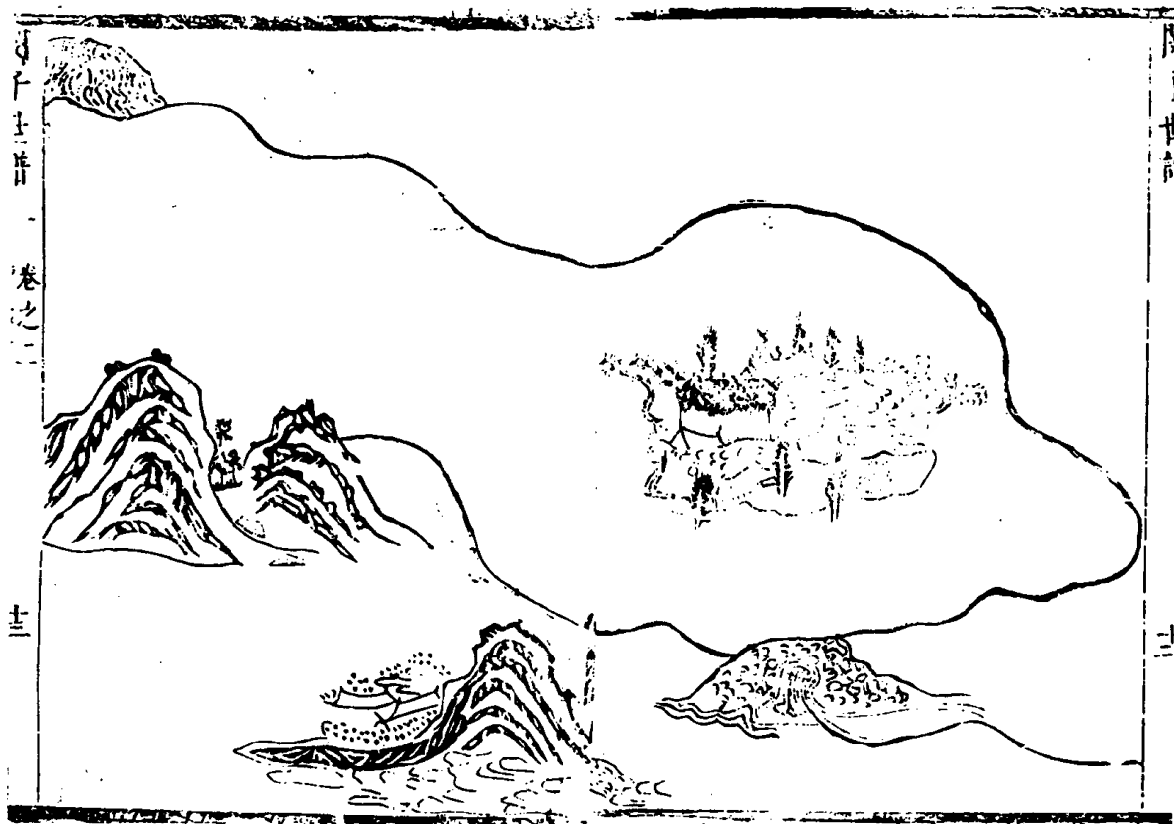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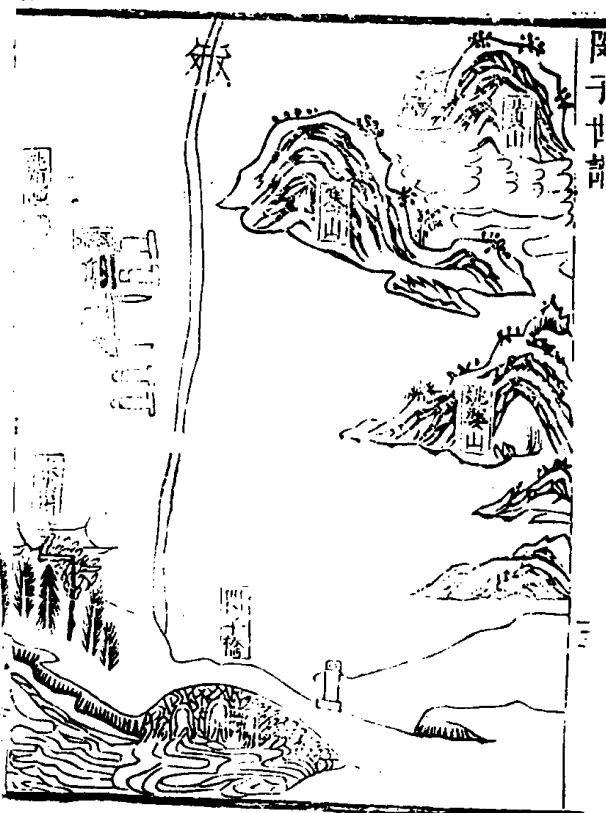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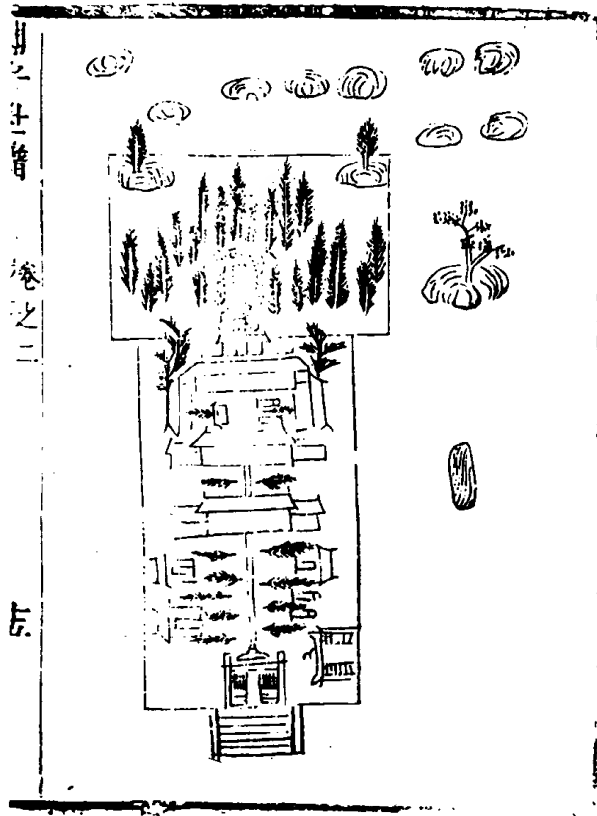
十

附里居圖

考闕里誌先聖殿宇墳墓俱有圖文以紀事圖以昭
象亦倣其意募工淤墓後之展讀者當亦低徊回折
不能去云







閔子世譜卷之三

特傳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棉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毋在一子卑切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子始見于夫子有某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某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于夫

閔子世譜

卷之三

一

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某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長府之役子騫曰仍舊賁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又嘗稱其孝謂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及居

親喪三年畢見于孔子與之琴瑟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爲費宰而問政于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觀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知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辯矣孔叢子載孔子晝息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

閔子世譜

卷之三

二

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啗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者猶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韓詩外傳載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孟嘗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助業

附圖像



關子世

卷之三

三

像贊

在昔侍側所云關關是何如可如光耶唯吾夫子
鑒之在上諸弟子悉之在傍乃今儼然見輔而享億
萬年之俎豆者豈猶然在函丈左右之行歟何歲歲
見春山媚而秋山肅春雲碧而秋雲黃嗚呼凡關子
目就非先生之德行敦為先生之文章予生也晚
不獲親奉杖履庶幾少長在先生之鄉春秋祭先生
之堂

後學任柔節撰

冒寒執轡

關子世譜

卷之三

四



關子十餘歲當冬月嘗為父御車繼毋衣以盧絮身
寒手僵故失轡父責多終不言



愛憎殊情

閔子世譜

卷之三

五

閔仲濱爲范邑委吏娶於臯生子閔損三歲喪母繼娶姚氏生二子損兒時承歡母膝下與二弟嬉笑不異生母母視之則有異矣



片語回天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六

閔仲濱當閔損失鞠而以壯束之衣敝蘆見摸其身冷大慟將逐其妻閔子啓曰毋在一子寒毋去三子卑蓋言天下婦人皆有痴心再娶彼繼仍是此繼也父悟而止毋亦化爲慈愛三子均一焉



辨色徵心

閔子世譜

卷之三

七

閔子始見於夫子有某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
子始有某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
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
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
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某色今被夫
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
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
以有芻豢之色疑此卽侍側時闇闇氣象

辭富娶貧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八

孟僖子之子南宮敬叔與損同門受業雅欲以女弟
妻之屬漆雕與如道意損辭曰敬叔卿家而厚于
賂乃能如學以重于諸侯且而彼貴德而我賤貨
不亦善乎竟納公冶氏之貧女賢而多助以成始
終之大孝

侍側聞聞



閔子世譜

卷之三

九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孝無聞言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十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汶上清風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十一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服官問政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十二



閔子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
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御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
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
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御勒以百官爲轡
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
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方和馬心故口無聲而
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
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
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

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家宰之官以成道釋馬之官
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宰之官以成禮司徒
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六官在手以爲繫
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六官御天下者正
六官

言必有中

魯人爲長府閔子爲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陳蔡相從



閔子世譜

卷之三

五

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餘哀未盡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六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

公侯折節



閑子世譜

卷之三

七

孟嘗君請學于閑子使車往迎閑子曰禮有來學無
 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
 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孟嘗君曰敬
 聞命矣明日祛衣請業

列傳

春秋

閑子篤

閑子篤字篤父爲魯大夫以孝學聞左傳襄公二十
 三年辛亥教季孫公鉏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
 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
 夕怯居官次昭公十八年丁丑論原伯魯曰夫學
 殖也不學將落按史記世家昭公十七年丙子孔

閑子世譜

卷之三

六

子年二十有七則子篤於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從
 政至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長孔子四十餘歲是爲
 閑子之祖乎從叔伯乎不可知也

閑仲濱

閑仲濱字仲子爲魯委吏持正不阿娶于皐生子損
 蚤逝繼娶姚氏生子二曰革曰蒙

閑沃盈

閑沃盈損之子公冶氏之所出也子騫以其父命名
 損而又欲其子忌盈故名沃盈盈子固固之後無

聞豈七雄授攘之世皆賴光以自全耶
漢

閔膝

閔膝家貧嗜學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際攜家避豐沛聞漢高帝微時膝奇之相與交驩帝即位命有司按其世代知爲閔之九世孫將官之不就封承祀君王閔子歲事據孔叢子遺書所記九世孫偃閔氏家傳曰膝字知就是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閔子世譜卷之三九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惟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同郡周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閔藹

閔藹爲常山令

晉

閔湯

閔湯與薛兼輩稱五雋張茂先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拜淮陽承佐郎閔之二十一代孫

閔素

閔素湯之子刺高郵有節良聲
唐

閔通

閔通除諫議大夫閔之三十二代孫

閔璽

閔璽玄宗開元五年以閔璽奉祀春秋勾管閔之三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子

十四代孫

宋

閔衡

閔衡爲真宗祥符間世代五經博士閔之四十四代

孫

閔宜于仁宗朝傳衡五經博士閔之四十五代孫

閔英衣巾奉祀閔之四十六代孫

閔琦世襲衣巾閔之四十七代孫

閔杲

閔景爲本祠奉祀監官正一品高宗建炎三年金師奄至宗廟失守家史禮樂祭器俱罹兵火構家避難九華山有別傳爲閔之四十八代孫

閔昌

閔昌折節讀書蕪湖名士陵公令妻以女故教授蕪湖年最久常與青陽隱士陳清隱楊希顏方天和友善有詩相唱和具別傳是爲閔之五十二代孫

閔居正

閔居正閔父少子與兄居易生而善射恭宗德祐元年詔天下徵兵勤王居正以善射在籍中屬知江陰軍鄭端端在途深念大賢之後常召至帳下與語曰第勞王事必不至爾失所比至江南推薦于常州統制王安節爲幕賓深相禮重時伯顏會師攻城居正助安節血戰嬰于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城破伯顏屠其民來執安節居正爲保家屬引弓射之從者叢藥刺死安節至帳下亦不屈遇害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元

閔本元初大中爲御史中臺

閔細七至正初爲典籍

閔得真爲蘇州刺史

閔楨字子幹治岐黃術隱居不仕值運將終中原鼎沸自九華遷臨川是爲閔之五十六代孫

明

閔彥成楨之子國初始回宿州謚祖是爲閔之五十七代孫

閔思政彥成之子于天順八年復業歲奉閔子祠春

閔子世譜

卷之二

三

秋二祭修葺垣宇種植樹木是閔之五十八代孫閔儀任四會縣典史有膽畧才智苗夷憚之何籍屢以祀典呈請恩恤未經詳允是爲六十一代孫

明朝氏

內珪身程人以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清節著聞當代
一足爲閔之六十代孫

閔如霖身程人以進士仕至禮部尚書一時歎爲無

愧寅清

閔夢得身程人以進士仕至兵部尚書

閔洪學身程人以進士仕至吏部尚書

閔齊伋字遇五身程人博學好古著評今古書甚富

選工鐫板丹黃校正迄今猶競傳閱坊云

閔子世譜

卷之三

五

閔廷甲字翼虛湖廣蘄水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尚

寶卿過宿謁祠認祖輪銀修祠

閔度身程人崇禎戊辰通政使司觀政進士有疏上

請異母二弟同祠更請五經博士奉祀蒙

聖旨着該部咨行

閔子世譜卷之四

祀典

世之殊勳茂德血食來禩者不乏未有若閔子生於
斯長於斯建於斯報於斯者也閔子往矣至今入
其境曰此閔子鄉也此閔子里也此閔子集也此齋
山也此洗絮溝也夫并里社山川皆閔姓矣余博觀
宇宙遞廢遞興改步改玉指不可勝屈都令幾經雄
麗陵寢幾經森嚴宗廟幾經整飭全盛須臾翕忽滅
沒有如此悠久否耶譚者謂其世系不甚顯赫夫顯
閔子世譜 卷之四 一

漢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
七十二子此祭孔子弟子之始

唐

玄宗八年李元瓘言孔子廟與子配其像立侍禮

授坐不立跪立不跪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

雖立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二賢僧

雷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不需配享之餘至請

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此閔子從祀之始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閔

子為尊此閔子加封之始

宋

真宗祥符三年加封閔損為聊瑯公

度宗咸淳二年改封閔損為費國公

閔子世譜

卷之四

二

明

宣德皇帝登極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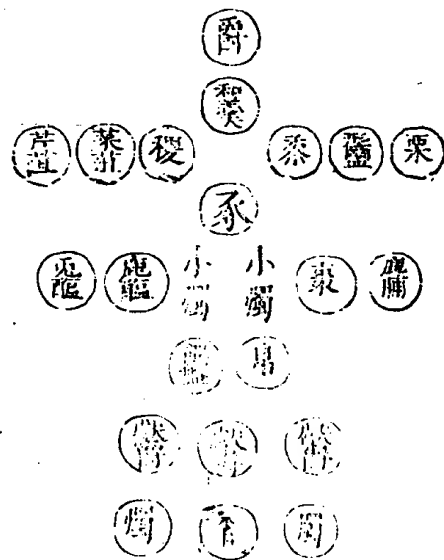
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世宗皇帝嘉靖九年改稱閔子從大學士張璁等之請

也

祭畢

關里志十哲陳設圖



每位一壇

獻官拜位東西各一壇

閔子世譜

卷之四

三

按關里志十哲祭品視四配止少一豕首其圖可披

也本州祀典不知遵承何代每歲春秋兩丁祭後

的於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黎明州官壹員率

生員奉祀十二名赴治城北七十里閔子祠內行

釋奠禮品物供自祭田田租徵於佃戶其子孫先

期羅列祭在精潔而虔誠年久佃戶乾沒祀事不

豐擇其族人愿慈公廉者主之歷任賢守牧多方

增置祭田則明禮可恃以弗墜矣

本祠創置祭器

牲俎三對	漆盤一百	鐘
木豆六事	錫壺十件	磬
磁器二百	錫燭臺四件	鼓
酒樽四事	鹽盤架一具	
磁爵三事	果逐四事	
爐鼎一副	祭案十張	
先是本祠禮器盡灰於火火置簋犧象子孫尚未識其形大約新製之器成禮而已不敢妄擬也		
本祠勒石祭品定規		
閔子世譜	卷之四	四
閔子孔門高第德行與顏子並非特一時之豪也也前賢守以宿爲故里就基立祠以風世教每春秋丁後命教官詣祠致祭如釋菜禮慮久而廢乃置圭田三百畝募民佃之歲納租銀十二兩于學以供所需百凡豐潔以無媿于盡敬蓋物之意適來佃夫適其租而不輸之學本學分其有而不責之義馴致祭品日以衰薄行道之人將且不屑而欲神之格思得乎余奉祭問之不勝愧念歸告州王林震西公公曰盍爲我定祭規以防之務使諸有常數物有常品辦祭		

者不得任情私減典祭者不得借名窺取余承準舊議新定每祭合用諸羊果脯燭楮之類估之可費銀四兩五錢且皆本土所有簡而便欲其可常繼也爾倘若敢再肆刻剝州有明法必不少貸我儒官復事覲覲則縉紳國人皆賤之矣他日何顏見閔子于地下乎謹刻祭規如左以視諸後云		
計開		
一祭品		
猪一日	重百觔	羊一隻
猪一日	重百觔	羊一隻
閔子世譜	卷之四	五
京果四盤	帛一端	二丈
糯米三斗	通稱之	時果四盤
蒸食四盤	燂食四盤	
熟豚八盤	鷄鴨鴨	
鴿子三對	猪羊牛肉	各三觔
油蠟	共四觔	兔一隻
紅燭十對	麥麵三斗	
香紙調料	香燭調料	
猪羊送州其餘品物半享官生半給奉祀後		

人以均神惠

一禁約

祭之日惟與執事之人在廟供候其餘跟隨人馬俱在公署駐扎不得擅入喧嚷如違聽典祭官朴治再不服呈州問罪

隆慶元年十月之吉宿州儒學訓導王好賢書

祭文

宿州知州曾顯撰

舜爲聖人公爲賢哲後母異弟同符一轍舜行道于當時公流芳于千古舜寓墓于蒼梧公首丘于故土

閔子世譜

卷之四

六

溪山寂靜宇廟深沉一杯拜奠萬古此心

祝文

失撰人名

孝孚內外名耀今古大夫不仕復聖與伍傳諸父老基于茲土景仰像祠儀刑如睹

祭田

傳聞洪武四年閔楨自臨川來認墳投牒于州守吳公公憐而覈其實皆爲軍民所有于是調停至再得三項餘令民佃之歲取其租以供祭祀天順八年閔思政復業其子孫雖奉香火灑掃之役田之所入猶

屬有司王之至萬曆二十一年蒙按憲曹公批給閔學閔可敬兩人領管又附益以諸臺續置之田而皆蠲其徭役則漸復當年八項舊額矣

續置先賢閔子祭田碑記

蓋萬世而不泯者此道百世而相感者此心斯道斯心由於天道道在是則心在是契是心則契是人故羹牆有見寤寐與參此古今人精神本相貫徹警于目觸于心自合而有感也予方燥髮誦法聖賢讀魯論孔門有閔子者鄉黨稱其孝而人無間言季氏之

閔子世譜

卷之四

七

徵召而不輕試長府之改作而諷之仍舊皆詞婉而意篤孝友廉介謀國老成傳者列于德行之首尼父稱之曰孝哉閔子篤子景仰休風躡跡芳軌雖音容遐邇恍若傳心豈非百世而相感乎旣遊庠序在弟子列得執祿獻禮周旋于神主之間閭閻在目肅肅秉心及其通藉朝紳釋褐成均而復展拜宮牆嗣是備官司空暑而董理河工凡所經營莫不體念先賢仍舊之語而裁度時務取法多矣頃承簡命整飭廬鳳兵戎道經甬上過新豐里有所謂閔子集者乃

...側身瞻眺見其兩山排峙四匝環青收...
...風迴谷應崔巍古塚舉樺幽祠詢其所來為...
賢之故里基於斯焉為耨者直指高公所重建者也
子遂振衣晉謁再拜夫玄珠寂寞白璧久淪光在山
川千古不掩矧名賢高十揭日月而壯闊河往者撫
殘編而仰止茲得遊故里以盤桓且知此屬宿而宿
又屬整勅中也是以嚴勅有司豐其祭餼兩置獻享
以重斯道之意而聞苦于所出而遳豆不掩豈所以
谷報名賢而重風教之宜乎于是捐俸二十金易腴
閑子世譜 卷之四 八

田六十三畝鄰于祠捐其徒賦命其後生員可傳光
先者力耕以供春秋之費使年年不替以答明貺慮
久淹併乃下檄州守馬君貞珉以載其事於後自為
之記

萬曆戊戌冬中議大夫整飭廬鳳等處兵備副使前

工部屯田司郎中常山定齋詹在泮撰

置田信票

欽差整飭廬鳳等處兵備副使詹 為損公費置祀
田以隆先賢事照得宿州北有閑了祠實先賢盛跡

本道經臨瞻禮慨然動景行之思焉詢祀田多瘠難
垂永久今查該州庫貯本道公費銀兩尚有餘剩相
應動支置立田土以彰盛德百世之祀焉為此牌仰
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即動本道公費銀二十兩委官
責令地行照依時價易買近祠腴田一區深立誌界
付本祠奉祀生員領種獲收籽粒以供香火田邊仍
豎石碣大書額道副使詹置立祀田字樣祠內亦須
勒石以誌歲月以垂永久置完將動過銀數買過田
數造冊申道人卷備查須至牌者萬曆二十六年十
閑子世譜 卷之四 九

一月十二日

祭田碑

奉直大夫知宿州事內江鍾應麟捐銀八兩置贖祀

田四十畝立碑為誌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仲冬吉

旦

續置贖修先賢閑子祠田記 並地畝坐落

萬曆癸丑秋予有彭城之役道經閑夫子祠拜瞻畢

奉祀閑可傳前而言曰天久雨祠多圯壞請葺之予

唯唯周回顧垣傾數武雷折數瓦費錢數百足矣

念先賢篤生茲土常使廟貌儼然爲茲土重第小壤則小修而費省大壞則大修而費鉅故隨時葺之便然瑣瑣請之于官非計也因捐金置修祀地數十畝歲收籽粒備不時之需令奉祀掌之仍給印信簿登記歲收歲支之數以目侵冒以備稽覈使奉祀通傳之世世無失卽歲穰穰度支不盡者積聚之數年之後增設櫺星門一座彷彿宮牆之制又完其前人之所未備者也至若春秋祀田則先子而爲之計者已有餘資無事此贅疣爲矣因書其始末並列其地畝

關子世譜

卷之四

十

坐落四至及王者姓名于左知宿州事熊鍾弘

計開

原賣地主董恒董世學董天民董世其中人賈文科其地坐落黃溝崖南北共計五十四畝一則地二十畝二則地二十畝三則地十四畝東至董志學南至大路西至武監生北至蕭縣界糧俱歸除

關子世譜卷之五

修葺

祠廟墳墓自春秋來歷朝相沿修葺不廢明興更擴突之正統流賊之變祠廟焚燬殆盡不復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聖修弘治庚申內臺總憲顧公佐修嘉靖丙申督學聞人公詮修會侍御蘇公祐部靈甫郡雷兩公大加整飭煥然一新嗣是賢守東姚公篋福建林公雲程湖廣陳公條南昌熊公鍾弘前後置田萬曆壬辰而後侍御臺榭表建坊高公

關子世譜

卷之五

一

舉王公九敘謝公正蒙皆推特恩光昭于祀用勒琨誌不朽

三院捐修信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 修葺信票在解宇丁回祿之變時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 爲修葺先賢祠宇事照得本院先因鳳泗之行道出桃山瞻謁先賢關子祠見石坊欹側祠宇傾圯殆非所以崇祀先賢之義也令

上兩委差廉幹職官置買磚瓦从木將牆垣門
半梁柱損壞之處修葺完固房俾刻落完日備報
考須至票者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鹽臺謝 爲出巡事本院巡歷
該州檢閱誌書有閔子祠堂在官道之西路委草莽
票題本揭使名賢之舊跡不彰往來之瞻拜未便是
亦有事地方者之責也爲此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
印動本院項下贖罰銀五十兩就于閔子祠旁官道
處所豎立石坊一座務要堅固不用雕飾照依發來
開子世譜 卷之五 二

扁字橫刻于上由此坊而入墳路一條徑達祠門中
用磚墁兩旁夾植柏樹庶廟貌益崇而德行之鄉因
之益光矣如錢糧不敷酌量再詳或該州設處共成
之尤佳有餘即便以爲修葺祠宇之用務要留心本
院由此報

命將觀厥成焉須至牌者

感異傳

明萬曆二十一年御史曹楷捧檄巡歷維揚七郡二
月望日止靈璧公署丙夜閱書神氣倦憊隱几少憩
夢軒衮衣王侯服飾者三人一居前二隨後排闥直
入予降階趨迎問而後禮曰吾周朝孔門閔子騫也
予聞之輒拜閔子亦拜問二人曰公西綽曰田文子
再拜二人亦拜皆坐予避席執弟子禮請曰夫子尚
在耶其以神顯也抑爲教不穀來耶曰將有托于君
也昔吾產于宿宿治北騫山吾之故里墳廟在焉代
閔子世譜 卷之五 三

有蒸嘗祭祀疊遭兵火之難子姓流離迄今雖復舊
迹乃草茅微賤槩不能勦其祀事若爲宮牆外望人
也似非先朝崇褒之意寧無慨乎知君仁孝忠貞不
嫌直陳肯爲駐節一惠顧乎言已遽起予唯唯奉命
逡留之際爲童子擊燭驚寤方漏下三更月明星細
徘徊不能安枕乃索浴拈香北向祝曰不穀樸陋寡
文奉養無狀豈料夢寐中得晤大賢是夫子之顯
在也前偶見亦可繼見所鑒予覲德之誠貴然降止
惠以德音則當年洙泗之精神向之虛憑而漫弔者

不徒于此生親炙之矣于是禱畢齋宿就寢果夢如
前危坐款譚辭理幽深至今宛然在耳予遂秘而不
洩迨曉進有司而詢之得狀即時發行經宿州抵彭
城十七日午至壽山謁祠墓而見賢胤閣學等青衣
伏于道左入而拜畢瞻其像則夢中所見夫子也侍
立東西二像所謂田文公西綽也不覺失聲大悼而
歎惜曰國家何厚于顏孟諸賢而薄于閔也于是命
學等赴院舉呈當爲題奏則爾俎豆之光以垂綿遠
國家隆德之義可沐源長學等具呈到院發州行查
閱于世譜

卷之五

四

無異會同三院題請奉旨欽賜世襲奉祀生員四名
例同儒學優免且予生平不譚鬼神生死事乃今而
後始信至人死而未嘗死也然猶恐其誕而不經故
不欲顯告于人夫果誕則官六夢之占不宜載
之周禮矣余慨閔子之英爽萬載猶存其靈異既不
可泯而一夢再夢其所以召致之者尤不當泯也是
爲傳

上北道尊徐公修祠呈

爲悲思修祠以崇祀典事本祠前陳俎豆後枕松楸
世沐蒸嘗時嚴覆露自蒙

按臺高太宗師率修以來浸久漸圯闕宇雖存深鎖
半天風雨荒丘不剪堪眠落日狐狸勸殊切于冰心
貧莫殫其綿力近蒙本州熊父母甫置祭田旋遭侵
歲祇勤灑掃靡遂觀瞻何意先賢乃微

靈寵繡斧親臨唾珠下問平清風于汶水似憐去國
之貧挹秋色于蘆英便許解衣之煖遵命赴臺賁威

閱于世譜

卷之五

五

陳拙知改作之有中喜仍舊而得新將地老天荒北
壯忠心于武穆且羣飛鳥革南培王氣于新豐是先
賢膏有造于後世而

台臺更有造于先賢也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縉紳助修姓氏

大學士王荆石先生諱錫爵太倉州人于萬曆十八
年在祠拜祝輪修葺銀四兩

大學士張洪陽先生諱位南昌人于萬曆二十三年
在祠拜祝移書本州免本宗糧差

吏部尚書孫立亭先生諱不揚富平人于萬曆二十三年表文致書到州優免丁糧

巡漕御史唐諱世濟易程人于萬曆四十四年輪修葺銀四兩

南京戶部郎中冉芝芳先生諱德升東鄉人係冉子後于萬曆二十三年在祠拜祝賜扇二柄銀五兩監察御史巡按蘇松李輪修葺銀五兩

巡按御史蔡桂亭先生諱才掖縣人于萬曆二十年輪修葺銀四兩

附于世譜 卷之五

六

整飭穎道副使詹振偉銀二十兩置買祀田六十三畝有碑

巡按御史喬儼我先生諱應甲荷氏人于萬曆三十二年輪修葺銀四兩

巡按御史顏心葵先生諱思忠離縣人于萬曆三十二年

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憲票爲出巡事照得本院觀風茲土所據地方先賢後裔相應優卹爲此仰同府卽該府境內應祀先賢後裔查實動支本院備賑倉稻每名各給三石以示優卹之意仰州官吏

卽便施行

巡鹽御史徐十洲先生諱縉芳晉江人于萬曆四十三年輪修葺銀六兩

巡按御史王見虞先生諱九敘肅寧人于萬曆四十一年移文本州動支倉稻每名給助三石以示周卹之意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劉諱興秀于崇禎八年巡宿謁祠捐輪修葺銀二十兩

附馬王諱炳于崇禎九年過宿謁祠輪修葺銀八兩附于世譜 卷之五

七

監察御史張諱懋曾于崇禎四年輪修葺銀四兩淮揚漕撫朱諱大典崇禎九年謁祠捐修葺銀八兩

督師閣部史諱可法于崇禎十四年謁祠三次捐輪修葺銀三十兩

本州知州晉諱承忠于天啓四年應屆日千古流芳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張諱文熙于天啓四年贈扁日人倫之至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李諱祐于崇禎十二年巡宿謁祠贈扁

同奉友真謨捐修葺銀一百五十兩

監察御史姜諱金胤子順治四年巡宿謁祠捐輪銀

十五兩

顏道副使劉子順治五年謁祠輪修葺銀十兩

翰林院程諱芳朝受 命頒 詔謁祠捐修葺銀四

兩

監察御史崔諱呈秀捐修葺銀十五兩

淮徐道趙諱謙捐修葺銀十兩

顏道魏諱士前捐修葺銀十兩

開子世譜

卷之五

八

監察御史李諱應薦捐修葺銀十兩

知鳳陽府呂公祖諱封齊捐修葺銀十兩

靈璧知縣別諱如給捐修葺銀十兩

都御史周諱亮公于順治十二年謁東閣捐修葺

銀四兩

巡按御史劉太宗師諱宗韓于順治十三年上任過

宿謁東閣捐修葺銀二兩

鳳陽知府李老公祖諱以易子順治十三年上任謁

祠捐香燭銀二兩

開子世譜卷之六

官生

世襲奉祀始末

按洪武七年命修闕里仍設孔 孟三氏學教訓族
人十八年冬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
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設令
未必聞或至不虞是豈禮先賢之意哉景泰朝二年
特詔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五經
博士成化朝元年釋奠賜孔顏孟三氏襲十一月各
開子世譜 卷之六 一

給篆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各一人入國子監十八
年十一月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
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令
有司如數給之弘治六年命江南孔彥繩爲翰林世
襲五經博士祭田五頃主衢州孔子廟祭蓋友端之
後守臣爲之言獨閔氏昔在宋世閔昌以八品散官
奉祀本祠後竟無稽豈列聖眷顧獨遺閔氏哉蓋避
難以來子孫微弱無因至前君門萬里遂成缺典耳
先是督學司馬公聞人公中郎總憲顏公皆名世鉅

鄭後先相繼鼎新祠宇卒未嘗重俎豆以冠裳者至
侍御曹公感異夢于萬曆壬辰四月按部來祠凜然
若親炙其德行愀然若惻但其卑寒引孝肅武穆之
例奏請得當以衣巾生員四名世襲奉祀嗟乎服章
於身輝騰于廟曹公豈獨有造于閔氏真有功于聖
門矣今刊徽文批註之始終俾後世知恩所由被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 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本
院觀風徐宿往來閔子祠下見兩青衣伏迎道左入
謁而出進其人問之始知爲先賢閔子後裔族有人
閔子世譜 卷之六 二

二十餘丁而兩青衣爲長每春秋舉祭則兩青衣以
布韋王之似非所以重祀典也因思閔子爲孔門高
弟與聞一知十者同科今顏氏之子孫國家不惜名
位世世官之而閔子之後裔乃斬一衣巾而不與若
之何風後之學者使景行先哲哉查得此中在淝水
則有包孝肅公祠在彭城則有岳武穆公祠皆有奉
祀生員崇德報功于禮宜爾也固無論其象賢與否
似不當隆于彼而獨殺于此也牌仰本州官吏作速
查議明妥應否或有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限十日

內報奪毋得遲違須至牌者

直隸鳳陽府爲恩賜興賢事抄蒙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曹 批據本州閔子鄉人閔學等呈稱始祖子騫
宿州人歷代沿流血食不乏 高皇建廟勅田供祀
州誌家譜見存正統年間流賊作亂遭焚無遺嘉靖
四十三年有父閔儀任授四會縣典史回籍呈州請
恩恤未經詳允近蒙 天臺委署印通判董重修祠
宇春秋二祭祀比照岳武穆包孝肅例請給衣巾生員
供侍祭典以先後世等情具呈蒙批仰州查報蒙此

閔子世譜

卷之六

三

擬合行查爲此合行帖仰本學官吏照依先年事理
卽查先賢閔子祠廟建于何年額設祭田若干具呈
閔學等是否後裔有無譜文可據伊父閔儀彼時有
無具呈行學結勘未詳卽今應否給賜衣巾文到作
速查明具結前來以憑定奪轉報施行須至帖者萬
曆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宿州儒學廩增附生員丁際可陳廷寶梁必遇等呈
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奉本學帖前事仰本學廩增
附生員丁際可等速查本州見祀先賢閔子卽今有

無後裔應否比給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作速查明
具結呈學以憑轉報施行等因蒙此遵依查得閔子
鄉人閔學閔可敬等原係先賢閔子後裔見有歷代
譜文可據堪給衣巾時因年衰年子承襲崇德報功
之義伸矣今蒙前因理合回報施行須至呈者萬曆
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批據本州申前事閔可傳侄光先該州既查係先賢
後裔准給衣巾復其身家在冊丁糧俱准優免此繳

閔子世譜

卷之六

四

學察院

批據本州申前事閔述先准給衣巾

閔子世譜

卷之六

五

丁丑釋褐爲

先賢子壽請世襲五經博士疏

逆政使司經政進士臣閔度謹奏爲

聖明孝治特隆先賢墓祠未副敬遵

列祖崇四氏之典仰祈

皇上聿昭同德之仁懇

勅覆實舉行崇萬古道德之報端一代忠孝之範以

受先賢以光後禋事

直隸鳳陽府爲聖明孝治特隆等事蒙兵部袁

閔子世譜

劄付該蒙撫院朱劄付前事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通政司觀政進士閔度奉前事內

稱竊念臣家傳祖訓幼讀詩書叨沐國恩不啻累

世臣復以卑庸下士漫忝通籍僥倖思承家之孝正

在事上之忠苟念營趨盟心屏絕倘無關臣子大

誼聖賢缺典何敢率爾遽陳惟是事有出于萬世

人心所同然又恭逢重道崇儒孝治天下不世中

興之聖主而于微臣則尤有本木本源之至意且

又屢次躬身展禮目擊淒涼心懷隱戚十年猶缺
一日有借所不敢不竭誠于我

皇上者臣系出大賢閔損之後宋以前居汴嗣有仕
宋任將仕郎徙居干湖遂爲浙之烏程人乃先大
賢閔子墓則在于今直隸鳳陽府宿州七十里臣
十載前借道出宿州每齋宿謁拜祠宇歆臨俎豆
闕略本州守墓子孫僅給令衣巾奉祀不足爲禮
人容而先賢于德行之科則居復聖顏子之次而諸
賢皆不得先今在崇祀之列則居聖廟十哲之首

閔子世譜

七

而諸賢皆出其後臣不敢旁引謹述其著見于論
孟兩書及傳註者如躬至孝之門則父母昆弟無
一間言非義之位必在汶上無奪其節義舉其氣象
無侍側閭閻則中和而剛大槩其言論長府仍舊則
有言而必中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已識其
同量閔子曾子數人而已程子必表而並稱所以
四配追尊稱聖而宋室增封閔子當時贊辭重加
幾聖之褒則甚矣先賢于顏曾若是其班而有所
以隆顏曾似不應略閔子且下嘗攷闕里誌

高皇帝初年思顏思孟三子之廟而建三氏之廟
教校司彼其時尚未及曾子孟子顏子子思子
之基歷代封樹表識不忒而曾子之墓至成化元
年山東守始上言嘉祥有銘鐫曾參之墓洪武
初年曾墓尚無攷聞故廟學皆闕如也使洪武初
卽得曾墓基所在 高皇帝豈靳崇祀而必俟之
後世哉則其矣聖門高賢之墓誠帝王之所甚重
而致崇也嗣後顏曾思孟四氏皆有廟廟皆有學
又命四氏子孫各以嫡長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

閔子世譜

卷之六

八

以奉其祀所云祀者蓋祀其墓也非祀其廟也何
者四氏之廟蓋其土者王之矣非四氏子孫所得
奉也故知五經博士之奉祀爲祀其墓也且先賢
等量之同既有歷代先儒爲之詳薦又必取來于
聖門孔子之提衡乃孔子所重加歎而無已者獨
顏子閔子爲盡辭至于諸子皆呼其名而先賢之
孝獨稱其字則先賢之不後四子實諸聖更彰彰
也四氏始因廟而立學繼之因墓而世官今閔子
之子孫亦蕃夥矣卽加以敦學之隆未六不可而

守墓者僅給衣巾有識者能不咨歎乎且
中奉祀宋儒門下之後亦多有之如游酢楊時尹
焞之屬皆有生祠供其灑掃乃以孔聖大賢孔門
十哲之首而僅同宋儒門人子孫之報使主祭而
無盛服展親而乏衣冠犧牲削色松楸黯然念此
荒衰不勝悲感卽先賢有道之靈不亦寂寞怨悵
而聖王隆德之義寧忍安綬有未盡乎夫孔子曾
子以孝因有孝經

皇上風勵天下特頒此經于學宮申飭學臣必以課

閔子世譜

卷之六

九

士考藝而先賢之孝固論語中所僅稱不再見者
且曾子之孝所處猶順先賢所值多艱則以比曾
子尤見其確卽以優曾某之禮請之

皇上尤爲協禮而無過情況四氏五經博士顏氏曾
氏封自嘉靖孔氏封自正德孟氏封自景泰次第
崇褒有先有後祇出自列祖因時見道各有獨到
之盛心原非限量先賢謂此外無一可加之定數
我

皇上中興振振各事法祖此典久缺若留以待庸庸

之率行伏乞

勅下禮部覆實增舉施下請命直隸學臣遵行就寗
州訪其世系之親且賢者照四氏典例擇令一人
充授五經博士世襲奉祀以爲萬古道德之光登
之史冊與漢祖以太牢崇祀孔子者俱爲百代絕
典不亦休哉若臣之家世有先臣刑部尚書閔珪
禮部尚書閔如霖皆以清聲直節著品先朝見任
臣伯兵部尚書閔夢得吏部尚書閔洪學以及臣
叔伯兄弟 數歷中外鼓勵後先不敢謂流光德

閔子世譜

卷之六

十

厚竊附于源遠慶長但支分久爲浙人去墓凡二
千里更非本州世嫡固毫無所親俾于其間者也
至先賢所有異母二弟感格成孝歿不忍離遂附
墓于先賢墓六之側三塚壘壘三墳相依更祔
皇上因先賢而次及之以禮四時享祭不失先賢
親友弟之心尤精義之至盡孝治之極隆而人心
之所允協者臣得邀

皇上殊恩異數以上報先人下以表孝作忠他日
躬自靖終不敢負聖門高第之望而謝我

皇上風世勵俗明道崇德仰與孔子極嘉與先賢
稱表異之吉聖聖一揆古今爲烈矣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呈到部看得先賢閔
以孝特稱原與四氏並垂不朽四氏因廟立學
學世官閔氏之子孫則僅以衣巾守墓奉祀迄今
世系既遠俎豆幾荒此罔度以先賢之裔感切干
表而有補校五經博士之請也恭遇

閔子世譜

卷之六

十

聖明在上孝治特隆閔子爲聖門至孝卽授四配之
例以優禮追崇似亦無忝但授官大典名器所關
酌議行查合就開度所請信其墓祠湫隘行該州
有司重加修廣以妥先賢異母二弟列祠並祭則
廟貌新而祀典不替朝廷崇儒重孝之義亦庶幾
其少盡矣理合具題請 旨恭候命下欽遵施行
崇禎十年八月初八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奏
林院學士姜 疏復十六日奉
聖旨是着該部知道

閔振蘆傳

郡明經孫繼志爲思榮小記曰予甫成童時見州父
毋陳公諱條者建旗鼓旌帛送二生員入聖宮州之
人無遠近大小舉之環橋觀望曰看世襲相公予因問
先大人曰生員豈有世襲之理大人教之曰女不會
讀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乎夫子騫大賢我宿人
也生于斯葬于斯由周迄今二千餘年世運幾變而
子孫之流離播遷亦經幾易迨我皇明定鼎子孫復
業茲土以守墳墓以奉血祀當道未有上其事者先
閔子世譜 卷之六 十一

是御史高公感雷雨而稽察賢胤又蒙御史曹公感
異夢而加意賢嗣牒下州牧速查周大賢閔子既是
宿州人則係巡歷境內先賢其子孫有無多寡逐一
開實登報以俟疏上恤錄州牧陳公條逐一開報拔
其材德超者呈報二名則閔可傳其首也可傳號振
蘆次則 先乃振蘆公侄按院曹公准其揭疏上奉
旨以閔可傳 先世襲閔廟生員以奉祭祀其餘子
孫二十餘丁各免其徭役賦稅以優賢裔此所謂世
襲生員也予唯唯越數年乙卯予入費序至次年丙

辰蒙學臺首拔而振蘆公爲子孫求經師馳幣徵予
在塾三年于振蘆公朝夕講論親領道範耳濡目染
者久矣大約公生平嚴正不阿取予不苟語默必慎
無論大廷廣衆閭室屋漏必敬必恪其持躬恭飲人
和有閔閔之風其言不妄發語必協宜有言必有中
之風而一本九族俱有恩德有無間父母昆弟之風
其一時名流鉅賢輩若雲間之樂公諱有聲武進黃
公諱襄馬公諱世奇諱世名臨川之丘公諱兆麟俱
爲盟社而當代之名宰閣若蘇公諱茂相周公諱延

閔子世譜

卷之六

十一

儒皆稱門弟而烏程之大冢宰閔公諱鴻學大方伯
閔公諱夢得俱認爲同宗至天啓四年甲子春北徐
道趙公諱謙者山西太原人也以新任至鳳陽謁陵
道經閔子里瞻拜遺像環觀墓碑畢詢問父老曰先
賢旣爲宿人子孫其何在父老曰國朝題請青衿
奉祠越數日公事竣回宿詔可傳述先至而知我大
賢之裔二十餘丁奉祀僅四生員仰天歎曰非人之
不饒地之不靈也某幼讀書頗精地理于是攜二生
于祖祠之壽山南北上下山原而察其來龍之自藏

龍之穴謂二生曰此得之矣上之而公卿可冀次之而子孫繩繩爵祿益增當速擇吉卜日葬復業之祖焉又問地屬何姓吾常捐俸給價土民朱守善卽以地送白狀曰小民何知惟以先賢之榮爲榮若賢裔克昌萬世而下傳先賢之後者不其傳送地之人乎趙公高其誼旌其闕閔三月而擇吉葬焉二生至徐視報趙公牒下有司命勒碑刻石再加增祭田三項盡蠲賦稅以供祭盛以垂永久越數年崇禎戊辰科進士閔度以觀政之日卽特疏請恩敕建異母二閔子世譜

卷之六

十四

弟祠宇春秋奉祀比照顏曾思孟例以博士奉祀命下該部議行時流氛橫作上冠交虹天下勤王勢如美沸事遂寢辛巳春三月疫癘大作道路枕籍奇荒劇盜數百里人烟盡絕凡有祖宗重任者寧不思爲而存地哉于是閔公振靈薦前代實錄遠避之靈壁石峭山洞中孤蹤荒僻人迹不到公曰此真吾樂土奔走驚心兵火慘目上思爲祖宗存血祀下得爲子孫圖世存憂勞極矣有端縈心身瘁神傷臥病七日而湯藥不下自知不能久呼三子詔曰吾命終矣

生寄死歸予復何恨獨念予家千百年實錄幾亡于宋復修于明予之兢兢寶此不啻金匱石室之藏守先長而無亂從先幼而不諳啓先責不容諉繼前人之志而闢大其傳當屬之子于是發實錄交啓先手語終而逝乃崇禎十四年夏四月二十三日也公生于隆慶四年二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一歲宿州學正中辛未科二甲進士錢震龍題墓云惟公之才千人之英惟公之德人中之龍續前啓後交萃其躬起百世哀開千古榮俎豆恭嘗鬱鬱菁菁繼厥閔傳亢厥閔子世譜

卷之六

十五

閔宗昌厥閔後總公之功勒乎貞珉世世欽承越明年壬午秋八月三子合葬公于祖塋之右乙酉入清大學士陳公名夏疏曰從古聖帝明王開基定鼎必開一代正學以傳千萬世道統孔聖爲萬古道宗顏曾思孟尤聖門高弟有功萬世者也前代封爵血祀歷千百年亘古一口今

皇上御極四海臣民翹跂以望聖治而尊禮大聖大賢尤開治之先者也則先聖先賢子孫急宜優恤以廣正傳

命下部議凡屬聖賢後裔爵祿封錫校往代廣增一倍于是孔聖之子孫封二公顏曾思孟子孫加增博士一員奉祀已丑巡按江南御史宋公奉

符旨優恤賢胤按宿州卽登我先賢閔子後裔而恤錄之振蘆公之嫡孫閔彪以儒童白其狀宋公慨然曰方今皇上網羅昭代賢裔延訪占聖先賢苗裔况先賢閔子孝婉虞周德齊顏仲而子孫以儒生奉祀恐非今上之特恩疏上閔彪准給世襲奉祀生員而着該有司查照前代例外增生員一名令先賢遺胤閔子世譜 卷之六 十六 皆被恩榮而閔彪閔武者此新朝之特典也我先賢後裔榮褒于大明優恤于大清二代之隆遇有足記云

附圖像

皇明世延七十千有飲賜餘年播遷幾代

世襲不絕一綫皇明

奉祀聖王欽賜儒冠

祖廟禴祀蒸嘗顏孟

生員詞頌自今伊始

閔子于萬斯年名實

傳像稱矣允哉可傳

贊 後學郡人孫繼志撰

閔子世譜

卷之六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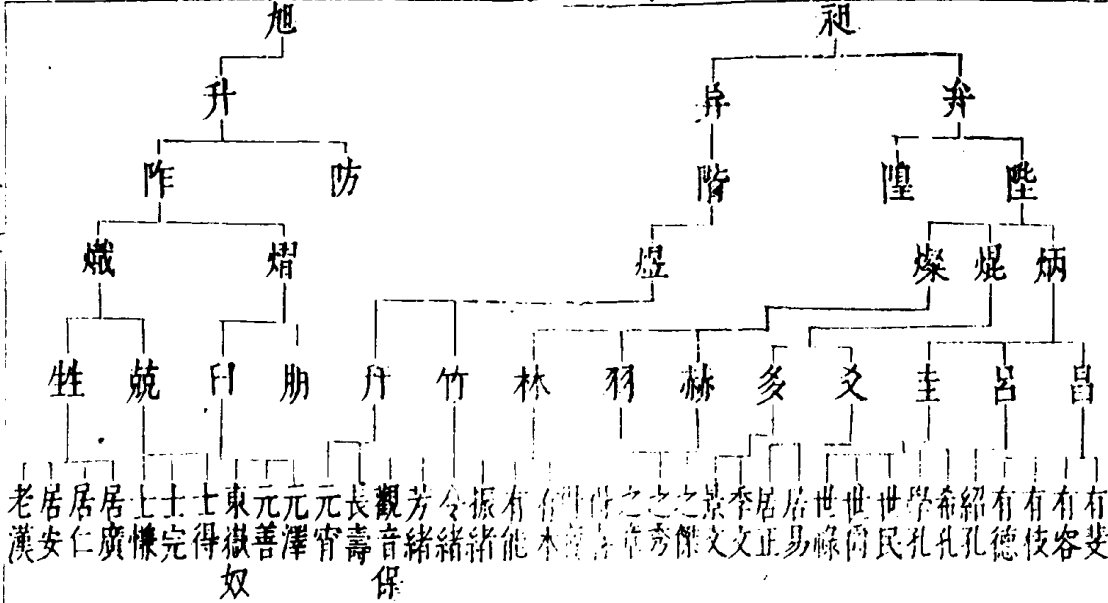
以子世譜卷之七

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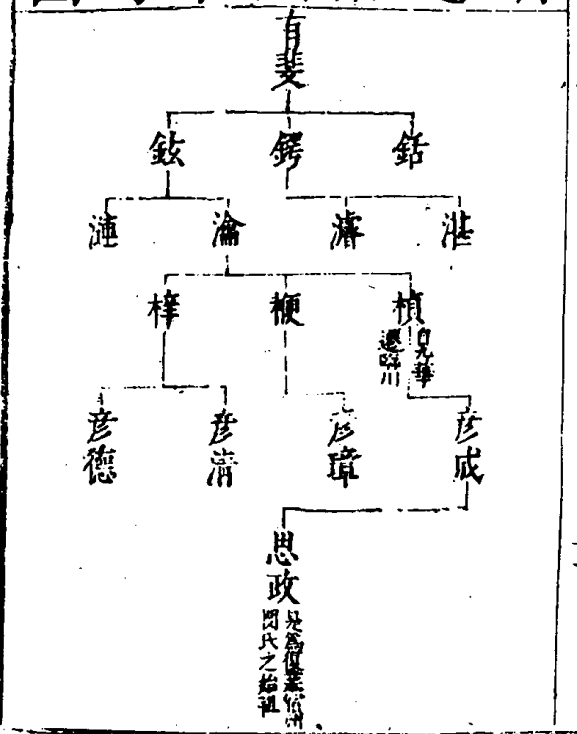
譜為費公作也費公而上費公而下世系當井井薪
傳眉列也歷代久遠兵燹屢矣無可考矣世系可附
會乎無已自近代始始宋傳為奉祀八品散官者非
昶乎遷九華者亦崇也遷撫州者楨也復業宿州者
思政也具呈請衣巾主祀事獲守祠基者學與可敬
等也是為井井薪傳眉列者也

卷之七

遷九華世系圖



再遷臨川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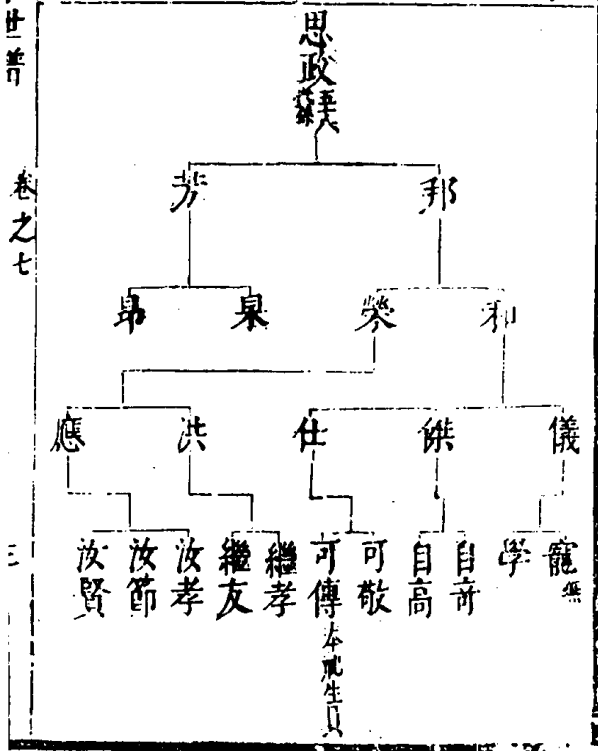


復業宿州世系圖

劉子世譜

卷之七

三



閔子世譜卷之八

遷九

遷九華始末

五十二代孫閔昌曰嗚呼此吾祖避難徙家備極辛苦今百五十二年五代矣未有能筆之者予世家宿北境閔子集爲費公之胄宋以前無徵焉在宋有守墓奉祀散官一員正八品引禮四名署戶執事人役祭田八頃家譜所載沿流之派禮樂典籍法器其詳惜失于兵火建炎元年金虬虎入單州徐宿振撼軍

閔子世譜

卷之八

族尚百丁聚議於奉祀署內曰吾居襟喉之地往來率先受兵事急矣趨避何方保我血屬昶曰猥以祖庇世沐恩光義當與社稷存亡去將安之引禮典其從弟也從弟進曰池州九華山深谷奇峰海內靈境其間可避且有宗派在焉俟兵靜復歸守經行權兩盡其道矣會二年粘沒喝復大舉入寇兗州聖公孔友端已南渡昶復來議曰孔聖公南矣不去奚待昶曰吾太孺人風燭殘年途次緩急可虞本廟歷代昭穆神王宗譜祭器會須負載而行且吾業備職官車

馬僕婢囊橐之費不貲于戈何時定家園何日還支何自給乎此吾介介衷懷返覆而不能成寐者也及粘沒喝大軍奄至徐州城陷聞警諸不及收拾僅夫昇竇孺人昶與弟旭沉其鏹貫於洗硯池中裹纓糧護家口至黃山谷沙門寺石室中避之信宿寧家林木坊表神王典籍器什居室帷榻可憐焦土舉族撫膺籲呼懼其復來于是告諸墳墓硃書歲月播越之由十餘碑埋僻處爲後日復業張本取池中物甯興奉孺人歸墓而有九華之行宗人一時散去閔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二

之鄂州閔修之濟南閔聰之徽州閔讀之金谿閔惠之幽州閔興之撫州密相約曰我曹皆親支老佛祖派他日子孫相認亡相忘也泣血嚙臂而別既至九華訪求宗派愛其江山佳麗峰巒秀蔚遂置產營宅兩時昶子弁甫十三并在襁褓昶子升纔八歲明年已酉八月孺人病革治喪循禮士民化焉昶攜資頗饒然以不善治生二十年後漸就乏匱幸田歲有入旭又多方持籌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八將訣謂旭及諸子曰吾生平無善可稱惟此方寸暴如日星用

能保全于流離患難之中吾死事叔如父凡事聽其
剗剗兵戎稍定歸我故土復我世官祖母旅櫬卒不
能歸卜地澤吉與我前後安塋吾家宗譜焚于金人
吾未嘗學問不能操所及見及聞手錄成帙歸失守
之罪子孫重修譜事安所措手祖諱琦祖母實英
人侄寶珏少孤依我長爲娶婦或來訪問當爲收卹
吾祖諱英好釋氏學人稱爲老佛今撫州屬吾同派
不可不相聞也塋事俱宜從儉既逝卜兆于陽華樓
南三聖許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旭年七十矣五月丙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三

聞王管侍御馬軍司李顯忠復宿州謀歸省墓旋以
符離之敗而止秋七月顧孺人卒與和合祔三年乙
酉旭卒由是并生陞陞昇生階升生防昨再從兄弟
五人同變合力益無鴻鴈中澤之歎矣三傳而燭燭
燦爲陞之子煜爲階之子燭熾爲昨之子生齒既蕃
生計各析歲時伏臘設王于華山閔公祠下望北
祭四傳炳生昌業儒呂業商圭業農焜生父習醫
業農燦生赫業儒羽善琴林傳京房易言多奇中煜
生竹與并以商起家燭生朋幼而啖素披荆桑門日

勇力絕倫人倚爲重熾生就塾爲鄉校句讀師熾
郁郁始獲其地縉紳大夫齒遇婚姻歷理度恭端帝
昃不能觀縷論世及則昌敵且長昌子有斐有容有
技有德呂子紹孔希孔學孔圭子世民世爵世祿爰
子居易居正多子季文景才赫子之傑之秀之章羽
子得喜得寶林子有本有能竹子振緒今緒芳緒觀
音保升子長壽元宵曰子元澤元善東嶽奴腕子士
得士完士懔牲子居廣居仁居安老漢二枝六代五
傳合三十七人女戶不書妣氏不書室氏不書傳作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四

于再散之後恐有及有不及槩不忍書也今更詳其
所以再散因以再遷之故先是理宗端平元年元太
宗助宋滅金吾考炳舉手加額曰九世之仇今獲報
復歸去來兮正其時矣乃聚族謀曰我宿爲金據百
七年金滅矣其地隸于宋耶則我之故物其有新焉
隸于元耶彼崇儒重道收拾人心去年俘崔立所執
孔元措隨令襲封其不忍加害于我也必矣故輩姑
少俟吾先擇勇略者與俱資基有成議則還鄉有定
期也于是日以勇居易以爲首以筆石得侍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五

三月當孟元帥獻俘之際買舟至和州登岸再四抵宿經夾溝先訪寶孺人族氏有堰吏指之曰此寶姓殊多惟寶長者年高可問也眾以吏爲介詣其門有翁龐眉皓鬢方屨布袍倚杖當戶遜且謝曰肋骨痠憊爲禮不恭勿訝也客何來且栖栖何爲者吾考詳道其事喜復悲曰有是哉而族未殄耶吾父卽寶坦也七歲寄養于姑二十爲之成婚當祐罕大兵屠掠表叔宗官奉姑祖母倉猝離散不知向往吾父流落江淮踪跡二十年不得前母疫亡再娶我母於紹興壬申生老拙今八十三矣吾父未嘗一飯忘恩吾方燥髮若將旦暮遇焉豈料桑榆短景得覩後人因見二子皆年半百諸孫森立英氣勃勃割雞灑酒情義藹然溯其派固表叔祖也詰朝置祭品拜墓牧豎樵蘇皆能指點殘碑漫滅瓦礫狼藉孤塚荆榛夜啼狐兔傷心哉向在九華得于祖宗所傳述者寤之寐之慕之擬之意必蔥菁其林樹崖我其岡陵貞岷華表可憑而弔也丘墟至此永黍離離而後悲可知已留戀抵暮假宿閔子里家明日慕請荷鋤益掘取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六

碑石朱字如新州隸于元遂愬之達魯花赤州守也守蒙古人而雅重文墨呂獻詩曰天地無情祖廟災孤踪賴有瞻書臺天涯踴躍思桑梓海內啼號恨草萊雅志未衰仍按劍殘燄將熄復燃灰可憐身似尋巢燕生受春風此一週州中禮而賓之方欲營其事朝廷用趙葵恢三京之議宋元交惡江淮騷動不堪停泊于是辭寶氏垂涕而別再還九華此後兵連禍結關津梗塞無復有歸宿之日矣然猶室家相保慶弔相遇有無相通守望相助雖在逆旅敦睦成風終理宗之世三十年不見金革度宗以後賈似道爲相天下春春多事恭宗德祐元年池州都統張林以城降元安慶潛山建德南陵貴池盡被劫掠未幾似道有丁家洲之敗逃卒至九華詭言伯顏欲來九華酬愿一時奔突又奉詔徵天下勤王兵無一人應募有司至扯拽市人捉縛商旅搜索深山窮谷髻髦未脫已隸健兒我子姓居正有客有本振緒之傑景文士得居仁隸籍共卜于林得坎之師卦繇曰大人得吉小人勿用至險至危捷其順靜才弱志剛不中不

正庶曰式臧徒勞我衆夫坎之爲數六也當六人往而年長二人獲免耳昌以族長乞哀于徵兵官官雖武人閑翰墨滑稽多才致佯爲不知問曰閔子見今居何爵位乃敢爲族人告免耶左右曰是孔子之徒孝哉閔子騫也官曰使閔子而在必且裂眦攘臂釋纓衣而絕溫嶠之裾棄牛鞞而着祖生之鵲首建義旗如韓信請獨當一面忍坐視猖獗而首鼠以規避耶况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祖爲孝子爾曹爲孝孫立功報國顯親揚名何辭之與有昌曰系本北產遠閔子世譜

卷之八

七

呼居正與語遂得推轂爲常州鎮守王都統基賓賄伯顏圍城都統力戰固守居正多所勞畫十二月城破執都統至軍前不屈而死伯顏怒攻賊久不下盡屠其民居正爲都統保家遇害十二月聞訃妻蒲氏方設饌伺姑早饌忍慟俟其終食始告發哀是夜自經九華義士方時發赴弔有三尺鮫綃容易盡百年駒隙等閒輕之句惜天步艱難有司不遑上其事也有客于端宗二年戊寅隨文丞相于五坡嶺走死振緒四人陣亡不知何地嗚呼天命之難忱耶民生之閔子世譜

卷之八

八

無祿耶先子之示爵耶避兵而以兵死奪愛割恩堪不堪耶乃有本天民士懽輩又聞張丞相鄂州徵兵赴難二年丙子閏三月益王廣王復徵恐不能免問下于林得震之大過繇曰繇用白茅可保無咎棟摧是處可剛而驟澤滅于木勢窮莫救有行之道式固爾後林曰可以遷矣利用西南其撫州之派乎一時擇地而蹈蓋遷乎其不得不遷而散乎其所不得不散此其故可思也又勸血族離去不知尚有相聚之日否此後愈遠愈疎服絕親盡何所憑以尋本源

後歸路乎我傳既成倘天不逞于涼族亦如林所卜
 百年後富有彥其之微執是光復邦家榮義簪紱勤
 慈祖豆九華一脈終延九鼎其誰測不然吾生于宋
 寧宗嘉泰七年甲戌九月十三日戌時教授蕪湖遇
 日者謂宜貴顯咄咄異事六丁六歲叟舌耕代祿緩
 步當車無縲紲兵刀之慘當貴顯羽化登仙弗易也
 散有非分之觀哉時元至正十七年庚辰十月日

附小像避難圖

關子世譜

卷之八

九

祀散官閑小像

贊曰

胡天不德降
 此鞠訥維公
 念亂以免鎬
 鋒鐘虞雖移
 苗裔其豐千
 載而下視爾
 儀容

宋處士陳巖題



關子世譜

卷之八

十

閔子世譜
山遊雜圖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十一



九華唱和

高孝廉荆峰張體乾抄曰閔公昌字允茂與青陽陳公巖字清隱楊公少愚字希顏方公時發字天和當宗祚既屋之後結爲方外四友每臨山水登風月無不與共晚年尤篤聚連旬日輒携壺相過清隱長于絕句遊九華山蓮花峰各拈韻定詩例清隱曰風動雲開淨客顏三千丈石錦爛斑淤泥不是花開處擢出天河綠水邊希顏云靈根不在沼溪中一朵挿天萬葉空雪藕當年曾獻否無窮的慧對西風允茂云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十一

屹立千峰花自開神工何處摘將來麻姑三變渾閒却歷盡春秋此種芽天和云蓮花爲號石爲身千尺嶙峋不染塵若使潛家祀子見也應化作步虛人詩成清隱曰允茂渾與祖宗傳神而春秋字相關至巧天和步虛之句是人在蓮花峰頂各侑以觴用節苦思於是止宿于閔公新構分題其壁清隱曰門掩西懸對九華青松幾箇點昏楊居停不比尋常王東魯斯文孝子家天和云樽前談笑溫如玉筆底才華價重金容易茅廬留得任六丁雷電早相尋希顏云茅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三

屋幽近臥雲溪山風月許平分客來正遇鱸魚美
潦倒樽前細論文允茂重其詞勒之于石方圓尺餘
今尚在但字跡爲苔蘚蝕暈耳恭宗改元閔又從軍
清隱贈以詩曰少微雨過露青螺送爾還從枕月過
會見●塵先已淨洗兵不用枕天河希顏詩云淮西
昨夜羽書傳戰罷堪悲血滿船珍重由基須努力天
山三箭觀歌還益指張世傑之敗也元世祖十六年己卯七月
遣使者咬住歷江南訪求遺逸清隱避于匡廬山允
茂送之詩曰寥落山亭晚懷懷我送君芙蓉愁對雨

鴻鴈冷侵雲異國匡廬在同袍江漢分相思還共月
何必歎離羣別去邇年事定旋歸青陽築九華書院
于高陽河畔中構樓三間題曰溪山第一樓左室三
間曰靜觀室右室三間曰燕居室樓前引河之活水
爲月池池一畝許中央有亭曰臨清繞亭奇石作木
蓄魚養鶴兩廊中爲門門內蒼梧翠竹濃樾蒙茸允
茂嘗偕楊公詣其院飲酒樂甚清隱舉杯酬楊公曰
古絕句云第一樓中白晝長燕居室內小幾呈江湖
亦有尋幽客載得松膠入醉鄉復舉杯酌蜀公萬香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古

青山隱洞天九華景物自年年臨清亭寂無人到曉
莫良霄懋大賢明日置扁分題院中五景時維元
元二十一年甲申之七月閔年已七十顏色潤澤
健如童王人推先其題溪山第一樓曰樓爲溪山開
第一溪山痼癖我知君五湖書艇閒中過千丈丹崖
象外分不是高深雄意氣由來仁智妙氤氲登臨指
點蓬瀛近喜對吾儕醉夕曛希顏詩曰樓前勝槩冠
山東舉目溪山面面同一帶清漪秋雨外數峰晴翠
夕陽中雲欺巖壑來何許鳥傍欄飛約半空幾度登
臨酒醒處此身恍若接崆峒允茂題靜觀室詩曰卷
畫樓臺此最幽莫云暗室任優游死灰止水渾無着
綠樹青山自在收世事風塵雙倦眼乾坤消息一虛
別非空非色誰能解近照回光不外求希顏詩曰道
人構室傍林岡一目人間心慨醒芳草最宜烟裏綠
亂峰偏向雨餘青落花片片隨流水圖雀雙雙下小
庭萬物覽來皆自得欲將斯理問山靈允茂題燕居
室詩曰燕居各室意何如一榻心間萬慮除
浮春醉醉蒙莊枕老夢遽遽醒餘汗漫無長

縱橫拋舊書安樂窩中天地淵先生爭肯曳長裾希
顏詩曰布韋高遜樂安居富貴浮雲意自如醉裏有
懷嘗倚劍閒邊無事只觀書落花疎雨吟成後修竹
清風醉醒初客到莫嫌生計薄九華山水任樵漁允
茂題月池其詩曰壁水灣環月開四時倒影浸樓
臺微陰歷氣霏霏合渚者龍涎深沫來不湧波濤通
海嶠常澄寶鑑淨塵埃昆明灰墨何勞問濠上風光
在此隈希顏詩曰小池形類月生初湧出靈泉味冽
如一脉祇今通遠近半灣終古不盈虛浮萍破處天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五

垂鏡芳草長時地帶梳曾有蛟龍此內蜚飛騰無復
顧蟾蜍允茂題臨清亭詩曰川上風光大觀虛亭
深處暫盤桓八窗灝氣侵衣濕三疊琴心漱玉寒詠
入滄浪忘物我弄殘明月倚闌干幽人徹骨清于水
偏稱臨池相映看希顏詩曰亭居小構月池濱纔入
衙門趣十分四望有鄰依水石八窗無處着塵氛雪
浮波面魚吹沫日落山頭鹿下羣最愛高歌濯纓處
蘋香荷影思紛紛詩成清隱懸扁于各所至人拜而
謝曰是真球琪琳琅將遺後人俾知今日之心此四

之慶和多載楊公九華外史抄內惜楊方兩氏子孫
滅絕不見全書惟清隱後裔科第蟬聯世登朝署清
隱入鄉賢祠春秋祀享有九華詩集行于世而允茂
之著作實跡可述者若此不佞非能文緣門人閔儀
持其顛末屬余次序且儀爲閔賢六十一代孫從余
授學義不可辭爲纂九華唱和記

附小像方外四友圖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六

贊曰

性篤而貞才

贈而敏望之

如堯就之如

盾古貌古心

克勤克謹生

順沒寧還源

返本

宋處士楊若愚題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十七



古外四史

遷撫州始末

五十六代孫閔楨曰高祖諱昌字允茂年十五未識
丁以父命往塾師求代筆見訓諸蒙日說故事三條
因候且聽之皆忠孝廉節事也領略慨慕自是每講
輒往竊聽遂篤志向學就塾師浹旬窮其技再負笈
從蕪湖名士陳公遊漸成弘博貌若朴而性極慧口
若訥而發必中娶于陳故教授蕪湖年最久孝友敦
睦終其身未嘗競尺寸嘗與青陽陳清隱先生友善
先生在宋末累舉進士不第隱居以待天下之清宋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大

社既屋開元世祖徵求遺逸築室九華山南曰偕昌
杖履吟弄有鳳髓集昌亦列名其間往來酬贈康和
若干首不能悉記生庚年月日時皆甲戌卒于至元
二十六年己丑十二月明年與妣合塋享年七十五
先是理宗淳祐三年癸卯二月二十七日癸酉寅時
生曾祖有斐公字裁之能讀父書資稟清樸如不勝
衣值世祖統一之後好大喜功徵徭無度每大發兵
漢七番三丁壯無倖免者我血族既散獨以孤身涉
亂世無善可稱娶南陵林生子銘早卒錫生洪濬鉉

則我祖也生而不事家人夢寐塵譚玄橫襟眺勝雅
慕閔公之跡凡華山靈利福地如臥龍天台諸峰靡
不攀躋絕巘俯視江流舒暢疑情數日不歸水月庵
有波羅密羅曇忍座說法心益惑之一旦束裝辭父
毋兄弟將遊方外與有所遇曾祖泣諭之曰咄咄兒
誤矣吾聞求神仙者有輪臺之悔好浮屠者有臺城
之餓傳奕折蕭瑀之迷韓愈詆佛骨之穢則仙與佛
了無左驗兒不法先子之所以淑世而慕閔公之所
以出世從此徜徉雲水我兩人生前沒後漠不相聞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九

忍心害理覆宗絕祀天且逞于不孝而佛仙是問必
不然矣此身蜉蝣也世蕉鹿也寓形宇內復幾時石
中火水中漚對鏡朱顏轉頭華髮奈何以百年必盡
之身而倖萬古必無之事哉咄咄兒誤矣爾志已盡
爾神已邁留復何益吾垂垂老矣唯是窀穸之期不
見有季子在服吾目必不瞑爾卽朝遊玄圃暮抵極
樂不乃爲西王母地藏王所厭薄乎鉉祖慨然大悟
泣謝曰兒誤矣兒誤矣如有立家之志遂于是年娶
祖母蒲氏承歡朝暮若不及癸卯生我姑慈母丁

未生我父淪祿祿失侍齡年再娶劉太孺人生叔連
曾祖卒于元仁宗皇慶二年癸丑三月享年七十一
後與妣合祔鉉祖方居喪姑十一父七齡皆能辨踊
持素成禮貴池齊山大姓王長者來弔嘉其至性服
闋求聘乃以季女許聘吾父是時仁宗以慈孝恭儉
風天下崇尚儒術廣增陪宮生徒堡塾里社莫不有
學已未吾父送姑于歸外王父見其瞻顧有常言笑
不苟喜謂外王母曰新婿犀角龍文神明之曹鄙鄙
便能執禮伊家生計蕭條恐不能操觚受業且我所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十

乏者非財也盍留之俾與兒曹讀書因得居甥館肆
志專功凡八載焉泰定三年丙寅來迎吾祖祖母連
叔過王舍成婚禮丁卯便開館納生徒而父母弟
坐享其學祿矣已巳七月壬申望日庚午未時生孤
湯餅之朝祖親命名曰楨是年王舅以輪粟拜官赴
大都九月吾祖緣訪異客憑江山形勝慨歎歸來桂
再兩月竟不起十二月八日方進臘粥一七箸迨暮
屬纊遺囑曰王家賢父子與我生死而骨肉也豈恡
一席地哉我有所不欲也到處青山俱堪埋骨亦不

必復還九華蜩蟻枕籍致他日無辨但擇幽僻奇絕
如我生平所賞鑑者可也既近殯殮賻奠皆賴姑力
吾父哀毀過禮謝生徒踰年從遊日衆癸酉弟梗生
乙亥弟梓生會外王父王長者卒吾父心喪三年既
就寔建德巨室黃伯昇以師禮來聘遽叔二十四尚
未議婚相與共奉劉孺人挈家日俱往黃先築舍迎
春洞下俾子弟肄業緩急爲備吾父一見而喜曰此
所謂幽僻奇絕佳氣盤結處也遂堅買山之志學俸
既饒先爲叔娶里人李春華女置田數十畝屬叔曰

閑子世譜

卷之八

主

此中卜塋先夫子葺廬塋土世修三恪卽以其田佃
李氏歲徵所獲庭幃聚順人不知其爲繼母也孤年
十七知識漸開思一藝以自全無如醫書竊取岐黃
方脉習之明年隨父叔往齊山扶祖櫬再啓祖母塋
殯合塋于洞之東阜王舅姑母素車白馬號哭來送
居停主人始知所塋者爲生母所事者爲繼母也丙
戌二月潛山縣真源宮朱上舍再來聘乃托舊王新
丘兩不能舍爲辭一家姑媳姊妹併力同心克勤克
儉積有餘資戊子三月爲孤畢姻汪氏而又援黃長

者與輟聘韓氏梓聘楊氏汪舟買也吾父屬叔百餘
金從之貿易江湖多走荆襄豫章閩廣往復獲息孤
操方術爲縉紳鍼砭輒應輒愈厚報每歲時聚慶謂
從此可永日可卒歲可終身吾父溫飽怡席纔十年
于元至正十四年甲午正月壽四十有八方索翰墨
遡沿流續撰實錄忽撲地失聲舉家驚皇孤爲診視
脉理和平而肺氣甚滯蓋肌膚甚肥厚而嗜醒濃痰
盛風生所致且性不餌藥或感風露孤以藥進輒難
之曰世無和緩誰動膏肓有命在天不由人續顏子

閑子世譜

卷之八

主

三十二而卒豈當時未嘗有藥哉至是中風不語三
月十二日告卒塋祖墳之左孤年二十六焚焚在疚
心死形存乙未我大明兵取太平路遠近戒嚴運
將滅災異屢見羣盜蜂起池州趙普勝與弟德勝聚
衆剽掠勢逼丁壯從逆驅爲前部號曰營敵軍不從
輒捲其有屠其家九華四面三百餘里始不可爲矣
十月韓楊兩家介媒氏來曰患難之際緩急不能相
保速畢此姻殊爲兩便寸絲滴水弗問也倉卒請叔
爲兩弟行冠禮各得納室再踰年海宇鼎沸劉福通

消安豐倪文俊陷漢陽方谷珍據台州陳友諒據門
中張士誠陷臨安李武崔德昭七盤藍田毛貴陷萊
州田豐陷濟寧明玉珍陷西蜀無地不干戈無人不
介胄無時不騷擾叔見孤日益羸瘦從容計之日頂
聞黃長者亦將卜避兵之地忽九華峯巒高谿谷深
九子巖頂泉水清冽舍此無所之也爰從叔命別黃
公父子辭墓而還九華舊址尚有三五族親相與觀
望相時而動耿耿隱憂匪渴匪饑此身姑置白髮雙
親保其不震凌乎紅顏少婦保其不擄掠乎囊橐衣

閩子世譜

卷之八

三

資保其不擄奪乎有一于此舉室之存亡所繫也晚
夜躊躇寢食俱廢忽得症忡疾幸見知官府庇護二
弟得免補伍丙申大明廖將軍常元帥取池州方塘
帥陳友諒趙普勝來取安慶一葦之隔哨瞭斥堠不
得安枕戊戌正月安慶陷十九年己亥十二月友諒
僭位拜趙普勝爲元帥率兵來取池州守將趙忠戰
歿張德勝嬰城自守遣子與祖乘夜突圍詣金陵求
援九華百里絕無人踪孤護祖母與叔弟裹糧扶掖
登九子巖避之常將軍設伏其下偃旗息鼓鬼神

測相接大戰草太傾摧普勝僅以身免此皆目之紀
歷者庚子友諒再陷太平比聞王舅將挈家買舟赴
豫章管轄勾當得駕孤力投齊山附舟斷斷乎有撫
州之遷矣是爲二十年庚子三月春和景明弔大孤
之遺跡破彭城之巨浪一帆直抵南昌王舅上任越
月餘孤辭之將行舅姑惻然曰爾老成練達此行足
保無虞但家口衆多行李滿條倘撫州之派未必相
認雲萍漂泊何以爲生我與爾姑及爾諸表弟在齊
山固已籌之矣我業居官享有常祿此來所攜資帛

閩子世譜

卷之八

三

約二百餘金悉以贈汝子毋遺壯丁護送由西路陸
行而南到彼苟不如意可循東河自撫州買舟至謝
家埠易巨舟入江仍還齊山再爲計也翼旦握別兄
之視妹則亮崔之憂也其之視侄則抱攜之義也舅
之視甥則渭陽之情也寸腸崩裂悲不成聲旣行抵
撫州至北訪謝坊吳家渡見九華先來者喜極復哀
曰旅魂驚悸風聲鶴唳雲樹風帆皆金鼓旌旗也何
意天涯外有此安樂窩復來聚首真耶夢耶宗親就
摘肉糜酒棕勞問知生平益五月五日也安集之後

厚遺送者報書于曰姑再收老佛派有宗叔曰資曰
質曰贊宗兄農爲甲公正家極溫綽博學弘詞隱不
求仕一見孤雅相愛禁不啻同胞嘗與語興亡之事
歎曰吾弟金沙醫國乃以藥籠中參苓易民間救粟
耶行見左橋井右杏林矣自是食息起居罔弗存注
壬寅大明兵盡取江西諸路兵不血刃丙午取徐州
宿州丁未元亡我皇帝戊申登大寶復中國之統改
元洪武元年海內漸就清平己酉八月祖母劉孺人
告終蒙葬四年辛亥與我緯兄歸宿復業想其始末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五

于州王吳公諱彥中公曰爾有誌證耶乃以歷傳上
之遂爲稽查祭田雖經改玉然以疎書按之得三項
餘仍就遺址創祠數間佃戶領田供祀事竣由建康
還將鳴其狀于上而先白之有司有司曰南渡之難
孔孟顏曾皆所不免爾果閔氏自有恩卹項以我聖
母后椒房之親大索天下凡認親無狀者槩不免益
防冒若斯之嚴也爾之急于自鳴無乃嫌于干澤而
煩隆其家聲乎事遂寢十二年己未孤男彥成生汪
室善病無出來撫納李氏纔有是于昔我林祖善易

卜後裔得臨卦坤八兌二厥數乃成剛侵而長以柔
居中永保無疆孝思不窮百年爲限乃生彥英今適
當百年故命名十七年甲子旌表孝節增置闕里祀
典再一歸宿經營宅第旋聞叔病而還乙丑五月叔
母李孺人告終孺人與吾母姊妹鍾情終身無逆言
忤色女紅饋職多任其勞叔與孤等服事于外兩母
形影相弔生死以之叔年七十有三子女俱乏吾母
日夜哭啼艱苦孤獨至秋亦卒吾叔老憊殘年履危
蹈險不任悲惋至冬又卒嗚呼七月之間三喪駢集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五

天之降割何若是之慘耶則仁壽之術可謂不靈孝
友之族從此盡斬矣前疾復作再死再甦賴宗叔諱
贊者與子農賻助不貲緯兄旦暮黃喪各得埋淺土
但孤多不起報効之日短耳病緣驚悸無常思慮過
度寢食失節俾致神不守宅血不澤色長號哀毀櫻
寧滑和外若無恙而內已盡伐此醫家所不救者也
恐日加陷憤如吾父一旦古僵不能吐扶病發笥歷
代事實前後鋪敘在列傳文戶不書而此獨詳于姑
者以遷撫之行非借 力不能達且養生送死非常

之恩不欲後人忘也姑夫卽母舅諱信爲元學太子
大撫軍院同知子三之上之臣之傑皆蒸蒸思効于
聖明之世錄竣祈緯兄郢政并托彥成及梗子彥璋
梓子彥清彥德諸孤時垂教訓他日成立執此以嗣
歲時先子固死且不朽孤亦死且不朽時明洪武十
九年丙寅七月望後三日

附祭閔楨文

維大明洪武二十年丁卯三月越朔四日甲寅寓撫
州臨川縣宗兄弟閔緯守謹以荔丹鷄饌庶品之饌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七

祭于微君子幹宗弟之靈日嗟嗟吾弟遽止是耶吾
嘗冥想人生逆境惟是貧賤患難令人櫻寧然僞儻
卓犖之雄終有以善遣獨吾弟入此之中有至死而
莫遣者非不能遣原不可遣也習聞避難爾祖和吾
祖典噉臂分攜淚枯血繼叮嚀生死庶幾相見既而
天各一涯至更四代宗傳十一得與弟聚于吾邸情
投分契居然骨肉兩先人未畢之心依依乎我兩人
畢之矣謂宗屬得弟羽翼微惠神明松楸俎豆指日
可復值中原多故相偕二十七年何時略置念耶弟

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眇然高舉韜鋒晦穎言訥
訥若不能出口比譚名理四座風生始知智吞八九
雲夢借臂以隱耳弟乎吾慟爾之懷寶而無邦也慈
君蚤背兵燹陸梁猶能尊叔父爲兩弟成禮弟乎吾
慟爾之處變而有常也奉祖母生毋叔母于阨危又
能庇及叔弟免役圖存弟乎吾慟爾之頻凶而惠吉
也此豈吾之私慟哉弟之存亡血祀之存亡也吾以
才志覬弟而知其必有濟矣憶自九華來雖有行李
無奈朝夕芻米僕僕之需叔與兩弟束手待哺歲餘

閔子世譜

卷之八

天

而整卽借箸無所盡其奇而獨以六微技全活十口
于饑饉之餘稍饒洽分報來時餉問者貧窶就療有
宋清之風吾嘗謂弟飲上池水而以金沙壽國非乎
朝出暮入次第定省遠近貴賤招延無虛日卒未嘗
愆期爽約所獲隨市甘脆供奉朶顏列祖忌辰必齋
戒設祭寒暑風雨弗輟居恒無事卽就族長諸兄弟
叅議北歸之計若有所以重迫之而不能自己者夫
以其才若彼其志若此而又幸逢明聖之朝豈忍其
血祀之久墜哉弟乎何辜丁天降此鞠鞠五月哭孀

八月哭母十一月哭叔甫七匝日三喪駢集棺槨哀
念一之已甚乃至再三至是人生至逆之境而其慘
更倍於貧賤患難矣弟乎爾嘗爲我彈漆園事勞生
息死當樞之歌爾故曉人乃至不能少排遣耶吾將
墓弟之遠神而設身處地得無曰始與吾母形影相
弔所恃以爲命者也吾母終失一臂矣桑榆暮景舉
目淚其且母之悲思不已而子之哀曲何堪爰是旦
暮低回將厚孀耶艱于吾之力將儉孀耶傷于母之
心方策所以溫慰而不得詎忍逆其不少待乎五內

閔子世譜

卷之八

无

崩推轉思轉切又將曰母氏出素封殯我父西遷東
播生計滿索井春縫紉事祖母惟謹終身勞動纔有
子媳差可息肩驟陣烽烟魂落殯棄生土出九
死一生以有今日嗚呼有今日而無母是所爲額足
天而無吾弟也然猶恃叔在也叔卽不能曲爲弟解
弟必憐叔少爲節勸迨叔亡而慟生疑疑生隄始不
可救矣謂吾父卜地于迎春洞之東燭叔以世守丘
隴豈非冀其子孫蕃息大我宗祧哉自止父窀穸之
後叔父子女俱亡吾父歟未華而卽世弟年十百始

續彥成一脉叔雖享年竟以爲旅孤獨而死是建
之不善不覆絕不已也夫安得而不疑又謂我祖宗
孝弟傳家清白淑世子孫皆自食其力而無害于人
卽不爲天之所賞亦奚至天之所討蹇于兵燹于車
復酷我子遺天道難忱令爲善者安得足夫安得
而不懼由是轉懼轉疑轉疑轉動弟之髮安得不星
弟之齒安得不落弟之心疾安得不復作哉是皆勸
弟之甚虛慕其常如是耳抑豈知天脫帶羈更降慘
割弟婦既無出而善病接喪不任勤渠爲兩姑哀毀

閔子世譜

卷之八

手

過情日抱孤兒哀號夫樞前飲食不進肢體廹羸嗟
夫弟以三喪慟死吾庭見四喪又將五喪矣弟乎何
不辰至此極耶直令我欲死矣弟之目政未瞑矣會
須撫爾孤幼長讀父書他日復宗以畢弟志此誓我
不能弛矣與弟共此訣矣頃願未朽若風月相思類
手燒柏子燃香讀弟實錄弟能來左右否尚樂

又辛亥年弟于幹歸宿省基還至建康乘便風至
九華建德掃諸墓詩以紀之

中原兵火已無家過眼興亡幾歲華億萬孫雷勇

葉百年運海沉沙情緘雕木歸魂斷夢到青陽別
路餘俱松楸俱是眼燕來鴈往只天涯

附小像遷撫州圖

閩子世譜

卷之八

三

贊曰

惟于幽克昌

其後隱于醫

弗瘳厥疾視

天憫憫若可

必若不可必

快哉其有今

日

閩 楨 小 像

明後學周敏題

閩子世譜

卷之八

三





復業宿州始末

郡後學張明標錄曰洪武辛亥五十六代孫植與絳兄弟自撫州來省基此後率三年一歸植子彥成帶九歲植卒緯爲之撫養又爲之勸事死生敦睦如同胞彥成稍長與緯子彥清經紀淮揚間時過宿拜掃景泰朝彥成率子思政抵宿投牒復業州守黎公謂之曰我稔識爾爲閔氏後第經三百餘年安知其無附會其說者列傳實錄非金章鐵券爾其問諸泉臺公之意益欲激之使歸也彥成不喻旨悲憤而返

閔子世譜

卷之八

誦

垂垂老矣一旦發列傳而讀林之孫辭輾然笑曰我林祖之言驗矣其曰七日來復則我太祖高皇帝至今皇帝非七世乎曰反復其道既晦既明非大明之象乎于是再促思政修墳守祠爲久遠計思政遂抵宿卜居大店販紙楮以佐生事成化八年授睢州守甄公準復舊業遂置田建宅十一年乙巳督學司馬公瑩謁祠憫其基址荒落廟宇傾欹屬州守萬公曰聖人以孝治天下古今稱大孝碑文而後閔子一人而已今其祠廢墜若此何以妥神靈而風世教是有

司之責而觀風之事也爾太守爲我新之煬工飾材
兩月工竣赫然改觀矣自是奉祀不輟嘉靖四十一年
浙江平湖姚公篚來刺吾州賢聲卓異親祀先祠
而恤其子孫將比例顏孟而爲之請草旣成屬老胥
毀世系老胥居爲奇貨思政曾孫儀曰此舉出自使
君非我所敢營也今以賄行無乃負其心乎老胥卿
之阻以事干奏請恐駁坐累至今士大夫直欲褫其
魄萬曆二十一年按臺曹公感異夢謁祠堂見閔學
閔可敬等青衣伏道恭迎拜畢進而問之歎曰國家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三五
何厚于顏孟諸賢而薄于閔也汝赴本院舉呈當爲
題奏以光俎豆學與敬等承命告准行查無異當會
同三院題請蒙恩欽賜世襲奉祀生員四名學與可
敬當准衣巾奉祀時因年衰俟其子承襲以閔可傳
閔光先熟閱禮節卽給世襲奉祀生員閔學子宗孔
早亡其子閔文仲承襲可敬子閔述先承襲述先年
老其子閔文謨承襲可傳子閔守先承襲守先乏嗣
胞弟閔從先承襲光先多疾祭日恐妨駿奔以堂弟
復先少閑肅禮甘以衣巾讓襲比例夷齊讓國之誼

有先賢遺風誠可嘉矣况奉祀大典寥寥四人不足
相事光先依舊復先准另給衣巾光先無嗣以侄閔
文毅承襲復先子閔文耀承襲于順治五年蒙
新朝特恩比例前朝蔭恤具呈御史宋公蒙准給後
裔世襲奉祀生員二名閔武閔彪自思政復業迄今
百有餘年振振緝緝由是而駸駸盛其麗未有既
也謹傳

贊曰

洋風建轉胡

爲乎來哉若

或使之是爲

歸家之始惟

其如此是以

後人以此

像

小

政

思

閔

野史叢書

閔子世譜

卷八

三



閔子世譜卷之九

烈女

蒲氏

閔居正妻蒲氏小字婉娘南陵士人蒲卓長女髫齡寡言笑卓授孝經毛詩輒能成誦十五識字善書自解列女傳十七適居正女紅饋職既閑事上逮下有禮爲婦十六年遠近婦女化焉居正從軍尚未闕父服辭毋兄與蒲舉室悲號蒲獨飲容引大白前日男兒何不慷慨仗劍一壯行色乃作兒女態耶人生會

閔子世譜

卷之九

一

須有死政恐泥泥無聞與草木同腐朽耳試觀今日君父何在二王何在子丈夫也義當徇國我婦女也義當徇夫又何憾于此行居正收泪曰吾與子昔年逾三十尚無所出兵凶戰危脫不遑願少留事毋薄命誤汝庶幾不怨足矣蒲曰君賢兄嫂可立門戶百畝堪供菽水無煩內顧愛若能不枝求克諧共事幸而遂書錦則君之糟糠也相與承歡于堂上不幸而遭時不淑則君之芻靈也相與含寢于泉下子志已決何必破壯士顏哉既別事姑倍謹得常州之報使

入幕府慶喜過望或私問之曰金風玉露秋色撩人
頗憶征夫否蒲曰千里雲萍吉凶注念獨非人情乎
但小戎婦人亦知大義是役也苟有恢復之功亦與
有榮被焉男子志在四方每老死牖下卒無尺寸樹
者是亦內助之闕也死生契濶固已冥念而委諸造
物矣冬日方侍姑早膳居正凶計至忍慟曰幸俟姑
終什恐驚悲哽咽也逾時乃告姑慟仆地猶慰之曰
是風聞疑似未必然也扶姑歸內抵暮給其嫂曰伯
氏諸侄未備哺粥當往督視我侍姑寢明早當詣伯

開子世譜

卷之九

二

求哀原也嫂以黠婢與之滿復給其婢曰汝王既亡
我無改節之理但我家從嫁物係他日救水之資不
可不及時爲計汝逐一檢覈詰朝遣送南陵去汝幸
勿泄有衣二襲酬汝數載之勞則則既妥復給之曰
我饑甚當爲具饌粥婢去遂繼寢房之西窗嫂急行
解氣已絕矣箱笥衣物析爲四分各有單記比曉方
告姑呼居易檢勘則其所有之物其本姑養老其爲
夫招魂某與嫂憐別某與婢憐勞一絲一縷不私其
身止服素衣一襲年三十二歲其男爲承重若

生母遠近喧傳義士方時發來予有三尺蛟綃容易
盡百年駒隙等閒輕之句惜國運將移有司未遑上
其事也

節婦

馬氏

閔仕妻馬氏即閔可敬之母可敬甫六歲可傳方四
週而夫早逝馬氏矢柏舟教二子乃復業承祀節標
冰霜母儀足法者壽九十一歲

徐武二氏

開子世譜

卷之九

三

閔宗孔復先手足也宗孔娶徐王陵奉祀蕭邑增生
徐公女復先娶增生武公女一子文仲生未及週一
子文耀懷孕未生宗孔復先相繼早逝徐武二氏年
俱二旬矢志守節撫二子俱承襲奉祀生員子孫蔚
起壽踰古稀前後一月相繼而逝門雙節亦奇矣

閔子世譜卷之十

藝文

齊州閔子廟碑

宋眉山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耄耋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

閔子世譜

卷之十

一

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遵豆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列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

子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

卽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室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傾觸蛟蜃而不驚若以江海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願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亦有隨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願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

閔子世譜

卷之十

二

止而有待去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外史氏曰閔子墓據關里志以在宿者爲真大賢歌哭聚族之地人爭榮之正不必過辯在歷下者爲僞何妨首錄頌演文也

宿州重修閔費公祠堂記

明學博四明劉

聖入之道用則尊主而安民不

化鄰而成俗

自三代以上大道闡然三代以下大道質然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者洙泗一脈源流所在也故凡有功於生民錫福於後世繼往聖開來學俱載諸祀典血食萬世況得聖人爲之依歸而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庶幾簞瓢之樂克底齋慄之孝使後聞者莫不興起而繼巍乎道在萬世者歟費公魯人宿爲魯之界家語公塋於歷城而宿相傳有公祠墓在焉異同本末難以率考而祀典沿流尚不爲無徵第祠久而燬蕩於宋元間至

閔子世譜

卷之十

三

國朝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聖俞知州萬公本措置重建歷一紀又弗能謝風雨鳥鼠之害乃至焚裂舊碑辭辟莽由聖道者起仰止之思有司首務不在此耶弘治庚申知州黎公熙領宿命而四月初吉蒞政之始首謁文廟顧殿廡殘缺失理捐俸鳩工而敬完治之自以聖人在天之靈旣可以對越而公之祠將次第舉矣迄仲冬內臺總憲中都顧公佐經公祠墓而慨其弗葺惓惓命有司修之而記其事以爲一孝立而百行從一德遺而無窮化宿之風

禮厚而今亦差異於他皆公孝友之德積中著外之遺澤中斯土正當賢其賢而事其事況丹荔焦黃之薦歲時常於其所乎用是有司亟奉命而檢美材闢新土使庭廡而楹覺堂瞻而室噦齋息有地漏浴有方厨庫翼然陳塗坦然而向埋跣之荆棘蕩然而一剏治工始於季冬之甲午落成於次年之季春欲復命於總憲公而愧無黃絹幼婦之辭乃屬哲詮大其用事之先後與關風化之大端而勒諸石俾垂於不朽云是爲記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立石

閔子世譜

卷之十

四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督學佘姚闢人詮

宿之東鄙北境上有閔子祠其鄉爲閔子鄉鄉之南曰閔孝鄉祠之後有閔子山祠之左有鸞山山之右則爲閔子鋪聞人子自宿入徐過其鄉而疑焉過其舖而式焉過其祠而進謁焉殘碑在庭古柏森鬱碑壇雜施樸斲斯舉乃進州長貳以問焉曰閔子魯人也葬於今爲濟南郡按地至歷城東有閔子墓墳而不祀宋李濮陽嘗祠之茲宿之祠也何居請判

劉舊臺使也進而言曰 晉志郡而攷其故未之有
得近椒人成南山氏以給事中承

使命來過見其爲賢祠而就圯也命新之比漢陽韓
舜澤氏以御使按茲土聞成子之有言也遂新之其
名鄉立祠之始則固未有攷也或曰宿爲古青青屬
魯地也而閔子實生於其鄉是未可知也聞人子曰
何必魯地而後爲閔子之鄉乎哉嘗聞諸夫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者純孝
人也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有天地則
閔子世譜 卷之十 五

莫不有是人焉有是人則莫不有是孝焉非孝者無
親故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
子宿之人固閔子其人也孝如閔子焉斯亦閔子而
已矣孝或不如閔子焉則將求其如閔子者而已矣
或者有閔子之心而求取則於閔子焉則祠廟之存
與刑之地也人孰無是心乎哉而何必魯地而後乃
爲其鄉也孔子之沒也天下郡縣咸祀之學宮未必
皆孔子之鄉也人莫不誦法孔子則其宮牆之所在
固典刑之所在也今宿之人其有能爲閔子者乎吾

不得而知也其有不能爲閔子者乎則生其鄉崇其
行風化漸濡焉知其不可爲也知其可爲而爲之是
亦閔子而已矣祠閔子者將不移之以祠其宿人哉
余子作而篇曰閔子之言則閔子當爲天下祠也祠
以天下宜自宿人敢不祗服以訓于宿人嘉靖丙申
夏五月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都給事全椒戚 賢

夫施民興行莫先乎德德行敏德莫貴乎風迺風宣
閔子世譜 卷之十 六

化莫要乎土故上不知風則下不知勸政教判途專
城閭作民皇華不問俗亦已久矣有意於斯獨非古
之大雅乎宿州徐境南接壤鄒魯四方衝國也自州
如徐中道左有壘隆然傳爲閔子塚塚前有祠春秋
享祀祀典焉夫閔在聖門居德行之科而孝友無間
尤古今所永懷齊民誦之有所感而爲孝學士宗之
有所畏而知修過客欽之有所慕而思範其在風教
中最爲重也然其詞宇湫隘頽垣圯壁惟資牧兒婦
吟之憇竊嘗三過未嘗不歎有司之甚忽也嘉靖甲

午賢因有事州藩府回次州署侍御余君鉤適州判州首應君照亦蒞任因語及之余惻然曰簡賢則棄禮此官其地者之責也應惻然曰慢神則虐民此守其地者之責也賢躍然曰知責必能知盡焉山已生春色矣然判雖有志而業不在已守雖可爲而制弗容專賢賢徒切不無有待也今年春舜澤蘇于乘駟入境展拜荒落而歎曰此吾觀風者之責也賢德不彰則民風不樹民風不樹則民行不興則吾靡所宜矣於是命州帑大撤傾圮而一新之堂庶牲

關子世譜

卷之十

七

庖煥然惟整齊民聞而忻語是啓吾孝者也學士聞而忻語是啓吾修者也過客聞而忻語是啓吾範者也誠動于此幾應于彼若舜澤者非得風民之道已乎工將竣而聞人北江督學適至通觀濟濟作而歎曰此吾敷教者之責也舜澤蘇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命州檄毀淫祠廣所而宮牆內外屹然就緒神妥其所人樂其成應君余君以賢抱病山居走使乞言欲紀盛美賢謂使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閔子賢孝耀然古今而州重其祀可爲

惇典矣舜澤里其祠可謂樹風矣北江贊其役可謂示勸矣惇典則德彰樹風則行興示勸則化成孝哉閔子騫自與宇宙無盡矣賢復何辭舜澤諱祐字允吉自幼以大雅聞北江諱詮字邦正生平以風教任均得孔門臭味論世君子知風之自可也辭不獲書嘉靖己亥孟秋

重修費國公閔子祠碑記

明叅議連江孫 孺

天地間有大倫理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吾人平生大

關子世譜

卷之十

八

節目忠與孝而已忠孝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忠臣必能信友孝子必能敬兄王化起於閭門必能別夫婦五品乃天性之自然人事之當然孔門以五者立教而尤於忠孝爲急推而化家化國百靈至乾坤清亦根於此考之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又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吾想閔子名損字子騫宋之宿人從孔氏遊列德行科次顏回下喬七十二賢之首坐杏壇之春風沐沫泗之化雨

大披豁性理純篤不事汚君而所事者夫子也
輕繼母而所奉者嫡母也人孰不欲富貴季氏專魯
脩天子八份閔子視如大戾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
是時東周道興必能爲周公事業忠何如哉人孰不
惡寒苦繼母以綿衣親子以蘆花衣前子閔子處之
坦然不告其父而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是時
親母存必能盡曾參考養孝何如哉學者讀書破萬
卷不過學爲忠與孝而已百世而下巍巍文廟之高
祕祕上公之祀報德報功有扶世之德有立孝之功

閔子世譜

卷之十

九

後人安得而不思安得而不景仰人傳其故塚在窮
之閔子鄉四山環顧衆水所會明堂中虛來龍登伏
實公鄉賢者之佳地古有香火祠蕩於宋元 國朝
成化乙巳提學御史司馬公過祠展拜命前知州崇
慶萬君作新弘治庚申內臺邵憲顧公復經此地縣
令今知州荆門黎君重建黎君之天在心不泯前
積財鳩工覓匠構堂實庖庫凡若干楹工不告
不告費金碧輝映長松大柳蔚然文林落成之久
事湮沒請文爲記予維萬世之臣子皆自閔公忠

東門馬公顧公有尊賢之雅而萬君黎君修舉廢
之與其功俱可錄故載請石而不肖之名亦得以垂
於不朽云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春三月既望
重修先賢閔子祠碑

明廵方淄川高 舉

客歲予行役而上去城百里許稍折而西林木鬱蔥
有阜巋然前有祠額垣不治枝蔓綠綴間誰所祠土
人曰此先賢閔子墓也予因披茸取道詣祠肅拜環
牀壁石剔藓并讀爲慨然曰斯吾夫子徒而爲具體

閔子世譜

卷之十

十

者也祠若之何不治問祠所自始土人未知置對考
州乘亦莫詳所自始其可磨碑考者則學大夫司馬
君至內臺使者顧君佐臺使者蘇君祐學大夫聞人
君詮後先有事斯祠夫閔魯人也今汶上齊州率有
祠而齊州祠則蘇子由爲之記宿何以又祠誌曰宿
在春秋故隸魯斯基之稱閔所繇來矣出祠循東麓
而行有山蜿蜒綿亘里許輿人指示予曰此壽山峯
所繇來矣循西麓而行有谿淙淙流細石受金玉
聲與人指曰洗絮溝閔兒時絮所濯耶南顧而左

有村村曰摸兒寒今厥山作語語豈後人存問之
孝爲之號以志耶登山坂四野田疇相望萬井鱗鱗
烟日是湯類城曰閔子家鄉野曰閔子鄉又曰孝義
鄉豈稱孝稱弟無間於父母昆弟之遺地耶又里許
有臺崔巍陡削數仞相傳手履書臺以映基若屏而
立者既低徊去而予因下微曰其爲我新越明年按
宿再過其地而祠事告成覆碑有亭迎神有路享神
有厨供祀有圭田五百有六十畝歲時伏臘則屬之
閔學閔可敬諸緒治且備會新守陳條續至抱牘而
問于世諸
卷之十
十一
前請曰唯是閔祠昔在斷烟荒草自使君一拜而鼎
薪今之騶阿而過輪雕而游者伏軾下謁以至耕夫
村婦販豎遊女驚見吾使君之拜而祠也蓋藉藉巷
聚歎坐陳說服御遺事里閔孝慈若有感而興者斯
足見人心哉是用礱石敢請使君記記曰守來前如
若言吾民不易興行也予觀誦古先賢孝事小民環
聽有平素暴里中者善念一觸涕泗橫出斯何邇然
之易觸於心之真也今據紀傳所載雖其行事不可
盡見然其不臣季氏意在爲周不改長府意在維魯

本無論其待側閭閻具體吾尼父之太和元氣
曰孝哉一則曰孝哉彼其無間於師門無間於外
無間於所親言無間則孝可達而天下萬世皆可以
一孝通者今祠成而往來咸感耕販知與斯其孝又
無間於後世者傳曰孩提之童無不愛親經曰孝者
先王之至德要道自庶人而君公侯王以至天子而
天地爲昭者也後此以往無間於閔之孝倘亦無間
於予言哉祠始營于辛卯季秋月朔日落成于壬辰
孟夏月望日拈据勤勞則州同徐朝祚判官王家賢
南于世諸
卷之十
十二
宣其力學正宋汝潔訓導龍起春張蓋相其成例得
書萬曆壬辰仲夏
重修先賢閔子祠碑記
余鄙拙時讀輿論至人不間言與仍舊貫諸篇誦其
書想見其爲人覺當日閭閻氣象宛然在目未嘗不
掩卷歎曰前哲有賢如閔子者哉其在人憑弔而景
行者有前余千百世而欽慕有值余同時同地而欽
慕必復有後余數百世而欽慕其共爲欽慕者此彝
德之好也夫好此彝德前余而贊美閔子者于婉轉

母子兄弟之間懸懸懇懇于師弟君臣之際云忠
孝不啻詳矣千載而下猶令人讀輿論不覺有興孝
與忠之念則先賢之遺芳寧一二世云余亦何不能
此云忠云孝者有贊美也癸亥秋余承

命守宿詢宿境土則山以饗名者溝以洗絮名者鄉
以孝義名者爲先賢閔子故里也其墓在州治北八
十里而祠亦置于此間余心切仰止躬謁其墓而追
思往蹟芳容如昨及俯觀其祠祇見鴉徧殘枝苔滿
荒徑而棟宇榱桷半就傾倚真令人一低回一咨嗟

閔子世譜

卷之十

古

者奈何如可使其傾倚若斯哉遂其鼎修廟貌勃勃
不能已無何而淮徐兵尊趙親謁賢祠注意賢貌
其心懸懸也後有

兩淮按臺崔

蘇松按院張

穎州道尊魏

本府太守呂君各有此舉而靈璧知縣別亦出俸
金助焉余幸同境同時共協余心助捐俸金庀材鳩
工至甲子春落成而與一新余心方爲之大快

快切不敢先亦不敢墮後自此祠既修而有與山俱
高與水俱長與鄉俱著者則閔子萬世不泯之德也
厥後數十世其欽慕其賢而不令其祠復就傾倚者
諒不獨臧于今也不然前哲如閔子而獨余欽慕
緣以紀之以見其好德有同心云天啓四年知宿州
事晉承忠撰

謁閔子祠碑記

癸亥中秋子有中都之行過閔子祠忘其爲先賢也
怵然興孝子之墓焉具衣冠禮遺像低回不能去仰

閔子世譜

卷之十

古

視榱桷日傾仄有棟橈之虞令人不勝惻然奉祀兩
生賢胤也語余曰先是郡守某欲葺之曾問會計約
費三十金尋擢去不果是以至此余聞之益惻然因
謁基潛然淚下君子愛人及於屋之易又況其屋賢
如吾師之屋吾儕卽好修濬泊由來靡大官租稅不
少奈何忽然至此耶慨當捐俸十金而以三十金
之該州泊靈璧兩賢者非難獨肩蓋盛事當與人爲
善也詢兩生宗族幾何以二十餘人對余曰噫先賢
至今二千年弱息僅爾耶書曰惟德動天德有先

學者耶此不當問之天道當責之地道意爾兩生
詣地理耶爾來從予當爲爾擇既述洗絮溝歷兩子
山見有形勝欲得兩生爲指之而兩生不余從也余
曰噫此又不當責之地道當責之人道矣因而思余
自鄙此時夢見賢者而至瞻廟貌宛然如昨也又得
聞其家世之概而興起爲之擇地理此或者吾師有
以托之亦或者天道不忘吾師也問其地屬外戚殊
難求此意不其泯沒他日當特來爲吾師了此遂效
殯刑家者流爲此以記之曰兩子山邊上一坡層層
牛肉產人多墳塚豈薄先賢面弱息其如蹇命何記
畢遂而去仍取道至此兩賢嗣拱俟焉余因爲載登
其山定其穴以去翼日抵署脫藁示吾兒吾兒請廣
之以告後人之爲人子者於家苟能孝百世而下尚
有人焉愛之敬之是亦與人爲善之道也余嘉其定
命書之以受諸梓晉昌謹撰

關子世譜

卷之十

五

關子世譜卷之十一

藝文

宋真宗皇帝御製宜聖贊

命廷臣分贊弟子

集賢殿大學士王旦二首其一贊顏子其二云

子爲達者間間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
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

謁關子祠

明後學錢學周

暫解雕陽轡來登亞聖堂蘆花一日冷血祀萬年光
止水存洙派清風引杏香瞿曇問衣鉢笑指孔門牆

關子世譜

卷之十一

一

正德丙子仲冬謁祠

明御史河中劉成德

落日平原上北風草樹衰孤墳廻古道遺像儼荒祠
問冷扶車日辭官去汝時孝名與清節惟許舜心知

其二

茅屋三間在鄉名有姓從一官羞赴召千古擅專封
表行新碑從當門野寺衝承蘋將薦罷落日下寒松
嘉靖己亥正月謁祠次韻

明御史蒲坂楊鼎

孔門有閔子吾道足扶衰落日迷荒塚寒鴉噪古祠
顏淵同列日季氏不臣時悟父還成母其中獨自知

其二

費宰人爭美潔身不屑從當年無寸土今日有崇封
官道垂楊合荒祠古基衝我來階下拜鬱鬱撫孤松

謁閔子祠

明參軍括蒼蕭甫

一出徐州境便經閔子祠新苔時上砌老樹間禿枝

廉節三桓重孝名千古垂構堂依故塚剩慰後人思

再謁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二

秋色林皋淨重登閔子祠蒼松蟠曲徑黃葉下高枝

衣薄吟肩聳情鍾望眼垂不知方寸裏何故繫遐思

三謁

廟貌遺千古萍跡三上遊洗池明月照護塚白雲浮

孝行稱夫子忠精在魯侯衣冠來庶國誰不仰丹丘

秋日拜閔子祠基

明後學蒲陽黃肇

青山環故塚古木護朱欄師友朱科最親握一子寒

里名今不改廟貌久猶完茅土雖封費終非季氏官

謁費公墓

明後學新安程奎

徐崗鮮佳木古木何叢叢不足棠陰遠應知孝感通
盧不耳自薄費邑情誰封料得先生志寧稱汶上公
萬曆壬辰雪夜拜閔子祠

明廵方上蔡張惟恕

霜冷東山月停驂拜閔祠淚碑浸露草哺鳥靜風枝
行重千人冠名高萬古垂寸心原好德揮翰幾抽思

又步黃公韻

肅拜詣高壇幽思獨倚欄從陳風景惡在汶雪霜寒
有德言必中無求道不單浮雲自爾爾俎豆稟餘官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三

謁祠宿閔氏

晉陵後學王都

偶爾登君堂堂上懸錦篇纔讀一兩行乃知君之先

騫山毓其秀洙泗發其源德行署魯論孝友昭簡編

胤傳百餘世人去幾千年今獲見後昆恍如瞻大賢

淵深流必長榮顯富綿綿

登閔子祠

明兩淮巡鹽使

蕭森古柏集慈鴉傑構新祠視落霞北去清風留汝
上南還春色醺醺離離自忘幽鳥遷喬木那管遊蜂報
千銜德冠四科顏氏並鄉名閔孝承承家

步覺山洪侍御韻

明進士郡人周 鉞

中書老矣字塗鴉請記新祠絢綵霞柱下有時陳諫
疏殿中無事按雕甍茫茫煮海雪堆嶺藥凜行臺霜
蕭衙凡馬羣空辭妙絕文星光射子鸞家

謁閔子祠

明督學餘姚聞人詮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四

長懷蘆絮薄單衣始見軒裳重典儀言逐親疎渾不
聞孝通天地與相知鄉山自古留名在祠基于今識
者稀落日騰烟復曠急謾看蛙薛蝕殘碑

謁祠

明御史舜原楊 瞻

尼父當年道在東孝哉閔子幸遭逢天寒誰信蘆爲
絮身退獨恬汝是宮費宰頽簷傾地瓦桓卿枯樹落
花風至今芳草留顏色獨與斜陽相對紅

秋杪過宿謁祠

明鹵田馬文健

寒風落葉遶殘碑感慨當年判袂時雨子成衣從暮

投一人河骨動說悲芳踪故里雲山塚遺像昏鴉古
木祠偶向亭車瞻拜起漫將景仰寫新詩

謁閔賢祠

東縣後學陳治典

松楸一望鎖泉臺獨渴椒漿闕宇開德行忻從顏子
後功名則向季孫來滔滔灘水連洄洑寂寂豐山賁
草萊仰首瞻碑刻注目不堪惆悵夕陽迴

閔子孤墳

明州佐毛 簡

人生百行孝爲先千古誰知閔子賢茅屋祇聞人語
共蘆花不見毋心偏春秋已歷桑田變鄉里猶將姓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五

字傳馬鬣堂封高幾尺萋萋芳草夕陽天

秋日偕呂參戎

明太守郡人張體元

秦宮漢闕幾興亡里社仍傳閔孝鄉洗絮溝深龍臥
守廳書堂故鳳迴翔瞿曇擊鉢三生石帝子乘舟一
瓣香今古江山今古恨先生無代不蒸嘗

步鹵田公前韻

明參將郡衛呂 圻

弔古懷人檢斷碑碧雲直葉正當時精忠直却權臣
命純孝周旋絮纈悲浩淼瀾波灘水勢萋萋遲迷樹

祠祇緣報國心猶赤慙愧升堂漫賦詩

謁閔子祠

桃山南下閔公祠車馬倥傯展拜私寂寂荒墳凝夕
望閭閻遺像起悲思御蘆苦志追虞舜辭宰清風儼
伯夷好寫儀刑圖裏免教瘠寐憶當時

題閔子墓

明太學郡人張體恒

汶水棲遲亦託辭一腔忠義渺人知平生聚順難從
逆吾道持公定礙私習見墮都維魯事况聞鳴鼓覈
求時情傾愛日難愁短容易權門効爾絲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六

春仲王祭 署徐王陵儒學教諭張 益

洗絮溝邊祀子墓衣冠禮樂倍森然風英着體渾無
地萱室回心另有天汶水喜添沐泗派季門難羈吝
壇賢閭閻具得宜尼象衣鉢於今自在傳

弔閔子

平度州學正郡人張其賢

莫以無官便厭貧不妨升斗逮吾親假饒溫飽衷懷
抑寧奉晨昏趣味真所貴守身能養志未聞枉道可
徇人高臺况有書千卷那得功夫事象臣

謁祠

嶺南後學徐兆魁

玉貌閭閻儼然存本坊高足世同尊孝回父念成慈
毋德冠賢科聖聖門祠墓千秋鄰魯地蒸嘗異代聖
明恩偶來瞻謁猶親炙况有文孫可共論

謁祠

郡明經任柔節

山環道曲古祠堂仰止率帷百拜將訛說先生亦歷
下深矜後死得同鄉膠書臺晚棠花麗洗絮溝晴秋
笋香有道丰神今似昔閭閻映發嶺雲黃

謁祠

明御史曹 楷

當時慈母授單衣今日冠裳上爵儀三子皆寒開父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七

悟一心至孝祇天知貞情避辱追隨少德行齊顏伍
者稀仰止高山伸未得大書塚上豎崇碑

過先賢里

閩中後學何汪海

驅車聊此解征鞍便有賢豪一授食派接蘆花傳孝
脉香清玉樹蕩文瀾酒懷天地三杯窄劍氣雲霄萬
里寬此去玉京飛鳥迅多君爲我早彈冠

道經閔子祠

廣陵中丞張延登

帶水衝泥日已斜驅車何時到天涯茫茫澤國徐州
路寂寂孤木閔子家露灑松楸明月曉風吹蘆花

秋菴孝友二字非容易百世源流洙泗踪

頒詔過宿謁祠

龍眠後學程芳朝

三月春風桃杏稠閔子祠墓立荒洲蒼茫古道車騎
晚冷峯松楸禮節疎雲淡山橫新草綠花濃路細野
香幽多少興亡成往事風流猶自說吾徒

謁祠卽宿閔氏居停 福清後學林朝廣

尼山受業滿三千忠孝兼隆獨一騫祠宇遺容欽德
範車停賢主敎家傳千秋高尚已難及此日幸逢一
宿緣座上嘉賓常自滿翠裾又且過高軒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八

過閔子故里長短句

清巡方督學太丘李胤鼎

先賢里孝子堂一望迷離衰草黃租吏打門芒屨世
代說興亡流水高山與俱長俎豆在宮牆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八

庚寅扈從南還過祠

明少師豫章楊士奇

閔子鄉中詢父老徐王廟下駐旌旄
廟前山勢如鸞鳳萬古塗山相對高

秋謁祠

新安後學汪民

因孝名鄉信所難專祠萬古倚青山
能全毋弟兼全父底豫相違只一間

德比顏淵孝比曾孔門高弟說先生
魯論互見當年事一一堪爲萬世程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九

我與先生共此心先生孝行重儒林
望雲千里江

道拜罷儀刑念更深

費宰一時稱僭命費公千載藉榮封
今人只說先生

孝不知尊周是大忠

謁閔子祠

後學宋玉

動親只是單寒語成立當年汶上
身雨過祠前秋草

綠清風凜凜愧多人

過閔子祠

總河尚書李化龍

閔子祠堂古迤西蘆花滿地草萋萋
階前幾箇長松

樹不足慈烏不敢棲

閔子祠

淮撫侍郎蘇茂相

古今百行孝爲先千載猶稱閔子賢
風起祠前寒徹骨蘆花散作雪漫漫

登閔子祠二絕

郡後學張熙世

肩輿登眺俯平疇淨水明山入望收
始信地靈人更傑孝哉閔子之春秋

突兀宮高挿太空羣峯環翠削芙蓉
冰壺月落蘆花冷茅舍松敲客夢清

閔子世譜

卷之十一

十

謁閔子祠

太學生呂洪聲

德行源頭何處尋由來寂寂在存心
只因一語全三

子遮莫蘆花煖到今

過墓

郡後學孫攷

林樹岡巒足壯遊如何引睇意悠悠
懸知當日辭官去留得蘆英一片秋

謁祠

清司理刑張純熙

素讀魯論無閒言我今瞻拜倍森然
若非當年懇勤

御千載誰知一子寒

對聯

陽府通判董 伉書

先生之純孝彌彰萬古猶曰天白日

君子之清風不泯一龕共流水高山

宿州守高士奇書

間氣篤名賢增秀德于睢淮齊芳鄒魯

列科先德行接真傳于洙泗媲美顏曾

孝德成慈父子天倫千載節

賢關翼聖古今道脉一心傳

大學士周延儒書

閔子世譜

卷十一

七

愛日情深冬日蘆花俱煖

浮雲未湛春風汶水堪棲

刺史南昌熊鍾弘書

在鞠覺寒三子零丁寒幾許

衣蘆不煖一家和氣煖如何

宿州守李揆林書

和悅可親獨絕私家庭之水

孝友無間誰云慈母天雷花

督學宗孫度書

聖門首美四科懷吾祖澤彌深

世朝世舉五經貽爾孫謀勿後

東山祖泰山百代衣冠瞻仰

成水源泗水千載人物風流

閔子世譜

卷十一

七

家約

招來

自宗廟之不守也傳於世祖閭閻之庶民我宗自九
華遷臨川復業於宿他如閭閻之庶民閭閻之濟南
閭閻之徽州閭閻之金谿閭閻之商州此皆佳德捨
據之際姑振其尤疑當時或未詳數也我譜之作豈
欲自鳴其爲大賢的派而防同姓者之冒哉夫閭之
爲姓不知凡幾載籍極博則閭人貴顯不榮見於世
閭子世譜 卷之十一

云天惟聞人貴顯不世出族類寒素或以羈旅而咸
上著或以命華而迷本源或以窮約而阻首丘或以
疑信而無依薄傷惻惻悲哉我族類向皆一本之
親孰使爾有家而不知歸耶我於是爲招來之條綴
之於譜以告遺忘茫昧於外郡者當年祇錄金 博
難迹通圖存非有放流之罪至變姓名晦跡歷年
雖久亦必世傳其所自出及其所自往苟非宿派則
已派而果宿我血屬也我譜流布八埏凡閭族得與
目焉宗祠無宗國之念乎盍歸乎來溫我宗祠慰我

祖考列諸昭穆之班省諸墓告諸廟曰此爲某人遷

葬某地之胃今歸宗矣此又某人避難某地之胃又

歸宗矣即子孫千億不厭多也然爾以氣異胃產業

異地豈欲爾舍彼來此任典守之勞供蒸嘗之事哉

有田可供祭品有人可備灑掃饌饌然不能忘情于

爾者正以神明之胃當爲神明收之寶所以綿神明

永遠之祀也吾嘗讀史周漢分封其宗室非但資如

泰山磐石殊賴以圖其存即有叵測猶得以續其統

保其姓故周轍雖東而晉以強宗定伯勒與王事至

閭子世譜 卷之十一

二

於戰國燕趙魏居七雄之三少延姬祀漢鼎既移而

南陽猶以強宗光復舊物至于靈獻琮璋崛起荆益

爲昭烈祛除難 所謂統可續而姓可保也唐宋失

其宗族皆聚居京師一旦蒙大難迄無免者唐置

勿論五 開宋之受命于伯顏氏也統耶姓耶然亦

何必尋居集處接膝把臂卿孟分羹而後爲親也

耶此非迂濶之論也天下一大族也以天下爲族者

尚廣封建賴強宗以圖其存我以一家爲族奈何不

求強宗教之睦之而羽翼之共綿祀于無窮耶今以

諸爲招以宿爲鵠俟爾之來復孝友世族非若王謝家聲濯濯有如而中之者昔昌祖之言曰遷乎其所得不得不遷散乎其所不得不散至于合乎其所不得不合吾深望于今日然而不敢必也請以招來之條約陳于左

條約八款

一來認祖者須詳避難祖名姓氏往于何方居于何所別時有何密約別後有何顯跡或自宿州或自九華要當自揣其實不然崇朝拜子儀之墓蒙冒

閱于世譜

卷之十二

三

認之差矣不准歸宗

一世遠言湮漫無考據或據當年殘編斷簡其事可

質者卽准歸宗

一血屬果其昭穆無辯然歷傳實錄續錄年限世及

大都不得當于神前書五昭五穆令枯闡定之

一有宗族流落已久貧窶不能致前者不姑托書訪

問驗實歸宗

一歸宗者或遠近不等各于還家之日領譜照其所

在戶口若干每二人給一部令知水木本源譜出

於祠凡在外竊改竊刊卽以背祖生心告官問治
一宗廟以有事爲榮凡歸宗子姓毋論新舊遠近欲
從祀觀禮各序昭穆禮畢分胙千里來赴者館於
祠中日給薪水去給路費不願赴者聽

一祭田止在宿州春秋兩祀度支不匱歸宗子姓毫
不累及然或以祭祀鳩派其族中資財指稱本祠
爲口實鬼神所吐敢告各土達憶而相思者

一慶弔往來敦睦之道不相問聞似亦愒然道途睽
隔又難爲繼有力者遣使相通或因風乘便期於

閱于世譜

卷之十二

四

不至踈絕綿力者弗較也

訓後

余讀蘇光祿族譜序記乃知生人之道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如衰至于總麻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相視如塗人然夫此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矣又於其分者而分之至於塗人其勢也勢吾無如之何獨奈何令一本之源流至覲面而不相知也乎則譜不可不作也夫譜之不可不作所以永孝思聯渙情也豈獨世胄大家賴有攸傳即閩子世譜

卷之十二

五

公鉅卿則譜由是永傳於後矣昔無今有敢曰貪爰念范文正公置負郭腴田千畝養濟羣族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喪有贍擇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出納焉余卽無祿俸之積溫飽我宗人作有是譜以俟將來不敢謂吾族必有文正若人亦不敢謂必無文正若人倘有若人未必知文正義田之舉安知讀吾譜不慨然激於衷而紹其微耶故曰譜不可不作也此猶有所待也吾向云分而又分至相視如塗人者豈真塗人哉彼此相閱或有親疎祖宗視之寧有親

閩子世譜

卷之十二

六

疎吾譜肇興創法伊始傳世八代派亦非選凡我子姓務宜敦孝敦弟無玷家風間有異同不相能當思張公藝九世同居祇一忍字我大賢之胄可相魚肉耶茲與爾約老必愛幼必慈喜必慶喪必赴冠娶必告流離困苦必卹歲時伏臘必過荒歉必周訟鬭必禁淫奢必懲孝廉節義必舉勤謹力耕必獎而不然者衆共攻之奉行既久習與性成勢不得不分心未嘗不聯雖百世可安也豈但九世而已乎至若世系別其尊卑祀事序其昭穆是譜之節目何待吾之喋

嘿然猶恐其畧而未備另爲條約以勗

條約

一吾族人散亡之餘斷斷遺留一脈八傳來已三十餘丁此後蕃息多而無統豈無關茸跋扈自恣匪彝冒杆文罔者乎則法法之不立也今當會議族中年高德劭者二人赴州請帖立爲族長子姓不肖婦女不賢者聽其約束克肖克賢者聽其獎賞列紀善紀過二簿每於春秋二祭後行其勸懲不奉命者答於祖廟再梗命呈州處置非防閑之過

關子世譜

卷之十三

七

峻也不如是則人心渙而宗盟淪也

一冠婚喪祭之禮當稱其家之有無自環巧浮靡成風侈窮觀聽家不給而貸人貸不足而棄產鞍馬執耜晨會盃盤倡優簫鼓越理僭分恬然不恠嗚呼亦損福哉昔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彼富有四海尚惜福如此爾福幾何可復損乎凡我子姓念之慎之

本宗既無讀書之子必無名世之人來宿二百年豈皆流徙貧窶之時我子姓負氣含靈豈皆情謹

愚頑之性祇緣溺愛一任荒寧至今一丁不識老大傷悲是父兄之過也此後酌量厚薄公共延師務令明經課藝博古通今卽不能徹策顯於盛世而馬牛襟裾之誚吾知其免矣毋如才忌能毋惜金護短有一於此難與圖成

二三從四德壹教所成閔氏婦女豈皆生而能賢所賴裁抑迺訓雖其母之道實其父之責也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然惑溺於幣帷之愛至於牝雞司晨吼獅肆姤爲其女者則而效之其又何誅焉

關子世譜

卷之十三

八

願我子孫開情修己以振夫綱其婦性不馴早爲出之毋令買家種滋蔓而玷我孝門也

二宿俗乏嗣便議招贅養老冒其姓而承其業名曰女戶田不知以呂易贏以牛易馬世遠相安迄無辨別或有祀享死者亦不得與氣之不相感也子姓痛懲此弊苟乏嗣當議族長擇求親支多男子侄過繼承宗蓋女不可以續祀婿不可以亂宗至於僕輩各照本姓倘久假不歸則石郎可殷鑒已本宗洙泗正學文生於聖道大明之世吉凶禍福

皆人之善惡所造昊天孔昭何嘗有私意於其間哉一切祈禳祭禱總屬無益近有巫婆卜婦邪術妖尼引誘鼓簧遂有持齋懺悔打會燒香冀免輪迴地獄四生六道之說此所謂惑世誣民法所不赦蓋當時白蓮社之餘燼也吾門豈容其錯趾或親友爲其所惑幸以吾言進之

一寒微之叟豈敢妄希顯榮然或乞靈 皇天列祖生有賢胤不振家聲當思一旦暴富貴如嬰母所敬戒則必大有所建樹矣余每頌先子罷長府之

關子世譜

卷之十二

九

言當日憂國憂民情境宛然第不欲降志於季氏耳我子孫萬一叨一命須時時提醒此念便能作清日吏則子孫不亦享清白之報如楊關西四世三公平而或充調無所建樹吾懼其重先子耻一耕讀自是吾家世業其間樂于貧殖者亦其生理第飾價蒙真關提欺拙一時雖似得意造物忌盈何私於汝而獨令受其有餘何憎於彼而獨忍受其不足冥冥之中各有哀益所得不償所失矣特是問氏書而居何氏樓乎

橫逆非意相于蓋予子所謂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親政此時也惟夫涵養有道之士爲能平其情以俟其自定宿俗樂爭訟我子孫豈盡讀書知禮法卒遇此輩但念爾祖上之言毋恃我衆而彼寡毋見我直而彼曲怒霽氣平溫言詢問此則忍人所不能忍天下之大勇也若以不忍而冒不虞刑辟陷身遺玷祖宗豈閔氏所宜有哉

一吾譜業災東梨纂集成秩其間緩急便否不妨繼起者更加潤色竊念譜修於吾金蘭友張君諱雲

關子世譜

卷之十二

十

漢字倬侯抱一其別號者凡三年不出戶視穿額禿一字未妥則塗而再錄之草且盈笥即先子在天之靈實憑藉之生者可知已今名實事當與此譜相終始倘我有貴賢子孫飲水思源毋忘所自君大父諱體乾由鄉試任雲南尋甸知府有政聲有文名父諱思大由廩側任金華縣丞有詩名其子明標明渠爲庠員明榮明極業儒吾大父儀幼從其大父受業迄今四世通家自先賢以至終天蒙其再造筆之於譜先賢之知已私德之功臣何

後跋

予既并玄首復次玄目筆
劉告竣因生曰兼覽並觀
破附會存信史塞岐途均同
是君于先史子負靈勛者云

世跋一

生也收藏世史支離險阻
系于村刻廟志云云示後
盡筆及之嗚呼若三思也
述先一語敢
第一條後先
敢言世才高世產話為

譜係後勁耳嗚呼若三君其
豈亦所謂夫乎某予于茲
役也竊取三義為蘇子曰後
式讀焉譜者孝弟之心當油
然而生若他氏之譜感人尚如

任跋二

此況子騫氏之譜乎此一義也
可以教天下矣太傅曰莫為
之後雖書弗傳以子騫氏之
為前而後人雖為之所短也聞
子以餘手弗獲取焉及而

次第之唯表續之嘉惠為是
磨當六水京之隱惘也此一義
也所以彰前烈而安後人望諸
曰座客千人少犯一人之諱者
可與之學乎後之乃呼王父之

任跋三

諱而少知者又何怪乎飭
輿法名等帶諱語同室
素越也閩氏由之江澤之
源枹榘之本自非尋常水木
中材不屬之肖耳此一義

此亦以爲後人而後而注予
 之乃乃最後之竊取三義小總
 創始者姓名至子公諱仲濟
 子爲沃焉他如小義仍始存
 將予分訪孔高義一亭質勿

仕序

飾亭疎勿帝不嫌于心輒
 四易榮媚時我因兄矣折
 亦爲也義二濤是力疾新參
 岑十指如熟龍向偏上外者
 善寫三百勒就絕不敢以筆

墨易美雁如太俗懷墓驚
 又々例義三嗚呼六義備滿
 獄象ノ号

郡後學任柔書之



閔子世譜十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張雲漢撰雲漢字倬侯宿州人是編兼及閔子
後裔之事故曰世譜首姓氏次里居次特傳列傳
次祀典次修葺次官生次世系次遷徙次復業次
列女次藝文次家約宿州舊有閔子墓歷代祠祀
不絕蓋閔子本宿人春秋時宿屬青州爲齊地故
家語以爲齊人云

夷齊志六卷

〔明〕白瑜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夷齊志六

卷》提要

清節廟誌序

出北平而西二十里有夷
齊廟按廟地為孤竹墟則
二子之杌隤也靈爽猶存
蒸嘗未泯語曰民到於今
稱之豈謂是乎廟久且傾

會

侍御趙公來按部以檄府若
縣府若縣奉命惟謹若前
守徐君準今守曹君代蕭
盧龍尹葉君世英寔肩其
任厥功鼎焉乃廢興具是

矣曹君重念廢興之故厥
惟人心且欲以茲役風勵
後人也懇郡大夫紹明氏
誌其事曰君非夷齊之鄉
人乎柰何令廟誌湮不彰
致逋興而適廢也紹明氏
昌其議弗得辭而以余承
乏茲地故有風勵之責宜
弁誌言嗚呼余何言然余
重有感於茲役也往余嘗
尚論夷齊之為人以謂讓
國之義於今為烈第今國

無中子墨台氏不嗣乎抑
父愆寔在立幼而兩逃之
如章何夫夫也寧不知天
之去商而叩馬為也蓋二
子獨行其志不必中庸歸
潔其身無問時勢彼所謂
篤信守死者是以辭周粟
而惟恐不免逃首陽而惟
恐不幽且暇計後之人血
食我哉然而千載之下識
其故都瞻其廟貌即愚夫
愚婦無不欲歎歎而涕洟

者是其所感誠有在而不
係于廟之崇卑也惟是一
廟也昔何以興後何以廢
今日何以修廢而復振他
日何以嗣興而無隳此之
所關關在氣數乎則吾弗
知關在人心乎則頃者
侍御之倡率守令之責成郡
大夫之編摩且何待而興
也後之君子姑無論夷齊
之賢不廟而顯夷齊之廟
不誌而彰第手紹明一編

讀曰廟以某年月日興為
誰激勸以某年月日廢為
誰怠棄嗚呼廉頑立懦之
心可油然而生矣寧直一
椽題一筵几之為兢兢故
余於是乎有感
賜進士第正奉大夫奉
勅永平兵備道山東布政使
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僉
事顧雲程謹序

北平夷齊廟誌序

北平故有夷齊廟非余故廟夷齊也夷齊故產北平非余故廟夷齊於北平也禮曰諸侯方祀祭山川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之太守古諸侯余既濫守北平矣北平夷齊之祀非余之舉而誰也顧廟貌雖如故而廟之垣墉廊廡碑亭則非故也於舉祀之心甚弗稱詢之則實

侍御趙公蓋菴

方岳顧公襟宇首檄郡大夫徐君邑長吏葉君方略已具緒業未就余奮獎庀材徵役不終歲而告成功是不可以無誌也而故志則漫漶矣余乃偕郡司馬郡司教兩王君走懇鄉先生黃門白公紹明誌之非紹明之故夷齊也故夷齊者百世之人心耳余惟天地之運有盛衰帝王之統有絕

續而忠義之在人心則喪
盛衰喪絕續亘萬古而常
新者也以故自商周以來
氣運通轉如推轂統系疊
興似循環而仁留兄弟義
重君臣則疇不望首陽而
增慨仰孤竹而常涕也第
考夷齊故實其遇天倫之
不幸亦甚矣素國而遁非
彰父命之失扣馬一陳非
違來歸之願彼其良心激
烈雅抱不平豈夷齊之故

忠義也忠義乃人心之故
物一遇變故當前自迅若
發機耳夫忠義必待變故
而後發變故豈人心之樂
遇也魏徵嘗告唐太宗矣
寧為良臣毋為忠臣夷齊
忠義之心君子常變不渝
夷齊彞倫之遇君子願處
其常則誠魏徵之雅意乎
是故夷齊之行至清夷齊
之風甚遠此夷齊之故也
若遇吾家尼父而酌處之

將披拂春風和氣而安天
倫之常乎抑特立巖冬苦
雪而成忠義之名乎計夷
齊自得其故矣是誌也
修於郡太守張玘為嘉靖
己未季續修於郡先生白

夷齊志

卷一

五

瑜即紹明也為萬曆庚子
年時如有待心出同然茲
豈偶爾之故也與哉

皇明萬曆二十八年菊月十
有二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

隸永平府知府商丘曹代
蕭頓首謹序



夷齊志

卷一

六

夷齊志凡例

一志宗闕里陋巷三遷茲志詳畧相縣體裁髣之摠之六綱隸之三十八目欲其義意屬而檢閱便焉目各有附非好為曹分也或以它人它事互舉難以一定論耳

一肖像若圖贊說附焉在愚賢不可使知目懾心怵易為感觸雖學士大夫

夷齊志

凡例

一 楊子清

二

神交千古無假繪文未必不撫卷長歎其間臚列塚田使後人有隆勿替至贅及書院者倘亦光復之一機乎一地里世系齊民有之况侯封顯胤而且高賢豈不昭揭第迄今三千餘年當時卒卒而逃逃而來來而復去傳奇者指足跡所歷或山與地偶同遂爭名之是

二清隱名而人爭之良可嗤咲獨不思鍾

靈毓秀川岳派源亦可得而爭之邪

一嘉言懿行如繩準銅范然不載祇一

譜牒具文耳何所用之惟是宣聖曾

孟著論炳炳章程其餘散見諸書者

按百一而列之無非垂世立教意云

一褒崇大典自古明君顯相不乏若

夷齊潛德孤標代不恒有而絲綸之頒爵

夷齊志

凡例

二

三百六

命之赫祝典之盛所以闡幽光而标

它有耀者也我

明朝與漢唐宋固宜崇重之以胡元而封

詔及此誰謂天理之不在人心也我

一

清聖如日中天詎以景仰增輝薄餽損耀

顧因心生慕隨事陳詞實不容已如

鉅儒之所講議名公卿之所紀贊風

雅士人之所咏題豈皆褒然作者第
取其念切宗尚或有一得譬之小技
管窺天也而管窺之反非天乎
一近正之論載在前編種種疣雜異說
謬悠玄談取之則亡當棄之則可惜
姑備之以俟來者



夷齊志

凡例

三

夷齊志凡例終

夷齊志目錄

卷之一

圖像

目凡十一

伯夷叔齊像

遜國圖

逃國圖

居北海圖

歸西伯圖

扣馬圖

採薇首陽圖

附贊

遺塚圖

城廟址書院圖

孤竹清節廟圖

廟田圖

附說

夷齊志

目凡一

二

百十四字

卷之二

里系

目凡六

夷齊考

疆域考

北海考

陽山考

名謚考

支裔考

卷之三

懿範

目凡四

聖賢論


君臣論

諸子

諸史

卷之四	褒典	目凡二	卷之五	景述	口凡十二	傳	議	記	頌	賦	歌	祭文	卷之六	備述	目凡二	歷代
	祝冊					論	辯	序	贊	辭	詩					國朝

伯夷像



卷之一

兵科給事中前庶吉士郡人白 喻纂修

知府 商丘曹代蕭總訂

同知 朝邑王皞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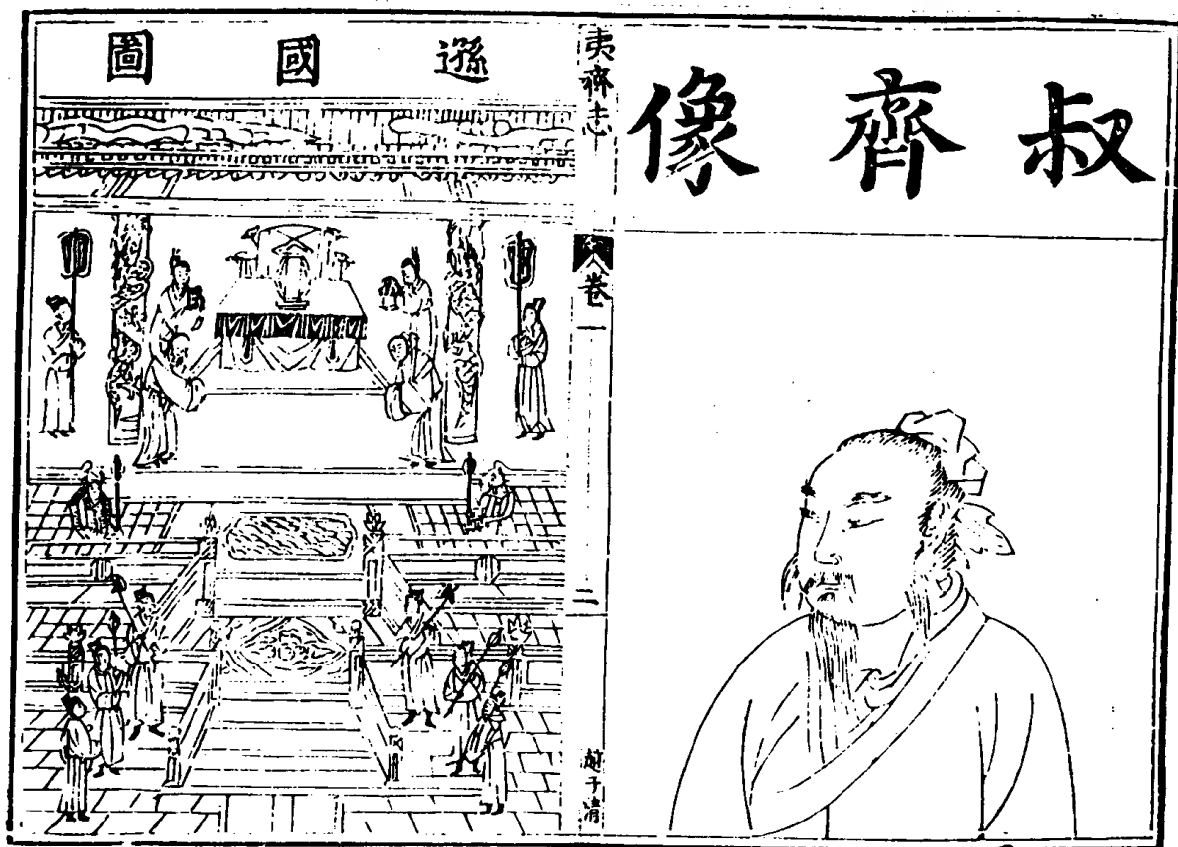
通判 石樓李如寶

推官 上思林瑞芝

廬龍縣知縣鄧縣葉世英校閱

貢士韓師范 采輯

庠生崔斗寅



贊

彼荆蠻兮

太伯仲雍

甫遜甫逃

夷倡齊從

棄之如屣

疇挽高蹤

國有中子

綿綿故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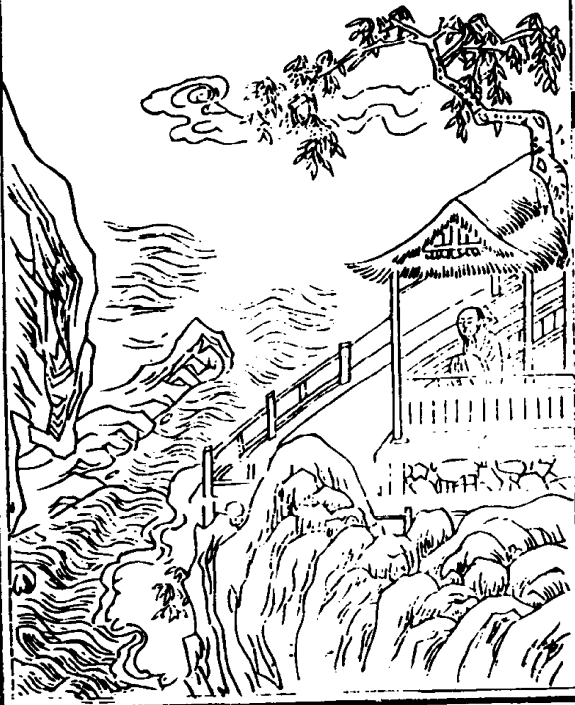
東齊志

卷二

白瑜

四

居北海圖



贊

避紂伊何

人弗求舊

橫政滋亂

水火與救

豈為卜居

海濱之陋

以待時清

聖明在宥

東齊志

卷二

白瑜

五

歸西伯圖



贊

汪澤北海

去不復回

誰使播棄

誰躋春臺

聞文王作

盍歸乎來

子兮馬往

孰獨是哀

白瑜

夷齊志

卷之一

六

見四十五

扣馬圖



贊

弔伐之師

壺漿以迎

義士突來

扣馬相正

懼殷為周

崇讓恥競

凜凜君臣

日星輝映

白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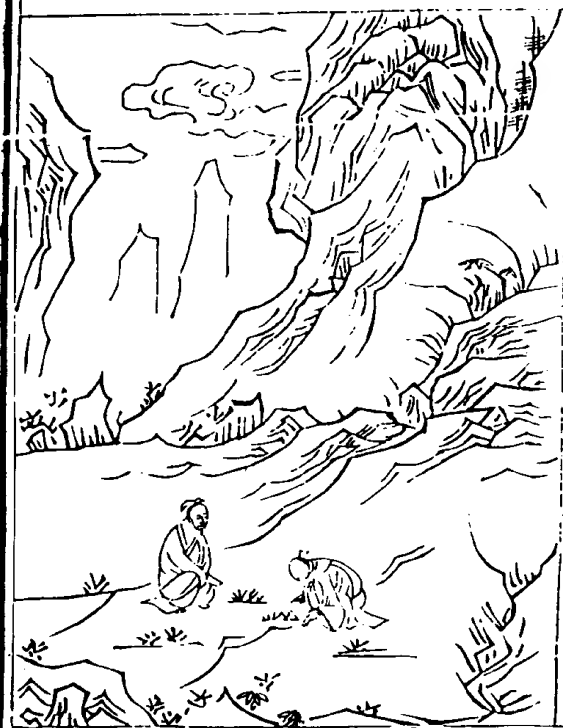
夷齊志

卷之一

七

莊丹

採薇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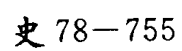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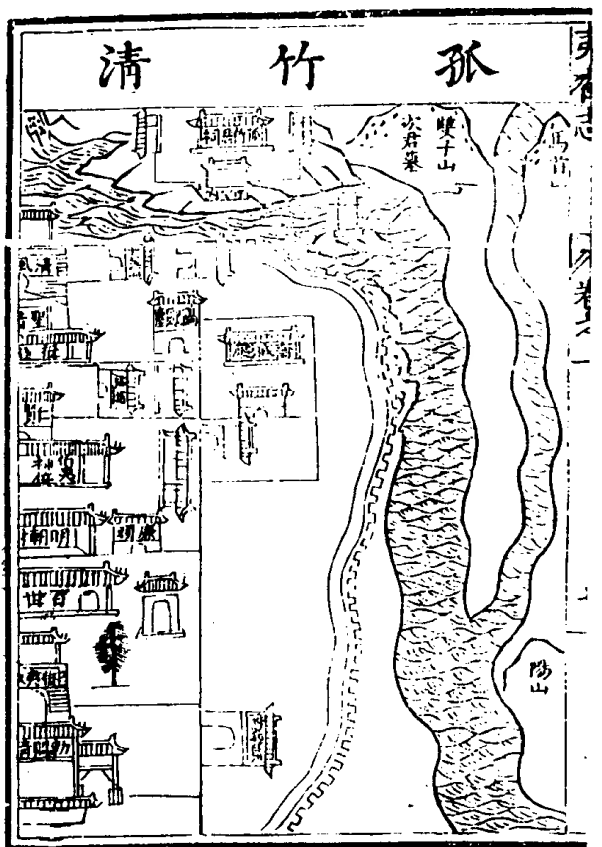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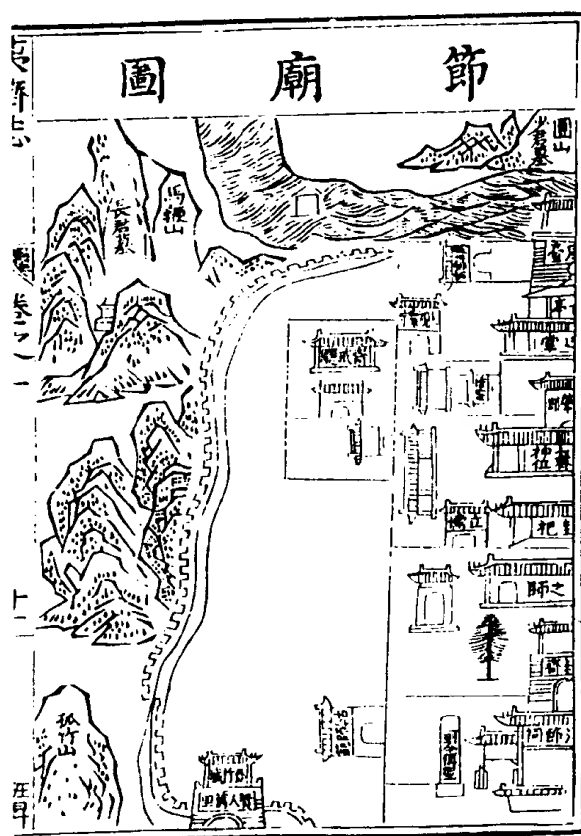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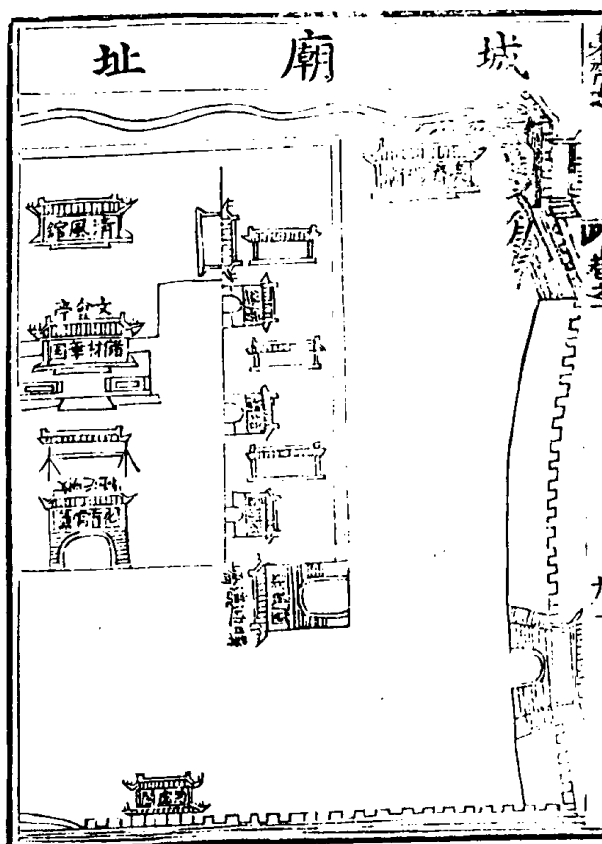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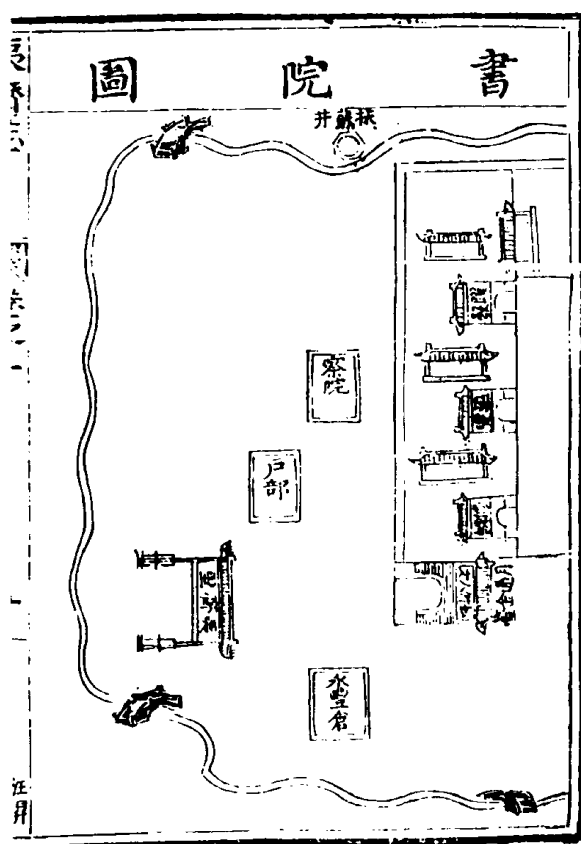
商留之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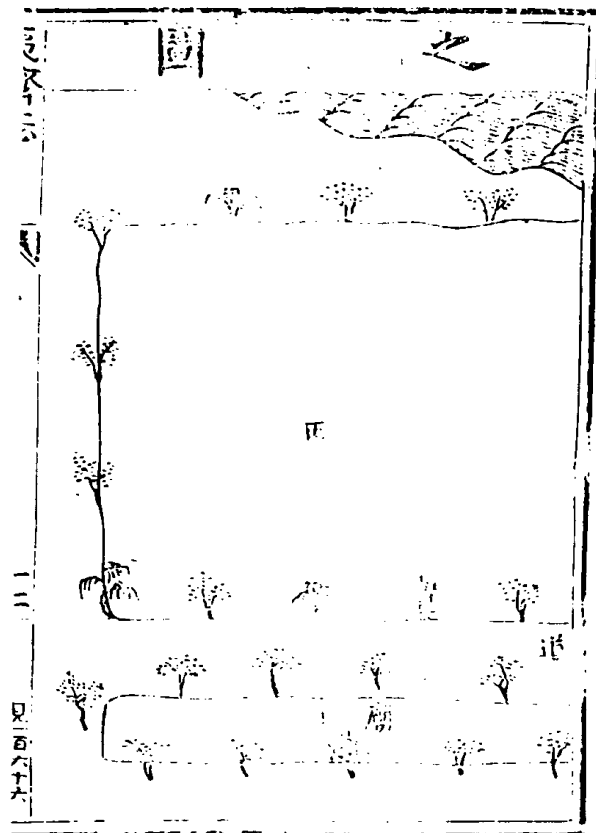
俯仰天荒

千古名芳

荀子之學







說

夷齊墓諸書稱首陽蒲坂偃師在焉莊子言餓死
不葬何耶真定古跡有孤竹君墓在樂城南三里
許塚址不存有墓志可驗今志無考矣孤竹君不
知所指何以墓在樂城也蓋孤竹城濱灤河樂與
灤形聲相肖其志之或誤乎博物志漢光武元年
遼西太守黃蠡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
完全使蠡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
吾棺槨求見掩藏晉書地理志遼西人見遼水上

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今府西北二十里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墓馬鞭山有少君墓又五里有次君墓或即光之和重塋也嗟夫遷疑許由若無其人矣而曰登箕山有塚則若有其人焉然不稱首陽有夷齊塚則蒲坂偃師者非歟孔子嘗疑父墓而得於鄒輓父之母也則今孤竹三塚非侈好事之口故國在斯而口碑存焉豈無徵而不可信乎則置戶禁樵責在有司矣

夷齊志

卷之十一

十三

三

崔斗寅述生員

清節廟在府城西十八里即古孤竹國祀伯夷叔齊也地脈開靈南屏洞山北枕灤水習習清風歷千載如一日往代以為未辨其地載在一統志必有所據在漢有蔡邕撰首陽夷齊記畧以熹平五年大旱禱請名山登山升祠即降甘雨則自漢有祠矣唐天寶七年祀義士八人今郡縣長官春秋擇日致祭而夷齊與焉此崇祭之始宋大中祥符四年貞宗令訪夷齊廟遣官致祭此遣祭之始徽

宗政和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此贈謚之始元至元十有八年世祖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此加謚之始見御史中丞馬祖常聖清廟記舊廟久廢移于城內東北隅乃

夷齊志

卷之十一

十四

國朝洪武九年同知梅珪所重建有司歲春秋仲月祭後廟圯祀亦廢景泰五年知府張茂復建于孤竹故城成化九年知府王壘奏准賜額降祝文定為春秋二祭大學士淳安商輅記之按記壘言臣所守郡實孤竹舊墟伯夷叔齊所生地也夷齊兄弟節義雖百世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為聖之清迨夫宋元加以封爵至我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祠圯祀亦尋廢事載一統志可攷竊惟表章前賢風勵郡人臣之職也因謀同官捐俸重建正堂三間翼以兩廡庫厨齋房為間各三簷于是歲三月至八月落成廟有餘地數百畝給居民侯王等種之歲入租以供祭祀伏惟皇上追念二清聖平生節義賜之以廟額庶幾永終

弗墜制可賜額封謚仍前代弘治十年知府吳傑重修新祠宇廊廡廚庫繪飭神像環墻植木命人居守行人張廷綱記嘉靖二十六年訛以兵部郎中出守因夢謁廟有感列狀上巡撫御史咸建之巡撫孫應奎取燕河桃林巨木百餘章為梁棟御史吳相車邦佑王應鍾張登高王達助贖金戶部郎中張松佐百金經費肇於丁未七月訖工作已酉十一月為堂五楹兩廡楹七儀門楹二堂後亦楹三扁曰揖遜齋房楹六扁左為齋明右為盡善

六年清節廟兩圯知府辛應乾重修堂廡亭臺萬曆十一年兵備雷以仁知府任愷知縣楊時譽增東西齋戒廳二所二十七年知府徐繼者曹代蕭見廟圯前貯倉穀餘饒中文也院趙之翰辦價二百兩有奇行廬龍知縣葉世英葺之兩祠一新無備祭器水央有危石二一題曰斷岸千尺一題曰中流砥柱復構亭一於其上焉

夷齊里坊在府城東衢為故祠路所絲也建者歲月姓名不載相傳弘治知府吳傑嘗修夷齊廟於此亦重建焉嘉靖戊申知府張玘手書其扁丙寅戶部郎中程鳴伊議建分司得坊東廢公舍一區曰居必擇里地雖狹隘幸在夷齊里舍此何適哉左右復拓民地厚直而建之隆慶改元丁卯辛應乾來代謂程君曰乾幼讀聖賢書見夷齊深快於心百世而頑懦聞風興起矣吾輩游宦茲地職司錢穀獨不可即事而私淑其心乎程君曰此鄙人建司卜地初意也同志者勗諸記之及此蓋並知所尚矣坊萬曆十三年巡按張文熙重修

孤竹書院在府城東北隅東門內迤北望高樓下
去夷齊里坊百步許嘉靖戊申知府張玘既新夷
齊祠於灤潞故城乃因在府城故夷齊祠址拓而
建之也門堂館舍各額以石規制甚設前門額南
化育當熏北文明近極東曙迎瀛嶠西月遞金臺
號六曰振翮曰脩鱗曰培蘭曰蘊瓊曰礪鋒曰曜
鼓堂曰儲材華國亭曰文會取古蹟江亭名而會
意於此館曰清風示師表也迤東曰游藝圃有射
亭觀德焉取唐之公門植桃李其中為孤竹勝槩

夷齊志

卷之一

十七

蓋昭文明之盛也而寓意清風者微矣遼闔郡尤
者數十輩入院每號置厨供饗殮其豐時加考校
屬意良篤平人目為曠典至戊午守紀公巡舉行
之大都做張公癸亥兵道溫景葵復舉之法甚詳
屬節推丁誠為提調聘灤州學正梁柱臣昌黎諭
李濂主教事日課月校季考分等行賞人月給銀
若干為供費溫後守廖逢節亦舉聘灤訓李貢供
費亦月給之隆慶六年應乾縣部郎來守改書院
為察院以石額為階砌而士子傷心嘖嘖目攝矣

守昔為郎喜居夷齊里今改孤竹書院視昔何如
哉後聞之以盧龍故縣址為北平書院其制殺故
遠甚士子又嘖嘖此塞口已矣何不仍名孤竹使
我居清風中如守昔日居夷齊里乎萬曆甲申守
張世烈雅意作興遼八庠舉髦而群習之慨前書
院欲復不遑而改建盧龍縣址者又淺隘不足處
乃館於清節祠聘撫寧諭仇順方盧龍訓何其謙
司教事且月兩躬臨考課不事虛聲大抵修紀溫
廖三公懿矩而遠紹張公之美意

夷齊志

卷之一

十八

韓師范述 貢士

卷之二

里系

夷齊考

徐國柱

伯夷叔齊墨台氏九世孫孤竹君之子君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君薨遺命立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証在論語衛君之問夷知有父齊知有兄國何有焉大故墮越倉卒而逃餓於首陽所必至矣以齊景觀之奚啻鴟梟

夷齊志

卷之二

并三頁

之視鸞鳳民不稱彼而稱此在仁不在國也孔子嘆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於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詩曰采芣采芣首陽之下在河東之蒲坂蓋晉地也國人立君之中子終喪三年夷還而居北海之濱於稽其地乃渤海之北燕齊之交為夷所居漢時於此置郡是為幽分夷豈比跡箕山而欲成其為逸耶避紂故耳一聞文王起為西伯遂欣然喜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而歸之誠欲佐文

王以清天下而身為天民故孟子以大老稱夷考

其時宜在文王為西伯之初年世紀文王專征伐

質虞芮伐犬戎五十年間之事而夷齊之歸為首

以是知之然竟不得與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

甲太公之徒同其用無亦老之故或病且死民不

天而逸之亦命也歸周時稱為天下之大老五十

年之後夷蓋歿焉不及如師尚父之諒武王也而

齊之存歿先後已不可考但謂死因淑媛之言而

輟食則誠誣矣尚論其世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

夷齊志

卷之二

二

并三頁

辱其身不克不忌不念舊惡夫不降不辱聖之清者也也不克不忌清之聖者也清而隘焉何以語聖謂夫由其清而未聖則隘所不免耳傳夷齊者莫詳於語孟後世可無作矣自戰國處士橫議莊周寓言以自放先輩謂讓王以下五篇尤屬即篇中引夷齊諫伐事不經見呂氏春秋乃從而附會之總之類咸丘蒙語餓於首陽論語未嘗言死而家語言之安知其非漢儒撰以竄而入於孔氏之門然亦未嘗明言其為不食周粟者焉遷借之發憤

以自傷其不遇遂矣采軼詩不自顧其與周紀相
矛盾彼采薇之歌多怨辭斷不出仁人之口歌之
非也則不食其然耶國初王公褊怪其傳體乖舛
而考定之孰知體不變不足以馳騁其辭不馳騁
其辭不足以發舒其憤悶無聊之意所乖舛而可
怪者當不在其文而在其事獨王公直之十辨奉
語孟為律今直夷齊之實錄史記之斷案而千古
之直筆狀

疆域考

郭造卿

夷齊志

卷三

三

三百五十五

孤竹爾雅四荒此為北荒總名而國封其一耳孤
一作觚因特生竹名周禮孤竹之管是也古國有
今支本炎帝後姜國禹封墨怡紹烈山後商初析
離支是孤竹分二國孤竹既為齊斬燕乃併于離
支屬遼西郡秦漢為今支縣及陽樂地故漢書今
支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焉後漢書註亦
然晉書地道記在肥如南十二里其境為海陽及
右北平石城地東漢石城并海陽魏書孤竹山有
祠水經注魏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二里有濡

水南流逕孤竹城西右合玄水謂之小濡水則城
至魏有其迹矣又曰孤竹故城今支有馬祠在山
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唐地里志今盧龍
縣有孤竹城太宗貞觀十九年置營州於營州境
內縣一孤竹處契丹乙失部落隸營州都督府武
聖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營州陷帶州及孤竹遷於
青州景龍元年改隸于幽州都督府遷于昌平之
清水店此其故城之址僅可以百雉蓋古者封城
有限孤竹址即今支南即黃洛相違不能百里而

夷齊志

卷三

四

三百五十六

隋裴矩以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為三
郡晉氏亦統之今乃不臣者逢君開邊乃引而近
之然亦按圖而言未嘗盡無因焉北燕大興二年
於平州置樂浪郡仍于郡治立平州元魏更樂浪
為北平郡延和遼西內屬遷朝鮮民於肥如及新
昌屬北平郡齊天保省北平郡朝鮮縣入新昌隋
開皇省肥如入新昌又改新昌為盧龍新昌本遼
東縣朝鮮本樂浪縣也云朝鮮併新昌則其城即
孤竹址矣故因假以為辭佞之亂信如此舊志古

蹟朝鮮城不指何處但云在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况矩之遙度乎然則志高麗者引矩言而從孤竹可乎哉是城也或毀或修歲久無考今有土築堠垣不過千年物耳錄云自商湯乙未封孤竹至嘉靖戊申三千三百有三年矣遺城巋然猶存宇內商周城所存者有幾哉故余以非魏朝鮮則唐之孤竹因而重修之不必求其故焉

北海考

自二老避于海濱而志以山東為北海今青州昌

夷齊志

卷之三

五

見三百八

樂縣東十里孤山聖清祠碑記謂秦漢有之祠前龍洞旁亦有首陽山不知漢始以北海名郡非避紂之北海也因唐遷孤竹縣夷寓此而傳會耳萊州濰縣西南四十里亦有孤山夷齊廟元時封爵碑刻存焉不知隋始以北海名邑非避紂之北海也蓋自名郡名邑後而好事者為之耳青萊古齊地季子觀樂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蓋管仲言齊東至於海是也而蘇秦言齊北有渤海孤竹在其北而謂之北海焉記云東海之別有渤海故東海稱

夷齊志

卷之三

六

見三百九

渤海渤海實為北海也漢有渤海屬幽當燕齊之交伯夷當居此又有北海郡齊屬青又東海郡魯南屬徐皆太公之所避而北海非伯夷之故矣蓋天地四方皆海相通夷狄戎蠻不同爾雅謂之四海言其遠而通之也故其四荒孤竹為北荒而八狄謂北海日下為東方而九夷為東海則以孤竹為北海日下為東海可也然論天地四正東海通乎九夷雖孤竹亦東海之隅北海為北狄所闕中國靡有人至之者在烏洛侯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是也漢霍去病所伐及蘇武所牧者皆其別為瀚海乃其南小水名渤海海者亦不可指為渤海焉考之山海經多錯簡列北狄匈奴于南經列東夷貊國於西經又列海內東北陬以南有大夏月支崑崙雷澤及各水南經月兗祭典二山南流注于渤海皆錯也而以鉅燕在東北陬則是矣其曰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韓雁在都州南此東海郡胸縣海上也其曰虬沱漳遼水東南注渤海此渤海郡章武之海上也其曰瑯瑯臺

東齊志

卷之二

七

丹徒

漢氏郡失實後望祭益耳矣

陽山考

首陽諸書凡五所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大戴禮曾子曰伯夷叔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于天下石曼卿云耻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遜之風焉是為舜都也高誘以在洛東北杜預阮籍之徒咸然則為舊毫地武王還息偃師徒以此而名黃庭堅以武師渡盟津扣馬當以洛陽為是河南首陽又有五而惟偃師

東齊志

卷之二

八

丹徒

有墓然既為偃師之處必非二子所栖也九域志兩從之戴言之西征記曰洛東北首陽山上有祠或云餓死此山今蒲阪南又有之未詳餓死所在曹大家註通幽賦云在隴西蓋以莊子所云西至岐陽北至首陽也漢為首陽縣顏師古謂歌登西山當以隴西為是今渭源縣在岐陽西北也然東海而遇于渭水或北海亦餓于渭源乎正義曰說文在遼陽以居北海之濱也路史遼之和順東有是山然在山西遼州非海濱之遼矣說文未嘗言首陽但云嶠山在遼西從山從易聲一曰嶠夷嶠谷也今永平府城東南十五里有是山峯巒高聳下有溪谷西有李廣射虎石漢陽樂縣以名焉地理志柳城有馬首山在西南郡國志白狼山一名鹿首山魏武達獅子處也魏書襄平有星從首山墜城東南唐太宗改為駐蹕山也今在都司城南十五里連海州衛界然是諸山皆北海之濱而近孤竹之國史籍之名山也乃山海經中次之首陽不見諸家所稱引其隴西遼州亦稱引者寡而偃

師當明辨惟唐風采芣在晉地為有徵安成劉氏乃取春秋傳趙宣子之所田謂泛言曰首山其南則曰首陽都穆游首陽記即禹貢之雷首獨稱之謂首山猶太華而曰華山匡廬而曰廬山不可以為汎言也蔡沈云雷首在蒲阪縣南蓋蒲阪之山無雷首乃以中條雷澤當之即山海經之賁山曰薄山曰九山又夏孔甲之東陽賁山世紀為東首陽山是也則亦無專名安知彼是而此非乎然青州者為近而亦其實若遼西鹿首馬首謂首山

夷齊志

卷之二

九

名謚考

宋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對曰伯夷叔齊

也曰何書曰春秋論語疏案少陽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索隱允作元字之似智作致聲之似謚法安心好靜曰夷執心克莊曰齊陸德明取之胡明仲為不然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己矣按孔子稱夷齊者為其行之同也孟子不稱齊者為每篇與惠尹並言故但稱伯夷以見之華夢得曰論教之所始故獨舉夷論行之所異故兼稱齊齊有異行何不獨稱夷為教始何以無稱哉

夷齊志

卷之二

十

孤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子注索隱父名初字子朝蓋墨台其姓初名也中子名伯遼見周曇咏史詩註伯當作仲見帝王世紀及閒居錄鷄肋篇所稱引則伯叔仲為名或然矣然史遷不言嫡庶以父欲立叔齊此太王之事而移之於夷父也路史則如帝乙之欲立微子為齊嫡而夷長父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偕異去之北海之濱於是憑立憑世其國定王十一年亂於齊憑伯夷之弟列士傳云異母弟伯遼是也觀王允論衡夷齊為庶兄奪

國餓死於首陽山非讓國與庶兄也則伯遼為庶兄而夷齊同母伯仲矣皆無稽之言而氏亦不一焉有墨台氏默怡氏姓纂自墨台氏改墨氏台氏亦作怡本墨台氏避讐改焉而通志以墨台氏為子姓宋成公子墨台之後非也又有孤竹氏孤氏竹氏竺氏竺氏後漢樅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以存夷齊也范史乃有剖竹得兒及姓纂竺出天竺俱妄今嘉靖乙巳冬晉陽張珌為職方郎出守是郡瀕行夢神人持二墨贈且曰若守土其

有封爵贈謚至

聖祖詔革一洗千古謬戾可為萬世法矣今孤竹廟額從維新之典而其謚號仍宋元之封豈所以崇祖詔而重清風也哉夷齊既為百世師則祠視先師孔子等矣古事先師不追謚不贈爵不設像敬之

至也諸侯薨天子論行以易名孔子卒魯哀誅之子貢以為非禮而追謚其可哉王公太師皆漢後所贈前此未之有其曷贈於失國祭有主有尸釋奠先師有主而無尸况像以夷俗謂其如在是耶非耶嘉靖釐祀典於孔廟正位號革爵謚塑像而別祠啓聖今孤竹君有別祠矣但夷齊廟位號未正爵謚塑像未除是徒知重先正而尚未達於禮也昔墨以廟未有額請其時詞臣擬撰而賜焉節非語聖孰若其舊曰聖之清合孟之經或以夷主命而易之則何謚號而存乎蓋閭閻之詞識其大者至祖常之述取額皆善于為命不論理之優劣而以華夷為介則季札倚相之詞皆擯而不采矣寔乃守臣當久廢不知其有舊額禮官創賜額之典而不知封謚為非也夫子無可無不可而歷代謬加爵謚嘉靖悉去之可百世以不惑矣即太常於漢壽亭侯請議黜武安王號况夷齊不事汚君不立惡朝衣冠不正望望去若將晚焉而乃夷狄之制土木其偶耶如以諫伐為然餓死為真也肯

受宋俘虜之諂讀元夷狄之爵號乎其名不正言不順未有甚於此者而何以興禮樂乎哉後永平守臣宜請從孔廟例木主或稱逸民某某而孤竹君廟或稱曰啓仁不然何以祀焉

支裔考

周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率戶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峯少從征役以驍勇聞永安中假龍驤將軍為都將從賀拔岳討万

夷齊志

卷之二

十三

史記

侯醜奴以功授給事中明威將軍轉征虜將軍都督賜爵蒲陰縣男及岳被害峯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進爵為伯時原州刺史史歸猶為侯莫陳悅守太祖今峯與侯莫陳崇討擒之及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帝頻勅太祖簡銳卒入衛京邑太祖乃令峯與都督趙貴等率輕騎赴洛陽至潼關值魏孝武西遷峯即從太祖拔回洛復潼關拜安東將軍華州刺史尋轉大都督討曹泥有功進爵華陽縣公邑一千戶大統二年從太祖破竇泰於

夷齊志

卷之二

古

史記

小關還拜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率奇兵至成臯入其郭收其戶口而還東魏遣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日邀擊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圍洛陽峯與季海守金墉太祖至圍解即與東魏戰於河橋時峯為左軍不利與季遠先還太祖因此班師詔原其罪拜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後與于謹討劉平伏從解玉壁圍平栢谷塢並有功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峯與于謹討之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遇疾卒時年五十峯沉毅有膽畧得士卒心當時號為驍將太祖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褒威子昂嗣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峯功封昂鄭國公昂弟光少以峯勲賜爵安平縣侯起家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司土中大夫左武伯出為汾涇幽三州刺史加封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龍河縣公光弟春少知名歷官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卷之三

懿範

聖賢論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謂子貢曰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盖伯夷叔齊之行也子貢曰伯夷叔齊

夷齊志

卷之三

并三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絕糧七日子路愠見曰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

曾子曰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

夷齊志

卷之三

二

并三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又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又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正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又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公孫丑曰伯夷伊

尹何如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君臣論

金完顏匡充太子侍讀驪滿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之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

夷齊志

卷之三

三

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為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為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嘆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

國朝羅義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言殿下聰明

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為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靖難兵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以頭觸柱而死陳建通紀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而夷齊乃諫而餓死我

夷齊志

卷之三

四

成祖建文之命其應天順人猶湯武也而王省亦觸柱以死實與夷齊異世同心

宣德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弘治六年給事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郭理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應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應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

諸子論

周莊周曰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夷齊志

夷齊志

卷之三

五

見三百四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

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郭象曰論語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餓以終未至餓也又曰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漢東方朔曰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夷齊志

卷之三

六

見一百一十五

其仁

劉向曰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天下之通士也唐蘇頌曰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天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

宋程顥曰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程頤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又曰孔子之時異端之害未甚故其

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又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邵雍曰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又曰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蘇洵曰伯夷叔齊徇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

蘇軾曰巢由不受堯禪堯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武不害為至仁又曰武王之遷洛也蓋已見

夷齊志

卷之三

七

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可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慚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

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

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為世無弊焉

胡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

朱熹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又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

夷齊志

卷之三

八

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又曰太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又曰伯夷介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得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

是因一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則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又曰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能為考信於孔子之言耶又曰孔子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詞盡說壞了伯夷又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

庚齊志

卷之三

九

問伯夷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承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昏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

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問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後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荅便做荅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何如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則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異霄壤球美玉直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個是父子爭國一個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理義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

庚齊志

卷之三

十

夷齊志

卷之三

士

言

去仁而失仁矣。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取從父兄之命以亂嫡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埋机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以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張拭曰。夷齊所為。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夷齊志

卷之三

十二

言

陳厚齋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陳謙曰。武王太公恐一時之無君。伯夷叔齊恐萬世之無君。此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呂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夷齊之憂也。武王憂一日之無君。而夷齊憂後日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

饒魯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又曰。夷齊避世離群。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

陳淳曰。仁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是也。

胡炳文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

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

叔齊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

真德秀曰千乘之國可謂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少有不方便視之如敝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弟不孝不弟失其所以為人之理

葉夢得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

梁齊志

卷之三

十三

百五十五

行之所異故無稱叔齊也

林駟曰英風清節可以激頑薄之習如西山蕨薇昭映千古又曰矜嶄崖絕異之行而得高尚其志此大易之道也伯夷常行之矣

章俊卿曰伯夷豈不知食粟之美甘于采薇亦曰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大義不明則天下後世不得

以安其生五寧屈吾身以明大義毋寧吾身獲出

處之便而天下後世被不可一朝居之禍

齊夢龍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

之所以立也一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收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乎

元陳櫟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國朝瞿景淳曰夷齊叩馬之諫雖無能挽牧野之師而其嚴辭正義真足以植萬古之綱常武王亦不能不為之少動心也卒之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其

夷齊志

卷之三

十四

二百八十五

清風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歎歎焉故夫子取其仁太公稱其義而孟子謂其聖之清也宜哉

附

周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漢劉安曰伯夷

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

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又曰能刑竊盜者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又曰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

韓嬰曰伯夷叔齊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弗能改也雖枯槁弗舍也詩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焦贛曰伯夷叔齊貞廉之師以德防患為禍不存芳聲後時

劉向述孔子答仲由曰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耶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餓死於首陽山之下

夷齊志

卷之三

十五

王充曰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聖人道同志合太公行勸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又曰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也楊雄曰孔子東魯之迷臣夷齊西山之餓夫羅隱曰扣馬而諫計救粟而餓釣網者也於戲丁鴻曰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眾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

行生而取與矣矣

荀悅曰思伯夷於首陽想四皓於南山乃知穢妄者是耻也

范滂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劉勰與陸贄書曰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不多耶詔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

夷齊志

卷之三

十六

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詔卿人聞為有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耶夫然亦何害小仲於知已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矣詔卿獨不見既得者耶豈盡為顏子太伯伯夷然幸詔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不知味者也

宋范仲淹曰太公直釣以邀文武齊餓死於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平名也

程顥曰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邵雍曰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

司馬光曰昔者紂為不道毒遍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臣夫耳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伯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

夷齊志

卷之三

十七

見卷五十四

而已

錢宰贊嚴陵曰夷齊殷人也武成殷故採薇而餓莊陵非夷齊比也

呂祖謙曰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

林駟曰隱居終南者有捷徑之言號曰處士者有盜名之陋此軻書所謂鄉原唐史所謂假隱者寧不為夷齊之非人乎又曰學伯夷不得不失為名節學柳下惠不得必流為詭隨

羅景倫曰太公之鷹揚伯夷之扣馬道並行而不相恃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天下大老故各為世辦大事

謝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湯武下有隨光夷齊某自離茹禾即不食烟火今則並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世青史可以愧天下後世為臣不忠者

國朝程敏政題宋范仲淹手書伯夷頌後范文正公夷齊志

卷之三

十六

之學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泛得聖門遺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廉頑之意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

諸史

秦 呂不韋春秋

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伯馬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紂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次

於四內高誘曰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

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

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高誘曰共頭水名而

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

諸高誘曰相猶使也使奉桑林為三書同辭血之

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

相視而笑曰諱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

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

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

堯齊志

卷之三

十九

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痺自高也今周見

殷之避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

而保威高誘曰行貨謂與膠割牲而盟以為信因

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高誘曰宣揚武

民喜眾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

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

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

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人

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

輕則以養所重高誘曰養所重不計伯夷叔齊此

二事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義輕重先定也高誘

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漢司馬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

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

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堯齊志

卷之三

二十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張守節曰

伯夷叔齊不及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

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

之論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

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志睹軼詩可異焉

司馬貞曰謂悲其兄弟伯夷之義不食周粟而餓

死逸詩之文即下承後之詩是也下編入三百篇

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嗟兮命之衰矣

是怨詞也故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夷齊志

卷之三

三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
 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
 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莢生其味如小豆莢可作
 生食也夷齊志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
 薇矣山即首陽山以西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是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
 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
 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
 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

夷齊志

卷之三

三

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司馬貞曰伯夷有
 壽終而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
 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
 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
 輕若此哉司馬貞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朱薇
 齊等也輕謂夷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司馬貞曰
 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
 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世卒陷非罪與伯
 夷相類故寄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
 權衆庶憑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
 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
 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宋 蘇轍古史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叩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

劉恕外紀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夷齊志

卷之三

三

曾先之十八史

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國朝王禕參定伯夷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

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

子朝自伯夷名允以下據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增入父欲立叔齊及父卒

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

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

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

夷齊志

卷之三

三

三

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曰吾聞古之士遭世治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身自曰古之士以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

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堯讓位之難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不見於經史而伯夷之節則賴孔子序列故名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傳也

庚齊志

卷之三

五

并四百

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志嗜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邪非邪此舉孔子稱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固若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死異能無怨乎蓋言其若有怨所以明其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

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此引言頗于有德而蚤夭盜跖暴戾而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災禍之賢而至于餓死也

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

庚齊志

卷之三

五

并四百

若此哉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為善者因衆人之惡而愈見然則盜跖曷嘗為足重而伯夷思為輕哉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未又申言為善者必待於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

緯曰太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

章之奇偉萬咏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遂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有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補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為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叔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註解予切病之因為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簡復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贊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

以成其義也而奚僭之為况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楮少卿小司馬氏輒為之補益設以僭罪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俟覽者詳焉

卷之四

褒典

制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三月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

禹後與聖賢古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有差

按孤竹君蓋殷湯十有八祀三月丙寅所封

唐玄宗天寶七載祭義士伯夷叔齊詔曰上古之君

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

忘咸秩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

表齊志

卷之四

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按唐玄宗祀義士八人夷齊與焉令郡縣長官

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遣官致祭伯夷叔齊

按真宗祀汾陰駐蹕河東府令訪伯夷叔齊廟

遣官致祭

徽宗政和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

按是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秋享歷代

帝王故於維州昌樂縣孤山昭賢廟有是封

元世祖至元十有八年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

齊為崇讓仁惠公詔曰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遜孤

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

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

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

澤被於一方水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

云宗國而辭尸尹曾是列爵之可廢揚義烈以激

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

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表齊志

卷之四

十月乙亥頒廟額曰聖清

祝冊

至元九年頒清節廟額及祝冊謚

仍前代

冊曰遜國全仁諫伐存義惟聖之清千古無二懷

仰高風曰萬不忘庸修歲事永範綱常

附

漢世祖皇帝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

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

馬

卷之五

景述

傳

國朝二賢傳

王好問樂亭人尚書

二賢者何殷二墨氏也吾何以賢之賢其可師也吾何以師之師其可常也可常非可師也吾何為

天下之變臣臣天下之常也由之而亂

月齊志

卷之五

一

馬

馬二賢叩馬之諫欲天下之常有君也欲天下之常無不臣也其常叩其可賢其可賢即其可叩吾可叩而不叩而不師之吾不足言孔子天下之大聖也亦嘗師之孟軻氏天下之大賢也亦嘗師之孔子作春秋誅亂賊也孔子之志即二賢之志乎孟軻氏距楊墨放淫詖也軻氏之志即孔子之志乎嗚呼自堯舜以來典謨訓誥炳如也要其大義無非明天常爾矣而二賢能獨守之孔子孟軻氏能獨明之由孔子而後君臣上下萬

古如一日伊誰始之蓋孔子之道得之二子軻氏之學傳之孔庭至於昌黎子則又聞軻氏而興起者也故道在茲焉予也世遠於前招而居邇乎二子思昌黎子之賢而才不逮焉學不逮焉吾之志其何以明之或曰吾子賢二賢矣然則湯武之放伐吾子將弗賢之乎曰非也湯武之志欲天下之有君臣也二賢之志欲天下之無綱常也天下有綱常而萬古有君臣矣由是觀之則二子之賢豈不堯舜等哉遂為二賢傳

夷齊志

卷之五

二

論

夷齊論

吳棋麟州學正登第歷都御史

二君子立身天地間以下之公處天下之事守經行權惟義與比其是非利害蓋有不必計者吾聞之伯夷叔齊當有商之季值世道之降遜國而逃諫伐而餓夫武王聖也夷齊賢也方其伐紂之時和馬而諫之際諫焉而從之以文王之事紂者事紂周之德泰伯之德也拒焉而臣之以周召之事君者事君夷齊之功周召之功也紂果可伐與

夷齊志

卷之五

三

見三百四

夷齊可以不必諫也諫果可從與紂可以不必伐也商惡貫盈蒼生塗炭紂得罪于天下久矣得罪于天下天下之人共伐之也吊民伐罪著我武維揚之威順天應人速會朝清明之功武王有心於利天下哉不有武王君可以無民武王之功救世安民之功也權也義也天下之公也辭嚴義正伸大倫於三軍之前采薇嘆芝昭臣節於千載之下夷齊有心於欺後世哉不有夷齊民可以無君夷齊之功扶世立教之功也經也義也亦天下之公也亂臣賊子凜然不敢犯者夷齊之賜也嗚呼孤竹之封西山之麓首陽之薇西周之粟孰是孰非奚榮奚辱生順死安九原瞑目真可以無愧于天下無愧于後世矣夷齊其一代之偉人也哉

讓國論

魏可簡

昌黎人吏部主事

昔季子三以吳國讓君子非之曰廢先君之命未孝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未仁也嗚呼持此罪延陵則為善者其急矣且讓與爭孰賢乎自風會下流人心不古利涉秋毫易生忿憤求其履高抗

節至再不移遜千乘若敝蹠然而甘退耕於野追
今有吳之札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非至德哉當
與夷齊逃孤竹伯雍遜荆吳異代同節矣昔子魚
君宋慈父讓也昭王信楚子西讓也負芻人曹子
臧讓也棄公繼鄭子良讓也下是則韓無忌嘗讓
位於厥矣帝玄成嘗讓位於弘矣劉愷嘗讓位於
憲矣鄧彪丁鴻嘗讓位於異母弟矣不特此也唐
睿宗欲立隆基為太子以宋王成器長難之成器
讓曰臣死不居平王之上即日退就藩服若此者

夷齊志

卷之五

四

卷之三

皆能謝莫大之榮甘臣工之賤輕茅土之利樂寒
散之濱即不盡計其合道與否孰非輕富貴而薄
勢位者哉使有國家者能存是心則王子帶何至
於爭周賈輒何至於爭衛糾白何至於爭齊厲昭
何至於爭鄭秦不必鍼懼選晉不必詛留群公子
閨寢無喋血之殃青雀無投懷之嘆矣惟夫利欲
動於中而矛戟森於外此覲覲攘盜者所以紛紛
於世也歟善乎唐人有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
則先有功此弭爭之道訓讓之方也

議

國朝伯夷傳八議

郭造卿

序引

史言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詳矣故為伯夷傳
而本之於莊周周之所序列稱許由又有子州支
伯者亦蒙堯禪而舜亦嘗以天下遜之子州支伯
與夫善卷止人無擇若石戶之農又有孤不階者
亦以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湯伐桀以讓卞隨務
光皆投水而死光死紀佗聞之恐其及已帥弟子

夷齊志

卷之五

五

卷之三

跋于窾水諸侯吊之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陪于
河又云若孤不階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佗
申屠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又
云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
於首陽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
屠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為魚鱉所食又云
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
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
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耳

是尚以殉名病之而與申屠董為逸民也由戰國君臣不明故周有激而云然使其人誠有之則伐夏義士非之矣豈為此有慚德乎乃謂夷齊始諫何哉墨子有申屠投河河伯分流之妄說而韓嬰劉向以狄將投河崔嘉聞而止之狄稱子胥洩治以對則非夏商之世矣豈周為寓言乎於夷齊又何稱焉然列士傳云王欲以為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韓非子曰武王讓以天下而不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合而言之加富就官也為左

夷齊志

卷之五

六

三

相而讓以天下也雖其言疑異奚嘗有叩馬及俱逃之事哉且考家語大戴禮諸書及列禦寇蘇秦至漢劉安韓嬰之屬遷之前無是語矣即傳本莊周引盜跖殉名為論乃因二子節讓變其說為奇行叩馬以動眾也歌微以怨暴也又俱逃以為讓而讓之清以掩矣寔無徵而不信者也故於嚴誣者不列焉

考信

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史考於莊周此何

以信焉夫堯遜天下於許由如莊周之言由既為堯師何為耻之不受豈聖人授天下若是之輕哉蓋堯重天下而託焉由重天下而辭焉當舜在下堯咨者眾矣而由不受僉以薦舜隱于沛澤之黃城耕於箕水之潁陽其後行怪者托洗耳以為高至若魏惠之走惠施犀首之窮史舉及潘壽之欺燕噲皆戰國鼓簧以為姦也亦本周言過實故類以為寓言而楊雄云誇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于世而已矣至若下隨務光之徒或寓言以譏湯武

夷齊志

卷之五

七

馬墨子韓子言湯之遜務光恐其受之也既而使入謂之曰湯伐桀而遜欲加惡名于子也使堯不受而耻之遂投清冷之淵淺乎細人之言其不足信也甚矣皇甫謐以光為黃帝時人類林逸士傳云禹聘之為上卿光投于河列仙傳以武丁欲相之投于梁水其見于諸書不同呂覽以隨投潁水呂誘曰出潁川以光沈募水若清冷之淵周以北人無擇所投呂覽以清冷為蒼領皆與墨子言光者異率爾野人之語其不足信也多矣惟由有塚

于箕山左傳許太岳之後蓋先四岳而曰太焉故高士傳以召為九州長不可謂無其事也及以天下讓乃退而明農爾夫世治則避賢世亂則避位由不以身輕天下夷不以天下輕其身故楊雄曰由即夷矣何冕欲之有此夷由之大也周與遷胥失矣

得仁

尚論夷齊者當觀之三仁三仁與殊為臣殷爾既尊尊親親居元子父師少師不能易位而去不能

夷齊志

卷之五

八陳

潔身而奴不能匡君而死其同仁焉何居蓋死生大矣而莫難於得死故微箕議去留于未嘗有異辭微曰耄遜於箕箕曰我罔臣僕于曷曰必死于諫乎夫諫非臣之幸必不聽乃去不幸於去者奴不幸於奴者死死而君臣愬然貴戚則國可知矣黨死者與之奴奴者與之去焉其有去而請奴奴而請死者乎非惜身也為愛國也奴而周戢于西土尚為其諫之或悛死而兵觀于孟津則知其言之始絕其身關國之存亡寧忍以死而塞國哉觀

夷齊志

卷之五

九

見三書九

戡黎及微子篇祖伊但警紂曷嘗以咎周微箕傷殷之必亡未嘗忌周之必興苟可以無死干其有以異乎蓋均為社稷死則死之非社稷而死之謂何必君命無所逃斯蹈仁而死矣二子何必同况于夷齊乎身非貴戚何以死為若任綱常懼亂賊自軒轅放伐以來三聘五就為己任乃壞綱常之俑為長亂賊之階矣彼下随務光者其義不已高乎亦有疑史傳者而不論其不必死其皆未觀之三仁及乎孔孟之旨哉孟言非其君不事避紂居北海以待天下清將就文王而養老焉豈不必至于放伐紂自亡而文自王乎孔言餓于首陽之下未言所以餓而死者史從為之辭而有叩馬之諫及采薇之歌以死于不食周粟則會朝清明非其君而天下清不可待矣夫不立惡人之朝固未嘗念其舊也即文為至德而武未盡善亦或惡可念之至甚而不與並生斯世耶亦有言其遜國者史並採之為傳孔何以稱泰伯而不少及乎此若以齊景並言因衛君而問也觀彼之得國則此失國

可知然好名能以千乘讓為聖之讓而何怨故稱是用希者謂不念舊惡而已其所以失國未嘗言之矣蓋紂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皆有國者也而孤竹無聞世多以為讓考之衛君之問則意微而詞婉其待子為政冉有季路疑之以無可無不可或為衛君仕耳觀夷齊避紂不怨於失國豈子尚幸於為政名不正而不去乎故子路迂之則正言以責焉而名夷齊曰逸民寧非不降不辱因避紂而餓迨文王既沒乃大老於首陽乎第使其當得

夷齊志

卷之五

十

見三十九

國古之人有行者許太岳為高士於夷齊奚異焉故孔謂求仁得仁而有不可孟謂聖之清者若隘君子不由也然風為百世師廉頑立懦而已皆未嘗言遜國而於諫伐乎何有聖賢所論如此它不敢知之美至戰國雖言遜而不言其所以若諫伐寔未之聞焉敢舍孔孟以從之乎

軼詩

史睹軼詩可異採薇之歌是也琴集作操曰晨游高舉又異焉既曰軼詩安知所作乎故有辨之者

為怨非其旨耳按莊周以鮑焦與夷齊並言而不聞持蔬之語則採薇事在戰國未之聞矣韓詩外傳鮑焦衣弊膚見絜春持蔬過子貢於道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主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是嬰言鮑焦之蔬而不及夷齊之薇也風俗通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

夷齊志

卷之五

十一

見三十九

所植邪遂毆而死矣此皆漢人異其言也屈原橘頌曰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悲迴風曰見伯夷之放迹而採薇無聞焉但天問曰驚女採薇而鹿祐不知其所指何解譙周史考以夷齊採薇有嬭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菽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類林以採薇不食有白鹿乳之故今蒲阪祠有白鹿之象焉而三秦記以食薇三年顏色不異武王戒之不食而死皆野人語也至董仲舒士不遇賦上古之清濁兮廉亦執戟而靡歸殷湯有卞隨

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下隨務光遁跡於
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採薇蓋當史遷之時矣
是後語夷齊者至王克有異論晉人弔夷齊曰五
德更運天秩靡常既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
故堯終於虞舜禹殄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祀亦殷
世之所亡若周武為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
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周行誰路而子陟之
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齊書太
祖與崔思祖書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安得息
譏疑斯議之矣故劉孝標辨命論夷叔斃叔媛之
言唐李德裕曰昔夷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
仲尼孟軻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
王所賦人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
聞叔媛之言輟食薇厥斯可謂不智矣夫薇厥者
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
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
則夷齊得非周人乎然其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
慕之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

歸善

雖四友避秦食紫芝以為糧飲清泉以為漿終老
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無失蓋唐初蘇頌夷
齊四皓優劣論曰四皓見賢于子房夷齊稱仁於
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愈見賢於子房哉夫採
芝之辭平而採薇之詩怨若歌之非也則不食其
然耶然夷齊終于逸民四皓為諸呂出語曰覆舟
之下無伯夷彼固知所以保身也且其所不視聽
者何物而思與鄉人處若將挽馬去之况與煩人
語乎德裕不辨叔媛之誣乃優四皓而劣夷齊哉
史於伯夷削大老之事其齊世家尤譎故讀者疑
之善為之辭者蓋有三人焉王充曰太公伯夷俱
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聖人道同志合太公行
耦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羅大經曰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處東海之濱者進以功業濟世處北海之濱者退
以名節勵世使易地則皆然二老受養同堂合席
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

恐因而階亂故相濟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各自獻自靖均不失本心而已矣豈故相為矛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曰義士可覓義順之曰孟氏以伯夷太公同避針歸周倡天下以成王業太公鷹揚而夷諫何歟夫既遠避之而又諫伐之既助而復止皆疑于不類此嘗思而得之矣夷之歸周歸文王也文王終身事殷故夷叩馬而諫文武雖父子一道然夫子稱文至德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亦

嘗與同事而亦必相聞矣下車不表此而表者何人哉夫既同避於亂世而不同出於清時則當首陽之餓而影響無傳久矣故不見於周書及孔孟之言焉若以三仁而論二子則諫而被戮者本出於不幸諫而餓死者寔其所自取意之也非仁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公及三子不可子以吾從大夫後不敢不告而已豈其言之必行不行硜硜以死哉殷之伐桀也卞隨光者有之念王室之如燬者伊尹耶思冠裳之毀裂者隨光耶如其非歟故孟言夷尹所同淮南子謂異道同仁者是也乃於龍戰之郊而抗鷹揚之師非惟勢所不行於義母乃不可乎謂始與太公同其父而終與太公異其子者心雖不可知事則未嘗有也其可以事所無者而斷其心之必有哉

天道

史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積仁潔行而餓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家語孔子絕糧子路愠見曰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汝以仁

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於首陽遷為夷
傳本此韓詩外傳曰夷齊殺身以成其廉天下之
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
則士耻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廉存乎身名傳
乎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紂之
世不之能汙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又曰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夷齊
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雖枯槁弗捨也詩曰
已焉哉天寔為之謂之何哉遷為夷傳本此唐皮

夷齊志

卷之五

十六

日休亦本此而謂首陽山碑曰大聖應千百年之
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
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
石不足以為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為潔也嗚呼夷
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言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
跡亦歸周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得仁乎既得其
仁而不取其諫則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天
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
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焉

夷齊志

卷之五

十七

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哉是自信其道天
地不可得而應者也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宋羅
泌之言曰嗟乎適世暴亂而道不行能亡怨乎忘
天下之不善去之海瀕放於義以俟清則其怨亦
希矣一遜而獲親安弟美其身求仁得仁夫何怨
之有是及遜國而言也其言無怨庶幾矣夫天道
至大故善惡報施豈一人之故非久焉能有定哉
遷但借之發憤以自傷其不遇耳至各從所好而
卒歸以正雖不詭于聖人但徇名非所以為善矣

彼堙滅而不稱者可尤人而怨天乎

從志

史雖言同類相求而亦各從其志也若有隨光者
謂夷齊同類非耶呂氏離俗覽則固述之矣其誠
讓篇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
奪炎堅與赤性之有性者受於天非擇取而為之
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昔
周之將興有孤竹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
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

次於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啓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二人從而笑之云其言與莊周同而曰人情莫不有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義輕重先定也甚矣戰國士之多誣也當紂之亂伯夷欲為聖人民久矣聞善養老而就固不在文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豈有勝殷紂紂之心哉使紂改行則事之矣膠鬲紂賢臣也呂覽言嘗與約戰甚兩猶不失期救其死况先要以加富就官之盟將已篡弑之定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微子遭變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肯自通於周以為他日利而就世侯守祀之盟乎使有是盟伯夷之清當聞風不入豈到岐陽而後去哉即在呂異同則其誣自見矣元吳萊有是辨而尚惑于諫伐為必受武王養故取為之訂焉

立名

夫間巷之人孰不欲立名哉乃謂之至德者民無得而稱焉夷齊則民稱之得夫子而益彰矣史但引其無怨而不及乎逸民何耶夫徇名勞矣豈逸之云乎且所為傳者非夫子之言而其嗟論之者乃其所自憤也由是稱之于漢若桓寬焦贛劉向荀悅王符徐幹之倫多矣為之頌者唐韓愈馬其曰士之若伯夷者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華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武王周公聖人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彼夷齊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萬世之標準也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是以武王為聖人而

伯夷以聖人非之焉至宋蘇氏稱之志林曰武王非聖人也謂未盡善也夷齊於武王謂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孟軻氏始亂之曰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爾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焉是既名其為弑則亦夷齊之罪人矣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夷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

何言哉夫以首陽餓夫本無聞而不悔其忠義施于後世非史遷善為之辭乎

辨

宋 叩馬歸周辨

王安石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

病紂而執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已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夷齊志

卷之五

王

見三百世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不念舊惡與諫伐耻粟辨

程子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

若推其所為湏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佗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疑孟篇

司馬光

夷齊志

卷之五

王

見三百世

孟子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病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為安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人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下豈非陋窮而不憚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階而不自

失乎是故君子邦有治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余隱之辨疑孟篇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夫孟子非是瑕廋夷惠清和之弊必至於此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

夷齊用志

卷之五

十四

三

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揅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揅清和之弊大有

夷齊用志

卷之五

三

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朱子曰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無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序之運溫良和煥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煥而不能相同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

恐後世學之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
言以抹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不念舊惡與無怨辨

王近思

問曰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
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違言之說果何據乎孔子之
言必有見矣朱子答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
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
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

夷齊志

卷之五

二六

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

倫命辨

陳淳

問曰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
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
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
命為尊而兄弟為卑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已而
天倫繫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
輕否朱子答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
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伯夷

叔齊得之矣

清隘辨

林駟

伯夷之清後世莫窺其際不聞有偏曲之失而孟
子以為隘者後世效伯夷而不至者之過也夫伯
夷之不立于惡人朝不與惡人言似近於隘而夫
子稱其不念舊惡其心量之廣大如此然則伯夷
豈有清之弊哉

國朝王直十辨

郭守愚反
郭造卿評

太保文端公泰和王直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

夷齊志

卷之五

二七

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三辨山中乏食之故
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世恐無
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事七辨道
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
周紀書祭文王墓而行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不
於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
士非之說亦誤侍郎袁惠公莆田鄒守愚反之
王氏曰按論語衛君景公二章所以稱夷齊者事
無始末莫知所指孟子惟言伯夷大槩稱制行之

清而于二章意亦未有所發倘不得史記遜國俱
逃之事則不為衛君之微意後世何從知之此所
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事經孔孟去取者
反變亂以滋惑則罪豈相掩哉蓋不食周粟之類
是已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武傾商備極
形容盛人耳目學古之士無可折衷或兩是之昌
黎韓公是已其偏信者罪武王眉山蘇公之論是
已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則是武王萬
世當為夷齊之罪人而俱受厚誣之事與成丘蒙

夷齊志

卷之五

王九

言堯舜者同惜出孟子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
語而使流傳至今也竊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
得盡推其不然豈非古今一快哉 鄒氏曰遷固
好奇者十辨亦未為得也何以言之夷齊哀萬世
之亂也經也湯武哀天下之亂也權也湯武之心
猶夷齊也伊尹五就孟津觀兵使夏癸商辛蹂茲
而悔禍可以為少康太甲則禹湯之澤猶未遽斬
于天下太伯文王之至德亦將歸之矣湯武何至
有慚未盡善之云也哉適時之窮無如之何已吾

懼天下後世多托武王而不果信夷齊也故為之
辨焉 野史氏曰疑諫伐者辯矣而反者本宋儒
劉恕曰易稱革命論語得仁言湯武所以懼後世
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
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呂祖謙曰天下不可一
日無君無君亦夷齊憂也武王憂一日之無君而
夷齊憂後日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是皆善為
說詞者王安石獨曰事出千世前聖賢辯之詳明
後世之為說失其本而共守之不為變者伯夷是

夷齊志

卷之五

王九

已夫古之論者有孔孟可信又辯之反復不一是
愈益可信也故皆以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
之以求其仁寧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
而號為聖人耳然司馬為武王伐紂叩馬而諫天
下宗周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
之為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夫紂
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疾紂而尤者伯夷也嘗
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當時願去紂者二
人之心豈異耶及太公出元元於塗炭伯夷乃不

馬

與何武蓋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願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抑死於道踣耶或至都而不及武王之世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仁又不事則伯夷何處乎嗚呼使伯夷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特太公哉故為之評獨竊取

知其名誦其美不衰況當時故老去商未遠也可謂不死於首陽乎 評曰史遷知之由荏列戰國策其言餓不必死晉郭象註莊云然矣謂婦人女子知名其未聞叔媛之言乎故老去商未遠而未嘗言之是以孔門無傳焉至戰國則遠矣家語及大戴記尤出於漢儒所云漢淮南子曰夷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眾耳韓詩外傳曰夷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其死或言或不言不言其諫伐俱逃則均也志士不忘在溝壑雖餓死其何傷乎但其所以餓之故無徵則不信之矣 辯曰首陽之隱未必在武王之世二子常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貢可信矣則自孤竹以來非遠也何必不食周粟而隱此耶今且度之國謀立君而逃去必於不可物色以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掩人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方大故隕越而食亦何心其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知耳然亦不久居此踰月移時國

人立君則可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指所栖曰此仁賢之迹也是以首陽之傳不泯何必死此而見稱也耶 反曰逃以成讓倉皇就道不相要約夷齊各不知豈其俱入于首陽耶不過徐徐以俟國人君定耳當君父之喪廢僻踊之戚踰都越邑千餘里以邀讓國之名獲小廉而喪大節謂夷齊為之乎今首陽五惟偃師蒲州有墓有祠皆與孤竹相去遠未暇論其孰是則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當在克商後天人革命絕景窮居之時歟夫豈遜國之時倉卒之食之故哉 評曰遜國如史傳言而以兄弟觀父子不類矣故蘇轍於傳謂夷齊之出父子間必有間言者夫父子之爭世為大逆有由求高弟不知而疑於聖人耶但觀其失國而不怨則不從衛君為政可知豈必辯首陽之餓因其俱逃否耶然知父子之不類者而有子南之論焉謂郢之賢受君命不立以輒為辭而待兄此齊之義也而於伯何居其旨不亦晦乎孔既不言遜國之故不得不證於它書且億之屢不

中皆道聽塗說而迷矣

辨曰論語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後人誣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耳夫以豫公對言主於有國無國夷齊可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兄而立之猶為政而莫之問觀其與晏子感傷直欲無死以有之彼棄國者獨何人哉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不食餓死則此章所無也 反曰景公登牛山而流涕至為晏子所笑可謂畏死者矣夷齊則寧餓死而不顧夫子並言之亦有所感而云爾抑揚予奪為世勸固不在有國無國也 評曰莊公被弑而晏嬰不死之矣則景公之立安可以深罪之且崔杼旋滅豈此而論哉景公享位五十八年而卒五公子出奔陳乞弑荼立陽生蓋纔十年而田恒又弑簡公姜竟為田滅則無稱者宜也其所以稱者雖不在國有無但以有馬千駟與餓首陽並言則所以為世勸者其意或亦在斯乎

辨曰伯夷以大老歸文王而遷於周紀曰文王繼

公季而立敬老禮賢夷齊在孤竹聞西伯養老
往歸之是後樂書五十年事而以夷齊之歸為首
若平殷宗周之後當百有餘歲不必不食周粟而
考終亦已久矣及作傳乃言方至文王已卒道遇
武王而諫即周紀之夷齊乎則歸周已數十年當
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
衆於道踞也太公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何於
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勿勿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
乎嗟乎殆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
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
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
知萬一扶去之緩則是彼殺比干而此殺夷齊何
以有辭于紂反曰太公遇文王年且八十矣武
王時猶鷹揚而獨疑無伯夷何哉均之歸周也太
公已至夷齊未至者也叩馬之諫義士之稱其不
相識也固宜東海北海孟子列言二老之歸心見
文王之善養耳若莊子則言見武王而不及文王
太公之乘當在文王末年而夷齊之來其武王初

立之時耶然周紀蓋歸之語未可遽為來歸之年
也評曰言武王之世無夷齊則孟氏未嘗及武
王蓋聞文王作則非末年矣其以大老就養豈皆
百有餘歲乎太公以有國可考夷齊無國且不見
於經其言在武王初者據莊生言也而司馬自矛
盾則不足據甚矣善哉謂如是而言其亦理有不
存者也况誓師而往步伐止齊兄弟叩馬勢其可
行乎
辯曰史記本傳削海濱避紂之事但於遜國供逃
下即書於是往歸西伯西伯卒遂書叩馬之語所
謂於是云者如春秋書遂是纔逃其國遂不復返
而歸周不知二子亦免喪否歟然逃彼歸此如同
時則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也而忍以不葬責
人歟此必無之事也所以削者何哉以其不食周
粟為奇節見伯夷之不直武王而初無惡於紂耳
其可以傳信乎反曰孤竹至海僅百餘里有孤
山屹然獨立海上豈逃立之後避紂之亂蓋嘗隱
於是歟孟氏以孤竹為北海遷以北海為孤竹烏

可謂遷削之耶 評曰若孤竹為此海則果在北海之濱矣以北海為孤竹故有海中孤山之說而視孤竹君國不若田橫之島嶼孟子司馬所未言而可為之辭哉但以北海避亂可也逃立隱此僅百餘里則非荆蠻之窟彼國人其舍諸豈既逃立于它而可復避紂于此乎

辯曰傳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於畢東觀兵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曰不葬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

夷齊志

卷七

三十一

見卷十四

使其有之孔孟言之矣 反曰畢有二說一曰文王墓一曰星名主兵師出祭畢豈亦類禡之禮歟然曰上祭于畢不可遽為祭墓之禮也但古者諸侯五月而葬于是武王立九年矣乃云不葬不可考矣 評曰夫畢祭星或然若墓祭則葬矣何以出載木主而稱文王文王三分有二事殷稱至德若此則身稱殷臣而志在伐殷武王善繼父志非不得已而伐君矣然遷無以解不葬之誣則它誣不必解矣但諫伐以下乃不可信乎

辯曰史記言歸文王與孟子同傳言至而文王死者無稽之言也觀夷齊者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死而當得其孔孟所謂賢則見甚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浩然清風可師而不可及由之則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之所謂賢則見其為羈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而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與自經溝瀆者比由之則陳仲子之操也

反曰叩馬耻粟以死是以見夷齊之大者仁孝之言太公以為義士而武王獨無言焉其心不待非

夷齊志

卷之五

三十七

五見

之而後知也可以為羈旅妄人自經於溝瀆者比哉 評曰以伯夷為陳仲子之操唐李德裕有是論矣太公以為義士宋羅大經為之辭矣一不知不食之為誣一不知叩馬之為誣也太公以此為義人則以武王非義主矣若慚德而獨無言於泰誓牧誓何言乎

辯曰遷悲伯夷之志睹軼詩可異焉三百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為何人所作遷偶得一逸詩而意必夷齊也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耳詩采于山

者多豈皆不食人粟者乎粟人人食之獨否則人
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類試使其
教行于世必無一人食之後可以風聞百世而興
起何當時無一人之從乎夫天下之山自東觀之
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末云吁嗟徂兮命之
衰矣遷以為臨絕之音夫徂者往也作者雖言我
安適歸猶思有所往既而歸之天終無可奈何之
辭豈必徂之為卒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
易暴何可以指武王自春秋至秦項滅國滅社不
少矣安知無遭亂而作乎 反曰耻食周粟亦無
如之何而姑以是盡吾心已若曰夷齊之教行無
一人食之後可亦將以號之天下皆報國相趨以
死則生人之類絕尤不可之大者必若朝饗暮君
而以為賢乎哉吾見天下之畏死若犬彘者流是
引其塗而悔之趨也況武王與夷齊不兩立自其
救天下之大亂謂之仁自其立天下之大分謂之
暴若夷齊者以為暴也亦宜 評曰韓非子云武
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饑清廉之行人所不能

也淮南子云法能刑竊盜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
廉故韓詩外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
則其德不厚是伯夷叔齊之行也礫仁雖下然聖
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中者也夫隱括在其
中不過數子耳責人之無從及怨人之多從胥失
矣其為百世師者以其風之清不過廉頑立懦耳
豈曰使頑懦者蹈白刃而死乎夫子謂武未盡善
又謂應天順人矣若比干之死豈不知殷亡于周
紂西伯既戡黎而不聞其罪周則夷齊之待清者
宜以武為暴乎
辯曰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
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非也武成之後
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
功亟為有益之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
其宗廟遷其重器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天
下一家無非周地鼎在彼猶在此況為商立後宗
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營洛乃成王事在武王
無之自克商至於周衰蓋已四五百年間豈無一

士非武王者何必以夷齊實之况左氏之近証未必斯言出於伯乎 反曰九鼎神禹所鑄以象九州者也歷世寶之商亡歸周不得而私謂遷其重器誤矣史稱釋囚封墓散財發粟則皆信之而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實至獨疑焉何哉武王克商定鼎郊廓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與瞻伊洛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豈遷鼎在將營之時耶左氏載義士非之者雖不指為夷齊要周時宜亦有之亦足見民彝之不可已也 評曰遷鼎之事蓋

夷齊志

卷之五

四十一

武王既營郊廓則必以重器鎮之矣而義士有非者或以在德不在鼎也臧哀伯之諫借以止魯取宋郕耳其義士未必伯夷之屬倘有叩馬之事豈以遷鼎為是乎如無之何辯焉

伯夷叔齊辯

高第

澤州人戶部主事

伯夷叔齊清風高節炳烺古今自孔孟闡揚以及歷代諸儒所稱頌蓋昭昭在簡冊矣大都不外讓國扣馬兩端兩者俱高而扣馬一事於世道尤為大關鍵何也三代以上人心類多尚恬淡而輕利

夷齊志

卷之五

四十一

祿如許由務光輩往往有之而周太伯三以天下讓實先夷齊而擅芳躅風後世矣故夷齊處父子兄弟之間其讓國而求仁也名教固有裨也藉相安而無讓也世道亦無損也惟是虞夏殷而君德衰勢不得不用征伐征伐起而防漸潰勢不能不生篡逆然征伐大權也湯用之放桀至武王則誅紂矣湯武非篡逆也湯自以為慚武王則謂有光矣順天而應人其湯武之所同乎勢極而必變其武王之所遭乎是商周革命之際乃世道升降之機而亦篡逆濫觴之始也則夷齊之扣馬胡可少哉夫夷齊商之臣子也上念成湯奕世之德澤則不忍忘下思商紂有君臣之義則不敢廢故始也非不知武王為除暴必扣馬力諫冀存商以盡吾分而已既也非不知天下皆宗周獨採薇首陽竟餓死以伸吾志而已此夷齊所以違衆而抗行也其關係豈眇小耶余謂武王所行者一時救亂之權也夷齊所執者萬世君臣之義也無牧野之師不過一時苦暴虐非扣馬之諫則萬世無君臣然

則是扣馬也其為當時持砥柱乎其為後世防狂
瀾乎其為一己完節操乎其為萬古任綱常乎乾
坤所以常真而不毀日月所以常明而不晦世道
人心所以常存而不死者終必賴之偉哉夷齊誠
千萬代忠臣義士之鼻祖矣後世如唐韓退之作
頌於武王夷齊兩是之宋范文正公又避而跋之
程朱大儒及呂東萊劉道源等論議相同未有以
夷齊扣馬為非者惟王安石驀逞妄辯謂無扣馬
之事近代王直氏遂附其說反覆辯論哆千餘言

今有逸叟又竊其咳而述之其辯似工而於理實
昧沿晦前指滋惑後學余不暇瑣辯姑就其大畧
折之彼扣馬雖孔孟所未言而論孟二書原非為
備載古人行事而作若以經孔孟所言者方可信
則自古聖賢之行事遺於二書之外者多矣俱不
可信乎古人有餓而未必死者夷齊之餓焉知不
至於死也孤竹小國僻在燕東徼今考去晉蒲坂
首陽山不啻三千里謂之相近可乎遜國者越境
避之可矣非有所忿恨於心何必逃奔之遠而後

安也遜國倉皇之際餓既有之若踰時而出必有
以食之者是其餓也乃暫時之所值非不遷之定
行也孔子以餓稱夷齊必有緊乎終身者在世未
有餓之終身而不死者果餓而死也將謂其為遜
國歟夷齊固無怨也而肯為此將謂其非恥食周
粟歟夷齊曾歸養文王者而豈至此吾是知首陽
之餓勢必至死而其餓死也非為遜國必以扣馬
故也景公無德即擅千駟之富身死而無可稱夷
齊惟有德雖餓死首陽到今而名不朽此孔子對
言之大較也豈拘拘以有國無國為言乎且當時
胡不直以讓國言之周太伯嘗讓國而遜荆蠻矣
奔走夷荒豈盡無饑餓之日而孔子稱其至德則
曰三以天下讓亦未以餓言也何獨於夷齊而餓
稱之若謂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不知讓國之
事亦此章本文所無而為衛君章所未明言也顧
可信彼而疑此乎况餓之一字於讓國似迂於不
食周粟更切吾以理推之求仁得仁信其必為讓
國矣餓於首陽信其必為扣馬矣孟子言伯夷固

頗詳於孔子而不可以盡伯夷之行如孟子言孔子蓋甚詳矣果可以盡孔子之生平乎馬遷作伯夷傳據所聞者叙之非專述孔孟之成言也即海濱避世一節偶遺而未載何妨本傳於遜國俱逃之下隨書云于是往歸西伯及扣馬等語於周本紀言夷齊歸養在文王行政之初意其文義鋪序如此非謂扣馬與遜國同時又非謂歸養的在初年而不能延殘喘於武王之世也伯夷太公年齒或不相遠太公克商後封營丘至成王聽政猶在謂伯夷獨早歿而武王時已無其人也妄更甚矣太公歸周而遇後車之載蓋仕周為臣矣伯夷歸養不過慕文王之化就居其境而心歸焉爾非真寄旅筑獨願入版圖而為氓亦非與太公同寮家共朝堂比肩而善面也豈得以均為大老均一歸養而疑白首如新於扣馬之日左右見夷齊語言抗直誤欲兵之此扈主者常情亦左右無知也太公識為義人令扶去已先得武王之心矣又何以武王無一語為解本紀曰武王上祭於畢畢星宿

也主兵故興師者先祭之周無墓祭謂為文王墓也乃馬融註釋之誤爾詩三百篇固不能盡知作者何人而其所指則各有可考若采薇逸詩必出於夷齊之口如謂以暴易暴不可以言武王不知夷齊所重在君臣因其以臣伐君而目為暴忠憤之所激矣雖其詞意近怨然為伐紂非為遜國也又何疑九鼎三代相傳重器故夏亡而遷之商矣武王克商或始遷之周而後移於洛未可知也觀本紀於散財發粟等下即言命南宮适展九鼎寶王此蓋非虛倘以遷其重器非武王所為不知紂誅而殷已亡矣鼎仍在殷故墟乎鼎無翼也胡由而至洛邑乎營洛者起於武王而成於成王借曰洛自成王周公營之鼎係成王周公遷之何武王不忍遷者而周公獨忍之也周公非聖人耶臧哀伯所謂義士猶非之者豈真為鼎故以遷九鼎為革商命也求之非夷齊誰其人而顧泛擬人於四五百年之間其詞不愈遁乎彼既云遷鼎武王不為復云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何自相

矛盾如此而反以左氏哀伯之言為全誣是果左氏誣耶抑自誣耶大抵馬遷當秦火煨燼之餘抹撫往事輯為紀傳豈盡無舛謬牴牾要之事有係於綱常之大出於理之可信者不可執一偏之臆見拘之為無在武王以伐暴為至仁在夷齊以正君臣為大義各成其是獨是武而非夷齊可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而廢夷齊之扣馬真有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在也推王氏之意非惟認扣馬為無藉有之而亦詆夷齊為妄人為闇於是非進退與自經溝瀆者比嗚呼何待夷齊之小也自此說出而使後世亂臣賊子借武王誅暴之名以濟其篡弑之惡如操懿溫莽輩慘戮萬靈流毒四海實王氏啟之矣余為此辯非好與王氏左憂君臣之道日薄不忍使扣馬大義頓晦於千百載之下也勿軒熊氏謂商家一代人心風俗最美三仁寧死寧遜寧為奴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夷齊扣馬一諫凜凜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當時為商之臣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至康王

世其通播遺黎猶至死不貳觀大誥洛誥諸篇班班可睹在周目之為頑在商不失為義要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疋羸病廢之人畧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者吁亦足慨矣語有云假春秋之筆以誅亂賊孔子洙泗之堯舜也談仁義之兵以救禍亂孟子戰國之湯武也夫孟子欲息戰爭之禍故不得已而以湯武之征伐說齊梁惟孔子為天下後世誅亂賊則形諸言論之間必有酌量抑揚者在故論樂而謂武未盡善論一戎衣有天下而曰不失顯名方言周室人才之盛而即美文王以服事殷為至德嗚乎其意微哉蠡見若斯深有望於賢哲之裁正焉

附

程頤曰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

楊時曰東坡謂荀彧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子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記

漢 伯夷叔齊碑記畧

蔡邕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荅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

夷齊志

卷之五

聖八

見三十九十三

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貺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人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真澹然冰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能不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

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夷齊志

卷之五

聖九

見三十四十五

聖清廟記

馬祖常

御史中丞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為甸服股肱之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即裹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召名儒脩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為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上曰其令代言為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于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先後凡不計幾人漫不茲省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

牢祭品不備領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告其日會太常議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也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設而廟食之宜以聖清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鬪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飭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

夷齊志

卷五

五

三百五十五

講於古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家國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市價不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之人尚勵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清節廟記

商輅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成化九年癸巳前監察御史知永平府事臣璽言臣所守郡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生之地也夷

齊兄弟遜國而逃節義凜凜雖百世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為聖之清迨夫宋元加以封爵至我

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祠圯祀亦尋廢事載

大明一統志可考見矣竊惟表彰前賢風勵邦人臣之職也因謀諸同官捐俸倡義鳩工歛財重建正

堂三間翼以兩廡門二重神庠神厨齋房為間各

三肇役於是歲春二月至秋八月落成廟有餘地

數百畝以付居民侯王等種之歲收其租之以

夷齊志

卷五

五

三百五十五

供祭祀伏惟

皇上追念二聖平生節義賜以廟額庶幾永終弗墜

臣璽昧死以請

制可賜額清節降祝冊命守臣春秋行事如儀

恩典渙頒臣民胥悅於是太守具是狀加書介郡人

通政使司掌司事兵部左侍郎張文質屬輅為記

謹按孤竹有國封自殷湯傳至夷齊之父墨台氏

將死遺命立叔齊其後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蓋伯夷以父命為

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
理之公而即乎人心之安誠有功於世教如孔孟
之所稱道是已夫有功世教雖天下猶將祀之况
宗國乎太守此舉可謂知所重矣是宜

朝命允俞禮秩有加自今二賢節義益以表白於世
殆見遜讓成風民德歸厚由近以達遠舉一以勸
百夫豈小補云乎哉噫邦人士毋徒以祠祀視之
則善焉用書以為記

重脩清節廟記

張廷綱

郡人

夷齊志

卷五

五十二

三

永平府即古孤竹國史稱其君墨台氏蓋商支庶
所封其子伯夷叔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清風高
節昭著當時聖賢所推重無庸贅矣故城遺址距
灤江上游歷秦而漢必有能表章之者載籍無聞
莫之可考乃晉以來五胡亂華淪入夷狄唐宋因
之未有發之振之者迨元加以清惠仁惠之號祀
舉尋廢我

祖宗奄有九有首求忠義清節之士以崇名教命有
司興舉二賢祠祀邦人企慕之深景仰之切品第

孤竹清風為八景之冠以寓無窮之思歲久祠圯
祀亦隨之廢迄正統中郡守戚寧張公茂建立祠
堂以祀之甚慰鄉人之心未有著典成化中郡守
盤屋王公璽始請于

朝賜額清節并降祝冊其二賢封謚皆仍宋元之舊
春秋命有司致祭開設祭田太學士商公輅記其
事遂為今典繼是而往祀事雖興日與釋老無益
之祠廟等漫不加意不足以慰邦人之心舊有堂
宇歲久朽腐弘治甲寅維揚吳侯廷臣來守是邦

夷齊志

卷五

五十三

三

行禮祠下週迴顧瞻以為表揚風節化民之本先
賢廟貌弗稱具瞻甚闕典也慨修興葺之謀偕同
寅搜羨餘廣措設聚財庀工經營規畫梁棟之蠹
蝕者更易之桷椽之欹缺者補正之繪畫之漫漶
者鮮明之列以廊廡以庖庫繚以垣墉創外門
而揭扁之規模恢宏氣象光大視昔有加非特揭
虔妥靈而邦人伏臘之走祭者景時之將觀者往
過來續之尋幽吊勝者無不懽忻踴躍興起其景
仰之心甚慰民思於無窮也夫以二賢高世之行

遜國而逃諫伐而餓豈絕人逃世而好為是詭異之行哉蓋是時辛惡貫盈商祀告絕知天命之有在識時勢之攸歸竭忠報國明哲保身君臣之大義以明兄弟之天倫以至孔子大聖也嘗稱為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孟子大儒也每贊其為百世之師聞其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清風高節不惟感乎當時而尤感乎後世祀於鄉以崇名教之重以彰

宸翰之隆宜哉雖然夫惟有光明正大之人然後能

夷齊志

卷五

辛丑

三

重清風高節之士昔嚴子陵祀堂傾圯范文正公典郡新之加以雄文贈炙今古今二賢祠宇敝朽不遇賢太守庸能興廢而起墜乎是以孤竹之清風桐江之高風相峙南北固無彼此之讓文正之重建吳侯之重修相映後先豈不同軌轍也耶鄉之縉紳耆宿仰戴之深企慕之切囑予為記立石以垂永久第以投老林泉筆路荒謫不足褒揚先賢扶世教民之功發揚賢侯以禮導民之意深可愧焉侯名傑廷臣其字揚之江都人由己丑進

士給事黃門歷今職贊襄維持者陵縣李侯性淳安邵侯達以省部魁貳郡事他如交城胡公緯夏邑孫公驥朝邑周公瑄皆一時名士判推府事者若夫縉紳鄉彥駿奔其事者具在碑陰茲不復贅按經始於丙辰閏三月二十日落成於夏五月望而記作於季秋之上澣云

重修清節廟碑記

袁煒

孤竹為殷商侯國永平其故墟也永平廟祀夷齊舊矣厥興廢所由郡志載之詳可考也嘉靖丙午

夷齊志

卷五

壬午

三

兵部尚書郎石州張君珖出守是郡瀕行夢神人持二墨贈且曰若守土其兄弟二人君其善待之君不解所指覺而語人人曰夷齊墨台氏二子君夢所其是乎君心殊異之比蒞郡往謁夷齊祠周視之堂止四楹規制湫隘歲且久棟宇傾圯漫漶不可支矣君愴然感焉顧謂同知蘇君烈推官霍君冀曰古仁賢祠宇乃使之頽敝弗葺咎將誰執抑即與二君謀新之然以其費不貲不敢專列狀上撫巡諸臺以請中丞孫公應奎侍御吳君相車

君邦佑王君應鍾張君登高王君達咸避君議而孫公嘉樂獎成之尤力公命取燕河桃林巨木百餘章為梁棟而諸待御各助贖金若干兩戶部郎張君松復使來告君曰聞君新仁賢祠以崇化礪俗願以百金佐經費君乃益自喜謂蘇霍二君曰郡志所協從茲後易集矣乃檄灤州守及盧龍縣令輸金鳩匠伐石具材君躬為區畫授以燧度既而工人競勸邦民子來公私靡侵新廟有奕肇事於丁未秋七月訖工於己酉冬十一月為堂五楹

全忠遜國以惇讓采薇以明節是為求足乎吾心之理而非以要後之人崇慕不窮也乃今張君感諸夢思而新廟之議達諸撫巡諸君子罔不翕然乎允行之此豈有政教徵發哉忠孝節讓各備其衷與齊高蹈千載如挹是役之就緒非所謂天之所符而人心自然之驗邪張君字席玉舉乙未進士以清節著稱今升秩陝西副使嚮用艾云

新建揖遜堂記

李充濁

柳人左

天樂為畫善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以服事殷孔子稱其泰伯可謂至德周之德可謂至德夫自古帝王多矣而獨稱四聖者非以其揖遜之美遠過於人耶夷齊者輕千乘之國尊父命兄讓於弟重天倫弟讓於兄與四聖之德無異故孔稱其求仁而得仁又曰民到于今稱之其所以稱夷齊者猶乎四聖也由此觀之吾夫子一稱謂之間固默寓夫尊道德賤功利之微意自非真儒者出孰從而知之孰從而闡其幽表其微耶且永平之有清節

新建清風臺記

廖自顯郡人御史

廟其來久矣將廢壞而墟矣茲土者率知春秋祀之而未嘗崇其廟貌結其堂構顯其揖遜之義名惟太守張公者號永石晉陽世族居家孝友蒞政清白契夷齊於千載之前美牆如見既而來宜於茲觀其故墟而心惻然所以廟貌一新而揖遜之堂所由勑也謂非心與之一行與之合者能之耶噫後之慕夷齊之德者必曰斯堂之宜建觀揖遜之名者必曰斯名之稱情則永石公素仰之心可遂而堂之名與公之意相垂於不朽矣是為記

孤竹故有祠而無臺非不可有也存乎其人焉耳蓋人知夷齊之封祀者崇乎清而不思清之絕德于二子者風乎當時後世祠可有也而臺可無乎此清風之所以名臺而臺之創係乎所遇也吾郡守晉陽永石張公其善學夷齊者乎何其苦心悅慕而從事無厭也視篆初禮謁二像心神愴感凜凜若有生氣拂拭廟顏聿興恢廣修葺之舉計工移檄動支官帑以充其廢殿堂廊廡門牌坊扁增

其所未有修其所已墜規制宏遠較若畫一名公佳製暨公墨妙大書小書燦爛奪目固不俟余詳贊也取其根本節目之大與天地相為悠久者其清風乎叩馬而諫清之風乎君臣也遜國而逃清之風乎父子兄弟也采薇而食餓死首陽清之風乎存事沒寧也故城孤峙面陽背灤清之風乎山高水長也茲臺之建有自来矣夾路碑級自下而上樞衣指顧東西相向構亭三楹突然而起也十丈殿諸棟宇坐於河濱仰揖雲漢俯看釣艇登山

兮清風飄渺奇花香散放舟兮清風邀月波紋疊興蕩掃雲埃而天得以清流韻遺響又安究乎古今升高望遠感外激衷將有遭人倫之變而義潔去就者乎决性命之正而泥塗軒冕者乎嗣此而渭濱而嚴瀨而嘯臺非不清也要之濟世之才邈世之見則有之矣進之清風之聖則未也永石公何以銳情於此哉比掌職方夷齊兆夢繼守孤竹夢協如襲天之陰厚善人肯以隨世就功名者期待我後之人席清風而興思者一陟其巔良心慨

發直欲追趨百世之上出降一等而念頭頓差步
伍越次者多矣若夫遊騁山川縱眸花鳥恣樂吟
眺流連光景進則望風趨避退則駕風放達而不
求知風之自風斯下矣嗚呼清風得此臺而其風
日遠苟求其故雖愚夫愚婦亦知所向往也微求
石公誰其勵風

夷齊里記

安所止 通判

今上萬曆之十有四年丙戌秋八月余自銓部來倅
永平永平蓋夷齊里云余嘗憶髫歲從先泰安君

夷齊志

卷之五

六

見三十九

過魯鄒塘孔孟矣讀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
也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餓於首陽之
下民到于今稱之及孟子曰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惡聲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
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每每至此
未嘗不廢書起立景慕其為人當是時此心固已
知其有夷齊矣後稍長鄉老先生往往宦游永平
得遺夷齊志觀之此心益增景慕一欲至其里觀

孤竹之故地挹米薇之高風無由也茲者乃叨一
官於郡未得詣所謂清節祠廟貌謁禮焉周歷境
上果爾山川靈秀間闔揖讓環峙嚮往無改于昔
令人低回躊躇嘆息追想不能忘越二年秋七月
侍御萊陽孫公奉

上命按順天登車出行部臨視永郡貞度肅察已又
敬仰仁聖廣新教勸見其表有夷齊里試令郡博
諸君作夷齊里記余竊退而惟之夫人性至善今
古攸同好善惡惡聖愚不異夷齊自商迄今遠矣

夷齊志

卷之五

六

見三十九

其賢聖猶一日也斯民邈夷齊時亦遠矣其稱賢
聖猶一日也豈以其世代殊絕移易之邪孔子嘗
云夷齊不念舊惡孟子亦云聞其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為里若人者能自得師如此而心而身
而家而國而天下則善矣是不亦上副其不念舊
之心而又何惡焉倘或不然終於頑焉懦焉而廉
而立志無聞於世將不為聖人之所不肯與立者
哉余每內訟數十年景慕之心一旦至于其里今
且二載猶然恐懷愧未嘗敢以告于人書曰未見

聖若弗克見聖既見聖亦弗克由聖余顧私述為之記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因有望於居夷齊之里者記成歲戊子秋八月也

序

國朝夷齊錄引

張玘本府知府

歲嘉靖乙巳冬余為郎職部夜夢二偉人持墨一函以贈揖受疎覺次日平州之

命下矣蓋夷齊墨台氏孤竹遺址在平城東二十里許抵任偕前理刑今撫西夏思齋霍公前郡貳別

夷齊志

卷之五

六十一

駕嗣皆

留都地省郎蘇子劉子往謁焉法像雍然恍如夢中所見夫夷齊聖之清者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也迺余於夢寐間猶得見之不亦異哉不亦異哉既為之崇新廟貌廣購祀田匝樹松楸復搜括記載編集成帙名曰夷齊錄方付諸梓人迺余有酒泉之行迨已未夏復叨簡命東撫薊門勸勦垣塞瞻拜尚缺偶閱是錄景慕益增遂書此授前給舍在今紀守爰刻諸簡端以

識後先歲時云

夷齊錄後序

栗永祿昌平兵備副使

嘉靖庚申秋大中丞永石公飭邊駐營平越月矣偶出夷齊錄一帙示祿曰茲守平時刻也持歸披閱之首即公自叙刻錄顛末括目析類肖像分圖紀述歷代崇典及諸家之說為備聿自商湯始封孤竹國傳夷齊遜今三千餘年矣一展卷而清風淑行宛如在目不覺神悚心惕肅然歛容迺撫卷而嘆曰嗚呼夷齊之行其卓絕千古而不可泯乎

夷齊志

卷之五

六十二

斯錄也其于綱常風教大有所裨乎然綱常在人風教在上弗闡之孰知之弗興之孰從之百姓雖出入墨台氏之墟而叛于清淑之行者多矣公憂之比至郡即訪謁厥祠慨加崇飭匝樹松檜廣購案田以供歲事復慮久而易堙迺搜括記載編集成帙名曰夷齊錄付梓人鐫之異後之守者讀是錄因而葺棟宇增松檜理案田俾弗寢沒或田之外更廣之庶清節廟祀可常如今日也噫公之心其無窮矣乎及細玩錄中圖像復有感焉何者

諸傳記頌贊之類編牘彙覽之雖可盡知其詳然非學士大夫莫之省惟像若圖雖閭閻細民亦易辨之故展其像按其圖民將指之曰此夷齊也古之賢人也遜位而逃全孝弟也叩馬而諫重忠義也採薇而食守廉節也吾儕生于其鄉而顧為忿爭貪污之行可耻也固將有奮于心而勵于行者矣雖不必盡如夷齊之為人而一念一行合于古人是亦夷齊之徒庶幾乎墨苔氏之遺俗也故即公刻錄之意可知用心之無窮而圖像之者益知為教易行而其心益無窮也由之夷齊風教立懦廉頑垂諸千萬世而不泯者實孤竹為發跡之所而公之是刻益有以闡而興之也意者二賢在天之神其亦有所慰矣觀公自叙平州命未下旁二偉人遺墨及謁法像恍如夢中所見適知分由前定而冥冥之中殆先有所知而托之者與非公存心持行素合神明恐亦不能有是夢也嗚呼公之夢偉人即孔子夢周公之意也二賢清節耿耿萬古如在神交氣感理弗可誣者公之於此固可

以自信而尤可以自慰又以慰二賢夢中之托矣其誠異哉

唐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叔齊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

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雖然微
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宋附

陳耆卿

伯夷卧山呼之不返

唐贊

司馬貞

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吉凶倚
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
青雲

國朝又

孫承恩

東齊志

卷之五

李

兄言

求仁得仁去國如履叩馬一諫君臣大義乾坤清
氣萃于一身獨立萬古邈焉無倫

遜國

張玘知府八贊

邈矣孤竹賢哉二人一尊父命一重天倫孝弟盡
道揖遜求仁清風百世興起斯民

逃國

兄弟俱逃棄爵如徒豈無宗祀國有中子求仁得
仁又何怨悔泰伯仲雍高踪可儗

居北海

於惟逸民避居北海世亂則退時清有待諸侯弗
屑鄉人若浼衣冠思正羽儀攸在

歸西伯

西伯善政大老興歸海濱起嘆岐邑求依豈曰凍
餒庶覲柔徽休哉清躅膠序生輝

扣馬

乾坤正氣篤生清聖君臣之倫扣馬而諍武王有
慚太公起敬精貫蒼旻日星昭映

採薇

東齊志

卷之五

李七

棄粟去周採薇思商不降不辱立我綱常從容作
歌餓死首陽名稱到今宇宙垂芳

清節新廟

孤竹遺墟奕奕新廟清節無前作斯有兆載碩路
寢亦儼貌肖歲祀孔修精英恍曜

孤竹故墟

商邑翼翼下國無傳孤竹赫赫夷齊之賢升彼墟
矣幅幘在瞻平灤親炙萬世綿延

郭造卿十贊

二子避地非楚非秦我入我居止海之濱不降不

辱謂之逸民無可不可天下一人

貧而無怨舍之則藏樂矣不改憂也自忘衛君何

為浮雲之鄉我思古人在於首陽

文其至矣武有未盡會朝清明天應人順豈不為

德乃以為暴舊惡弗念而死以報

沐浴請討三子不然叩馬之諫舍旃舍旃違之清

矣仁未知焉何其採薇首陽之巔

子罕言仁得之曰夷回也三月仲乎如其辭周之

夷齊志

卷之五

本八

三

粟採周之薇豈餓而死孔莫之知

泰伯虞仲三讓于季豈曰硜硜稱孝稱弟夷齊之

讓若同泰伯夫子稱之亦謂至德

咨爾殷商天祿永終西伯美里大老困窮伯叔如

逃中子為君周寮諸國孤竹無聞

諸侯失國諸侯是托孤竹之失西伯方作盛德既

尊優于祿爵豈屑就手抱關擊柝文謨武烈水火

是救胡然播棄而弗求舊死生大矣周之可受為

殷以死生曷避紂

文王治岐哀此敦獨老無凍餒仕者世祿志士不

忘雖在溝壑盍歸乎來聞文王作避紂伊何播棄

黎老舍而從周德可以飽謂其逃矣而乃就養東

海之往豈曰為諫

湯武之舉應天順人一怒而安社稷丘民夷果為

殷而獨叩馬有隨老者先于有夏肯就以養今餓

以死父為其父子為其子子則大悅稱為達孝父

曷怨之于嗟為暴

唐附

梁肅

夷齊志

卷之五

本九

三

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遺風是

仰終古不泯

賦

首陽山賦

杜篤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窳其盤曲而河源而抗巖隴

迫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蘿落漠而上

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

中忽吾觀兮二老時采薇以從容於是乃訊其所

求問其所修州域鄉黨親戚胥儔何務何樂而並

茲遊矣二老乃啓余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北涓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年艾於黃耆遂相攜而隨之冀壽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服事而畢命于忽構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傍

國朝吊夷齊賦

王世貞

日子奉輅以東逝兮東馬放乎今支山嶺岬而魏

夷齊志

卷之五

王陳

纍纍草薺翟耀而條緯俞隄道余於卑耳兮武夫磷磷其參差曰青帝之握樞兮顓臾改煦沈寥而慙悽玄宮承雲而黠爵兮僉告余二子之所都羗面應以返照兮泮涖踰靡而內疑足次且欲卻兮又誰雀躍而前趨段兮光劇余之素兮挽清冷使濯余歲暮招沆瀣以醺醺兮累朝霞以爲餽餽噓玄冥之竅機兮噫噫拊歌之愴愴受哀絃於大娥兮消延和之以清商靈蕭蕭而若覩兮異回飈燭乎微躬又愴恍其不可即兮堂臺跡帶以奚從眺孤

竹之重蔓兮台臺靈以故枋生剝舉而脫屣兮寧鬱鬱處彼幽方溟波委輸濊路兮其蒙難而延宗靈庶偕以翱翔兮語休離而不可通北海決瀋靈所辟兮受淖滴使不得寧將岐豐沃以偷兮靈又薄周德而莫宮諸毗綿延具區兮太虞夷猶於其旁羗德配而耦娛兮靈謂狎附乎周盟陂陀首陽忽靡寧兮益薇以荃之芬芳靈闇闔而下臨兮將綫駕以憩息掌夢申申以表誠兮豐隆更而來假霓車殷殷以翱翔兮皎雙鴻之次翼匪寶璐而陸離兮舍離芷以彌馥介九賓而見予兮祝史要予以靡忒伯從父以成命兮叔違親以成德倣舍君以明志兮既殉主以明極昔巢許之讓皇兮托敷華而稍佚尹五就而極塗兮愀然面故主以惶惶謂題跂以死名兮莊任誕而廢節遷曉曉於驥尾兮嗜微聲之有托彼壘脩辭而求白兮卒牢懣沈乎湘澤繹邠人之無怨兮乃從容於天則世滔滔而忘涌兮戰代莽其相仍顧蒿目以揆撫兮競含沙而蠱光騶虞草以伏食兮於菟誇咀夫衡生陽

夷齊志

卷之五

王陳

鯀之蠶織鱗兮偃蹇神龍以自矜靈既悼農虞之
忽沒兮泯躑躅而殷慕愧突梯之為容兮將捐足
平靈御胡司命之不晰微兮抑舖糟以昏驚眇嫺
娥之要渺兮殞濁軀而不反顧

附

漢士不遇賦

董仲舒

上古之清濁兮廉亦竿竿而靡歸殷湯有下隨與
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十隨務光遁迹於深
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

東齊志

卷之五

七十五

見三百十四

哀時命賦

莊忌

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天隱而不榮

逐貧賦

楊雄

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
子與我連行

幽通賦

班固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

白髮賦

左思

二老歸周周道肅清

晉感士不遇賦

陶潛

夷投老以長餓曰早夭而又貧傷請早以備柳悲
茹微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

唐悲才難賦

盧照隣

巢由滿野不知稷禹之尊周召盈朝莫救夷齊之
餓

辭

後漢弔夷齊

胡廣

曰遭商辛之昏虛時續紛以蕪穢恥降志於汙君

東齊志

卷之五

七十五

見三百十四

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以偕逝微
六軍於河渚叩玉馬而慮訂雖忠情而指尤匪天
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不害

魏又

王粲

曰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征南濟河津而長驅
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
於悵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
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志除暴之為世摯已躬
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亡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

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淪厲清風於養士立果志於懦夫到於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今尼父之所譽

又

阮瑀

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又

靡元

曰少承洪烈從戎干王側聞先生處于首陽敢不

東齊志

卷之五

七古

敬弔寄之山崗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如見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成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禮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而為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為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周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

唐 又

柳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餓在其中偕隱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攬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顏一吐兮忘饑若有謂兮千巖之關豈不以冠弊在于上履新屨于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帝

東齊志

卷之五

七古

辛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鳥俾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辜故能山立兩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五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普天周土率土同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歸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

一端是各有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最為臣之二

國朝又

阮鶚提學御史

西山魏鶴兮雲飛揚東海芒芒兮無舟航我欲濟之中流兮誰為梁雲葉駕天風兮飄我裳上下千載兮微季札誰與歸當未造而碩果之食兮於宋有光嗟乎夫豈先生之得已哉使其父作之于述之則先生之無憂也當如文王使其身為君舜為

夷齊志

卷之五

主

臣則先生之有為于時也當如益稷夔龍之贊襄若曰慕巢父之清風蘇秦伯之懿矩砥行礪節而欲聲名流萬世之芳此乃三代而下人也名與實而俱亡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孟子曰伯夷聖之清是誠有見於先生之無所為而為也惟義與命而相峙西山不可窺東海不可量已焉哉見先生其何時登泰華涉滄溟兮亦晝夜其皇皇

周附

橘頌

屈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悲回風

前人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

唐 吊裴弘

柳宗元

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

歌

國朝纂夷齊志歌

白瑜郡人給事中

嶙峋陽山雲閣折墨台孑然抱高潔遺蹟煙塵掛懸流拱揖徘徊不能別兄遜弟兮弟遜兄尊命違

夷齊志

卷之五

七十七

親分兩情揔是人心天理合故封帶礪羽翺輕馬前強項抗周武怒髮數罪欺膏斧舍君明志又殉君崇讓耻爭心獨苦播棄甘心老海濱歸來鳩杖欲時清傷哉不遇虞唐世忍負綱常愛此生隱身忠耿無消歇採掇一味商留蔭餓死原非為死名不附青雲自掀揭君不見衛鞅據國唐剪屠父子君臣分義無此志不降身不辱一死何嘗失故吾又不見三閭脩辭求自白憤憑行吟沉湘澤從容順命歸大荒俯仰無慚靈有赫二墨稱為百世師

聞者頑廉懦立之况乎親炙清芬者默對空江明月時

附

上留田行

李白

孤竹遺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顏波激清

詩

晉望首陽

阮籍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夷齊志

卷之五

羊八

唐讀古史

白居易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歲晏薇亦盡餓來何所為坐飲白石水手把青松枝擊節獨長歌其聲清且悲樗馬非不肥所苦長繫維黍禾非不飽所憂竟為犧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饑

謁夷齊

李頎

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陽山白雲空復多蒼苔歸地骨皓首采薇歌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我來入遺廟時候發清和落日吊山鬼迴風

吹女蘿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千里一歸鳥孤光東逝波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巖阿

首陽山

胡曾

孤竹夷齊耻戰爭望塵遮道請休兵首陽山倒為平地應始無人說姓名

宋題夷齊祠

司馬光

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月新餓死溝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多人

詠史

王十朋

夷齊志

卷之五

羊九

避紂窮途北海濱歸來端為有仁人武王不聽車前諫餓死西山志亦伸

元過清聖廟

王惲

遠避東鄰虐還遮北伐頻與天重立極叩馬死成仁落日悲歌壯東風紫巖春一饑雖可療終愧是忠臣

首陽晴雪

陳賡

天風吹瓊瑤白冒首陽頂欲和采薇歌千山凍雲冷

又

段成已

徽歌一曲對青山萬古千秋老翠巒望斷空山人
不見光搖銀海玉峯寒

國朝感賦夷齊

無名氏

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
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絕命詞

王叔英翰林簡樸

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
愆有事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

夷齊志

卷之五

八十

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
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遠難繼有
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

題清節祠

徐瓊禮部尚書

國統人推中子承首陽甘餓有餘清兩逃兄弟
倫重一諫君臣大義明殷地既非微自老周邦雖
有粟無生故墟古廟昭旌額墓逆相過愧豈勝

又

王壘本府知府

憶昔孤標不絢名一時推讓見真情耻居湯武興

師地肥遯唐虞建國城徽老空山無故迹風流百
世有餘清聖賢有意番經史一觀今人百感生

又

張廷綱君人行人

首陽之巔幽且岑灤江之水深且深試將一酌生
芻意不盡萬古仁人心祠前滿地多芳草祠外長
松廣啼鳥登臨感慨豁吟眸數點青山雲外小

又

才寬遷安人尚書

孤竹城墟清節祠追崇新自

聖明時無端今古風常在有道精魂祭必知草樹綠

夷齊志

卷之五

八十二

空山外雨龜龍寒映月中碑載瞻肖像彷徨拜讀
遍遊人廡下詩

又

吳傑本府知府

夫子何許人商李德之衰讓國當年事廉頑百世
師耻食東周粟甘忍西山饑苟從叩馬諫民可得
熙怡

又

吳棋濰州學正修

商家鍾虞甫遷移四海宗周共戴之獨向軍門厲
臣節耻於富道樹降旗半生薇蕨甘岑寂萬古綱

常賴指麾昨拜祠前歸去晚清風一味弄寒漪

又

薛稷 澤州知州

竹帛昭垂舊隱名商周興廢摠關情薊門東下留
遺廟遼海西來見故城尼父獨稱賢邁古鄉人曾
記聖偏清悠悠佳事何須問黃葉秋風感慨生

又

李文 即人河東運使

新廟輝煌壯一方殷勤此日奠椒漿開周養老來
濱海痛紂違天隱首陽千載清名昭日月九天興
祀薦蒸嘗不因太守敦風化依舊城陰遍野棠

夷齊志

卷之五

八三 陳

又

楊祥 郡人山西僉事

興師牧野吊蒼生二聖由來耻戰爭不向軍門上
降表敢於當道請休兵一時昆弟真情見千載君
臣大義明再拜祠前欲歸去清風時有颯然聲

又

王珣 郡人都御史

遜國求仁已得仁馬頭忠諫逐龍鱗一時窮餓甘
心死萬世褒崇大義伸衰草寒烟迷故里清風明
月伴遺真刻苔幾讀荒碑字孝弟由來出蓋臣

又

祁鳳 府學教授

何年孤竹改盧龍一片荒城草色茸閑向夷齊祠

下過山河猶自起清風

孤竹清風

劉達已

天挺英豪伯仲賢孤城遺跡尚依然精靈已逐風
雲去高節還同日月懸薇老空山閑暮雨祠荒故
國鎖寒烟我來吊古情無限一嘯風生萬里天

孤竹故城

張登高

孤竹千年地夷齊萬代名青山園故國漆水遠荒
城啼鳥君臣恨浮雲兄弟情秋風空殿閣日落自

夷齊志

卷之五

八三 陳

松聲

謁孤竹祠

吳相 御史

曉雲初霽望宮牆山宇豐碑日月長誰謂兩賢身
已朽清風猶到舊封疆

祭夷齊祠

賀一桂 提學御史

夷齊已百世此地有祠堂遺像存生氣荒城接首
陽海濱風月古山北蕨薇香豈黍非周粟具陳一
薦觴

又

李斌 巡按

遺榮曾棄國遠迹故迹商食粟慚周室食薇自首
陽墨台人已杳孤竹祀猶芳清聖吾師表趨庭切
望洋

孤竹城謁夷齊廟

黃洪憲 編修

停驂古墨望宮牆廟宇巍我俯大荒故國幾家城
堞在清風千載蕨薇香生平義已捐孤竹身後神
應傍首陽此日登臨倍惆悵一杯何處酌椒漿

又

前人

山城故堞氣蕭森遺廟松杉白日陰叩馬不回黃

夷齊志

卷之五

金

兄百五十五

鉞仗行吟誰識採薇心孤標壁立陽山聳百折中
流砥柱深回首南巢悲往事滄桑何代不浮沉

謁夷齊志感

張文熙 御史

荒城鳥道亂雲遮絕塞龍堆走白沙孤竹二君何
處是古祠啼殺暮棲鴉

又

前人

山深龍去鳥空啼野曠天高日影低二墨城邊春
已暮令人回首憶昌黎

讀伯夷傳

王好問 樂亭人尚書

網常萬古同天久功利須臾過眼無請看渭水鷹
揚者不薄西山二餓夫

孤竹懷古

前人

錫京商邑總蒿萊千載何人吊墨台啼鳥似傷人
世改野花還向故原開荒城隱隱水聲去古殿歸
歸山勢來一望悽然成曠感塵車欲發更徘徊

同劉侍御霖謁夷齊祠

傅光宅 巡關御史

驄馬雙臨古北平並將蘋藻薦清風首陽一餓人
千載中子憑誰問姓名

夷齊志

卷之五

八十五

同登清風臺

前人

臨眺懷千古啣盃思轉長天連一水碧雲遠萬山
蒼虞夏今何在商周亦渺茫年年北海上微似首
陽香

同馬計部翰如灤江夜泛

前人

歌吹逐江流青尊夜唱酬繁星低映水新月迴隨
舟文武河山改夷齊姓字留因君見蒿少秀色滿
中州

孤竹故城

谷繼宗 進士

孤竹殷時國重圍紂日城氣鍾三代秀聖啓二難
清北海蒼鷗下西山紫藤生逃人無叩馬萬古爾
知名

吊夷齊

王大合 戶部郎中

採薇已辟東山較薦芷誰添北海尊小徑杉松寒
白日荒祠烟火隔黃昏月明華表堪聞鶴風急空
山有斷猿最是首陽俱浪跡不須宋玉為招魂
又

灤江一曲北平東江上歸然有故宮見說孟津傳

夷齊志

卷之五

六

叩馬誰從渭水上飛熊天寒半挂千山月樹老長
吹萬里風欲擷江離頻酌酒松雲無數落烟空

題孤竹祠

方一桂 提學御史

孤竹祠陰樹影空當年霜月帶簾櫳粟生周土無
緣分薇長春山任老窮惆悵宣尼知餓所淒涼軻
父挹清風我來特地觀遺化太半廉夫入覽中
又

楊祥卿人山西金

衆叛親離事已非商家城郭半陵夷微軀敢抗三
軍勇大厦還將一木支崇報喜承昭代典綱常無

愧後人師仰瞻遺像徘徊久帶得清風滿袖歸
又 吳相御史

盧龍再入吊商賢廢郭瀟瀟紫陌連高節獨懸光
宇宙英魂不與首陽眠

登中流砥柱

傅光宅 巡關御史

並下清風閣同登砥柱崖水聲千里去山色四圍來
衙窗晴烟合霞明晚照開醉餘長嘯發常懷砥柱回

孤竹風清

徐準 本府知府

兩岸齊開落玉虹孤城半沒斷碑蒙鴻虛一望秋

夷齊志

卷之五

七

颶夷起懦廉頑百世同

謁夷齊

曹代蕭 本府知府

水遶青山湛四圍墨台遺廟轉霏微仁留兄弟乾
坤老義重君臣日月輝風送香魂歸客夢樹搖清
影點漁磯商微此日盤堪供周粟當年願不違獨
石城邊魚共樂長松庭下鳥時飛亭亭惟有寒岩
竹似嘆人間萬事非

登夷齊砥柱亭

前人

簿牒餘東國高亭盡日閑添添頭上雪望望面前

山劍珮飛塵外樓臺落照間
蕨薇疑在眼二聖幾時還

亭上唧盃處流雲片片輕
白波千萬點黃鳥兩三聲
船向湖邊去人從海上行
清風如有待樵唱轉多情

謁夷齊

王崐如 同知

橫山岡上振朝衣清節祠前
侶雁飛三讓寧捐孤竹祿
二難甘茹首陽薇曩倫自古
吾誰怨伏臘于今歲不違
石砌虬松常印月令人千載
仰清輝

朱齊志

卷之五

八

見卷五

又

李如寶 通判

紛紛詞翰北平西漫道清風
入品題海上雲霞明
皦皦山中烟雨冷淒淒樓臺
日下看花落姓字年來聽
鳥啼公論不憑尼父口空餘
灤水照丹梯

又

王之屏 推官

寒鷄棲古木清節儼襟瀦脫
疑渾無國承桃賴有君
西山人已遠北海蕨猶溫千
載稱觴處疑招月下魂

又

葉世英 廬龍知縣

商周宮闕今何在二聖祠堂
尚可尋滄海桑田元幻跡
天倫親命不磨心碑殘苔蘚
香遺墨芷薦清芬
蕨共飲更羨一泓臺下水
滔滔千古自成音

又八月九日祭

聖廟登獨石亭

不是清風遠那令塊石知
亭孤波影峭岸斷水聲
歇一任狂瀾撼寧將砥柱移
鷗閑機自適魚靜月偏窺
衣振千尋聳絲還九鼎維止
環龍塞壯南抱錦灤委當日
周家土今仍墨氏怡飛熊何
處問彼夷齊志

朱齊志

卷之五

八十九

忝正離離

又

白瑜 郡人給事中

故堞依依矧自殷清風臺砌
鎖烟雲兩逃豈問國無主
一諫何知紂不君山嶽鳥聲
啼舊恨江干竹影帶寒曛
採薇採得長年藥萬古祠前
薦藻芹

泛舟登孤竹砥柱亭

前人

殘暑濕雲一葉過躋扳高嶼
意如何挿空壁立飛塵表
砥柱中央挽逝波松杪靜聽
清籟發潭澄冷浸醒心多
坐來不覺衣冠正朗頌西山
採蕨歌

謁夷齊廟

韓應庚 郡人御史

清聖非苦節，迺見綱常先。君父固攸重，子臣情堪憐。此情不有已，奚恤後譽延。邈矣採薇事，市朝已數遷。誰招餓夫魂，廟食首陽巔。寒松覆碧瓦，古殿生黃煙。遺像儼生存，咫尺手足連。拱拜瞻容色，恭遜藹周旋。盤無周室粟，隴有洞山田。菜盛戒清醑，伏臘擊肥鮮。光燦北海濱，歷歷三千年。高風自長久，汗世空顛沿。所以嗟貪夫，身沒名弗悛。

九日登清風臺

前人

夷齊志

卷之五

九十

孤竹城闌人跡鮮，嶙峋石道隨峰轉。我循北海憶清風，登高直上西山巘。西山有臺雲烟浮，採薇人在空中樓臺枕。灤波幾千頃，迢迢一帶白蘋秋。稽首宮牆香篆遡，俄驚身陟蓬瀛密。蒼枰坐擁古松根，酒筇旋憑黃菊確。沉沉白日照江干，涓涓流水沛前川。浮生幻景倏霜鬢，誰能砥礪追先賢。緬懷先賢擲軒冕，獨重綱常開荒蕪。達人知命不知愁，心際瑩如清鏡展。拱立凝瞻揖遜姿，高風撩我九迴思。呼童且莫催舟去，共待銀蟾上碧逵。

又

前人

臺枕灤濤秋氣清，冥冥征鴈暮雲橫。龍沙斷岬疑無路，鳥道通天忽有城。廟饗歷朝伏臘火，神留千古子臣情。首陽多少登臨者，誰步西山第二程。

又

前人

清風臺上興將狂，稽首宮牆肅趨蹌。揖遜依稀追帝舜，形神隱約憶商湯。霞標古殿蒼松秀，雲遶孤城碧水涼。莫謂二賢身世邈，一堂生氣共天長。

又

韓應奎 郡人知縣

夷齊志

卷之五

生

夷齊餓死首陽邊，石上龍文諫草懸。遙憶建章宮裏事，此生空醉紫微前。

又

李登瀛 郡人通判

九日清風臺上游，碧雲黃葉萬山秋。憑君莫問商周事，且理灤江舊釣鉤。

重修夷齊廟

魏可簡 昌黎人吏部主事

首陽秋色接滄茫，獨上層臺俯大荒。咫尺望中新廟貌，三千年外舊封疆。雲連北海蒼鷗下，風送西山紫蕨香。松企高踪生慨慷，孤城斜日度霞觴。

謁夷齊廟

高第

蘇州人戶部

樹壓某城古廟幽千年遺像肅然
陽在孤竹清風灑水流香火村翁仍伏臘滄桑世
代幾商周我來瞻拜增傷感不為登臨覽勝遊

望孤竹城

前人

盧龍形勝連孤竹隱隱寒烟見古城讓國高風何
處問至今灤水有餘清

獨石亭次韻

王曄如

小閣憑孤嶼登臨意自閑波流同北海砥柱擬西

夷齊志

卷之五

二

山極目平沙外懸心霄漢間憂時懷二聖虞夏那
能還

謁夷齊廟

馮斗華

蘇州舉人

荒城古廟象煙蒼正氣擬爭日月光讓國猶依中
千在食薇竟悼有商亡西山雨霽風氣爭吐海風
清瀚水長牧野勳猷成往事祇今人頌二賢芳

人

王應吉

進士

為探仁賢跡衝寒策曉驪平原晴雪積極目凍雲
殘故國空孤竹清風肖二難徘徊一瞻對薇蕨蕭

新盤

謁二聖祠

劉一士

府訓導

獨石波蕩漾孤竹景演濛濛讓國人安往流風宇宙
中

崔汝魁

府訓導

屈指商周際於今千百年滄桑多少易孤竹自休
然

趙璜

蘇州訓導

千百年來見兩公乾坤誰與並高風耽居吐海非
遺世長嘆西山豈為窮

奉使經夷齊故里

王渾然

樂亭人刑部員外郎

夷齊志

卷之五

九

盧龍寒色澹斜暉誰遣蓬根乳客衣孤竹霜茅雲
外冷玄菟烟戍海東微商微周粟何高下漢餌唐
親有是非蹤跡無煩熱吏隱夫人心事久忘機

讀伯夷傳有述

前人

歸昌乃諫發棄粟猶食薇求仁以無怨憤隱西山
詩將無太公語膏斧良足悲腐令所論著後禩爭
傳疑首陽竟兩地蒲坂及偃師文辭不槩見箕冢
知為誰緬懷讓國事高節敦天義何用知死所而
薄西山為清風邁倫類攀附忘支離展卷動深省

下派鑒在茲

奉差謁清節祠

高霄潯州人宗人府經歷

稜層廟貌拱神京奉使重遊眺眼明遜國成仁希聖域諫征行義樹賢衡古今人頌西山詠燕薊時傳北海聲瞻望首陽嗟故址二靈沉寂不堪情

讀書清節祠

唐守郡人推官

孤城憑北海古廟照斜陽國讓仁奚讓身亡義不亡墨台中有子殷氏竟無王

聖世題清節綱常萬古芳

夷齊志

卷之五

元品

孤竹故城

蕭雲漢樂亭人運同

陽山西峩峩灤水東浩浩高風千古清光爛城邊草

歛其採薇臺壁立高島極西山餓草夫千古羸血食

玩扣馬圖

李浣郡人光祿監事

八百雲遼向紂都君臣分義一言無鋒林抗語明天紀幸有求仁兩丈夫

孤竹城

方元淇

五里枕河汧居人不忍耕天若薄二子孤竹隨榛荆

覽孤竹故封

韓師範貢士

商家封建保無終帶礪山河萬國同豈意孟津師會日祗惟孤竹出孤忠

登清風臺

崔斗寅廩生

孤竹臺頭鳥自啼登臨凭玩意淒淒寒烟輕鎖城邊柳細浪俄驚棹底魚薇孽尚存當日味陽顛不見故人蹊遙思二聖增惆悵疑駕清風化作霓

夷齊志

卷之五

元五

謁夷齊

尹樂堯庠生

登臺西望鬱蒼蒼正氣蒸雲雄首陽請諫休兵關世教求仁絕粟繫綱常野薇泣露于今感孤竹搖風自古傷天志雙清成箇是商周旋已胥淪亡

又

邵達

弟讓兄辭日周興商滅時片言伸大義一舉破群疑

附

咏貧泉

吳隱之

古人云此水一軟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月下獨酌

李白

辭衆卧首陽屢空饑顏回

潼關懷古

岑參

暮春別鄉樹晚景低津樓伯夷在首陽欲往無輕舟

和淵明貧士

蘇轍

夷齊耻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

夷齊志

卷之五

九

園

詠武王

王十朋

八百諸侯會孟津民心天意總歸仁頃知不食干

戈粟尚有登山采薇人

賦文天祥詩

劉堯舉

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

咏釣臺

錢宰

不事王侯去又還清風高節有誰攀夷齊甘受西

山餓可與齊名宇宙間

又

劉基

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非邪豈必同不是雲臺與
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

又

凌雲翰

夷惠真為百世師先生高節亦如之只將立懦廉
頑意九鼎分明重一絲

題清節祠

王應吉

當年扣馬植桑榆牧野旌翻四海春濟世忠臣吾
分事磻溪未讓首陽人

夷齊志

卷之五

九

祭文

葉夢熊 永平兵道

吁維夷齊二夫子正氣塞乎宇宙大節貫乎古今
當其守商臣之義無二日之天亦自適其志耳豈
復顧周土之毛綴一夕之死以負初心乎幽囚之
辱不怨饑餓之苦不辭有道仁人之家法也太白
之懸不卹漂杵之慘不回無恠乎後世之疑之深
然禪受不得不變而為放伐或者時勢所派則然
而砥柱之不化為狂瀾其凜然不二寔上帝之所
臨矣彼大風西來物從東靡挺乎硬草者為誰人

心日薄大義日乖假反經合道為權之說而莫知其浸淫之所止其嶺外小子謬承重任謁夫子之里低徊感慨不能自禁而幸際聖明得飽食廩粟敢不矢志捐軀以効封疆之節庶幾不愧灤河之波陽山之岑惟夫子不棄其頑懦儼然而來歆

卷之六

備紀

歷代

周列子曰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莊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子執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又曰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貞非役人也若孤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又曰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

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又曰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又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

夷齊志

卷之六

二

齊

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齊桓公北征孤竹國將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具冠右袂衣走馬疾前導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鬼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左袂衣示前有水今右袂衣示右方涉也及至溪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張華博物志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黃翮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翮感夢云我伯

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識

晉書地道志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

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

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誠之不食而死

隋劉峻曰夷齊斃淑媛之言

國朝

太祖高皇帝御集駁韓愈頌伯夷文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壯字奧具有音節者甚不寡文全不誣妄理

夷齊志

卷之六

三

道者鮮矣吁難哉朕聞儒者多祖韓文試取觀之及至檢間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有疵焉疵者何曰過天地小日月是也且伯夷之忠義止可明並乎日月公同乎天地旌褒之尚無過於此何乃云日月不足為明天地不足為容也是何言哉嘗聞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二儀立極虛其中人物居焉曰宇如殿庭是也以天地初分為垠來今無已曰宙如江流是也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月韓曰過於天地日月於文則句壯字奧

誦之則有音節若能文者莫出於韓若言道理伯夷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誣耶矣耶韓文名世不朽已千載矣今為我論識者莫不以我為強歟設若不以為我為強則韓文乃至精之撰猶有其疵豈不鮮矣哉

灤有濯清亭在城東一里灤河岸遺址尚存相傳伯夷逃時首寓此訓導曹友益詩云每年樂此處便欲起書樓山花覆鳥道水草傍魚舟地遠三生夢天高六月秋伯夷千古上料想也曾遊昌黎有

夷志

卷之六

四

書院山相傳為夷齊讀書處碑鐫韓公愈伯夷頌二事世久無徵姑存之

灤河發源自塞外三折而入灤陽營又一百六十里至遷安縣又東南四十三里至孤竹城後清風臺下有砥柱石夾流又十七里會於漆河又南四十里至灤州又南五十里至岳婆港夾樂亭縣東為葫蘆河西為淀沔河至縣南合流六十里至馬頭營又二十里為綠洋溝入於海水色清碧五十里不涸尹生樂堯曰相傳夷齊此聖之清者或在

此也

夷志

卷之六

夷齊志終

夷齊志後序

諫議白大夫既為夷齊志乃授
簡王子若曰子從曹邦伯與茲
役觀厥成宜有副墨共紀事余
拜卒業則神爽飛越恍然超埃
壙而遊碧虛蓋風之感人深也
夫夷齊之孤標高節不可一世

夷齊志

後序

一

薦紳先生詳言之余不具論唯
是白大夫之為此志猶齊王之
食雞跖積以數千彙成一帙而
又揭示凡例令覽者不苦漫漶
其志之中則綱舉目張曹公縷
列總之為卷者六為目三十有
八傳曰鑑於人無鑑於水況觸

目懿詰如覲聲容而不油然興
起非夫也於是首圖像木水有

本原衣服有冠冕即夷齊逃國
辭榮而世封邱第尚友者所必
稽焉於是考里系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二子頗領首陽穆行幾
湮自尼父稱賢始附青雲而桀

夷齊志

後序

二

獲昭垂人知鄉往於是著懿範
有盛德者必百世祀亦聖王勵
世磨鈍之微權也其在偽朝或
藉此為重故歷代之追崇足尚
焉於是紀褒典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世有修姱之士必假翰墨
以摠性靈疇非此秉彜之好於

是叙景述且禮失求之於野雖其言未盡雅馴不猶愈野乎故終之備紀以資參考烏乎大夫之紹往闡繹匠心良苦覽者當思作志之意毋徒以事詞求也初余到郡之明日輒因秋享禮諸神見灤之陽祠皇考孤竹君

夷齊志

後序

山之坪祠夷齊蓋其故址云余還玩山水風物清奇嘆地靈人傑信非偶然迄於今更數千禩而二子之清益著孤竹之名愈高是地也不又以人重乎雖然古今同此人聖狂同此性昔人謂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

而不可奪矣何者堅與爽性所有也夫夷齊之清夷齊之性也以觀於斯世則人人可為夷齊也即夷齊之心寧忍舉世皆濁而我獨清乎但中人之性不激不勵不振不起故二子比肩一堂而繼踵不數數也計自此編出而曉人志士其亦愈有奮心倘云地為政則孤竹之墟猶如昨若云人為政則夷齊之心至今在夫生二子之地遊二子之鄉且讀白大夫之志顧不能式如金玉而比迹清修也頑懦不如矣焉用文之

夷齊志

後序

奉政大夫同知永平府事關中

王皞如序

齊志

夷齊志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白瑜撰瑜字紹明永平人萬厯乙未進士官至
刑部左侍郎事跡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因張玘夷
齊錄損益而成所載視舊錄加詳